

續

修

四

庫

全

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七・經部・書類

同文尚書不分卷〔清〕牟庭撰

2274/0



釋名云。書者。書其時事也。上世帝王之遺書。有三墳五  
典。訓誥誓命。孔子刪而序之。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  
凡百篇。以其古上之書。故曰尚書。遭秦滅學。並亡。漢興。  
濟南人伏勝。能口頌二十九篇。至漢文帝時。欲立尚書學。  
以勝年且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故晁錯。就其家  
傳受之。

伏生為尚書傳四十一篇。歐陽大小夏侯傳其學。各有能  
名者。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



其後魯恭王壞孔子故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論語悉以書還孔氏。武帝乃詔孔安國定其書作傳義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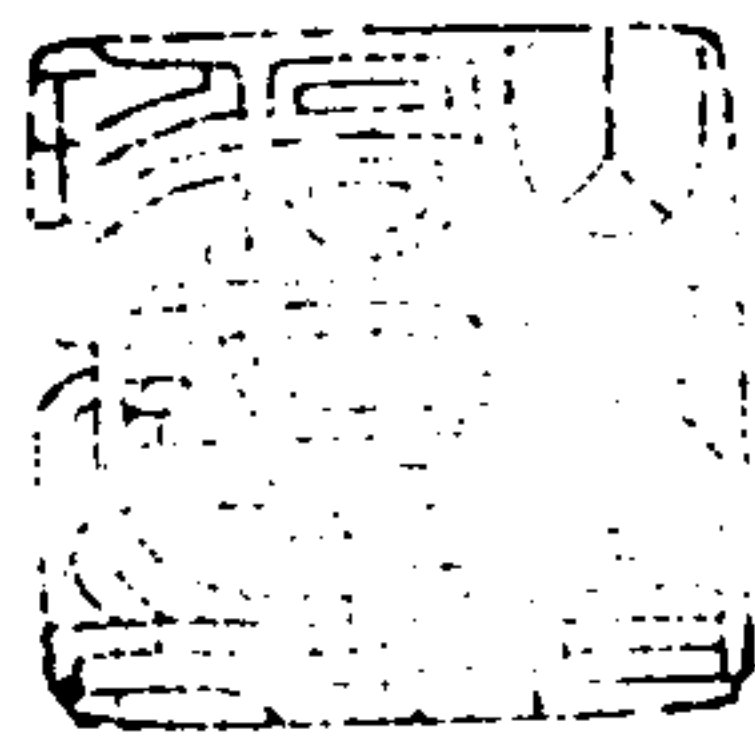
五十八篇。

見尚書序反正義安國書成後遭漢巫蠱事不行至魏晉之際滎陽鄭冲私於人間得而傳之獨未施行東晉汝南梅頤奏上始列於學

官此則古文尚書矣。



# 同文尚書



棲霞陌人年 庭集註

## 夏書

四篇

偽孔本自堯典以下曰虞書自禹貢以下曰夏書說文所引典謨之文皆曰虞書馬融鄭元王肅別錄題堯典禹貢皆曰禹夏書鄭序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謂禹夏同科也尚書大傳有虞夏傳唐傳虞夏傳虞傳虞夏傳夏傳其文尤為踳駁考古書傳無并言虞夏書者僖二十七年左傳曰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古周時以臯陶謨為夏書也典謨同代然則堯典亦夏書也文十八年左傳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云云應為夏書記也虞書亦得謂之虞書然亦不曰虞夏書也据堯典云曰若稽古臯陶謨云曰若稽古禹夏史追



記唐虞事故於篇首自著稽古之文明典謨非唐虞時作也漢經師不明稽古字義而各以意分題進退失據今當從左氏傳題曰夏書

# 堯典

孟子引作堯典大學引作帝典帝即堯也尚書大傳有堯典無舜典今文之學自曰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通為堯典而兼記舜事也東漢古文亦與今文同而別有舜典逸篇宋書禮志高堂隆引書曰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此即鄭氏逸篇文也至偽孔古文始分帝曰欽哉以上為堯典慎微五典以下別為舜典齊蕭鸞建武中姚方興復增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隋開皇初增入偽孔古文皆妄作之甚者也孟子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後人何得取孟子所讀堯典之文而強名為舜典哉今謹依伏生舊本芟除偽文仍合為堯典一篇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廣雅曰。曰辭也。周語注曰。若猶乃也。緇衣注曰。稽猶考也。釋詁曰。古故也。說文曰。古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詩經傳曰。古言久也。庭按唐虞二代未有史官。此夏史追述舊聞。故發端自云。曰若稽古。言非今世之人事也。疏引鄭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魏志高貴鄉公傳引鄭注曰。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非矣。賈馬王注及偽孔傳皆以若稽古為順考古道而行之。亦非矣。釋文曰。一云放勳。堯字。庭按。下經曰。有齔在下。曰虞舜。又曰。格汝舜。然則舜是名也。堯舜一例。知堯亦是名也。堯為名。則放勳為字可知。孟子引堯典曰。放勳乃殂落。又孟子曰。放勳日勞之來之。此古說放勳為堯字明甚。馬融注曰。放勳。堯名。白虎通引中候曰。天子



臣放勳。此亦以放勳為名。皆非矣。偽孔傳云。言堯放上世之功化。此以放勳為史臣。賢堯之辭也。亦非矣。釋詁曰。欽敬也。馬融注曰。威儀表備謂之欽。鄭注曰。敬事節用。謂之欽。釋言曰。明朗也。馬鄭注皆曰。照臨四方謂之明。晉語注曰。文有文章也。馬鄭注皆曰。經緯天地謂之文。馬融注曰。道德純備謂之思。鄭注曰。慮深通敏謂之思。庭按。思謂意思。馬鄭注皆非也。安安猶晏晏也。考靈耀曰。放勳欽明文思晏晏。鄭注曰。寬容覆載謂之晏。爾雅曰。晏晏溫和也。釋名曰。安晏也。晏晏然和喜無動懼也。月令注曰。晏安也。詩氓傳曰。晏晏和柔也。庭按。欽明文為一句。思安安為一句。言堯欽敬明哲而有文章。其意思晏晏而和柔也。欽文安為韻語。舊讀欽明文思句。安安句。非也。釋詁曰。允信也。又曰。允誠也。又曰。恭敬也。鄭注曰。不懈于位曰恭。庭按。克疑亦當為允。字形之誤。鄭注曰。推賢尚善曰讓。偽孔傳曰。光克也。釋言曰。枕克也。孫炎本作光克也。說文曰。枕克也。樂記注。孔子閒居。皆曰。橫克也。淮南墜形注曰。橫光也。原道注曰。橫讀枕車之枕。漢書成紀如淳注曰。橫音光。後漢書馮異傳曰。橫被四表。昭

假上下。漢書王莽傳曰：昔唐堯橫被四表。據兩漢書稱引經語，必知三家。今文作橫被矣。橫即梳字。梳即光字。皆讀若廣。水經濟水注曰：齊人言廣音與光同。魏志注引獻帝傳：司馬懿等勸進文曰：至德廣被，格于上下。然則光亦廣字也。光之訓充，即充廣之義也。廣雅曰：被，加也。禹貢偽孔傳曰：被，及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曰：表，外也。釋詁曰：格，至也。後漢書馮異傳注曰：上下，天地也。庭桮表古音若譜，下古音若戶。此二句亦韻語。夏史追述二帝，作為堯典，曰：日乃稽考前古之帝。唐堯字曰放勳，欽敬明哲，而有文章，其意思和柔而晏晏，信能恭于位，信能讓于賢，恭讓之德，充廣被乎四表，而昭格至于天地。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俊德大學作峻德。五帝記作馴德。集解徐廣曰。馴古訓字。訓順也。庭按訓順古字同。馴與訓順字皆通。五帝紀其言不雅。馴訓讀為訓。易象傳九家注曰。馴順也。下經五品不遜。五帝紀作不馴。蓋真孔古文。訓遜為順。而古字順通作馴也。然則俊峻皆順之假音。此經言堯能明和順之德也。鄭注曰。俊德賢才兼人者。偽孔傳云。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皆非矣。大學注云。峻大也。亦非矣。馬鄭注皆曰。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五經異義曰。夏侯歐陽等以為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高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為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駁之曰。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雜記。總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是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元孫昭然察矣。庭按。許用今文說。九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鄭用古文說。九族為高祖至元孫。此二說皆未為得也。族者同姓之稱。故傳曰。民不祀非族。又曰。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今文說引非族而近之。以為九族。非也。族者同姓疎屬之稱也。喪服總麻三月。章曰。族。父母族兄弟。爾雅釋親曰。父之從祖兄弟為族。父之子相謂為族。兄弟是則曾祖以下曾孫以上皆不稱族。惟高祖以上屬漸疎。乃稱族。而古文說推至親而遠之。以為九族。又非也。蓋同姓之疎屬曰族。其多不可數。故曰九。此九族之義也。既當讀為愛。愛說文作恧。恧脫下心而誤為既。宣十二年左右傳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既亦恧字之誤。當讀為可勝愛乎。可與此經相證。鄭注曰。睦親也。平章五帝紀作便章。尚書大傳後漢書劉愷傳俱作辯章。典引作辨章。詩采菽傳曰。平平辯治也。采菽釋文引韓詩詩作便便。論語鄭注曰。便辯也。又曰。便便言辯貌。說文曰。采。辨別也。讀若辨。古文作𠂔。說文又曰。古文平作𠂔。汗簡曰。古文尚書平章字作𠂔。然則古文平似采。故讀為辨。而采又似平。故辨亦讀為平。此其所以通也。隱元年公羊傳注曰。平治也。鄭注曰。章明也。偽孔傳曰。百姓百官楚語注曰。百姓百官受氏姓也。偽孔傳曰。昭亦明也。協合也。五帝紀



作合和萬國。此蓋真孔古文訓。協為合訓。邦為國。而史記以訓詁代經字也。偽孔傳曰。黎衆也。釋詁曰。黎衆也。詩文王傳曰。於歎辭也。於。變漢書成帝紀。陽朔元年詔。作於蕃。韋昭注曰。蕃多也。庭按。漢詔。據今文作蕃。偽孔用馬鄭古文作變。變蕃聲近。因為異讀。今據蕃字。義長。當讀為蕃。偽孔傳曰。雍和也。家語正論注曰。雍。歡聲貌。庭按。時雍。言時世太和也。族睦為韵。姓明為韵。邦雍為韵。堯能明和順之德。以親厚同姓九族之人。而九族之人。恩意愛睦矣。以辨治章明乎百官族姓。而百官族姓行業昭明矣。以會合調和乎萬邦之衆。而衆民於美蕃滋時世大和矣。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馬融注曰。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偽孔傳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庭按。楚語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校此經之文。曆象日月星辰。即司天以屬

神敬授人時。即司地以屬民也。然則義和共掌天官。不言掌地官也。馬融偽孔皆非矣。釋詁曰。欽敬也。莊四年公羊傳注曰。若如也。爰盎傳師古注曰。如似也。管子小問注曰。若似也。說文曰。似象也。庭按治歷明時。無一定之術。惟在隨時考驗。期於與天相似而已。或用私意增減。則不能與天相似。故欽若昊天。乃千古推步之要語也。偽孔傳以欽若訓為敬順。五帝紀作敬順昊天。此用真孔古文。亦訓欽若為敬順也。皆非矣。釋詁曰。麻數也。兒寬傳如淳注曰。麻數之元也。司馬相如傳張晏注曰。麻猶算也。士冠禮記注曰。象法也。鬼谷子反應注曰。象謂法象。五帝紀作數法。日月星辰。此用真孔古文。訓麻為數。訓象為法也。梅文鼎曰。麻者算數也。象者圖也。渾儀也。論衡曰。日者火之精也。月者水之精也。洪範馬融注曰。星二十八宿。東京賦薛注曰。辰謂日月星也。韋陶謨偽孔傳曰。日月星為三辰。詩小弁傳曰。辰時也。昭七年左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庭按廣雅曰。會至也。左傳之意。以日月所至之會。視所加時。知其早晏。謂之辰也。星之所至。亦可以知時候。故日月星謂之三辰。後儒不明傳意。乃以十



二月朔。日月交會之宿為辰。如是則辰不可見矣。且惟月朔有辰。非月朔則無辰矣。何其謬也。書大傳曰。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皆以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也。漢書李尋傳引書曰。敬授民時。此用三家今文作民。人治既修。乃上律天時。使羲氏和氏掌天官。職司元氣。廣大之昊天而敬如之。測日月星辰之行。而麻數以算之。象器以法之。敬記天時。以授於民。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

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宅當讀為度。下皆同。韋元成傳師古注曰。古文宅度同也。下經宅西。周禮縫人注作度西。五流有宅。五帝紀作有度。禹貢三危既宅。夏本紀作既度。顧命恤宅宗。班彪傳



作恤度宗。詩文王有聲。宅是鎬京。坊記作度是鎬京。皇矣此維與宅。論衡初稟作此。惟予度。皆古書宅度通用之證。王制注曰。度量也。晉語注曰。度揆也。庭按義仲掌天官於帝都。而揆日景於東表。非居治東方之官也。偽孔傳云。宅居也。五帝紀作居郁夷。此用真孔古文。亦訓宅為居。皆非也。偽孔傳曰。東表之地。稱嵎夷。釋文曰。考靈曜及史記作禺鍤。庭按史記五帝紀作郁夷。夏本紀載禹貢作嵎夷。竝與陸氏所據史記本異。疑傳寫誤。夏本紀索隱引今文尚書。及帝命驗竝作禺鍤。在遼西鍤古夷字也。地理今釋曰。嵎夷。今朝鮮地。朝鮮古屬青州。與今山東登州府隔海相對。正合孔傳東表之語。馬融注云。嵎海嵎地。夷萊夷也。非矣。偽孔傳曰。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五帝紀作曰湯谷。湯亦暘之假借字。說文日部曰。暘日出也。引虞書曰。暘谷。庭按暘谷。蓋日出之處也。日出之處。可望而不可至。故度景於海表之嵎夷。而名之曰日出之暘谷。然則嵎夷。猶未是暘谷。姑以是名之云爾。馬融注云。暘谷海嵎夷之地名。說文山部云。嵎夷。陽谷也。偽孔傳云。暘谷嵎夷一也。皆非矣。偽孔傳



曰寅敬也賓導也。太元元數注曰賓道也。五帝紀作敬道日出。此為真孔古文。亦訓寅為敬。訓賓為道也。馬融注云賓從也。非矣。鄭注曰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也。五帝紀平作便。師古注曰古者平便皆同字。周禮馮相氏注作辨。五帝紀索隱引書大傳作辯。文選典引注曰辨與平古字通。隱元年公羊傳注曰平治也。詩采芣傳曰平平辯治也。采菽釋文引韓詩作便。便論語鄭注曰便辯也。庭按平便辯辯古同聲通用。今俗語治事曰辦百貫切。即古平字之聲。馬融本作華。注曰華使也。非矣。偽孔傳云平均也。亦非矣。偽孔傳曰秩序也。五帝紀秩作程。庭按程當讀若鐵。秩之古音亦若鐵。說文彳部曰越讀若詩威儀秩秩。大部曰載讀若詩載載。大猷今巧言作秩秩。大猷是秩。載同音也。故古語秩秩為順序之貌。即今人語云帖帖者也。說文豐部曰艸爵之次第也。引虞書曰平艸東作。此亦當讀若鐵也。偽孔傳曰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鄭注曰作生也。偽孔傳曰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也。馬鄭注皆曰殷



中也。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  
正中之星。不為一方盡見也。梅文鼎曰。厯之最難知者有二。曰歲差。曰里差。堯典為  
中星以記之。鳥火虛昴。此求歲差之根數也。暘谷南交。昧谷幽都。此求里差之定法  
也。釋言曰。厥其也。廣雅曰。析分也。偽孔傳曰。冬寒無事。竝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  
功。其民老壯分析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文選蕪城賦注。引聲類曰。孳蕃也。又曰。孳  
茲古字通。五帝紀作字微。說文曰。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是孳與字通。論語微生高  
國策。古今人表。皆作尾生高。論語微生畝。古今人表作尾生晦。是尾與微通也。厥民  
析。言人氣舒也。鳥獸孳尾。言物產萌也。皆所以驗春和也。析尾相協。為韻語。分命  
羲氏。字仲者。度春分日景於東表。岨夷未至。日所出而姑。以日所出處名之。曰暘谷  
之地。以恭敬導引始出之日。辨治秩序。東作之務。其晝日五十刻。得其中分。其昏中  
之星。為朱鳥七星。以此天時之候。正仲春之氣節。其時則民氣舒散而分析。鳥獸蕃  
孳而接尾。

申命義叔宅南交平秩南爲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厥民因鳥獸希革

釋詁曰申重也五帝紀索隱曰南交交趾也或古文畧舉一字名地地理今釋曰南交今安南國庭按此度夏至日景於南交之地南交在日下也偽孔傳云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非矣義仲不至日出之暘谷而名嵎夷曰暘谷和仲不至日入之柝谷而名西曰柝谷義叔亦不至北極下之幽都而名朔方曰幽都蓋日出日入之處不可至北極下可至而不必至也惟義叔親至日下揆度日景故其文但云宅南交而不須又云曰南交文理自然非少一句也偽孔傳云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疏云冬言幽都夏當云明都不言者從可知鄭注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王肅云夏無明都避敬致也劉敞曰本當言宅南曰交趾傳寫脫兩字也皆非



矣。平秩五帝紀作便程。南爲王莽傳作南。僞。今從五帝紀作南。爲。僞。古今字。真古  
文作爲。三家今文作僞。同也。僞。孔本作南。訛。云訛化也。非矣。五帝紀索隱曰。爲依字  
讀。東作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孔傳強讀爲訛。解釋甚紆回也。淮南天文曰。  
禾不爲。高注爲成也。天官書曰。戎菽爲孟。康注爲成也。庭桉南爲之義。謂南方盛暑。  
長養木稼而爲之。天官書與淮南可證也。中庸注曰。致至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曰。  
致到也。庭桉東西北三方。皆不至質。惟義仲身至南交。自致。日下揆度親切尤當敬  
謹。加彼三方。故曰敬致也。僞。孔傳云。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非矣。  
僞。孔傳曰。永長也。謂夏至之日。大蒼龍之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之氣節。季孟  
亦可知。庭桉因讀若壹。古音也。易繫辭傳曰。天地絪縕。說文壺部引作天地壹壹。史  
記賈誼傳曰。獨堙鬱兮其誰語。漢書作子獨壹鬱其誰語。洪範曰。鯀陞洪水。漢石經  
作伊鴻水。溝洫志引夏書曰。禹堙洪水。河渠書引夏書作禹抑洪水。皆可以證因之  
古音。然則厥民因言民氣壹鬱苦熱之意也。僞。孔傳云。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

壯以助農也。非矣。偽孔傳曰：革改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也。庭按：因革為韻，重命義氏字叔者，度夏至日景於戴日之下，南交之地，辨治秩序，南方營為之務，敬謹於所致至之方，其日極長，晝漏六十刻，其昏中之星為大火，以此天時之候，正仲夏之氣節，其時則民氣堙鬱而苦熱，鳥獸希毛而更革。

分命和仲。宅西曰柳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毼。

鄭注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五帝紀作西土。集解徐廣曰：一無土字。柳鄭本及偽孔本皆作昧。五帝紀集解徐廣曰：昧谷一作柳谷。周禮縫人注：作度西曰柳谷。書大傳：秋祀柳穀華山。鄭注曰：柳聚也。齊人語。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目曰：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庭按：虞翻說柳卯



同字者謂古文西作𠂔。𠂔从𠂔聲。𠂔象開門。寅𠂔之𠂔象開門。𠂔𠂔字異。詳見說文。𠂔為秋門。故西曰𠂔。谷翻必見古本作𠂔。谷又作𠂔。谷故為此說。深得其義。鄭蓋據古文作𠂔而誤讀為𠂔。以𠂔轉聲為昧字也。今當從虞翻。奏作𠂔。翻奏𠂔字。今本皆誤為卯。故裴注言。卯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此注不能明也。又劉畱聊𠂔俱从𠂔聲。王莽傳卯金刀。亦當作𠂔。讀為酉。非寅𠂔之𠂔。併當以虞翻說正之。左傳鄭印癸字子𠂔。此為名癸字。𠂔名字相配。亦𠂔𠂔字同之證也。谷穀通。莊子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崔譔本作臧與谷。可證也。𠂔谷者。蓋日入之處也。日入之處亦可望而不可至。故度景於西而名之曰日入之𠂔。谷也。偽孔傳云。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非矣。偽孔傳曰。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五帝紀作敬道。日入庭按道。疑送字之誤。蓋用真孔古文。亦訓餞為送也。若作道字。則為寅餞與寅賓同訓。必不然矣。馬融注云。餞減也。減猶沒也。亦非矣。禹貢馬融注曰。納入也。五帝紀亦用真孔古文。訓納日為日入也。平秩五帝紀作便程。偽孔傳曰。秋西方萬物成。釋言

曰宵夜也。偽孔傳曰宵夜也。春言曰秋言夜。互相備也。五帝紀作夜中。此為真孔古文。亦訓宵為夜也。偽孔傳曰虛元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易序卦傳曰夷者傷也。釋詁曰傷思也。庭按厥民夷言感秋而悲思人氣夷傷也。偽孔傳云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非矣。五帝紀作其民夷。易此用真孔古文。訓夷為易。蓋為平易之義。亦非矣。鄭注曰絜理也。偽孔傳曰絜理也。毛更生整理。說文曰絜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可取以為器用也。讀若選。庭按絜之古音若洗。夷絜為韻。分命和氏字仲者。度秋分日景於隴西之西。未至日之所入而以日所入處名之曰柝谷之地。以恭敬饒送將入之日。辨治秩序西成之務。其宵夜五十刻。得其中分。其昏中之星為北方虛宿。以此天時之候。正仲秋之氣節。其時則民氣悲秋而夷傷。鳥獸毛生而整理。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伏物。日短星昴。以



# 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釋訓曰朔北方也。詩出車傳曰朔方北方也。五帝紀作居北方。此用真孔古文。亦訓朔為北也。後漢書馮勤傳注曰幽都北裔也。楚辭招魂注曰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稱幽都。庭按幽都謂北極下。日所不到處也。日所不到則無景。不可揆度。故度日景於朔方而名之曰幽都也。釋詁曰在察也。釋詁舍人注曰在見物之察也。疏曰三時皆言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田野。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也。庭按三時物方生成。早晚有序。故曰秩。冬物斂藏。有定數而可察。故曰在。疏說非也。伏物偽孔本作朔易。五帝紀作便在伏物。索隱引書大傳亦為便在伏物。今本書大傳作辯在朔易。似唐後寫本誤也。大傳稱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閤。固封。竟入山澤。日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此說伏物之義。非是朔易之理可知也。大傳出伏生今文。五帝紀出真孔古文。皆為伏物。偽孔本蓋出東漢

古文沿上經朔方字。誤伏為朔。又以字形相似。誤物為易。非別有所據也。今當從先漢古今文。作伏物。廣雅曰。伏藏也。五帝紀。索隱曰。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謂人畜積聚等。冬皆藏伏。又引尸子曰。北方者。伏方也。偽孔傳云。朔易。謂歲改易於北方。非矣。偽孔傳曰。日短冬至之日也。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竝見。以正冬之三節。隩室也。民入室處。以避風寒。馬融注曰。隩煖也。釋宮。孫炎注曰。隩室中隱隩之處也。鄭注曰。隩內也。五帝紀作燠。釋言曰。燠煖也。庭按。隩燠。隩古字通。爾雅釋文引字林曰。隩烏到切。文選蕪城賦注引蒼頡曰。隩藏也。廣雅曰。隩藏也。鄭語注曰。隩隱也。文選七命注曰。隩隱處也。釋文曰。鼯如勇切。徐邈音如亢切。五帝紀集解。徐廣曰。音茸。馬融注曰。鼯溫柔貌。偽孔傳曰。鳥獸皆生。栗毛細毛。以自溫。說文毛部引作鳥獸。鼯毛曰。鼯毛盛也。聲部引作鳥獸。裘毛。裘為鼯之或體。而隴切。汗簡引尚書作鼯毛。鼯與裘同。既夕禮記鄭注曰。今文髦為毛。古文尚書毛皆作髦。庭按。隩毛為鼯。重命和氏字叔者。度冬至日景於朔方。未至不見日之處。而以不見日之處名之曰幽都之地。



以辨治在察伏藏之物。其日極短。晝漏四十刻。其昏中之星。為西方昴宿。以此天時之候。正仲冬之氣節。其時則民避寒而藏。隩鳥獸自溫而氄毛。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

有六旬

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偽孔傳曰。咨。嗟也。詩蕩傳曰。咨。嗟也。釋詁曰。咨。嗟也。偽孔傳曰。暨。與也。釋詁曰。暨。與也。王肅注曰。朞。四時也。偽孔傳曰。匝。四時曰朞。西京賦薛注曰。朞。一匝也。說文禾部。作秭。三百有六旬。曰秭。復其時也。廣雅曰。秭。年也。五帝紀作歲。三百六十六日。此用真孔古文。訓朞為歲。旬為十日也。偽孔傳曰。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為六日。是為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秭象。疏曰。所以無閏。則時不定。歲不成者。當閏不閏。三年差一月。

則以正月為二月。九年差三月。即以春為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即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得成乎。王肅曰。斗之所建。是為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為閏也。釋天孫炎注曰。定正也。周禮宰夫注曰。正猶定也。五帝紀作正四時。此用真孔古文。訓定為正。釋詁曰。允信也。禮樂志師古注曰。釐讀曰禧。文帝紀師古注曰。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釋詁曰。禧告也。庭桼允釐。五帝紀作信飭。下經釐降二女。五帝紀作飭下二女。此為真孔古文。讀釐為禧。而訓為勅。告之勅也。集解徐廣曰。飭古勅字。是也。偽孔傳云。釐治也。非矣。偽孔傳曰。工官也。詩臣工傳曰。工官也。五帝紀作百官。亦用真孔古文。訓工為官。釋詁曰。庶衆也。績功也。咸皆也。熙興也。又曰。熙光也。五帝紀作衆功。皆興。此用真孔古文。訓熙為興。律麻志作衆功。皆美。此用三家今文。訓熙為光美。帝堯乃復合同。而命之曰。咨嗟。爾義與和。暮歲之中。為日三百六十有六。以為十二月。而餘分不盡。氣朔參差。汝以閏月。補正氣朔。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麻象。信奉天時。釐告官衆多功績。皆以興起。



帝曰。咨。疇。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  
曰。吁。嚚。訟。可。乎。

偽孔本作疇咨。庭按。下經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皆以疇若連文。不應疇  
下若上橫多咨字。文理似為不協。五帝紀作堯曰。誰可順此事。此用真孔古文。訓疇  
為誰。訓若時為順。此事中間無咨字。故知偽孔本傳寫倒誤。當咨在疇上。今據以乙  
正。釋詁曰。疇。誰也。說文曰。若。擇菜也。據說文。知若之本訓為擇。故詩大田曰。曾孫是  
若。言曾孫擇取好苗。以為公田也。烝民曰。天子是若。言天子簡擇仲山甫。使賦明命  
也。閔宮曰。魯侯是若。言蠻夷皆率從應諾。惟魯侯所擇而使也。晉語曰。五誰使  
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言欲使人視二公子擇可立者立之也。此經曰。咨。疇。若。時。登  
庸。言諮詢廷臣。誰為我擇是登用之人也。偽孔傳云。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

登用之。此則訓若為順。與真孔同。然皆非也。釋詁曰。時是也。小爾雅曰。登升也。詩南山傳曰。庸用也。偽孔傳曰。放齊臣名。馬融注曰。肩嗣也。鄭注曰。帝堯肩嗣之子。名曰丹朱。五帝紀曰。嗣子丹朱。開明。此用真孔古文。亦訓肩為嗣。訓朱為丹朱也。偽孔傳云。肩。國子爵。非也。鄭注曰。啟明。開明也。偽孔傳曰。吁。疑怪之辭。法言君子注曰。吁者駭歎之聲。偽孔傳曰。言不忠信為嚚。又好爭訟。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說文曰。嚚。語聲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曰。嚚。惡也。廣雅曰。嚚。愚也。庭樞嚚訟可乎。五帝紀作頑。山不用。此用真孔古文。訓嚚為頑。愚。訓訟為訟。訓可乎為不可用也。釋言曰。訟。訟也。山。訟古字通。釋文引馬融本。訟作庸。嚚庸可乎。言嚚頑之人而用之可乎。亦言不可用也。亦或三家今文。讀訟為佗。因轉為庸。方言庸謂之佗。注曰。庸猶保庸也。今隴右人名嬾曰佗。於是帝堯博訪賢人。欲任用之。曰。咨嗟。誰為我擇人於此。升用在位者乎。有臣放齊對曰。帝之嗣子丹朱。心志開通。性識明悟。帝怪歎曰。吁。朱嚚頑而好訟。豈可乎。蓋帝之知人如此。



帝曰。咨。疇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  
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偽孔本作疇咨。亦傳寫倒誤。當咨在疇上。說詳上文。今并乙正。馬融注曰。采。官也。庭  
按。若予采。謂簡擇我之在官者。偽孔傳云。采。事也。誰能順我事者。非也。偽孔傳曰。  
驩兜。臣名。庭。按。驩兜。即渾敦。聲轉字異。文十八年左傳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  
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杜注曰。謂  
驩兜也。渾敦。不開通之貌也。五帝紀作謹兜。廣韻引古文尚書作賜兜。庭。按。都。古  
音若諸。夏本紀以孟諸為明都。可證也。論語孔注曰。諸。猶之也。詩蓼莪箋曰。之。猶是  
也。廣雅曰。是。此也。今俗語謂此曰者。說文曰。者。別事詞也。然則都。猶者也。言者。箇。共  
工也。偽孔傳云。都。於歎美之辭。非矣。釋詁雖有都。於之訓。非釋此經之文。若都為歎

美之辭。下經舉虞舜乃不曰都。舉伯禹又不曰都。何為不歎美也。於亦非歎美之詞。於鯀於予皆如字也。偽孔傳曰共工官稱。鄭注曰共工水官名。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疏曰計稱人對帝不應舉先世官名。蓋其人於時見居此官也。庭按周語太子晉曰昔共工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竝興。共工用滅。又曰有室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周語所云禍亂竝興。即謂洪水滔天之禍。所云稱遂共工之過。即謂鯀堙洪水。實繼共工滔天之後。相稱遂也。然則共工為堯時主水之官。在鯀禹之前。共工滔天而鯀代之。鯀無功而禹代之。禹宅百揆而垂代之。古字室與工。蓋同。曰共工曰司空。其實一也。周語賈逵注曰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韋注云堯時共工與此異。非也。方當讀為旁。五帝紀及說文走部人部皆作旁。可證方旁古字通。逸周書皇門注曰方旁也。惜誦注曰旁輔也。偽孔傳曰鳩聚也。釋詁曰鳩聚也。五帝紀作旁聚。此用真孔古文。亦訓鳩為聚也。說文人部作救。走部作逵。曰逵啟聚也。然則依字作



速同聲假借字作鳩。又作救也。偽孔傳曰：僣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疏曰：僣然見之狀。廣雅曰：僣見也。五帝紀作布功。用真孔古文。訓僣為布見之狀也。馬融注曰：僣具也。說文人部作僣，曰僣具也。走部作屣，即僣省。說文人部又曰：僣具也。論語大夫俱釋文作僣。古今人表作選。論語三子者之僣，鄭本作俱。孔注曰：僣具也。詩猗嗟舞則選兮。韓詩作算兮。論語何足算也。漢書公孫賀傳贊作選也。周禮大司馬注曰：僣讀曰算。元后傳晉灼注曰：纂具也。孟康曰：纂音僣。然則僣僣俱僣選算纂皆聲義通，其意同為具也。詩大叔于田傳曰：具俱也。庭按方鳩僣功，言或旁輔於人或鳩聚人以自輔，俱可有功也。真孔偽孔，孔疏廣雅皆非矣。詩柏舟傳曰：靜安也。淮南本經注曰：靜寧也。庭按靜居無事之日，敢為大言，此所謂靜言也。偽孔傳云：靜謀也。乃讀若釋詁靖謀之靖。五帝紀作共工善言，此用真孔古文。訓靜為善，亦讀若韓詩靖善之靖，皆非其義也。漢書王尊傳：衡懷國，俱作靖言。蓋用今文作靖，亦當讀為靜。古字靖靜通。吳志陸抗傳曰：靖，謂庸回。唐書攸戒，此用文十八年左傳語，而謂

之唐書益左傳本用此經語。諧亦言也。回違古字通。詩南山傳曰庸用也。周語注曰違邪也。幽通賦曹注曰回邪也。詩大明傳曰回違也。庭按庸違謂施之於用。則回邪不近人情也。五帝紀作其用僻。此用真孔古文。亦訓庸為用。訓違為邪。僻之僻。惠棟曰古庸字或作康。秦詛楚文曰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董道釋康為庸。故楚辭天問曰康回馮怒。康回即庸回也。王逸法云康回共工名。非矣。法言先知注曰象似也。庭按恭當讀為供。古字通。象恭謂似能供職也。偽孔傳云貌象恭敬而心傲很。非也。偽孔傳曰滔漫也。幽通賦曹注曰滔漫也。五帝紀作似恭漫天。此用真孔古文。亦訓滔為漫也。共工為水官。而水滔天。此言不能供職之甚也。帝堯又曰咨嗟誰能簡擇人於我采官中者乎。有臣驩兜對曰若箇乎。惟共工或方輔人。或鳩聚人以自輔。具可以有功。帝怪歎曰吁。此人靜居無事。則多言。施之於用。而違僻不情。其貌似能供職。為水官。而水漫天。蓋帝之知人又如此。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  
天。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  
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周語太子晉曰。共之從孫四岳。又曰。此一王四伯。豈賢多寵。自亡王之後。庭桉一王  
謂禹。四伯謂四岳。禹鯀之子。鯀為顓頊之後而亡。四岳共工之後。孫共工為炎帝之  
後而亦亡。是禹與四岳皆亡王之後也。偽孔傳云。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  
之諸侯。鄭注曰。四岳四特官。主方嶽之事。鄭意亦謂四岳是羲和也。皆非矣。據周語。  
四岳為共之從孫四人。分為四方諸侯之伯。朱子云。四岳是一人。亦非也。此經咨四  
岳。下云兪曰於鯀哉。是為四人同對。故曰兪也。兪皆也。下經咨四岳。下云師錫。帝曰。

亦為四人同對。故曰師也。師衆也。又下經咨四岳。下云僉曰伯禹。下經咨四岳。下云僉曰伯夷。皆四人同對。故皆曰僉也。若四岳是一人。則一人獨對。而何以曰僉曰師乎。以經文自證。知四岳為四人明矣。偽孔傳曰。湯湯流貌。庭按。湯讀如字。今俗語大水流之貌。猶曰湯湯。此古之遺言也。釋文云。湯音傷。非矣。釋詁曰。洪大也。詩正月箋曰。方且也。偽孔傳曰。割害也。廣雅曰。害。割也。庭按。古字假借。割讀為害。方。割言方且為民害也。偽孔傳云。言大水方方為害。非也。偽孔傳曰。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禮樂志師古注曰。蕩蕩廣大貌。偽孔傳曰。懷抱也。文選北征賦注引蒼頡曰。懷抱也。偽孔傳曰。襄上也。釋言曰。襄。駕也。西京賦薛注曰。襄高也。偽孔傳曰。浩浩盛大。楚辭懷沙注曰。浩浩廣大貌。文選七發注曰。浩浩深廣之貌也。五帝紀曰。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無方割。蕩蕩四字。而以滔天浩浩四字易其處。似真孔古文本如此也。臯陶謨亦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二文相證。疑當真古文為是也。詩蕩傳曰。咨嗟也。五帝紀作下民其憂。此用真孔古文。訓咨為憂哀之意也。下民其咨。言此下民。



其可嗟憂也。釋詁曰：俾，使也。又治也。五帝紀曰：有能使治者。此用真孔古文。亦訓俾為使。訓人為治。釋詁曰：僉，皆也。五帝紀作皆曰：用真孔古文。訓僉為皆也。此言四岳同辭而皆對也。偽孔傳云：朝臣舉之非矣。四岳被問而不言。朝臣不命而皆對。天下寧有是乎。於鯀哉。三字為一句。言當屬於鯀哉。下經於予。釋文曰：於如字。或音烏。而絕句。非偽孔傳曰：鯀，崇伯之名。馬融注曰：鯀，臣名。禹父也。偽孔傳曰：凡言吁者皆非。帝意。沸戾也。集韻：沸通作拂。淮南本經注曰：拂，戾也。大學注曰：拂，猶僂也。馬融注：鄭注皆曰：方放也。謂放棄教命。漢書傳喜傳作放命。應劭注亦曰：放棄教令。此用今文。作放而訓為棄。五帝紀夏本紀俱作負命。此用真孔古文。亦作放而訓為負。負，依恃也。論語孔注曰：放，依也。襄十八年左傳杜注曰：負，依也。庭按：方當讀為放。方命謂依恃上命。真孔古文是也。孟子方命虐民，亦言依恃上命而虐用其民。趙岐注曰：方猶逆也。五帝紀正義曰：負，違也。鯀很戾，違負教命，竝與馬鄭意近。而皆非也。偽孔傳云：好此方名，尤非也。偽孔傳曰：圮，毀也。釋詁曰：圮，毀也。五帝紀夏紀俱作毀族。此用真

孔古文亦訓圮為毀也。偽孔傳曰：族類也。祭法注曰：族猶類也。庭桉方命圮族，謂鯀性傲很，負恃上命，而毀敗其同類，是不可用也。徐邈曰：异，鄭音異。列子楊朱篇：何以异哉？釋文曰：异，古異字。魏都賦：异乎交益之士。劉注曰：异，異也。庭桉說文：异，部，异訓為舉。此則音同假借。讀之為異云異哉者，謂鯀才能有異於人也。王肅注云：异已也。偽孔傳云：异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惟鯀可試，非也。燕禮注：大射儀注：皆曰：乃猶而也。庭桉：試可乃已，言鯀之才有可用者。今當試所可用而已，何備求也。五帝紀作試，不可用而已。疑傳寫誤，多不字。當云：試可用而已。必用真孔古文。訓可為可用。訓乃已為而已也。偽孔傳云：無成乃退，非也。經文云：試可，非云：試不可也。偽孔傳曰：載年也。東京賦：薛注曰：載年也。釋天曰：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釋詁曰：績功也。果然共工廢職，洪水為害。帝堯乃曰：咨嗟，四岳湯湯，流行之洪水，漫天無際，浩浩盛大，懷抱高山，襄駕邱陵。今此下民，其可嗟憂。倘有能者，可使治之。四岳同辭而皆對曰：能者惟在於伯鯀哉。帝怪歎曰：吁，其人性，弗戾哉。好依恃上命而行不



順以毀敗其類者也。四岳復對曰：「其人有異能哉，苟有所可，姑試之而已。何求備也？」帝用岳言，乃勅鯀曰：「汝往治水，敬其事哉！」於是鯀往，九載經三考，而功用不成。帝之知人又如此。

堯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弼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

哉。

歲謂予聞宜句絕。若予聞如何作一句讀，似所聞者在如何矣。

按後訓克諧當一句，以孝屬下讀，此乃克諧以孝作一句，益誤也。

偽孔傳曰：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年，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也。疏曰：偏檢書傳，無堯即位之年。孔氏博考羣書，作為此傳，必當有所案據。未知出何書。庭桮五帝紀集解徐廣引皇甫謐曰：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如其說，即堯年二十一在帝位，九十一而求代，又與此傳不同。然堯之年壽，經傳無文，諸家皆妄說。非有案據也。馬融注曰：朕我也。詩南山傳曰：庸用也。馬融注曰：吳讓也。此讀吳為遜。鄭注云：入處我位。此用易序卦傳：吳者入也。偽孔傳云：吳順也。此用易說卦傳：文皆非也。五帝紀作踐朕位，踐與續古字通。詩崧高：王續之事。韓詩作王踐之事，可證也。詩大明傳曰：續繼也。釋詁曰：纂繼也。据此知續纂字通也。薛宣傳：蕭該音義曰：晉灼注：引論語：錡與之言，能無說乎？是吳與錡古字通也。一切經音義：我曰：纂古文偶同。又曰：撰三蒼作纂。此自可為吳纂同音之證。五帝紀用真孔古文讀吳為纂繼之。



纂其較諸家最優矣。偽孔傳曰：「否不也。」論語鄭注曰：「否不也。」釋名曰：「否鄙也。」五帝紀作鄙德。此用真孔古文。訓否為鄙也。釋言曰：「忝辱也。」周語注曰：「明顯也。」廣雅曰：「揚舉也。」淮南原道注曰：「側伏也。」釋言曰：「陋隱也。」五帝紀作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此用真孔古文。訓明揚皆為舉。訓明為貴戚。訓側陋為疏遠隱匿者也。偽孔傳曰：「師衆也。」錫與也。易序卦傳曰：「師者衆也。」揚雄傳應劭注曰：「錫與也。」庭桉師錫帝謂四岳同辭而與帝言。故為衆也。偽孔傳以為衆臣。鄭注云：「師為諸侯之師。」王肅云：「咨四岳使問羣臣。皆非也。」偽孔傳曰：「無妻曰鰥。」五帝紀作有矜在民間。庭桉鰥矜聲同。皆古假借字。今俗語無妻謂之棍。即古言鰥矜之聲也。釋名云：「愁悵不寐。目恒鰥鰥然。」故鰥字从魚。魚目恒不開。非也。偽孔傳曰：「虞氏舜字。」在下民之中。庭桉舜名也。言字者誤。偽孔傳曰：「俞然也。」釋言曰：「俞然也。」廣雅曰：「然應言也。」庭桉今俗語應人之聲。猶曰俞。偽孔傳曰：「言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五帝紀作朕聞之。其何如此。此用真孔古文。說堯自言聞舜之名。而未知其實如何也。說文曰：「瞽且有朕也。」周禮春官鄭司農注曰：「無目。」



朕謂之瞽。論語苞注曰：瞽者盲者也。五帝紀作盲者，予此用真孔古文。訓瞽為盲者。五帝紀又曰：舜父瞽叟盲。此則舜父目盲，故名為瞽叟。偽孔傳云：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瞽非矣。若時人為舜之故，而詈其父曰：瞎子。將使舜何以自安？此甚非人情也。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五帝紀曰：弟傲此，用真孔古文。訓象為舜弟也。偽孔傳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疏曰：其為名為字，未可詳也。庭按：舜猶稱名，象何以得稱字？其為名審矣。偽孔傳非也。釋言曰：克，能也。釋詁曰：諧，和也。五帝紀作能和。此用真孔古文。訓克為能。訓諧為和也。克諧為一句，言舜能和諧於頑囂傲慢之間也。以孝烝烝，又為一句。蔡邕九疑山碑曰：逮于虞舜，聖德克明。克諧頑傲，以孝烝烝。可證古讀以孝連下為句。偽孔傳曰：烝，進也。釋詁曰：烝，進也。詩泮水箋曰：烝烝，猶進進也。釋訓曰：烝烝，作也。釋訓注曰：烝烝，物盛興作之貌。釋言曰：烝，塵也。釋詁曰：塵，久也。南有嘉魚箋曰：烝，塵也。塵然猶久如也。東山傳曰：烝，寔也。常棣傳曰：烝，填也。東山箋曰：古者聲寔填塵。



同也。庭按烝烝猶塵塵也。今俗語物盛興作之貌。謂之塵塵。猶言久更進進也。以孝烝烝。又言舜以至孝之德。使家道塵塵而進於治。偽孔訓烝烝為進。未失經意。惟其句讀非也。廣雅云。烝烝孝也。此用三家。今文說。但知連讀以孝烝烝。不失句讀。而更不知烝烝之義。乃釋經文云。以孝孝。不辭甚矣。釋詁曰。人治也。格至也。楚辭招魂注曰。姦惡也。五帝紀作以孝烝烝治。不至姦。此用真孔古文。亦訓人為治。訓格為至。疏曰。瞽瞍焚廩。掩井。象謨蓋都君。欲妻二嫂。為姦之大。莫甚於此。而言不至姦者。此三人性實下愚。動罹刑網。非舜養之久。被刑戮。猶尚有心殺舜。餘事何所不為。舜以孝治。自免厄難。使瞽無殺子之愆。象無害兄之罪。不至於姦惡。於此益驗也。疏又曰。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庭按此經若無帝曰。即我其試哉。仍為師錫帝之言。勸帝使試舜也。然五帝紀用真孔古文。有堯曰。偽孔用三家。今文有帝曰。可證馬鄭王本之誤矣。秦策注曰。試猶嘗試也。庭按我堯自言我也。我欲親見舜之行事。其當嘗試而知之也。桓十一年左傳注曰。以女妻人曰女。莊二十八

年左傳注曰、納女於人曰女。釋詁曰、時是也。刑法也。五帝紀作觀其德。此用真孔古文。訓厥刑為其德也。庭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亦帝堯言也。欲納女於是、家觀其施法度於二女。此自言試之之事也。偽孔傳、及孔疏、及五帝紀所載真孔古文、皆以此二句為史述堯事、非堯之言、俱為誤矣。禮樂志師古注曰、釐讀曰禧。文帝紀師古注曰、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釋詁曰、禧、告也。說文曰、禧、禮告也。庭按釐、五帝紀作飭。上經允釐、五帝紀作信飭。皆用真孔古文。讀釐為禧、訓為告、勅之勅。徐廣曰、飭、古勅字也。釋詁曰、降下也。五帝紀作飭下二女、用真孔古文。亦訓降為下也。偽孔傳曰、媯、舜所居媯水之汭。馬融注曰、媯、汭、媯水之曲。水所入曰汭。禹貢鄭注曰、汭之言內也。召誥鄭注曰、汭、隈曲中也。疏曰、媯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為媯、為舜居媯水故也。地理今釋曰、媯、汭在今山西平陽府蒲州界。釋親曰、嬪、婦也。庭按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此二句乃史述堯事。謂堯告飭虞氏下嫁二女于媯水之汭、使為婦于虞氏之家也。不曰于舜而



曰于虞者。告勅舜家也。則是告於瞽叟矣。堯既告之。則知舜之必告之矣。孟子曰。舜不告而娶。告則不得娶。帝之妻舜而不告。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此蓋周末書說已不知釐降之義。故生不告之說。而從為之辭。然而堯舜大聖。婚姻大禮。乃以不告為訓。豈若以必告為法哉。真孔古文讀釐為禧。訓為告。飭此其深明經義。足以補孟子所不及。關係甚鉅。可寶貴也。帝曰。欽哉。勅舜之言也。此帝堯得舜之始。而先勅之曰。必欽敬哉。下經慎徽五典云云。史言舜承堯命。果能欽敬也。偽孔傳云。舜為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媯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曰。欽哉。歎舜能修已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此訓釐為理。以釐降二句為史述舜事。帝曰。欽哉。為歎美舜之能敬。皆非也。五帝紀作舜飭下二女於媯汭。如婦禮。堯善之。此用真孔古文說。義與偽孔無異。雖識釐字古讀。而亦未能通解經文。可惜也。典謨二篇九言欽哉。一言敬哉。皆為勅戒之意。竝非歎美之言。而今以欽哉為善舜而歎美之。謬矣。疏曰。案世本。堯是黃帝元孫。舜是黃帝八代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為四從姊妹。

以之為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庭按經言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而有鰥在下。尚猶待四岳之薦。是舜與堯本非同族也。以經證之。知世本史記皆妄說。至乎帝堯之七十年老而求代。乃曰咨嗟。四岳我在。帝位七十年矣。汝等有能用命。纂繼我位者乎。四岳之長對曰。我等皆不有德。豈可忝辱帝位。帝又曰。汝當顯明其在顯明之位者。亦舉揚其在側伏陋隱之中者。於是四岳眾共錫於帝。曰有無妻之鰥夫。在於民間。其氏曰虞。名曰舜。帝曰然。我聞其人矣。未知其行事如何。四岳之長曰。是盲者瞽叟之子也。其父無德義。而頑其母不忠信。而嚚其弟曰象。性又傲很。舜能諧和其間。以孝齊家。塵塵然日進於治。使其父母與弟不至於惡。帝曰我其試而知之哉。惟當納女於是家。而觀其施儀。刑於二女。則可以試之矣。於是乃告勅舜家。下嫁二女於媯水之汭。為婦於虞氏之家。帝勅舜曰。尚欽敬哉。然則論語矜而不爭。古之矜也。廉亦皆當讀若棍聲。其義亦通。棍有獨我無與之義。與不爭之義。既合。亦與羣而不黨之羣字相對。棍有光潔無私之義。其人自宜廉也。而



至於太過則奚有不忿戾者乎。乃知字若得其古義則按之而無往不宜其意趣亦清新無比也。○祇此釐降一句之訓已足以上愧經師下服後學矣。謂是創解而釐之訓告業已數家謂是襲舊而舜之娶而告堯之妻舜而亦告皆茫若未聞蓋惟不創不襲乃經可往訓訓始有裨於經也。若同文尚書者真乃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者也。○歲謂堯何以知告則不得妻不告而直女之則得妻焉謂告之瞽叟必不允也不告而往送之門不慮瞽叟而不納乎送之不慮其不納即知告之亦不慮瞽叟不允矣瞽叟雖頑不敢抗天子而不允就知舜不告得娶告亦得娶兩皆無妨又知舜寧告而娶不肯不告而娶矣堯無告則不得妻之理舜即有告亦得娶之理歲謂釐降之訓一定而不可易矣祇不知孟子與萬章何以如彼云云殊令人不可解耳。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慎當讀為真。古字通用。釋詁曰：慎，誠也。誠，信也。詩：白駒曰：慎爾優游。言爾有優游之樂。當以真誠為之。勿徒為偽隱也。巧言曰：予慎無罪。又曰：予慎無辜。言我真誠無罪也。我真誠無辜也。故白駒傳：巧言傳皆曰：慎，誠也。史記魯世家：真公。古今人表：作魯慎公。此真慎字通之驗也。馬融注曰：徽，善也。釋詁曰：徽，善也。角弓傳曰：徽，美也。五帝紀：作乃使舜慎和五典。此用真孔古文。訓：徽為和，亦是和美之意也。鄭注曰：五典五教也。偽孔傳曰：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釋詁曰：典，常也。庭桼：慎，徽五典言堯已試舜，知其於五常之教，真誠和美，非有虛偽也。樂記注曰：從順也。桓二年：公羊傳注曰：納者，入辭也。釋言曰：揆，度也。偽孔傳曰：揆，度也。度，百事。總百官。庭桼下經曰：使宅百揆。明百揆，是百官之長也。百事皆揆度之，即相職也。五帝紀云：乃徧入百官。此用真孔古文。訓：百揆為百官。謂使舜徧試百官眾職，非矣。周禮：宗伯注曰：出接賓曰賓。鄭注曰：賓，擯也。舜為上擯，以迎諸侯。偽孔傳曰：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馬融注曰：四門，四方之門。庭桼納于百揆內，為百官長也。賓于四門外，為諸侯



主也。釋詁曰：穆穆，美也。又曰：穆穆，敬也。文十八年左傳曰：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山人也。五帝紀曰：諸侯遠方賓客皆敬。此用真孔古文說。四門穆穆之意，與左傳同。偽孔傳曰：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幾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沈約宋志引王肅注曰：堯納舜於尊顯之官，大錄萬幾之政。尚書大傳：納之大麓之野。鄭注曰：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為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庭按：偽孔傳用王肅注，王肅注用大傳。鄭注此，即伏生所傳今文說矣。漢書于定國傳曰：萬方之事，大錄于君，即用今文三家義矣。今文說大麓近是，而麓通為錄，義尚迂迴。周禮職幣注曰：故書錄為祿。杜子春云：祿當為錄。白虎通京師曰：祿者錄也。詩小戎傳：歷錄。釋文一本作歷祿。說文：麓，古文作𡵓。然則錄、祿、麓皆通用。即麓當讀為祿。釋詁曰：祿，福也。納于大祿，謂使攝帝位，入于大福，非大錄也。馬融注鄭注皆曰：麓，山足也。五帝紀曰：堯使舜入山。

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此用真孔古文。說大麓為山林川澤。馬鄭亦聞而從之。所謂古文說也。然大麓若是山林川澤。則是投出。非納入也。堯得舜鄉用方殷。而使在山澤風雨之處。禦魑魅。乎事不近情。可知古文說非也。疏曰。烈風猛疾之風。方言曰。烈暴也。五帝紀用真孔古文。亦訓烈風為暴風。莊子齊物論厲風濟。司馬注曰。厲風。大風。蓋烈厲古聲。同通用字。厲風即烈風也。釋言曰。迷惑也。庭按。烈風雷雨弗迷。言舜始陟帝位。以臣為主。非常之變。天氣應之大風雷雨。此常人所為。震驚惶惑。而聖人不以自疑。應天順人。晏然處之。不迷惑也。偽孔傳言風雨時節。不有迷錯者。非經意矣。此則今文說亦有誤也。於是觀其五常之教。則真誠徵美。皆順從而違者。乃入為百官之長。以撥百事。百事次序而無廢者。乃使迎賓四門。以撫諸侯。四門諸侯。穆穆其敬。無不和者。乃使入受大祿。攝帝之位。人天變動。大風雷雨。而不以自疑。神明鎮定。不有迷惑。非大聖孰能若是者乎。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舜讓于德。弗嗣。

格當讀為嘏。士冠禮。孝友時格。注曰。今文格為嘏。少牢饋食禮。以嘏于主人。注曰。古文嘏為格。据此知格嘏古今字也。家語問禮篇。嘏以慈告。注曰。嘏傳先祖語於孝子。然則傳相告語謂之嘏。古文皆作格。故下經格于藝祖。格于文祖。盤庚。格汝眾。湯誓。格爾眾庶。高宗彤日。惟天格王。格皆告語之義。可相證也。偽孔傳云。格來也。堯呼舜曰來。非矣。釋詁曰。詢。謀也。晉語注曰。考。校也。廣雅曰。乃。汝也。釋言曰。底。致也。詩。祈父。傳曰。底。至也。五帝紀作汝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此用真孔古文。考言下無乃言二字。偽孔本讀詢事考言句。乃言底可績句。蓋涉臯陶謨篇文。誤多二字。今謹據五帝紀刪正。弗嗣。五帝紀作不悌。集解徐廣引今文尚書作不怡。史記

自序曰。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典引曰。有于德不台。淵睦之讓。王莽傳。張竦為陳崇作奏曰。舜讓于德不嗣。庭按。嗣當讀為辭。說文。辭。籀文作嗣。辭。籀文作辭。然則古經文必為辭字。即辭之籀文也。而偽孔誤讀為嗣。今文及真孔古文必為辭字。即辭之籀文也。而三家誤讀為怡。又徒省作台。真孔亦讀為怡。故訓之為懌。史記用訓。詁字代經文也。今據荀子成相曰。堯不德。舜不辭。妻以二女。任以事。可證古周時舊本讀為弗辭無疑也。此言舜讓于有德。而時人無可與讓者。乃遂當之而不辭也。偽孔傳云。不能嗣成帝位。五帝紀。索隱云。意不悅懌。皆非矣。帝堯七十二年。乃發大命曰。告汝舜。我謀汝以事。考校汝言。皆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矣。汝可登陟。以續帝位。舜不敢當命。乃讓於有德。而時人無可與讓。遂當之而不辭。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為正。殷以十二月為正。周以十一月為正。馬融注曰。上日。朔



日也。五帝紀曰：文祖者，堯大祖也。王肅注曰：文祖，廟名。偽孔傳曰：文祖者，堯文德之祖。馬融注云：文祖，天也。天為文，萬物之祖。馬融獨為異說，非也。文王世子注曰：在察也。說文曰：璿，美玉也。偽孔傳曰：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鄭注曰：璿璣玉衡，渾天儀也。運轉者為璣，持正者為衡。馬融注曰：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也。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貴天象也。庭桮五帝紀亦作璿璣，而天官書作旋璣。王莽傳作璇璣，璇璿字同。旋，即璇之省也。京房易畧例作旋機。書大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此則今文之說與古文微異也。鄭注曰：七政，日月五星也。庭桮舜始攝位，先察天文，齊七政，亦猶堯命羲和，麻象授時，帝者之首務也。帝堯七十三年正月朔日，舜受堯之終事於文祖之廟中，先察璿璣玉衡，渾天之器，以齊日月五星七曜之政。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偽孔傳曰肆遂也。五帝紀作遂類於上帝。下經肆覲東后。五帝紀作遂覲東后。此用真孔古文。亦訓肆為遂也。肆之訓遂爾雅無文。似因漢以來讀肆若四。故轉為遂。然此非古音也。庭按肆說文長部作肆。以束為聲。當讀若常。束之束說文引此經作𠂔。類于上帝。明肆𠂔同音假借字也。𠂔从二帝。而帝讀若弟。則𠂔與肆皆為弟音。恰與束聲符合。故呂刑羣后之束在下。墨子尚賢中引作羣后之肆在下。此古肆逮同音之證也。周禮小子注肆讀為𠂔。𠂔之與弟聲最相近。故讀从之。此鄭君識古音也。哀十六年左傳曰第我死。史記孫子傳曰君弟重射。第弟皆肆之假音也。司馬相如傳弟俱如臨邛。文穎注曰弟且也。郭璞注曰弟發語之急耳。陳勝傳藉弟令毋斬。蘇林注曰弟且也。師古曰弟但也。語有緩急耳。今俗人語稱但者急言之則音如弟。酈食其傳第言之。師古注曰第但也。外戚傳夫人弟一見我。師古注曰弟但也。五帝紀顧弟弗深考。集解徐廣曰弟但也。史漢見此者非一。又蜀都賦云弟如滇池。不詳者多以為字誤。學者安可不博觀乎。兩吉傳西曹地忍之。李奇注曰地猶第也。師古曰地



亦但也。語聲之急也。然諸家知弟第地同意而不知皆肆之假音。此最為古言。獨以字音改變。忘其由來。是可惜也。周語叔向曰。肆固也。釋詁曰。肆故也。固故同音。當讀若姑且之姑。白虎通曰。姑者故也。淮南文曰。姑故也。哀公問注曰。固猶故也。詩卷耳傳曰。姑且也。姑且之言。亦如弟且之意。然則周語及釋詁皆讀肆為弟。而訓為姑且。此古音古義也。此經言肆者。皆謂舉事之次第也。五經異義曰。非時祭天謂之類。說文曰。禴以事類祭天神。王肅注曰。上帝天也。馬融注曰。禴精意以享也。周語曰。精意以享禴也。釋詁曰。禴祭也。釋詁孫炎注曰。禴潔敬之祭也。洛誥鄭注曰。禴芬芳之祭。偽孔傳曰。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疏曰。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為何神耳。疏引晉幽州秀才張髦上表曰。臣謂禴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庭桉昔人說六宗者。自歐陽大小夏侯孔光劉歆賈逵馬融鄭元王肅司馬彪等各為異詞。莫堪採錄。計堯老舜攝肇舉祀禮。首應告祭宗廟。而諸家紛紛亂說。遂無此意。陶唐之鬼。不其餒而以此論之。知宗者。即宗廟也。堯之太祖曰文。

祖三昭三穆曰六宗。受終言文祖。而六宗可見。禋言六宗。而文祖可見也。張髦之說是也。廣雅曰。望祭也。偽孔傳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易象傳虞翻注曰。徧周匝也。五帝紀作辯于羣神。古字辯徧通。偽孔傳曰。羣神謂邱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庭按此經下。舊有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十七字。文義不協。當為下經錯簡。蓋伏生壁書朽絕。而以意屬讀。孔壁書亦朽絕。安國以今文讀之。是以莫能相正。而反從其誤。故尚書多錯簡。由此也。今謹据文義移正。乃以次第舉祀。類祭於昊天上帝之神。禋享於陶唐六宗之廟。望祀於名山大川。徧禮於上下羣神。告攝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此十二字。舊錯在下經車服以庸下。今据文義當在此。釋詁曰。肇始也。釋文曰。十有二州。謂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并幽營也。偽孔傳曰。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



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馬融注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為營州。於是為十二州也。疏曰。禹治水時。猶為九州。舜以境界太遠。始分置十二州。蓋終舜之世常然。左傳云。夏方有德。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也。庭桉堯時州數。經無明文。禹平水土時。必用堯制。不知凡有幾州。自舜有天下。始置十二州。而州皆何名。經亦無文。不可懸揣而知也。及禹有天下。又改為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九州。此則禹貢所稱。乃夏之制。非唐堯之法也。觀舜禹沿革。以十二為九。可想堯時州數。或猶多於十二。是以虞夏相承。治法日趨於簡要也。馬融與偽孔。撫取職方爾雅之州名。以為堯制。且其數乍多乍少。務以相變。徒習見新莽之紛更。豈能知聖人之行事哉。肇書大傳作兆。庭桉兆當讀為兆。說文八部曰。兆。分也。从重八。𠂔部曰。兆。古文別。徐鉉曰。兆篆文分別字也。據說文。知古書以別為兆。而今文讀之為兆。大傳鄭注云。兆域也。為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非也。古文家又以兆肇字通。而讀之為肇。偽孔因而訓之。始為亦非也。今當讀曰兆。

十有二州言舜分別州域為十二也。五帝紀曰：肇十有二州，決川，無封，十有二山，句。書大傳曰：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濬川，又以封山，句倒誤在上，皆以脫爛之餘，補綴舛駁。偽孔本用三家今文為近是也。大傳鄭注曰：封，亦壇也。庭按：封謂積土增山也。偽孔傳云：封，大也，非矣。釋言曰：濬，深也。五帝紀用真孔古文，訓濬為決，謂決通之也。乃制置天下，分別境土，以為十有二州，使積土封高，十有二州之山，各為一州之鎮，又濬通其川而為之紀。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



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初。歸格于祖。藝用特。

偽孔傳曰。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封禪書曰。岱宗泰山也。鄭注曰。岱宗者東岳名也。馬融注曰。柴祭時積柴如牲其上而燔之。王制鄭注曰。柴祭天告至也。說文引書作柴。曰。燒柴祭天也。柴與柴同。釋天曰。祭天曰燔柴。庭按。柴望為一句。柴祭天。望祭山川也。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注曰。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庭按。此言為秩祿於山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也。偽孔傳曰。肆遂也。五帝紀作遂。觀東后。此用真孔古文。亦訓肆為遂。白虎通與隱八年公羊何注皆作遂。觀東后。此用三家。今文。即讀肆為遂也。庭按。肆古音若弟。言以次第見東方諸侯也。已詳上文。禮運注曰。協合也。偽孔傳曰。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月令注曰。同謂。

平之也。王肅注曰：同齊也。律曆志引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此用三家今文。多乃字。  
今據五帝紀用真孔古文。無之。樂記注曰：律六律也。月令注曰：律候氣之官。以銅為  
之。丈尺曰度。斗斛曰量。鄭注曰：衡斤兩也。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臯陶謨鄭注  
曰：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庭按：修五禮下，舊有五玉三帛二生  
一死贄九字。文義不協。亦下經錯簡。今文之誤。今謹移正。鄭注曰：器謂圭璧。釋詁曰：  
卒終也。偽孔傳曰：復還也。釋言曰：復返也。馬融注曰：五器禮終則還之。庭按：此言修  
五等諸侯朝覲之禮。各如始封所受五等之器。無有詐偽。禮終而還其器。所以重禮  
而輕財也。鄭注云：如者，以物相投與之言。非矣。南巡守，言自東岳而南也。西巡守，自  
南岳而西也。朔巡守，自西岳而北也。鄭注云：每月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非也。封  
禪書曰：南岳衡山也。西岳華山也。偽孔傳曰：初謂岱宗。封禪書曰：北岳恒山也。庭按  
馬融本作：至于北岳如初。偽孔本作：至于北岳如西禮。隱八年公羊傳何休注引尚  
書作：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何休所引。蓋即三家今文。多西禮還至嵩如



禮七字。當時諸侯之長曰四岳。不曰五岳。此獨何得加嵩而為五乎。東西南北。皆仲  
月至於岳下。今於十一月後。歲盡當歸。而又將以何時至嵩岳乎。巡守自冀州出而  
東而南而西而北。則復歸於冀州。道雖遠而程不迂也。今乃自北岳南還於嵩岳。又  
自嵩岳而北歸於冀州。亦何煩瑣之甚乎。以此論之。知今文非矣。偽孔據古文刪今  
文。而用其西禮二字。以易初字。亦非也。據五帝紀曰。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  
月北巡狩。皆如初。此雖史記頗節約經文。要為真孔古文本。有如初。無如西禮。可想  
見也。故知馬融本為是。謹從之。改定。格讀為嘏。嘏告也。已詳上文。偽孔傳釋格為告  
至。五帝紀作歸至。此用真孔古文。亦訓格為至。皆非也。馬融王肅注皆曰。藝禰也。五  
帝紀作歸至于祖禰廟。此用真孔古文。亦讀藝為禰。蓋古字聲同故也。隱八年公  
羊傳注。格于祖禰。釋文本作祖藝。王制說巡守之禮曰。歸假于祖禰。用特。白虎通三  
軍。引尚書曰。歸格于藝祖。又引尚書言歸假于祖禰。不見告於天。巡狩篇引書曰。歸  
假于祖禰。皆可為藝禰字同之證。王制注曰。禰。父廟也。然則祖藝。謂堯祖父之廟。

也。舜攝堯位。故事堯之祖父廟。如其祖父也。偽孔不識藝字。而倒為藝祖。釋之曰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非矣。今據五帝紀。王制。白虎通。公羊傳。注改正。作祖藝。偽孔傳曰。特一牛。王制注曰。特特牛也。其歲二月。東行巡視東方諸侯之守。至於東岳岱宗之下。燔柴祭天。望祀山川。其方岳山川皆有秩祿。乃以次第見東方諸侯。協合其時節之早晚。月之大小。正之朔旦。日之甲乙。使無差互。均同其和聲之律。丈尺之度。斗斛之量。斤兩之衡。使無乖異。又修五等諸侯覲見之禮。使所奉圭璽一如所受五等之器。而無有詐偽。行禮已終。乃復還之。自東而南。巡視南方諸侯之守。五月。至於南岳衡山之下。亦如岱宗之禮。自南而西。巡視西方諸侯之守。八月。至於西岳華山之下。其禮亦如初時。自西而北。巡視北方諸侯之守。十有一月。至於北岳恒山之下。其禮亦如初時。四岳已周。乃歸京師。告於帝堯之祖廟。禘廟。牲用特牛。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輯五瑞。五玉。三帛。二生。一死。執貝。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既月。乃日覲四岳羣  
牧。班瑞于羣后。

五帝紀集解引鄭注曰。巡守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釋文引鄭注曰。四朝。四季。京朝師也。二說不同。集解所引是也。偽孔傳云。各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非矣。輯五瑞三字。舊錯在上經徧於羣神句下。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九字。舊錯在上經修五禮句下。今據文義。當在此。輯五帝紀郊祀志。皆作揖。兒寬傳師古注。引作輯。曰。輯。輯集三字。竝同。馬融注曰。輯。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為瑞信也。周禮小行人注曰。瑞信也。典瑞注曰。瑞符信也。覲禮注曰。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庭桺五玉。謂五瑞之外。別有所執。以為執贊者。鄭注云。五玉即五瑞。執之曰瑞。陳列曰玉。非也。郊祀志作五樂。由各本。

錯入修五禮句下。故玉轉為樂。亦非矣。馬融注曰。三帛。三孤所執。鄭注曰。帛所以薦玉也。王肅曰。三帛。纁元黃也。馬融曰。二生。羔鴈。卿大夫所執。庭桮。二生。郊祀志作二牲。馬融曰。一死。雉。士所執也。疏曰。曲禮云。贊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雉不可生執。知一死是雉。二生是羔鴈也。鄭注曰。執贊之言至。所執以自致也。偽孔傳曰。敷陳也。奏進也。各使陳進也。治理之言。宣帝紀應劭注曰。敷陳也。詩賡箋曰。敷猶偏也。小爾雅曰。奏進也。莊子養生主。崔注曰。奏。聞也。書大傳。鄭注曰。奏。猶白也。五帝紀作偏告。以言此。用真孔古文。訓敷為偏。訓奏為進告也。庭桮。來朝諸侯。及所從卿大夫士。皆得奏言。故云偏也。得其言。則明試其可見之功。有其功。則賜車服而用之。此來朝一月內事也。既月至。羣后十四字。舊錯在輯五瑞句下。今據文義當在此。桓三年公羊傳曰。既者何。盡也。五帝紀封禪書。皆曰。擇吉日。此用真孔古文。釋既月乃日四字。句讀與文義俱誤矣。郊祀志亦云。擇吉日。此則襲錄封禪書文。非引三家。今文亦作此讀也。偽孔傳曰。班還也。釋言李巡注曰。班。徧賦與也。庭桮。班瑞于羣后。還其所斂。



諸侯之瑞使歸其國也。此下舊有肇十至濬川十二字，又有象以至恤哉三十七字，皆上下經文錯簡。今俱以文義移正。每以五年為期，舜一出巡守，其間四年，使四方諸侯分年入朝於其來也，則輯斂五等圭璧之器，與諸侯所執五等之玉、三孤所執三色之帛、卿大夫執二生羔鴈、士執一死雉，皆為贄以見於舜，乃使諸侯與其孤卿大夫士，人人徧奏治理之言，舜聽其言而明試之以觀其功，美其功而賜之車服，以旌其用。此取人於諸侯之法也。既盡一月，乃日日覲見四岳之羣牧，班還所斂之五瑞而遣之歸。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

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馬融注曰：流放也。宣元年穀梁傳曰：放猶屏也。淮南脩務注曰：放棄也。庭按：共工是

堯時治水土之官。而壅防百川。致洪水滔天之禍。以此為罪。故流之也。文十八年左傳杜注云。窮奇謂共工。非矣。馬融注曰。幽州北裔。五帝紀作幽陵。此用真孔古文。訓州為陵也。文十八年左傳曰。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杜注。驩兜。庭按。驩兜。渾敦。一聲之轉也。据左傳。知驩兜為四凶族之一。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此為罪。故放棄之。非為舉共工也。放齊之舉。朱四岳之舉。鯀皆不與於其罰。而驩兜何當以共工坐罪乎。偽孔傳云。黨於共罪。惡同。非也。馬融注曰。崇山南裔也。淮南脩務注曰。崇山南極之山。昭二十六年左傳釋文。文選高唐賦注。俱引字林曰。竄逃也。七外切。僖二十六年左傳釋文。引字林。竄千外切。据知古讀。竄若蔡音。昭元年左傳。蔡蔡叔。上蔡即竄之假音也。釋文讀為繫蔡叔。作說文。繫。搯。撒散之也。然則繫與蔡亦聲通。故孟子作殺三苗於三危。殺即繫字。省當讀與竄同也。五帝紀作遷三苗。此用真孔古文。訓竄為遷也。淮南脩務注曰。三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緡雲氏之裔子驩兜。三族



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危。西極之山名。鴻範曰。鯀則殛死。然則渾敦窮奇。號餐餐。至西裔可知也。庭按舊說。俱以四罪當四凶。惟高誘之解三苗。其識卓矣。而亦有少誤。蓋共工與鯀。各自以罪見法。皆不在四凶之中。四凶除渾敦。即驩兜。已見上經。其餘窮奇。檮杌。號餐餐。此三族之苗裔。為三苗也。文十八年左傳曰。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榮飾惡言。靖譖菑戕。以誣威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匿。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又白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號餐餐。以左傳考之。渾敦為四凶族之首。則先放焉。窮奇。檮杌。號餐餐。其罪惟鈞。故次竄焉。三苗同罪也。昭九年左傳曰。先王居檮杌于西裔。以禦魘魅。故凡姓之姦。居于瓜州。今據三危。為西裔之山。去瓜州不遠。然則檮杌是三苗可信也。高誘以渾敦為三苗之一。而除檮杌以當鯀。非矣。偽孔傳以號餐餐一人當三苗。尤非也。馬融注曰。殛誅也。洪範。鯀則殛死。釋文一本。

作極死。昭七年左傳、昔堯殛鯀于羽山。釋文一本作極鯀。殛極字通。釋詁曰、極至也。庭按極鯀謂窮極之使在遠方。非謂誅殺之也。自古殺人于市。或于原野。未聞殺之于遠也。馬融注非矣。鯀堙洪水。績用不成。以此為罪。不浮於共工。共工猶得流宥。而鯀豈當誅死哉。馬融注曰、羽山東裔也。庭按禹貢二百里流在荒服之外。距州治二千五百里。二百里蔡。蔡即竄也。在要服之外。距州治二千里。然則流竄以遠近異名也。此經先流而後放。則放為稍近於流。先竄而後極。則極為又近於竄也。偽孔傳云、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也。非矣。觀其此語。定為南朝文士卑弱之習。西漢儒者不道此矣。賈逵注國語謂共工諸侯。左傳以渾敦為帝鴻裔子。是亦諸侯也。馬融以三苗為國名。周語以鯀為崇伯。然則四罪皆諸侯之國也。有功者既車服以庸。有罪者亦流放竄極。此聖人御世之大權也。偽孔傳曰、皆服舜用刑當。有功者既云顯庸。有罪者亦應誅罰。則有共工廢職。始致滔天之水。故流之於北裔。幽州之地。驩兜即渾敦之身。世濟其凶。故放之於南裔。崇山之下。三苗即窮奇檮杌。饕餮



之裔三族同罪亦世濟其凶故竄之於西極三危之野崇伯鯀治水無功故極之於東方羽山之上舜治此四諸侯之罪各當其罰而天下皆悅服之。

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

窮天祿永終。

今文古文五帝紀皆無此二十四字。據論語堯曰篇載之篇首必用古周時尚書經文。孔門所授受也。既為帝堯命舜之言必當在堯典之篇。而其文意實為攝位之後。歷試已久薦之於天而天受。暴之於民而民受。然後命之終有天下。則當在天下咸服之後。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之前。昭然察矣。且上經汝陟帝位。但為命之居攝。未嘗命之永終。而堯崩之後因而即真其於義固未可也。然則堯典之有此文。乃所以謹萬世之大防。不可少也。或當伏生書本朽絕脫此一簡。而孔壁書出亦多摩滅。真

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不能通因而刊逸之乎。獨以安國親傳論語而不能据以治書。尚亦專謹之過乎。論語何晏注曰。歷數謂列次也。包注曰。允信也。永長也。庭按。困古音若滾。說文曰。困。故廬也。从木在口中。朱古文困。說文所謂故廬者。蓋是圓轉之器。今俗語謂車輪曰故廬。猶漢時之遺言也。大戴記曾子制言曰。行無據旅。考工記注曰。等為萬萋。以運輪上輪中萬萋。則不匡刺。據旅。萬萋。皆即故廬之聲也。墨子備城門曰。試藉車之力而為之困。又曰。夫長二十四尺以下。不用治困。以大車輪。墨子所謂困者。圓轉之器。似車輪而大。即說文云。故廬者也。今驗車輪以木為輻在其中。而輞周回其外。此所謂木在口中也。古文从止者。止足也。輪在下可以運行如人之足。故从止。今俗語謂圓木曰滾。子謂故廬之轉行亦曰滾。皆困之古音也。易序卦傳曰。升而不已必困。又曰。困乎上者必反下。然則卦名為困者。亦讀若滾。轉之滾也。方言曰。逕。周也。逕。轉也。淮南精神注曰。渾。轉行貌。讀如大珠揮揮之揮。呂氏春秋大樂注曰。渾。讀如袞。袞之袞。揚雄之讀逕。高誘之讀渾。渾。讀揮。皆與困古音同。然則困之古義。



與道派揮澤皆同矣。論語包注曰：困極也，非矣。窮古音亦若躬。論語鞠躬如也。聘禮注作鞠躬。宣十二年左傳曰：有山鞠窮乎？山鞠窮即藥草芎藭也。其形狀斂曲不伸。因以鞠窮名為名。論語孔注釋鞠躬曰：斂身，蓋謂身形斂曲如山。鞠窮矣，非訓鞠為斂。訓躬為身也。魯周公世家曰：觸觸如畏然。集解徐廣曰：觸觸謹敬貌也。蓋觸觸與鞠窮聲最近。論語鞠躬即鞠窮亦即觸觸也。窮與躬古字通。鞠躬當讀為鞠窮而困。窮當讀為滾躬。言四海之人環而向舜周圍於其躬身也。天祿謂天之大福。即上經大麓是也。論語皇侃疏曰：終猶卒竟也。釋言曰：終竟也。庭桮天祿永終，言汝可長久在位，受天之福，終有天下也。於是帝堯乃言曰：咨嗟爾舜，我觀於天，則麻命運數，在爾躬矣。我又觀爾信能執其中道，四海之人圍而內向周圍於爾之躬，我今命汝永有天祿，終為天下主矣。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

# 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釋詁曰。殂落死也。庭按堯七十載始得舜。試之三載。為七十二載。自舜攝位。又二十八載。是為帝堯在位百年而崩。其生卒年壽。經無明文。不可考也。偽孔傳云。壽一百一十七歲。五帝紀正義引偽孔云。堯壽百一十六歲。又引皇甫謐云。百一十七歲。皆不足據。而集解徐廣云。堯在位凡九十八年。又誤也。詩天保傳曰。百姓百官族姓也。偽孔傳曰。考妣父母也。釋詁曰。遏止也。密靜也。孟子趙注曰。遏無聲也。偽孔傳曰。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庭按舜行堯三年喪。使百官如喪父母之禮。四海之內。皆不舉樂。此天子之喪禮也。明乎舜已攝位。而猶未為天子也。偽孔傳曰。月正正月也。元日。上日也。庭按格讀為嘏。古字通用。嘏告也。此言舜三年喪畢。告於堯之祖廟。即帝位也。不曰帝而曰舜者。明乎舜已攝位。猶未稱帝也。舜攝後二十有八載。為堯在位之百年。帝堯乃殂落而崩。舜以天下為堯服喪。百官族姓如喪父母之禮。三載之



間四海之內絕止不聞八音之樂踰年正月元日舜年六十一歲乃告於陶唐文祖之廟而即帝位

詢于四岳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偽孔傳曰詢謀也釋詁曰詢謀也五帝紀作謀於四嶽此用真孔古文亦訓詢為謀上經馬融注曰四門四方之門庭按闢四門言四方諸侯來者無有壅閉也明四目言四方諸侯之事皆親睹之也達四聰言四方諸侯之語皆親聞之也乃詢謀於諸侯之長四岳之官所以闢開四方之門使遠人來賓而無壅閉也明見四方之事而無不目在之也通達四方之語而靡不聰聽之也

咨十有二牧曰配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偽孔傳曰咨亦謀也。五帝紀作命十二牧。此用真孔古文。訓咨為命。蓋謂咨嗟而命之也。食當讀為欽。五帝紀作命十二牧論帝德。無食哉。惟時柔遠。能邇八字。而後漢書周舉傳注引史記堯典曰咨十有牧。欽哉。李賢所據史記本與今本不同矣。宋祁引浙本漢書朱博傳曰書曰咨十有二牧。配哉。今本復無配哉二字。配字既不可曉。或當為欽之譌。與李賢所據史記符也。據下經曰欽哉。惟時亮天工。畧與此經同辭。可證此亦當為欽哉。偽孔從今文作食哉。非也。據下經又曰惟時懋哉。皆以惟時連下句讀。可證此經惟時亦不屬上句。偽孔讀食哉。惟時為一句。又非也。惟時者。惟是也。言其所當務者。惟在是也。柔當讀為擾。古音同。假借字。周禮職方注曰家所畜曰擾。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侯夢楚子伏己而監其腦。子犯曰吾且柔之矣。此取柔腦同音而言。晉侯將擾畜楚子矣。鄭注曰能恣也。詩民勞箋曰能猶如也。順如其近者。庭按如與耐同。箋以能讀為忍耐之耐也。擾服要荒之遠人以立威順。耐甸侯之近國以弭變。此為州牧之急務也。釋詁曰惇厚厚也。五帝紀作行厚德。此用真孔古文。亦



訓惇為厚也。方言曰：惇，信也。燕曰：惇，注曰：惇亦誠信貌。庭按：惇，德謂有德者，宜信厚之也。釋詁曰：允，信也。月令：盧植注曰：元，善也。庭按：允，元，謂善人宜親信之也。偽孔傳曰：難拒也。五帝紀作遠，此用真孔古文。訓難為拒遠之也。釋詁曰：任，佞也。庭按：任與壬通。古音若佞。五帝紀作佞人，此用真孔古文。亦訓任為佞也。蠻在荒服，夷在要服，皆為州之遠近境。見禹貢。又咨謀諸侯之伯，十有二州之牧，曰：尚欽敬哉！惟是擾服要荒之遠人，順耐甸侯之近國。惇信有德，允信善人，而拒難佞人，不令親近，則蠻夷遠國率後來服矣。惠，時三言在亮采字下。

舜曰：咨四岳，惠疇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既旦，臯陶帝

曰俞。汝往哉。

偽孔傳曰言舜曰以別堯。疏曰舜既即位可以稱帝而言舜曰者承堯事下言舜曰以別堯於此一別以下稱帝也。庭桮即位之後猶一稱舜明乎前此未嘗稱帝也。馬融注曰奮明也。庸功也。樂書集解孫炎曰奮發也。偽孔傳曰奮起也。熙廣也。釋詁曰熙光也。庭桮帝之載謂堯之年也。有能奮發功名見光美於帝堯之年者乎。此欲求堯時舊功臣也。偽孔傳云廣堯之事五帝紀云美堯之事夏紀云成美堯之事皆用真孔古文亦訓載為事並非也。鄭注云載行也又非也。它當讀為度百揆謂百官之事。謀度百官之事即相職也。偽孔傳云使居百揆之官五帝紀夏紀皆作居官此用真孔古文亦訓宅為居訓百揆為官皆非也。詩大明韓傳曰亮相釋詁曰采事也。庭桮亮采言輔相天下事也。五帝紀作相事此用真孔古文訓亮為相訓采為事也。五帝紀曰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為司空此則真孔古文亮采下無惠疇二字。偽孔



本据三家今文。有惠時字。庭按惠當為謂。古聲之誤也。謂時者。言汝謂誰是其人乎。伏生老不能正言。讀謂為惠。真孔知其難通而不能定正。遂以為刺字而逸之耳。臯陶謨篇。朕言惠可底行。惠亦當為謂。聲之誤。今文錯讀。而夏本紀復無惠字。似亦真孔古文。意為刺字而逸之。此二事正相類也。盤庚篇。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漢石經作爾惠朕。是則今文讀謂為惠。有明驗矣。偽孔傳云。順其事者誰乎。非文理也。釋詁曰。僉皆也。方言曰。僉夥也。天問注曰。僉衆也。庭按四岳非一人。故謂之僉。偽孔傳曰。四岳同辭而對。是也。偽孔傳曰。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庭按空工古同聲。司空即共工也。其工滔天。鯀代之。鯀績弗成。禹代之。禹宅百揆。垂代之。皆一官也。此言禹為堯司空。平治水土。可謂奮發功名。光著於帝堯之年者也。釋言曰。俞然也。鄭注曰。俞然其舉得其人也。五帝紀曰。嗟然。此用真孔古文。亦訓俞為然。但嗟在然上。應是真孔讀為咨。俞蓋倒誤也。王肅曰。懋勉也。偽孔傳曰。勉行之。五帝紀用真孔古文。亦訓懋為勉。說文手部曰。撝。手至地也。今刊本誤作首至地也。說

文○捧○又○作○拜○揚○雄○說○从○兩○手○下○据○拜○字○法○亦○知○捧○注○當○為○手○非○首○字○也○說○文○首○部○曰○  
蹠○下○皆○也○頁○部○曰○頁○頭○也○古○文○蹠○皆○如○此○說○文○蹠○即○稽○字○也○下○手○為○拜○下○首○為○稽○拜○  
稽○首○謂○跪○而○兩○手○據○地○又○下○其○首○也○荀○子○大○略○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  
顙○大○夫○之○臣○拜○不○稽○首○楊○注○曰○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庭○按○平○衡○者○首○不○下○  
而○兩○手○下○謂○之○拜○也○下○衡○者○下○其○首○而○不○至○地○謂○之○稽○首○至○地○者○以○首○觸○地○謂○之○稽○  
顙○也○偽○孔○傳○云○稽○首○首○至○地○非○矣○上○經○鄭○注○曰○推○賢○尚○善○曰○讓○偽○孔○傳○曰○居○稷○官○者○  
棄○也○契○皐○陶○二○臣○名○釋○詁○曰○暨○與○也○五○帝○紀○作○與○皐○陶○此○用○真○孔○古○文○亦○訓○暨○為○與○  
說○文○攴○部○作○皐○陶○古○字○泉○暨○同○耳○舜○曰○咨○嗟○四○岳○有○能○奮○發○功○名○有○光○於○帝○堯○之○  
年○者○我○欲○使○之○謀○度○百○揆○而○輔○相○大○事○汝○為○我○言○之○誰○是○其○人○者○四○岳○皆○同○辭○而○對○  
曰○伯○禹○當○堯○之○年○實○作○司○空○治○水○之○官○帝○舜○曰○然○矣○咨○嗟○伯○禹○汝○有○平○治○水○土○之○功○  
惟○是○宅○揆○相○事○汝○勉○之○哉○禹○拜○稽○首○言○稷○契○與○皐○陶○皆○有○功○於○堯○耳○願○以○此○職○讓○之○  
帝○曰○汝○能○讓○賢○斯○誠○然○矣○雖○然○汝○不○可○讓○其○往○居○職○哉○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釋詁曰。黎衆也。王肅注。偽孔傳皆曰。阻難也。釋詁曰。阻難也。鄭注曰。阻危也。馬融作祖飢。注曰。祖始也。五帝紀作始飢。此用真孔古文。訓祖為始也。五帝紀集解徐廣曰。今文尚書作祖饑。祖始也。漢書食貨志作祖飢。孟康注曰。祖始也。古文言阻。庭按三家今文。真孔古文皆作祖。馬融是東漢古文。亦作祖。自鄭王始改讀為阻。而偽孔從之。非古也。然今文與真古文。訓祖為始。亦未得也。檀弓曰。夫祖者。且也。大射儀注曰。古文且為阻。据此知作祖作阻。皆當讀之為且。淮南時則注曰。且猶將也。呂氏春秋音律注曰。且將也。此經言民數日衆。而穀出不多。且將有飢乏憂也。鄭語注曰。播布也。詩噫嘻箋。載芟箋。皆曰。播猶種也。釋詁曰。時是也。廣雅曰。是此也。鄭注云。時讀曰蒔。非矣。帝乃命稷曰。棄乎。今戶口益繁。有此衆民。而穀出不加多。天下且將飢乏矣。汝以國后主稷之官。其當播降百穀。以飽衆民。亦要事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鄭注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王肅注。偽孔傳。皆曰。五品。五帝也。偽孔傳曰。遜。順也。說文。心部。作不遜。曰。遜。順也。五帝紀。作不馴。司馬相如傳。張揖注曰。馴。順也。後漢書。鄧禹傳。作不訓。廣雅曰。訓。順也。庭按。遜。遜。訓。訓。皆聲義通。馬融注曰。五教。五品之教。臯陶謨。鄭注曰。寬。謂度量寬宏。庭按。在寬。謂教人以相接之道。惟在寬宏。以相容。受則皆親睦而遜也。帝又命契曰。契乎。今百姓衆族之人。猶有不親睦者。五品天倫之屬。猶有不遜順者。汝為司徒。職在教人。當敬謹敷布五常之教。在使其人能寬然以相容。而無以褊心相責。乃能親睦而遜順。亦要事也。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象以典刑。流宥



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  
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蠻者荒服之遠國。夷者要服之遠國。皆見禹貢。東京賦。薛注曰。猾狡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曰。猾黠惡也。詩皇矣箋曰。夏諸夏也。成十五年公羊傳注曰。諸夏外土諸侯也。庭桀猾夏者。謂中夏人之狡猾者。偽孔傳云。猾亂也。鄭注云。猾夏。侵亂中國也。皆非矣。僖二十二年左傳曰。蠻夷猾夏。周禍也。謂或蠻貊外夷。或中夏狡猾之人。皆為周禍。非謂蠻夷侵中夏。獨足為禍也。此經言臯陶制刑。所以齊一中外。非獨以禁蠻夷也。偽孔傳曰。羣行攻劫曰寇。鄭注曰。強取為寇。偽孔傳鄭注皆曰。殺人曰賊。偽孔傳曰。在外曰姦。在內曰宄。鄭注曰。由內曰姦。起外為宄。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晉語曰。亂在內為軌。在外為姦。文選五等論注曰。軌與宄古字通。庭桀

內外傳文同。則鄭注誤也。馬融注曰：士獄官之長。鄭注曰：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偽孔傳曰：士理官也。偽孔傳馬融注皆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疏曰：準呂刑文。知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魯語臧文仲之說五刑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笞。薄刑用鞭撻。與呂刑之五刑異也。庭按呂刑說五刑之名。魯語說五刑之用。所從言之雖異。而其為五刑。非有異也。魯語韋注曰：甲兵謂臣有大逆。則被甲聚兵而誅之。若今陳軍也。斧鉞軍戮也。剕劓用刀斷截。用鋸亦有。大辟鑽臙刑。笞黥刑。鞭官刑。撻教刑。文選長笛賦注曰：魯語用鑽笞。韋昭注為笞。賈逵注為黥。然笞鑿音義同也。今以呂刑魯語合而言之。蓋大辟用斧鉞。而大辟之刑之尤重者。用甲兵也。剕宮用刀鋸。墨劓用鑽笞。而墨劓之降。而尤薄者。用鞭撻也。此經五刑。無甲兵與鞭撻耳。孝經注曰：服者身之表也。庭按五刑有服。謂人有罪入於五刑者。各為其服以明著之。即象刑也。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又曰：唐虞象刑。犯墨者蒙帛。犯劓者赭其衣。犯臙者以墨幪臙處而畫之。犯大辟者。



布衣無領。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䟽當黥，以草纓當劓，以履絀當剕，以艾畢當宮。此有虞之誅也。荀子正論曰：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幪本無幪字，据書大傳：黥，怪嬰怪讀與草同，共艾畢共讀為宮，非對履屨非讀為刑，楊注云：殺赭衣而不純，當有黥，怪嬰與纓同。治古如是，是不然。以為治古則人莫觸罪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焉。荀子駁慎到之譏，說明快至矣。此經明言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矣。何嘗曰：人莫觸罪邪？執寇賊姦宄之罪，而當以絀屨赭衣之刑，此與之為兒戲邪？此乃大亂天下之道。豈臯陶之法邪？雖然，經言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固謂五等之刑，必有五等之服，以象之。而偽孔傳以服為服從，不可通也。下經言象以典刑，臯陶謨言象刑惟明，皆謂罪人衣服有所象類，而偽孔傳訓象為法，刑罰志云：象，天道而作刑，皆不可通也。蓋墨幪、黥、草纓、宮、艾畢、剕、絀屨、殺赭衣，無領，此即古之書傳說五刑有服之事也。犯墨者先為蒙帛之服，以象之；犯黥者先為草纓之服，以象之；犯宮



者。先為艾畢之服。以象之。犯刑者。先為紼屨之服。以象之。犯大辟者。先為赭衣。無領之服。以象之。皆所以明著其罪。使自曉然於所當就也。非謂以此服當此刑也。慎子之徒。學而不思。信書太過。乃云有象刑。無由刑。是則可謂罔矣。荀子思而不學。敢於不信書。乃云有由刑。無象刑。是則可謂殆矣。今以經文通之。則知諸子皆不足據也。偽孔傳曰。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疏曰。魯語云。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所言三次。即此三就是也。馬鄭王注皆云。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於市朝。同族適甸師氏。甸師氏非刑之正。又市朝異所。不得合以為一。其義不可通也。馬融注曰。五流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殺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庭按宅當讀為度。度其罪之重輕。以定所居之遠近也。五帝紀作度。此用真孔古文。宅讀為度也。荒服之遠境曰流。要服之遠境曰蔡。蔡即竄也。綏服之遠境曰奮武衛。此三者皆所以居罪人。謂之三居也。惟明克允。謂服象之重輕。所居之遠近。使人皆明知所犯。則能自信其罪。而靡有回。





惑也。象以典刑至恤哉。三十七字。舊在上經濟川下。流其工上。蓋伏生之錯簡。而真孔所不能正也。孰復經文。非史臣記載之筆。乃君臣告誡之辭。三哉字。面命丁寧聲猶在耳。而誤以為記舜行事。非文理也。今據文義當在此。荀子正論注曰。象刑異章。服取其形象。故謂之象刑。庭按象以典刑。謂有幪帛草纓艾畢紉屨赭衣不純之服。象以明其典常之刑章也。馬融注曰。宥三宥也。一曰幼少。二曰老耄。三曰蠢愚。鄭注曰。三宥。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庭按流宥五刑。謂服象已在於五刑。而情猶可以矜全。則有流放以宥之也。晉語注曰。鞭所以擊馬。說文曰。鞭驅遲也。馬融注曰。官刑為辨治官事者為刑也。鄭注曰。扑。檟楚也。扑為教官為刑者。庭按官使人有不勤者。鞭擊之。師教人有不聽者。扑撻之。皆輕刑不在服象者也。馬融注曰。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疏曰。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為金。此傳云金黃金。呂刑傳云鑊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庭按贖刑。謂或服象在五刑。而可疑者。或應鞭扑。而不欲辱者。則使出金以為贖也。偽孔傳曰。眚過也。災害也。肆緩也。過而有害。當



緩赦之。莊二十二年春秋肆大眚。杜注曰：赦有罪也。襄九年左傳：肆眚。注曰：肆，緩也。眚，過也。五帝紀作眚哉，過赦。此用真孔古文。訓肆為過也。莊二十二年公羊傳：肆者，何跌也。何注曰：跌，過度。釋文：跌本或作佚，然則公羊訓肆為佚，謂緩追佚賊，放令過去。故何休云：過度也。据此知真孔訓肆為過者，非謂過誤，乃謂過度也。則與訓緩者亦無異也。鄭注云：眚，災為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非經意矣。釋言曰：怙，恃也。終，竟也。庭按：賊當為則，形聲之誤也。廣雅曰：則，即也。此言有恃而故犯者，與終竟而不改者，即當刑之，不可赦也。重言欽哉，欲其敬刑之甚也。釋詁曰：恤，憂也。五帝紀作靜哉。集解徐廣曰：今文云謚哉。爾雅曰：謚，靜也。庭按：周頌假以謚哉。襄二十七年左傳：作何以恤哉。說文言部引為謚哉。我古書謚恤三字，形近相溷也。此經古文今文俱作謚形，而今文讀為憂恤之恤，故偽孔本作恤哉。刑罰志據三家今文亦作恤哉。真孔古文讀為謚靜之謚，故五帝紀以訓詁字代經文，而曰靜哉。據文義，今文讀是古文非矣。帝又命皋陶曰：皋陶乎，或蠻貊之遠國，或狡獪之夏人，猶不無



寇劫賊殺外姦內究之竊發者汝為理官職在詰盜大辟宮判劓墨五等之刑各有  
緒衣紵屨艾畢草纓幪帛五等之服而明之此五等之服各就於原野市朝之三次  
而斷之若五等之刑有可矜則度為五等之流而遠之此五等之流各為度其遠近  
分於流蔡武衛之三居而處之惟其或重或輕之服象分明能使或刑或宥之罪人  
允服五服以象之所以典主其刑也五流以遠之所以寬宥其刑也五刑之外薄之  
而有鞭笞以為官使之刑也又薄之而有扑撻以為督教之刑也刑之疑者則有罰  
金以為贖刑也若其過誤而為害者肆緩之赦免之已耳不假贖也若或怙恃為非  
終竟不改者即須嚴斷以刑之不得贖也尚欽哉尚敬哉刑雖當罪惟矜恤之哉此  
亦要事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  
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釋詁曰。疇誰也。說文曰。若擇菜也。庭桮若之本訓為擇。已詳上文。工。空古字通。共。工即司空也。已詳上文。此為伯禹遷官司空缺人。故問衆臣曰。誰能擇人為我司空。偽孔傳曰。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五帝紀作誰能馴予工。馴亦順字也。此用真孔古文。亦訓若為順也。皆非矣。偽孔傳曰。共。謂供其職事。馬融注曰。為司空共理百工之事。庭桮。及斯伯與。三人名。亦如稷契皋陶。是三人名。名有單複不同。故加暨字。以協其文。下經朱虎熊羆。四人皆單名。夔龍二人。亦皆單名。文自名明整。則不用暨字。此可見也。海內經曰。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及始為侯。注曰。鼓延。及。三子名。然則及即伯陵之少子矣。偽孔傳云。及斯伯與。二臣名。乃以及斯為一人。非也。古今人表作朱斯。亦以為一人。此用三家今文說。亦非也。伯與。古今人表作柏。譽。古字通用。釋詁曰。諧和也。庭桮。諧。借古字通。詩擊鼓傳曰。借俱也。帝問於稷契。皋陶曰。禹已遷官司空缺人。誰為予擇。可為共工者。皆對曰。是惟使巧垂哉。帝曰。然矣。咨嗟汝垂。今以汝為共工之官。垂拜稽首。言有及也。斯也。與伯與也。願以工官讓



之帝曰汝讓得其人實然矣往哉使此三人輔汝俱為之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禹曰益哉帝曰俞

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

曰俞往哉汝諧

若擇也偽孔傳訓若為順五帝紀用真孔古文訓若為馴皆非也詳上文偽孔傳曰上謂山下謂澤馬融注曰上謂原下謂隄虞掌山澤之官名庭桉僉曰馬鄭王本作禹曰必從三家今文也五帝紀作皆曰益可此用真孔古文作僉而訓為皆與偽孔本同然据臯陶謨禹之自言曰暨益又曰暨稷此經讓稷而舉益事與言符似當今又為是古文非也今從馬鄭王本讀為禹朱虎熊羆四人名文十八年左傳說八元

之名。有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古今人表作柏虎仲熊叔豹季狸。季狸即季狸也。此經虎熊狸皆與彼文相當。惟此經無豹而有朱。疑朱當讀為貍。聲近假借字也。貍即豹之異名。如狸為貍之異名也。然則此四人即當八元之四。而偽孔傳云朱虎熊狸二臣名非矣。偽孔傳曰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愷之中。庭桉垂益所讓共七人。非四人也。左傳所稱舜舉十六相。倉舒、隤、欒、欒、欒、欒、欒、欒、欒、欒、欒、欒、欒、欒、欒、欒、欒、欒。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此經命官則有禹、稷、契、皋陶、垂、益、祈、伯、與、益、朱、虎、熊、狸、伯夷、夔、龍。正十六人。與十六相之數宛然符合。然則禹、稷以下、夔、龍以上。俱是元愷中人。非獨垂益所讓七人在元愷中也。但左傳曰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此謂禹、稷諸人俱為元愷之裔。並非其人之身故。文五年左傳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言皋陶又言庭堅。明乎皋陶為庭堅之裔。非即庭堅之身也。以此推之。餘十五人皆然。朱虎熊狸以族稱。猶可知為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之裔。餘十一人以名稱。則不可知為何族之子也。而疏謂益是皋陶之子。則非矣。益與皋陶各



為十六族之一。其不為父子也明矣。帝又問眾臣曰。誰能擇人為予上山下澤。以蕃育草木鳥獸者。禹對曰。是惟用伯益哉。帝曰。然矣。咨嗟汝益。今使汝為山澤之官。益拜稽首。言有朱也。虎也。熊也。羆也。願以虞官讓之。帝曰。汝讓得其人。誠然矣。往哉。使此四人輔汝俱為之。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廣雅曰。典。主也。馬融注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庭按。五帝紀云。舜曰。嗟。伯夷。又曰。伯夷讓夔。龍。似用真孔古文。伯下皆有夷字。蓋伯者爵名。夷者人名。亦如伯禹。

伯益后稷有單稱名。無單稱爵。偽孔據三家今文。咨伯下。惟清伯下。俱無夷字。白虎通考黜篇云。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此亦據今文言之也。今當從真孔古文。補正偽孔傳曰。秩序也。宗尊也。鄭注曰。秩。宗主。次。秩尊卑。釋詁曰。夙。早也。詩。蒸民。箋曰。夜莫也。釋詁曰。寅。敬也。五帝紀作夙夜維敬。用真孔古文。亦訓寅為敬也。韓詩柏舟傳曰。直相當。值也。齊策高注曰。直。當日直使也。淮南本經注曰。清。淨也。思元賦。舊注曰。清。靜也。靜。淨。古字通。周語。靜其巾。纂注曰。靜。潔也。微子。馬融注曰。清。謂絜也。絜。即古潔字。五帝紀作直哉。維靜絜。此用真孔古文。訓清為淨潔也。偽孔傳曰。夔。龍二臣名。俞往欽哉。然其推賢。不許其讓也。帝曰。咨嗟。四岳乎。諸侯有人能典我三禮者乎。皆對曰。伯夷能。帝曰。然矣。咨嗟。伯夷。今以汝為秩宗之官。先事早暮。惟當思職以寅敬。至於有事而直日哉。惟當絜戒。以潔清。伯夷拜稽首。言有夔也。龍也。願以此官讓之。帝曰。汝能讓賢。誠然矣。雖然。汝不可讓。其往居官。尚欽敬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育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  
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

育子偽孔本及馬融王肅皆作胄子。漢書禮樂志引亦為胄子。此皆三家今文字也。  
說文去部引作育子。周禮大司樂注引亦為育子。此則古文字也。五帝紀作教穉子。  
大招注曰穉幼也。方言曰穉小也。又曰穉年小也。列子天瑞釋文曰穉古稚字。詩鵲  
鴉傳曰。鸛。稚也。鸛育同聲。古字通用。五帝紀用真孔古文作育子。訓為穉子。此說文

周禮注之所据信而有徵矣。真古文說益以典樂之官主教小子學樂年已長大不復能學故曰教育子也。說文曰育養子使作善也。此說育之本訓而未明育鬻假借之義也。今文誤讀為胃字形訛變耳。而馬融注云胃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王肅云胃子國子也。偽孔傳云胃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皆非矣。五帝紀集解引偽孔云穉胃聲相近。今偽孔本無此文要為淺妄之說無足採也。今定從古文作育子。鄭注曰直謂身行正直庭桮學樂舞者欲其身體正直而有蘊藉也。溫讀為蘊古字通內則注曰溫藉也。詩小宛釋文曰溫蘊藉也。釋言曰寬綽也。庭桮樂舞欲行列寬綽而鎮密也。聘義曰鎮密以栗是栗為鎮密之貌也。周語注曰剛強也。庭桮樂舞欲強力而無粗暴也。金縢偽孔傳曰虐暴也。周語注曰誦之曰詩檀弓注曰志意也。五帝紀作詩言意此用真孔古文亦訓志為意也。詩行葦傳曰歌者比於琴瑟也。園桃傳曰曲合樂曰歌韓詩傳曰有章曲曰歌釋詁曰永長也。魯語曰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藝文志作哥詠言禮樂志作歌咏言師古注曰詠者永也咏古詠字也。

爾雅也。庭桮樂舞也。穉胃聲相近。今偽孔本無此文。要為淺妄之說。無足採也。今定從古文作育子。鄭注曰直謂身行正直。庭桮學樂舞者欲其身體正直而有蘊藉也。溫讀為蘊。古字通內則注曰溫藉也。詩小宛釋文曰溫蘊藉也。釋言曰寬綽也。庭桮樂舞欲寬綽而鎮密也。聘義曰鎮密以栗。是栗為鎮密之貌也。周語注曰剛強也。庭桮樂舞欲強力而無粗暴也。金縢偽孔傳曰虐暴也。周語注曰誦之曰詩。檀弓注曰志意也。五帝紀作詩言意。此用真孔古文。亦訓志為意也。詩行葦傳曰歌者比於琴瑟也。園桃傳曰曲合樂曰歌。韓詩傳曰有章曲曰歌。釋詁曰永長也。魯語曰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藝文志作哥詠言。禮樂志作歌咏言。師古注曰詠者永也。咏古詠字也。



咏永也。卽令注曰：聲謂樂也。淮南時則注曰：聲謂絲竹之聲也。詩那傳曰：依倚也。樂記注曰：律六律也。釋詁曰：諧和也。說文作克鰭。曰：鰭樂和鰭也。庭桮諧鰭字通。學記注曰：倫理也。孟子趙注曰：倫序也。偽孔傳曰：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釋文曰：於如字，或音烏。而絕句者，非庭桮於予為一句。釋文讀是也。此夔言是在於我矣。禮樂志引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句上不連予字。此用三家今文，亦讀於予為一句也。偽孔傳曰：石磬也。拊亦擊手也。釋詁曰：率，循也。庭桮率舞，謂循節而舞也。衆臣推讓而夔獨自贊，不羈之士也。曠逸之致也。帝乃命夔，父曰：夔乎，命汝為典樂之官，教習幼年之育子，使之學舞，欲身體正直而有蘊藉也。行列寬綽而能栗密也。剛勁有力而粗暴之氣也。簡畧有節而無傲慢之容也。此舞之善也。使之學誦詩以道言其志意，登歌以永長其所言。樂聲依倚乎歌曲，律呂和合乎聲音，八音俱作而能諧和有倫理，而無相錯奪，神人聽之皆以和平。此歌樂之善也。夔則對曰：是在於我矣。擊其石磬，拊其石磬，則百獸循節而舞矣。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

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偽孔傳曰聖疾也疏曰聖聲近疾故為疾也庭桉五帝紀作朕畏忌此用真孔古文訓聖為畏忌也說文曰聖疾惡也然聖字从土則疾惡畏忌皆應非其本訓此經之聖乃假借字耳疾字从疒訓為病則疾惡疾忌之疾皆非本訓亦是假借字耳說文不知聖字假借傳疏不知疾字亦假借也多士曰天即于殷大戾謂天疾惡于殷也即亦假借字與聖同耳昭五年左傳曰敗言為讒庭桉殄當為典古字通考工記鄭司農注曰典讀為殄淮南本經高注曰殄讀曰殄典皆可證也偽孔傳云殄絕也非矣五帝紀作殄偽此用真孔古文訓行為偽也偽孔古為字荀子性惡篇曰其善者偽也言非天性自善由人自為耳此經言讒說之人而親近用事典司行為可疾惡



耳。釋詁曰：震動也。五帝紀作振。振與震通。招魂注曰：驚駭也。易序卦傳曰：師者衆也。五帝紀作朕衆。此用真孔古文。訓師為衆也。偽孔傳曰：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禹貢馬融注曰：納入也。五帝紀作出入。此用真孔古文。亦訓納為入。釋詁曰：允信也。五帝紀作惟信。此用真孔古文。亦訓允為信。帝又命龍曰：龍乎。讒說之人典司行事。傳言不審。以驚動我衆人。此我所疾惡也。今故命汝為納言之官。當早夜出入宣傳令命。必以誠信。則無有所驚動也。

帝曰：咨汝三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二十當讀為三十。偽孔傳曰：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勅命之。五帝紀集解引馬融注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勅。禹及垂以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疏引鄭注曰：二十二人數及斯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是則偽孔從馬不從鄭，而不知馬鄭鈞

未得也。馬以稷契臯陶非新命不數。豈可謂四岳十二牧皆新命耶。就非新命。猶當同是亮天功之人。何以得不數耶。且命稷曰。汝后稷。命垂曰。汝共工。其辭同耳。何以知垂新而稷舊也。命契曰。汝作司徒。命臯陶曰。汝作士。命益曰。汝作朕虞。命伯夷曰。汝作秩宗。其辭同耳。何以知益伯夷新而契臯陶舊也。稷契臯陶因禹之讓而命之。夔龍因伯夷之讓而命之。其不咨而命。又同耳。何以知夔龍新而稷契臯陶舊也。且又及斯伯與受命佐垂。朱虎熊羆受命佐益。皆新命。同亮天功者。而皆不在此數。何也。此皆馬融之謬也。鄭欲不數四岳。何以猶數十二牧。岳之職。反輕於牧耶。及斯伯與朱虎熊羆。實七人。而強為四人。以準四岳之數。所私意減去者三人焉。禹讓于稷契。暨臯陶。非二人也。禹讓于及斯。暨伯與。獨何以得為二人。伯夷讓于夔龍。非一人也。益讓于朱虎熊羆。何以得為二人。此皆鄭之謬也。後儒又言四岳是一人。加十二牧。禹稷契臯陶垂益伯夷夔龍共二十二人。而及斯伯與朱虎熊羆亦不在數。其謬與馬同矣。四岳四人。而私意減去其三人。其謬又與鄭相似矣。若四岳為一人。即十二



牧。又。可。為。一。人。耶。朱。子。語。類。問。四。岳。是。一。人。是。四。人。答。曰。汝。能。庸。命。與。朕。位。不。成。讓。於。四。人。庭。欲。復。有。問。曰。禹。讓。于。稷。契。暨。皋。陶。稷。契。暨。皋。陶。是。一。人。乎。垂。讓。于。皋。陶。伯。與。及。折。暨。伯。與。是。一。人。乎。益。讓。于。朱。虎。熊。羆。朱。虎。熊。羆。是。一。人。乎。伯。夷。讓。于。夔。龍。夔。龍。是。一。人。乎。禹。讓。三。人。益。讓。四。人。伯。夷。讓。二。人。則。未。見。獨。讓。一。人。者。也。堯。何。以。不。得。讓。四。人。乎。今。據。經。文。為。數。四。岳。為。四。人。十二。牧。為。十二。人。禹。稷。契。皋。陶。垂。及。折。伯。與。益。朱。虎。熊。羆。伯。夷。夔。龍。為。十六。人。合。之。則。三十。有。二。人。也。竹。簡。摩。滅。三。誤。為。二。以。致。諸。家。計。數。不。合。謬。誤。作。解。甚。苦。勞。矣。韓。詩。大。明。傳。曰。亮。相。也。詩。七。月。傳。曰。功。事。也。五。帝。紀。作。敬。哉。惟。時。相。天。事。此。用。真。孔。古。文。訓。欽。為。敬。訓。亮。為。相。訓。功。為。事。命。官。已。畢。帝。又。總。而。勅。之。曰。咨。嗟。汝。四。岳。十二。牧。禹。稷。契。皋。陶。垂。及。折。伯。與。益。朱。虎。熊。羆。伯。夷。夔。龍。三十。有。二。人。尚。欽。敬。哉。惟。是。各。官。所。職。皆。天。之。事。而。汝。其。輔。相。之。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分北三苗。

晉語注曰、考校也。易向秀注曰、考察也。釋詁曰、績功也。五帝紀作三歲一考功。此用真孔古文。訓載為歲。訓績為功也。書序大誥鄭注曰、黜貶退也。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注曰、黜猶出逐。釋詁曰、陟陞也。易說卦傳荀注、幽隱也。禮運注曰、幽闇也。廣雅曰、明通也。周語注曰、明顯也。庭按、黜陟幽明、謂無功者黜退、功多者陟升。黜退者斥遠而幽闇、陟升者貴近而明顯。五帝紀作三考、黜陟遠近。此用真孔古文。訓幽明為遠近也。偽孔傳云、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非矣。釋詁曰、庶衆也。績功也。咸皆也。熙興也。五帝紀作衆功皆興。此用真孔古文。亦訓庶為衆、績為功。咸為皆。熙為興也。庭按、釋詁又曰、熙光也。此經承上幽明而言。或當云衆功皆有光美。亦通。虞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因曰、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誠可怪也。庭按、說文北字作𠂔。从二人相背。八部有𠂔字。曰𠂔分也。从重八。引孝經說曰、故上下有別。𠂔部曰、𠂔古文別。掘此則古別字作𠂔形。不作𠂔形也。虞意當謂𠂔與北形相近。古文作分𠂔。即分別字。而鄭君誤讀為分北。乃注曰、北猶別也。是為不識𠂔字。又妄解北字也。其奏當言𠂔



古別字。今吳志注誤作北古別字。頗難曉也。今据上經北十二有州。北即古別字。而鄭注書大傳亦讀為兆域之兆。不識北字復有斯驗。今當從虞翻說。作分。北讀曰分。別。疏云北背也。善留惡去。使分背也。非矣。於是三十二人各已受命之官。三年報政。乃考校其功績。九年而三考。乃行賞罰。無功者黜退。有功者陟升。黜退者斥遠而幽闇。陟升者貴近而明顯。於是時也。衆官底績皆有光美。惟三苗餘孽頑不即功。是用分別其間。不能無黜幽也。自三苗而外。皆陟皆明。何分別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為一句。生三十為一句。徵庸三十為一句。在位五十載為一句。上經云有鰥在下。生三十而無妻。則可謂鰥矣。是舜未見堯之時。已三十歲矣。堯已得舜而試之三年。除始見之年。則二年也。又使攝位二十八年。是為徵庸三十年。舜年六十歲矣。堯崩。踰年舜六十一歲。即帝位。稱元年。在位五十年而崩。其壽百有十歲矣。鄭元讀此經。

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也、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此誤讀徵庸三十為二十、與上經三十有二人誤為二十有二人正同、以一字之誤而減舜壽十年、謬戾不可勝言、然此誤亦不自鄭始也、五帝紀用云、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此用真孔古文、亦讀為徵庸二十、故其言年數與鄭略同、而皆與經文牴牾、蓋兩漢古文之學、皆已巨信若此矣、偽孔本必用三家、今文作三十、洵是足以正古文之誤、且試以經證之三載、汝陟帝位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是謂徵庸三十載、甚明白矣、然偽孔讀舜生三十、徵庸為一句、三十在位為一句、五十載陟方乃死為一句、非也、偽孔傳云、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此不知踰年當即位、而以三年喪畢為元年、遂虛增舜壽二年、亦非矣、陟當讀為勅、臯陶謨勅天之命、夏本紀作陟天之命、封禪書伊陟、集解徐廣曰、古作伊敕、此古書



陟勅通用之證也。教與勅亦同也。表紀注曰：方，四方也。易既濟干寶注曰：方，國也。庭按：勅，方，謂整勅方國，即巡守也。偽孔傳云：方，道也。升道南方巡守，非也。大戴記本命曰：化窮數盡，謂之死。白虎通曰：死之為言漸，精氣窮也。通計帝舜之始終，生長側陋三十年，徵召登用又三十年，繼堯而在帝位又五十年，勅整方國，行至蒼梧，乃遂漸滅，其壽百有十歲。

## 皋陶謨

歲謂皋陶謨上，宜畧序，所以無大禹謨之故。雖此書末後必有自序言及祇存伏生今文之說，然此處不及一言，讀者至此不先駭乎？

書大傳、夏本紀俱無益稷篇名。東漢偽古文序始有棄稷逸篇，而皋陶謨自曰：若稽古，至往欽哉。尚自為一篇首尾，與伏生今文真孔古文未有異也。至偽孔古文，乃改棄稷曰益稷，分自帝曰來禹以下為益稷篇，而皋陶謨失其大半。經文始大亂矣。今謹依先漢今古文合為一篇。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廣雅曰：曰辭也。詩園桃箋曰：曰於也。鬼谷子捭闔曰：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魯靈光殿賦曰：粵若稽古帝漢祖宗。釋詁曰：粵于也。周語注曰：若猶乃也。緇衣注曰：稽猶考也。釋詁曰：古故也。詩縣傳曰：古言久也。庭按此篇亦夏史追述皋陶禹之言。故篇首稱曰：若稽古言非今世之人語也。鄭注訓稽古為同天。偽孔以若稽古為順考古道而言之皆非也。詳堯典篇鄭注以皋陶下屬為句。孔疏讀皋陶屬上句而謂此曰上不言皋陶疏讀非矣。釋詁曰：允信也。庭按迪當讀為由。夏本紀載此經作信其道德當是信道其德傳寫倒錯也。此用真孔古文讀為允由厥德而訓允為信訓由為道訓厥為其也由謂道所經由故訓為道也。牧誓不迪周本紀作不用亦用真孔古文作不由而訓由為用也。詩小弁傳曰：由用也。下經各迪有功夏本紀作各道有功迪朕德夏本紀作道吾德皆用真孔古文迪讀為由而訓為道也。釋詁曰：迪道也。此亦讀之為由故訓為道也。偽孔傳曰：迪蹈也。此似用三家訓詁三家亦讀之為由故訓為蹈蹈猶道也。今人不識此字而皆以為聲牙難解苟識其音即了然矣。釋



詁曰謨謀也。廣雅曰明通也。釋詁曰弼輔也。諧和也。夏本紀作謀明輔和。此用真孔古文。亦訓謨為謀。訓弼為輔。訓諧為和。所謂古文讀應爾雅者也。夏史追述帝臣之言。作為臯陶謨一篇。曰粵乃稽考古昔。撰集所聞臯陶之言。曰人主信能由其德。然後人臣之進謨謀者。易為明通。而其為弼輔者。得以諧和。

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釋言曰。俞然也。夏本紀作禹曰然。此用真孔古文。亦訓俞為然。今俗語相答然。猶曰俞。此古之遺言也。都當讀若者。者古音若諸。禹貢孟豬。今文及左傳作孟諸。周禮作望諸。夏本紀作明都。据此知都諸古音同也。論語孔注曰。諸猶之也。詩蓼莪箋曰。之猶是也。今俗語謂是箇曰者。箇說文曰。者別事詞也。然則都之言。猶云者。箇也。堯典

偽孔傳云都於歎之辭。非矣。臯陶曰都。禹曰都。皆以為歎美已言。最不謙矣。釋詁曰。都於也。夏本紀作臯陶曰於。此用真孔古文。亦訓都為於。然皆非以都於為歎美也。鄉射禮則薦諸其席。聘禮會諸其幣。注皆曰。諸於也。射義射求正諸已。注曰。諸猶於也。然則都之訓於。亦為都。諸同音。古字通用。故也。於讀如字。本不音烏。安得謂都於歎美之辭乎。釋詁曰。慎誠也。詩巧言傳曰。慎誠也。庭桉慎當讀為真。古字通用。魯世家真公。古今人表作慎公。可證也。中庸注曰。修治也。釋詁曰。永長也。又曰。永遠也。夏本紀作思長。用真孔古文。訓永為長也。釋詁曰。惇厚也。庭桉九族。謂凡同族之人。其數不可紀。以多言之。故曰九族。詳堯典篇。釋詁曰。庶衆也。庭桉庶明。謂衆臣在顯明之位者。勵當讀為厲。蜀志先主傳作衆明。厲翼。廣雅曰。厲高也。夏本紀作衆明高翼。用真孔古文。亦訓厲為高也。偽孔傳云。自勉勵。非矣。鄭注云。勵作也。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王肅注云。以衆賢明為砥礪。為羽翼。亦皆非矣。呂氏春秋本味注曰。翼羽翼也。皇甫規傳注曰。可猶宜也。釋詁曰。茲此也。夏本紀作近可。遠在已。此用真孔古文。



訓。邇。為。近。訓。茲。為。己。己。謂。己。身。也。在。己。不。在。彼。猶。言。在。此。不。在。他。也。說。文。曰。昌。美。言。也。夏。本。紀。作。禹。拜。美。言。此。用。真。孔。古。文。訓。昌。為。美。也。孟。子。趙。注。作。禹。拜。讜。言。此。用。三。家。今。文。昌。通。作。讜。逸。周。書。祭。公。解。曰。王。拜。手。稽。首。黨。言。黨。即。讜。也。漢。帝。堯。碑。曰。排。啟。闔。闔。即。闔。闔。也。是。闔。闔。同。音。也。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闔。春。秋。考。異。郵。注。作。鼓。聲。不。過。當。是。闔。當。同。音。皆。可。為。昌。讜。字。同。之。證。也。偽。孔。傳。云。以。臯。陶。言。為。當。故。拜。受。而。然。之。此。亦。讀。昌。為。讜。不。失。古。音。而。因。以。當。為。義。即。非。也。下。傳。云。呼。禹。使。亦。陳。當。言。釋。文。曰。本。亦。作。讜。言。釋。文。引。聲。類。曰。讜。言。善。言。也。是。矣。禹。聞。曰。然。矣。諸。道。其。詳。如。何。臯。陶。曰。者。箇。乎。所。謂。允。者。真。實。也。德。者。身。行。也。心。思。也。真。實。其。身。行。之。修。治。非。虛。言。修。治。而。已。真。實。其。意。思。之。永。長。非。虛。言。永。長。而。已。如。是。故。九。族。之。親。惇。厚。而。有。次。序。衆。在。明。顯。之。位。者。皆。如。鳳。翔。千。仞。高。厲。羽。翼。其。為。事。至。近。而。功。可。以。致。遠。凡。在。此。身。修。與。思。永。不。在。他。矣。禹。既。聞。此。美。言。為。下。兩。手。拜。而。受。之。曰。然。矣。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呼。咸。若。時。惟。帝。其。

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

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知人安民皆言遠事也。通之在身修思。永遠之則在知人安民也。堯典偽孔傳曰。吁疑怪之辭。呂刑偽孔傳曰。吁歎也。說文曰。吁驚也。方言曰。吁然也。廣雅曰。吁應也。庭桮吁者歎詞也。堯曰。吁。驚怪而歎之。禹曰。吁。皋陶曰。吁。皆應然而歎之也。帝謂舜也。偽孔傳云。帝堯非也。放驩兜竄三苗。難壬人。皆舜之事。何言堯乎。偽孔傳曰。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夏本紀作知人則智。此用真孔古文。亦訓哲為智。偽孔傳曰。惠愛也。愛則民歸之。庭桮而當讀為能。古字通。夏本紀作能。智能惠。此用真孔古文。讀而能為也。釋詁曰。令善也。壬佞也。庭桮壬佞。古同音。夏本紀作善色佞人。此用真孔古文。訓令為善。讀壬為佞也。驩兜即渾敦之裔。有苗即三苗。為窮奇檇杻矻食之裔。驩



堯有苗。即左傳所謂四凶族。俱見堯典。巧言令色。孔丘即堯典所謂而難任人。皋陶曰。者箇乎。所謂可遠者。非在九族與庶民而已。乃在乎明知臣人之行。又在乎安全下民之生。禹驚歎曰。吁。由德之主。皆若是乎。惟我虞帝。其難之矣。明知臣人之行。則是明哲。明哲則能官得其人。安全下民之生。則是仁惠。仁惠則衆民懷之。能明哲。能仁惠。則雖掩義隱賊之人。不能蔽其聰明。何憂乎比周驩兜而放之。雖有窮奇桀。杞鬻餐之惡。不能禍其萬民。何罪乎有苗三族而遷之。雖有甚佞。不能亂其政。何畏乎巧言善色之壬人而難之。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彰厥有。

# 常○吉○哉○

亦行為一句。有九德為一句。其人有德乃言為一句。曰當為日。士喪禮占曰某日從。  
注曰古文曰為日。孟子放勳日勞之。丁音曰日或作曰誤。此曰日二字相潤之驗也。  
据下經日宣三德。日嚴祇敬六德。語意竝與此經相應。則曰之為日字明甚。晉語曰。  
晉侯日載其怨。重耳日載其德。日載二字出此經也。釋詁曰載言也。晉語注曰載記。  
也。釋詁曰采事也。日載載采采言每日記載所有之德。事事皆記載也。偽孔傳云載。  
行也。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為驗。此連讀乃言曰載采采為句。非矣。夏本紀作乃。  
言曰始事事。此用真孔古文亦誤。日為曰而訓載為始。皆非矣。吳語注曰寬緩也。燕。  
禮記注曰栗慙也。太元夷注采曰柔和也。說文曰立佳也。襄三十一年左傳注曰愿。  
謹厚也。庭按恭當讀為共。古字通用。堯典偽孔傳曰共謂供其職事。庭按亂即古字。  
之治字。說文乙部曰亂治也。夏本紀作治而敬。此用真孔古文。讀亂為治也。敬當讀。



為傲。古字通用。廣雅曰：傲，戒也。偽孔傳曰：擾順也。鄭注曰：擾，馴也。大招注曰：擾，謹也。鄭注曰：致果曰毅。論語包注曰：毅，強而能決斷也。庭桉直謂正直也。溫當讀為蘊言。有蘊藉也。詳堯典。簡謂簡易也。樂記注曰：廉，廉隅也。說文曰：剛彊斷也。論語鄭注曰：剛謂強志不屈撓。中庸注曰：塞，猶實也。夏本紀作剛而實。此用真孔古文。亦訓塞為實。說文心部作剛而寒。曰寒，實也。淮南修務注曰：彊，彊力也。庭桉義儀古字同。周禮肆師注曰：故書儀為義。鄭司農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誼。典命注曰：故書儀作義。鄭司農云：義讀為儀。大司徒注曰：故書儀或為義。杜子春讀為儀。小宗伯注曰：杜子春讀義為儀。說文曰：義，己之威儀也。偽孔傳曰：彰明也。夏本紀作章。後漢鄭均傳亦作章。庭桉彰章字通。說文曰：彰，文彰也。堯典鄭注曰：章明也。詩標梅傳曰：吉善也。臯陶曰：若箇知人乎。亦知之以行。凡有九種之德，亦知之以言。其人有德，乃有言也。每日所言載記，事事皆可也。禹問曰：九德品例皆何如。臯陶曰：寬舒而能密果，柔和而能自樹立，謹愿而能供事，有治才而能傲戒，馴擾而能果。

毅。正直而有蘊藉。簡易而有廉隅。剛勁而能塞實。彊力而有禮儀。其人有此常德而  
言足以章明之者。是為吉善之人哉。○訓日載采采句意甚美而詞似微拙且又漏  
上言一層。歲謂日讀為日。載訓為則。詩箋訓為則者甚多。采采訓與詩切所訓采采  
卷耳采采芣苢之采采同。謂每日采取無論行與言皆采之。是知人之事也。意猶與  
每日記載所有之德事事皆記載同耳。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  
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  
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晉語注曰。宣明也。詩蒸民箋曰。夙早也。夜莫也。方言曰。浚敬也。齊曰浚。夏本紀作蚤。



夜翊明。此用真孔古文。訓浚為翊。翊翼古字同。釋詁曰：翼敬也。然則真孔以浚為敬，猶齊語之意也。馬融注云：浚大也。偽孔傳云：浚須也。早夜思之，須明行之，非矣。偽孔傳曰：卿大夫稱家。庭按：嚴讀為儼。釋文引馬融徐邈：嚴魚檢切。詩澤陂傳曰：儼矜莊貌。釋詁曰：祗敬也。夏本紀作振敬。盤庚：曷震動萬民以遷。漢石經作祗動。無逸：治民祗懼。魯世家作震懼。庭按：祗振古聲同通用。古文為振為震者，今文皆為祗。此亦偽孔用。今文之驗也。韓詩大明傳曰：亮相也。釋詁曰：采事也。庭按：日嚴祗敬為一句。六德：亮采為一句。謂有九德之太半，以輔相天下事也。偽孔傳曰：有邦諸侯也。釋詁曰：翕合也。禹貢：馬融注曰：敷分也。馬融注曰：才德過千人為俊，百人為乂。詩板傳曰：僚官也。廣雅曰：師官也。庭按：師師謂眾官，非一之辭。梓材：我有師師，亦言有眾官也。偽孔傳云：師師相師法，非矣。詩臣工傳曰：工官也。庭按：百僚師師，百工為一句。百僚謂都內之官，皆同僚也。師師謂外土之官，即下經云：州有十二師是也。百工總內外眾官而言之也。夏本紀曰：百吏肅謹。此用真孔古文。訓百僚師師，百工一句曰：百吏也。

惟是撫于五辰庶績其凝二句。曰肅謹也。偽孔讀百工惟時為一句。其傳曰百官皆  
是言政無非也。非矣。楚辭懷沙注曰撫循也。詩東未明傳曰辰時也。釋詁曰庶衆也。  
績功也。馬融注曰凝定也。鄭注曰凝成也。九德有其少半者。每日宣著三德。早夜  
敬明之。可以有家。為卿大夫。九德有其大半者。每日儼然祇敬。以六德輔相天下事。  
則可以有邦。為諸侯。如是者合而受之。分而施之。使凡九德之人。皆得用事。俊才又  
能之士。莫不在官。則內而百僚之多。外而師師之衆。凡百臣工。惟是循於五行之時。  
而衆功其成矣。

無逸<sup>然</sup>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



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漢書王嘉傳、臣聞臯陶戒帝舜曰。亡敎。佚欲有國。此据三家今文。作亡教。夏本紀曰。毋教邪淫奇謀。此用真孔古文。作毋教。後漢書陳蕃傳曰。臯陶戒舜無逸遊。此用東漢偽古文。亦作無教。亡毋無三字皆同。而教則教之形誤。教又當為然之形誤。史記游俠傳。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教而無足數者。教而即然而字誤。漢書不知教當為然而苦其難通。遂省去此字。但云俠者極衆。而無足數者。曰而曰然而意同。耳下經無若丹朱教。据文義。亦是無若丹朱。然此皆然教相溷之證也。無教無教。文義俱不可通。故知當為無然也。佚欲。夏本紀用真孔古文。訓為邪淫奇謀。偽孔傳曰。兢兢戒慎。業業危懼。釋訓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馬融注曰。一日二日。猶日日也。偽孔傳曰。幾微也。廣雅曰。幾微也。法言先知注曰。幾要也。王嘉傳作萬機。幾機古字通。淮南汜論注曰。機要也。偽孔傳曰。曠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夏本紀曰。非其人居其官。是

謂亂。此用真孔古文。亦以曠訓為空。故曰非其人居其官是謂空。蓋空字古通為孔。而孔之草形誤為亂也。天工漢書律曆志作天功。王莽傳孔光傳馬援傳潛夫論皆作天工。周禮肆師注曰古者工與功同字。詩七月傳曰功事也。夏本紀作天事。此用真孔古文。亦訓工為事也。離騷注曰代更也。上經惇叙鄭注曰叙次序也。天叙有典馬融本作天叙五典以下經例之。馬本為誤。有典有常也。勅猶飭也。堯典鄭注曰五典五教也。釋詁曰惇厚也。庭按五惇言五常之教皆盡其厚也。堯典鄭注曰秩次也。易文言傳何妥注曰禮是交接會通之道。庭按自讀如自我民聰明之自猶從也。由也。偽孔傳曰自用也。非矣。鄭注曰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偽孔傳曰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舜典馬融注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有庸馬融本作五庸。以上經例之。馬本是也。五庸言五等之禮皆得其用也。偽孔傳云庸常也。非矣。少牢饋食禮注曰同合也。釋詁曰寅敬也。協和也。堯典鄭注曰不懈於位曰恭。論語皇侃疏曰和謂心不爭也。偽孔傳曰衷善也。廣雅曰衷善也。昭十六年左傳注曰衷



正也。偽孔傳曰：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之服也。鄭注曰：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堯典鄭注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堯典馬融注曰：懋勉也。董仲舒傳引書曰：茂哉茂哉，茂與懋聲義同。無然逸居縱欲而為諸侯有邦土有邦土者，宜兢兢戒慎業業危懼。一日二日之間，常有萬種幾要之事，故不可以逸欲為也。無以非其人者，有家而居眾官以空曠其位，眾官皆天之事，人其當代天為之，不可空曠也。所謂代天之事者何哉？天之倫叙其有常，即我人所整飭五常之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皆惇厚哉。天之秩次有禮，即自我人所行五等之禮。吉凶軍賓嘉五者皆顯庸哉。五惇五庸之人，代乎天秩天叙之事，豈不當合同以敬，協和以恭，和平而衷正者哉。天之爵命乎有德，乃即人治所謂五等之服，施於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五等之人，而章明之者哉。天之誅討乎有罪，乃即人治所謂五等之刑，加於墨劓剕宮大辟五等之罪，而用之者哉。五章五用之人，代乎天命天討之功，國之大政也。人之大事也，豈不當勉哉勉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

下。敬哉有土。

中庸注曰。自從也。又曰。自由也。庭按。民猶人也。天之聰聰而視明。由我人之聰聰而視明。天之明智而威嚴。由我人之明智而威嚴。此申結上文代天之意也。偽孔傳云。民所歸者天命之。民所叛者天討之。非矣。畏馬融本作威。畏威古字通。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言上至君公。下至士民。聰明明威。皆可以代天。而有土者。之代。尤重。則尤當敬哉。偽孔傳云。言天所賞罰。不避貴賤。非也。天之視聰聰明。此非天之聰明也。乃由人之視聰聰明。是為天聰明。天之行事明威。此非天之明威也。乃由人之行事明威。是為天明威。人之聰明明威。可以代天者。上至於君公。下至於士民。皆然矣。然而有土富貴者。所以代天為尤重。豈可不敬懼哉。



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贊。襄哉。

堯典馬融注曰。朕我也。庭按惠當為謂。古聲之誤也。夏本紀曰。吾言底可行乎。此用真孔古文。無惠字。蓋伏生今文。讀謂為惠。真孔不能定正。而知其難通。遂以為剩字而去之矣。堯典惠疇。亦當為謂疇之誤。而五帝紀無惠疇二字。亦似真孔古文之矣。此二事相類。今俱當讀為謂。此當讀朕言為句。謂可底行為句。曰。如我此言。汝謂可致行之不也。盤庚下曰。爾謂朕。漢石經作今爾惠朕。是則今文讀謂為惠。有明驗矣。偽孔傳云。順於古道。可致行。非也。偽孔傳曰。乃汝也。廣雅曰。乃汝也。庭按思曰。當讀為思。日。据下經思日孜孜。語意相同。不宜異讀也。夏本紀曰。予未有知。思贊道哉。此用真孔古文。讀予未有知句絕。思字屬下句也。偽孔傳云。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

於善。鄭注云：言我未有所知所思，皆讀予未有知思，句絕，非矣。真孔古文訓，贊贊為贊道。道猶說也。周語注曰：贊道也。廣雅曰：贊道也。郊祀志孟康注曰：贊說也。庭按：贊猶今俗語云說說道。鄭注云：贊明也。王肅注云：贊贊猶贊奏也。偽孔傳亦云：贊奏皆非矣。裏當讀為相。祭法注曰：相近當為攘析聲之誤也。龜策傳：西攘大宛。集解：徐廣曰：攘一作裏。詩出車曰：獫狁于裏。釋文本或作于攘，可為裏相二字互通之證。君奭曰：裏我二人。裏亦當讀為相。相者助也。此言我所思願者在日日贊說以相助治道哉。馬融注及二劉疏皆曰：裏因也。鄭注云：裏之言暢也。徒贊明帝德暢我忠言而已。釋文及顧彪疏皆曰：裏上也。偽孔傳曰：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皆非也。臯陶曰：此我言也。汝謂可以致於行乎。禹曰：然矣。汝言致行之，必可以有功。臯陶曰：我則未有所識知，惟思願日夕陳說，贊贊於下，以相助帝治哉。歲讀訓詞，皆主經當若何解，即定為若何解，斷而不疑。至於圈經句讀，往往與訓詞不同，蓋謂直改舊者，其不容易者也。猶未改者，尚自不敢定也。歲謂訓詞既定，經句依舊而不定，是作



騎牆之見既生後學疑心且非獨成一家之學是宜句讀與訓詞從同惟經文一二誤字仍存舊而不改以示敬慎之意可耳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  
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  
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  
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  
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偽秦誓傳曰孜孜勸勉不怠。廣雅曰孜孜劇也。夏本紀作孳孳。魯恭傳注曰孳孳不怠之意。庭按孳與孜字同。釋詁曰洪大也。夏本紀作鴻水。呂氏春秋愛類注曰鴻大也。文選四子講德論注曰鴻與洪古字通。說文曰滔水漫漫大貌。楚辭懷沙注曰浩浩廣大貌。堯典偽孔傳曰懷抱也。文選北征賦注引蒼頡曰懷抱也。地理志作襄師。古注曰古字襄懷同。堯典偽孔傳曰襄上也。釋言曰襄駕也。偽孔傳曰昏啓塾溺皆困水災。鄭注曰昏沒也。塾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溺之害。庭按夏本紀作下民皆服於水。此用真孔古文。訓昏塾為服於水也。釋詁曰昏強也。盤庚鄭注曰昏讀曰啟。啟勉也。方言曰塾下也。然則真孔古文必謂下民巢窟處勉勞於塾下之地。是為服習於水也。鄭及偽孔皆因就三家今文說非矣。偽孔傳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楫。山乘樑。夏本紀作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橈。山行乘樑。河渠書引夏書曰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橈。山行即橋。集解徐廣曰橋近遙切。一作樑。己足切。直轅車也。引尸子曰山行乘樑。泥行乘橈。樑力追切。橈子絕切。溝洫志



引夏書曰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毳。山行則楬。如淳曰。楬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曰。楬木器。如今舉牀。人舉以行也。孟康曰。毳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曰。毳音茅。絕之。絕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說文引虞書曰。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櫟。澤行乘輶。庭按河渠書。溝洫志。說文引書。必為大禹謨逸篇之文。此伏生今文之所記也。真孔古文無此逸篇。故夏本紀不言大禹謨。而真孔亦取今文大禹謨逸篇。以為予乘四載之注。故夏本紀以訓詁代經文。曰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櫟。山行乘輶。此用真孔古文。訓詁非雜取今文。逸篇也。河渠書引夏書曰。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踏輶。山行即橋。此引今文逸篇。而非以古文。訓詁謂之夏書也。河渠書與夏本紀異字。溝洫志說文尸子亦各異字。可想逸篇之文。恍惚無定如此矣。至偽孔時。此逸篇又已亡。故作偽大禹謨。而不知用車舟櫟輶之文。但取以為四載之傳而已。廣雅曰。隨行也。夏本紀作行山。此用真孔古文。訓隨為行也。淮南脩務。隨山栞木。注曰。隨循也。夏本紀亦作栞。地理志亦作

栒。師古注曰。栒古刊字。淮南脩務注曰。栒石栒識之。廣雅曰。栒識也。說文木部曰。栒。栒。識也。讀若刊。篆文作栒。夏本紀載禹貢作行山表木。此用真孔古文。訓栒為表也。庭桮木當為水。字形之誤。据真孔訓栒為表。但有樹表以識水者。無樹表以識木者。故知真孔古文經原是栒水。非栒木也。据說文訓栒為栒識。栒斫長木。以為表識。此亦所以表水。而必非以栒木表木。故知東漢古文經原是栒水。非栒木也。据高誘訓栒為石栒識之。謂栒石立表以為識。有立石以識水者。而無立石以識木者。故知脩務正文原是栒水。非栒木也。偽孔傳云。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栒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禹貢鄭注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者。此則鄭本用今文。讀為刊木。而偽孔因之。由是夏本紀淮南說文皆變為木。無復知其為水者。賴其訓釋。尚可考而知也。隨山刊水。言行視。羣山表識。衆水也。釋詁曰。暨與也。夏本紀作與。蓋下經暨稷亦作與。稷此用真孔古文。訓暨為與也。詩六月傳曰。奏為也。庭桮暨。蓋奏為一句。言己與蓋共為之也。舊皆誤讀暨。蓋奏庶鮮食為一句。偽孔傳云。奏謂



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馬融注云鮮生也鄭作魚食注云魚食謂魚鼈也夏本紀作與益予衆庶稻鮮食此用真孔古文訓奏為予訓鮮為稻益以鮮讀為私故訓為稻也此皆非矣釋詁曰庶衆也易繫辭馬融注曰鮮少也釋詁曰鮮寡也又曰鮮罕也庭桮庶鮮食謂洪水已退衆民猶少食也說文曰決行流也周語注曰距去也偽孔傳曰距至也夏本紀作致四海下經距川作致之川此用真孔古文訓距為致也釋言曰濬深也夏本紀作浚莊九年公羊傳曰浚之者何深之也一切經音義曰古文濬濬二形今作浚說文谷部曰容或作濬古文作濬深通川也虞書容畎澮距川川部曰川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濬人距川言深人入之水會為川也人部曰人水小流也篆文作畎人部曰人水流澮澮也詩噫嘻箋曰播猶種也庭桮暨稷播奏為一句言與稷共播殖為農功也舊讀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為句非矣偽孔傳曰艱難也夏本紀作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此用真孔古文訓艱為難得也馬融本作根食注曰根生之食謂百穀此用三家今文讀艱為根也鮮

食。夏本紀作食少。此用真孔古文。訓鮮為少。庭按庶艱食鮮食。謂農務已興。眾民力食豐歟。不同。猶有少食者也。偽孔傳云。眾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鼈。使民鮮食之。非矣。說文曰。慤勉也。食貨志作楸。此用今文三家字省也。釋詁曰。遷徙也。晉語注曰。遷移也。偽孔傳曰。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晉語假貸居賄。注曰。居蓄也。偽孔傳曰。勉勸天下。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王肅注曰。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夏本紀作調有餘。補不足。徙居。此用真孔古文。訓慤遷為調也。補也。有為有餘。無為不足。化為徙也。釋詁曰。烝眾也。偽孔傳曰。米食曰粒。鄭注曰。粒米也。庭按夏本紀作眾民乃定。此用真孔古文作立字。訓為定也。鄭偽孔用三家今文作粒。於義為狹。詩思文曰。立我烝民。即本此經文。而鄭箋云。立當作粒。此亦從韓字改讀。皆古文作立。今文作粒之驗也。今當從古文讀為立。言眾民之生業乃定立也。釋言曰。作為也。鄭注曰。又養也。釋詁曰。又治也。夏本紀作萬國為治。此用真孔古文。訓作為為。訓又為治也。庭按禹貢偽孔傳。訓作又為耕作。



畎畝之治。易益虞注曰。大作謂耕播耒耨之利。然則萬邦作人。言九州萬國耕作之  
 業。皆修治也。帝舜既聞皋陶言。則又曰。來前。伯禹。吾欲汝亦陳昌美之言。禹拜曰。  
 者。箇昌美之言乎。良久而對曰。帝在前。我亦有何可言者。我思願每日力行。孜孜不  
 怠而已。皋陶聞其孜孜而歎美之。曰。吁。汝言孜孜者如何。禹曰。昔者大水漫天。浩浩  
 廣大。包山駕陵。下民歆勉於墊溺之中。我乃乘舟車。櫓楫之四載。隨行羣山。桀識衆  
 水。非我能獨奏其勞也。賴有伯益與奏為之耳。水患已平。衆民猶少食之憂。我乃決  
 通九州之川。使至於海。深其田間之畎澮。以至於川。非我能獨奏其勞也。亦賴有后  
 稷與奏為之耳。今農務已興。衆民知稼穡之艱難。特力而食者。猶有少食之憂。故我  
 思願懋勉天下。徒有之無。交易其所積居。然衆民之生業乃立。萬國之耕作皆治。此  
 則我之所孜孜。○歲謂論隨山似當作刊木。山上有木也。論桀古刊字亦似當作桀  
 木。水不可刊也。論桀識也。表也。木可立為表識。水可立為表識乎。若論表木何為。曰  
 或表以識水。或表以識山。或表以識路。皆用木以表識也。聞今時出山挖參者。說行

處皆刊木以識歸路。當禹時草木暢茂，恐行處用刊木，亦行處用槩木矣。故不作刊木，亦似當作槩木焉。

皋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安汝止。

禹曰安汝止五字，舊皆錯簡，在下經。惟幾惟康句上，偽孔古文本作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夏本紀作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安爾止。此用真孔古文。訓都為於。訓汝為爾。而無帝曰俞。禹曰五字。蓋伏生今文。真孔古文俱不知汝謂皋陶俱誤以汝為謂帝也。故疑都帝一句似發語之初。安汝止句似當在後。因以不錯為錯。而倒轉讀之。既倒轉讀之。又疑兩重。禹曰文理非常。故今文則增入帝曰俞三字。古文則刪去禹曰二字。偽孔本用三家今文。夏本紀用真孔古文。進退兩失之矣。今徧檢經文。惟帝謂諸臣曰汝。諸臣相謂曰汝。無諸臣謂帝曰汝者。諸臣不謂帝曰汝。則安汝止之謂皋陶明矣。此為皋陶欲拜昌言。禹謂之曰。且安居汝止。勿拜我言。尚



未已也。禹曰：安汝止。止，臯陶之拜。故當在前。禹曰：都，帝復轉向帝而言。故當在後，不可倒也。兩重禹曰，亦足以見其泛應不遺，而辭言有序，不可刪，亦不可增也。謹据文理，移正五字。据偽孔本，存禹曰二字。据夏本紀，刪下經帝曰俞三字。釋詁曰：安定也。止，待也。檀弓鄭注曰：止，立俟時事也。臯陶聞禹言，起而曰：此汝昌美之言，我當以為師。禹見臯陶將拜已也，而謂之曰：安。言居勿拜也。我言未已，汝姑止而待之。禹曰：禹曰都。帝慎乃在位。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

天下丕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釋詁曰：幾，危也。康，安也。庭，按惟幾，惟康，言帝者不以位為樂，惟其危也。故能永保天位，惟其安也。夏本紀無此句，若非真孔古文脫失，必史記寫本疎漏也。釋詁曰：弼，輔也。說文曰：弼，輔也。輔，輔字同。夏本紀作輔。此用真孔古文。訓弼為輔也。庭，按大戴記

保傳曰。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直當讀為惠。即古德字。說文曰。惠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古文作惠。夏本紀作輔德。此則真孔古文。讀為弼德。而偽孔用三家今文。讀為直。乃是字形之誤。因為之說云。其輔臣必用直人。非矣。夏本紀。弼德下無惟動二字。亦寫本脫漏。偽孔本惟動下無天下二字。而夏本紀用真孔古文有之。據偽孔傳曰。動則天下大應之。似其經文亦有天下字。寫本脫耳。今當據真古文增正。釋詁曰。丕大也。晉語注曰。應答也。偽孔傳曰。後待也。夏本紀作天下大應。清意。此用真孔古文。訓丕為大。訓志為意也。清當為倩。借倩之倩。即待人之意。今俗語人相後待。謂之倩。亦古之遺言。故真孔訓後為倩也。喪服注曰。受猶承也。夏本紀作昭待。似用真孔古文。文訓受為待。未詳。夏本紀作上帝命。似用真孔古文有命字。偽孔用今文無命字。未知孰是。釋詁曰。申重也。夏本紀作重命。此用真孔古文。訓申為重也。釋詁曰。休美也。釋言曰。休慶也。禹乃曰。向帝而言曰。者箇孜孜乎。人臣猶當勉之。而沉於帝。惟帝在乃位。不可不慎也。勿以位為樂。惟其危。斯乃永保天位。惟其安也。其臣下多拂過。



之言。斯乃其君上威德之事也。是惟無動。動則天下大應和之。而待其意之所欲為。以此能明受上帝之命。天又重命殷勤。用福祿之休美也。訓其弼直。句歲按之。必經文作其臣弼乃德而後可。不然似無此文法。

帝曰吁。臣哉鄰哉。臣哉。禹曰兪。

呂刑偽孔傳曰。吁歎也。堯典偽孔傳曰。吁疑怪之辭。說文曰。吁驚也。方言曰。吁然也。廣雅曰。吁應也。庭按帝曰吁。豈訟可乎。帝曰吁。靜言庸違。帝曰吁。咈哉。皆驚怪而歎之也。禹曰吁。咸若時。皋陶曰吁。如何。帝曰吁。臣哉。皆應然而歎之也。其歎辭同。而意異耳。偽孔傳曰。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庭按臣鄰聲相近。故云所謂臣者。惟其與君相倚近。其與君相倚近。乃所謂臣。此因弼德之言。而有求助於羣臣之思。依聲訓字。千古學林。椎輪於此矣。鄭注云。臣哉。汝當為我鄰哉。鄰哉。汝當為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非文意也。夏本紀作臣哉。臣哉。無鄰哉。鄰哉。四字。又無禹曰。

俞三字。及下經帝曰二字。未知為真孔古文本如此。抑史記寫本脫缺也。今無他證。且依偽孔本讀之。說文曰。臣。牽也。事君也。臣。牽亦依聲為訓。帝聞禹德之言。則歎而應之曰。吁。名為輔弼之臣哉。實為倚近之鄰哉。惟為倚近之鄰哉。故名為輔弼之臣哉。此帝解詁臣字。諧聲之妙也。禹亦長於聲為律之學。乃對帝曰。然矣。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習以



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  
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  
用識哉。竝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  
否則威之。

說文曰、股髀也。廣雅曰、股脛也。淮南墜形注曰、股脚也。說文曰、左臂上也。古文作𠂔。  
或作肱。論語孔注曰、肱臂也。太玄元元數注曰、膝上為股。肘後為肱。說文曰、耳主聽  
也。目人眼。偽孔傳曰、言大體若身。鄭注曰、動作視聽皆由臣也。偽孔傳曰、左右助也。  
說文曰、左手相左助也。右手口相助也。徐鉉曰、左今俗別作佐。右今俗別作佑。詩行

葦箋曰、在旁曰翼。釋言曰、宣徧也。詩、烝民箋曰、力猶勤也。檀弓注曰、為猶行也。說文曰、觀諦視也。易繫辭傳曰、象也者像也。易釋文曰、象擬也。橘頌注曰、象法也。庭按之象連下讀。舊讀象字句絕非也。偽孔傳曰、日月星為三辰。周禮大司徒注曰、積石曰山。魯語注曰、龍神獸也。偽孔傳曰、華象草華。說文曰、華艸木華也。華華古字通用。釋蟲曰、有足謂之蟲。庭按蟲即羽蟲毛蟲之屬。華蟲二者謂華卉與翎毛也。偽孔傳云蟲雉也。孔疏云、雉五色。象草華。鄭注亦以華蟲為一。與偽孔同。顧彪疏以華蟲為二。而云華取文章。雉取耿介。亦獨以雉當蟲。皆非也。會說文系部作繪。馬融本亦作繪。鄭注曰、會讀為繪。凡畫者為繪。論語鄭注曰、繪畫文也。庭按日一也。月二也。星辰三也。山四也。龍五也。華六也。蟲七也。古人法象此七章。作為畫繪。施於尊彝也。宗讀為尊。古字通用。偽孔傳云、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此謂日月星辰不施於宗彝也。非矣。鄭注云、宗彝謂虎雉也。尤非矣。偽孔傳曰、藻水草有文者。庭按繡藻即繡水也。水無色有藻而水見矣。說文玉部引作琮。誤也。偽孔傳曰、火為火字。考工記曰、火



以○團○鄭○司○農○注○曰○團○形○似○火○也○後○鄭○注○曰○形○如○半○環○庭○按○粉○者○繡○為○粉○餌○也○米○者○繡  
為○米○殮○也○偽○孔○傳○云○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鄭○注○云○粉○米○白○米○也○以○粉○米○為○一○皆○非○也  
說○文○玉○部○引○作○粉○米○黼○部○曰○黼○畫○粉○也○糸○部○曰○緹○繡○文○如○聚○細○米○也○亦○皆○非○矣○偽○孔  
傳○曰○黼○若○斧○形○黻○為○兩○己○相○背○鄭○注○曰○緹○讀○為○黼○黼○緹○也○刺○者○為○繡○庭○按○藻○一○也○火  
二○也○粉○三○也○米○四○也○黼○五○也○黻○六○也○古○人○又○法○象○此○七○章○緹○為○繡○文○施○於○衣○裳○也○鄭  
注○云○性○曰○采○施○曰○色○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注○曰○服○章○服○也○莊○子○外○物○曰○目○徹○為○明  
說○文○曰○聞○知○聲○也○孟○子○趙○注○曰○六○律○陽○律○太○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鐘○書○大○傳○注  
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堯○典○偽○孔○傳○曰○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書○大○傳○注○曰○八○音  
鐘○鼓○笙○磬○塤○箎○祝○敔○也○說○八○音○而○無○琴○瑟○非○矣○七○始○詠○偽○孔○本○作○在○治○忽○夏○本○紀○作  
來○始○滑○集○解○引○尚○書○作○來○始○智○索○隱○引○今○文○尚○書○作○采○政○忽○而○漢○書○律○曆○志○作○七○始  
詠○漢○書○据○三○家○今○文○而○七○始○詠○與○采○政○忽○異○矣○夏○本○紀○据○真○孔○古○文○而○來○始○滑○與○在  
治○忽○異○矣○此○非○古○文○今○文○師○讀○不○同○如○此○其○紛○然○也○乃○諸○書○轉○寫○之○誤○使○然○也○書○大

傳曰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又曰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禮樂志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昭二十五年左傳晏子曰五聲六律七音八風。周語伶州鳩曰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蘇其聲。於是乎有七律。据此知古文今文俱當為七始。習者謂忽微之細論也。古字七假借作來。而來形誤為來。來又形誤為采。采聲誤為在。始形誤為治。治又聲誤為政。習音忽故假借作忽。忽聲誤為滑。習又音昧。則假借作沫。而沫形誤為詠。此諸書所以不同也。左傳釋文曰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周語注曰七律為音器。用黃鐘為宮。大族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書大傳注曰七始黃鐘太族大呂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李尚書光地曰七音之清濁始於人聲。故曰七始也。五聲以調言。通調而名之。為宮為商是也。七始以字言。逐字而名之。為宮為商是也。堯典言五聲可包七始。重調也。此則以音為重音。非七不全。故二變之不為調。與調外之自有音。皆賴此可見也。考論諸說七始之義昭矣。偽孔傳云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殆者非也。鄭注以習字



連下讀云。智者臣見君所求。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納政教於五官。又非也。五言。謂五官政教之言。鄭注是矣。偽孔傳云。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非也。此經言君出教令。臣納諷諫。如樂之和。無所不諧。是皆有六律五聲八音七始之微眇焉。非獨謂聽樂而已也。說文曰。聽聆也。哀十四年左傳注曰。違不從也。大戴記保傳曰。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偽孔傳曰。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夏本紀作予。即辟汝匡拂予。汝無面諛。退而謫予。此用真孔古文。訓違為辟。訓弼為匡拂。訓面從為面諛。訓有後言為謫予也。庭按予違。謂所欲持行。視聽而有非禮。是我心違。僻也。汝弼。謂不翼不為不視不聽。以矯拂我也。四鄰。謂股肱耳目四者。倚近於身。猶臣之倚近於君也。偽孔傳云。四鄰。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夏本紀作敬。四輔臣。此用真孔古文。訓四鄰為四輔。臣皆未是也。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此今文臆說。真偽古文皆依據之過矣。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昭五年左傳曰。敗言曰讒。庭按庶頑讒說。謂眾愚。

邪之臣也。夏本紀作諸衆讒嬖臣。此用真孔古文。訓頑為嬖臣也。鄉射禮注曰。侯謂所射布也。文王世子注曰。撻擊也。說文作遄。曰遄古文撻。周禮司會注曰。書謂簿書。保章氏注曰。識記也。楚辭懷沙注曰。竝俱也。偽孔傳曰。工樂官。庭按此言樂官聽納人言者。謂採詩以觀風也。偽孔傳云。誦詩以納諫非矣。揚雄傳師古注曰。颺古揚字。廣雅曰。揚舉也。又曰。揚說也。庭按時而颺之。謂時時稱說其言。以觀其邪正。偽孔傳云。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非也。論語有恥且格。何注曰。格正也。玉藻注曰。承猶受也。詩南山傳曰。庸用也。孟子注曰。否不也。不如是也。老子注曰。威害也。自若不在時至威之。三十八字。夏本紀作君德誠施皆清矣。七字。大意既不比附。又不似有殘缺。未知何由差異也。帝又曰。臣之為鄰也。謂其與我一體。為我股。為我肱。為我耳。為我目。此四者。倚近於我。是為四鄰。我欲佐佑此有民。則汝其輔翼之。是我肱也。我欲宣徧勤力於四方。則汝其行為之。是我股也。我有所欲觀者。古之人法象日月星辰之光。山之高。龍之神。華之榮。蟲之生。動作為繪畫於尊彝之器。又法象藻水之清。秀火



燄之明耀。粉餌之甘芳。米飧之馨香。黼之斷。黻之辨。紕為文繡。以五采之衣裳。與五色之繡文。相彰相施。作為服章。則汝其明辨之。是我目也。我有所欲聞者。太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鐘。六律。宮商角徵羽五聲。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七始。俱有忽微要眇之理。以出納五官政教之言。則汝其審聽之。是我耳也。我所欲持行視聽。而有僻違於道。則汝其不翼不為蔽明。塞聽以矯拂。我汝勿面。前順從我。退後乃言議。我是則自遠於我。非鄰也。股肱耳目名為四鄰。可無敬乎。若眾臣懷頑愚之心者。不在此。翼為明聽之科。執讒邪之說者。不在此。弼違欽鄰之列。我乃使之射侯。以明其不德。施之撻罰。以記其有過。或當撻而不撻。則書簿以識之。哉。欲含容而與其俱生哉。而又使樂工採聽風謠。得其言而納之。隨時揚說。以知其格。心向善否也。其格則受之用之。終不格則威罰之。古人法象此章七章七字誤也抑上文誤耶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初

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疏曰。堯典訓光為充。即此光亦為充。言充滿大天之下也。庭桮光枕橫廣。古字皆通用。故訓為充廣之充。詳堯典。廣雅曰。隅角也。文選出師頌注曰。蒼生猶黔首也。庭桮蒼生。謂蒼頭之衆生。非賢者也。偽孔傳云。蒼。然生草木。非矣。釋詁曰。黎衆也。偽孔傳曰。獻賢也。論語鄭注曰。獻猶賢也。禹貢馬融注曰。敷分也。偽孔傳云。陳布其言。是訓敷為布。非也。禹貢馬融注曰。納入也。釋詁曰。庶衆也。晉語注曰。讓推賢也。應答也。庭桮帝不時敷為一句。同日奏為一句。日讀為曰。士喪禮。占曰某日從。注曰。古文曰為日。孟子放勳日勞之。丁音曰。日或作曰。誤。詩終風不日有暘。則曰誤為日上。經乃言曰載采采。下經變曰夏殷手鳴球。皆曰誤為日。此二字相溷多矣。詩六月傳曰。奏為



也。此經言帝不如是分別求賢。則羣臣同曰。我奏功帝而皆無功矣。僞孔傳云。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無功。非也。夏本紀云。帝即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句讀與僞孔同耳。亦非也。自帝光至敬應。四十三字。夏本紀皆無之。殘缺顯然。禹聞帝之言。於意有然有不然。即對曰。欽。四鄰咸頑讒之言。然矣哉。良久而曰。帝欲知四鄰與頑讒乎。充廣大天之下。至於海角之蒼生。凡民與萬國之衆賢君子。共是帝之臣庶。則惟帝之選舉。何道以知其賢否乎。必也分別納入以觀其言。明白庶多以試其功。乃賜車馬衣服以庸其身。如是則無能者誰敢不讓賢而避位。有德者誰敢不應。而居官四鄰集而頑讒遠矣。若帝不若是分別求人。則賢否無辨。而衆臣同聲言曰。我惟其功之奏。實竝無所奏之功。

無若丹朱。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

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  
于五千州。<sup>十</sup>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  
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夏本紀無若丹朱句上。有帝曰二字。下經娶塗山句上。有禹曰二字。此真孔古文。以  
無若丹朱以下三十五字。皆帝舜言。故漢書劉向傳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  
敖。向所據者中古文。與真孔同。偽孔用三家今文。無帝曰禹曰四字。則通上下皆禹  
言也。據文義。今文為是。古文謬誤不可從。傲劉向傳作敖。庭樞敖當為然。史記游俠  
傳曰。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敖而即然而字。形之誤。漢書游俠傳。作  
而無足數者。無敖字。而與然而語意自同。可證也。壁書摩滅。然誤為敖。又通作傲。又



通作鼎。說文介部。無若丹。殊。殊。讀若傲。皆不可強通。今據文意。必是然字。謂得無若丹朱然乎。既非帝舜。以丹朱戒禹。亦非禹以丹朱戒舜。乃禹恐舜之臣有似丹朱者也。偽孔傳曰。丹朱。堯子。朱。說文作殊。同。呂氏春秋上德注曰。慢。易不敬也。說文曰。慢。惰也。一曰。慢。不畏也。庭按。傲。敖字通。廣雅曰。敖。戲也。釋詁曰。敖。戲。謔也。虐。謔字通。說文曰。謔。戲也。釋詁。舍人注曰。謔。戲。謔也。庭按。頤。頤。當為頤。頤。今本說文曰。頤。頤也。當為頤。頤也。又曰。題。頤也。當為題。頤也。又曰。頤。頤也。從頁各聲。五陌切。當為頤。頤也。從頁名聲。母兵切。文選。陽給事誄。苦夷致果。題。子行間。注引說文曰。題。名也。名。即頤字之省。故釋訓及詩。猗。嗟。傳。皆曰。目上為名。釋訓。郭注曰。名。眉眼之間。目上眉眼之間。即頤矣。今本方言曰。頤。頤也。中夏謂之頤。東齊謂之頤。方言。頤。亦當為頤。古字有頤。而無頤。皆頤字誤。从各。因而讀若頤耳。據其省筆作名。不作各。可知頤形非矣。漢龔州從事郭君碑曰。卜商號咷。喪子失名。名亦頤之省。筆此謂目為頤也。然則頤頤者。目開不合之貌。言晝夜不寐也。偽孔傳云。常頤頤。肆惡無休息。孔疏云。頤頤是不休。

息之意。皆非矣。鄭注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頌頌使人推行之。此從下句生說，尤非矣。夏本紀無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二句，亦寫本脫漏。釋言曰：罔，無也。夏本紀作毋水。此用真孔古文。訓罔為無，毋與無通也。庭按：丹朱遊教，不乘車馬，而常輿轎往來，如坐舟中，以行是為無水行舟也。偽孔傳云：習於無水陸地行舟，非矣。朋淫，言汎淫也。楚辭九懷：竊哀兮浮萍汎淫兮無根。注曰：隨風浮游。乍東西也。上林賦：汎淫泛濫，隨風澹淡。郭璞注曰：皆鳥任風波，自縱飄貌也。汎音馮。庭按：汎與朋音近。朋淫，古疊韻字也。疊韻字取聲不取義，故朋淫與汎淫意同。說文土部：虞書曰：壻淫于家。此引東漢古文異字。壻淫亦汎淫也。可證朋淫非取字義也。此言輿轎行空如隨風浮游，汎淫於家園之中，所謂無水行舟，佚游之甚也。偽孔傳云：朋羣也。羣淫於家，妻妾亂。鄭注云：朋淫，淫門內皆非矣。釋詁曰：殄，絕也。夏本紀作用絕其世。此用真孔古文。訓殄為絕。訓厥為其也。偽孔傳曰：用是絕其世，不得嗣。說文曰：办，傷也。或作創。偽孔傳曰：創，懲也。懲，丹朱之惡。夏本紀作予不能順是。此用真孔古



文訓創為不能訓。若時為順是非矣。偽孔傳曰：塗山國名。哀七年在傳注曰：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地理今釋曰：塗山在今江南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八里。偽孔傳曰：辛日娶妻。至於甲四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公。鄭注曰：登用之年始娶於塗山氏。三宿而為帝所命治水。夏本紀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予不子。此用真孔古文。說癸甲為啟生日非矣。說文山部：虞書曰：予娶塗山。一曰九江當塗也。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此以壬癸甲俱為娶日亦非也。偽孔傳曰：啟禹子也。廣雅曰：呱呱號也。白虎通姓名引尚書曰：啟呱呱泣無而字。此據三家今文也。偽孔用東漢古文有而字。語勢近時。不如今文可從。中庸注曰：子猶愛也。偽孔傳曰：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啟泣聲。不暇子名之。釋文曰：鄭音子將吏切。庭按鄭讀子為字也。列子說符曰：禹績業事雖唯荒土功。子產弗字。過門不入。列子在古周時說。此經已讀子為字。可證鄭注有師法。偽孔非也。荒讀為慌。慌猶茫也。詩出車：僕夫慌悴。楚辭九懷：作僕夫慌悴。王逸注曰：慌亡也。亡讀為茫。古音同假借字。方言曰：茫遽也。吳揚曰：茫一切經音義引通俗。

又曰時務曰茫。孟子流連荒亡。荒亡即古慌茫字。今俗語無暇日。謂之茫。茫謂之慌。皆古之遺言也。王制注曰。度量也。釋詁曰。度。謀也。庭桮荒度土功。謂慌茫謀度敷土之功也。偽孔傳云。大治度水土之功。此訓荒為大。非矣。夏本紀曰。以故能成水土功。此用真孔古文。訓荒度為能成。尤非也。據列子荒下無度字。或當可從之耳。說文曰。弼。輔也。夏本紀作輔成五服。此用真孔古文。訓弼為輔。說文尸部。作邛。成五服。曰邛。輔信也。蓋弼與邛聲義通。庭桮弼成五服。言每州五服。是帝之所制。而禹輔成之也。偽孔傳曰。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馬融注曰。面五千里。為方萬里。鄭注曰。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為萬里。庭桮馬鄭意皆迂曲。蓋誤以五服五千為通計。天下方域。故疑禹跡太狹。乃強為萬里之義。不知此經所說。及禹貢所書。皆謂每州五服。各自州治起算。非獨從帝都起算也。每州之遠境。有至於五千者。其近境。有不至五千者。合數十二州之境。實為一萬有餘里。誰謂禹迹狹哉。鄭注曰。師。長也。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佐牧。庭桮十有二師。即是十有二牧。非佐



牧者也。每州立一人。十二州故立十二人。非州立十二人也。是時天下十二州。非九州也。鄭注誤矣。釋文云。二千五百人為師。偽孔傳云。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尤甚誤也。偽孔傳曰。薄迫也。廣雅曰。薄迫也。淮南本經注曰。薄迫也。庭按五長。謂每服立一人。以為長。有侯服之長。有甸服之長。有綏服之長。有要服之長。有荒服之長。一州五長。十二州為六十長也。偽孔傳云。五國立賢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非矣。迪當讀為由。夏本紀作道。此用真孔古文。讀迪為由。而訓為道也。各迪有功。言十二師五長。各率由其道。而有成功。偽孔傳云。九州五長。各蹈為有功。非矣。苗三苗也。詩東門之墀。傳曰。即就也。庭按。工當讀為功。夏本紀作不即功。此用真孔古文。皆作功也。周禮肆師注曰。故書功為工。鄭司農云。工讀為功。古者工與功同字。非惟無功而已矣。又得無若丹朱然乎。惟慢惰娛樂之行。是好。教戲笑謔之樂。是作。無晝無夜。頌頌而不寐。與橋宮庭如無水而行。舟汎淫飄搖於其家。用此教戲。自絕其世嗣。是丹朱也。而眾臣得無若是乎。我惟創懲其若是。是以始娶塗山。歷辛壬癸甲。

四日而行治水。及子啟初生。泣聲呱呱。我亦不暇。子愛惟慌忙敷土之功。輔成每州五服之制。遠者至於五千里。州有牧。以為諸侯師。十二州則十有二師。州之外境。迫及四海。皆立五服之長。十二州則六十長。州之師長。既各率由。有成功矣。惟是三族之苗裔。猶有頑愚不就功者。是我事猶未盡。次叙而帝其當勤念之哉。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

迪亦當讀為由。夏本紀作道。吾德乃女。次序之也。亦用真孔古文。訓由為道。偽孔傳云。言天下蹈行我德。非也。叙。序古字通。上經鄭注曰。叙。次序也。帝曰。苗之不就功。由吾德未至也。十二師五長之有功。是汝敷土之功。惟次序可觀也。

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廣雅曰。方始也。釋詁曰。祗敬也。庭按。先是皋陶欲拜禹言。而禹止之。至是舜禹應答。



已畢。臯陶方始拜以致敬。非惟敬其昌言。乃敬其次序之功也。偽孔傳云。方。四方。禹五服既成。故臯陶敬行其九德考績之次序於四方。非矣。夏本紀曰。臯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此為真孔古文說。亦非矣。疏曰。此經史述為文。非帝言也。鄭說歸美於二臣。則以此經為帝語。此文上無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辭也。淮南原道注曰。施用也。庭桉惟明。謂臯陶用刑。惟以明服人。堯典所云。惟明克允者也。夏本紀作舜德大明。此用真孔古文說。惟明為美舜德。亦非矣。舜禹之言已終。臯陶方始下拜。昌言致其祇敬於禹所次序之功。方始施用。象刑督責不就功者。以佐禹之孜孜。惟明允為務。

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跄跄。蕭韶九成。鳳皇來儀。庶尹允諧。帝庸作歌。

曰當為日。字形之誤。此亦史述為文。非變言也。夏本紀曰。於是變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蕭韶九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百官信諧。此用真孔古文。不讀為變。曰明矣。馬融注曰。夏櫟也。孟子趙注曰。擊椎之也。鄭注曰。鳴球即玉磬也。庭按史言。后變。每日習樂。以玉為磬。而櫟夏之。椎擊之也。偽孔傳云。夏擊祝敵也。所以作止樂。非矣。楊雄長楊賦曰。拈隔鳴球。韋昭注曰。拈櫟也。古文隔為擊。拈韋注。知賦用今文。尚書作拈隔也。師古注。一曰。拈隔彈鼓也。鳴球以玉飾琴瑟也。亦非矣。廣雅曰。拈擊也。考工記注曰。拈之言拍也。秦始皇紀集解徐廣曰。拈拍也。廣雅曰。拈擊也。庭按鼓琴鼓瑟。謂之拈拊。言擊拍其弦也。偽孔傳云。拈拊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非矣。考樂器無夏擊。與拈拊。他經傳稀見。此樂名。惟明堂位云。拈拊。玉磬。拈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拈拊即拈拊之倒文。拈擊即夏擊之同聲。明堂位是漢儒所造。多取尚書。今文之誤說。不可據也。且變當自言之。曰擊石拈石。請問擊石。豈祝敵石乎。拈石豈韋糠石乎。然則夏擊拈拊。皆作樂之事。非樂器之名。豈不信而有。



徵乎。說文曰：琴禁也。神農所作。洞越練朱五弦。周加二弦。瑟庖犧所作弦樂也。鄭注曰：以詠者謂歌詩也。釋詁曰：格至也。偽孔傳曰：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庭按：諸侯助祭者皆稱賓，皆在位，非言丹朱一人也。夏本紀無虞賓一句。此用真孔古文說。虞賓即庠后也。偽孔傳曰：下堂下樂也。周禮小師鄭司農注曰：下管吹管者在堂下。說文曰：管如篴六孔。淮南時則注曰：管一孔似笛。周禮小師注曰：管如今賣飴錫所吹者。鄭司農云：管如篴六孔。元謂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焉。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有耳還自擊。釋名曰：鼓郭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也。釋樂郭注曰：柷如漆桶，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木，長一尺，操之律麻志。孟康注曰：合作也。鄉飲酒禮注曰：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疏曰：樂之初作，柷以合之。樂之將末，敔以止之。通雅曰：尚書家誤解合為始，合止為終，止事有千年襲訛而不知正者不少矣。合止者，合而止之一字一轉或數止焉。節之謂也。吾觀時樂得之矣。時之度曲，可以使人人一律者，版為之也。版有眼，故加節焉。十番

之奏一聲版二聲魚皆以木為之取其音清而裂不為眾樂所掩夫祝敔之聲猶是也。伶州鳩曰革木聲木音直非若金石之鑿鏘革之闐鞀絲竹之嘹亮絲長可悅也。不過桐欒相擊戢然而止正如版魚用為節奏由之遲疾視此為準今自祝敔不用乃用銅鉦杖鼓以補之琴瑟設而不作亦以不知版眼故也琴與瑟合遂與眾樂合皆恃拍按之節以一之無版眼則隨意短長何能與眾樂合耶房庶曰金石鐘磬也而變為方響絲竹琴簫也而變為箏笛木祝敔也而貫之為版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說文曰笙十三簧象鳳之身也偽孔傳曰鑪大鐘間迭也釋詁曰間代也釋言李巡注曰更迭間厠相代之義偽孔傳曰鳥獸代德相率而舞蹌蹌然法言問明注曰蹌蹌者步趾之威儀也荀子大畧注曰蹌蹌有行列貌釋訓曰蹌蹌動也孔疏曰蹌蹌是行動之貌故為舞也說文倉部作鳥獸蹌蹌曰蹌鳥獸來食聲也馬融注云鳥獸筍簾也此皆東漢古文之異說非矣夏本紀作鳥獸翔舞此用真孔古文訓蹌蹌為翔舞貌也偽孔傳自用三家今文而與真古文同足以証說文馬融非古義矣鄭注



曰簫韶舜所制樂。說文竹部曰：虞舜樂曰箛韶。襄二十九年左傳見舞韶箛者。賈逵注曰：箛，舞曲名也。孔疏曰：箛，即簫也。韶樂兼簫為名。簫字或上或下耳。偽孔傳云：言簫見細器之備，非矣。鄭注曰：成猶終也。偽孔傳曰：雄曰鳳，雌曰凰，靈鳥也。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鄭注曰：儀匹也。來儀止巢而乘匹。偽孔傳云：儀有容儀，非也。庭桼變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十二字是堯典篇文，誤重於此。宣帝紀元康元年詔曰：書不云乎？鳳皇來儀。庶尹諧。此用三家今文。鳳皇句下庶尹句上，竝無變曰十二字也。夏本紀於鳳句皇句下有百獸率舞一句。此用真孔古文本也。劉向傳曰：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於鳳皇句下有擊石二句。劉向據中古文，即真孔古文。以是知變曰十二字之誤重，乃古文為之。今文無有也。偽孔經文有此十二字，以後人傳寫，依東漢古文增入。偽孔用今文經，無有也。上經鳥獸，蹢躅，偽孔傳以率舞為說。若下經自有率舞句，彼豈不知其文繁意複，豈敢又作此解乎？故馬融說鳥獸為筍簫，說文以鶩鶩為來食，皆為東漢古文有百

獸舞之句。注家苦其文雜。而改說以避之也。真孔古文有百獸率舞。而訓蹌蹌為翔舞。其不相避何也。真孔以為獸乃率舞。鳥乃翔舞。此亦其相避之意也。雖欲相避為解。而亂雜彌甚耳。今謹依今文刪正。偽孔傳曰。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夏本紀用真孔古文。訓庶尹為官。訓允為信。亦同也。夏本紀曰。帝用此作歌。此用真孔古文。訓庸為用也。庭桺變之作樂。至於感神人。化鳥獸。致鳳皇。和庶尹。美之至也。帝用此韶樂之美。而作為歌詩。道揚太平之盛事。是韶樂之成也。偽孔傳云。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非也。於是典樂后夔。每日懸玉磬。鳴球。而夏之擊之。張琴與瑟。而搏之拊之。以詠歌於堂上。則祖考之神來至矣。虞廷助祭之賓在位。而羣君諸侯秉德揖讓矣。堂下之樂有管。有篪。有鼓。合之有祝。止之有敔。笙簧。鏞。鐘。以次間代。則有鳥翔獸走。踰蹌率舞矣。簫韶大樂九成。則鳳皇來巢。雙雙而儀。匹矣。衆官職事。信和諧矣。帝用感於樂聲之美。而制作其詩歌矣。



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曰亦當讀為日。字形之誤也。偽孔傳曰。勅正也。古易音訓曰。字林敕作勅。五帝紀集解徐廣曰。飭古勅字。夏本紀作陟天之命。封禪書集解徐廣曰。伊陟古作伊敕。庭按堯典陟方。即敕方也。勑飭敕陟古字皆通。日勑天之命。史言帝舜每日以天命自飭也。惟時謂不惟日日自飭而惟時時自飭也。幾危也。惟幾謂不惟自飭以安平而惟自飭以危殆也。史言此者。欲見帝舜平日安不忘危。一旦乃感於韶樂之奏。和平悅豫而成喜起之歌。非有一念逸豫之萌也。釋詁曰。喜樂也。又曰。元首首也。偽孔傳曰。元首君也。呂氏春秋直諫注曰。起興也。釋詁曰。熙光也。惟帝每日以天命自勑戒。不惟勑以日而惟勑以時。不惟勑以安而惟勑以危。詩歌放懷。蓋不易得。一旦乃感。

韶樂之奏而作歌曰。臣作股肱。皆樂喜哉。君為元首。賴以興起哉。百官之治。有光美哉。  
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  
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  
曰。俞。往。欽哉。

偽孔傳曰。大言而疾曰颺。夏本紀作揚言。揚雄傳師古注曰。颺古揚字。一切經音義  
曰。揚古文敷颺。二形同。詩牆茨韓傳曰。揚猶道也。廣雅曰。揚說也。方言曰。念常思也。  
荀子王霸注曰。率領也。大射儀注曰。古文帥皆作率。論語皇侃疏曰。帥猶先也。釋言



曰、作為也。興起也。偽孔傳曰：憲法也。釋詁曰：憲法也。穆天子傳注曰：憲謂法令。偽孔傳曰：屢數也。論語孔注曰：屢數也。釋詁曰：省察也。王制注曰：成計要也。庭按：夏本紀無屢省乃成欽哉二句。由真孔古文不能明其語意。使馬遷疑為可省也。經言君當率下以身為法。憲不可先。股肱而後元首。又當勤省官事。知其所成。不可委百工而不知燕事。此臯陶舜帝歌而諷其失也。此賡歌所為作也。豈可省乎。偽孔傳曰：賡續也。釋詁曰：賡續也。詩大東傳曰：賡續也。夏本紀作乃更。晉語注曰：更續也。說文糸部曰：賡古文續。从庚貝。庭按：賡當為古文更。夏本紀以賡為更可證也。更訓為續。因以賡為古文續。似說文誤矣。載當讀為再。傳毅傳：奕世載德。此為再之假音。故有重複之義也。鄭注云：載始也。偽孔傳云：載成也。夏本紀作為歌。此用真孔古文。訓載為為也。皆非矣。堯典馬融注曰：照臨四方謂之明。昭十八年左傳：服注曰：良能也。釋詁曰：康安也。馬融注曰：叢總也。胜小也。鄭注曰：叢胜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偽孔傳曰：叢胜細碎無大畧。馮衍傳：惡叢巧之亂世。分注曰：叢細也。叢或作聚。庭按：馮衍賦當

為最巧。此經亦當為最脞。皆字形誤為叢也。昭七年左傳杜注曰：最，小貌也。最與最聲同。易旅卦虞翻注曰：瑣瑣，最敝之貌也。虞所云最敝，即最敝矣。言其行形貌最小而疲敝也。釋文引徐邈曰：脞音瑣。然則最脞猶瑣瑣也。今俗語煩碎謂之瑣瑣，即偽孔所云細碎無大略是也。廣雅曰：惰，嬾也。淮南說林注曰：墮廢也。呂氏春秋達鬱注曰：墮，壞也。臯陶聞歌而意不愜，乃拜手稽首致敬盡禮，揚聲大言，諷諭於旁，曰：可不念思哉！人君欲率先作治，興立事功，宜慎乃身，以為法憲，不可先股肱而後元首也。其敬念之哉！衆官治事，人君宜數數省試，以觀其所成，不可倚其百工而不知其何事也。其敬念之哉！乃續其音而再歌曰：惟元首臨照百官，極聰明哉！然後股肱奉職，有良能哉！衆官之事，是以安平哉！再歌已終而臯陶之意猶未盡，又恐人主明察太過而有代臣治事之弊也，乃又歌曰：若元首似明而非明，最小而細瑣哉！則股肱似良而非良，不任事而懈惰哉！天下萬事，是以壞墮哉！三歌止，帝拜受戒，曰：然矣，各往就官，尚欽敬哉！



# 禹貢

偽孔傳曰、禹制九州貢法。庭按此夏史所記。禹有天下之制。因而併記治水之功。當堯舜時。天下有十二州。至夏時改制。始為九州。史據現前為文。非說治水時舊制然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馬融注曰、敷分也。夏本紀作傳土。荀子成相亦曰、禹傳土。平天下。庭按敷傳古字通。洪範用敷錫厥庶民。宋世家作傳錫。皇極之敷言。極之敷言。宋世家皆作傳言。詩長發傳奏其勇。釋文本作敷奏。廣雅曰、傳敷也。周禮小宰注曰、傳別。謂為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今據周禮傳別之名。則傳有分別之意。故敷土即分土也。言禹有天下之後。分別疆土。畫為九州也。偽孔傳云、洪水汎溢。禹分別治九州之土。非矣。淮南脩務注曰、隨循也。廣雅曰、隨行也。夏本紀作山行山。此用真孔古文。訓隨為行也。刊夏

本紀載臯陶謨篇作琴。而載禹貢篇作表。此用真孔古文。訓琴為表也。說文本部引作琴。曰琴檠識也。讀若刊。篆文作琴。地理志亦作琴。師古注曰。琴古刊字。淮南脩務亦作琴。高誘注曰。琴石琴識之。廣雅曰。琴識也。庭桮木當為水。字形之誤。刊水謂大水之處。立表以為識。已詳臯陶謨篇。此言禹自治水之時。行視羣山表識衆水也。偽孔傳云。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非矣。孔傳曰。奠定也。周禮職幣注曰。奠定也。夏本紀作定高山。此用真孔古文。亦訓奠為定。蓋奠定古聲近假借字也。此言禹治水之時。定名其山之高者。川之大者。以為天下之紀。是不隨州境分合者也。馬融注。偽孔傳皆云。定其差秩。祀祀禮所視。非矣。地理志師古注云。高山大川各得定也。又非矣。下經冀州。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中邦錫土。姓至訖于海。皆言敷土也。每州之下。有山名者。皆言隨山有水名者。皆言琴水也。道岍西傾。道嶓冢。岷山之陽。四節皆言奠高山也。道弱水道黑水道河。道漾道江。道沅水道淮。道渭道洛。九節皆



言冀大川也。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既脩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白壤。厥田中中。厥賦上上錯。鳥夷衣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偽孔傳曰、冀州堯所都也。庭按堯時十有二州。禹有天下始改為九州。此當云冀州禹所都。不當言堯都矣。偽孔傳曰、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孔疏曰、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荊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冀州之境也。庭按冀州境界以九州之貢道見之。冀之鳥夷。及兗青徐揚皆達東河而至。荆豫達南河而至。雍梁達西河而至。明冀

州在河內也。地理今釋曰：今山西之太原、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三州、直隸之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宣化、六府及真定、河間、二府西北境。大名府、濬縣西境。盛京之錦州府、河南之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其北直抵塞外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盡於大遼水也。庭按：載當讀為栽。中庸上天之載，注曰：載讀曰栽。故栽者培之，注曰：栽讀如文王初載之栽。栽猶植也。今人名草木之植者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詩大田箋曰：栽讀為菑。栗之菑，考工記輪人鄭司農注曰：菑讀如雜廁之廁。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為菑，聲如哉。博立皋基亦為菑。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以人為菑。注曰：菑，周埒垣也。今大學辟雍作側字。楊賜傳注曰：菑，謂埒也。溝洫志：師古注曰：石菑者，謂埒石立之。菑亦埒耳。義與剗同。剗，通傳李奇注曰：東方人以物埒地中為事。釋名曰：事，埒也。埒立也。青徐人言立曰埒。据此衆文，知載之聲義當是立木於地以為表識。所謂築水者是矣。馬融注：偽孔傳皆云：先施貢賦，役載於書。鄭注云：載之言事也。皆非也。地理志曰：河東郡北屈縣，禹貢壺口山在東南。地理今釋曰：今山西平陽



府吉州西南七十里。有壺口山。黃河之水注其中。如壺然。淮南主術注曰。治猶作也。莊四年左傳注曰。梁橋也。庭桮既載。壺口為一句。治梁及岐為一句。言禹於壺口山下栽立木石。表識大河。從此治為橋梁。渡河至岐山下。此自冀向雍之陸路也。壺口有梁。自治水時。已栽而治之矣。故書法曰。既言非分州時始為之也。後凡言既者。皆放此。偽孔傳云。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非也。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二句。舊錯在下。經田中。句下。今據文理。當在此。地理志曰。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恒水所出。東入滹。又曰。靈壽縣東北。衛水所出。東入滹沱。地理今釋曰。恒水出恒山。至保定府祁州界。合滋河。入于唐水。唐水即滹水也。又曰。衛水今名雷溝河。出真定府靈壽縣良同村。南流至縣東。南入滹沱河。地理志曰。鉅鹿郡鉅鹿縣。大陸澤在北。爾雅孫炎注曰。大陸。鉅鹿廣河澤。河所經也。地理今釋曰。大陸澤一名廣阿澤。跨今直隸保定府東鹿縣。順德府鉅鹿縣。真定府隆平縣。寧晉縣。深州。上承滹沱。滄陽漳唐諸河水。匯為巨浸。又東北流為新漳河。至大城縣為子牙河。至天津入海。庭

按恒水入滹。衛水入滹。滹與滹沱皆滙於大陸。大陸為大河所經。而北播為九河。則恒衛大陸之水皆從九河入海也。自漢以後。河日南徙。恒衛大陸不入河而自入海。非禹貢時故道矣。此經言恒衛既從者。從於河也。大陸既作者。作治九河自大陸始也。九河在兗州之境。所不當於冀州言之者。言恒衛之有所從。大陸之有所作。而九河自可見也。恒衛大陸水患最急。自前水治水時。已治之有緒。故皆曰既也。偽孔傳云。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非矣。檀弓治曰。修治也。偽孔傳云。高平曰。曰太原。今以為郡名。疏曰。即晉陽縣是也。地理今釋曰。唐之晉陽縣。今山西太原縣是。東北去太原府治四十里。庭樞詩六月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傳曰。逐出之而已。匈奴傳嚴尤曰。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蟲蟲之螫。毆之而已。此皆言太原非內地也。昭元年春秋經曰。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公羊穀梁經作太原。公羊傳曰。此大鹵也。曷為謂之太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穀梁傳曰。中國曰大原。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此皆言



太原實狄土也。宣王之時。中國未侵削。春秋之世。晉方啟土。豈容以漢唐郡縣內地。棄諸郊關之外。以是論之。書詩春秋之大原。必非漢之太原郡。唐之晉陽縣。傳疏皆疑證耳。據三傳。大原亦名大鹵。大鹵者。疑即磧鹵也。封燕然山銘曰。經磧鹵絕大漠。然則是大鹵在沙漠之南。冀州之地境矣。偽孔傳曰。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地理今釋曰。太岳一名霍太山。今為中鎮。在山西平陽府霍州東三十里。山周二百餘里。南接岳陽趙城二縣。北接靈石縣。東接沁源縣界。庭按太原遠境。自前治水時。先修為備。以嚴中外之防。故曰既太岳之陽。內地廣闊。及分土之後。始克徧修。故曰至于此。明平成有早晚不同也。偽孔傳曰。覃懷近河地名。孔疏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為一地。地理今釋曰。覃懷今河南懷慶府地。通典云。懷州禹貢覃懷之地是也。庭按覃當讀為潯。淮南原道曰。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注曰。潭讀葛覃之覃。深潭回流。原道又曰。游於江潯海裔。注曰。潯讀葛覃之覃。潯厓也。据此知覃潭潯古字皆通也。懷地近大河。在水之潯。故曰覃懷也。厓與砥

字同。說文曰：砥，柔石也。或作砥。淮南墜形注曰：砥，卓石也。庭桮績當讀為砥。說文曰：砥，水階有石者。後漢循吏王景傳曰：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比必用。今文尚書讀砥績為砥，砥也。李賢注或云：砥績，山名也。似亦三家舊說。雖小有異，無絕殊者。偽孔傳云：從覃懷致功，夏本紀作覃懷致功，用真孔古文。亦訓砥為致，績為功，皆古文創為異義，非也。馬融注曰：衡水名。王肅注曰：衡漳二水名。鄭注云：橫漳，水橫流。偽孔傳云：漳水橫流入河。地理志曰：上黨郡沾縣大窰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城，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川又曰：長子縣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地理今釋曰：清漳，出今山西太原府樂平縣西南三十里，沿嶺，濁漳出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五十里發鳩山。庭桮水經注言漳入衡水，則橫流之義非矣。此二句承上言分土之後，脩至岳陽，又修覃懷河濱之地，砥績山石之間。至於衡漳衆水之交，皆以次修治也。偽孔傳曰：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馬融注曰：土性和美也。庭桮厥土下，偽孔本有惟字，據夏本紀用真孔古文，無地理志用三家今



文有。今謹依古文刪正。田中中舊在上上錯下。先賦後田。異於餘州。無義可求。得非  
壁書脫爛。伏生誤意屬讀。以為冀是第一州。故冠上上之賦於前。而退中中之田於  
後乎。今據全篇大例。先田後賦。謹當移正。偽孔本及地理志皆田上有厥字。據夏本  
紀無之。偽孔本田下有惟字。夏本紀地理志皆無之。偽孔本及地理志皆賦上有厥  
字。據夏本紀無之。偽孔本賦下亦舊有惟字。據夏本紀用真孔古文。地理志用三家  
今文。皆無之。當刪正。說文曰。樹穀曰田。王肅注曰。厥田言其土地各有肥瘠也。馬融  
曰。土地有高下。鄭注曰。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為水害備也。偽孔傳曰。田之高下肥瘠  
九州之中為第五。庭桉高田未必肥也。下田未必瘠也。偽孔參合諸家。兼此二義。以  
等其田。非矣。河水由豫入冀。是豫高而冀下也。然而豫田下上。冀田中。冀豈能高  
於豫。二等耶。濟水由豫入兗。是豫高而兗下也。然而豫田下上。兗田中下。兗豈能高  
於豫。一等耶。淮水由豫入徐。是豫高而徐下也。然而豫田下上。徐田上中。徐豈能高  
於豫。五等耶。古河由兗冀入海。今徙而由徐入海。是兗冀高而徐下也。然而冀田中

中。充田中下。徐田上中。徐豈能高於冀三等。高於充四等耶。而馬鄭注以高下為說。皆非矣。今當從王肅注。較其田之肥瘠。為九州中第五等也。偽孔傳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第一也。錯雜也。雜出第二之賦。鄭注曰。此州入穀不貢也。庭桉冀賦第一。間歲則豫賦第一。冀賦第二。此二州相錯也。馬融注云。地有上下相錯。通率第一。非矣。偽孔傳曰。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馬融注曰。鳥夷。北夷國。鄭注曰。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注曰。鳥夷。東北美國名也。孔疏曰。孔讀鳥為島。島是海中之山。九章算術所云。海島遼絕。不可踐量。是也。庭桉夏本紀用真孔古文。作鳥夷。地理志用三家今文。亦作鳥夷。馬鄭王皆東漢古文。亦作鳥夷。則此字舊皆作鳥。與揚州島夷異矣。偽孔獨無所承。而改鳥為島。是其妄作。不可據也。今從諸家改正為鳥。宣十二年公羊傳注曰。皮裘也。孟子趙注曰。皮。狐貉之裘。釋地曰。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管子揆度曰。發朝鮮之文皮。輕重甲曰。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旣服。而以為幣乎。庭桉此經言東北鳥夷。以衣服為賦。則鳥夷。即發朝鮮乎。斥山乎。偽孔傳



云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宮除又非矣釋文曰夾音協帶也梓材釋文多方偽孔傳皆曰夾近也既夕禮注曰在左右曰夾偽孔傳曰碣石海畔山疏曰鄭注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同名今驗九門無此山也水經曰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地理志曰右北平郡驪成縣大碣石山在縣西南又曰遼西郡紫縣有碣石水武帝紀文穎注曰碣石在遼西紫縣紫縣今罷屬臨渝北石碣海旁庭按驪成縣今永平府撫寧縣也紫縣今昌黎縣也碣石山在昌黎縣北三十里南距海水可六十里其山卓立特出下細上巨形如擣衣杵也烏夷自東北海道舟行向西南來則右顧碣石如掖挾之及過碣石又西南數百里乃入於河此為遠望碣石以表海道非舟行碣石山下也海中望碣石非謂自海入河處有碣石也水經所謂在水中者在紫縣之碣石水中非海水中也說者不明經意而欲覓碣石於海水之涯古河入海之口宜其不能得矣偽孔傳云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鄭注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孔疏云入河逆

上為還都白所治也。亦皆非矣。此言烏夷納賦之道。非記禹還都之道也。地理志曰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渤海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夏本紀作入于海。此為轉寫誤字。非真孔古文有異。集解徐廣曰海一作河是也。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桑土既蠶。灘沮同

會。同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繇。厥木條。田中下賦。

貞作十有三年。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

漯。達于河。



地理志用三家今文。作沛河。夏本紀用真孔古文。作濟河。今文為本字。古文為假借。師古曰。沛本濟水之字。說文曰。沛沆也。沆水出河東垣東王屈屋山。東為沛。地理志曰。河東郡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沆水所出。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軼出河南。滎陽北地中。又東至千乘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釋名曰。兗州取兗水以為名也。夏本紀用真孔古文。作沆州。說文用東漢古文。亦為沆州。地理志用三家。今文作兗州。與偽孔同。偽孔傳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鄭注曰。兗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地理今釋曰。兗州今山東之東昌府。及兗州府之曹州。陽穀。壽張。鄆城。三縣。濟南。青州二府西北境。直隸之大名府。及真定河間二府東南境。河南之衛輝府。昨城縣也。偽孔傳曰。河水分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馬融注曰。九河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釋水曰。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般。鬲津。九河皆禹所名也。庭按。溝洫志。許商上書曰。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南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許商在漢成帝時。但

知九河之三。而不能言其餘。若皆禹所名者。何以許商猶未之聞耶。今雖九河之名。粲然具備。非馬融據爾雅。即爾雅據馬融耳。余不敢言之也。既道謂前治水時已疏為九道也。偽孔傳曰。雷夏澤名。地理志曰。濟陰郡城陽縣。禹貢雷澤在西北。地理今釋曰。今山東。昌府濮州東南有雷澤。接曹州界。庭孟子遷於負夏。趙注曰。負海也。五帝紀就時於負夏。集解引鄭元曰。負夏衛地。今據衛在兗州之域。或當負夏與雷。是二澤名矣。既澤。謂前治水時已障而為澤也。桑土既蠶。舊錯在灘沮。會同句亦下。亦壁書脫爛。伏生以意屬讀。誤意降丘宅土為就桑蠶。亦如偽孔之說。故以此二句相連為義。今據降丘宅土為水害除。非為蠶桑興也。前三句俱有既字。文勢自宜相連。後二句意又宜承接。故當乙正。既蠶。謂前治水時已得蠶桑之利也。釋水曰。灘反入郭。注曰。即河水決出而復還入者。河之有灘。猶江之有汜。釋水又曰。水自河出為灘。郭注曰。皆大水溢出。別為小水之名。王制山川沮澤。注曰。沮謂萊沛。釋文引何胤曰。草所生曰萊。水所生曰沛。釋名曰。水從河出曰雍沛。庭按雍沛。即灘沮矣。沛。沛澤。



也。沮沮如也。其實一也。蓋河流溢出水澤沮如。其名曰灘沮之水。故雍州有漆沮。詩有漆沮之從。猗與漆沮。言漆水沮如也。詩又云。自土沮漆。言沮如之漆水也。詩又云。彼汾沮如。亦言汾水之旁有溢出而沮如者也。然則沮非水名。即灘亦非恒有之水也。河所決處即沮如。水涸之後即為陸矣。偽孔傳云。灘沮二水。非也。會同者謂所溢出水復歸於大河也。文無既者。治水之後方始會同也。偽孔傳云。會同此澤。亦非也。偽孔傳曰。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蠶桑。庭桮灘水。沮如之時。避上高丘。水涸則下居平土。非為就蠶桑也。是者是時也。謂自分土之時始得下居也。夏本紀曰。於是民得下丘居土。此用真孔古文。訓是為於是降為下。宅為居也。偽孔傳曰。黑色而墳起。馬融注曰。墳有膏肥也。韋昭曰。墳起也。偽孔傳曰。繇茂也。馬融注曰。繇抽也。說文艸部作繇。曰繇艸盛貌。偽孔傳曰。條長也。詩椒聊傳曰。條長也。偽孔本草上木上皆有厥字。繇上條上皆有惟字。夏本紀用真孔古文。地理志用三家今文。俱無厥惟字。而夏本紀載揚州其草惟夭。其木惟喬。則是真孔古文。應有厥惟字。乃夏

本紀二文相駁。蓋雜用三家今文也。今當從古文。有厥字。從今文無惟字。讀為厥草。繇厥木條。此州昔為巨浸。草木蕪穢。水退之後。則草抽挺而生。木條直而長也。疏云。惟此州與徐揚言草木者。三舟州徧宜之也。非矣。偽孔傳曰。中下田第六。偽孔本。田上有厥字。下有惟字。夏本紀用真孔古文。無厥惟字。地理志用三家今文。有厥字。無惟字。今從真古文為正。孔疏曰。諸州賦無下下。貞即下下。為第九也。庭桮賦第九。謂之貞者。元為始。貞為終。故春秋以君之始年為元年。此經以賦之終。殷為賦貞。其義同也。揚州不曰厥田貞者。地有肥瘠。於人不為榮辱。而上供薄少。則人情取惡。故田可以言下。而賦獨變文而稱貞耳。偽孔傳云。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州相當。非矣。若據經文次序。則兗州第二。偽孔獨何所據。而云州第九耶。鄭注云。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此讀厥賦貞。作為一句。尤非也。正作不休。何以知其下。耶。夏本紀地理志皆作賦貞。無厥字。獨偽孔本有厥字。可不可從。釋文曰。載馬鄭本作年。庭桮夏本紀用真孔古文。地理志用三家今文。皆



作年。東漢古文馬鄭亦皆作年。計獨王肅作載。而偽孔從之。非古也。今從諸家作年。此言賦法雖已定。猶須耕作十三年。乃與諸州同入賦也。偽孔傳云。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非矣。凡賦貢之制。皆定於分土之後。距治水奚啻十三年哉。說文曰。漆木汁。可以繫物。漆與漆通。說文又曰。絲蠶所吐也。偽孔傳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鄭注曰。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庭桼篚之所盛。皆織作之物。絲則縹。而未織者。故貢而不篚。偽孔傳曰。順流曰浮。濟漯兩水名。地理志曰。平原郡高唐縣。桑欽言漯水所出。又曰。東郡東武陽縣。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說文漯作濕。曰。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桑欽云。出平原高唐。皇輿表曰。東武陽今濮州朝城縣。千乘今青州府樂安縣。地理今釋曰。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南有漯河。陂廣十餘里。青州府高苑縣北有漯河。濟南府禹城縣西二里有漯河。一名源河。俗又名土河。東北入臨邑縣界。朝城漢之東武陽縣也。高苑漢之千乘縣也。禹城漢之高唐縣也。益漯

水本出高唐。至千乘入海。自禹道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漯水。自合漯水則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漯名矣。故漢志於平原郡高唐縣注則云漯水所出於東郡東武陽。則云禹治漯水東北至乘入海。䟽解漯水源流固自瞭然也。偽孔傳曰因水入水曰達。孔䟽曰從漯入濟自濟入河水路相通。乘舟徑達庭桞漯入海於千乘縣濟入海於琅槐縣。此二水不相通流。安得從漯入濟。䟽說誤矣。此言堯之西南境浮於濟水。由荷澤沂陶丘之北以達入河。其東北境則浮於漯水。由東武陽沂大伾以達於河北州入貢有二道也。夏本紀作通於河。此用真孔古文。訓達為通。地理志不以訓詁代經文。亦沿史記作通字誤矣。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漕淄其道。萊夷作牧。厥土白墳。海濱廣斥。田上下。賦中上。貢鹽絺。海物惟錯。岱



畎絲泉。鉛松怪石。厥篚厭絲。浮于汶。達于濟。

鄭注曰、東自海、西至岱、東岳曰岱也。偽孔傳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孔疏曰、青州之境當越海而有遼東、非至海畔而已。攷言據也。地理今釋曰、青州、今山東登州萊州二府、青州府益都、臨淄、昌樂、安邱諸城、臨朐、六縣、及壽光、高苑、博興、樂安、四縣南境。濟南府肥城、長清、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淄川、八縣、及泰安州萊蕪縣北境。兗州府東阿、平陰二縣北境。其東跨海、為盛京之奉天府、訖於朝鮮國也。堯典偽孔傳曰、東表之地稱嵎夷。夏本紀索隱曰、今文尚書及帝命驗、竝作禺鍤、在遼西。鍤古夷字也。孔疏曰、嵎夷即堯典宅嵎夷是也。隱五年左傳略地注曰、略、總攝巡行之名。莊二十一年左傳與之武公之略、定四年左傳封畛土略注皆曰、略、界也。吳都賦劉注曰、略、分界也。一曰、遠界為經略也。庭樞嵎夷海外遠地。禹所總攝、以柔遠為先。既略者、自前治水時、已經略之矣。馬融偽孔傳皆曰、用功少曰略、非也。偽孔傳曰、濰淄二水。

地理志曰琅邪郡箕縣禹貢維水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又曰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千乘博昌入海地理志載禹貢作惟淄地理今釋曰維水出今山東青州府莒州西北九十里箕屋山即維水也土人名為淮河東流逕逕諸城縣西折而北至萊州府昌邑縣東北五十里入海淄水出今青州府益都縣西南顏神鎮東南二十五里岳陽山即原山也其山接濟南府章邱淄川萊蕪三縣淄水出於山之東谷東北流至青州府壽光縣北由清水泊入海庭按其亦當讀為既古聲近假借字也夏本紀作既道似用真孔古文讀其曰既今當從焉此言維淄二水自前治水時亦已䟽道之矣偽孔傳云復其故道非也萊夷作牧舊在鉛松怪石句下疑亦伏生屬讀之誤將謂鳥夷衣服淮夷蠙珠鳥夷卉服皆與厥篚連文則此句亦當似之不知此非言貢篚乃言作牧也當與蠙夷既略和夷底績同例耳謹据文意移正文無既者分土之後畜牧始作也地理今釋曰蔡傳謂萊夷即今萊州地然春秋傳齊侯伐萊杜注云今萊蕪縣是元和志云故黃城在登州黃縣



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然則今登州府亦禹貢萊夷地。不獨萊州府也。庭桮白墳當為黃墳。廣斥當為白斥。此二字互易其處。黃又形誤為廣也。此經分別土色與土性。非當論其廣狹。且青州多黃土。而海濱色白。至今可以目驗。其誤易知也。夏本紀地理志俱上白下廣。與偽孔同。此自伏生真孔失之也。偽孔傳曰。濱涯也。鄭注曰。斥謂地鹹鹵。夏本紀地理志斥皆作瀉。集解徐廣曰。瀉一作澤。又作斥。師古注曰。瀉鹵鹹之地。音昔。周禮草人。鹹瀉用鉅。注曰。瀉鹵也。說文曰。東方謂之席。西方謂之鹵。文選海賦。襄陵廣焉。注曰。斥為焉。古今字也。夏本紀於此句下有厥田斥鹵四字。此史記寫本誤衍。非真孔古文重複也。偽孔本。田上賦上俱有厥字。田下賦下俱有惟字。今從夏本紀。地理志俱無厥惟字。偽孔傳曰。田第三。賦第四。偽孔本及夏本紀貢上有厥字。今據地理志無之。說文曰。鹽鹹也。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又曰。絺細葛也。庭桮。葛絺未織也。故貢而不篚。鄭注曰。海物。海魚也。庭桮海物。間二歲而一貢。與揚徐二州相錯也。鄭注云。魚種類尤雜。偽孔傳云。錯雜非一種。皆非也。偽孔傳曰。畎谷。

也。釋名曰：山下根之受雷處曰𪔐。荀子成相注曰：𪔐與𪔐同。廣雅曰：𪔐坑也。釋草曰：枲麻。喪服傳馬融注曰：枲麻之有子者。說文曰：鉛青金也。詩山有扶蘇傳曰：松木也。偽孔傳曰：怪異也。好石似玉者。釋文曰：怪石碨碨之屬。中山經注曰：怪石似玉也。偽孔傳曰：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詩皇矣傳曰：檿山桑也。釋木：檿山桑。郭注曰：似桑材中弓反車轅。書疏詩疏俱引郭曰：柘屬也。蓋是爾雅音義之文。然郭璞似本不識檿桑，一以為似桑，一以為柘屬。歧說未定耳。顏師古云：檿桑，葉之有點文者。師古亦不識檿桑，第謂以檿為名。殆如人面之有黧子。此尤臆說也。據說文曰：桑蠶所食葉木也。然則木葉可飼蠶者俱得以桑為名。故柘為黃桑，楮為穀桑，檿為山桑。此皆不必似桑而皆名為桑也。以今日驗東齊之地，海岱之間，柘櫟滿山，飼蠶收繭，衣被數百里，意古以柘櫟為檿桑乎？今俗謂柘繭繭曰山繭，紡之曰山綫，織之曰山紬。此非山桑之遺名尚存者乎？鹽鐵論散不足曰：繭紬練練者，婚姻之嘉飾也。蓋今山紬，漢時人謂之繭紬。禹貢謂之檿絲，禹貢惟織成錦帛之屬入篚，他雜貢無入。



篚者。如兗州之織文。徐州之元織綺。揚州之織貝。荊州之元織璣組。豫州之織縠。皆入於篚。兗州之絲。青州之締絲。秦豫州之糸締紵。皆不入篚。此其不易之例也。而經文明云。厥篚縠絲。故知縠絲為織成之物。即繭紵矣。古語謂紵為絲。詩千旄曰。素絲純之。周頌曰。絲衣其紵。是皆謂紵為絲者也。偽孔傳云。縠桑蠶絲中琴瑟弦。非矣。縠夏本紀作箇。此用真孔古文假借字。地理志曰。泰山郡萊蕪縣。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濟。地理今釋曰。汶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其源非一。合流於泰安州之靜安鎮。謂之大汶。又有小汶。出新泰縣宮山之下。至俱徕山南入大汶。汶水舊由安民亭合濟水東北入海。庭按達于濟則可以達于河矣。不言者。蒙兗州文也。夏本紀作通于濟。用真孔古文。訓達為通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田上中。賦中中。

貢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

珠暨魚厥篚玄纈綳浮于淮泗達于汭

偽孔傳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地理今釋曰徐州今江南之徐州府及鳳陽府懷遠五河虹靈壁四縣泗宿二州淮安府桃源清河安東宿遷睢寧贛榆六縣邳海二州山東之兗州府滋陽曲阜寧陽泗水金鄉魚臺嘉祥鉅野汶上鄒城鄒滕嶧費十四縣及平陰縣南境濟寧東平沂三州濟南府新泰縣及萊蕪縣泰安州南境青州府莒州蒙陰沂水日照三縣及諸城縣南境也地理志曰南陽郡平氏縣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臨淮浦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又曰泰山郡蓋縣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水經曰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地理今釋曰淮水發源河南之陽府桐柏縣桐柏山山下有淮井泉源所出水



經云。出胎簪山者。即桐柏之支峯也。東流至光州東北。會汝水。又東由固始縣入江。南陽鳳陽府潁州界。又東流至潁上縣東南。又東北至懷遠縣。又東徑長淮衛。至五河縣。又東徑泗州城南。盱眙城北。漫衍入洪澤湖。東北出淮安府清河縣之清口。與黃河會。東則刷黃河以入海。南則入運河。以濟漕。歷揚州府寶應縣。高郵州。抵江都縣。入揚子江。沂水出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雕崖山南流至江南淮安府宿遷縣。匯為駱馬湖。又南入運河。釋詁曰。入治也。地理志曰。泰山郡蒙陰縣。禹貢蒙山在西南。又曰。東海郡祝其縣。禹貢羽山在南。地理今釋曰。蒙山在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南八里。西南接兗州府費縣界。延袤一百餘里。皇輿表曰。羽山在今海州屬淮安府。偽孔傳曰。二水已治。二山已可種藝。庭按。二其字當讀為既。上經維湍其道。夏本紀作既道。是用真孔古文。讀其為既也。此經文二其字。偽孔傳以二已釋之。已猶既也。是必襲用三家。今文注而今文亦讀其為既也。其既古聲同通用字。後儒失其傳耳。此言治水之時。二水既已治矣。二山既已種藝矣。偽孔傳曰。大野澤。

名。鄭注曰：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地理志曰：山陽郡鉅野縣。大野澤在北。地理今釋曰：大野澤一名鉅野。在鉅野縣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偽孔傳曰：水所停曰豬。馬融注曰：水所停止深者曰豬。釋文引劉音：豬東胡切。夏本紀作既都。豬都古聲同。通用字也。此言治水之時。大野之澤既已停豬矣。鄭注曰：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地理今釋曰：東原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及濟南府泰安州之西南境也。詩祈父傳曰：底呈也。庭桮底平。言至於平也。當治水時。東原之地猶有積水未消。阻險為患。至於分土之時。乃底平矣。偽孔傳云：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非也。偽孔傳曰：土黏曰埴。說文曰：埴黏土也。釋文曰：埴鄭作戔。徐邈云：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釋名曰：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臙也。黏昵如脂之臙也。偽孔傳曰：漸進也。長包叢生。庭桮宋世家：麥秀漸。兮索隱曰：漸。麥芒之狀。音子廉切。射雉賦：麥漸。以擢芒。徐爰注曰：漸。含秀之貌也。據云麥芒之狀。含秀之貌。此皆讀漸。為尖。也。詩漸漸之石。亦言石齒尖。也。易山上有木漸。亦取尖銳之義。然則漸即古尖字也。包與



苞通釋文曰或作苞。說文艸部引作苞。易否卦陸績注曰包本也。詩斯千傳曰苞本也。易鄭注曰苞植也。然則草木漸包亦謂此州多水草本無穢而不暢水退而草木長遂上秀長而夫。下豐植而苞本也。馬融注曰包相包裹也。說文艸部作薪苞曰艸相薪苞也。釋文引字林曰漸草之相包裹也。皆沿書家舊義為說非也。偽孔傳曰田第二賦第五夏本紀作其田上中賦中中上句無惟字下句無厥字。地理志二句俱無厥字惟字偽孔本俱有不可從。鄭注曰土五色者所以為太社之封。封偽孔傳曰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素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孔疏引韓詩外傳曰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明有土謹敬潔清也。水經注曰姑幕縣有五色土。王者封建諸侯隨方受之。太康地記曰姑幕今密州莒縣。元和志曰徐州彭城郡開元貢五色土各一斗。案字記曰五色土出彭城縣北三十五里之赭土山。庭按夏紀作貢維土五色無厥字。地理志作貢土五色無

厥字惟字。偽孔本有厥惟字，不可從。地理志師古注曰：羽畎，羽山之谷也。偽孔傳曰：夏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地理志曰：東海郡下邳縣，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為嶧陽。地理今釋曰：嶧陽一名葛嶧山，在今江南淮安府邳州西南，俗名距山，以與沂水相距也。偽孔傳曰：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地理志曰：濟陰郡乘氏縣，泗水東南至臨淮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地理今釋曰：泗水出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四源竝發，故名。偽孔傳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疏曰：泗水旁山而過，石為泗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見石，似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為磬，故謂之浮磬也。鄭注曰：淮夷，淮水之上夷民也。地理今釋曰：淮夷，淮南北近海之夷。今江南淮安揚州二府近海之地皆是也。庭梅，淮夷如冀之鳥夷，青之。嶧夷，萊夷，楊之島夷，梁之和夷。馬融注云：淮夷二水名，非矣。偽孔傳曰：蠙珠，名。釋文曰：蠙字又作玼。韋昭云：蚌也。說文曰：玼，珠也。宋弘云：淮水中出玼珠。玼珠之有聲，夏本書玼从虫，賓作蠙。夏紀地理志：暨俱作泉。索隱曰：泉古暨字。泉與也。說文曰：泉



古詞與也。庭梭魚海物也。魚不常貢。與青揚相錯。故言暨以別之。此不言錯者。以青揚二州見之也。偽孔傳曰。玄黑繒。縞白繒。方言曰。縞白之細者謂之纖。間傳注曰。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纓也。纖或作縵。庭梭玄纖縞三色繒也。鄭注云。纖細也。祭服之材尚細。偽孔傳云。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俱非也。河當為荷字形之誤。說文水部曰。荷澤水在山陽胡陵南。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荷。地理志曰。山陽郡湖陵縣。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河水。在南河亦荷字之誤。荷澤為濟水所匯。既達濟則達于河矣。禹貢紀程有舉端見委。如青州達于濟則不言達于河。蒙兗州之文也。揚州達于淮四則不言達于濟。蒙徐州之文也。雍州會于渭。泗則不言達于河。蒙梁州之文也。無有舉原委而略中間者。如荊州逾洛。梁州逾沔。入渭皆詞繁而不殺也。此州由淮入泗。由泗入濟。乃可以入河。安得略之而不言乎。說文作達于荷。是古文正字。夏本紀地理志皆作道。荷澤又東至于荷。是今文假借字也。而作達于河者。則偽古文聲誤字也。豫州道荷澤。沈水又東至于荷。是為荷與濟通流達于荷。則由濟入潁而至于

河矣。不言者蒙兗州之文也。達夏本紀作通。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底

澤

定。篠簜既敷。厥草夭夭。厥木喬。厥土塗泥。田下下。賦

下上錯。貢金三品。瑶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

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均于江海。達于淮泗。

偽孔傳曰：北據淮南距海，地理今釋曰：揚州今江南之江寧、揚州、廬州、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徽州、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十二府，滁和、廣德三州，鳳陽府、鳳陽、臨淮、定遠、霍邱、盱眙、天長六縣，壽州，淮安府、山陽、鹽城二縣，河南之汝寧府、光山、固始二縣，光州。



湖廣之黃州府羅田、蘄水、廣濟、黃梅四縣。蘄州、廣東之潮州府及浙江、江西、福建皆是也。偽孔傳曰：彭蠡澤名。地理志曰：豫章郡彭澤縣。禹貢：彭蠡澤在西。地理今釋曰：彭蠡湖在今江西南昌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饒州府城西四十里。南康府城東五里。九江府城東南九十里。上承章貢諸水，與江水相吞吐，周迴四百五十里。亦曰鄱陽湖者，以中有鄱陽山而名也。鄭注曰：南方謂都為豬庭，按夏紀作都，偽孔傳曰：隨陽之鳥，鴻雁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疏曰：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蜀都賦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庭按攸當讀為乃，字形之誤也。乃古字作迺，形似迺，迺古攸字。說文乃部曰：直讀若乃，直讀若攸。許氏之後，乃作迺形，即直字。攸作迺形，即直字。而說文隸本誤以讀若乃為讀若仍，後人不復識迺字，則書詩中迺多讀誤讀為迺。直因寫為攸，此經及下經澧水攸同。九州攸同，洪範彝倫攸斁，彝倫攸叙，攸皆乃字之誤也。定十五年穀梁傳曰：乃急辭也。呂氏春秋義賞注曰：乃猶哉也。賈誼傳師古

注曰。迺始也。此言彭蠡既豬。則是治水之時既豬矣。陽鳥乃居。則是分土之時乃居矣。禹貢書法。地理志師古注曰。三江謂北江。中江。南江也。初學記引鄭注曰。左合漢為北江。右合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為中江。此据下經道漾水云。東為北江。導江云。東為中江之文。而為說也。導江偽孔傳曰。有北。有中南。可知此與鄭注意相發明。可為三江確解。蘇氏軾曰。岷江為中江。漢為北江。豫章江入彭蠡。而東為南江。即導水所謂東為北江。東為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可知蘇說全同。鄭孔非創解也。蓋江水合三大派。而為一流。故總以三江名之。非謂三江分流。可指而數也。亦如洞庭合九水。而為一湖。故總以九江名之。非謂九江分流。可指而數也。班固。韋昭。桑欽。郭璞。各說三江。不與經合。無能及鄭與偽孔者。然偽孔於此傳云。言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於道漾傳云。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其言絕謬。又出諸家之下。而疏引鄭注亦云。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鄭雖言入海。不入震澤。與偽孔微異。而言江分為三。與偽孔大同。是鄭君徒知北江。中江。南江之



說而不知三江之即北江中江南江也。偽孔依附鄭學，擇焉不精，去其是而取其非，故益以惑誤矣。今當以經證經，以鄭駁鄭，以偽孔駁偽孔，則三江之說不辨而自明也。偽孔傳曰：震澤，吳南太湖名。地理志曰：會稽郡吳縣具區澤，在西揚州數。古文以為震澤。釋地曰：吳越之間有具區。郭注：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是也。地理今釋曰：震澤即太湖，介於江南浙江之間。詩祈父傳曰：底至也。庭桉底定，言至於定也。治水之時，太湖尚有汎決未定，其後分土之時，乃至於定也。偽孔傳曰：篠竹，箭。篠大竹，水去已布生。說文曰：篠，箭屬小竹也。篠大竹也。篠可為幹，篠可為矢。篠與筱同。釋草：孫炎注曰：竹闊節者曰篠。夏紀作竹箭，既布，此用真孔古文。訓篠，篠為竹箭。訓敷為布也。說文曰：夭，屈也。从大，象形。又曰：喬，高而曲也。从夭，从高省。又曰：𣎵，从夭，从止。夭止者，屈足也。据此知夭之字義，寔為屈曲之貌。故詩曰：桃之夭夭。又曰：棘心夭夭。又曰：夭之沃沃。皆言木枝屈折也。論語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申申，謂自申束不弛慢也。夭夭，謂曲折自如不嚴苦也。詩山有橋松。釋文亦作喬松。喬橋字通。謂大枝橫偃如橋梁。

也○然○則○草○夭○者○枝○蔓○多○故○夭○屈○也○木○喬○者○枝○柯○繁○重○故○高○而○曲○也○宛○州○草○木○傷○於○水○  
益○布○地○而○蕪○穢○水○退○則○繇○條○而○直○暢○矣○徐○州○草○木○傷○於○水○益○禿○末○而○小○本○水○退○則○漸○  
包○而○高○大○矣○揚○州○草○木○傷○於○水○益○鼠○尾○而○無○枝○水○退○則○夭○喬○而○屋○屈○折○矣○馬○融○注○曰○  
夭○長○也○偽○孔○傳○曰○少○長○曰○夭○喬○高○也○皆○非○矣○偽○孔○本○草○上○木○上○皆○有○厥○字○夭○上○喬○上○  
皆○有○惟○字○夏○本○紀○草○上○木○上○皆○有○其○字○夭○上○喬○上○皆○有○惟○字○地○理○志○作○中○夭○木○喬○無○  
厥○惟○字○夏○本○紀○載○宛○州○草○繇○木○條○亦○無○厥○惟○字○夏○本○紀○二○文○相○駁○益○雜○用○古○今○文○也○  
今○當○從○古○文○有○厥○字○從○今○文○無○惟○字○讀○為○厥○草○夭○厥○木○喬○馬○融○注○曰○塗○泥○漸○如○也○偽○  
孔○傳○曰○地○泉○涇○偽○孔○本○土○下○有○惟○字○夏○本○紀○載○真○孔○古○文○曰○其○土○塗○泥○地○理○志○用○三○  
家○今○文○曰○厥○土○塗○泥○皆○無○惟○字○當○從○之○刪○正○偽○孔○傳○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庭○  
桉○揚○州○賦○雜○出○第○六○與○雍○州○相○錯○也○又○雜○出○第○八○與○梁○州○相○錯○也○獨○一○言○錯○不○再○言○  
錯○者○於○梁○州○見○之○也○偽○孔○本○田○上○賦○上○俱○有○厥○字○田○下○有○惟○字○上○錯○作○上○上○錯○夏○本○  
紀○作○田○下○下○賦○下○上○上○雜○無○厥○惟○字○而○亦○誤○多○上○字○又○以○錯○為○錯○雜○雖○用○真○孔○古○文○



訓詁。然冀州梁州。依經文為錯。揚州豫州。用訓字為雜。亦駁文也。地理志作田下下。賦下上錯。無厥惟字。又無重文上字。當從之。鄭注曰。金三品者。銅三色也。偽孔傳曰。金銀銅也。偽孔本貢上有厥字。貢下有惟字。夏本紀地理志俱作貢金三品。無厥惟字。當從之。偽孔傳曰。瑤琨皆美玉。王肅注曰。瑤琨美石次玉者也。理地理志及馬融本作瑤瓊。偽孔傳曰。齒象牙。草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庭桉羽毛下。偽孔本有惟木二字。夏本據真孔古文。地理志據三家。今文皆無之。是偽孔誤多二字也。當刪正。偽孔傳曰。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孔疏曰。南海島上之夷也。庭桉此為島夷。與冀州島夷不同也。偽孔本冀揚二州皆作島。地理志二州皆作鳥。今據夏本紀。冀州為鳥夷。揚州為島夷。蓋真孔古文本如此也。疏曰。葛越南方布名。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紕。是也。鄭注曰。此州下淫。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疏云。島夷自服卉服。非所貢也。非矣。鄭注曰。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偽孔傳云。織細紵也。貝水物也。非矣。詩云。麇毛。傳曰。包裹也。偽孔傳曰。

其所包裹而致者。小曰橘。大曰柚。地理志師古注曰：柚似橘而大。其味尤酸。橘柚不耐寒。故包裹而致之也。庭按：錫鬻古字通。少牢饋食禮注曰：被錫讀為鬻。鬻是錫古音。若鬻也。鬻他計切。讀替代之替。錫貢者言與他州相替代而貢也。揚與青徐錯貢海物。是相替代也。此不言海物者。青州言海物。惟錯凡有海之州。則皆與錯也。故徐州言魚。不言錯。魚為海物。則錯可知矣。揚州言錫貢。而不言魚。替代而貢。則錯可知矣。錯則海物可知矣。蓋禹貢書法微而顯。志而晦。如此也。偽孔傳曰：橘柚錫命乃貢。言不常。王肅注曰：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荆州之無也。皆非矣。鄭注曰：有錫則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亦非矣。偽孔本沿于江海。其傳曰：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夏本紀地理志俱作均。釋文引馬融注曰：均平也。史記集解引鄭注曰：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釋文引鄭注本作松。曰松當為沿。然則偽孔本用鄭讀。改字為沿也。今當從古文。今文作均。均猶運也。管子七法曰：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陶者之輪。名為運均。然則均有轉運之義。自江入海。自海



入淮。回轉而行。有似運均。不必借讀為沿也。達于淮泗。則由河以達于河矣。不言者。蒙徐州兗州之文也。夏本紀作均江海通淮泗。無于字。地理志作均江海通于淮泗。○歲謂各州之言草木皆言各州之土性。故與厥土連文。不然兗州水退而後草木。繇條亦水退而後厥土黑墳乎。徐州水退而後草木漸包。亦水退而後厥土赤墳。墳乎。揚州水退而後草木夭喬亦水退而後厥土塗泥乎。况夭喬非草木之美意。蓋薄地所生其草木乃多屈折。揚州田下下其草木夭喬固宜耳。

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夢土作。入厥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貢羽毛。齒草。金三品。杻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箇。輅。楷。三邦。

辰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

龜浮于江沱潛于漢沔逾于洛至于南河。

偽孔傳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地理志曰南郡臨沮縣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又曰長沙國湘南縣禹貢衡山在東南北地理今釋曰荆山在今湖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西少北八十里昭四年左傳荆山九州之險指此也。皇輿表曰湘南縣今衡山縣屬衡州府地理今釋曰荆州今湖廣之武昌漢陽安陸荊州岳州長沙衡州常德辰州寶慶永州十一府郴靖二州施州衛及襄陽府南漳縣德安府安陸雲夢孝感應城應山五縣隨州南境黃州府黃岡麻城黃陂黃安四縣四川之夔州府建始縣廣西之桂林府全州及興安縣越城嶺北境也地理志曰蜀郡湔氐道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又曰隴西郡氐道



縣。禹貢漾水所出。至武都為歟。漢又曰西縣。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  
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地理今釋曰。江水出。今四川松潘  
衛北西蕃界。南流。逕成都府。西至叙州府。東南又東北。經夔州府。巫山縣。入湖廣界。  
東流至荊州府。又南流至岳州府。又東北至武昌府。與漢合。又東至黃州府。又東南  
入江西界。至湖口縣。又東北流入江南界。經界江寧府。至揚州。通州入海。漾水出。今  
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嶓冢山。東至漢中府南鄭縣南。為漢水。東流入湖廣界。東南  
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王制注曰。朝猶會也。文選古意訓。到溉登琅邪城。詩注曰。小  
水入大水曰朝。詩鳬鷖傳曰。宗尊也。廣雅曰。宗聚也。說文曰。傳聚也。成十六年左傳。  
注曰。踴聚也。離騷注曰。總總猶傳傳。聚貌也。庭按。宗尊古音同。通用。成五年左傳。伯  
宗。穀梁傳作伯尊。可證也。今俗語人相聚處。謂之一傳。即宗之古聲也。漢江漢發源  
於梁雍。入海於揚。而於荊州言朝宗於海者。二水至荊州之域。而會聚以趨於海。  
互為約束。而識所歸。言所過不為害也。中山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

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水經禹貢山水  
澤地篇第三十八條曰。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宋胡氏旦曰。九江即今之洞庭  
也。沅漸無辰叙。西澧資湘。九水皆合洞庭中。是為九江。地理今釋曰。九江即洞庭湖  
在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西南。北接華容安鄉二縣。西南接常德府龍陽縣。東南接  
長沙府湘陰縣界。為湖南衆水之匯。釋言曰。孔甚也。揚雄傳師古注曰。殷讀曰隱。易  
豫殷薦之上帝。京本作隱。薦庭按殷隱古字通。隱古穩字也。九江孔殷。言洞庭湖水  
甚安穩矣。偽孔傳云。江於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鄭注云。殷猶多也。九江  
從谿所出。其孔甚多。言沿之難也。皆非也。夏本紀作九江。甚中。此用真孔古文。訓孔  
為甚。訓殷為中。亦非矣。地理志曰。廬江郡尋陽縣。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此  
昔人誤證。皆求九江於揚州。而不知此荊州也。其誤明矣。釋水曰。水自江出為沱。自  
溪出為潛。郭注曰。皆大水溢出。別為小水之名。庭按沱潛猶灘沮矣。溢則為川流。而  
竭則為平陸。或古有而今無。或彼竭而此生。或竝時齊發。異地而同名。故荊梁二州



各有沱潛。其非同地。有明驗也。諸家不知此意。而就今日之水道。求禹時之沱潛。宜其惑矣。潛夏本紀作沱。地理志作潛。古今文字異也。既道言溢。出之流。復歸其故道也。歸其故道。則已無有沱潛矣。夏本紀作已道。此用真孔古文。訓既為已也。言治水之時。沱潛已歸故道也。雲夢土。唐貞觀中得古本尚書為雲土夢。詔改從之。庭按偽孔古文為雲夢土。夏本紀据真孔古文。亦為雲夢土。地理志据三家今文。亦為雲夢土。而貞觀中何處古本。能古於馬班所据耶。今當從古讀。為雲夢土。偽孔傳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地理志曰。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荆州數。又曰。南郡編縣。有雲夢宮。又曰。江夏郡西陵縣。有雲夢宮。水經注曰。雲杜縣東北。有雲夢城。又曰。監利縣。土卑下。澤多陂陀。西南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沌陽為雲夢之數。昭三年左傳注曰。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定四年左傳疏引土地名曰。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雲夢城。子虛賦張揖注曰。雲夢楚數也。在南郡華容縣。地理今釋曰。漢華容縣。今荆州府監利石首二縣地。非今之岳州府華容縣也。編縣。今安陸府荊門州

也。西陵縣。今黃州府蘄新州。及黃岡麻城二縣也。雲杜縣。今安陸府京山縣也。州陵。今安陸府沔陽州也。沔陽。今漢陽府漢陽縣也。然則東抵蘄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古之雲夢矣。庭樛土。讀為杜。古字通。詩。徹彼桑土。韓詩作桑杜。自杜土。沮漆。地理志。用齊詩作自杜。此經言雲夢土。即雲夢杜也。或單稱雲。左傳。入于雲中。是也。或單稱夢。左傳。田于江南之夢。是也。或兼稱雲夢。高唐賦。雲夢之臺。是也。或兼稱雲杜。地理志。江夏郡雲杜縣。是也。獨此經以雲夢杜三字連文。是其正名也。偽孔傳云。其澤中有平土邱。非矣。作人者。偽孔傳云。水去可為耕作。歆歆之治也。夏本紀作雲夢土。為治。用真孔古文。亦訓作為為。訓人為治也。偽孔本塗泥上有惟字。夏本紀據真孔古文。地理志。據三家今文。皆無惟字。偽孔傳曰。田第八。賦第三。偽孔本。田上有厥字。下有惟字。賦上有厥字。貢上有厥字。金上有惟字。夏本紀據真孔古文。地理志。據三家今文。俱無夏本紀。地理志。毛皆作旄。同說文曰。杫。本也。或作樵。又曰。檣。杫也。偽孔傳曰。幹。柘也。柏。葉松身曰栝。馬融注曰。栝。白栝也。說文曰。柏。鞠也。鄭注曰。



礪磨刀及石也。精者曰砥。說文曰：砮石可以為矢鏃。引夏書曰：梁州貢砮丹。又曰：丹巴越之赤石也。王肅注曰：丹可以為采。籥簫美竹。鄭注曰：籥簫聆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夏本紀集解徐廣曰：籥簫楷，一作箭足杆。杆即楷也。箭足者矢鏃也。或以箭足訓籥簫，籥乎。庭按真孔古文訓籥簫為箭足。訓楷為杆。史記以訓詁字代經文。徐廣心知其意矣。然徐以箭足為矢鏃，則誤矣。矢以鏃為頭，則箭足謂其杆也。淮南本經注曰：茵露竹筦。茵讀似綸。露讀南陽人言道路之路。此蓋雲夢澤中有蠻邦三，各以土地所產為其邦名。產籥竹者曰籥蠻，產簫竹者曰簫蠻，產楷木者曰楷蠻。此三邦也。其所產者皆天下名材。王肅注偽孔傳皆以包為橘柚，非矣。偽孔傳云：匭匣也。鄭注云：匭纏結也。偽孔傳云：菁以為道皆非也。鄭注曰：茅有毛刺曰菁茅，重之故包裏。僖四年左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穀梁傳曰：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范注曰：菁茅香草，所以縮酒。封禪書管仲曰：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屬下讀鄭注大概是矣。說文曰：黑而有赤色者為玄。又曰：縹淺絳也。庭按璣當

為緝聲之誤也。玉藻佩瑜玉而綦組綬。注曰綦文雜色也。然則玄纁緝組者玄纁緝三色之組。偽孔傳云璣珠類非也。珠璣之類例不入篚。故徐州蟪蛄揚州瑤琨雍州球琳琅玕皆貢而不篚。以此有厥篚之文知其非璣字也。說文曰組綬屬其小者以爲冠纓。偽孔傳曰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馬融注曰納入也。庭桼大龜大不常有。有則入之以爲錫也。夏本紀作入錫。此用真孔古文訓納爲入。訓錫爲賜也。釋文曰江沱潛漢四水名。本或作潛于漢。非。疏曰本或潛下有于。誤耳。庭桼夏本紀亦作潛於漢。詳察經文于字不誤。但漢下脫沔字也。梁州貢道當讀爲潛于江沱。潛于漢沔脫江沱漢字多逾字。此州貢道亦讀爲潛于江沱。潛于漢沔脫沔字。此二文可互證而得也。彼文云逾于渭是梁州之江沱漢沔也。此文云逾于洛是爲荊州之江沱漢沔也。潛當讀爲漸。洪範沈潛剛克。宋世家作沈漸。下經東漸于海。偽孔傳曰漸入也。越世家漸九川。集解徐廣曰漸者引進通道之意也。說文曰潛涉水也。方言曰潛又遊也。地理志曰武都郡武都縣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



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曰。武都郡沮縣。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  
五行四千里。荊州川。水經注曰。沔水一名沮水。鄭注曰。或謂漢為沔。如淳曰。北方人  
謂漢水為沔水。梁州偽孔傳曰。漢上曰沔。道水。偽孔傳曰。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  
為沔水。至漢中東流為漢水。然則漢是西漢水。沔是東漢水也。

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于河澤。

被孟豬。厥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賦錯上中。貢漆。漆絲

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偽孔傳曰。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地理今釋曰。豫州。今河南之河南。開封。歸德。南陽。  
汝寧。五府。汝州。直隸之大名府。東明。長垣。二縣。山東之兗州府。定陶。城武。曹。單。四縣。

江南之鳳陽府潁毫二州。潁上太和蒙城三縣。湖廣之襄陽府襄陽光化宜城棗陽穀城五縣。均州。鄖陽府鄖保康二縣。及鄖西縣東境。德安府隨州北境也。地理志曰。弘農郡盧氏縣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洛。過郡一行四百五十里。偽孔傳曰。伊出陸渾山。疏曰。熊耳山在陸渾縣西也。地理志曰。弘農郡上雒縣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偽孔傳曰。洛出上洛山。疏曰。冢領山在上洛縣境內也。地理志曰。河南郡穀城縣禹貢瀍水出潛亭北。東南入洛。偽孔傳曰。瀍水出河南北山。疏曰。穀城潛亭北。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地理志曰。弘農郡新安縣禹貢澗水在東南入洛。偽孔傳曰。澗出沔池山。疏曰。沔池在新安縣西也。地理今釋曰。伊水出今河南河南府盧氏縣熊耳山。至偃師縣南入洛。洛水出今陝西西安府雒南縣冢領山。至河南府鞏縣東北入河。瀍水出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北穀城山。至縣東入洛。澗水出今河南府澠池縣東北白石山。至洛陽縣西南入洛。庭按。滎播偽孔本作滎波。釋文疏引馬鄭王本皆作滎播。夏本紀作滎播。索隱引今文尚書亦作



滎播。惟漢書地理志作滎波。與偽孔同。疑今文三家自有播波之不同也。播波聲義通。索隱曰。播是水播溢之義是也。馬融注曰。滎播澤名。鄭注曰。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播。在其縣東。疏曰。言在滎陽縣之東也。地理今釋曰。滎澤在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南三里。古城村。庭按下經導沇水云。溢為滎。是水自濟出為滎矣。釋水云。自濟出為滎。滎與滎似同。實也。偽孔傳曰。滎澤波水。已成過豬。庭按此言河濟溢出之水。既有所豬。不為害也。偽孔傳曰。滎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滎東北。水流溢覆被之。疏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滎澤也。又曰。滎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故得東出被孟豬。地理今釋曰。滎澤古濟水所匯。當在今山東兗州府曹州東南。及定陶縣界。孟豬澤。今河南歸德府商邱虞城二縣界。有孟諸臺。庭按地理志曰。山陽郡湖陵縣。禹貢。滎于淮。泗通于河水。在南唐後本。滎誤為河。故孔疏謂地理志不言胡

陵有荷澤。然說文曰：荷澤水在山陽胡陵南。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荷。此文可證地理志。河字之誤矣。志何嘗不言胡陵有荷澤也。今經文徐州貢道及夏本紀地理志所載古文今文皆誤作達于荷河。獨說文尚存荷字，足為通經之至寶。不惟可證地理志之誤字也。地理志又曰：濟陰郡禹貢荷澤在定陶東。水經禹貢山水澤地篇曰：荷澤在定陶縣東。又曰：荷水在山陽湖陸縣南。蓋荷澤所被廣矣。自孟豬左右數百里之水皆以荷名也。此又不必以理地望東西為疑者矣。荷荷假借字。夏本紀地理志皆作荷。疏曰：於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庭按夏本紀作明都。地理志作盟豬。皆古聲同假借字也。導與道同。導水偽孔傳曰：被及也。廣雅曰：被加也。偽孔傳曰：高者壤。下者墳。壚。馬融注曰：豫州地有二等。下者墳壚也。夏本紀集解引偽孔傳曰：壚，疏也。說文：壚，剛土也。釋文引說文曰：壚，黑剛土也。楚辭思古注曰：墳，壚黃黑色土也。呂氏春秋辨土注曰：壚，埴壚地也。淮南地形曰：壚土人大。沙土人細。庭按壚與沙相反。不當訓為疏矣。偽孔本及地理志皆壤上有惟字。



夏本紀用真孔古文、無之。偽孔傳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偽孔本田上有厥字、下有惟字、賦上有厥字、今從夏本紀。地理志俱無之。夏本紀作賦、雜上中。此用真孔古文。訓錯為錯也。偽孔本貢上有厥字、今從夏本紀。地理志無之。漆見兗州、泉見青州、泉、夏本紀作絲、絲亦見兗州、青州。緯見青州。說文曰：紵、縠屬。細者為縠、粗者為紵。庭按：泉、緯、紵皆未織者、故貢而不篚。地理志師古注云：紵、織紵為布、皮及練也。非矣。偽孔本、夏本紀俱篚上有厥字、今從地理志無之。篚。地理志皆作渠。同。偽孔傳曰：縠、細縠也。夏本紀作織、縠用真孔古文。訓縠為縠也。說文曰：縠、縠也。縠、敝縠也。庭按：間傳注曰：黑經、白緯曰縠。已見徐州。縠者縠布也。縠、縠入篚。故知縠、縠也。縠布也。皆織物也。錫與縠同音、替代之替。已見揚州。此以徐州、梁州皆貢縠。豫州亦替代而貢之。故曰錫也。錯者與徐梁二州相錯也。於徐梁不言錯者、彼二州不相錯。惟豫州互與相錯也。偽孔傳云：治玉石者曰錯。謂治磬錯、非矣。河南河也。經不言南。蒙、荊州之文也。達地理志作入。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

夷底績。厥土青黎。田下上賦。下中三錯。貢璆鐵銀。鏤砮丹

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因桓。是來浮于江沱。潛于

漢沔。逾于渭。亂于河。

偽孔傳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地理志曰。京兆華陰縣。太華山在南。又曰。犍為  
郡南廣縣。沱關山。符黑水所出。北至犍道。入江。庭桼。符謂符縣也。皇輿表曰。京兆華  
陰縣。今西安府華陰縣。犍為郡南廣縣。今叙州府南溪縣。犍道。今叙州府。地理今釋  
曰。梁州黑水。即今雲南之金沙江。其源發於西蕃。南流入雲南麗江府境。東南流。又



東入四川境。又東至叙州府南。入岷江。地理今釋又曰梁州。今陝西之漢中府興安州及西安府商州。雒南山陽鎮安商南四縣。鞏昌府兩當文成三縣。徽階二州。湖廣之鄖陽府房竹山竹溪三縣。及鄖西縣。西境四川之城成都保寧順慶龍安馬湖五府。潼川嘉定。印眉雅五州。及叙州重慶夔州三府。瀘州江北諸州縣。松潘建昌二衛。墨溪營黎大所。天全六蕃。招討司是也。疏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地理志曰。蜀郡湔氐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隴西郡西縣。禹貢嶓冢山。覆西漢水所出。皇輿表曰。湔氐道。今成都府茂州也。隴西郡。今鞏昌府也。西縣。今漢中府寧羌州沔縣也。地理今釋曰。岷山跨古雍梁二州。自陝西鞏昌府岷州衛以西。大山重谷。嶺嶺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直抵四川成都府之西境。凡茂州之雪嶺。灌縣之青城。皆其支脉。而導江之處。則在今松潘衛北。西蕃界之浪架嶺也。地理志所云。岷山在湔氐道西徼外是也。嶓冢有二。一在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九十里。東漢水所出。一在鞏昌府秦州西南六十里。西漢水所出。二山南

北相去三四百里。而支脉隱然聯屬。元和志所謂龍東之山皆蟠冢是也。岷夏本紀作汶。索隱曰一作嶠。又作岐。偽孔傳曰水去已可種藝也。庭桉沱潛謂江漢在梁州境所溢出水也。既道謂已歸其故道也。歸其故道則梁州亦無復沱潛矣。地理志曰蜀郡郫縣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此皆漢時之沱潛。非復禹貢之沱潛也。偽孔傳云沱潛發源北州入荊州。非矣。潛夏本紀作沱。地理志作潛。偽孔傳曰蔡蒙二山名。疏曰地理志蒙山在蜀郡青衣縣。蔡山不知所在。地理今釋曰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西五里。庭桉地理志師古注曰蔡蒙二水名。創說無徵。非也。易旅釋文曰旅羈旅也。周禮遺人注曰羈旅過行寄止者。庭桉蒙山荒遠在蔡流之地。故曰蔡蒙也。言其山道開通行旅安平也。水經桓水注引鄭注曰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尹賞傳師古注曰陳宋之間言桓聲如和。匡謬正俗引如淳曰陳留之俗言桓聲如和。庭桉鄭讀和為因桓是來之桓也。謂桓水之上夷也。底績當讀為砥磧。言和夷通道於沙石中也。已見冀州黎夏



本紀作驪。同集解引偽孔傳曰：色青黑也。今本偽孔傳云：色青黑而沃壤，誤多而沃壤三字也。王肅注曰：青黑色。馬融注曰：黎小疏也。今據夏本紀通作驪，則知馬融義非矣。偽孔傳本田上有厥字，下有惟字，賦上有厥字，貢上有厥字，今從夏本紀地理志皆無之。偽孔傳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鄭注云：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中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少。庭按鄭孔說皆非也。梁州問歲代揚州下上之賦，則揚州代雍州中下之賦，雍州代梁州下中之賦，此三州相錯也。於雍州不言錯者，揚州言錯，梁州言三錯，則雍州之錯可知矣。偽孔傳曰：璆玉石名，釋器曰：璆玉也。夏本紀集解引鄭注曰：黃金之美者，謂之璆。釋器曰：黃金謂之璆，其美者謂之璆。郭注曰：璆，即紫磨金。然則鄭本璆作璆也。說文曰：珠，球玉聲也。或作璆。晉語注曰：璆，玉聲也。說文曰：鐵，黑金也。銀，白金也。鏤，剛鐵，可以刻鏤。磐石可以為矢鏃。引夏書曰：梁州貢磐丹。庭按今經本及夏本紀地理志皆磐，下無丹字。疑當說文引荊州貢磐丹，寫本誤為梁州乎。然說文又曰：丹，巴越之赤石也。貨殖傳曰：巴

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然則丹實巴產。巴實梁州之境。未敢謂說文字誤。或所據東漢古文有丹字。今當據之增正。地理志師古注曰。磬石也。說文曰。熊獸似豕。山居冬蟄。黑如熊。黃白文。狐禡獸也。鬼所乘之。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邱首。狸伏獸。似貙。偽孔傳曰。貢四獸之皮也。夏本紀集解引偽孔傳曰。織皮。今罽也。地理志師古注曰。織皮。謂罽也。今經本偽孔傳云。織金罽。織下脫皮字。又今誤為金也。釋言。罽。罽也。舍人注曰。罽。謂毛罽。胡人績羊毛作衣。庭按。織皮。西傾為一句。謂織皮是西傾所貢。猶雍州云。織皮。昆侖也。西傾夷名。居在西傾山下。因名之也。地理志曰。隴西郡臨洮縣。禹貢西傾山在縣西。地理今釋曰。西傾山一名強臺山。在今陝西鞏昌府洮州衛西蕃界。延袤千里。外跨諸羌。地理志曰。蜀郡。禹貢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水經注引鄭注曰。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阪曲為盤也。庭按。鄭注以桓是為隴阪。則踰越山險。不可謂因。地理志以桓為入南海之水。則不可因桓而來梁州。此二說皆非矣。地理今釋曰。桓水一名白水出



今陝西岷州衛東南分水嶺。至四川保寧府昭化縣東。入西漢水。西漢水上流為犀  
牛江。下流為嘉陵江也。庭按舊本浮于下。脫江沱二字。潛下誤多逾字。沔上脫漢字。  
當讀為浮于江沱。潛于漢沔。與荊州文同。但此則梁州之江沱。漢沔非荊州之江沱。  
漢沔也。說文曰。潛。涉水也。洪範。沈潛。宋世家作沈漸。是古字通也。下經。偽孔傳曰。漸  
入也。舊本作入于渭。入當為逾。聲之誤也。荊州偽孔傳曰。逾越也。詩公劉傳曰。正絕  
流曰亂。庭按河渠書曰。抵蜀從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  
通沔。斜水道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  
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彼為漢通褒斜時。議云爾。此禹時褒斜未通。故  
自沔而逾渭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  
同。荆岐既旅。終南敦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

危既宅三苗即叙厥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貢球琳琅玕  
織皮毳毼析支渠搜三邦底貢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  
河會于渭汭

偽孔傳曰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王肅注曰西據黑水東據西河鄭  
注引地記曰三危山黑水出其南地理今釋曰雍州黑水出陝西甘肅塞外南流至  
河州入積石河今俗名大通河是也地理今釋又曰雍州今陝西之臨洮平涼慶陽  
延安鳳翔五府西安府長安咸寧咸陽興平臨潼高陵鄠藍田涇陽三原藍屋渭南  
富平醴泉朝邑郃陽澄城白水韓城華陰蒲城同官武功永壽三水淳化長武二十  
七縣同華耀乾邠五州鞏昌府隴西安定會寧通渭寧遠伏羌西和秦安清水漳禮



十一縣。秦州。及榆林。寧夏。寧夏中靖遠。岷州。洮州。甘州。莊浪。諸衛所。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抵沙漠。皆是也。水經曰。弱水出張掖郡刪丹縣。西北至酒泉會水縣。入合黎山腹。偽孔傳曰。導之西流。至於合黎。鄭注曰。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地理今釋曰。今陝西山丹衛城西。有山丹河。古弱水也。出衛西南窮石山。正流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又東北至甘州衛北。迤邐流至塞外。入居延澤。其餘波溢入流沙也。庭按既西。言不為雍州內地之害也。地理志曰。安定郡涇陽縣。開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馮翊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百里。地理今釋曰。涇水出今陝西平涼府平涼縣西南筭頭山。亦名崆峒山。東至西安府高陵縣西南。入渭水。地理志曰。隴西郡首陽縣。禹貢烏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京兆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地理今釋曰。渭水出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烏鼠山。東至西安府華陰縣東北入河。偽孔傳曰。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於渭。馬融注曰。汭入也。說文曰。汭水相入也。庭按屬與注同。考工記匠人注曰。屬讀為注。圉

人注曰屬讀如灌注之注。此言涇水注渭之北。匪而相入也。道水疏曰漆沮在涇水之東。其水東流注于洛水。地理志云洛水出馮翊襄德縣東南入渭。與扶風漆水別也。地理今釋曰漆水源出陝西西安府同官縣北高山南流至臨潼縣北交口鎮入渭水。庭按漆水之旁多沮。故以漆沮為名。導水偽孔傳云漆沮二水名。詩毛傳亦曰漆沮岐周之二水。皆誤也。書詩皆合言漆沮不得分為二水矣。從言從於渭也。地理志曰右扶風鄠縣。鄠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鄠澧同。地理今釋曰澧水出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東南終南山自紫閣而下至咸陽縣東南入渭水。庭按攸當為乃。乃古字作通。攸古字作通。相似故譌也。乃同言分土之時乃同於渭也。偽孔傳曰此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地理志曰左馮翊襄德縣。禹貢北條荆山在南。右扶風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地理今釋曰荆山在今陝西西安府富平縣西南十里。下有荆渠。岐山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四十里。一名天柱山。山南為周原。庭按荆岐既旅謂大山之麓。道路開通有行旅也。地理志曰右扶風武功縣太壹山。古文以為終南。



垂山古文以為惇物。皆在縣東。庭桉垂當作華。字形之誤。水經禹貢山水澤地篇注曰。華山古文之惇物山也。可證地志垂字誤矣。地理志又曰。隴西郡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地理今釋曰。武功今陝西鳳翔府郿縣。考國志不載垂山。胡渭禹貢錐指以為太乙之北峰。在縣東四十里。鳥鼠山在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二十里。庭桉至于者。言行旅相至也。釋地曰。廣平曰原。下溼曰隰。昭元年公羊傳上平曰原。下平曰隰。庭桉底績當讀為砥磧。砥磧沙石之地也。已見冀州梁州地理志曰。武威郡武威縣。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為猪野澤。地理今釋曰。猪野在今陝西鎮番衛東北八十里。即休屠澤也。庭桉原隰底績猪野皆非一定地名也。高田為原。下田為隰。沙石之田為砥磧。水澤之田為猪野。古今說者以猪野為休屠澤。附會之失也。至于者。言行旅旅相通。無有不至也。豬。夏本紀作都。古字通野。地理志作豭。古字通同。偽孔傳曰。三危。西裔之山。已可居。疏曰。舜竄三苗於三危。是三危為西裔之山也。其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鄭注引地理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

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不可信。要知三危之山。不在河之南也。庭按宅如五流有宅之宅。三危在荒服之遠境。為流人之所居。故曰既宅。夏本紀作既度。宅度古字通。庭按三危山在烏鼠西南。臨峙黑水。上有黑水祠。或以為即古三危也。後漢西羌傳注曰。三危山在今沙州燉煌縣東南山有三峰。故曰三危。蔡傳曰。三危即舜竄三苗之地。三苗之竄竄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是三危已既可居。三苗于是大有功。叙今按舜竄三苗。以其惡之甚者遷之。而立其次者於舊都。今既竄者已叙。而居舊都者尚桀驚不服。蓋三苗舊都山川險阻。氣習使然。今湖南猺洞時猶竊發。俘而詢之。多為苗姓。豈其遺種與。庭按臯陶謨有禹之言曰。苗頑弗即功。帝其念哉。此三苗未竄之先。在荊州之三苗。頑弗即功。大為君相之憂。及是則已竄之。後在雍州之三苗。無復頑者。即功有叙。為天下之慶矣。蔡傳乃謂居舊都者尚桀驚不服。殆似誤看經文。乃為三苗不叙耶。豈不誣哉。帝典紀舜之考績曰。庶績咸熙。分別三苗。此又三苗已遷之後。無論荊州雍州兩地三苗俱已格面格心。無黜幽而有



陟明。無事於分。蔡傳曰。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似珠。偽孔傳曰。織皮毛布。庭桉織皮。崑崙。崑崙猶梁州云。織皮西傾也。鄭注曰。衣皮之民。居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是崑崙析支渠搜皆本山名。因為國號也。庭桉昆侖析支渠搜皆西戎之長。以織皮為貢者。渠搜各為一邦。正合三數。言此三邦皆致織皮之貢。由雍州來也。若荊州無三邦而言三邦。其言未盡可信。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鄭注曰。衣皮之民居此。昆侖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疏曰。王肅不言渠搜。鄭併渠搜為一。是疏以渠搜為二國也。然非也。地理志曰。金城郡臨羌縣西有昆侖山祠。敦煌郡廣至縣有昆崙障。朔方郡有渠搜縣。庭桉浮于下。舊有積石至于四字。蓋涉導川之文云。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因俱有龍門二字。遂誤衍上四字也。今考河自積石之下。龍門之上。繞出塞外。行三千餘里。而後南流入塞。貢道由此。甚迂遠而不近人情。且上流險窄之處。水淺灘磧。不能泛舟。或懸流直下。船不可過。假令禹雖欲行此迂迴之道。亦必不能浮舟積石而至于龍門。此必無之事也。當據理刪正。偽孔傳曰。龍門山在河東之

西界。地理志曰左馮翊夏陽縣。禹貢龍門山在北。地理今釋曰龍門山在今陝西西  
安府韓城縣東北五十里。大河之西。東與壺口隔水相望。釋詁曰會合也。月令注曰  
會猶聚也。庭按雍之貢道有二。其速東境則浮于龍門之西河。以達帝都。其西境則  
會合于渭汭。而亂于河也。不言河者。蒙梁州文也。偽孔傳曰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  
水西上。䟽曰從河入渭。逆水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言  
禹白帝訖發都更去也。皆非矣。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  
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

自此以下言奠高山也。釋文曰導從首起也。周語注曰導通也。又曰導開也。晉語注  
曰導開導也。夏本紀地理志導皆非道。同夏本紀作道九山。岍及岐云云。此用真孔



古文訓曰。道九山也。偽孔傳曰。岍岐荆三山。皆在雍州。地理志曰。右扶風汧縣。吳山在西。古文以為汧山。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左馮翊襄德縣。禹貢北條荆山在南。地理今釋曰。岍山。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南八十里。岐山。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四十里。荆山。在今西安府富平縣西南十里。庭梅此經言及言至于者。皆謂道路所通也。自岍山東行。及岐山。又東至于荆山。道在山之南麓。望其山。皆在道之北也。疏曰。馬融王肅皆以為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注以為四列。導岍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岍山為正陽列。鄭注創為此說。孔亦當為三條也。庭梅西傾為中條。則遺却岍山。不得在三條之中。其說極不安處。故鄭創言四列。亦有不得已也。今考地理志曰。左馮翊襄德縣。禹貢北條荆山在南。南郡臨沮縣。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是舊來但有南北二條。本無中條之說。然則導岍為北條。北山西傾為北條。南山故西傾。不言導者。是與岍共為一條也。導嶓冢為南條。北山岍山為南條。南山故岍山。不言導者。是與嶓冢共為一條也。道則二條。山則四列。言三條者。

非也。偽孔傳曰：河謂梁山龍門西河庭，按逾于河謂路道路於此過河。冀州云：壺口既載治梁及岐，即此道也。疏云：此處山勢相望不絕，若過河而東，謂山逾之也。呂氏祖謙曰：謂禹過於河也。人逾非山逾，皆非矣。偽孔傳曰：壺口雷首太岳三山在冀州太岳上黨西冀州。偽孔傳曰：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地理志曰：河東郡北屈縣禹貢壺口山在東南。河東郡蒲反縣雷首山在南。河東郡彘縣霍太山在東。霍太山即此太岳是。地理今釋曰：壺口山在今山西平陽府吉州西南七十里。黃河之水注其中。如壺然。雷首山在今山西蒲州。此山凡有八名：歷山、首陽山、薄山、襄山、甘棗山、中條山、渠豬山、獨頭山也。太岳一名霍太山，今為中鎮，在山西平陽府霍州東三十里。山周二百餘里，南接岳陽趙城二縣，北接靈石縣，東接沁源縣界。偽孔傳曰：底柱析城王屋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地理志曰：河東郡濩澤縣禹貢析城在西南。河東郡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疏曰：地理志不載底柱，底柱在大陽關東。析城之西。釋文曰：底柱山名在河水中。地理今釋曰：底柱山在今河南河南府陝州東四十里。大



河中。西北去山西平陽府平陸縣五十里。析城山。在今山西澤州陽城縣西南七十里。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九十里。接山西平陽府垣曲縣。及澤州陽城縣。山有三重。其狀如屋。雋孔傳曰。太行恒山。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冀州雋孔傳曰。碣石。海畔山。地理志曰。河內郡山陽縣。東太行山在西北。河內郡壁王縣。太行山在西北。常山。即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在西北。右北平郡驪成縣。大碣石山在縣西南。武帝紀文穎注曰。碣石在遼西參綦縣。綦縣今罷。屬臨渝。此石著海旁。地理志曰。遼西郡參綦縣有碣石水。庭按驪成縣今永平府撫寧縣也。綦縣今昌黎縣也。碣石在今撫寧縣西。昌黎縣北三十里。南距海六十里。不可謂石著海旁。又不  
可謂海畔山。以經文誤衍入于海三字。故說者為之誤證也。冀州之末云。夾右碣石入于河。夏本紀載真孔古文亦誤為入于海。昔人以此多疑碣石在海水中。不知綦縣自有碣石水。非海水也。此經言陸道所通。陸道不可入于海。下經陪尾大別敷淺原之下。皆不言入于海。故知此為衍文。當刪正。疏曰。言山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亦非。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偽孔傳曰。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地理志曰。隴西臨洮縣。禹貢西傾山在縣西。天水冀縣。禹貢朱圉山在縣南。隴西郡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京兆尹華陰縣。太華山在南。豫州山。地理今釋曰。西傾山。在今陝西鞏昌府洮州衛西蕃界。朱圉山。在今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十里。鳥鼠山。在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皇輿表曰。華陰縣。今屬西安府。偽孔傳曰。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地理志曰。弘農郡盧氏縣。熊耳山在東。潁川郡密高縣。太室山。古文以為外方。南陽郡平氏縣。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江夏郡安陸縣。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為倍尾山。夏本紀作負尾。負音陪。地理志作倍尾。倍音陪。水經禹貢山水澤地篇曰。負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地理今釋曰。熊耳山在今河南河南府盧氏縣西南七十里。接陝西西安府商州界。熊耳雖有東西異名。其



實一山。故班固云在盧氏。郭璞云在上洛。晉上洛縣。今商州也。外方今中岳嵩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西接洛陽縣。北接鞏縣。東接開封府密縣界。縣亘一百五十里。桐柏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東一里。東南接湖廣德安隨州。西接襄陽府襄陽縣界。皇輿表曰。江夏郡安陸縣。今湖廣德安府治也。度按今德安府安陸縣北有橫山。即班固所謂橫尾山。古文以為倍尾者也。此經言自西傾東行。過朱圉與鳥鼠。又東至太華。東過熊耳。與外方。與桐柏。又東至陪尾。此道在群山之北。望其山皆在道南。記之以表道也。非言水所經由也。偽孔傳曰。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經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此蓋言耳。吳氏澄過信偽孔。奉為典據。而乃尋問淮流。實不經橫尾山下。因疑地理志不足據。而更據唐志。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有陪尾山。欲以當之。不知泗水縣之陪尾。但為泗水所出。亦非淮水所經。與偽孔仍自不協。且偽孔不過憑臆之說。豈若地理志按據圖籍。具有原本。奈何以彼而疑此哉。

#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偽孔傳曰。嶓冢在梁州。荆山在荊州。地理志曰。隴西郡西縣。禹貢嶓冢山。南郡臨沮縣。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地理今釋曰。嶓冢有二。一在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九十里。一在鞏昌府秦州西南六十里。二山南北相去三四百里。荆山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西。少北八十里。偽孔傳曰。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荊州。地理志曰。江夏郡竟陵縣。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為內方山。地理今釋曰。內方山在今湖廣安陸府鍾祥縣西。周迴百餘里。接荆門州界。地理志曰。六安國安豐縣。禹貢大別山在西南。疏曰。地理志無大別。鄭注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庭按。今地理志有大別。而疏以為無。乃獨引鄭注之說。豈其檢廬江郡而未檢六安國耶。郡國志曰。廬江郡安豐。有大別山。定四年左傳曰。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杜注曰。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疏引土地名曰。小別大別。闕不知所在。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



南傳言吳與楚夾漢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庭按鄭注禹貢。多引地理志。而此注不言所在。杜預亦但引為武說。似果非地理志之文耶。或後人寫漢書者。反據鄭注及郡國志。私有附益耶。大別必不在安豐。杜氏論之允矣。地理今釋曰。大別山一名魯山。在今湖廣漢陽府漢陽縣東北半里。漢水西岸。此言南條之道。自嶓冢東行。至荆山。又東過內方。而東至大別山。道出群山之南。望其山皆在道北也。

##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偽孔傳曰。岷山在梁州。衡山在荊州。地理志曰。蜀郡湔氐道。禹貢岷山在西徼外。長沙國湘南縣。禹貢衡山在東南。皇輿表曰。湘南縣。今衡州府衡山縣也。中山經曰。洞庭之山。是在九江之間。禹貢山水澤地篇曰。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地理今釋曰。長沙下雋縣。今武昌府通城崇陽二縣地。胡氏旦曰。九江。即今洞庭也。地理今釋

曰洞庭湖在湖廣岳州府巴陵縣西南。北接華容安鄉二縣。西接南常德府龍陽縣。東南接長沙府湘陰縣界。為湖南衆水之匯。庭按上經荊州云。九江孔殷。是九江在荊州之域也。此經云至于衡山。過九江。下經云過九江。至于陳陵。東陳陵即巴陵也。九江在衡山之下。巴陵之上。非洞庭湖。而何哉。地理志於長沙下雋縣。不言九江。而廬江尋陽縣本注云。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尋陽乃揚州之境。豈禹貢荊州之九江哉。此地理志用三家今文之誤說也。焚書之後。說地理者不據圖志。故秦皇以壽春為九江。項羽以六安為九江。王莽改豫章為九江郡。豈非今文書說啟之耶。過九江。言道過洞庭而東。非山過。亦非禹過也。偽孔傳云。言衡山連延過九江。非也。偽孔傳曰。傳淺原一名傳陽山。在揚州豫章界。地理志曰。豫章郡歷陵縣傳陽山。傳陽川在南。古文以為傳淺原。庭按此言山下有川。川上有山。同在縣南。古文以為傳陽川。為傳淺原。非以傳陽山為傳淺原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篇曰。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不曰敷淺原山。而曰敷淺原地。與九江同意。可知敷淺原水名也。非山名。



也。說文曰：淺，不深也。原，水泉本也。味，其字義亦知敷淺原水名也。非山名也。自偽孔誤讀地理志而謂敷淺原一名傳陽山，於是後儒沿襲不復意為水名。而朱子因之作辨曰：傳陽山甚小而庫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脉遂起而為廬阜，則其高且大，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惟是為宜。以此謂經文敷淺原即是廬阜無疑，此尤誤說也。且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錫之地而為廬阜。二支之間，湘水隔斷，衡山在湘水西南，而廬阜在湘水東北，安得謂廬阜為衡山一支之所極乎？庭按：此南條南道而不出群山之北，故言之陽以明之也。自岷山之南北望岷山，東行至衡山之南，過洞庭而北，至於傳陽川之北，其道皆在山水之陽。望山皆在北，水皆在南。山南曰陽，水北曰陽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以下莫大川也。夏本紀作道九川。弱水云云。此用真孔古文。訓曰：道九川也。地理志

曰、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鄭注引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顧夷亦引地記書曰、合黎山名。水經禹貢山水澤地篇曰、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注曰、合黎山也。馬融王肅注皆云、合黎地名。偽孔傳曰、合黎水名。非矣。地理志曰、張掖郡居延縣。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水經禹貢山水澤地篇曰、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注曰、形如月生五日也。淮南地形曰、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庭樞經無入海之文。則弱水之波絕于流沙矣。不得入南海也。地理今釋曰、今陝西山丹衛。即漢刪丹縣。城西有山丹河。古弱水也。出衛西南窮石山。正流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又東北至甘州衛地北。迤邐流至塞外。入居延澤。其餘波溢入流沙也。合黎山亦名要塗山。在甘州衛西北四十里。流沙在今嘉峪關外。東至賀蘭山。西至廢沙州界。南北千餘里。東東西西數百里。其沙隨風流行。



#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偽孔傳曰。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疏曰。酈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敦煌。竝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地理今釋曰。禹貢之黑水有三。不必強合。水經注。黑水出張掖雞山。至於敦煌者。雍州之黑水也。漢張掖今甘州。敦煌今廢沙州也。地理志云。犍為郡南廣縣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北至犍道入江者。梁州之黑水也。南廣今南溪縣。犍道今叙州府也。程大昌以瀾滄江為黑水。此導川之黑水也。其源發於西蕃。南流入雲南界。為葉榆河。又南至阿瓦國。入南海。雍州之黑水在黃河之北。梁州及導川之黑水。皆在黃河之南。有截然不相紊者。安得託為越河伏流之說。夫昆侖為地軸。其山連延。包河南接秦隴。直達長安。為南山。縱黑水自敦煌而南。可能越大河之伏流。其不能越河以南之大山也。明矣。庭按黑水有三。至

快之論。足以破孔疏之謬。然雍州黑水。既不能越河入南海。自然下流當入積石河。而地理志言犍為符黑水入江。不言張掖黑水入河。何也。又不言益州越雋有葉榆黑水。何也。據禹貢雍梁二州。皆以黑水為西界。是黑水又在河源之西。在河源之西。則不須越河。越南山。可由三危山之西。包中國而入南海也。如是則雍州梁州與導川之黑水。正是一黑水耳。而符黑水。非禹貢之黑水也。鄭注曰。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西南。水經禹貢山水澤地篇曰。三危山在敦煌縣南。河圖括地象曰。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汶山相接。黑水出其南。地理今釋曰。三危山在大河南。今陝西岷州衛塞外。古疊州西。西蕃界中。雲南麗江府北。庭桉黑水有三。三危山又有三耶。在敦煌縣南者。雍州黑水之三危也。與汶山相接者。梁州黑水之三危耶。雲南麗江府北者。導川黑水之三危耶。此皆余所不敢言也。

導。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



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泝水。至于大  
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地理志曰。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  
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郡國志曰。隴西郡河關縣。故屬金城。積石山在西南。河  
水出。水經禹貢山水澤地篇曰。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地理今釋曰。積石山在今  
臨洮府河州北一百二十里。地理今釋曰。諸家多以為此為小積石。云別有大積石。  
去此尚千餘里。其實禹施功之始。即此積石。更無所謂大積石也。河水經積石山。至  
河州。入中國界。過蘭州。又折而東北。經寧夏衛。流出塞外。河以內為河套地。又東南  
至延安府府谷縣入塞。河以東為山西界。南流至潼關衛。又折而東。偽孔傳曰。施功  
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地理志曰。左馮翊夏陽縣。禹貢龍門山





河豈不是大伾乎。瓚言當然。庭按水經禹貢山水澤地篇曰大伾地在河南成臯縣北。此與張揖說相符。而其文云大伾地則大伾非山名也。鄭注亦不言山名而修武武德在大河之北。成臯在大河之南。隔水相望。漢高帝出成臯北門渡河宿修武是也。然則張揖與鄭注雖異而所指之地正同。惟誤言山名附會爾雅啟人疑惑也。今謂大伾地名在成臯修武之間大河南北之厓。臣瓚說黎陽縣山在今大名府濬縣去此遠矣。非也。偽孔傳曰降水水名入河。地理志曰信都國信都縣故章河故虘池皆在北。東入海。禹貢降水亦入海。疏曰漢書以襄國為信都在大陸之南。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讀下江切聲轉為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此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此鄭冒臆不可從也。地理今釋曰降水出今山西潞安府屯留縣西南八十里盤秀嶺。至潞安府潞城縣入濁漳水。而濁漳水由是亦名降水矣。偽孔傳曰大陸澤名。地理志曰鉅鹿郡鉅鹿縣禹貢大陸澤在北。釋

地孫炎注曰。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也。地理今釋曰。大陸澤。一名廣阿澤。跨今直隸保定府東鹿縣。順德府鉅鹿縣。正定府隆平縣。寧晉縣。深州。上承滹沱。滄陽。漳。唐諸河水。匯為巨浸。又東北流。為新漳河。至大城。為子牙河。至天津。衛入海。偽孔傳曰。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渤海。皆禹所加功。故叙之。庭按。夏本紀。北播上無又字。地理志有。與偽孔同。東河為冀兗之界。九河之播。其東八支。在兗州界內。故兗州言九河既道也。蓋河未入海之時。慮其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故分九支。以殺其溢。及其將入海也。九河分流。而水力少。慮其海水上潮。河流遲滯。泥沙淤塞。下口浸高。上流必有衝決之患。故又合為一大河。以迎敵海水。名為逆河。言與海相逆也。

潘冢道。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太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漾夏本紀作漾。說文曰：漾，古文作漾。偽孔傳曰：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流為漢水。地理志曰：隴西郡西縣，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又曰：隴西郡氐道縣，禹貢漾水所出，至武都為漢。又曰：武都郡武都道，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地理今釋曰：漾水出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嶓冢山，東至漢中府南鄭縣南為漢水，亦名東漢水，東流至白河縣入湖廣界。又東南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偽孔傳曰：滄浪之水別流，在荊州。疏曰：傳言別流，似分為異水，案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水經注曰：禹貢又東為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為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自下有通稱耳。地理今釋曰：滄浪水在今湖廣襄陽府均州北四十里。偽孔傳曰：三澨水名，入漢。鄭注曰：三澨水在江夏竟陵之界。水經禹貢山水澤地篇曰：三澨地，在南郡鄖縣北沱。地理今釋曰：案說文云：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王逸注：西澨，云水涯也。杜預注：漳澨，云水邊。馬鄭王注及孔傳俱以三澨為水名，非矣。禹貢雖

指云、三潁當在清水入漢處。一在襄城北。即大堤。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東。皆襄陽縣地。即古郢縣之北也。偽孔傳曰：大別山名。觸山迴南入江。定四年左傳杜注曰：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地理今釋曰：大別山一名魯山。在今湖廣漢陽府漢陽縣東北半里。漢水西岸。水經注引地說曰：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阪。南與江合。庭桮漢水若實觸大別而迴南入江。則大別在漢水東。非在漢水西矣。據左傳：楚人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是大別果在漢水東。非在漢水西矣。偽孔傳與他說似皆是也。偽孔傳曰：匯迴也。水東迴為彭蠡大澤。一切經音義引蒼頡曰：匯水迴也。初學記引鄭注曰：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為中江。庭桮為大川。不可不記其入海。又不可奪江與彭蠡之大。而自專其名。故於導漾曰：東為北江。於導江曰：東為中江。所以並存江漢。示兩不相奪。雖文無南江。而亦以虛存彭蠡。此三江所以名也。偽孔傳云：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非矣。地理志曰：會稽毗陵縣北江在北。東入海。丹陽蕪湖縣中江出西南。東至會稽陽



羨入海。會稽吳縣南江在南東入海。此與禹貢之北江中江三江皆無涉也。蓋漢人習尚書今文之誤說。可勝論哉。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醴。過九江。至于東陵。東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地理志曰。蜀郡湔氐道。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偽孔傳曰。江東南流。沱東行。庭按江水東行。凡有別出之流。不分南北。俱名為沱也。偽孔本醴作澧。曰。澧水名。夏本紀地理志俱作醴。鄭注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此經自導弱水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合黎為山名。醴為陵名。今長沙郡有醴陵縣。其以陵名為縣名乎。庭按夏本紀引馬融注。亦以醴為水名。是偽孔所本舊說。故鄭辨之。澧水自東南來入洞庭。此

醴陵當在洞庭西也。中山經曰：洞庭之山是在九江之間。水經禹貢山水澤地篇曰：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胡氏旦曰：九江即今洞庭也。地理今釋曰：九江即洞庭湖。在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西南。庭按地理志曰：廬江郡尋陽縣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此用今文臆說。取揚州之水而名之為荊州之九江。豈可哉。偽孔傳曰：江分為九道。在荊州。此知尋陽之非九江。而又不能實證其處。則云分為九道。在荊州而已。亦不知在荊州何處也。偽孔傳曰：東陵地名。地理今釋曰：東陵即巴邱山一名天岳山。臨大江。今湖廣岳州府城是其遺址也。地理志曰：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水經禹貢山水澤地篇曰：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庭按水經地理志皆承今文家言。不識九江之處。故附會東陵於此也。且廬江實無金蘭縣。志所稱金蘭西北。意鄉名歟。而水經正言金蘭縣何耶。馬融注曰：廬也。疏曰：廬言廬也。邪。出之言。說文曰：廬衰行也。又曰：逢廬衰去之貌。考工記鄭司農注曰：廬讀為倚移。從風之移。庭按廬廬字同。東廬北當一讀。言江水東去而衰向北。乃與彭蠡會也。廬即彭蠡蒙



導漾之文可知耳。偽孔傳曰：迤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匯為彭蠡，非矣。鄭注云：東迤者為南江，亦非矣。中江已見上文。北江下，偽孔傳曰：有北有中，南可知。

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偽孔傳曰：泉源為沅。流去為濟。在溫西北平地。疏曰：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地理志曰：河東郡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沅所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千乘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地理今釋曰：濟水出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既見而伏。至濟源縣西北五里。重源顯發。有東西二池。合流至溫縣東南入河。庭按：夏本紀作東為濟。無流至字。地理志有與偽孔本同。偽孔傳曰：濟水入河。竝流十所里。而南截河。又竝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教倉東。

南庭按○截何之說○非其實也○凡兩水不能相截○若河○濟相入而○濟流不斷○則河流不  
得○東注○必且隨○濟而南○出矣○若河流不斷○則濟水亦無由南過○必且隨河而東下矣○  
安有兩水交流作十字之形者乎○經言○溢為滎者○謂濟水衝激河水滿溢而流出也○  
溢出者自是河水○但因濟水而溢○濟水使河溢為滎○非濟水之溢為滎也○所謂清濟  
貫濁河者○自是濟水伏流過河而南○東出于陶丘北○此之謂貫河○非謂滎澤貫河也○  
地理今釋曰○滎澤在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南三里古城村○偽孔傳曰○陶丘丘再成○  
釋丘再成為陶丘○李巡注曰○再成其形再重也○郭注曰○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  
理志曰○濟陰郡定陶縣○禹貢陶丘在西南○有陶丘亭○地理今釋曰○陶丘在今山東兗  
州府定陶縣西南七里○偽孔傳曰○潁潁澤之水○地理志曰○濟陰郡○禹貢潁澤在定陶  
縣東○夏本紀地理志○皆作潁○潁○音同○假借字○偽孔傳曰○濟與汶合○地理志曰○泰山  
郡萊蕪縣○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濟○地理今釋曰○汶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其源  
非一○合流於泰安州之靜安鎮○謂之大汶○又有小汶○出新泰縣宮山之下○至徂徠山



南入大汶。汶水舊由安民亭。合濟水東北入海。偽孔傳曰：北東北折而東。

##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偽孔傳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地理志曰：南陽郡平氏縣。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北至淮浦入縣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水經曰：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疏曰：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也。地理今釋曰：淮水發源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桐柏山。山下有淮井。泉源所出也。水經所謂胎簪山。即桐柏之支峯也。東流至光州。會汝水。又東入江南鳳陽府潁州界。又東北至懷遠縣。又東逕五河縣。又東逕泗州城南。盱眙城北。漫衍入洪澤湖。東北出淮安府清河縣之清口。與黃河會。地理志曰：濟陰郡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又曰：魯國卞縣。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過郡三。行五百里。水經注曰：泗水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皇輿表曰：卞縣今兗州府泗水縣也。地理今釋曰：泗水出今山

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四源竝發故名。地理志曰泰山郡蓋縣臨樂山。沂水出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水經曰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水經注引鄭注曰出沂山。地理今釋曰沂水出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雕崖山。接蒙陰縣界。禹貢錐指以為雕崖。臨樂艾山皆沂山支阜之異名也。南流至江南淮安府宿遷縣北。匯為駱馬湖。又南入運河。庭按今泗沂皆入運河。不復與淮會。則禹時水道不可尋矣。偽孔傳曰淮與泗沂二水合入海。亦不能言其歸趣何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

過漆沮入于河

地理志曰隴西郡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京兆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偽孔傳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



渭水出焉。西山經郭注曰：鳥鼠同穴之山。今在隴西首陽縣西南。山有鳥鼠同穴。鳥名曰鵪，鼠名曰鵪。鵪如人家鼠而短尾。鵪似燕而黃色。穿地入數尺。鼠在內，鳥在外。而共處。孔氏書傳曰：共為雌雄。張氏地理記曰：不為牝牡也。水經注引張晏曰：不相為牝牡，故因以名山。又引杜彥遠曰：同穴止處。養子互相哺食。長大乃止。如杜此說是鳥鼠各有其子，果不相為牝牡也。釋鳥曰：鳥鼠同穴，其鳥為鵪，其鼠為鵪。李巡注曰：餘鵪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也。郭注與西山經注畧同，惟似燕而黃色，作似鵪而小，黃黑色，數尺，作三四尺。地理今釋曰：鳥鼠山在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二十里。渭水出，東至西安府華陰縣東北，入河。偽孔傳曰：澧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地。理志曰：右扶風鄠縣，鄠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鄠與澧同。地理今釋曰：澧水出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東南，終南山，自紫閣而下，至咸陽縣東南，入渭水。地理志曰：安定郡涇陽縣，升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馮翊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百里。地理今釋曰：涇水出今陝西平涼府平涼縣西南，笄頭山，亦名崆峒山，東至西安。

府高陵縣西南入渭水。庭按夏本紀作又東北至于涇。地理志作又東至于涇。據導江鄭注云言會者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也。今涇實水名。鄭本必不作至于矣。偽孔本依鄭作會得之矣。夏本紀東過上無又字。地理志有偽孔傳曰漆沮一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庭按今刊本誤作漆沮二水名非也。若二水名豈可二水俱曰洛又俱出馮翊北乎。讀者見詩傳云漆沮岐周之二水必謂書詩傳同而不知其意異也。據書詩皆合言漆沮何得為二水。蓋漆水之旁多沮如故謂之漆沮也。地理志曰馮翊襄德縣洛水在東南入渭。地理今釋曰漆水源出陝西西安府同官縣北高山南流至臨潼縣北交口鎮入渭水。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偽孔傳曰熊耳在宜陽之西。地理志曰弘農郡上雒縣。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水經曰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謹舉山。山海經曰出上洛西山。地理志又曰弘農郡盧氏縣熊耳山在東。又曰弘農郡上雒縣熊耳。獲輿山在東北。水經注引地說曰熊耳之山地門也。洛出其間。河南通志曰熊耳有三。一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兩峯相竝如熊耳。禹貢導洛自熊耳。即此。地理今釋曰洛水出今陝西西安府雒山縣冢領山。至河南府鞏縣東北入河。地理志曰弘農郡新安縣。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地理今釋曰澗水出今河南府澠池縣東北白石山。至洛陽縣西南入洛。地理志曰河南郡穀城縣。禹貢瀍水出晉亭北。東南入雒。地理今釋曰瀍水出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北穀城山。至縣東入洛。偽孔傳曰澗瀍會于河南城南。地理志曰弘農郡盧氏縣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過郡一行。四百五十里。地理今釋曰伊水出今河南府河南府盧氏縣熊耳山。至偃師縣南入洛。偽孔傳曰伊合於洛陽之南。河洛合於鞏之東。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

# 成賦

攸當讀為乃乃古字作𠂔形似直直古攸字也說文了部曰直讀若乃直讀若攸許氏之後乃作迺形即直字攸作直形即直字而說文寫本誤以讀若乃為讀若仍於是後人不識直字書詩中直多讀為直因寫為攸俱當据文義改正夏本紀作於是九州攸同句上加於是二字蓋用真孔古文說釋文意恰是乃字語氣可知攸為乃誤無疑也此言九州之地乃咸平治無有遠近於是皆同矣與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非異語也說文曰隩水隈崖也夏本紀地理志俱作隩詩淇奥傳曰奥隈也隩奥



古通用字也。九州至是乃皆同。四隩自昔已可居。此總上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以結篇首敷土之意也。偽孔傳曰：九山、九州名山。庭按：真孔古文訓刊為表。說文廣雅淮南注訓刊為識。然則刊旅者望山而行以山表道也。偽孔傳云：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非也。九山刊旅總上導所四條以結篇首奠高山之意也。偽孔傳曰：九川九州之川。庭按：滌當讀為條。古字通。蔡湛頌曰：蕭條而雲消。蕭條即蕭條也。條源謂源泉皆有條理也。偽孔傳曰：滌除泉源非也。偽孔傳曰：九澤九州之澤。詩澤陂傳曰：陂澤障也。月令注曰：畜水曰陂。庭按：九川源流可條分矣。九澤自昔已陂障矣。此總上導川九條以結篇首奠大川之意也。論語鄭注曰：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偽孔傳曰：四海之內會同于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庭按：四海會同結各州貢道皆達河以達帝都之意也。偽孔傳曰：六府水火金木土穀。庭按：偽孔傳雖據偽大禹謨。偽大禹謨亦本於文八年左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此左傳引古書說最可信也。六府之物皆甚修治。此總結各州厥貢厥篚厥包之文也。釋詁

曰庶衆也。偽孔傳曰：交俱也。疏曰：交錯更互俱之義也。離騷注曰：正方也。庭按：庶土有美惡肥瘠，交相比正，此總結各州言厥土之意也。釋言曰：底致也。庭按：此言致慎財賦之多寡，結九州之言賦九等也。釋言曰：咸皆也。庭按：則疑明字誤，禮運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注曰：則當為明。此古書明誤為則之驗也。鄭注曰：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偽孔傳云：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庭按：九州之賦皆不與田同等，故知非法則字矣。此言分明三壤之等而成其賦也。結各州之言田九等也。偽孔讀連下經中邦為句，誤。夏本紀集解用鄭注本，讀咸則三壤成賦為一句，得之。

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sub>里</sub>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鄭注曰。中即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昨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庭按九州之域。各有中外。州牧所治為中邦。中邦之地。以封建長諸侯。賜之土田。姓氏為一州牧。冀州雖帝都。亦置州牧。九州凡有九牧。皆各居其中邦也。釋詁曰。祇敬也。台我也。庭按我禹也。祇台德為句。先不距朕行為句。言九牧各有其中邦。而祇敬我禹之德。以師先天下。不距違我所行也。距拒同。論語其不可者拒之。漢石經作距之。趙廣漢傳。晉灼注曰。距閉也。偽孔傳曰。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非矣。鄭注曰。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此讀台為怡悅之怡。亦皆非也。夏本紀。五百里甸服上。有令天子之國以外七字。此用真孔古文。說釋文意如此。然

此謂各州中邦以外五百里為甸服則九州有九甸服其侯綏要荒亦皆有九非獨天子國外有五服真孔誤矣。偽孔傳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去王城面五百里。偽孔亦獨以天子之國言之皆誤矣。鄭注曰服治田出穀稅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偽孔傳曰禾稾曰總入之供飼國馬。鄭注曰納總謂入所刈禾也。偽孔傳曰銍刈謂禾穗。鄭注曰銍斷去稾也。詩臣工傳曰銍獲也。偽孔傳曰結稾也。馬鄭注皆曰結去其穎也。音註釋文曰結本或作楷。工八切。郊祀志如淳注曰楷讀如夏。地理志作納夏服。禮器注引禹貢三百里納靺服曰穗去實曰靺。論衡量知曰穀未舂烝曰粟。說文曰米粟實也。庭按二百里當為納結誤作銍三百里當為納銍誤作結。又衍服字。此言甸服百里內者賦粟并穗稾根總皆入之是納總也。二百里內者去其根而入穗與稾是納結也。三百里內者去其稾入其穗是納銍也。四百里內者去其穗而納粟五百里內者去粟之糠而納米也。或問曰九州皆有甸服之賦得無九牧之祿同於天子乎。荅曰九州甸服之賦皆所以供天子也。州之貢賦取於此非九牧所



得有也。九牧自有錫土。然少耳。安得比天子乎。或問曰。總結銓粟。道近而入多。固宜。若以八州甸服。供天子之國。道遠。奈之何。荅曰。總結銓粟。納於州耳。其運於冀州。則已治為粟米矣。何憂遠乎。又五百里者。州治千里之內也。夏本紀作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綏服。綏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皆用真孔古文。說釋文意如此也。偽孔傳曰。侯。侯也。主斥侯而服事。法言重黎注曰。采。食稅也。襄十五年公羊傳注曰。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爾。偽孔傳曰。男。任也。任王事者。夏本紀作二百里。任國。此用真孔古文。訓男為任也。廣雅曰。男。君也。釋詁曰。侯。君也。庭。桎。侯服內百里。去州治六百里。以為官人之采邑。侯服二百里。去州治七百里。以封小國。子男。侯服三百里外。去州治八百里至千里。以封大國。諸侯也。又五百里者。州治千五百里內也。釋詁曰。綏。安也。揆。度也。廣雅曰。奮。振也。庭。桎。州治外一千五百里。漸遠。宜綏安之。故謂之綏服。其內三百里之邦。回首面內。揆。度文教而行之。其外二百里之邦。扞禦外夷。振奮威武。以為衛也。又五百里者。州治二千里內。

也。周語注曰：要服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又曰：夷夷圻也。白虎通曰：夷者，傳夷無禮義。庭按：蔡當讀為竄。字林：竄，千外切。與蔡音同，故相假借。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之。叔，即是竄。蔡，叔也。左傳釋文疏：俱讀蔡為繫。繫者，放散之義。與竄義不同。又與蔡形不似。何由當為蔡乎？蓋竄之假借字，或作蔡，亦或作殺。孟子殺三苗，即竄三苗也。假借作殺，因而竄寫作繫耳。竄者，言竄逐罪人居之於此也。偽孔傳曰：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馬融注曰：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鄭注曰：蔡之言殺，減殺其賦，皆非矣。此言州治外二千里，蓋遠宜約束之而已。故曰要服。其內三百里之邦，以為夷俗之睢盱，其外二百里之邦，以為有罪者之所投竄也。又五百里者，州治二千五百里內也。離騷注曰：荒遠也。周語注曰：荒，裔之地。與戎翟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也。馬融注曰：蠻，慢也。禮儀簡慢，來不距去，不禁。鄭注曰：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疏曰：緡，繩也。言蠻者以繩束物之名。庭按：蠻謂蠻貊之邦也。偽孔傳曰：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非矣。舜典：馬融注曰：流放也。庭按：流之與



蔡邕近之異名也。偽孔傳曰：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馬融注云：流行無城郭常居，皆非矣。此言州治外二千五百里，蓋荒遠，故謂之荒服。其內三百里之邦，以為蠻貊之所羈縻。其外二百里之邦，以為罪者之所流放也。計一州五服，方五千里。九州應方一萬五千里。然九州之廣，狹自殊，又不必四面均齊。或一面有要荒，三面止於侯。綏或二方有荒服，二方止於甸侯。大率計之一州可方三四千里。九州之地，可方一萬餘里。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三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古今疆域大畧同此數耳。舊說五服里數皆自冀州帝都計之，則九州之地通共得方五千里。畧有漢地五分之一。禹跡不宜若此之狹，是以先儒賈逵、馬融皆云：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為方六千里。鄭注則云：五服之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為方萬里。王肅知賈、馬、融、鄭之說皆失實，不可據信。而又無奈禹跡之太狹，漢地之太大也。故肅注臯陶謨曰：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

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及此經孔疏亦曰。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皆踈說也。凡道里之數。必是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安有能據虛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者乎。彼皆不知九州之各有五服。故生此不得已之曲說也。且如舊說。惟冀州有五服。則兗青已非侯。綏之服。徐豫乃為蠻流之區。荆揚梁更在要荒之外。豈可謂九州乃同者乎。且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若惟此五千里之地。曾何足以容萬國之封乎。

###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海。

偽孔傳曰。漸入也。被及也。鄭注曰。朔北方。釋詁曰。暨與也。地理志作泉。古字同。說文曰。泉。衆詞與也。釋詁曰。訖止也。庭按。四字衍文。當刪。正海謂北海南海也。朔南暨聲教訖于海。為一句。朔南二方不可言訖于四海。故知四字必誤衍也。鄭注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非矣。此言通共九州之境域。東則冀兗青徐揚之東境。漸于海矣。西



則雍之西境。被于流沙矣。北南則冀雍之北境。未至北海。揚荆梁之南境。未至南海。而皆去海不甚遠。及與聲教之所及。則北南亦皆訖于海矣。惟西海不知所在。故近以流沙為界也。

##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揚雄傳應劭注曰。錫與也。論語皇疏曰。圭瑞玉也。楚辭招魂注曰。玄黑也。庭桮夏尚玄色。故禹既有天下。改制九州。敷土已畢。用玄玉告天。用所尚也。偽孔傳曰。玄天色。言天功成。非矣。偽孔傳又曰。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夏本紀曰。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此用真孔古文。說釋文義。與偽孔同。皆為非矣。經言禹錫玄圭。而不言錫禹玄圭也。言告厥成功。而不言彰厥成功也。

## 甘誓

呂氏春秋先己篇曰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相字誤御覽八十二引作夏后相啟高誘注引傳曰啟伐有扈夏本紀曰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于甘將戰作甘誓此為漢以來書說甘誓是啟作也墨子明鬼引禹誓曰大戰于甘云云莊子人間世曰禹攻有扈呂氏春秋呂類曰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說苑政理曰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此皆用秦以來書說甘誓是禹作也庭樞啟繼世而有天下諸侯不服者為叛臣其罪不容於誅矣禹受舜禪而有天下諸侯若有不服安知非義士懷思故主者雖有不得不伐之勢而實難為正名定罪之文觀此誓罪狀有扈不過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質言之即曰不事新天子也此外都無詆責之言然則誓為禹作乃更切於事情矣有扈之於禹無罪禹之伐有扈有禮但欲服之而已故修教一年而有扈請服有禮之足以服人如此淮南齊俗曰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此古說相傳有扈為虞之忠臣非夏之叛國也



#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禹受舜禪而兵征不服。扈懷故主而不屈。新朝客主有辭。而不相下。故至于大戰也。偽孔傳曰。甘。有扈郊地名。馬融注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地理志曰。右扶風鄠縣。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云夏啟者。用漢時書說也。扈谷下脫甘字。郡國志曰。鄠古扈國。有甘亭。說文曰。鄠有扈谷甘亭。釋文曰。甘水名。今在鄠縣西。偽孔傳曰。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齊尚書召南曰。六卿之名。始見於此。鄭康成注大傳曰。夏六卿。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此以周官準度。虞夏想當然耳。士。即刑官。謂士曰作士。謂虞曰朕虞。皆漢人之陋也。孔穎達此疏甚畧。其月令疏曰。按書傳。有司徒。司馬。司空。公。領三卿。此夏制也。曲禮有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此殷制也。鑿言之。亦無確據。杜佑通典。謂堯置天地四時之官。為六卿。其說本於賈公彥考工記疏。然堯時實未見六卿名目。何說天地春夏秋冬之官。如周禮所云者乎。庭按六卿無考。偽孔

言六軍之將是矣。召六卿者，會集軍將，使聽誓也。天子有征而無戰，禹征有扈而書曰：「大戰者，扈有辭也。」凡師先誓而後戰，今先言大戰而後言召六卿，是既戰而否不服也。禹終不欲與扈戰也，脩教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

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共行天之罰。

小爾雅曰：嗟發聲也。偽孔傳曰：各有軍事故曰六事。庭按：六軍之將皆有軍事之人也。鄭注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總呼之辭。言軍吏下及士卒也，非矣。馬融注曰：軍旅曰誓，會同曰誥。誥誓俱是號令之辭，意小異耳。釋文曰：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融曰：有扈，姒姓之國。說文曰：扈，夏后同姓所封。在鄆。疏曰：鄆，扈音同。未知何時改也。淮南齊俗高注曰：有扈，夏啟之庶兄也。庭按：有扈姓無所考。諸家以夏有觀扈之文，臆



言當為姒姓也。然武觀雖是啟子。有扈自為別人。無從知其姓也。且人以氏族相別。施於異姓。不施於同姓。而禹稱之曰有扈氏。是別生分類之詞也。扈與夏不同姓。有明驗矣。老子王注曰。威害也。昭元年左傳注曰。侮陵也。鄭注曰。五行四時威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虐之。周禮官正注曰。怠懈慢也。周語注曰。棄廢也。素問陽明脉解注曰。棄不用也。馬融注曰。三正。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庭桱木火土金水五德之運。王者受命易服色之事也。三正迭建。改正朔之義也。有扈當禹受天命之日。而不受冠帶。不奉正朔。非是違人。寔惟逆天。故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鄭注曰。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偽孔傳曰。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皆非也。偽孔傳曰。勦截也。截絕謂滅之。說文刀部。引作剝絕其命。曰剝絕也。力部曰。勦勞也。引春秋傳曰。安用勦民勦楚交切。剝子小切。此二字音義不同。而今書本借用勦。夏本紀亦作勦絕。釋文引馬融作勦絕。是古亦通用也。墨子明鬼曰。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

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僇於社。此墨子所据本。自勑絕其命以下。橫多三十餘字。未知何也。疑墨子時經文字多而已。錯誤難通。故漢初經師刪省讀之。如今本也。今詳墨子文義。當云。明日日中。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爾卿大夫庶人。予非其田野葆士之欲。予惟共行天子罰。此既戰而誓言。明日復戰也。明日誤為有日。故不可通矣。偽孔傳曰。恭奉也。庭樓恭共古字通用。共行謂兩手奉而行之也。夏本紀作共行。下經恭命俱作共命。王乃言曰。嗟嗟汝六卿者。各有軍事之人。我有要誓之<sub>言</sub>。以勑告汝。今有扈氏不奉制度。威虐侮慢於五行之運。不行朝政。怠惰棄廢於三正之建。其行自絕於天。天用此故。必當截絕其命。今我非欲利其田里。有其民人也。惟共奉天命以行其罰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



其馬之政。汝不共命。

鄭注曰。左車左。右車右。偽孔傳曰。左車左。左方主射。政治也。治其職。右車右。勇士之  
士。執戈矛以退敵。御以正馬為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庭桉恭讀為共。共奉也。見  
上文。正。夏本紀。墨子俱作政。政當為攻。三句一律。皆說政治其事也。攻形誤為政。而  
改正古字通。偽孔本遂寫為正。甚失之矣。夏本紀左。不攻于左下。無汝不共命一句。  
與墨子所見本同。車左射士。是汝左手。其有不用汝命。不政治于車左之事者。即  
是汝不奉我命。車右勇士。是汝右手。其有不用汝命。不政治于車右之事者。即是汝  
不奉我命。御者居中。是汝之心。其有不用汝命。而非其馬之政治。即是汝不奉我命。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偽孔傳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又載社主。謂

之社事。奔北者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庭桱擊戮。王莽傳作奴戮。擊奴古字通。周書作雉。孔晁注曰。俘因為奴。月令注曰。戮猶殺也。然則擊戮謂輕或因奴重則殺戮矣。偽孔傳曰。擊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非也。孟子說文王治岐。罪人不孥。趙岐注以孥為妻子。亦非也。父子兄弟。罪不相及。雖非文王亦鮮有誅及妻子者也。蓋有罪者。係累而役作之。入於奴隸。此古之常法。漢以後謂之徒。古者謂之孥也。文王不忍人之蒙詢。但決其罪。而不復役其身。此所以為仁政也。士卒用命。汝賞之於祖。士卒不用命。汝戮之於社。若汝不用我命。則我不問士卒。而惟因奴汝殺戮汝。



# 商書

八篇

## 湯誓

殷本紀曰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湯曰格汝眾庶來汝悉聽朕言云云載經以告令師作湯誓此用真孔古文說古湯誓文尚多今載篇首數簡略同書序故又曰以告令師作湯誓蓋以湯誓為逸篇矣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曰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具辭若此墨子兼愛篇曰湯說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湯說說字即誓字古聲

之誤。孔安國所見墨子書作湯誓也。周語亦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韋注曰：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呂氏春秋順民篇曰：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據呂氏春秋與墨子知論語所引實桑林禱雨文也。蓋古湯誓一篇，其首則興師把鉞誓衆之言，其下又有告天之文，有克夏五年禱雨桑林之文，伏生所記僅篇首百餘字耳。而孔安國家逸書亦無多者，故論語注稱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又不知為桑林禱雨之文，而以為伐桀告天是亦不見湯誓全篇者也。墨子尚賢篇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以文義推之，則此為伐桀告天之文乎？然則湯誓散亡者多矣。匡謬正俗引古文作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



#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格當讀為嘏。士冠禮。孝友時格。注曰。今文格為嘏。少牢饋食禮。以嘏于主人。注曰。古文嘏為格。据此知格嘏古今字也。家語問禮篇。嘏以慈告。注曰。嘏傳先祖語於孝子。然則傳相告語謂之嘏。古文皆作格。堯典格汝舜。格于祖藝。格于文祖。盤庚格汝眾。高宗彤日。惟天格王。格皆告語之義。可相證明也。釋文曰。格來也。殷本紀曰。格汝眾。庶來。汝此用真孔古文。亦訓格。汝曰來汝也。皆非矣。淮南繆稱注曰。庶幾也。釋言曰。庶幾尚也。庭桮格爾眾為一句。庶悉聽朕言為一句。言我告爾眾人。爾尚悉心聽我言也。舊讀庶字連上句。疏曰。庶亦眾也。古人有此重言。猶云艱難也。非矣。說文曰。悉詳盡也。堯典馬融注曰。朕我也。釋詁曰。台我也。馬融注曰。台我也。庭桮台小子。猶予小子也。予台一聲之轉也。釋名曰。兩脚進曰行。行抗也。抗足而前也。詩無衣傳曰。行往也。檀弓注曰。行猶去也。偽孔傳曰。稱舉也。殷本紀作敢行舉亂。此用真孔古文。亦

訓稱爲舉。言非我小子敢行夏邑舉兵亂也。偽孔傳曰：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文義非也。釋言曰：殛，誅也。商王成湯將行伐夏，而誓告士衆曰：我嗾語於爾衆人，爾庶幾悉心聽我之言，非我小子敢往夏邑舉兵而爲亂也。乃有夏王多積辜罪，上天命我往誅殛之。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汝曰汝當爲如聲誤也。殷本紀作女曰：亦如之形誤也。廣雅曰：如若也。隱元年公羊傳注曰：且如假設之辭也。庭樞此經言如曰者，湯之民樂爲湯用，實無我后不恤之言，而湯以穡事爲念，自謂其民如或有是言也。我后，民謂湯也。偽孔傳曰：我后桀也。非矣。釋文曰：舍音捨，廢也。廣雅曰：割，截也。庭樞正征假借字。周禮司門注曰：正讀爲



征。殷本紀作割政。政與征亦假借字。周禮閭胥注曰。杜子春讀政為征。偽古文書序有成王政。馬融本作成王征。是也。割征謂截殺征討。妨穡事者也。殷本紀割政下無夏字。偽孔傳云。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雖非經意。然可證偽孔經文亦無夏字。而疏曰。為割剝之政於夏邑。是唐以後本始誤多夏字也。今據真古文偽古文二家。芟正。予惟聞汝衆言。謂汝衆人。雖不言予。惟若聞汝衆人言也。不正亦讀為不征。今爾有衆多之人。如似有言曰。我有商君后。乃不恤念我衆民。乃舍廢我之穡事。而為割殺征伐之事也。雖汝衆人實無此言。我惟如聞汝衆人之言也。但以夏氏有多罪於天。我畏上帝之命。雖欲不征。而不敢不征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

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其曰者、亦民實無言而湯以意揣之。謂汝其當有是言也。殷本紀作有罪其奈何。此用真孔古文。訓夏罪為夏有罪。訓如台為奈何也。盤庚曰其如台。高宗彤日曰乃其如台。西伯黎曰今王其如台。典引曰今其如台而獨闕也。如台俱當訓為奈何。昭十二年公羊傳注定八年公羊傳注皆曰如猶奈也。台之古音近我。故釋詁曰台我也。何之古聲與我同。故真孔古文訓曰台何也。此皆古假借字也。後儒忘失古音古義。徒知台之訓我而不知台又訓何。賴史記尚存此義。足以補爾雅之不備。甚可寶也。偽孔傳曰今汝其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疏曰今汝眾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我所言。疏又曰如我者湯自稱我也。湯謂其眾云汝言桀之罪如我誓言所述也。皆非矣。蔡傳曰桀雖暴虐其如我何亦非矣。史記老莊傳曰大氏率寓言也。正義曰率猶類也。音律漢書外戚傳曰事率眾多不可勝以文陳師古注曰率猶計



也。類也。庭桮夏罪不可枚舉。故以大率言之也。偽孔傳讀為率從之率。解云。君臣相率。衆下相率。馬融亦云。衆民相率。怠惰不同。皆非矣。釋詁曰。遏止也。殷本紀作夏王率止。此用真孔古文。亦訓遏為止。一切經音義曰。遏古文闕同。列子楊朱篇。勿墜勿闕。釋文曰。闕與遏同。呂氏春秋古樂篇。民氣鬱闕而滯著。注曰。闕讀曰遏止之遏。然則率遏言大率鬱遏而不通也。夏王率遏為一句。偽孔讀至衆力為句。其傳曰。言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事。以絕衆力。謂廢農功。非矣。衆力。謂夏桀擁兵衆而有威力也。衆力率割言其負恃衆力大率惟用之。割殺也。偽孔讀率割夏邑為句。其傳曰。相率割剝夏之邑居。謂征賦重。非矣。白虎通亦引率割夏邑為句。是用三家今文句讀。即偽孔所從也。殷本紀作衆力率奪。此真孔古文訓。割為奪也。殷本紀作夏國有衆。此真孔古文訓。邑為國也。怠與殆通。廣雅曰。殆壞也。方言曰。怠壞也。夏邑有衆率怠弗協。謂夏國之衆民大率解散壞敗不相和合也。釋詁曰。時是也。偽孔傳曰。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庭桮汝謂日也。日比夏王也。鄭注曰。桀

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當喪乎？曰：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脇恐下民也。疏曰：是日若其可喪，我與汝皆亡身殺之。孟子趙注曰：是乙卯日也。害大也。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汝俱往亡之，皆非矣。孟子之說之曰：民欲與之偕亡，止一語而明快至矣。諸家猶若不能明，而虛為此紛紛何也。今汝其當言曰：夏王之罪其如何？我為汝言。夏王之事大率壅遏而不通，又負恃其衆力，大率割截而爭奪，故夏國衆民大率解散，怠壞而不相和合。乃比夏王於日而咒詛之。曰：是日當於何時喪？我願與汝同時皆亡也。夏王惡德既若此，今日我不可止，必往征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詩大東箋曰尚庶幾也。廣雅曰輔助也。殷本紀作及予一人。此用真孔古文訓輔為及也。說文曰致送詣也。釋詁曰賚予也。又曰賚賜也。鄭注曰賚賜也。殷本紀作大理。理為釐之假音。釐賚古字通。詩江漢傳曰釐賜也。既醉傳曰釐予也。此皆以釐讀為賚也。詩臣工傳曰釐理也。書序馬融注曰釐賜也。理也。此皆以理通為釐也。庭按士衆不能致果曰不信。君不能速賞曰食言。故誓之曰爾亦無忘果毅。我亦無吝賞賚也。疏曰汝無得不信我語。非矣。安有聖王作誓而慮人不信我語者乎。偽孔傳曰食盡其言偽不實。疏曰釋詁云食偽也。孫炎注食言之偽也。哀二十五年左傳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為偽。故通謂偽言為食言。庭按襄二十七年左傳曰食言者不病。具疏曰言之不用。若食之消散。故謂無信為食言也。僖十五年左傳曰我食吾言。杜注曰食消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曰背惠食言。疏與書疏同。晉語曰號之會魯人食言。韋注曰食偽也。虛偽其言。蓋食言是古語。始見此經。又屢見於左傳國語。而解釋並未愜當。今謂食言有二義。不同也。是食

言多矣。謂受人侮弄之言為食人言。今俗語亦謂之喫。非此經之義也。朕不食言。我食吾言。皆惠。食言者不病。魯人食言。皆謂言而不行為自食其言。食與棄古音同。假借字。食言即棄言也。宣十五年左傳曰。王棄言焉。棄言即食言也。後儒不明假借之義。而訓食為偽。又訓為消。皆失之矣。偽。孔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拏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脇之。使勿犯。鄭注曰。大罪不止其身。又拏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此皆以拏為子孫也。孟子說文王治岐。罪人不拏。趙注以拏為妻子。皆非也。古之刑人。係累而役作之。漢以後謂之徒。古者謂之奴。拏奴古字通。文王不忍人之蒙詢。但決其罪。而不役作其身。此所以為仁政也。拏戮汝者。謂囚奴汝殺戮汝也。匡謬正俗曰。拏弱者。或以為奴。或加刑戮也。猶漢書李布傳贊曰。及至困厄。奴僇苟活。豈得復言并子俱囚也。弱古文戮字。釋詁曰。赦舍也。爾其尚輔助我一人。往致天罰于夏邑。我其當大有賚賜。以報爾功。若爾不能致果。是不信也。爾無然。若有功不賞。則是食言也。我亦不然。若爾不從誓言。不輔我。



我則囚奴汝。殺戮汝。無有所赦免矣。

## 盤庚之誥上

盤庚三篇。今文合為一篇。蓋伏生以為有二篇亡者。故尚書大傳有盤庚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此所記亡篇之文也。然據經文實自有三篇。不可混合。則是今文誤矣。舊皆題曰盤庚。據哀十一年左傳引作盤庚之誥。當從之。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作。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不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

常寧。不厥邑。常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

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

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馬融注曰。盤庚祖乙曾孫祖丁子。鄭注曰。盤庚湯十世孫。偽孔傳曰。殷亳之別名。疏曰。亳。鄭元以為偃師。皇甫謐以為梁國穀熟縣。或云濟陰亳縣。說既不同。未知孰是。地理志曰。河南郡偃師縣。尸鄉。殷湯所都。臣瓚注曰。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亳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也。師古曰。瓚說非也。又如皇甫謐云。湯都在穀熟。事並不經。劉向云。殷湯無葬處。安得湯冢乎。地理志山陽郡薄縣。臣瓚注曰。湯所都。瓚西晉時人。其時薄屬濟陰郡。薄亳字同也。郡國志曰。梁國薄縣。故屬山陽。湯所都。李賢



注引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然則瓚說本於杜預也。郡國志注引皇甫謐。帝王世紀曰。穀熟新城有南亳。蒙有北亳。即景亳。湯所盟處。匡師帝嚳及湯所都。殷盤庚復南亳。是為西亳。庭桉殷本紀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蓋湯始從南亳。遷居西亳也。然則瓚謐之說。亦非是不經。而此盤庚所遷。實為南亳穀熟也。非西亳北亳也。殷本紀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鄭注曰。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詩北門傳曰。適之也。釋詁曰。適。往也。庭桉民不適為一句。謂民不肯往遷也。呂氏春秋園道注曰。居讀曰居。處之居。大射儀注曰。古文帥皆作率。詩噫嘻。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采菽亦是率從。襄十一年左傳。作帥從齊。語注曰。帥。長也。庭桉有居率為一句。有居處不遷。為民長率者。謂在位之人也。偽孔傳曰。籲和也。說文曰。籲。呼也。讀與籒同。又曰。籲。讀與和同。又曰。籲。以和衆聲。是則籲之古音亦若和也。籒。籒字同。則籲之古音亦當若和。今俗語謂呼召人曰。籲。即籲之古音也。偽孔亦讀籲如和。故依聲。

為訓。此必用漢人舊注也。釋文云：顓音喻。疏曰：顓即裕也。裕是寬意，故為和。皆非矣。顓眾為一句。呼聚眾民也。廣雅曰：感悲也。說文頁部作率。顓眾感句讀誤而感感字通也。論語孔注曰：矢誓也。釋言曰：矢誓也。易象傳虞注曰：矢古誓字。文十八年左傳注曰：誓要信也。庭桮感出矢言為一句。悲感號泣而出要誓之言也。偽孔傳云：率和眾憂之人，出正直之言，非也。曰：即眾民矢言。言不欲遷殷之意也。我王來呼盤庚使出來也。偽孔傳以曰字以下皆盤庚之矢言，我王來謂祖乙居耿也，非也。僖十五年左傳服注曰：爰易也。釋詁曰：茲此也。庭桮此謂此殷也。劉當讀為留。古字同。釋鳥鵲劉疾。釋文或作鵲留。淮南原道：劉覽徧照。高注曰：劉讀留。連之留非劉氏之劉也。詩丘中有麻曰：彼留子嗟。傳曰：留大夫氏。然則春秋之劉氏即王風之留氏矣。文十三年左傳曰：其處者為劉氏。以處得姓義取留止不行而其字作劉。此劉留字同之證也。無盡劉言分別民戶。有從遷于殷者無得盡留于耿也。偽孔傳曰：劉殺也。非矣。釋詁曰：胥相也。桓三年穀梁傳曰：胥之為言猶相也。廣韻曰：匡輔助也。孝經曰：匡救其



惡。晉語曰：匡因資無逸。周書：糴匡曰：分助有匡，以綏無者。開廩同食，民不藏糧。曰：有匡大匡曰：遭天之大荒，作大匡。鄉正保貸，成年不償，信誠匡助，以輔殖財。据此衆文，是荒歲人相救助，謂之匡也。不能胥匡以生，言富給者，遷去貧乏者，獨留將不能相救助，以生活也。卜當為不聲之誤也。中篇曰：不其或稽，即答此語，可據以改正。緇衣注曰：稽猶考也。議也。廣雅曰：稽問也。庭按：如台，奈何也。已見湯誓，不稽曰其如台。言盤庚遷民，使不能相匡，亦不謀問於衆曰：其當如何而可也。偽孔傳曰：當考卜於龜以從，曰其如我所行，非矣。孔子問居，注曰：服習也。楚辭：橘頌注曰：服習也。釋詁曰：恪敬也。荀子：王霸注曰：謹謂守行無越思。庭按：先王謂湯也。茲謂此毫殷也。其後湯復去北南毫，遷於西毫，是不常安寧於此也。仲丁又去西毫，遷於陂。河亶甲去陂，居相。祖乙去相，居耿，是其居邑俱不常也。五邦，謂南毫一、西毫二、陂三、相四、耿五也。偽孔傳云：湯遷毫，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毫，凡五徙國都，此時盤庚尚未遷，而預言之，以充五邦之數，非也。釋文引馬融注云：五邦，謂商上毫、囂相耿也。疏。

引鄭王注皆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竄相耿為五邦。乃并計居亳之前。以充此數。亦非也。不承于古。謂古所棄去。今欲還居之。古所定居。今欲棄去之。是不承繼古人之事也。偽孔傳云。今不承古而徙非也。顛木。偽孔傳曰。顛仆之木。由蘖。馬融注本作由枿。曰。顛木而肆生曰枿。說文弓部曰。枿。木生條也。从弓由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枿。枿。古文言由枿。木部曰。櫨。伐木餘也。商書曰。若顛木之有枿。櫨。或作蘖。不古文櫨。从木無頭。枿亦古文櫨。據說文。由為枿省。枿為枿之別體。伐木既顛而生。條肆曰枿。枿也。偽孔傳曰。有用生蘖哉。此乃訓由為用。借哉為裁。皆非其義也。東京賦曰。尋木起於蘖。栽。顛木。枿。蘖。將不能久生。豈得成栽乎。此言今往遷都。命必斷絕。不可再興。如由。蘖不能成樹也。偽孔傳云。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非矣。釋詁曰。紹繼也。襄三十年。公羊傳注曰。復者如故時。釋詁曰。業事也。齊典馬融注曰。底定也。釋詁曰。綏安也。此史序作書。緣由曰。盤庚自耿。遷都於南亳。殷國而民不肯往適。有為居止之長率者。呼籲衆民。使之悲感號泣。而出要誓之言曰。我王出來。王既易居於此。亳殷又以



我民為重。使無得盡留於耿。多當遷徙離居。不能有無相匡救。以共生活。王亦不猜。謀於眾曰。其當奈何而可也。昔先王有服。習於殷而居之者。其時天命在殷。故恪敬謹守其處。然於茲邑。猶不能常處以安寧。未幾而遷西亳矣。又遷。陂遷相遷。耿矣。厥所遷邑。亦不常處。于今計之。已更五邦。則茲殷之不居久矣。今王不承繼於往古。而居其廢地。此為天命斷絕之處。而無能知之。況敢曰其能以此地從先王成湯之遺烈乎。已廢之地。居之不再興。譬若斬斷顛仆之木。有枲枿而不可再生。天豈其長久我國命於此新邑之居。使我繼復先王之大功。而定安四方乎。何可望乎。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于庭。

偽孔傳曰。敷。教也。說文。教部曰。教。覺悟也。从教。从口。口。尚矇也。臼聲。又曰。學。篆文。敷。

省學記注文王世子注檀弓注燕禮注皆曰學教也釋詁曰由自也庭按在位謂有官位者即居率也以常舊服不易衣而出也正法度者朝儀尊嚴也由禮注曰伏覆也馬融注曰箴諫也庭按盤庚一出先傳令曰小民欲有所箴諫左右無或敢覆蔽之者此所以紓衆怒也鄭注云奢侈之俗民咸苦之欲言於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勅以無伏之非矣庭按衆人先在朝門外盤庚有命使皆入至于中庭將告訓之欲其徧聞也盤庚知民之弗率是有貴家倡之故將施教于民必先自乃在位者始矣乃以常時舊御之冠服而嚴正臨朝之法度勅左右曰無或敢伏蔽小民之所箴言王乃命衆人皆入朝門至於中庭居民相見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荀子王霸注曰若如此也庭按格當讀為嘏士冠禮注曰今文格為嘏少牢饋食禮注曰古文嘏為格据此知格嘏古今字也家語問禮注曰嘏傳先祖語於孝子然則



傳語相告謂之嘏。古文皆作格。故堯典格汝舜。格于祖。藝格于文。祖湯誓格爾眾。高宗彤日。惟天格王。多士惟帝降格于夏。多士則惟帝降格。格皆告語之義。可相證也。白虎通號篇引作王曰裕汝眾。以格為裕。或用古文字形之誤。據方言曰。裕道也。東齊曰裕。其義亦可通耳。予告汝訓。汝為一句。汝謂眾民也。此一篇皆責居率籲眾者。而謬以為告訓。眾民所謂敷于民。由乃在位者也。釋詁曰。猷謀也。釋言曰。猷圖也。說文曰。黜敗下也。庭樞敗下乃心。猶言降汝心也。廣雅曰。傲倨也。釋詁曰。康安也。王若曰。嘏語汝眾民。我不遑語他人。惟是教告于汝。訓言于汝。謀欲降下汝之心。無自傲很。從心而懷安。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王政。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又今汝聒聒起信。險

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  
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釋詁曰圖謀也。廣雅曰任使也。周禮羊人注曰共猶給也。舜典偽孔傳曰共謂供其職事。庭按王當在政上共王政為一句。舊誤以政在王上王屬下句非也。今據文理乙正。廣雅曰播布也。說文作譖曰譖敷也。譖與播同敷猶布也。禮運注曰修猶飾也。廣雅曰匿隱也。司馬遷傳師古注曰指意也。釋詁曰至大也。欽敬也。釋言曰逸過也。庭按罔有逸言謂其與民言無過差也。中庸注曰變改惡為善也。偽孔傳曰聒聒無知之貌。釋文引馬融注及說文皆曰聒聒拒善自用之意。疏引王肅曰聒聒拒善自用之意也。又引鄭元曰聒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說文心部曰慤善自用之意也。商書曰今汝慤慤。聒古文从耳。又說文耳部曰聒謹語也。楚辭疾世注曰多聲。



亂耳為聒。一聒切。經音義引蒼頡篇曰：聒，擾亂耳孔也。庭按：慤，聾與聒不同字。自鄭注讀慤為聒，而偽孔本遂改寫為聒。聒，非也。若正文本是聒，聒何勞鄭言讀如聒耳之聒？若鄭意欲改慤為聒者，因當以多聲亂耳為義，何得又云難告之貌？以是知鄭讀如聒者，乃譬況假借以正慤音，非改字也。偽孔傳云：無知貌者，仍當是聾字之義。而疏云：多言亂人，則全以聒字生意矣。今當據說文作慤。慤，起當讀為喫。古音同假借。盤庚中曰：無起穢。墨子非儒曰：豬彘起，迎敵祠曰：腹病者以起。皆讀起為喫。起，信者，即喫誓也。謂上經出矢言也。今俗猶謂祝誓曰起。此古言也。爾雅釋魚郭注曰：險者謂汙薄。東京賦：末學膚受。薛注曰：謂皮膚之不經於心胃。楚辭：怨世。注曰：謹詳為訟。呂后紀：索隱曰：訟，誦說也。詩蟋蟀箋曰：荒廢亂也。庭按：茲德，謂圖任舊人。自先王有此恩德，若我無故而不任舊人，是我自廢此恩德也。而非也。法言至孝注曰：含食也。庭按：含德，謂含食德。厚恃恩驕縱也。偽孔傳曰：所含惡非矣。易訟卦虞注曰：惕懼也。白虎通號篇曰：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已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

姓有過。在乎一人。臣下謂之一人何。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庭桉不施。非不惕之異文也。當是金縢曰。能念予一人。古文作能念。今文作不施。不施猶言不罪責也。與能念意亦同耳。周公謂武王曰。予一人。是臣下謂之一人者也。此經為盤庚自稱。是王者自謂一人。非惕轉為施明矣。觀當讀如燿。熱貌也。偽孔傳曰。我視汝情如視火。疏曰。我見汝情若觀火。言見之分明如見火也。傳疏皆讀觀如字。非矣。周禮司燿注曰。燿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為觀。据此注。知鄭以觀火為燿熱之火。言予操生殺之柄。如燿熱之烈。火可望而畏之者也。離騷注曰。拙鈍也。庭桉予亦拙謀。自謂謀事拙鈍也。說文火部曰。炆。火光也。尚書曰。予亦拙謀。讀若巧拙之拙。此說文轉寫之誤。本當云讀若商書曰。予亦拙謀。周禮司土注曰。作謂使之也。釋言曰。逸過也。自古我商先王。亦惟有所圖議。必任使故舊之人。以供奉王家之政號令。而告是修飾之。不隱匿其指意。王是以大敬信之。其告於民。無有過言。民是以大變從善。今汝自謂舊人。而慙然無



知而自用。多喫咒誓。險薄而膚淺。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也。我先王有此圖。任舊人之德。自我而廢之。非我自廢此德厚也。乃惟汝含食德惠。恃恩驕恣。不能畏懼。我一人以人君之威。錢若燿熱之烈火。固可畏也。乃我亦拙於為謀。任德不任刑。是以使汝不惕。而作成汝之過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惰農自安。不畊作勞。不服田畝。越其囿有黍稷。汝

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

有積德。

月令注曰鳥罟曰羅網。詩卷阿箋曰網者能張衆目。文選四子講德論注曰條猶理也。說文曰絜亂也。詩噫嘻箋曰服事也。說文曰穀可收曰穡。說文又曰秋禾穀熟也。庭桮情懷自安至奉稷舊錯在下經毒于遠邇句下。今據文義當在此。偽孔傳曰昏強也。釋詁曰昏強也。鄭注曰昏讀曰啟。啟勉也。釋文曰昏本或作啟。音敏。爾雅昏啟皆訓強。故兩存。釋文又曰越本又作粵于也。釋詁曰粵曰也。揚雄傳師古注曰越曰也。庭桮黜猶降下也。已見上文。丕當讀為不。古字通。通雅曰不字有攀悲切音通為丕。書云丕顯丕承。詩云不顯不承。此最可驗者。大誥爾丕克遠省。陳士元謂丕馬融作不也。庭桮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十五字為一大句。言汝能降下汝心。施實在之德。惠于民。又至于親婚。賓友乎不乎誥之也。偽孔傳釋丕為大而讀屬下句。非矣。若使我不拙謀。則汝從我所為。譬若網之張翕。惟在大綱。皆有條理。而不紊亂矣。若使汝不逸。則能有德於民。若農夫服事於田畝。勤力於稼穡。乃亦有秋收之報矣。若使汝逸。則無所見德。若情懷偷自便安。不啟勉於作勞。不服事於田



或曰其無有黍稷之收矣。我觀於汝。果能降下汝心。施實惠於民。又至於親婚賓友。乎。不乎。未敢知也。而乃敢謬為大言。自謂汝是舊人家。有積德。何以異於情農。無黍稷。而自言有秋也。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  
毒○乃○敗○禍○女○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  
奉○其○恫○汝○身○悔○何○及○

詩民勞箋。崧高箋。烝民箋。韓奕箋。江漢箋。皆曰戎猶女也。孫毓曰戎之為女。如詩人通訓也。庭按戎古音若穰。韻轉則為恫。故今俗語謂汝輩曰恫。猶戎之古聲也。偽孔傳曰戎大也。非矣。周語注曰毒害也。詩天保傳曰吉善也。釋名曰吉實也。有善實也。庭

按百姓謂庶民也。虞夏以前百官受氏姓者。通謂之百姓。商周而降。世族益繁。子孫或作畎畝。因又謂庶民曰百姓。本其先世貴寵。美稱之也。荀子脩身注曰。先謂首唱也。周禮天府注曰。奉猶送也。偽孔傳曰。惻痛也。說文曰。惻痛也。偽孔本悔在身上。今据文義。當身在悔上。乃奉其惻。汝身為一句。悔何及為一句。言汝既以惡行先唱於民。民亦以所作痛災。奉送於汝之身。汝自生毒。自作災。則悔。受民之奉惻。則又悔。汝悔此二者。何所及也。偽孔讀乃奉其惻為一句。汝悔為一句。身何及為一句。其傳曰。徒奉持所痛而悔之。則於身無所及。非矣。漢石經用今文作命何及。亦非也。乃若謂汝大言。能害於遠邇。則不畏也。汝何能為害於遠邇。汝不用吉善之言。和合百姓黎民。惟是汝自生毒害。乃為敗禍之凶。姦宄之亂。以自取災殃於其身耳。乃既以險惡之行。先唱於民。民亦將多作痛災。奉送於汝之身耳。汝不能害遠邇。而自害汝身。遠邇之民之所作災害。又皆在於汝身。汝應自悔。亦何所及哉。



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  
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  
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馬融注曰。相視也。釋詁曰。相視也。時是也。馬融注曰。儉利小小見事之人。立政馬融  
注曰。儉人儉利佞人也。說文心部曰。儉。諛也。儉利於言佞人也。不引書。心部又曰。  
憊。疾利口也。引詩曰。相時憊民。詩當書字誤也。言部曰。諛。問也。周書曰。勿以諛人。此  
引立政篇文。而有誤字。當為讀若周書曰。勿以儉人。儉。思聲義益同。儉民。謂民之儉。

利曉事而能言者也。漢石經作散民。蓋用今文假借字。釋詁曰：胥相也。離騷注曰：顧視也。楚語注曰：箴刺也。文選文賦注曰：箴以譏刺得矣。庭按：胥顧于箴言，謂顧望旁人也。畏有刺譏也。廣雅曰：發開也。詩終風箋曰：有又也。長發箋曰：有之言又也。荀子注曰：有讀為又。桓八年左傳注曰：逸逃也。廣雅曰：逸置也。庭按：其發有逸口，謂其當開口出言矣。復又聞逸其口，而不敢言也。詩伐木傳曰：矧況也。晉語注曰：制專制也。莊子庚桑楚篇王弼注曰：制謂擅之也。偽孔傳曰：曷何也。詩何彼穠矣箋曰：曷何也。楚辭抽思注曰：動搖也。楚語注曰：浮輕也。釋詁曰：恐懼也。庭按：沈當讀為耽。古字通文選魏都賦注曰：沈與耽音義同。淮南墜形注曰：耽耳耽讀若衣之褶。或作攝。据此知耽之古音亦通惛。又通懽。釋詁曰：惛懼也。郭注曰：惛即懽也。然則恐沈即恐惛也。隱六年左傳曰：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莊十四年左傳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左氏及見未焚書，兩引此經，皆有惡之易也一句。惡即上經先惡于民之惡，易即下



篇無俾易種之易文義相承似非添設而漢經師傳本無此一句文義亦完足不可謂有脫闕蓋古書自有不同左氏與伏生師所据本異也廣雅曰燎燒也楚辭惜誦注曰嚮對也淮南說林注曰撲擊也馬融注曰靖安也庭按自作弗靖謂其自作不安之計以取刑戮也偽孔傳云靖謀也非矣視此儉利能言之民猶畏旁人之譏刺相顧望於歲言其將發口而欲云輒又逸口而默息避歲言也況汝生命之短長我擅制之其可畏更甚於歲言汝即不欲遷何為不入告於我而乃以輕浮之言自相搖動以恐懼衆人之當遷者勢若火蹠之燒於原野不可面嚮而身適之其猶可撲擊而滅熄之也果如是則惟爾與衆人自作不安靖之計而非我有好殺戮之咎也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

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  
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偽孔傳曰。遲任古賢。馬融注曰。遲任古老成人。鄭注曰。古之賢史。論語馬融注曰。周任古之良史。偽孔傳曰。言人貴舊。器貴新。漢石經作人。惟舊。無求字。此今文省一字也。器非求舊。作殺舊。求殺古字通也。周禮大司徒。正日景以求地中。注曰。故書求為救。杜子春云。救當為求。庭桉此引遲任之言。欲說汝是舊人。我國家之所貴者。我豈當撲滅汝也。釋詁曰。及與也。隱元年公羊傳曰。及者何。與也。王應麟師古注曰。逸閒也。呂氏春秋察賢注曰。逸不勞也。吳語注曰。逸樂也。釋詁曰。勤勞也。問喪注曰。勤謂憂勞。釋詁曰。動作也。庭桉非罰。謂非所宜罪罰者。而罪罰之。即濫刑也。偽孔傳曰。非常之罰。非矣。偽孔傳曰。選數也。司馬相如傳文穎注曰。選數也。疏曰。選即算也。釋詁。



算數也。舍人注曰：釋數之曰算。月令注曰：掩猶隱翳也。晉語注曰：掩蓋也。偽孔傳曰：大享，烝嘗也。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庭按作福作災，言爾祖配享在廟，其神有靈。既為人作福祥，亦為人作災殃。聰明正直可畏也。偽孔傳曰：善自作福，惡自作災。疏曰：汝有善自作福，汝有惡自作災，皆非矣。非德謂非所宜德惠者，而德惠之，是誤。恩也。上經曰：予敢猶曰：予豈敢也。反言不敢也。此經曰：予亦不敢，正言不敢也。古賢史遷任有言曰：人異於器，人則惟故舊是求，而器則非舊之求，惟新之求也。汝是國家舊人，古我先王與乃祖乃父共事，安樂憂勤，相與同之。我念汝祖父不得薄汝，豈敢動用非理之誅，罰以脅汝乎？自先王以來，世之數汝家之勲勞，我不掩蔽汝家之美善。今茲我用烝嘗大享于先王，爾祖其亦隨從在廟，與共享之。其神靈正直，能為人作福祥，又能為人作災殃。我畏爾祖，不得私於汝，故亦不敢動用非宜之德惠，以寬縱汝。

汝無翕侮老成人，無䟽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

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若射之有志。無有遠邇。  
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  
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漢石經用今文作汝母翕侮成人母流。闕下庭按母無字通用。古文脫翕字。今文亦脫  
老字。淮南陰形注曰翕讀脅。幹之脅。本經注曰歛讀曰脅。精神注曰歛讀脅也。文選  
高唐賦注曰脅息。猶翕息也。鄒陽傳脅肩。師古注曰脅翕也。王莽傳師古注曰翕脅  
之聲相近。晉語注曰脅劫也。淮南本經注曰脅迫也。据此衆證。知翕侮即脅侮也。謂  
迫劫而侵陵也。之也。老成人老年成德之人也。不用老成人之言。是脅侮之也。偽孔  
傳曰。是侮老之疏。曰老。謂見其年老。謂其無所復知。鄭注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也。皆



非矣。流當為䟽。昭二十左傳出入周流。釋文曰。傳本皆作流。古本有作䟽者。䟽曰。周  
䟽。定本作周流。此古書以流為䟽之證也。春秋文曜鉤。亢為䟽廟。宋注曰。䟽外也。楚  
辭大司命注曰。䟽遠也。偽孔傳曰。不徙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䟽。曰。弱。謂見其弱穉。  
謂其未有所識。鄭注曰。弱。輕忽之意也。皆是也。廣雅曰。孤。獨也。幼。少也。蘇氏軾曰。有  
與又通。孤有幼。猶言孤與幼也。說文曰。各異辭也。庭按此言老成人者。孤有幼者。其  
人雖異。而各思長久於其居處。黽勉出力。聽從遷國之謀。猷者。故汝無可脅侮之䟽。  
弱之也。偽孔傳曰。盤庚勅臣下。各思長於其居。云云。非矣。若射之有志五字。舊錯  
在上經。予告汝于難。句下。汝無侮老成人。句上。今据文義。當在此。偽孔傳曰。如射者  
之有所準志。必中所志。乃善。庭按志。謂心所擬度也。定八。年左傳。顏息射人中眉。退  
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志目。而中眉。猶曰。我無勇。是射之有志。不欲差之豪釐者也。  
盤庚自言作猷。有一定之準志。不論遠近之人。當死者。用刑罪以伐之。有善者。用德  
惠以彰之。此其志也。釋詁曰。臧善也。偽孔傳曰。佚失也。成二年公羊傳注曰。佚。獲者。

已獲而逃亡也。庭桮邦有善事。惟是汝衆之善。邦有不善事。惟是我當罰不罰。縱佚有罪之所致。此言欲用罰之意也。偽孔傳云。是已失政之罰。罪己之義。非矣。國有欲遷者。其耆老成德之人。汝無脅而侮之。其孤獨而又幼穉者。汝無疏而弱之。蓋此老成孤幼者。各思長久於其居處。龜勉出力。以聽從我一人之作為謀猷。非汝所應脅侮之。疏弱之也。我如射之有準志。無有疏遠親近之殊。當死者用刑罪以伐之。有善者用德惠以彰之。此我志也。我國事之善。則惟汝衆人善之也。我國事之不善。則惟我一人縱佚有罪。當罰而不罰。以致之也。

予○告○于○汝○難○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  
爾○事○旅○尸○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予告于汝難五字舊錯在上經動用非德句下若射之有志句上又汝字倒誤在于



上。偽孔傳曰。告汝行事之難。鄭注曰。我告汝於我心。至難矣。皆非也。今據文義。當在此。又當于在汝上。汝告于汝為一句。難為一句。言我以用罰之意。告于汝眾。礙難面說。故欲爾眾自相傳告。使徧知之也。公食大夫禮注曰。凡非一也。說文曰。致送詣也。庭極致告。謂傳送相告也。甘誓偽孔傳曰。恭奉也。蓋讀恭為共。奉之共。此傳曰。奉其職事。恭讀恭為共。奉之共。共恭古字通也。偽孔傳曰。正齊其位。周語注曰。齊整也。庭按度當為敝字者。敝口即杜口也。說文曰。敝閉也。讀若杜。周語賈逵注曰。杜塞也。偽孔傳云。以法度居汝口。非矣。我以用罰之語。告於汝眾。意思涼薄。礙難面言。諸凡爾同謀。眾人其惟以我此語。傳致相告。使徧聞之。自今為始。以至於後日。各供奉爾之職事。齊正汝之官位。杜閉汝之口舌。以謹避予之用罰。有相不及相避。而罪罰至於爾身。則爾不可追悔。此一篇皆責居率之言。而託為告眾民也。

## 盤庚之誥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  
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  
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詩無衣傳曰。作起也。離騷注曰。涉渡也。庭按此言首篇之誥已畢。居率知懼。衆民無  
譁。盤庚恐事緩有變。於是作而起行。不俟異日。而率民渡河。南遷於殷也。偽孔傳云。  
為此南渡河之法。鄭注曰。作渡河之具。王肅注云。為此思南渡河之事。疏云。謂造舟  
船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思其事而為之法也。此諸家皆連讀作惟涉河為一  
句。非矣。偽孔傳曰。話善言。馬融注曰。話告也。言也。釋詁曰。話言也。舍人注曰。話政之  
善言也。詩板傳曰。話善言也。釋詁曰。率循也。宣十二年左傳注曰。率遵也。釋文曰。誕



徐邈音但。庭按誕即古之但字。說文曰：誕詞誕也。玉篇曰：但語詞也。詩生民：誕彌厥月。誕寘之隘巷。誕寘之平林。誕寘之寒冰。誕實匍匐。誕后稷之穡。誕降嘉種。誕我祀如何。凡用誕字皆承上文別轉一意。即今語詞但字之意也。詩傳皆以誕為大。略不可通。旄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言旄邱之上生葛甚多。何但此一節而已也。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言無不進而泮渙然。無徒坐而歆羨然。但當先據勝地如涉水。登于岸也。傳箋皆訓誕為大。略不可通。伏生所傳尚書內。誕字凡十五見。皆讀為但字。即豁然易解。訓之為大。俱不略通。蓋注家不識此字。妄為解釋。偽湯誥傳云：誕大也。此傳亦云發善言大告。皆非也。今當據說文正之。用當讀為于。特牲饋食禮藉用萑。注曰：古文用為于。偽孔傳曰：用誠於眾。此用釋詁曰：亶誠也。而釋文引馬融本作單字。訓為誠。蓋古本作單。馬融借讀為亶。故訓為誠。偽孔從之。因而改作亶字。非古也。今據馬本當作單。間傳曰：單獨也。枚乘傳師古注曰：單一也。然則誕告于單。謂盤庚渡河時。雖以善言告民。但自告語於單人。而眾人在遠。不徧聞也。傳疏讀誕

告用亶其有衆七字為句。非矣。士喪禮注曰：造至也。偽孔傳曰：造至也。釋文引馬融注曰：造為也。非矣。廣雅曰：褻狎也。一切經音義曰：褻古文結媾。滌誓四形同。說文曰：誓，日狎習相慢也。楚語注曰：誓，近也。庭按：勿褻在王庭，謂有衆皆從至河上，而勿敢褻近王前者，所以不徧聞也。王之行在有環列營衛，亦謂之王庭。衆民無敢闌入，蓋居率已聽命而退。衆民無籲呼之者，自凜然知王庭之尊嚴矣。周禮羊人注曰：登升也。莊十三年公羊傳注曰：進前也。偽孔傳曰：升進，命使前。庭按：登謂在下者升之使上也。進謂在後者引之使前也。衆人不敢褻近，而話言不能徧聞，故盤庚乃登進之也。盤庚已誥居率，即作而起行，不俟異日。惟涉河而南，以衆民遷殷，乃出話言以誥民之不率從者。但惟告語於單人，爾其所有衆民，雖咸造於河上，勿敢褻近於王庭，是以話言不可徧聞。盤庚乃登其民使之上，進其民使之前，曰：皆來明白聽朕言。無在遠荒忽而失朕所命之意。



嗚呼。古我前後。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  
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  
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間。承保汝惟喜康。共非  
汝有咎比于罰。

匡謬正俗曰。嗚呼。歎辭也。古文尚書悉為於戲字。今文尚書悉為嗚呼字。而詩皆為  
於乎字。中古以來文籍。皆為嗚呼字。司馬遷傳師古注曰。於戲歎聲也。古字或為烏  
庠。今字或作嗚呼。音義皆同耳。庭樞前後。即先王也。罔不惟民之承保。為一句。承之  
言承保也。保之言保抱也。偽孔以承字句絕。保字屬下句。非矣。后胥感鮮。為一句。后

即前后也。釋詁曰：胥相也。僖二十四公羊傳注曰：感憂也。釋詁曰：鮮寡也。庭桮鮮謂人寡少。故故鰥寡孤獨謂之鮮民也。此言民有鮮寡者而前后相為憂之也。偽孔以后胥戚為一句，鮮字屬下句讀，非矣。漢石經作后胥高鮮。今文異字未詳其說。偽秦誓孔傳曰：浮過也。坊記：食浮於人，人浮於事，表記：恥名之浮於行也。注皆曰：在上曰浮，庭桮在其上，即過之也。以不浮于天時，言以憂民之心，隨天運而行，不過其時也。偽孔傳云：浮行也。少以不行于天時者，言皆行天時，非矣。殷謂南亳，湯之舊都也。淮南覽冥注曰：虐害也。庭桮經言降大虐，必是天降之災，其為何等災害，則經所不言。而襄九年左傳：士弱曰：商主大火，商人開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如士弱之言，則大虐其大災乎？先王不懷，厥攸作，七字為一句。南亳本是湯所作邑，既遇天災，即棄去而不懷，思其所作也。偽孔讀先王不懷句絕，厥攸作連下讀，非矣。視民利用遷，言先王視民居便利處，用以遷徙。此說湯去南亳而徙西亳也。偽孔傳曰：古后先王之間，謂遷事，庭桮俾當為保聲之誤也。承汝保汝，即所謂惟民之



承保也。今據上經改正。偽孔傳云。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從。非矣。釋詁曰。喜樂也。康安也。詩伐木傳曰。咎過也。廣雅曰。咎惡也。庭桮。比讀為比。及三年之比。論語皇疏曰。比至也。嗚呼。其在古昔。我先王無不惟民。是奉。承惟民。是保。抱民有鮮寡。可憐而先王相為感憂之。是以動止隨乎天時。而不或過也。先王既作都於茲。殷旋以天降大害。即不懷思其所作。而視民之所便利。用遷都於西亳。汝亦聞我先王之遷事矣。何不深念其故。為奉承汝。保抱汝。欲喜樂康娛。與汝共之。是所以用遷也。非謂汝有咎罪。而比及於罰謫也。

予若顙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

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  
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  
汝何生在上。

秦策高注曰。若如故也。說文曰。籲。呼也。論語孔注曰。懷歸也。釋名曰。懷。回也。本有去  
意。回來就己也。亦言歸也。來歸己也。釋詁曰。懷。思也。庭按。茲。新邑。謂南亳也。南亳。湯  
舊都。而今欲遷居之。又新作之。故曰。茲。新邑也。王當讀為不。古字通用。己。詳上篇。此  
承上文。言先王既已遷去。而我自若。籲。呼懷來於此新邑者。亦惟汝眾之故也。以汝  
眾居。耿不安樂。不能從其喜康之志也。廣雅曰。試。嘗也。廣雅又曰。困。悴也。庭按。所困  
悴者。謂厥志不從也。不能喜康與民共也。偽孔傳云。所困不順上命。非矣。一切經音



義曰：宣，古文愼同。方言注曰：今江東人呼快為愼。說文曰：愼，寬媚心腹貌。庭按：咸大不宣乃心，謂皆大不寬快於汝心腹也。偽孔傳曰：汝皆大不布腹心，非矣。欽，當讀為吟。古字通。東山經：其音如欽。注曰：欽或作吟。西山經：其音如欽。注曰：欽亦吟字假借音。說文曰：吟，呻也。又選蘇武古詩注引蒼頡曰：吟，歎也。念當讀為吟。古字省。說文曰：吟，呻也。引詩曰：民之方吟。今詩板篇作民之方殿屎。傳曰：殿屎，呻吟也。詩大明傳曰：忱，信也。庭按：欽，念者，吟歎而吟也。謂感也。以忱者，以信誓也。謂出天言也。動予一人，驚動我也。謂其曰：我王來也。偽孔傳曰：敬念以誠感動我，非矣。偽孔傳曰：鞠，窮也。詩小弁傳曰：鞠，窮也。釋言曰：鞠，窮也。釋文：鞠本又作鞠。滑稽傳：春鞫鞠脰。集解引徐廣曰：鞠，曲也。楚辭初放曰：塊鞠兮當道宿。注曰：匍匐為鞠。周禮鹽人注曰：杜子春讀苦為鹽。典婦功注曰：鄭司農苦讀為鹽。呂氏春秋誣徒注曰：苦讀鹽會之鹽。淮南時則注曰：苦讀鹽會之鹽。匈奴傳集解引韋昭曰：苦音靡。鹽之鹽。庭按：鹽古音若梧。故靡鹽者，即荀子書所謂優梧者也。鹽會者，即今俗語所謂梧混也。凡作事不攻

致古語謂之苦。今語謂之楷。皆同聲耳。然則自鞠自苦。謂自匍匐塊鞠而不行也。自  
優楷而不求成也。偽孔傳曰。言汝為臣不忠。自取窮苦。非矣。臭當為具。字形之誤。詩  
大叔于田傳曰。具俱也。楚茨箋曰。具皆也。曹參傳師古注曰。載乘也。庭桮爾當為而。  
聲之誤也。具厥載而忱不屬。七字為一句。雜記注曰。屬猶繫也。莊子駢拇郭注曰。以  
此係彼為屬。此盤庚時方涉河。因而指舟為喻。言同舟共濟。當百族一心。爾乘舟而  
不肯共濟。俱在舟載。而誠心不相繫屬。則惟貽累舵工。皆以沈沒。以此爾不欲遷我。  
不可稽考於爾。必敗我事也。偽孔讀臭厥載為句。爾忱不屬為句。其傳曰。臭敗其所  
載物。又曰。汝忠誠不屬逮古。皆非矣。馬融注曰。屬獨也。亦非矣。釋詁曰。胥皆也。廣雅  
曰。沈沒也。周語注曰。怒作氣也。詩風雨傳曰。瘳愈也。庭桮上篇曰。不稽曰其如台。此  
答其言。謂汝自不可與稽。我不或稽之。而又自很怒。亦何愈於不稽乎。偽孔傳云。不  
考之先王。禍至自怒。何瘳差乎。非矣。漢石經作不其或迪。自怨曷瘳。亦今文誤字。汝  
不謀長。謂遷殷有長利。而汝不圖謀之也。以思乃災。謂遷殷無禍災。而汝徒思計之。



也。偽孔傳云：汝不謀長久之計，思汝不徙之災，非矣。誕古之但字，已詳上文。說文曰：勸勉也。庭按：此言汝不謀其長，而思其災，是不勸勉於安樂，而但勸勉於憂危也。偽孔傳曰：苟不欲徙，是大勸憂之道，非矣。漢石經作汝永勸憂，疑今文誕省為延，而誤讀為延長字，因誤通為永長之字也。文侯之命，馬融注曰：上謂天也。庭按：上篇云：不能胥匡以生，此答其言云：勸憂者，憂必及之。今汝其徒有今日，無復後日矣。尚何有生命在天，而望胥匡以生乎？疏引顧氏曰：汝今日其且有目前之小利，無後日久長之計，非也。偽孔傳曰：汝何得久生在人上，亦非也。先王既不懷所作，遷而去之矣。我乃依舊復作此新邑，籲呼而懷歸之，則亦惟汝衆之故也。以汝居耿不安樂，不能從其喜康之志也。我心憂此，亦極困矣。汝不與我分其憂，乃皆大不快於汝心。吟歎唎如是其感也，出以信誓如是其矢言也。呼王出來，是驚動我一人也。是爾惟自塊鞠不肯行也。自優楷不求成也。譬若共乘一舟，而爾志不欲同濟，雖俱在舟，載而誠心不相繫屬，則惟貽累舵工，皆以沈沒矣。今爾不肯同遷，我故不可稽謀於爾。

為爾不同心。必敗我謀矣。爾自不可與稽。今不或稽之。固其宜也。為此很怒。亦何愈乎。今遷殷有長利。而汝不圖謀之。無有災害。而汝徒思計之。是汝不勸勉於安樂。而但勸勉於憂危也。勸憂則憂必反之。今汝其有今日。無後日矣。尚何有生命之在天。而望欲胥匡以生乎。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

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  
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今予命汝。為一句。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為一句。舊讀今予命汝。為一句。偽孔傳曰。我一心命汝。疏曰。今我命汝。是我之一心也。非矣。淮南說林注曰。一猶常也。大戴



記衛將軍文子注荀子勸學注皆曰一皆也淮南本經注曰總一也然則一亦猶總也起讀為喫古字假借墨子迎敵祠曰狗彘豚雞食其肉斂其骸以為醢腹病者以起言圍城之中有腹病者以醢與之喫也非儒曰是若人氣韞鼠藏而羝羊視黃氣起氣古餽字黃讀同此言儒常飢困若有人饋餽之者則貪饕餮之狀如鼯鼠之類藏羝羊之望視積氣之嚼喫矣据墨子知古字以起為喫也廣韵二十三錫引漢書云攻苦穀淡穀苦擊切與喫同音用古本漢書假借字也今漢書叔孫通傳作攻苦食淡今本史記亦為食淡由俗本不識古字皆改從易曉惟廣韵尚存假借古意而不知古周時字又當作起淡也廣韵曰喫喫食玉篇曰喫啖食也文選東都賦注引字書曰穢不潔清也廣韵曰糞穢也說文曰茵糞也然則起穢即啖糞也今我命汝宜自愛重總勿啖食人糞以自臭而恐嚇他人也偽孔讀無起穢以自臭為一句恐人讀連下句非矣疏曰無得起為穢惡以自臭敗亦非矣偽孔傳曰倚曲也迂僻也疏曰以物倚物者必曲故倚為曲也迂是迴也迴行必僻故迂為僻也方言曰倚奇也

自闕而西。秦晉之間。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荀子解蔽注曰。倚偏倚也。楚詞大招注曰。倚辟也。荀子脩身注曰。倚奇也。後漢楊震傳注曰。倚邪也。晉語注曰。迂邪也。論語包注曰。迂猶遠也。釋詁曰。迂迎也。續繼也。庭桮此蒙上言。汝已無有生命在上。而我迎而繼之。是迂續乃命于天也。奉捧古字同。曲禮凡奉者當心。釋文本亦作捧。內則長者奉槃。釋文本或作捧槃。穆天子傳注曰。捧兩手持也。詩我行其野。傳曰。畜養也。庭桮先神后。通言先王。皆已沒而為神。故曰先神后。釋詁曰。勞勤也。庭桮玉讀為不。古字通用。周禮太宰釋文引干寶曰。羞飲食也。庭桮懷當為愧。聲近而誤也。惠古懷字。形亦近。愧。所以致誤。釋言曰。愧慚也。定八年公羊傳注曰。然猶如檀弓注曰。然之言焉也。庭桮此言先神后為尔先人勤勞。我不能為尔羞食用。是有愧于尔。然也。偽孔傳曰。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反先王文義。是非又以然字自作一句。尤非也。我今教命汝眾。汝為民而桮傲不順。是乃啖羹自臭。以恐嚇他人。而邪倚汝之身。迂辟汝之心也。願汝一總無然。今汝生命已絕於天。我



欲為汝迎而續之。我豈用威力服汝哉。惟用捧持蓄養汝眾人耳。我念歷朝先神后之勤勞爾先人。今我不能以飲食進羞於爾。用是慚愧於爾。然。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禮運注曰。失猶去也。庭桮政讀為政。古字通用。詩節南山曰。不自為政。緇衣作不自為正。文六年傳左。棄時政也。律麻志作棄時正也。昭十五年左傳以為大政。五行志作呂為大正。周禮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注曰。故書正為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掌冰為主冰也。政當為正。正謂夏正。離騷注曰。正平也。士冠禮注曰。正猶善也。周禮內宰注曰。陳猶處也。史記龜策傳索隱引劉氏曰。陳猶居也。庭桮茲謂茲新邑。即亳殷也。高后謂成湯之神居殷者也。此言我若失去正處。而來處於此。則高后豈不怒我也。偽孔傳云。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而不徙。此偽孔訓陳為久。茲謂耿邑也。皆非矣。丕讀為不。古字通用。漢石經作高后不。乃據知古。

文王即今文不。此尤一確證也。不乃猶言豈不乃也。崇當為崇。形近而誤。崇字古通為示。說文曰。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華嚴經音義引蒼頡曰。示現也。示降罪疾。謂降之罪疾。以示罰也。漢石經作知降罪疾。此為今文假借字。詩鹿鳴。示我周行。箋曰。示當作寘。中庸。其如示諸斯乎。注曰。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尚書中候。示乃天注曰。示讀曰祗。据此則示之古音與知最近。故今文假借作知。亦當讀為示也。偽孔傳曰。崇重也。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非矣。詩何彼穠矣。箋曰。曷何也。淮南覽冥注曰。虐害也。庭桉。朕謂高后自謂我也。若我失去於正平之善地。而陳布居民於茲邑。則我高后之神。豈不乃示降罪疾於我身。曰何為去安而就危。虐害我之民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王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猷。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



# 罔能迪

不生○生○猶○云○不○事○家○人○生○產○作○業○者○也○。生○生○即○今○俗○語○生○活○也○。此○篇○與○萬○民○言○生○生○  
爾○見○皆○謂○生○生○是○善○事○不○生○生○為○不○良○民○。蓋○不○作○生○活○其○為○民○不○易○使○也○。下○篇○與○羣○  
臣○言○生○生○亦○爾○見○皆○謂○不○生○生○是○善○事○而○生○生○為○不○良○臣○。蓋○役○心○家○計○為○臣○不○奉○公○  
也○。故○為○民○惟○恐○不○生○生○也○。而○為○臣○惟○恐○其○生○生○也○。偽○孔○傳○云○不○進○進○疏○云○物○之○生○長○  
則○必○漸○進○故○以○生○生○為○進○進○王○肅○亦○然○皆○非○矣○。猷○當○為○有○聲○之○誤○。偽○孔○讀○為○猷○同○心○  
傳○曰○謀○同○心○從○非○矣○。下○經○有○當○為○猷○猷○比○謂○謀○猷○比○合○。偽○孔○讀○為○有○比○亦○非○矣○。先○后○  
謂○先○王○居○耿○者○即○祖○乙○也○。丕○亦○當○讀○為○不○言○豈○不○也○。朕○謂○先○后○自○謂○我○也○。故○當○讀○為○  
固○少○儀○注○曰○固○如○故○也○。詩○天○保○傳○曰○固○堅○也○。釋○言○曰○爽○差○也○。司○馬○相○如○傳○集○解○徐○廣○  
曰○爽○差○異○也○。庭○桎○故○有○爽○德○為○一○句○。猶○言○固○有○異○心○也○。偽○孔○讀○故○有○爽○德○自○上○為○一○  
句○。其○傳○曰○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非○矣○。釋○詁○曰○迪○道○也○。廣○雅○曰○迪○蹈○也○。庭○桎○道○蹈○古○

聲皆若迪。故迪訓為道。亦為蹈。道言知道也。蹈亦言知蹈也。詩苑柳曰。上帝甚蹈言。天甚知蹈也。後漢書祭祀志注。引馬第伯封禪儀記曰。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知蹈是古人之誓言。即今俗語云。知道了也。汝罔能迪。謂先后自天上降罰於汝。汝尚無能知道也。偽孔傳曰。汝無能道言。無辭非矣。我非虐民。而汝萬民乃不念生產。作業與我一人有同心。則朕邑先后之神。亦豈不降下罪疾與汝。曰。何不與我幼孫盤庚謀猷比合。而故為差異。有爽德乎。先后既罪疾汝。其將自天上致罰於汝。汝尚無能迪知之。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釋詁曰勞勤也。詩我行其野傳曰畜養也。庭按作我畜民為我所畜養之民也。偽孔傳曰汝共我治民。疏曰汝今共為我養民之官。皆非矣。蓋注疏以為此責羣臣而忘篇首所云乃話民之弗率也。說文曰戕槍也。庭按漢石經作汝有近。蓋今文作折。形誤為近。廣雅曰縱謂之折。說文曰縱矛也。据槍與縱皆長兵可以刺者。知戕折二字假借相通。釋名曰折戕也。所伐皆戕毀也。可為戕折通用之證。汝有戕則在乃心。言汝心似有矛戟森森欲刺人也。偽孔傳曰戕殘也。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非矣。綏當讀為墮。古字通。曾子問不綏祭。注曰綏周禮作墮。士虞禮記不綏祭。注曰綏當為墮。少牢饋食禮綏祭。注曰綏或為接。接讀為墮。淮南說林注曰墮廢也。庭按綏古字同。而妥墮同音。故相假借。言先后為汝懷惡之故而墮廢汝祖父也。偽孔傳云我先王妥汝祖父之忠非矣。古者我先后居耿既勞勤於汝祖父之事。汝亦為我所養之民。汝乃有森然矛戟則含藏鋒穎在汝心。我先后已知之。必廢墮汝祖父矣。汝祖父為汝罪累而見廢乃為斷絕斥棄汝不救免汝之死命矣。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玉○乃○告○我○高○

后○曰○作○玉○刑○于○朕○孫○迪○高○后○玉○乃○崇○降○弗○祥○

廣雅曰茲今也。偽孔傳曰亂治也。釋詁曰亂治也。庭樞說文乙部曰亂治也。支部曰敵煩也。此二字音同義別。今通作亂。亦假借字。據文義當為有敵政。言有昏亂之政也。偽孔傳以茲予有亂政同位為一句。傳云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非矣。同位具乃貝玉言羣臣同在職位者俱乃是貨貝耳。金玉耳。富者居官不用賢人。此為亂政之甚者也。偽孔傳曰不念盡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非也。玉皆當讀為不古字。通釋詁曰刑法也。詩思齊韓傳曰刑正也。庭樞朕為民祖父自謂我也。汝民祖父見我亂政不法。豈不乃告湯曰汝孫作不法於我孫也。偽孔傳曰汝祖父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非也。蓋又以為此責其臣而



志篇首所云。話民之弗率也。釋詁曰。迪。道也。偽孔傳曰。言汝祖父開道湯。庭桀崇降  
弗祥。漢石經作興降不永。今文異字。未詳何說。据上經崇亦當作祟。讀為示。汝民祖  
父導我后。豈不乃示降不祥。以罰我乎。偽孔傳曰。大重下不善。以罰汝。非矣。今我  
居殷。若有昏亂之政。同在職位者。俱乃是貨貝之人。金玉之家。賄賂盈庭。亂之至也。  
汝民祖父。豈不乃告我高后。曰。汝孫有昏亂之政。作不法於我子孫。於是開導我高  
后。豈不乃示降不祥。以罰我君臣乎。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  
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嗚呼。漢石經作於戲。石經用今文也。匡謬正俗云。古文尚書悉為於戲字。今文悉為  
嗚呼字。亦不然矣。今予告汝。四字句。不易二字句。言吾君民相違。意不親比。今日面。

相○告○語○通○彼○我○之○懷○不○易○得○也○偽○孔○傳○云○凡○所○言○皆○不○易○之○事○王○肅○注○云○告○汝○以○命○之○不○易○鄭○注○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皆○非○矣○釋○詁○曰○永○長○也○庭○桮○敬○當○讀○為○徹○詩○常○武○箋○曰○敬○之○言○警○也○周○禮○注○引○常○武○作○既○徹○既○戒○是○敬○與○徹○通○之○證○也○廣○韻○曰○徹○警○同○後○漢○東○平○憲○王○傳○注○曰○徹○備○也○釋○詁○曰○恤○憂○也○庭○桮○絕○遠○謂○隔○絕○疏○遠○君○民○不○親○也○汝○分○猷○漢○石○經○作○汝○比○猶○据○上○經○云○猷○比○則○作○比○猷○是○也○猶○與○猷○古○字○同○秦○策○高○注○曰○設○置○也○庭○桮○漢○石○經○作○翕○中○此○古○聲○近○假○借○字○也○中○當○讀○為○忠○古○字○通○秦○經○中○心○釋○文○本○亦○作○忠○心○漢○張○遷○碑○曰○中○蹇○於○朝○即○忠○蹇○也○嗚○呼○今○日○我○之○告○語○汝○君○民○相○見○上○下○情○通○不○易○得○也○我○君○民○長○宜○徹○備○大○憂○無○相○隔○絕○疏○遠○汝○與○我○比○合○謀○猷○以○相○順○從○為○念○各○以○忠○愛○之○忱○設○置○於○汝○之○心○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女○姁○究○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日○勿○種○于○茲○新○邑○



詩天保傳曰吉善也。庭按迪當讀為由。古字假借。牧誓昏棄厥遺王父弟不迪。周本紀作遺其王父母弟不用。是用真孔古文。訓不迪為不用也。考古書迪無訓用者。詩君子陽之傳。小弁箋皆曰由用也。是知真古文牧誓不迪讀為不由。故訓為不用也。不吉不由言不是吉善之人。不從用君令者也。楚詞愍命注曰顛倒也。司馬相如傳文穎注曰越踰也。庭按民不從君而欲君從於民。此為顛倒踰越。無上下之禮也。偽孔傳曰顛隕越墜也。非矣。哀十一年左傳杜注以顛越為縱橫。亦非也。偽孔傳曰不恭不奉上命。甘誓偽孔傳曰恭奉也。此偽孔讀恭為共。故訓共奉之奉。哀十一年左傳作不共。杜注曰不承命。可證恭共古字通用也。僖三十三年左傳注曰暫卒也。說文曰遇逢也。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文選五等論注曰軌與究古字通。庭按暫遇姦究。謂君民不相得。卒乍逢遇。如寇賊之相見也。偽孔傳云暫遇人而劫奪之非矣。偽孔傳曰剽剽也。哀十一年左傳杜注曰剽剽也。殄絕也。釋詁曰滅盡也。太元割菹注曰滅沒也。偽孔傳曰育長也。哀十一年左傳杜注曰育長也。俾使

也。易種轉生種類。書疏曰：易種者，即今俗語云：相染易也。庭按：魯語曰：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蓋古語病氣傳染謂之易。今以惡率人如病之染易，又如草之滋種，故曰易種也。左傳引盤庚之語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其疏曰：此傳字少，引之略也。乃有不吉祥，不率由之人，欲顛倒踰越其上下之分，而不肯共承君命，君民不相親，卒暫逢遇，則克頑如茲，寃寇賊者，我乃劓割之，殄絕之，滅沒之。無有遺餘，長育之類，無使染易滋種于此毫殷新邑也已。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生生猶生活也。己見上經。王制注曰：建立也。易家人釋文曰：人所居稱家。庭按：乃家謂汝民之田宅世業也。汝往哉，家人生生作業，宜勉旃哉。今我將試以汝遷，殷永久，建立汝之家居，以為汝生生之地。此一篇皆話民之弗率者也。



# 盤庚之誥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禹貢偽孔傳曰、奠定也。周禮司市注曰、奠讀為定。庭桼居猶處也。謂定其郊廟朝市官府室廬之處所也。正之言訓正也。位謂官師在位者。偽孔傳云、正郊廟朝社之位、非矣。鄭注曰、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亦非矣。釋詁曰、綏安也。爰于也。庭桼有衆、謂衆臣也。盤庚已遷於亳殷、定其廟朝官府市廬之居處、乃訓正其有位之官、安綏其衆多之臣。

曰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今予其敷心。優賢。揚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

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嗚呼至隱哉十五字舊錯在下經用宏茲貢下今据文義當在此經曰字下舊有無戲怠懋建大命七字今据文義當移正用宏茲貢下蓋無戲古聲似嗚呼此伏生所以誤記而真孔不能是正者也廣雅曰伯君也庭按邦君畿內諸侯從遷者也廣雅曰師官也學記注曰長達官之長疏曰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百執事之官也詩大東箋曰尚庶幾也方言曰隱定也廣雅曰隱安也庭按隱當讀為穩安穩也晉書音義曰隱本或作穩可證古字假借此言諸臣從遷勞役庶幾已得安穩而居哉漢石經作乘哉今文異字未詳其說偽孔傳曰言當庶幾相隱括共為善政非矣疏曰隱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序云隱括使就繩墨焉隱謂隱審也幸冀相與隱審檢括共為善政此疏解傳之隱括不能明經之隱哉也詩小旻傳曰敷布也庭按優賢揚偽孔本作腹腎腸虞書疏引鄭注本作憂腎陽魏志管寧傳曰優賢揚



歷。垂聲千載。裴注曰。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魏都賦。優賢著於揚歷。  
劉注曰。尚書盤庚篇曰。優賢揚歷。歷試也。庭按。優形似腹。賢形似腎。揚形似腸。此為  
孔所以誤也。優形似憂。賢形似腎。揚形似陽。此鄭本所以誤也。惟今文不誤。而誤以  
優賢揚歷為一句。亦不可通。無怪諸家紛二異讀也。据文義。今予其敷心優賢為一  
句。揚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為一句。敷心優賢。謂敷布心事。優異賢臣也。揚歷告。謂揚  
聲而明告之。歷歷而詳告之。不隱又不畧也。詩天保傳曰。百姓百官族姓也。周語注  
曰。怒作氣也。說文曰。怒恚也。禮運注曰。協合也。論語孔注曰。阿黨為比。莊子漁父曰。  
好言人惡。謂之讒。昭五年左傳曰。敗言為讒。荀子修身曰。傷良曰讒。歎而勞之曰。  
嗚呼。有國之君。官師之長。凡百有職執事之人。勞頓多時。今庶幾皆得安隱而居哉。  
今我其布寫心懷。優厚賢臣。揚聲大言。歷歷詳明。告語爾百官族姓。於我之志。願我  
無罪責爾眾臣之心。爾無眾共含怒。協比合黨。讒言毀惡我一人。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置德。

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  
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  
邑。

先王謂湯也。殷本紀曰。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此言湯居亳時。王業將興。多於前  
功也。商上多陸。亳殷多山。湯自商上徙亳。是為適于山也。偽孔傳曰。徙必依山之險。  
無城郭之勞。非矣。釋言曰。凶咎也。說文曰。凶惡也。庭按。用降我凶。為一句。言先王徙  
去亳殷。非為地無王氣之故。乃用天時不利。降我亳邑。以災凶耳。中篇曰。殷降大虐。



同此意也。偽孔讀用降我凶德為句。其傳云下去凶惡之德非矣。德當讀為置。說文德字作惠。形似置。故相溷。易繫辭傳曰有功而不德。蜀才本作有功而不置。彼置字是德之形誤。此德字是置之形誤也。周語注曰置猶廢也。呂氏春秋執一注曰置猶委也。釋詁曰嘉美也。績功也。庭桮朕邦謂亳殷也。据已遷處其地故以我邦言之。言湯有美功於此邦而棄置之復遷於西亳也。偽孔傳云立善功於我國非矣。嘉績漢石經作綏績。今文異字不如作嘉績義長也。樂記注曰蕩猶動也。廣雅曰析分也。又曰離散也。詩南山傳曰極止也。易繫辭傳馬融注曰震驚也。庭桮爾謂朕曷震動。曷民以遷。漢石經作今爾惠朕曷祇動萬民以遷。此今文讀謂為惠。古聲之誤。堯典惠疇。皋陶謨惠可底行。惠皆謂之借聲。可相證也。今文通震為振。又通為祇。堯典震驚朕師。史記作振驚。皋陶謨祇敬六德。史記作振敬。無逸治民祇懼。史記作振懼。內則祇見孺子。注曰或作振見。皆可證震祇字通。然則石經用今文無異字。惟句首多一今字。是偽孔本脫也。今當据以增正。今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言今者我欲遷。

爾○不○欲○遷○爾○謂○我○曰○何○為○驚○動○萬○民○以○播○遷○乎○曰○護○居○率○爾○衆○之○非○而○以○為○老○成○持○  
重○之○意○假○借○言○之○以○安○反○側○所○謂○綏○爰○有○衆○者○也○肆○舊○讀○若○四○据○說○文○作○肆○以○長○束○  
聲○則○當○讀○若○常○棟○之○棟○堯○典○肆○類○于○上○帝○說○文○引○作○器○類○是○肆○器○字○同○也○器○从○二○帀○  
帀○讀○若○弟○則○器○亦○當○為○弟○音○與○棟○聲○最○近○也○呂○刑○曰○羣○后○之○逮○在○下○墨○子○尚○賢○引○作○  
羣○后○之○肆○在○下○然○則○肆○逮○同○音○古○書○有○明○驗○矣○周○禮○小○子○注○曰○肆○讀○為○髻○髻○音○與○弟○  
最○近○故○讀○從○之○此○鄭○君○識○古○音○也○哀○十○六○年○左○傳○曰○第○我○死○史○記○孫○吳○傳○曰○君○弟○重○  
射○第○弟○皆○肆○之○假○音○前○儒○罕○有○知○之○者○司○馬○相○如○傳○長○卿○弟○俱○如○臨○邛○文○穎○曰○弟○且○  
也○郭○璞○曰○弟○發○語○之○急○耳○陳○勝○傳○藉○弟○令○母○斬○蘇○林○注○曰○弟○且○也○師○古○曰○弟○但○也○今○  
俗○人○語○稱○但○者○急○言○之○則○音○如○弟○酈○食○其○傳○第○言○之○師○古○注○曰○第○但○也○外○戚○傳○夫○人○  
弟○一○見○我○師○古○注○曰○弟○但○也○五○帝○紀○顧○弟○弗○深○考○集○解○徐○廣○曰○弟○但○也○史○記○漢○書○見○  
此○者○非○一○又○蜀○都○賦○弟○如○滇○池○不○詳○者○多○以○為○字○誤○學○者○安○可○不○博○觀○乎○丙○吉○傳○西○  
曹○地○忍○之○李○奇○注○曰○地○猶○第○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之○急○也○然○諸○家○知○弟○第○地○同○



意。而不知為肆之假音。周語叔向者曰：肆固也。釋詁曰：肆故也。固故古字同。亦通為姑。白虎通曰：姑者故也。是矣。詩卷耳傳曰：姑且也。固故亦通為顧。以聲同也。淮南說山注：說林注：皆曰：顧反也。今考尚書用肆字。有語意若弟且也者。是姑且之義也。有語意若弟但也者。是顧反之義也。皆國語爾雅之舊訓也。但後人失其音。因不能明其義矣。已詳堯典篇釋言曰：復返也。易何妥注曰：復者歸本之名。庭按：德當為置。古字形似而誤。易繫辭傳：有功而不德。蜀才本作不置。此二字相溷之證也。呂氏春秋執一注曰：置猶委也。庭按：亂依字當為敵。說文曰：敵煩也。昭四年左傳注曰：越散也。庭按：我家謂耿都是我之舊家也。第上帝之意。以毫殷是我高祖。成湯所委置。嘉績之邦。將使我復返其處。故敵我耿邑之家居也。偽孔傳曰：以徙故。天將復湯德。治理於我家。非矣。釋詁曰：篤厚也。呂氏春秋孝行注曰：篤信也。又曰：敬畏慎也。庭按：恭讀共奉之共。古字通用。偽孔傳曰：奉承民命是也。詩白駒箋曰：永久也。釋詁曰：永遠也。庭按：毫殷為湯故都。是久遠之地。盤庚修舊而居之。是新作之邑也。言我與信厚。

之官。畏慎之臣。奉承萬民之生命。而遷之以久遠之地。為新邑也。偽孔傳云。用長居新邑。非矣。自古我先王成湯。始興王業。功烈將多於前人。乃來適于亳。殷之山國。已而天時不利。降我以凶災。我先王用此之故。棄置美功於我。此邦而遷居於西亳矣。今我居耿之民。用流蕩。分析離散。別居無有定止之處。今我欲遷以安民。爾恐遷而勞民。謂我何故驚動萬民。以遷徙為乎。第上帝之意。以我高祖成湯有美功於此邦。而委置之。今將使我復返其處。是以敗亂散越。我耿邑之家居。我乃與篤厚之臣。敬慎之官。奉承萬民之生命。而遷於此。用久遠之地。於我新作之邑。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汝無戲念。懋建大命。

肆古音若第。舊讀音四誤也。已詳上文。偽孔傳曰。冲童也。童人謙也。疏曰。冲童聲相。



近。皆是幼小之名。自稱童人。言已幼小無知。故為謙也。庭桉金縢。惟予沖人。魯世家作惟予幼人。是為真孔古文。亦訓沖為幼也。釋詁曰。廢舍也。楚詞注曰。不用曰廢。釋詁曰。弔至也。詩節南山箋曰。弔至也。至猶善也。庭桉弔淑。古字通。哀十六年左傳。昊天不弔。周禮大祝鄭司農注。作閔。天不淑。莊子齊物論。其名為弔詭。德充符曰。彼且斬以淑詭。幻怪之名。間天下篇。淑詭可觀。呂氏春秋侈樂篇曰。倂詭殊瑰。弔淑倂倂。皆同音。釋詁曰。淑善也。釋詁又曰。由自也。離騷注曰。靈謂神也。詩靈臺傳曰。神之精明者。稱靈。庭桉靈謂神龜也。龜策傳所稱玉靈夫子。夫子玉靈是也。第我童人。非廢爾。言不用其謀議。而事所以淑善者。由於龜卜之神靈也。偽孔傳云。非廢謂動謀於衆。至用其善。非矣。說文曰。各異辭也。釋詁曰。宏大也。庭桉賁當讀為陸。古字通。春秋昭十七年。荀吳滅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韓文注。陸渾山。古作賁渾。釋地。高平曰陸。李巡注曰。土地豐正名為陸。庭桉無戲。急懋建大命。七字。舊錯在上。經綏爰有衆。曰下。此經用宏茲賁下。舊錯為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十五字。蓋無戲。

與嗚呼同聲。而其下文一曰予其。一曰今予其。文勢相似。此伏生所以互錯也。今各  
據文義移正。東京賦薛注曰。戲游也。方言曰。戲。歇也。楚謂之戲。檀弓注曰。怠惰也。周  
禮宮正注曰。怠懈慢也。說文曰。懋。勉也。庭按此言汝衆臣亦各非敢違人也。用能君  
臣同來以宏壯此山陸之居。汝亦無有戲歇怠懈以勉立大命於茲。是汝不違之明  
效也。偽孔傳曰。宏。賁。皆大也。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非矣。又曰。戒無  
戲怠。勉立大教。又非矣。漢石經作女罔怠。民勗建大命。庭按罔無聲近義通。台為怠  
省。民乃戲誤。蓋今文作怠。戲也。釋詁曰。勗。勉也。說文曰。勗。勉也。引周書曰。勗哉夫子。  
从力。冒聲。君奭篇曰。迪見冒。馬融本作迪。見勗。可證勗冒音同。即懋之異體矣。俗書  
勗誤為最。最而讀若旭。聲形皆誤。以說文證之。知最乃勗字也。以石經證之。勗亦懋  
字也。然則今文亦無他異。惟句首有女字。是偽孔本脫。今據石經補正。而用本書例  
作汝。第我冲幼之人。非能廢舍衆臣不用其謀議。而事所以淑善者。乃由於龜卜  
之神靈也。汝各人亦非敢違。卜用能。君臣相隨而來以宏壯此山陸之區。而汝無有



戲歇怠慢之心。以勉立大命於茲殷。此非汝不敢違卜之明效乎。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  
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

懋漢石經作勗。古字同。已詳上文。王制注曰。簡差擇也。周禮天官注曰。相視釋知其  
善惡。庭按此言汝既不違我其當懋勉爾。簡擇爾相視爾而任用之也。偽孔傳曰。簡  
大也。相助也。勉大助汝。非也。釋詁曰。念思也。庭按敬當讀為驚。古字省。此言我欲任  
用汝。又重念之。恐任非其人。驚駭我衆臣也。偽孔傳曰。念敬我衆民。非也。偽孔傳曰。  
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庭按居率皆貪而好貨。故此因訓正之。敢之言豈敢也。聘  
禮記注曰。敢言不敢。莊二十一年左傳注曰。敢不敢也。恭讀共奉之共。古字通。生生  
謂生產作業。已詳中篇。釋言曰。鞠窮也。保寶古字通。易繫辭傳。聖人之大寶。孟喜本

作大保。周本紀展九鼎保玉。集解徐廣曰。一作寶玉。說文曰。寶珍也。又曰。財人所寶也。晉語注曰。居蓄也。周禮小宰注曰。叙秩次也。謂先尊後卑卑也。釋詁曰。欽敬也。庭按敢恭生生鞠人為一句。謀人之保居為一句。叙欽為一句。言我敢奉纖嗇生產之窮人。使謀民之財寶居積而專用之乎。不敢也。偽孔讀敢恭生生為一句。鞠人謀之人之保居為一句。其傳云。敢奉用進進於善者。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我則式序而敬之。非矣。鄭王皆訓鞠為養。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亦非矣。爾既不敢違人。我其當懋勉爾。簡擇爾。相察爾而任之也。但我又念之。恐任非其人。以驚駭我衆臣也。我本不任用好貨之臣。好貨之臣生計纖嗇。如窮人。我豈敢尊奉之。使謀盡民之財寶。居積而叙次其秩。欽敬其人乎。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羞當讀為敬。洪範敬用五事。孔光傳五行志俱作羞用五事。蓋三家今文以敬為羞。



也。說文敬从攴苟。而苟古文作𠂔。敬篆字形相似。故致相混耳。今據文義當是敬字。偽孔傳云已進告汝。非也。孟子趙注曰。否不也。不如是也。庭按此言汝若不如是好貨者。我則無有不敬汝也。偽孔傳云。順於汝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非矣。然而今者。我既以我志意敬告爾矣。爾亦知我不肩好貨矣。若能否否。不然。非是生生鞠人者。則我無有不敬汝矣。

無總于化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管子侈靡注曰。總謂收集也。詩南山傳曰。庸用也。庭按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謂爾勿收集貨寶。營謀生產。而自賴其用也。偽孔傳曰。無總貨寶以求位。當進進皆自用功德。非矣。釋言曰。式用也。詩賓筵箋曰。式讀曰愿。釋訓曰。式微式微。微乎微者也。詳釋訓之意。蓋讀式若特。式之古聲。與愿特皆相近也。據釋言之意。則式當讀若得。今俗語須用如何。曰得如何。得即式之古聲矣。離騷注曰。敷布也。爾無總取於貨寶。

之利。經營生計。而自賴其用。須得有敷施於民之實德。乃可以永遠任用。君臣一心矣。此一篇皆訓正居率而安之也。

## 高宗彤日之訓

舊題但為高宗彤日無之訓二字。史記殷本紀載真孔古文書序曰。遂作高彤日及訓。本當為高宗彤日之訓。之譌為及。偽孔序因曰。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以高宗之訓為七篇也。然據高宗彤日篇經文明云。乃訓于王。則高宗彤日即訓矣。安得別有高宗之訓哉。同是高宗彤日有雉雉。祖己訓于王也。何為彤日篇獨非訓。而訓篇獨非彤日作偽者。苟欲貪多以充百篇之目。而不顧其他耳。今謹據經文訓字。證知殷本紀及字之誤。定為高宗彤日之訓。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偽說命序孔傳曰。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喪服四制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偽孔傳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曰彤。周曰繹。釋天曰。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夏曰復。昨。孫炎注曰。彤者。相尋不絕之意。宣八年公羊傳注曰。彤者。彤。不絕。庭按。彤。日者。祭小乙之明日也。偽古文序云。高宗祭成湯。殷本紀亦云。帝武丁祭成湯。明日。皆為臆說。非經文所有也。据經言無豐于昵。昵。即禰廟。禰廟。即小乙。非祭成湯。明矣。夏小正傳曰。越于也。詩清廟箋。曰。越於也。漢書外戚傳。作粵有雉雉。粵。越同。釋詁曰。粵。於也。又曰。粵。于也。小弁箋曰。雉雉鳴也。說文曰。雉。雄雉鳴也。雷始動。雉鳴。而雉其頸。殷本紀曰。有飛雉登鼎耳而鳴。鳴與雉同。春秋潛潭巴宋注曰。鳴。鳴之怒者。高宗始除喪。用吉祭。而豐於禰廟。非禮之正。於是彤祭之日。有鼎耳雉雉之異。

祖己曰。惟天格王。正厥事。

偽孔傳曰祖己賢臣名。庭按先當為天。字形之誤也。緇衣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注曰天當為先。字之誤。緇衣疏曰以天與先相似故為先也。格當讀若嘏。漢書成帝紀建始元年詔孔光傳外戚傳五行志皆作假王。曾子問注曰假讀為嘏。士冠禮注曰今文格為嘏。少牢饋食禮注曰古文嘏為格。据此則今文作嘏亦作假。古文作格音近字通。非格至之格也。家語問禮篇嘏以慈告注曰嘏傳先祖語於孝子然則天意告語於人欲正其事之不正者所謂嘏王正厥事也。偽孔傳曰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非矣。殷本紀曰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即此知真孔古文天字已誤為先。故相承謬作解釋無能通曉文義者。而孔光傳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謹告之欲其改更此孔光引書雖亦作先而其說義乃獨為天疑。光据今文是天字而漢書寫本誤為先也。高宗之賢臣祖己見雉雉而懼曰我王之事必有不得其正者惟天以此異變告於王也欲正其事之不正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典厥義民。罔非天庥。典祀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詩抑傳曰。訓教也。釋詁曰。訓道也。庭按。訓之言教道也。殷本紀曰。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彤日之訓。之誤為及。而偽序因之。別出高宗之訓篇。斯甚妄矣。此經云。乃訓于王。是祖己以訓名其書也。偽序乃云。此篇非訓。而別有訓篇。豈可信乎。節南山傳曰。監視也。方言曰。監察也。庭按。偽孔本作惟天監下。民殷本紀作惟天監下。此用真孔古文。無民字也。今謹据之。刪正。典當讀為殄。絕之殄。考工記。輅人鄭司農注曰。典讀為殄。淮南本經下。殄地財。高注曰。殄盡也。殄讀曰典。

也。○據此知典殄古字通。○釋詁曰：殄，絕也。○義當讀為俄。○古字通。○廣雅：俄，衰也。○疏證曰：古者俄義同聲。○故俄或通作義。○多方曰：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言桀用俄衰之人，故不能永于多享也。○立政曰：茲乃三宅無義民。○言三宅之官，無有俄衰之人也。○呂刑曰：鵠義言鵠張，俄衰也。○昭三十一年左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言不為財利回心，不為俄衰負疚也。○然廣雅疏證知義俄通用，多發前人所未發，而獨不知此經義字亦為俄之假借字。○蓋以經文錯脫，故其文意不可知也。○庭謂典厥義下當有民罔非天胤，典祀七字。○舊錯在下經。○王司敬下，殷本紀載真孔古文亦同，則是伏生安國之時已皆錯簡。○今更無書可證，但據文意當在此。○今不得不移正也。○惟天監下為一句，典厥義民為一句。○言天監視下土，其有俄衰不正之人，則天殄絕之矣。○偽孔傳曰：言天視下民，以義為常，非矣。○堯典：馬融注曰：胤，嗣也。○釋詁曰：胤，繼也。○舍人注曰：胤，繼世也。○殷本紀作罔非天繼。○堯典：胤子朱。○五帝紀亦作嗣子丹朱。○此偽真孔古文亦訓胤為繼嗣。○所謂讀應爾雅者矣。○此經言天下之民無非天之繼嗣，天之愛民。



豈有異心也。典讀為殄。已見上文。宣三年左傳賈逵注曰。祀年也。釋天曰。商曰祀。周曰年。庭樞典祀降年。為一句。言天或殄絕其歲數。或降與其年壽也。降與其年壽。則有永者矣。殄絕其歲數。則有不永者矣。偽孔傳曰。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矣。中絕其命。偽孔本作民中絕命。今據殷本紀載真孔古文如此。言天意非欲夭折其民。而中道殞絕其命也。偽孔傳云。非天欲夭民。民自不修義。以致絕命。非矣。易荀注曰。若順也。釋詁曰。若善也。廣雅曰。聽從也。雜記注曰。聽猶待也。庭樞字當讀為附。殷本紀作附命。孔光傳及漢石經皆作付命。周禮小司寇注曰。故書附作付。据此知附付字通用。真孔古文作附。三家今文作付。而偽孔本聲誤為孚耳。淮南說林附耳之言。聞於千里。高注曰。附近也。庭樞附讀屬付之付。附命謂屬付之。教命之也。如台。殷本紀作奈何。此用真孔古文。訓如為奈。訓台為何也。昭十二年定八年公羊傳注皆曰。如猶奈也。庭樞台與何古聲相轉。湯誓非台小子。台讀為我。故釋詁曰。台我也。何之古聲亦若我。故台又假借為何。典引曰。今其如台而獨闕也。言今如何。

而獨闕然不修封禪也。今小學家忘失此義久矣。賴史記尚存真古文訓詁。其可寶也。偽孔但知台之訓我。其傳曰。祖己乃復曰。天道其如我所言。非矣。乃作書以訓戒於王曰。惟夫上天監觀下土。殄絕其俄。喪之民。夫民無非天之繼嗣也。而或殄絕其祀。或降與其年。降與其年。則有永者矣。殄絕其祀。則有不永者矣。非天有意夭折民生。中道而殞絕其命也。乃民之行事。有不順於德義。不聽於罪責者。天既託於變異。屬付之命。戒之。欲正其德。而猶不自知。所失不知。天之所欲正。乃曰。天示變異。其意奈何。此民之所以不永也。

嗚呼王司敬無豐于昵

司當讀為祠。殷本紀載真孔古文作嗣。詩子衿曰。子寧不嗣音。毛傳讀嗣為治。春秋莊八年。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據知司嗣治祠。古字皆通。酒誥勿辯乃司。即勿偏乃祠。可相證也。釋詁曰。祠祭也。周禮大司徒注曰。豐猶厚也。偽孔傳曰。昵近也。不當特



豐於近廟。釋文引尸子曰。不避遠昵。昵近也。釋詁郭注曰。尼者近也。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馬融注曰。昵考也。謂禰廟也。庭按司敬下。舊有民罔非天庥典祀七字。是上經錯脫在此。今據文義移正。又按無豐于昵。殷本紀作毋豐于棄道。疑真孔古文。當訓昵為通。史記以訓詁代經字。而通形譌為道。寫者覺其難通。因以意加棄字也。祖己之言未已。又歎而言曰。嗚呼。王之祠祀。則可謂致敬矣。天何以示雉雉之異乎。得無乃豐於禰廟而未豐於祖廟。以此為不正也乎。

## 西伯戡黎之誥

舊題但為西伯戡黎。無之誥二字。疏曰。祖伊恐奔告于王。是亦誥也。庭按書非西伯之言。亦無戡黎之事。但伊作誥由此爾。不可即以此為題。當是先儒從省。標四字以見之也。古蓋為西伯戡黎之誥。

#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鄭注曰：西伯，周文王也。釋文曰：伯亦作拍。釋詁曰：戡，克也。又曰：堪勝也。郭注引書作堪黎，其釋文曰：堪字又作戡。說文戈部作戡，曰：戡，殺也。昭二十一年左傳：王心弗堪。五行志引作弗戡。孟康注曰：戡，古堪字。黎，尚書大傳作耆。周本紀亦作耆。集解徐廣曰：耆一作阢。正義引鄒誕生曰：本或作黎。殷本紀作飢。集解徐廣曰：飢亦作阢。又作耆。宋世家作阢阢。集解徐廣曰：阢音耆。說文邑部作戡，曰：戡，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疏曰：黎在朝歌之西。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偽孔傳曰：近王圻之諸侯。鄭注云：入紂圻內。庭按：黎，楚之假音。此國名黎，一名耆。耆之假音為飢阢阢。又為指。下經曰：指乃功。指即耆也。故知此國有二名矣。偽孔傳曰：祖伊，祖己後賢臣。庭按：說文引下經曰：祖甲返。伊，甲字形相似。古今文人表亦作祖伊。知說文甲字誤也。此言奔告，下經又言返，曰：然則祖伊是殷諸侯，守土在外，非中朝之臣也。西伯已勝黎。



侯。祖伊在其國聞之。恐禍將及殷。奔走入殷都。以紂侯被戡。告於殷王紂。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

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

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東京賦薛注曰。天子。天帝之子也。釋詁曰。訖。止也。張敞傳師古注曰。訖。盡也。釋詁曰。格。至也。疏曰。至人。謂至道之人。有所識解者也。庭按殷本紀。作假人。格。假。古字通也。曾子問注曰。假。讀為嘏。士冠禮注曰。今文格為嘏。家語問禮注曰。嘏。傳先祖語於孝子。然則格人。當讀為嘏人。蓋早見之士。能傳天意以告語人者。謂之格人。不必作至人解也。馬融注曰。元龜。大龜也。尺二寸。殷本紀集解徐廣曰。元一作卜。生民傳曰。相

助也。論語馬融注曰：相導也。偽孔傳曰：淫過也。戲逸也。殷本紀作淫虐。庭桮虐當為  
詭。此蓋真孔古文。訓戲為詭。史記以訓字代經字也。釋詁曰：戲詭也。廣雅曰：絕滅也。  
釋詁曰：康安也。殷本紀作安食。此真孔古文。訓康為安也。紂之時，年穀不登，天下不  
得安居而食，故曰不有康食也。白虎通號曰：虞者樂也。文選羽獵賦注曰：虞與娛古  
字通。孟子丁公著音曰：驩虞義當作歡娛。古字通用。庭桮紂之臣民，皆於親屬無恩，  
不能虞樂天倫之性，故曰不虞天性也。迪當為由，字形之誤也。率與律同。顏氏家訓  
書證曰：率字自有律音。古微書引春秋元命包曰：律之為言率也。釋詁曰：律法也。孟  
子陸注曰：率法也。釋詁曰：典常也。庭桮紂之臣民，不用法律典常，故曰不由率典。此  
三者皆亡徵也。偽孔傳云：宗廟不有安食於天下，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所行  
不蹈循常法，言多罪非矣。殷本紀作不虞知天性，此用真孔古文。亦訓虞為虞度而  
知之也。釋言訓虞為度，然而非此經之義也。既告戡黎之事，又呼天子而言曰：天  
已訖盡我殷之王命矣。能言天意之格人，能知禍福之大龜，皆知其凶，無敢知其吉。



矣。非先王之神靈不祐助於我後人。乃惟王淫泆戲謔。以自絕於天。故天亦棄我。而不顧也。年穀不登。人不有安居而食也。骨肉䟽薄。人不虞樂於天倫之性也。禮教廢弛。人不遵由於律法之常也。此皆天棄我之徵矣。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民猶未知天棄我而常怨天。曰何為不降威。此言人心欲喪之甚也。又亡徵也。釋文曰。摯本又作藝。考工記弓人注。函人注。皆曰。摯之言致也。庭樞致堅致也。堅致之言牢也。此言天怒人怨。亡徵甚多。殷之大命不堅牢矣。偽孔傳曰。摯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非矣。殷本紀作大命胡不至。此用真孔古文。亦訓摯為至。又以此句連上文。皆為民言其誤久矣。如奈台。奈何也。殷本紀作今王其奈何。用真孔古文。訓如為奈。訓台為何也。何之古音與台相轉。湯誓。非台小子。台讀為我。我與何古聲同。故台亦讀為何。今爾雅不載此訓。賴史記尚

存真古文。此至寶也。偽孔但知台訓為我。其傳曰。王之凶害。其如我所言。非矣。今我殷民。無有不欲喪國者。其言曰。天何為不降威罰。喪我殷國乎。上之天棄我。下之民欲喪我。殷之大命不堅致矣。今王其無能救之矣。當奈何乎。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

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士冠禮注曰。反還也。廣雅曰。反歸也。說文曰。返還也。庭桮反與返同。奔走而來告言。不聽而還。反其處。以此見祖伊是外諸侯也。偽孔傳云。反報紂也。非矣。廣雅曰。乃汝也。釋文引馬融注曰。參字累在上。庭桮。參同音。馬意以參字。參在其上。是參有層累之義。言汝罪積多。層累參高。在天上矣。莊子大宗師李頤注曰。參高也。亦可與馬融說為證。說文參在晶部。或省為參形。若據說文。則參上非累。然許馬同時大儒。各



傳師說且宜多聞而從善不可執一而廢餘也。責當讀為稱責之責。即債字也。穆天子傳注曰。債猶借也。周禮小宰注曰。稱責謂貸子。然則此經責命于天。謂人恃天不恐。如其命貸借於天。可執券而責也。指當讀為耆。耆指古同音。釋名曰。耆指也。詩武釋文曰。耆毛音指。庭按詩武曰。耆定爾功。即指定也。謂指麾而定之也。皇矣曰。上帝耆之。即指之也。謂指而憎之也。宣十二年左傳。耆昧。即指昧也。謂晦昧不明者。所當指而討之也。此皆耆指字同之證也。黎國一名指。周本紀尚書大傳皆作者。耆即指之聲也。喪指言喪其黎國也。殷之即喪指為一句。乃功為一句。功讀功苦之功。齊語注曰。功牢也。然則功與摯意同。祖伊曰。大命不執。謂殷之大命已不堅牢矣。而紂曰。有命在天。是不信不堅牢也。故祖伊曰。殷即曰喪其黎國而乃云大命堅牢哉。偽孔讀殷之即喪句。指乃功句。其傳曰。言殷之就亡。指汝功事所致。非矣。王紂不受其言而歎曰。嗚呼。我生豈不有命在天。而汝以為不堅牢乎。祖伊言不用。還反其國。而歎曰。嗚呼。汝罪之多。積累參高。在天上矣。乃能責命於天。自謂堅牢乎。殷即日喪

其者國而乃謂殷堅牢。雖自謂堅牢不能無戮辱於爾邦矣。

# 微子誥

舊題但為微子無誥字。考東漢百篇序已云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則知古本原有誥字也。

微子若曰。太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

于上。我沈湎于酒。婦人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

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

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典喪。若涉大水。無。



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王肅注曰。微國名。子爵。荀子王霸注曰。若如此也。庭按。太師。偽孔本作父師。太尉公墓中畫象。作伏尉公。或當太師寫作伏師。而伏聲近父。因誤讀為父師乎。史記宋微子世家曰。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曰。云云。曰。太師。少師。云云。太師若曰。云云。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殷本紀曰。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又曰。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本紀曰。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据此。知真孔古文本。作太師。少師。此二人皆樂官之長也。太師名疵。少師名彊。疵聲近執。彊聲近陽。是即論語所記。適齊入海者也。董仲舒對策所稱。紂時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者也。禮樂志所謂。紂作淫聲。樂官師督。把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者也。是皆樂師替人。並非公孤之官也。微子以人事觀之。知殷將亡。而未知天運何如。故問太師。少師以決之。為其替人知天。

道故也。偽孔傳曰：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非矣。偽孔傳曰：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將必亡。庭按：弗或微子世家作不有。不與弗有與或皆古音同假借字也。說文乙部曰：亂治也。攴部曰：敵煩也。今書籍皆作亂字。而治亂之亂是本字。煩亂之亂是假借字也。亂正微子世家作治政。此偽真孔古文。亂訓為治。正通作政也。世家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多不治二字者。蓋真孔古文。以不治訓釋弗或亂正之意。而史記既載經文。兼存訓字。是重衍也。馬融注曰：我祖湯也。匡謬正俗曰：俗謂何物為底。此本言何等物。其後遂省。但云等物耳。等本音都在切。轉音丁兒切。應璩詩云：文章不經國。筐篚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見歎譽。言用何等才學。見歎譽。而為官乎。今人不詳其本。乃作底字。庭按：師古誤謂等轉音為底。今據商書用底字。知是底轉音為等也。等之字从竹寺聲。是造字諧聲之時。等與底同音也。而說文曰：等从竹从寺。寺官曹之等平也。是許慎之時。等與底不同音。故說以為會意之字。而不知其為諧聲也。韓非愛臣篇曰：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



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等讀若底。故與子為韵。此周秦古音可證也。爾衡傳曰。死公云等道。注曰。等道猶今言何等語也。今刊本作何。子夜曲曰。郎喚奴底為。漢晉以後。底等音異。而意同耳。詩候人傳曰。遂猶久也。平準書集解韋昭曰。陳久也。素問奇病論注曰。陳謂久也。庭按我祖底遂陳于上。言我祖有積德於上。何等陳久也。偽孔傳曰。言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此訓底為致。非矣。微子世家曰。我祖遂陳於上。此用真孔古文。無底字。亦非也。偽孔傳曰。我紂也。庭按微子世家。我作紂。是亦真孔古文。訓我為紂也。偽孔本作我。用沈酗于酒。微子世家。作紂沈湎於酒。婦人。世家用真古文。而偽孔用今文。二句二用字。不可讀。又涉下經。誤以沈湎為沈酗。又言酒而不言婦人。於紂之惡。亦未盡。今俱從真古文為正。微子世家。作是用亂。此用真孔古文。衍是字也。偽孔本用今文。無是字。今當從今文為正。殷罔不微子世家。作殷既。此用真孔古文。訓罔不為既。既者盡也。盡然者無不然也。草竊謂伏草中。而為竊盜者。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為一句。言小之則好伏藏。而草竊。大之則

好倡亂而姦宄。殷之人無有不然者也。廣雅曰：師官也。庭按：卿士以下，其官衆多，非一。故總謂之曰師師。猶今言各官也。馬融注曰：非但小人學為姦宄，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王肅注曰：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偽孔傳亦曰：六卿與士相師效，為法度，皆非矣。公食大夫禮注曰：凡非一也。說文曰：凡最括也。庭按：桓當讀為絙。古字通。詩：天保如月之恒。釋文本亦作之絙。考工記：弓人恒角而短。鄭司農注曰：恒讀為督絙之絙。說文曰：絙，大索也。通俗文曰：大繩曰絙。然則絙獲謂以繩繫而獲之也。微子世家作維獲。此用真孔古文。訓絙為維也。詩：白駒傳曰：維繫也。廣雅曰：維係也。楚詞：哀時命注曰：獲為人所係得也。庭按：凡有辜罪，乃罔恒獲，謂羣官無法，罪人漏網，無有為絙索所繫得者矣。為孔傳曰：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者，非也。鄭注亦曰：凡猶皆也。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具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又非也。微子世家作皆有罪辜，乃無維獲。觀所用訓詁代經字者，獨似不甚誤解。惟訓此為皆，真孔亦未免大誤。蓋經文凡字，乃最括草竊姦宄之罪，而訓凡為皆，則直謂卿



士師：有罪也。一字之誤，其失文意亦多矣。鄉射禮注曰：方猶併也。漢書叙傳晉灼注曰：方並也。微子世家作乃竝興。此用真孔古文。訓方為竝，其乃字亦古文。訓釋文意承上文而言之也。釋言曰：興起也。說文曰：敵仇也。楚詞惜誦注曰：交怨曰讎。庭按此言羣官不能獲罪人，小民乃竝起而相殺，自為報復，互更仇怨也。偽孔傳曰：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庭按微子世家作典喪，典殄古字通用。考工記斲人，斲欲順典。鄭司農注曰：典讀為殄。淮南本經下殄地財，高注曰：殄盡也。殄讀曰典也。釋詁曰：殄絕也。然則偽孔本用今文作淪喪，訓為沒。微子世家用真孔古文作典喪，讀為殄喪，字異而義同也。裴駰云：典國典也，非矣。偽孔本用今文作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微子世家用真古文作若涉水，無津涯。今据文義，當參用今古文。作若涉大水，無津涯。馬融注曰：越於也。於是至矣。於今到矣。偽孔傳曰：言遂喪亡，於是至於今到，不待久。庭按舊皆以越字連下讀，殊不成句。今當讀殷遂喪越為一句。至于今為一句。緇衣注曰：越之言蹙也。楚詞惜誦注曰：越墜也。齊語注曰：越失也。然則喪越謂喪滅而隕越耳。今

殷○其○必○殄○喪○矣○為○尚○不○知○其○期○若○涉○大○水○無○津○涯○乎○其○遂○不○待○異○日○喪○滅○隕○越○于○今○  
已○至○乎○此○問○殷○亡○之○期○也○集○解○徐○廣○曰○無○津○涯○一○作○無○舟○航○言○危○也○此○為○不○知○文○義○  
而○誤○寫○也○微○子○謀○於○太○師○疵○少○師○彊○如○此○言○曰○太○師○乎○少○師○乎○我○殷○家○其○不○有○能○  
治○正○四○方○矣○我○祖○成○湯○之○德○何○等○久○故○陳○舊○於○上○而○我○王○沈○酣○淫○湎○於○酒○與○婦○人○以○  
亂○敗○其○祖○德○於○下○我○觀○殷○民○小○則○好○行○草○竊○大○則○好○為○姦○宄○無○大○無○小○無○不○然○者○而○  
卿○士○衆○長○師○三○羣○官○非○有○法○度○不○肅○憲○綱○凡○有○草○竊○姦○宄○各○等○辜○罪○之○人○乃○無○能○經○  
索○而○係○獲○之○者○官○法○不○行○以○致○閭○巷○小○民○竝○起○而○私○鬪○鬪○自○相○報○殺○且○為○仇○怨○今○殷○  
國○其○必○殄○喪○矣○為○尚○不○知○其○期○若○涉○大○水○之○茫○然○此○岸○無○津○而○彼○岸○亦○無○津○涯○乎○其○  
遂○不○待○異○日○而○滅○喪○隕○越○於○今○已○至○矣○乎○

曰○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老○遜○于○荒○今○爾○無○  
指○告○予○顛○隕○若○之○何○其○



太師偽孔本作父師。非也。說已見前。微子世家集解引鄭注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大學注曰：發起也。詩東方之日傳曰：發行也。詩賓之初筵箋曰：出猶去也。論語鄭注曰：往猶去也。玉藻注曰：往之也。易咸卦虞注曰：之外為往。釋名曰：往，睚也。歸往於彼也。故其言之。印頭以指遠也。庭樞往，謂往歸于周也。其口不思言周而印頭指遠，會意在西。去土矣。微子世家用真孔古文。鄭注本用三家今文。而皆作往字。可知兩漢今古文不異矣。偽孔本作我其發出往，字形誤耳。而其傳曰：我念殷亡，發疾生狂，非也。但聞箕子佯狂，未聞微子佯狂也。偽孔傳曰：在家耄亂，故欲遜出於荒野，言愁悶。鄭注曰：耄，昏亂也。鄭與偽孔皆用今文經，而其說義皆非也。微子世家用真古文，作吾家保于喪。集解引馬融曰：卿大夫稱家。又引徐廣曰：一云於是家保。馬徐說又皆非也。太元內曰：荒家及國。范注曰：荒，亡也。論語孔注曰：亡，喪也。白虎通曰：喪者亡也。下經天壽降災荒殷邦。微子世家作天篤下，當亡殷國。是用真古文。訓荒為亡。此經則訓荒為喪，意非異也。言吾殷家宗祀，猶可保於喪亡之後。此真

孔古文經意也。保老聲相近。今文既聲誤為老，曰多遜字，老也。遜遜也。言我當於  
顛。齊之先發行，出走歸往於周。我家老當以顛齊之後，遜遜於荒遠之地，未晚也。吾  
家之老謂箕子也。此三家今文經意也。二說皆可通。姑從偽孔本讀之。王肅注曰：無  
指告予，無意告我也。是微子求教誨也。庭桉微子世家作今文無故告。此用真孔古  
文。訓爾為女。訓指為故也。楚語韋注曰：故猶意也。淮南汎論高注曰：故意也。偽孔傳  
亦以指為指意。是舊說皆同也。然據文義，指告即指示告語也。釋言曰：指示也。舊訓  
指為意，故於文未便。俱為失之矣。偽孔傳曰：顛隕齊墜。微子世家作顛躋。集解引馬  
融注曰：躋猶墜也。恐顛墜於非義，當如之何也。庭桉偽孔與馬皆非矣。說文足部作  
顛。躋曰：躋登也。離騷注曰：自上下曰顛。詩蝥蛸傳曰：躋升也。葭葉傳曰：躋升也。方言  
曰：躋登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躋。春秋文二年：躋僖公。周禮宗伯注：作躋僖公。然則  
躋躋字同，不當訓墜。王肅注云：躋，溝壑。此借讀左傳擠于溝壑之擠。音同而義倒  
矣。今據說文之義，顛躋者，或顛或躋也。殷顛而下，周躋而上。顛躋猶廢興云也。今爾



無指告予為一句。顛躋若之何其為一句。言爾知天道而無指示告語我之言。我不知殷周廢興之期遠近何如也。偽孔傳曰：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顛隕躋墜如之何其救之非矣。說文引商書曰：告予顛躋。斷句與偽孔同。微子世家集解以今女無故告為一句。予顛躋為一句。皆非矣。鄭注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記曰何居。檀弓注曰：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更呼而問之曰：太師乎？少師乎？我其當發行出走，往適於興國，則當及殷。未顛，周末躋之時而先往焉，可也。吾家之耄年箕子自言當遜遜於荒遠之地，則雖至殷已顛，周已躋之後而乃遜焉，可也。今爾語知天道而無有一言指示告我，我不知殷顛周躋遠近之期如之何居。

太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耄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

祗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又讎斂。

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太師偽孔本作父師。非也。說已見前。偽孔傳曰。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庭按。微子世家作天篤。下當亡殷國。此用真孔古文。訓降為下。訓荒為亡。訓邦為國也。毒與篤則聲同義通。廣雅曰。毒痛也。大招注曰。篤病也。說文曰。痛病也。微子世家無方輿沈酖于酒六字。或用真孔古文。省此一句。然據偽孔本用三家今文。有之為是。方輿並起也。已見上經。偽孔傳曰。沈酒也。酖。酖也。疏曰。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為沈也。酖。酖一物。謂飲酒醉而發怒。釋文曰。以酒為山曰酖。說文作酖。云酒酖也。庭按。乃罔畏畏言人皆醉怒。則不畏其所畏矣。說文曰。弗違也。廣雅曰。弗。斂也。淮南主術注曰。拂戾也。拂。拂聲。義同耳。君頤。鄭注曰。耆老也。釋詁曰。耆。壽也。魯語注曰。長猶尊也。



庭按舊謂故舊也。咈其耆長舊有位人。為一句。言年壽耆者。行尊長者。交故舊者。有官位之人者。此皆人情之所祇畏。而醉人不畏之。而咈戾之也。偽孔傳曰。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耆老之長。致仕之賢。不用其教。未是也。微子世家作不用老長。此用真孔古文。訓咈為不用。訓耆為老。而無舊有位人四字。亦非也。偽孔傳曰。自來而取曰攘。呂刑鄭注曰。有因而盜曰攘。費誓鄭注曰。因其失亡曰攘。馬融注曰。往盜曰竊。馬融注曰。天曰神。地曰祇。偽孔傳曰。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鄭注曰。犧純毛也。牲體完具。哀元年穀梁傳曰。全曰牲。說文曰。犧宗廟之牲也。賈侍中說此非古字。易釋文引說文曰。賈侍中說此犧非古字。又引張揖字詁曰。義古字。戲今字。說文又曰。牲牛純色。牲牛完全。論語孔註曰。以用也。周禮鄉大夫鄭司農注曰。容與頌同。吳王濞傳如淳注曰。頌猶公也。詩楚茨傳曰。將行也。庭按將食猶云行爵食炙也。以容將食無災。謂以所盜祭品。公然行爵食炙。而無有災罰也。蓋神棄殷人。不示警戒故也。微子世家作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集解徐廣曰。一云。今殷

民侵神犧。又一云陋淫侵神祇。庭按陋淫當讀若漏。侵釋言曰陋隱也。詩抑箋曰漏隱也。文選演連珠注曰淫猶侵也。然則是真孔古文訓攘竊為漏侵也。然世家自此句之後不載經文。而徐廣所見本於此一句甚多差異。蓋世家於此有關誤。甚可惜也。釋言曰降下也。詩節南山傳曰監視也。方言曰監察也。庭按降監殷民言殷民雖今無災而神未嘗不下視其罪也。人當讀為刈。詩葛覃是刈是獲。釋訓釋文本作是人。是獲可證古字通用。韓詩曰刈取也。釋訓舍人注曰是刈之。庭按稠偽孔本作讎。徐邈云鄭音疇。釋文引馬融作稠曰稠敷也。讎疇皆聲之誤。當從馬本作稠。稠之言多也。釋文引馬鄭注曰斂謂賦斂也。庭按此言殷人厚斂民財如刈取稠概之。草謂之刈。稠斂是一罪也。偽孔傳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道。非矣。淮南兵畧注曰召致也。庭按召敵讎者謂官司不能獲罪人而使小民自相報殺。謂之召致敵讎。是二罪也。急當讀為祠。易雜卦曰而豫怠也。京房本作治也。春秋莊七年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文十二年公羊傳曰俾君子易怠。秦誓作易辭。堯廟碑曰將



辭帝堯。辭即祠字。皆可為怠祠二字。展轉互通之驗。上經言犧牷牲用。攘竊而食之。是不祠也。三罪也。偽孔傳曰。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鮮怠。非矣。用人稠斂。召敵讎。不祠罪為一句。合于一為一句。言天欲用是三者之罪。合於一處。總而罰之也。莊二十年公羊傳注曰。瘠病也。齊人語也。曲禮注曰。詔告也。穆天子傳注曰。詔謂語之。庭按多瘠。罔詔。言天已棄殷。欲其死滅。故雖瘠病之多。而無詔告警戒之者。此申說上經無災之意也。傳疏讀為罪。合于一。多瘠罔詔曰。上下各有罪。合於一紂之身。言紂化之使然也。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非矣。太師如此答曰。王子乎。上天酷毒下災。以荒亂殷之邦國。竝起相效。沈湎酗怒於飲酒。乃無復畏其所畏矣。年齒者老者所畏也。行列尊長者所畏也。名德故舊者所畏也。有職位之人者所畏也。今皆不畏而弗戾之矣。今殷民非但不畏人。乃敢攘竊祭祀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公然行爵食矣。而神祇亦無有災罰之者。其所以無災罰者。蓋神方下視殷民。有刈取民財。稠概賦斂之罪焉。有非法相殺召致敵讎之罪焉。又有竊食神牲廢祭不祠之罪焉。

神欲用此數事之罪。合於一處而致罰焉。必至於殄喪而後止。瘠病雖多。無詔告警戒之意。此所以無災罰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典。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

自。清。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周語注曰。商殷之本號。庭按興讀為歆。古音同字通。曾子問。祝聲三。注曰。聲。噫。歆。馨。神也。士虞禮注曰。聲者噫興也。將啟戶。馨。覺神也。既夕禮注曰。三有聲。存神也。舊說以為聲噫興也。据此知興歆通用矣。周語注曰。歆猶欣。喜服也。學記注曰。興之言喜也。歆也。廣雅曰。敗壞也。說文走部引作遯。曰。遯。𨔵也。走部曰。敗。毀也。敗與遯字同。



此言商今者若有災乎。是天意示罰之。而未至於殄喪也。雖有禍敗。我等欣喜受之。不當避而去之也。偽孔傳曰。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非矣。典喪。偽孔本作淪喪。蓋從今文字形之誤。据微子世家。載上經作典喪。典讀為殄。蓋從真孔古文讀也。知此經亦當然也。王陵傳。晉灼注曰。臣服也。詩既醉傳曰。僕附也。少儀注曰。臣謂囚俘。說文曰。僕。給事者。庭桉。臣僕謂亡國之俘。猶言臣虜也。釋文曰。臣僕一本無臣字。非也。此言商今者。即當殄喪。我等無可為。臣虜於人。其勢必在行遜者也。偽孔傳曰。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為。臣僕欲以死諫紂。非矣。迪當為迺字。形之誤也。說文子部曰。迺。讀若乃。迺。即今迺字也。迪字本音笛。而今書中有迺。訛為迪者。又有專訛為迪者。各以文義辨之。不難知也。馬融注曰。云言也。庭桉。刻子當讀為箕。子古聲近。假借字。論衡本性篇。引作刻子。蓋据今文作孩。孩亦箕之假音也。儒林傳。趙賓說易箕子之明夷。曰。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茲也。易釋文引劉向曰。今易箕子作黃滋。又引鄒湛曰。荀爽訓箕為黃。詁子為滋。蓋古讀箕黃音同。而黃與

箕音亦同。故易之箕子。即是夜半亥子之交而書之。刻子乃是朝鮮箕子傳。洪範者與明夷箕子不同也。論語釋文。魯顏刻或作顏亥。一切經音義引字林曰。孩古才切。可證刻孩亥。並與箕音假借也。馬融注曰。刻。侵刻也。偽孔傳曰。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病子不得立。則宜為殷後者。論衡曰。紂為孩子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此皆不識字而說其義。豈有不謬言者乎。詔王子出。為一句。適我舊云。箕子為一句。言告王子。使出往。乃是我舊日曾言之於箕子也。觀太師此言。則知微子謀去於太師。本由箕子勸之。而箕子之勸微子者。本由太師發之。此全殷宗祀之遠謀。非為微子之一身計也。太師亦賢矣哉。馬融注曰。清。謂絜也。庭桉堯典。直哉惟清。五帝紀作惟靜潔。此用真孔古文。訓清為淨潔也。清靜古音同矣。偽孔本作靖。而訓為謀。非也。我乃顛隲。自清為一句。言王子不及今出往。恐奄忽之間。我乃當殷顛周濟之時。不為臣僕。僕而為行。遯以自潔。清而已。偽孔傳云。子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非也。坊記注曰。獻猶進也。詩正月箋曰。顧



猶視也。念也。庭按此言顓臾之後人各有以獻進於先王。自清而行遜者與全宗祀而出往者皆自獻也。然而行遜為易出往為難。我甚顧念出往者而不顧念行遜者。願王子為其難。無為其易也。偽孔傳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各自謀行其志。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又曰。我不顧行遜言。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語默非一途。非矣。或問當時諸賢之謀。必欲微子奔周何也。曰。太師知周伐商。必立武庚。又知武庚小。必且蠢動以致敗也。當是時有微子在周。周必以代殷後。則宗祀不墜矣。無微子則宗祀存亡未可知矣。若使伐商之後。遜於荒野。則慮周人無從求得之也。若伐商之後。身為囚俘。臣僕於周。則反顧事仇。非人之所為。而微子之所必不能也。惟於周末伐商之先。奉祭器而奔周。是託於有道之國也。非適仇國也。是奉殷先王而出避紂也。非逃殷也。然既託於周。則已為周臣矣。微子先為周臣。而後周伐殷。是新君伐故君也。新君伐故君。為微子者。惟宜面縛銜璧肉袒軍門。周旋新故之間。非反顧事仇之謂也。蓋微子所為極難。而太師少師之所為謀。

者極深矣。至於微子既去而太師少師亦從此逝矣。論語稱太師適齊。少師入海。此則皆自清者也。行遜者也。而殷周本紀皆云太師少師抱其樂器奔周。此真孔古文之誤說。不如論語可據也。然殷紂之時已有齊楚蔡秦之國者。諸國名皆自古而有之。太公封齊。非自太公之封始有齊名。昭二十年左傳曰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然則太師所適猶是蒲姑之齊耳。餘國皆此類也。商今者其有災罰乎。是猶未至於喪也。我等欣喜受其敗而不辭矣。乃商今者其遂殄喪乎。則我等無可為。臣虜於新王。其勢不得不出矣。故詔告王子曰宜出往。此非獨箕子之言。迺我舊日曾告箕子云然也。若王子當出不出。我乃卒遇殷下顛。周上濟。各自潔清其身而已耳。自潔清者行遜也。不自潔清者出往也。人之所處不同。亦各自獻進於先王。而行遜易出往難。我甚顧念出往者而不顧念行遜者。願王子為其難。勿為其易可也。於是微子奔周。而太師少師亦遂行遜而去。

洪範



尚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為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此則今文舊說蓋以十有三祀為箕子朝鮮之年非周年也商曰祀周曰年箕子用商法稱祀而不稱年則是箕子非周臣也箕子非周臣則其書非周書也文五年左傳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成六年左傳引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古者洪範是商書有明驗矣宋微子世家曰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周本紀曰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云云此則真孔古文說始誤以十有三祀為周武王之十有三年也因以為周家之年不應有商家之書故遂移其篇第置於武成之後分器之前屈箕子而入周書所失豈不大乎說文卜部引商書曰貞曰畀彡部引商書彡倫攸殲林部引商書庶艸繁無口部引商書曰圉女部引商書無有作攷蓋用三家今文以洪範為商書也今據左傳說文移正於商書之末其時在周成王七年當周公攝王位致太平之日箕子朝周作洪範也經曰王訪于箕子王即周公是也大

傳云。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亦為誤也。疏曰。箕子既對王問。退而自撰其事。不是史官叙述也。

#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偽孔傳曰。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庭按。十有三祀。箕子封朝鮮之十三年也。於周為成王七年。周公致太平。而箕子來朝。周公以攝王問洪範也。不紀周之年。而紀朝鮮之十有三祀。箕子自以為非周人也。朝鮮自有國史。體裁如此。亦自無嫌也。不曰周公。而曰王者。當時天下稱之。禮亦宜之也。不稱朝鮮封號。而稱箕子者。是商之封國也。馬融注曰。箕國名也。地理今釋曰。箕姓纂云。商之圻內。杜預云。太原陽邑有箕城。在今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微子疏曰。倫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莊子大宗師篇曰。箕子胥餘。釋文司馬云。胥餘。箕子名也。見尸子。又云。尸子曰。箕子胥餘。漆身為厲。被髮佯狂。庭按。箕子亦



作刻子。又作孩子。見微子誥篇。惟朝鮮建國之十有三祀。箕子朝周。周公攝王。博聞而好道。乃訪問於箕子。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

不知其彝倫攸叙。

乃。五行志作迺。古乃字。疏曰。此問答皆言乃者。以天道之大。沈吟乃問。思慮乃答。宣八年公羊傳曰。乃。緩辭也。庭桮嗚呼。微子世家作於乎。五行志作烏呼。皆古字同釋文曰。陰默也。論語孔注曰。陰猶默也。說文曰。陰闇也。馬融注曰。陰覆也。五行志應劭注曰。陰覆也。王肅注曰。陰深也。呂氏春秋君守曰。鴻範曰。惟天陰隲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偽孔傳曰。隲。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疏曰。隲。即質也。質。訓為成。成亦定義。故為定也。庭桮微子世家作陰。定下民。是用真孔古文。亦訓隲為定也。而馬融注

曰、隲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五行志應劭注曰：隲升也。服虔注曰：隲音陟也。此皆用今文家說。讀隲為陟。而封禪書伊陟曰：集解引徐廣曰：古作伊敕。敕與勅同。而臯陶謨勅天之命。夏本紀作陟天之命。是古字陟與敕通矣。然則隲又可讀為敕。說文曰：敕，誡也。廣雅曰：敕，語也。經言陰隲，下民謂天不言而暗中告語下民也。訓隲為定，與訓隲為升，皆非其義矣。五行志應劭注曰：相助也。庭樞相訓助者，即互相之相。廣韻十陽曰：相，共供也。共供即相助之義也。應劭注又曰：協和也。釋詁曰：協和也。微子世家作相和，其居是用真孔古文。訓協為和，訓厥為其，偽孔傳曰：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是用三家今文。訓相為助，訓協為合，訓厥為其也。合和義亦相近，但相字雖訓為助，而文云助合，則不可通。云相和乃通耳。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謂天默勅下民，使共相和諧於其處也。故和順之人不違天之默敕，謂之有陰隲。而乖戾之人不行天之默敕，謂之無陰隲。疏曰：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也。民各有心，天佑助之，令共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



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䟽解陰陽二字。得其大意矣。釋詁曰。彝常也。學記注曰。倫理也。釋言曰。攸所也。臯陶謨鄭注曰。叙。次序也。微子世家。作我不知其常。倫所序。此用真孔古文。訓彝為常。訓攸為所。訓叙為序也。五行志作。通叙。古攸字也。說文乃部曰。通讀若攸。王沈吟而問。乃言之曰。嗚呼。箕子乎。惟是上天不言而默。勅下民使互相協和於其處。有常倫矣。我不知其常倫之所以次序。皆如何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殛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乃言五行志作迺言。迺古乃字也。帝乃、禹乃、天乃、五行志皆作迺。微子世家作箕子對曰：在昔無我聞字，此用真孔古文省也。偽孔傳曰：陞塞也。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五行志應劭注曰：陞塞也。汨亂也。水性流行而鯀障塞之，失其本性，其餘所陳列皆亂。故曰亂陳五行也。庭按陞洪水汨，漢石經作伊鴻水，曰：是汨字之省。鴻洪字通用。伊陞亦古聲同通用字。易林蠱之晉曰：鯀伊砥柱，亦用今文讀陞為伊也。史記賈生傳曰：獨堙鬱兮其誰語。漢書賈誼傳曰：予獨壹鬱其誰語。司馬遷報任安書曰：抑鬱而無誰語。壹鬱抑鬱即堙鬱也。壹抑堙皆聲同也。王褒洞簫賦曰：憤伊鬱而酷醜。何晏景福殿賦曰：感乎溽暑之伊鬱。伊鬱即堙鬱也。伊堙聲同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鬱湮不育。楚詞曰：獨鬱伊而誰語。鬱伊即鬱湮也。伊湮聲同也。溝洫志引夏書曰：禹堙洪水。河渠書引夏書作禹抑鴻水。孟子禹抑洪水，亦夏書之成文也。荀子成相曰：禹有功，抑下鴻，抑皆陞之假借字也。然則陞洪水非鯀之罪也。鯀禹皆受命陞洪水，禹以陞有功，豈鯀獨以陞為罪乎？應劭言水性流行而鯀障塞之，失其本



性。是謂洪水橫流而不當陲。則可怪矣。若以陲為塞其水道。使不通流。則鯀又必不能也。海內經曰。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郭注引開筮曰。滔。洪水無所止極。伯鯀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郭注又曰。息壤者。言土自長息無限。故可以塞洪水也。淮南墜形曰。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高注曰。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据此諸書所說。鯀禹治水皆填之。其填之皆以息壤也。息壤既長。息無限。掘之不減。而益多。固當以填洪水。鯀何以為竊乎。帝何以當吝之乎。蓋鯀用息壤而無功。則是竊之也。竊之故土不制水。而反制於水。是為水不潤下。火不炎上。木不曲直。金不從革。土不稼穡。所謂汨陳其五行也。帝之所以震怒也。鄭注曰。帝天也。詩長發箋曰。震猶威也。偽孔傳曰。畀與也。僖二十八年穀梁傳曰。畀與也。釋詁曰。畀予也。釋詁又曰。畀。賜也。微子世家作不從。此用真孔古文。訓畀為從也。然畀字古無訓從者。真古文必作不畀。即由字也。故訓為不從。偽孔用今文作不畀。字形之譌也。今當依真古文。讀為不由。釋詁曰。洪大也。範法也。偽孔傳曰。疇類也。易否卦九家注曰。

疇者類也。五行志師古注曰：疇類也。九類即九章也。微子世家作鴻範九等。此用真孔古文。訓疇為等也。偽孔傳曰：數敗也。詩雲漢箋曰：數敗也。說文殳部曰：殳敗也。引商書曰：彝倫攸殳。庭桺本字也。數假借字也。梓材塗墍茨塗丹雘，疏本塗皆作數。曰：二文皆作數，即古塗字。据梓材疏：數通為塗，可知其古音矣。攸數攸叙，五行志皆作道。道古攸字也。微子世家皆作所，用真孔古文。訓攸為所也。不由洪範九疇，彝倫攸數，言天所以默勅下民者，盡在此大法九類。而天怒鯀之所為，則使其九類皆不從。此常道之所以敗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言天以大法九類默勅於禹，使之行之，而皆從是天，以九類錫與之也。常道之所以叙也。非謂天有龜文，不與鯀而與禹也。偽孔傳曰：天動怒鯀，不與大法九疇，故常道所以敗。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序，五行志引劉歆曰：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皆非矣。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



通人計數。謂偽起哀平。豈可用王莽劉歆之偽說。誣竊古聖人之遺經乎。洛書見於  
易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然則之以畫八卦。非則之以衍九疇也。故凡  
以洪範為洛書。皆誣說也。且洪範九疇。自是治道之大法。有此九類。非是一物。可持  
以與人者也。若自古聖人出治。天皆以九疇與之。獨怒鯀而不與乎。則不應獨言與  
禹也。若自古聖人間出。天皆未嘗以九疇與之。而今獨留以與禹乎。則不應獨言不  
與鯀也。謂天不與九疇。則所以亂耶。鯀之同時。堯舜在上。雖未得九疇。而何害於為  
治。謂天與九疇。則所以治耶。禹之後嗣。太康帝相。以至於桀。皆已得九疇。而無損於  
為亂。然則鯀之亂。禹之治。皆不在九疇之得不得也。禹之前未得九疇之學。而行事  
合於九疇者。亦治。禹之後雖有九疇之傳。而行事不合於九疇者。亦亂。但九疇之學  
始於禹。禹以治水功成。五行順布。而九疇叙。則以為天與之耳。天實未嘗有以與之  
也。禹之未與。鯀先治水功不成。五行汨陳。而九疇數。則以為天不從之耳。實乃鯀之  
自不從也。神龜負文之事。箕子之所不言。何可信也。箕子思慮而答。乃言之曰。我

有所聞。在於古昔。伯鯨受命。陸塞洪水。而功不成。是使水不潤下。土不稼穡。亂陳天  
之五行。天乃大動威怒。遏抑大法九等。不使由從。此常道所以數敗也。鯨則放殛。終  
死於羽山。禹乃嗣事而興。五行得其順序。而天錫禹以九疇大法。莫不由從。此常道  
所以次叙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  
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  
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偽孔傳曰。九類。一章以五行爲始。白虎通曰。言行者。欲言爲天行氣之義也。釋名  
曰。五行者。五氣也。於其方各施行也。說文曰。敬。肅也。庭。桉用也。者。謂五行之用也。微。



子世家作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字上俱無次字、二三四五六七八字下各無敬用農用協用建用火用明用念用等字、而五行志、漢石經皆有之、可證偽孔用今文真本。○耀乎不誤矣。○据一上有初字、則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上俱當有次字。○据五福六極上俱有用字、則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上俱不當無用字。○用者言五行之用也。○是以五行獨不言用、未可以五行為例、而皆不言用也。○用五福用六極上各有嚮字威字、則用五事用八政用五紀用皇極用三德用稽疑用庶徵上各當有敬農協建火明念等字。○真古文省之非也。○敬用五行志、孔光傳俱作羞用上。○似今文字形之誤。○据说文敬从攴苟、而苟古文作𠂔、似羞疑今文敬省攴、誤讀為羞也。○五行志師古注曰羞進也、非矣。○越語注曰事人事也。○偽孔傳曰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庭桉敬用五事、謂用五行之秀氣、敬以持躬、則為五事也。○鄭注曰農讀為醲。○廣雅曰醲厚也。○偽孔傳曰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庭桉農用八政、謂用五行之利、而

厚以養民。則八政也。馬融王肅注皆云農食之本也。食為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非矣。釋詁曰。協和也。偽孔傳曰。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五行志。協作時。之協字同。越語注曰。紀猶法也。呂氏春秋本味注曰。紀猶節也。庭桮協用五紀。謂用五行之運。以和天時。則五紀也。五行傳鄭注曰。建立也。釋詁曰。皇君也。五行志引五行傳。皇之不極。而釋之曰。皇君也。今本五行傳作王極。鄭注曰。王君也。釋詁曰。王君也。極至也。庭桮至極。而無加者。惟天命耳。易說卦韓伯注曰。命者生之極。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周髀經注曰。極終也。大戴記本命曰。命者性之終也。詩思文曰。立我烝民。莫非爾極。言立我眾民之生。非以爾。后稷為命也。楚茨曰。永錫爾極。時萬時億。言永錫爾命。長年萬億也。蓋古語謂命曰極。今訓詁家寢失其傳。而古書尚多有其驗。此經云建用皇極。言人君為天下立命也。用五行之數。以立民命。而為君命。則皇極也。五行志應劭注曰。皇大也。極中也。偽孔傳曰。皇大也。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非矣。釋詁曰。人治也。五行志作艾。應劭注曰。艾治也。師古曰。艾讀曰入。偽孔傳曰。治。



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應劭曰：治大中之道，用三德也。庭桉入用三德，言用五行五勝之理，以克治其身，則三德也。釋言曰：明訓也。易繫辭傳王弼注曰：稽考也。說文卜部曰：卜，以問疑也。讀與稽同。引書云：卜疑。逸周書王佩注曰：疑猶豫不果也。偽孔傳曰：明用卜筮考疑之事。應劭曰：疑事明考之於蓍龜。庭桉明用稽疑，謂用五行之兆，以明卜筮，則稽疑也。五行志師古注曰：念思也。庶衆也。徵應也。疏曰：念用天時衆氣之應驗。庭桉念用庶徵，謂用五行之休咎，以念存修省，則庶徵也。嚮與饗古字通。谷永傳引作饗，用五福。哀十五年左傳注曰：饗受也。五行志應劭注曰：天所以嚮樂人，用五福。嚮樂亦饗之義也。說文曰：福祐也。宋世家五行志：谷永傳俱作畏，用六極。畏與威古字通。應劭曰：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畏懼亦威之義也。庭桉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謂用五行之吉氣，以饗樂人，則為五福；用五行之沴氣，以威懼人，則為六極也。六極猶六命也。不曰六禍而曰六極，歸之於命數也。漢以來訓皇極為大中，豈可謂威用六極是威，用六中乎？宋以後說皇極為君子標準，豈可謂威用六極是威。

用六標準乎。唐以後說六極為窮極惡事有六。豈可謂建極是建其窮極惡事乎。保極是保其窮極惡事乎。且皇極以錫福為主。而六極與五福相權。其文皆同條而共貫。豈可謂五九兩疇各自言福。各自言極。而不相蒙乎。以此論之。可知昔人憤憤不明極字之義也。又洪範雖曰九疇。而本非言數之書。故五七八疇皆無數名。一二四疇皆五數。三疇八數。六疇三數。九疇亦五數。而兼六數。通無一二四七八九數。隨舉而言。不以數定。其與太乙九宮之學判然不同。不可強為傳合者也。疏曰。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劉焯顧彪皆謂初一日等二十七字是禹加之。龜背總有三十八字。劉炫謂敬用等十八字亦禹所加。其龜文惟有二十字。竝無明據。未知孰是。朱子曰。龜背無文字。只有四十五點。林氏之奇曰。亦無龜背。止有洛書。庭桼箕子所傳無洛書。惟有洪範也。大法九等。所次序者何如也。始初一等曰五氣之流行也。次之二等曰用五行以敬身。有五種之行。事也。次之三等曰用五行以厚生。有八品之政教也。次之四等曰用五行以協天時。



有五物之綱紀也。次之五等。曰用五行以為天下立命。則惟皇之極也。次之六等。曰用五行以克治。有三端之德義也。次之七等。曰用五行以明吉凶。則稽謀於疑事也。次之八等。曰用五行以念修省。則有衆氣之徵應也。次之九等。曰用五行以饗樂人。用五行以威沮人。則有五福之慶。有六極之命也。此大法九疇之次序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

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

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偽孔傳本作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微子世家五行志皆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字。漢石經殘字三德上無六字。可知。

餘傳首句上。皆不言疇數。惟偽孔本獨有疇數。或所据今文三家不同也。今姑從之。亦自明畫。鄭注曰。一二三四五。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偽孔傳曰。皆其生數說。文曰。水準也。北方之行。火燬也。南方之行。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金五色金也。黃為之長。久。龜不生衣。百鍊不輕。从革不違。西方之行。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春秋繁露曰。土者。五行之主也。又曰。土。五行之中也。白虎通曰。水之言準也。養物平均有準則也。火之為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木之為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金之為言禁也。萬物禁止。土之為言吐也。主吐含萬物。易繫辭傳虞注曰。潤澤也。廣雅曰。潤澤也。釋詁曰。下落也。說文曰。下底也。底讀為高低之低。說文無低字故也。文選東都賦注引字林曰。炎。火光。詩雲。漢傳曰。炎。熱氣也。說文曰。上高也。易需卦。干寶注曰。上升也。廣雅曰。曲折也。曲。禮注曰。直正也。庭。按曲直。謂木生曲折而有直體也。偽孔傳云。木可以揉曲直。非矣。秦策高注曰。從合也。庭。按說文从部。曰。从相聽也。從隨行也。拜相從也。据說文。則從之本義有相合并之意也。五行志張晏注曰。革。



更也。易革卦鄭注曰：革改也。易雜卦傳曰：革去故也。庭按從革謂金之堅能使異者合從。弱是也。金之利能使同者分。革鋸是也。偽孔傳曰：金可以改更。疏曰：金可以從人改更，皆非矣。偽孔傳曰：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一切經音義引字林曰：種曰稼，收曰穡。詩桑柔箋曰：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庭按土能生物，土能成物，生之為稼，成之為穡，此亦言土之本性也。爰與曰同。釋詁曰：爰曰也。微子世家作土曰稼穡。此用真孔古文。訓爰為曰也。疏曰：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即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為名，非是土之本性。變曰言爰以見此異也。非矣。詩天作傳曰：作生也。疏曰：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言作者義亦然也。偽孔傳曰：鹹水鹵所生。疏曰：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為鹵。味乃鹹。周禮瘍醫注曰：鹹水味。說文曰：鹹銜也。北方味也。偽孔傳曰：苦焦氣之味。疏曰：火焚物則焦，焦是苦氣，苦為焦味，故云焦氣之味也。臭之曰氣，在口曰味。周禮瘍醫注曰：苦火味。偽孔傳曰：酸木實之性。疏曰：五果之味雖殊，其為酸一也。是

木實之性然也。周禮瘍醫注曰：酸木味。呂氏孟春注曰：木味酸。酸者鑽也。萬物應陽鑽地而出。偽孔傳曰：辛金氣之味。疏曰：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也。周禮瘍醫注曰：辛金味。聲類曰：江南曰辣。中國曰辛。偽孔傳曰：甘味生於百穀。疏曰：甘味生於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為土之味也。周禮瘍醫注曰：甘土味。春秋繁露曰：甘者中央之味也。白虎通曰：鹹所以堅之也。苦者所以長養也。酸者所以達生也。辛所以煞傷之也。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為主也。庭按：五味者，五行之變氣所生，非其本性，故曰作也。潤下之性寒，寒極生溫，故味鹹。鹹主溫也。炎上之性熱，極生寒，故味苦。苦主寒也。木性發生，發極而斂，故味酸。酸者收斂，金性結聚，聚極而散，故味辛。辛者踈散，土性峻烈，峻極而平，故味甘。甘者和平，以此言之，五行變氣是生五味，味非其行之本性也。五行者何也？天一所生曰水，地二所生曰火，天三所生曰木，地四所生曰金，天五所生曰土，是五行之名次也。水曰涇潤而流下，火曰光炎而騰上，木曰曲折而直體，金曰從合而革分，土曰生成而稼穡，是五行之體性也。



潤而下者作為鹹。炎而上者作為苦。從而草者作為辛。稼而穡者作為甘。是五行之滋味也。  
曲而直者作為酸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微子世家五行志俱無二字。而偽孔本獨有。或所據今文三家不同也。姑仍之。偽孔傳曰。貌容儀。說文曰。覓頌儀也。或作貌。籀文作貌。庭按頌古容字也。楚辭惜誦注曰。顏色為貌。偽孔傳曰。言詞章。周語注曰。氣在口為言。偽孔傳曰。視觀正。庭按文義當為觀邪正。寫本脫邪字耳。疏云。觀正不觀邪。非矣。說文曰。視瞻也。晉語注曰。視猶相

察也。偽孔傳曰：聽察是非。說文曰：聽聆也。偽孔傳曰：思慮所行。孟子注曰：思念也。庭按：貌者接於人目，為所視也。言者接於人耳，為所聽也。視者人之貌來接於目也。聽者人之言來接於耳也。思者貌言視聽裁量於心也。鄭注曰：五事為此次者。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疏曰：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庭按：此義非也。當云：金有聲，故言屬金。疏又曰：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庭按：此義又非也。當云：土王於四季，思通於四事，故思屬土。疏又曰：於易，東方震為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為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為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為耳，耳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漢書律歷志曰：角為木，為貌。商為金，為言。徵為火，為視。羽為水，為聽。宮為土，為思。庭按：五行以水火木金土為序，而五事配五行，以木金火水土為序，不同者，水火氣也。木金質也。在天地之所發生，先有氣而後有質，故五行先水火而後木金在。



人身之所運動。先用質而後用氣。故五事先木金而後火水。各有自然之次序。不可強同者也。後儒變亂古義而云貌屬水。言屬火。視屬木。聽屬金。思屬土。其義支離不經。而素問所云。貌屬土。言屬金。視屬水。聽屬木。思屬火者。蓋以為貌者脾之華言者肺之聲。視者腎之精。聽者肝之通。思者心之用。故依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之文。而傳合其義。雖有依據。其次序非也。偽孔傳曰。恭儼恪釋詁曰。恭敬也。賈子道術曰。接遇慎容謂之恭。樂記注曰。從順也。昭十一年左傳注曰。言順曰從。庭按言必當順從。謂無違言也。偽孔傳曰。是則可從。非矣。馬融注曰。發言當使可從。春秋繁露曰。言曰從。從者可從。皆非矣。偽孔傳曰。明必清審也。釋言曰。明朗也。說文曰。明照也。偽孔傳曰。聰必微諦也。詩兔爰傳曰。聰聞也。說文曰。聰察也。偽孔傳曰。睿必通於微也。馬融注曰。睿通也。鄭注曰。睿通於政事。庭按五行志作思曰容。應劭注曰。容通也。古文作睿。此明漢書用今文作容也。容即睿之異文耳。而五行志曰。容寬也。春秋繁露曰。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似皆讀容為容。故以寬大包容為義。此今

文之誤說也。偽孔傳曰：肅心敬。說文曰：肅，持事振敬也。偽孔傳曰：人，可以治。釋詁曰：人，治也。微子世家作從作治。此用真孔古文。亦訓人為治也。從作人者，言順從則事皆治也。馬融注曰：出令而從，所以為治也。非矣。偽孔傳曰：哲，照了。庭桉：偽孔本用鄭本作哲。王肅本及五行志作哲。哲，哲也。與哲同。釋言曰：哲，智也。微子世家作明作智。此用真孔古文。訓哲為智也。偽孔傳曰：謀，所謀必成。當廣雅曰：謀，議也。庭桉：哲者，顯而衆著，謀者深而不易測也。偽孔傳曰：於事無不通，謂之聖。周禮大司徒注曰：聖，通而先識。疏曰：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也。鄭注云：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哲，君聰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聖。智，鄭意謂此所致，皆是君致臣也。案庶徵之意，休徵，咎徵，皆肅人所致。若肅人明聰，皆是臣事。則休咎之所致，悉皆不由君矣。又聖大而睿小，若君睿而致臣聖，則臣上於君矣。何不然之甚乎？五事者何也？一曰：接於人，視為身之貌。二曰：接於人，聽為身之言。三曰：接於人，貌為身之視。四曰：接於人，言為身之聽。五曰：貌言視聽皆接於心，為身之



思。此五事之分職也。貌曰動容而恭恪。言曰出口而順從。視曰入目而清明。聽曰入耳而聰察。思曰盡心而睿通。此五事之良能也。貌恭則作其敬。言從則作其治。視明則作其哲。聽聰則作其謀。思睿則作其聖。此五事之成德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

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微子世家無三字。偽孔本有之。疑所據今文三家不同也。姑仍之。食。貨。志曰。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釋詁曰。祀。祭也。荀子王制篇序官曰。脩隄梁。通溝澮。行水潦。安水臧。以時決塞。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又曰。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又曰。折暴禁悍。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說文曰。賓。所敬也。鄭注曰。

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師掌軍旅之官。易彖傳曰。師衆也。庭桮穀食者。稼穡之事也。土也。財貨者。錢刀之用也。金也。祀事有燔燎火也。瘞埋土也。堯典禹作司空。舜曰。汝平水土。是司空之官。水也。土也。春秋繁露曰。司徒者金也。司寇者水也。庭桮賓有禮。禮者火之象。是賓爲火也。於易坤土爲衆。離火爲甲冑。爲戈兵。是師者土也。火也。政者何也。民以食爲命。以貨爲生。故一曰食。二曰貨。生命既遂。則有報本之思。故三曰祀。宮廟既成。居室次之。而水之利害。乃居之所以安危也。司空度地。居民兼治水。防故四不曰居室。而曰司空。民居既奠。則教化可興。又宜稽戶口之息耗也。司徒掌教。兼知民數。故五不曰教。而曰司徒。有不率教者。則刑罰宜用矣。聖人期於無刑。而但設張法禁。故六不曰刑。而曰司寇。邦交足以保治。故七曰賓。講武足以定亂。故八曰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微子世家無四字、偽孔本有、疑所据今文、三家不同也、姑宜仍之、歲十有二月、所以紀寒暑也、月大三十日、月小二十九日、所以紀朔望也、日十有二辰、所以紀晝夜也、星辰者、時也、星有十二次、分之為十二時、昭七年左傳、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六物、六字誤、當為五物、日月字倒誤、當為月日、配日日字誤、當為配星、日月之會、舊說以為日月交會之處、大誤、廣雅曰、會至也、此傳晉平公問士文伯曰、何謂五物、文伯對曰、一者歲、二者時、三者月、四者日、五者星辰、此謂五物、平公曰、多有人語我、以辰而所謂辰者、莫同也、如房心為辰、參伐又為辰、北極為辰、水星亦為辰、今汝所言辰、是何等辰也、文伯對曰、日月所至之會、視所加時、知其早晏、是之謂辰、晝視日夜視、月無月視、星是星者、所以定時、故以辰配星、而言之曰星辰也、文伯言辰配星、此釋星辰共為一物之意、寫本誤為配日、語意甚不明、致令讀者誤以星辰為二、既以星辰為二、自然改五物為六物矣、据此經、星辰為一紀、知左傳不以星辰為二物也、

其不以星辰為二物者○蓋謂晝則視日○夜則視星○以定晝夜十二時也○詩東方未明  
傳曰○辰時也○此其義也○偽孔傳曰○二十八宿迭見以叙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  
疏曰○星以紀節氣早晚○辰以紀日月所會處也○皆非矣○鄭注曰○星五星也○馬融注曰  
辰○日月之所會也○亦皆非矣○庭桮歷數者○密析星辰之數○以為歷術之根○即今法所  
謂時分八刻○刻分十五分者也○王肅注曰○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也○  
肅雖語焉不詳○大意似不誤也○偽孔傳曰○歷數節氣之度○以為歷○敬授民時○疏曰○一  
歲為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為日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為十二  
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於每月之所統○其  
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歷數○此節氣之度○  
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為一歲之歷○所以敬授民時○皆非也○庭桮歲在元枵  
娵訾之口○為水○在大梁實沈○為金○在鶉火鶉尾○為火○在大火析木之津○為木○在星紀  
降婁鶉首○壽星為土○貨殖傳曰○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是也○月則春三月為木○夏



三月為火。秋三月為金。四季月為土也。日則甲乙為木。丙丁為火。庚辛為金。壬癸為水。戊己為土。辰則亥子水。寅卯木。巳午火。申酉金。丑辰未戌土。麻數則謹察木火土金水之進退逆順布而數之者也。五紀者何也。一曰無閏十二月。有閏十二月。為一歲。以紀春夏秋冬。二曰大三十日。小二十九日。為一月。以紀朔望。三曰十二辰。為一日。以紀朝夕。四曰星分十二次。為星辰。以紀初正。五曰十二辰。各分刻度。為麻數。以紀分秒。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

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微子世家無五字。偽孔本有。或所据今文。三家不同。姑宜仍之。皇極者。言皇王為人立命也。命出於天。而人不知。或以命為本。無皇王立命。而人知之。則以命為信。有故

曰皇建其有極也。廣雅曰：敝取也。又曰：敝收也。禹貢馬融注曰：敷分也。詩小旻傳曰：敷布也。微子世家作用傳：錫其庶民。庭桉敷傳：古音皆讀若普。臯陶謨：俞受敷施。夏本紀作普施。普即敷之假音也。堯典敷奏以言。五帝紀作徧告以言。徧即普之訓義也。莊元年公羊傳曰：錫者何？賜也。釋詁曰：錫賜也。庭桉皇王呂天地之和以養天下之人是敝聚此五福以徧賜其衆民也。保當讀為寶。古字通。易繫辭傳：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喜本作大保。金縢：無墜天之降寶命。周公世家作葆命。留侯世家：集解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禮器：不樂葆大。釋文：本作保大。呂氏春秋葆申：古今人表作保申。是葆葆寶字皆通也。保極即寶命也。皇王能為民立命。錫民以福。則庶民不于天為命。而于汝為命也。庶民于汝為命。而汝之命益固。則汝之寶命非自天降之而自民錫之也。極：福為韻。民：為韻。極：為韻。皇極一疇皆用韻。所謂敷言者也。餘疇無數言。略陳其梗槩而已。箕子所傳微言大義盡在皇極也。漢儒不明皇極而競說五行何足以為洪範之學乎。皇極者何也。皇王也。極命也。皇王為天下立命。謂



之皇極。天命吉祥。有是五福。而皇王斂聚之。以分賜其衆民。是立其有命也。惟是其衆民。不于天為命。而于汝皇王為命矣。衆民于汝皇為命。而汝皇之命益固。則汝皇寶命。非于天降之。而于民錫之矣。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淫朋。漢石經作淫朋。今據微子世家用真孔古文。作淫朋。知今文形誤為淫也。儒行注曰。淫。謂傾邪也。詩椒聊傳曰。朋。比也。假樂傳曰。人。官人也。庭桉人者。對民而言之。謂百官也。即下經云。正人者也。論語孔注曰。阿黨為比。呂氏春秋報恩注曰。德猶恩也。釋言曰。作為也。庭桉庶民與官人。皆倚皇王以為命。此所以無妄求也。民明為韻。極德為韻。凡皇極之世。其衆民皆無有淫邪。朋黨之私。其官人皆無有阿比。樹恩之事。所以能安命。而不惑者。惟倚皇王以為命也。故曰。皇立其有命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  
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  
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釋詁注曰。猷者道。道亦言也。方言曰。猷道也。東齊或曰猷。檀弓注曰。為猶行也。呂氏  
春秋論人注曰。守清守也。庭按。有猷。有善言者也。有為。有善行者也。有守。清節守高。  
不求仕進者也。釋詁曰。念思也。論語皇疏曰。念猶識錄也。庭按。識錄者。記錄也。庶民  
之有言者。有行者。有操守者。汝則當記念其人。也。釋詁曰。協和也。禮運注曰。協合也。  
羅微子世家作離。離。離。古字通。易否卦九家注曰。離附也。天問注曰。離遭也。尚書大  
傳注曰。咎。猶極也。庭按。極。聲相近。或六極本當為六咎。而聲誤為極耶。此言有志無



時者命運不和猶能擇地而蹈雖不合皇極之五福亦不遭於六咎如是者天之所窮皇則當受而有之不言汝言皇者所以見皇王有造命之權也檀弓注曰而乃也釋詁曰康安也又曰康樂也易晉卦陸績注曰康安樂也說文曰色顏氣也庭桵攸當讀為迪說文乃部曰通讀若攸是攸通與假借字也多方馬融本不克終日勤于帝之攸偽孔本誤作帝之迪此經文義當為予迪好德下經亦當為四曰迪好德而偽孔本俱誤作攸皆為通迪二字相溷之故也微子世家曰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此用真孔古文亦作攸而訓為所也微子世家又載下經曰四曰攸好德此用真孔古文皆讀為迪不為迪也今所以知其誤者若作攸字則好為喜好之好為喜好之好則攸為贅字雖有如無作迪字則好為美好之好為美好之好則迪字必不可少据此知經當作迪不作攸矣釋詁曰迪道也廣雅曰迪蹈也道蹈聲同道蹈古聲與迪同故迪之訓道言知道也迪之訓蹈言知蹈也詩菀柳曰上帝甚蹈言天甚知蹈我也馬第伯封禪記曰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知蹈是古人之質言即今俗語云

知○道○了○也○詩○以○知○道○為○蹈○書○以○知○蹈○為○迪○其○語○同○也○詩○遵○大○路○箋○曰○好○猶○善○也○說○文○  
曰○好○美○也○庭○桮○此○言○人○有○數○奇○不○遇○而○顏○色○康○樂○自○言○迪○知○美○好○之○德○有○以○自○得○也○  
如○是○者○汝○則○當○錫○之○以○福○也○偽○孔○傳○曰○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  
汝○則○與○之○爵○祿○非○矣○釋○詁○曰○時○是○也○釋○詁○又○曰○斯○此○也○疏○曰○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  
諸○本○皆○無○德○字○定○本○亦○無○疑○衍○字○也○庭○桮○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言○是○人○得○福○其○當○不○  
以○天○為○命○而○惟○以○皇○為○命○也○偽○孔○傳○云○不○合○於○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  
之○中○言○可○勉○進○非○矣○凡○皇○極○之○世○其○衆○民○有○善○言○者○有○善○行○者○有○清○守○者○汝○則○宜○  
記○念○之○其○人○有○志○無○時○不○合○於○皇○極○之○五○福○而○能○擇○地○以○自○全○亦○不○罹○於○六○咎○如○是○  
者○天○之○所○窮○皇○王○則○宜○受○而○有○之○而○康○樂○以○忘○貧○而○色○笑○以○舒○憂○其○自○言○曰○我○知○道○  
美○德○有○以○自○樂○也○如○是○者○汝○則○宜○錫○之○以○福○也○是○人○如○此○得○福○其○當○不○以○天○為○命○而○  
惟○以○皇○為○命○者○矣○



無○侮○焚○獨○而○畏○高○明○

侮○偽○孔○本○作○虐○微○子○世○家○作○毋○侮○鰥○寡○此○用○真○孔○古○文○也○釋○文○引○馬○融○本○作○亡○侮○此○東○漢○古○文○也○章○帝○紀○元○和○二○年○詔○引○經○曰○無○侮○鰥○寡○惠○此○焚○獨○此○用○三○家○今○文○也○諸○家○雖○不○盡○同○然○皆○作○侮○無○作○虐○者○則○知○偽○孔○誤○作○虐○非○有○據○也○今○從○古○今○文○作○侮○說○文○曰○侮○傷○也○廣○雅○曰○侮○輕○也○離○騷○注○曰○焚○孤○也○方○言○曰○僕○特○也○僕○與○焚○同○詩○正○月○傳○曰○獨○單○也○庭○桮○真○孔○古○文○似○訓○焚○獨○為○鰥○寡○也○而○章○帝○詔○引○經○文○鰥○寡○與○焚○獨○兩○見○則○似○三○家○今○文○本○有○作○鰥○寡○者○矣○然○而○其○義○非○有○異○也○廣○雅○曰○畏○敬○也○又○曰○畏○難○也○呂○氏○春○秋○離○俗○注○曰○高○貴○也○周○語○注○曰○明○顯○也○庭○桮○焚○獨○者○庶○民○之○輩○也○高○明○者○官○人○之○位○也○上○經○言○錫○福○於○庶○民○下○經○言○錫○福○於○官○人○庶○民○迪○好○德○而○不○錫○之○福○者○侮○焚○獨○也○官○人○無○好○而○錫○之○福○者○畏○高○明○也○此○二○句○轉○挨○上○下○之○文○也○獨○與○上○經○福○極○為○韵○明○與○下○經○行○昌○為○韵○若○迪○好○德○而○不○錫○之○福○則○於○其○無○好○而○錫○之○福○是○為○其○

○焚獨而輕侮之也○見其高明而畏難之也○建極者慎無輕侮○焚獨之庶民而畏難高  
明之官人○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

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

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人對庶民而言○即百官也○下經云正人者是也○論語皇疏曰○能才能也○檀弓注曰○為  
猶行也○庭按此不曰有猷而曰有能者○處士可以言揚○官人必以事舉也○曰有為而  
不曰有守者○未仕可言○守拙已仕不得言○守高也○羞當讀為敬○上經敬用五事○漢書  
漢石經俱為羞用○蓋敬字旁苟古作壽形○今文誤讀為羞○而偽孔据漢古文為敬○可



以正之。此經則微子世家載真古文。漢石經載今文。偽孔据東漢古文。皆誤為羞。而据上經敬用之。誤為羞用。可以正之。官人恃才驕慢。非國之福。故有能有為之臣。必使敬慎其行。而國乃昌盛也。王肅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非矣。昭二十九年左傳注曰。正官長也。庭桮正與政通。正人即政人也。在政治之人。皆官長也。論語富哉言乎。孔注曰。富盛也。富而無驕。皇疏曰。積蓄財曰富。詩正月箋曰。方且也。天保傳曰。穀祿也。小弁傳曰。穀養也。庭桮穀猶哺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曰。晉師三日館穀。成十六年左傳曰。晉入楚軍三日穀。晉語曰。將穀。蓋古語。戰勝慶樂。賜飲三日。謂之穀。秦漢以後。謂之哺。詩曰。藋。方穀。亦謂哺。飲酒為穀也。此言在官之人。家既富矣。方且華樂而飲哺矣。偽孔傳曰。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非矣。有好。謂有善意也。斯其幸。謂以此富貴為罪也。無好。謂無有善意於汝家也。今刊本作無好德。微子世家作毋好。此用真孔古文。無德字也。集解引鄭注曰。無好於汝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為汝用。惡。謂為天子結怨於民。此鄭注本亦無德字也。疏曰。

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無好德之人。謂彼性不好德。好惡之人也。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傳記言好德者多矣。故傳以好德言之。定本無德者疑誤耳。据疏知偽孔本經文亦無德字也。疏蓋言經文無好對有好也。經文有好謂有善也。傳文無好德之人。謂彼性不好德。好惡之人也。疏言傳以好德言之。是經文不言好德明甚矣。言定本傳文無德者誤。非謂定本經文無德者為誤也。宋以後刊本無好下行德字。當刪正。上經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疏言時人下行德字。此亦其類也。能為之韵行。昌為韵。富穀為韵。家辜為韵。好咎為韵。高明官人。有才能者。有作為者。無使自矜以亂國。必使敬慎其行。乃可以昌爾邦也。凡厥官長之人。家既富矣。方相與華樂而酺飲矣。汝能使有善意於汝皇家乎。若弗能也。則此人福過灾生。以此富貴為其辜罪矣。非獨為其辜而已也。汝於其無有善意之人。而強欲錫之以福。汝雖錫之以福也。其所動作而汝用以得咎矣。可易言錫福哉。



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  
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偽孔傳曰。偏不平。頗不正。晉語注曰。偏半也。離騷注曰。頗傾也。釋文曰。陂音秘。舊本作頗。音普多切。唐書藝文志。載唐元宗開元中詔。以頗與義音不協。改頗為陂。用易泰卦九三。無平不陂也。庭按。義古音若我。故頗義為韻。唐人不識古音。改頗為陂。乃不協矣。微子世家作毋偏毋頗。呂氏春秋貴公篇。作無偏無頗。是古書未經竄改者。皆為頗字。離騷。循繩墨而不頗。王逸注引易曰。無平不頗。是易古本亦不作頗字也。今仍從舊本作頗。釋詁曰。遵。循也。王君也。春秋繁露曰。王者皇也。庭按。皇極。五行傳

作玉極。王皇聲通而義同。則遵王即遵皇也。王道即皇道也。詩蕩傳曰。義宜也。莊二十九年公羊傳注有所增益曰。作僖二十年穀梁傳曰。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說文曰。好美也。惡過也。庭桉說文女部。引商書曰。無有作敗。誤也。當是敗讀若商書無有作好。美惡之惡。與愛惡之惡。皆可與路為韻。蓋路以各為聲也。說文曰。道所行道也。釋宮曰。路途也。鄭注曰。黨朋黨。呂氏春秋貴公注曰。蕩。平易也。偽孔傳曰。蕩。言開闢。平。言辯治。庭桉舊讀平。為便。故其訓義如此。然平偏古音。自相為韻。何必改音借義。更令迂遠乎。今謂平。者均正之貌也。偽孔傳非矣。馬融注曰。反。道也。側傾側也。庭桉反不正也。側不平也。鄭注曰。會其有極。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為臣也。歸其有極。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庭桉鄭注非也。桓十年公羊傳曰。會者何。期辭也。晉語注曰。歸。不反之辭也。此經言皇建其有極。而天下皆期而會之者。會於其有立命之極也。天下皆就而歸之者。歸於其有立命之極也。頗義為韻。好道為韻。惡路為韻。黨蕩為韻。偏平為韻。側直極。為韻。惟所謂建其有極者。人皆



無偏而無頗。惟遵循皇王之行義也。無有違道而作美好者。惟遵循皇王之大道也。無有畔路而作過惡者。惟遵循皇王之正路也。人皆無偏而無黨。則皇王之道開闢而蕩也。人皆無黨而無偏。則皇王之道均正而平也。人皆無反而無側。則皇王之道至正而至直也。故天下皆期而會之者。會於其立命而有極也。天下皆就而歸之者。歸於其立命而有極也。是易古本亦不作頗字也。頗當是陂字。

曰皇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極之敷言是矣。

是訓于帝其順。

曰皇為一句。舊讀曰為一句。皇極之敷言為一句。非也。曰天子至為天下王。舊錯在下經。天子之光下。今据文義當在此。凡此錯簡皆因壁書斷爛。伏生以意屬讀。時有所失。由不能暗記使然也。孔壁古文晚出。安國以今文讀之。反据伏生所定以為詮。

次○伏生錯則安國必錯矣○故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今文○獨可校其脫簡○與其異字○而終無能校其錯簡者○由此故也○今去伏生二千年而欲言其錯○他書無為我證據者○此危道也○然今所以為据○惟熟讀經文○心知其意○以經自證○猶當賢於他書之證○此所以乘危而常安耳○曰皇○微子世家作曰王○王皇聲近字也○論語皇䟽曰○曰者謂也○庭桉此經言建極者○謂之皇○又謂之天子○其親也○作民之父母○其尊也○為天下之王也○為上偽孔本有以字○微子世家用真孔古文○白虎通爵篇引尚書○皆曰以為天下王○而漢書刑法志引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此据今文三家本○有無以字者○當從之○刪正敷言○微子世家作傳言○廣雅曰○傳敷也○詩小旻傳曰○敷布也○庭桉敷傳當曰譜○古聲同○假借字○釋名曰○譜布也○布列見其事也○廣雅曰○譜牒也○此經自言敷陳皇極之義○布列有韻之文○是為極之敷言○自皇極皇建○其有極○下至民用僭忒○三百字○皆極之敷言也○馬融注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非矣○偽孔傳曰○言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亦非矣○周禮春官注曰○彝法也○庭桉是彝○謂以是為



法則也。微子世家作是夷。夷與古字通也。馬融注曰：是大中而常行之，非矣。偽孔傳曰：不失其常，亦非矣。釋詁曰：訓，道也。庭按：微子世家載真孔古文，上句作是訓，下句作其順。馬融注曰：用是教訓天下，於天為順也。是馬本亦上句為訓，下句為順也。偽孔本上句下句皆作訓，而偽孔傳曰：則人皆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于人乎？此以訓順古字通用，乃讀上下句皆為順，非也。宋儒遂不知訓順通用，而讀上下句皆為訓，亦非也。今當從真古文，上訓下順，是訓者，謂訓道於人也；其順者，謂順從於天也。皇王為韻，句中子母為韻，言訓順為韻。有極者，誰也？曰：皇王也。曰：天子也。其親則作民之父母，其尊則為天下之王也。惟此人以極之譜言，是為彝法於身，是為訓道於人，則是於天命之精微，其能順從而無間矣。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敷言。微子世家作傳言。敷傳字同。已見上文。是順。偽孔本作是訓。而偽孔傳曰：凡順

是行之。疏曰：於是順之。於是行之。此皆以訓讀為順也。微子世家作是順。此從真孔古文。訓順字同也。此言建極之世。其庶民皆於極之譜言。順而行之也。馬融注曰：民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王肅注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偽孔傳曰：凡其衆民中心之所陳言。凡順是行之。皆非矣。說文曰：近附也。詩韓奕箋曰：光猶榮也。庭桮附近天子之光榮者。言庶民得其錫福而為官人也。王肅注曰：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非矣。民言為韵。行光為韵。且不惟建極者而已。凡其衆民誠能於極之譜言。是順從之。是行修之。則可以受敷錫之福。附近天子之光矣。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



惟辟至僭武四十八字。舊錯在下經高明柔克下。此亦伏生時錯簡也。今据文義當  
在此。馬融注曰。辟君也。庭按釋詁曰。皇君也。釋詁又曰。辟君也。然則辟猶皇也。鄭注  
曰。作福。專慶賞。作威。專刑罰。玉食。備珍美。馬融注曰。玉食。美食也。庭按福者。錫福之  
福。威者。威用六極之威。作福作威。皆建極之事也。玉食則建極者之養也。此言惟君  
建極而人臣不得參預其間也。臣之有微子世家作臣有無之字。此用真孔古文省  
字也。偽孔本用今文。有之字亦通。今姑從之。王肅注曰。大夫稱家。言秉權之臣。火滅  
家。復害其國也。鄭注曰。害於汝家。福去室。凶於汝國。亂下民。庭按人謂官人也。民謂  
庶民也。詩賓筵箋曰。側傾也。廣雅曰。頗衰也。呂氏春秋論人注曰。僻邪也。思元賦舊  
注曰。頗僻。邪佞也。詩抑傳曰。僭差也。馬融注曰。武惡也。詩鴈鳩傳曰。武疑也。瞻印傳  
曰。武變也。漢書王嘉傳。作僭。隱詩民勞傳曰。慝惡也。然則武慝古今文之異也。荀爽  
傳引云。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李固傳曰。作威作福。楊震傳引云。臣無作威  
作福。玉食。三王世家策文曰。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劉向傳引云。臣之有作威作福。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石經作害于而家。而凶于而國。第五倫傳引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張衡傳引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王嘉傳引曰。臣無有作威作福。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此皆引今文而不同。蓋歐陽大小夏侯亦各有異字也。福食。福食。國僻。武為韵。惟人君專慶賞而作福。惟人君專刑罰而作威。惟人君備珍美而玉食。臣無有專慶賞而作福。專刑罰而作威。備珍美而玉食。臣之有專慶賞而作福。專刑罰而作威。備珍美而玉食者。必且福過災生。而害于汝家。又且紀綱大壞。而凶於汝國。官人既傾側而邪僻。庶民亦僭差而變武矣。故建極者。惟皇之事。而非人臣之所可預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微子世家漢石經俱無六字偽孔本有之或所據今文三家不同姑宜仍之離騷注  
曰正平也東京賦薛注曰正中也詩碩鼠箋曰直猶正也庭桉正直者中正平直不  
剛不克上德也馬融注曰克勝也鄭注曰克能也釋言曰克能也詩烈祖傳曰勝任  
也廣雅曰能任也庭桉剛克者以剛強勝任大德也金德也柔克者以柔弱勝任水  
德也木德也釋詁曰變和也微子世家作內友劉向傳如淳注曰內猶親也庭桉和  
親義近則內亦猶變也世家用真孔古文作內偽孔用今文作變字異而意同耳此  
三德者是王者一人之德因時所宜而用之也鄭注曰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安  
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  
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非矣周語注曰沈滯也廣雅曰潛沒也微  
子世家作沈漸文五年左傳引亦作沈漸潛古字通左傳注曰沈漸猶滯溺也庭  
桉高明與上經而畏高明之義同猶貴顯也則沈潛謂隱淪也馬融注曰沈陰也潛  
伏也陰伏之謀謂亂臣賊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焉高明君子亦以

德懷非矣。偽孔傳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謂天言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亦非矣。三德者何也。其一曰土德。中正平直也。其二曰火金之德。剛強勝任也。其三曰水木之德。柔弱勝任也。在平康無事之時。道無偏勝。宜用中正平直。不剛不柔。其在激仰自強。不求友生之時。志不可降。宜用剛明勝任。其在變和人情。納交賓友之時。氣不欲亢。宜用柔懦勝任。其在沈淪潛伏之時。道不可枉。宜用剛健勝任。其在高貴明顯之時。勢不可倚。宜用柔和勝任。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騫曰蒙。曰克。曰貞。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微子世家無七字。偽孔本有。或所據今文三家不同。今姑仍之。說文曰。擇東選也。廣雅曰。建立也。偽孔傳曰。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庭按建立當讀為建位。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注曰。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然則擇建位卜筮人。謂選擇具人立之於卜史筮史之位也。疏曰。建亦立也。復言之耳。非也。鄭王皆以建立為二言。選擇可立者立為卜人筮人。尤非也。偽孔傳曰。龜曰卜。著曰筮。曲禮曰。龜曰卜。著曰筮。庭按乃命卜筮。謂選擇居位之人。守官宿業。乃可命使卜筮。非其人者不可使也。蓋慎之至也。偽孔傳曰。建立其人。命以其職。非文意也。鄭注曰。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亦非矣。鄭注曰。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疏引鄭注曰。霽如雨止者。雲在上也。今從集解所引。偽孔傳曰。雨。龜兆形有似雨者。霽。鄭本及微子世家皆作濟。鄭注曰。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偽孔傳曰。霽。龜兆形有似雨者。庭按濟霽古字通。莊子齊物論曰。厲風濟。淮南時則訓曰。春風不濟。皆讀曰霽也。釋天曰。濟謂之霽。明義同也。

偽孔本驛在下蒙在上其傳曰蒙陰闇驛氣落驛不連屬疏曰落驛希疎之意也鄭本驛作圍而在上蒙作霧而在下鄭注曰圍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王肅注曰圍霍驛消滅如雲陰也霧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疏引鄭注曰圍言色澤光明也霧者氣澤鬱冥也今從集解所引据此知偽孔本作驛者用王注改經字耳微子世家作曰涕曰霧集解徐廣曰一作曰涕曰被庭按說文曰涕泣也涕鼻液也此二字聲義皆近晉語注曰蒙被也此必真孔古文本作曰涕曰蒙而訓涕為涕訓蒙為被史記以訓詁字代經文徐廣所見是古本也今刊本乃後人傳寫誤從鄭本作霧耳五行志作霧周禮太卜注作蟲書疏作霧皆音近假借字也集解又曰涕尚書作圍即引鄭注本索隱曰涕尚書作驛即引偽孔本詩載驅箋曰古文尚書以弟為圍圍明也說文口部曰尚書曰圍圍者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說文曰圍二字是引經文圍者以下解釋圍字之義是引書說文也升雲半有則落驛不連屬矣半無則有光明矣以說文通之則鄭注與偽孔傳皆得其意矣惟偽孔先蒙後驛



倒誤無據。不可從也。今以庶徵對觀之。曰雨當其曰雨。曰霽當其曰暘。曰圍當其曰  
燠。曰蒙當其曰寒。曰克當其曰風。次序秩然不可紊也。若先蒙後驛則蒙不可以當  
燠。而驛不可以當寒。倒錯顯然。當据真孔古文。東漢古文乙正。鄭注曰。克者如稜氣  
之色相犯也。王肅注曰。兆相侵入。蓋兆為二折。其折相交也。疏引鄭注曰。克者如雨  
氣相侵入。雨疑當為雨。今從集解引非也。偽孔傳曰。兆相交錯。五者卜筮之常法。庭  
按此五者卜法非筮法。偽孔誤也。疏曰。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為土。立者為木。斜向經  
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庭按周禮卜師  
四。北方功義弓。鄭注云。方功義弓之名未聞。蓋卜法失傳。鄭君不能準此五者言之  
也。周禮占人賈疏曰。兆直上向背者為木。兆直下向足者為水。兆邪向背者為火。兆  
邪向下者為金。兆橫者為土。其文與孔疏小異。孔疏本哀九年左傳服注。而經誤作  
徑。今改正。鄭注曰。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說文卜部作  
𠄎。曰。𠄎。易卦之上體也。庭按卜五。雨霽圍蒙克也。占用二貞悔也。馬融注曰。占筮也。

鄭注曰。卜五。占用。謂雨霽。圍蒙克也。二衍武。謂貞悔也。卦象多變。故言衍武。鄭讀二衍武為句。大誤也。且衍武者。以雨霽。圍蒙克。推行龜兆之變。以貞悔。推行卦象之變。而鄭獨以衍武指謂筮事。亦誤也。王肅注曰。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武者。當推行其爻義。以極其意。王肅斷句不差。而衍武失解。與鄭亦同也。疏曰。衍武宜總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卜否也。疏說較鄭主為得經意。而於文勢。猶未甚能通。今謂卜五。占用二衍武。立時人作卜筮。此數句當一氣讀下。言卜龜筮易之人。有能衍其義。極其變者。則立是人。使作龜作卦也。此所謂擇建立卜筮人也。東京賦。薛注曰。衍布也。詩瞻卬傳曰。武變也。釋言。孫炎注曰。武變。雜不一。釋詁曰。時是也。微子世家。作占之用。二誤多之字。武作貳。古字通用。庭桮作卜筮。微子世家。作為卜筮。此用真孔古文。訓作曰為也。士喪禮。卜人坐作龜興。注曰。作猶灼也。周禮。大卜則眡高作龜。司農注曰。作龜。謂鑿龜。令可執也。据此知作卜筮者。謂鑽灼以為龜兆。揲著以為易卦也。非謂作卜筮之人。作卜筮之事也。



此所謂乃命卜筮者也。鄭注曰：立是能分別卦兆之名者，以為卜筮人。偽孔傳曰：立是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皆未是矣。偽孔傳曰：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卜筮各三人。鄭注曰：三人占從二人，從其多者。著龜之道，幽微難明，慎之深也。成六年左傳引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此引古周時本無則字，無之言二字。郊祀志：匡衡引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此用今文無之字。微子世家用貞孔古文有則之言字，與偽孔本同。稽疑者何也？王者稽謀疑事，先選擇知龜者，建之於卜史之位，以為卜事之人。選擇善易者，建於筮史之位，以為筮事之人。官宿其業，精思其職，乃可以命之卜筮矣。所謂擇建立者何如也？卜兆有五：曰雨兆，如雨下也；曰霽兆，如雨止也；曰圍兆，之色澤光明也；曰蒙兆，被覆闇冥也；曰克兆，有二圻相侵也。筮卦有二重：曰貞，內卦為始也；曰悔，外卦為終也。卜筮之法，凡有七：而龜卜以雨霽圍蒙克之五筮，占用貞悔之二，能以五與二推衍象數，以究盡萬事之變者，則可以位置是人於卜筮之官，使灼龜觀兆而作卜，別著布卦而作筮，所謂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者也。雖然猶未敢專從也，必也卜筮各用三人占而從其二人之言，從其多也，慎之至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sub>從</sub>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乃心微子世家作女心。真古文訓。乃為汝也。鄭注曰。卿士。六卿掌事者。疏曰。民人之  
賤得與卿士同者。以衆情可否。亦得上敵於聖人也。樂記注曰。從順也。同和合也。禮  
運是謂大同。注曰。同猶和也。平也。微子世家載真孔古文。作而身具康彊。而子孫具  
逢吉。偽孔本用今文。無而字。馬融注曰。逢大也。釋詁曰。逢遇也。東京賦薛注曰。吉福  
也。詩天保傳曰。吉善也。晉語注曰。逆反也。鄭注曰。內境。內外境外。釋言曰。凶咎也。說  
文曰。凶惡也。哀十四年左傳注曰。違不從。詩柏舟傳曰。靜安也。元帝紀師古注曰。作  
動也。漢石經謀作諫。古字同。汝則有大事。狐疑而不決者。必先謀及於汝心。然後  
謀及於卿士。然後謀及於庶人。人謀既徧。然後謀及於龜卜。而著筮。此則聖人之決  
事。先人謀而後卜筮。不以龜筮度越於人也。謀於汝心。則從謀龜亦從。謀筮亦從。謀  
於卿士亦從。謀於庶民亦從。決疑若是。可謂大同於吉。而身具康樂強健。而子孫其  
逢遇吉福矣。若謀於汝心。則從謀龜亦從。謀筮亦從。謀於卿士而逆。謀於庶民而逆。  
三從二逆。逆少而從多。亦吉。若謀於卿士而從。謀龜亦從。謀筮亦從。謀於汝心則逆。

謀於庶民亦逆三從二逆逆少而從多亦吉若謀於庶民而從謀龜亦從謀筮亦從謀於汝心則逆謀於卿士亦逆三從二逆逆少而從多亦吉此則聖人重謀亦重卜筮以為龜筮之智亦各當一人也若謀於汝心則從謀龜亦從而謀筮則逆謀於卿士亦逆謀於庶民亦逆二從三逆逆多而從少以作境內之小事則吉作境外之大事則凶矣若汝從筮從而龜與卿士庶民逆亦然若卿士庶民一從一逆汝逆龜筮一從一逆亦皆然矣此則筮不獨短龜不獨長要以人謀消息之也若汝與卿士庶民皆從而龜與筮皆逆是龜筮共違於人謀也人雖三從猶當安靜則吉而動作則凶此則逆少從多而不用其多者龜筮之智終不止各當一人而已也以此推之若龜筮皆從汝與卿士庶民皆逆是人共違於龜筮也人雖三逆猶當動作而吉所以聖人重龜筮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



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微子世家無八字。偽孔本有。或所据今文三家不同。今姑仍之。說文曰。雨。水從雲下也。暘。日出也。五行志作陽。暘。陽古字通。說文曰。煖。熱在中也。釋言曰。煖。煖也。舍人注曰。煖。溫煖也。微子世家。五行志。煖作奧。古字通。詩。小明傳曰。奧。煖也。說文曰。寒。凍也。廣雅曰。風。氣也。偽孔傳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煖。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鄭注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煖。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庭按。雨者。水氣之所發生。故與木同氣。暘者。火氣之所融冶。故與金同氣。火氣自煖。水氣自寒。風者。無定位。無專司。雨。以風興。亦以風止。暘。以風開。亦以風霏。煖。以風薰。亦以風消。寒。以風凝。亦以風解。是以東風。乘木氣。而和。西風。稟金氣。而清。南風。得火氣。而溫。北風。挾水氣。而涼。風之行於八方。猶土之寄於四時。故風與土同氣也。五行傳說五事。

致此五氣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  
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恒燠。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  
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火水沴土。如彼五行傳之言。亦  
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風屬土。鄭注本此為義。蓋師說相傳。非由臆也。後儒不能  
深思古義。而欲改為之說。曰。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此亦可謂汨陳  
其五行者也。庭桮時謂歲月日星祿數也。五者之徵。各隨其時而為宜也。偽孔傳曰。  
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為衆驗。非矣。五者。字誤。當為氏。荀爽傳曰。五。隄。咸備。各以其  
叙。注曰。隄。是也。引史記曰。五是來備。李雲傳曰。五氏來備。注亦引史記。五是來備。各  
以其序。是與氏古字通耳。據此二注。知古本微子世家作五是。是用真孔古文。荀爽  
李雲所見尚書本。或作五。隄。而讀為五是。或作五氏。而讀為五是。皆今文三家異字  
也。惟偽孔本作五者。於古無徵。定為轉寫之誤。而今史記微子世家亦作五者。與後  
漢書不合。此又唐後寫本。據偽孔之誤而改之也。今謂真孔古文。當讀五是。為五氏。



觀禮太史是右注曰古文是為氏可證是氏通用也今文五韙亦讀為五氏五氏固  
讀為五氏氏之言猶家也雨暘燠寒風為五家也釋詁曰來至也說文曰葡具也備  
葡通東京賦薛注曰具足也臯陶謨鄭注曰叙次序也庭按庶草謂百穀百蔬之類  
皆庶草也蕃廡微子世家作繁廡文選上林賦注曰蕃與繁古字通偽孔傳曰蕃滋  
也廡豐也晉語注曰蕃滋也廡豐也說文林部引為繁無曰無豐也廡無古字通偽  
孔傳曰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滋豐也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  
亦凶謂其不時失叙之謂也疏曰雨多則滯雨少則旱是備極亦凶極無亦凶其餘  
四者皆然五氣所以生成萬物正可時來時去不可常無常有也庶微者何也所  
以潤物曰雨所以乾物曰暘所以長物曰燠所以成物曰寒所以動物曰風雨暘燠  
寒風通行適止於歲月日星之序曰時宜雨而雨來宜暘而暘來宜燠而燠來宜寒  
而寒來宜風而風來五家皆來來皆備足各以次序則衆草蕃滋而豐廡矣此其得  
時之微也若雨多則滯暘多則槁燠多則暵寒多則凋風多則折此為一家極備而

亦○山○若○無○雨○則○旱○無○暘○則○不○乾○無○燠○則○不○長○無○寒○則○不○成○無○風○則○鬱○此○為○一○家○極○無○而○亦○山○皆○不○時○之○徵○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入○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

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

舒恒燠若曰

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釋詁曰休美也呂氏春秋盡數注曰時節也學記曰當其可之謂時莊四年公羊傳注曰若如也入微予世家作治用真孔古文訓人為治也五行志作艾艾入古字通也哲微予世家作知用真孔古文訓哲為知也五行志作哲哲字同也西伯戲黎序鄭注曰咎惡也鄭注曰狂倨慢也南齊書五行志引洪範五行傳曰失威儀之制



怠慢驕恣○謂之狂○易象傳曰○恒久也○釋詁曰○恒常也○微子世家作常用真孔古文○訓  
恒為常也○詩抑傳曰○僭差也○巧言箋曰○僭不信也○豫鄭王本皆作舒○微子世家○五行  
志皆作舒○論衡寒溫篇○魏志毛玠傳○皆引作舒○是三家今文與真孔古文皆同也○偽  
孔本雖作豫○或豫舒古字通○大戴記五帝德曰○貴而不豫○史記五帝紀作不舒○此其  
驗也○今從今古文讀為舒○鄭注曰○舒舉遲也○王肅注曰○舒惰也○釋言曰○舒緩也○疏曰  
以對照○故為遲惰也○偽孔傳云○逸豫非矣○鄭注曰○急促自用也○蒙見冒亂也○王肅  
注曰○蒙瞽蒙○庭桀蒙○微子世家作霧○五行志作霧○服虔注曰○霧音人○僞霧○五行志曰  
區霧無識○蓋蒙霧霧皆同音假借字○得時者曰休○美之徵○所謂休美者何也○曰  
貌○恭作肅○木氣滋潤○應見於天○宜雨而雨○則為時雨○如之○曰言從作人○金氣精明○應  
見於天○宜暘而暘○則為時暘○如之○曰視明作哲○火氣宣著○應見於天○宜燠而燠○則為  
時燠○如之○曰聰聰作謀○水氣靜深○應見於天○宜寒而寒○則為時寒○如之○曰思睿作聖○  
土氣通暢○應見於天○宜風而風○則為時風○如之○皆休徵也○不時者曰咎○惡之徵○所謂

咎○惡○者○何○也○曰○貌○不○恭○作○狂○木○氣○妄○行○應○見○於○天○不○宜○雨○而○雨○則○為○恒○雨○如○之○曰○言  
不○從○作○僭○金○氣○頑○劣○應○見○於○天○不○宜○暘○而○暘○則○為○恒○暘○如○之○曰○視○不○明○作○舒○火○氣○湮  
鬱○應○見○於○天○不○宜○燠○而○燠○則○為○恒○燠○如○之○曰○聽○不○聰○作○急○水○氣○滯○伏○應○見○於○天○不○宜  
寒○而○寒○則○為○恒○寒○如○之○曰○思○不○睿○作○蒙○土○氣○擾○亂○應○見○於○天○不○宜○風○而○風○則○為○恒○風  
如○之○皆○咎○徵○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  
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  
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微子世家王上無日字偽孔傳云王所省職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是其正文亦



無曰字也。疏曰：既陳五事之休咎，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復言曰：云云。疏始釋曰：字之義，知為唐時寫本衍曰字也。今從真孔，偽孔二本刪正。釋詁曰：省察也。微子世家作王省。古字通用。康誥：人有小罪，非省。釋文本作非省。春秋莊二十二年：肆大眚。公羊經作大省，可證也。卿士謂執政之官，師尹謂臨民之官。此經言王者於五紀為歲，故五事之徵以歲察之。如春風、秋雨、夏燠、冬寒，為當歲之休易。此為當歲之咎。此王者五事得失之所徵也。卿士於五紀為月，具五事之徵以月察之。如三旬雨至五日風來，六月徂暑，十月始冰，為月之休易。此為當月之咎。此則卿士五事得失之所徵也。師尹於五紀為日，具五事之徵以日省之。如朝暘、暮雨、午燠、夜寒，為當日之休易。此為當日之咎。此師尹五事得失之所徵也。釋詁曰：時是也。晉語注曰：易反也。庭按：時無易，謂是雨暘燠寒風無有反易也。時既易，謂是雨暘燠寒風盡皆反易也。桓三年公羊傳曰：既者何？盡也。桓三年穀梁傳曰：既者盡也。孟子注曰：俊，美才出眾者也。微子世家作畯，民俊畯，古字通。偽太甲：俊彥，釋文本作畯彥。偽說命：俊乂，釋

文本作畷人詩甫田田畷至喜釋文本作田後皆可證也漢樊毅碑曰穡民用章此必今文作畷民而訓為田畷農夫遂誤以為稼穡之民也非矣晉語注曰昏闇亂也襄十九年左傳服注曰微隱匿也王者天下之主省其五事惟以歲時徵焉卿士執政之官省其五事惟以月時徵焉師尹臨民之官省其五事惟以日時徵焉自一歲之中一月之中一日之中而是雨暘燠寒風之來無有反易失序則百穀成矣政治明矣賢人顯矣國家寧矣休徵不虛至也自一日之中一月之中一歲之中而是雨暘燠寒風之來盡皆反易失序則百穀荒而不成矣政治昏而不明矣賢人隱矣國家危矣咎徵亦不虛至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偽孔傳曰。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馬融注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鄭注曰。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疏曰。月行箕多風。離畢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為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耳。庭樞疏意。近是而言之。亦未明。了。鄭注則尤為疏說。東方七宿。惟箕好風。西方七宿。惟畢好雨。而角亢氐房心尾。妻皆為風。奎婁胃昂。常參。妻皆為雨。彼其不從妻好何也。據星經。月行東井。亦雨行。翼亦風。井翼皆南方火宿。火克金。為妻。金氣暘也。井何以不從妻好。暘而獨好雨。是為從其母所好者。也。何說也。翼何以不從妻好。暘而獨好風。是為從其子所好也。何說也。以此論之。知鄭說不可通矣。如孔疏意。箕簸揚生風。鳥翼鼓動亦生風。故皆好風。畢灑水下滴。似雨。井口汲灌淋浪。亦似雨。故皆好雨。天事恒象。大致皆此類耳。疏曰。張衡。蔡邕。王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去南極直徑一百

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強。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日月行道之大略也。庭按。有冬者寒也。有夏者燠也。經不言星。有好寒好燠者。日月行於北陸為寒。冬行於南陸為夏。燠北宿自寒。南宿自燠。事義甚明。無庸辭贅。惟月從星而風雨。若不言星之有好。則意不可知。故先言好風好雨。為先注明。下經也。微子世家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無則字。此用真孔古文也。後漢書律歷志。賈逵引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夏。此三家今文也。漢書天文志。引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又引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似今文以月之從星二。



句在前。日月之行。二句在後。其文亦順。今且從真偽古文。庶民於五紀為星。其五。事不能自為徵。而星有好風者。有好雨者。日月行北陸之星。則寒而有冬。行南陸之星。則燠而有夏。月之從好風之星。則以風。從好雨之星。則以雨也。亦如庶民之各。有其好。而與卿士師尹愛惡相感。則亦必有應於天。為休為咎也。此庶民之徵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康寧。三曰富。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

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說文曰。福祐也。庭桉五福。謂命吉之福有五也。說文曰。壽久也。庭桉偽孔本作二曰富。三曰康寧。微子世家亦同之。此伏生錯讀。而真孔改古文以從之。今無書可證矣。然據經文。福極反對次序。相當貧為極之第四。富不當為福之第二。今謹以經文自證。當讀為二曰康寧。三曰富。釋詁曰。康安也。寧安也。鄭注曰。康寧。平安。庭桉康者身。

無疾之安。寧者心無憂之安也。說文曰：富備也。一曰厚也。庭桉攸當為迪。形譌作道。因寫作攸也。迪之言知道也。迪好德，謂有學行知道美好之德，亦大福也。偽孔傳云：所好者德，福之道。鄭注云：民皆好有德，竝非矣。鄭注曰：考成也。釋詁曰：考成也。周語注曰：終猶成也。庭桉考終命，謂成其年壽，終盡天命，亦大福也。六極，謂非福之命有六也。凶者命不吉也。短者年不長也。祭法曰：萬物死皆曰折。注曰：折，棄敗之言也。淮陰侯傳集解：張晏曰：折，衄敗也。庭桉凶短折，不壽之極也。鄭注云：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偽孔傳曰：壽百二十年，短未六十，折未三十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中木曰折。一曰：凶，夭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皆非矣。說文曰：疾病也。晉語注曰：疾，廢疾也。說文曰：息愁也。憂，息古假借字。庭桉疾者，不康之極也。憂者，不寧之極也。康寧為一，而疾憂為二者，何也？心不寧，不可以為康，而身不康，亦不可以為寧。故康寧合而為一福，心雖無憂而疾亦足為患，身雖無疾而憂亦能傷人，故疾憂分而為二極也。是以福五而極六，由此故也。說文曰：貧，財分少也。庭桉貧者，不富之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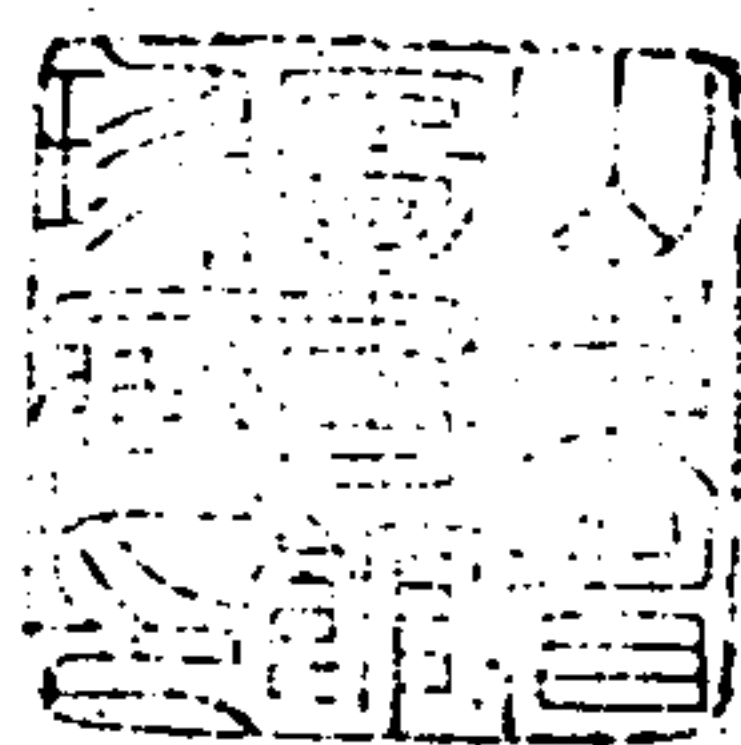
也○齊語注曰○惡麤也○庭按○惡者○謂庸俗之人○知能○惡不迪○好德之極也○偽孔傳云○  
惡○醜陋○鄭注云○貌恭則容儼○形美不恭則容毀○致弱○五行志以惡為姦軌○一曰形貌  
醜惡○皆非也○貌美不足以為福○則形醜○何得以為極乎○弱當為虐○聲之誤也○說文曰○  
虐○殘也○宣十八年左傳曰○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然則虐即戕賊之意也○宣十五  
年左傳曰○虐我伯姬○淮南覽冥曰○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  
俗○保其修命於天○而不失於人虐也○此皆謂殘賊而死○不以道終曰虐○是虐者○不能  
考終命之極也○鄭注曰○愚懦不毅曰弱○偽孔傳曰○弱○危○疏曰○為筋力弱○亦為志氣  
弱○皆非也○強悍不可以為福○豈懦弱可以為極乎○疏曰○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  
之事○鄭元依書傳云○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聰不聰  
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聰聰則致富○視明  
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  
言之○思睿則無擁心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傷神天性○所以短折也○聰聰則謀

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為大中亦所以弱也庭桉鄭說踈謬已甚漢人洪範之學愚抵於此無可采擇亦不足辯難今以五福六極準五行五事而言之理致可觀次序不紊何為嘈雜妄言乃爾也五福者何也貌恭茂木長榮厥福第一曰壽言從精金堅定厥福第二曰康寧視明盛火溫養厥福第三曰富聰聰淵水澄明厥福第四曰迪好德思睿厚土安靜厥福第五曰考終命六極者何也貌不恭枯木凋零厥福第一曰凶短折言不從薤金剝蝕厥福第二曰疾第三曰憂視不明衰火寒灰厥福第四曰貧聽不聰濁水渥泥厥福第五曰惡思不睿淺土發掘厥福第六曰虐



# 周書上

## 牧誓



據周本紀載真孔古文○牧誓即在太誓中○非異篇也○蓋伏生所藏書太誓散亡而牧  
野之誓辭僅存○因錄而傳之○題曰牧誓○以為此太誓之軼文○不可冒全篇之名故也○  
此○抱殘守缺之意也○伐商大事○應記年月○而經曰時甲子昧爽○有日時無年月○知其  
上○有所承也○非全篇明矣○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周語○主以二月癸亥夜陳○注曰○周二月四日癸亥○至牧野之日○律歷志曰○庚申二月  
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庭按諸書○皆說甲子是二月五日○

獨偽孔傳曰。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誤矣。疏云。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歷推而知之。非也。周武王十一年二月五日甲子。克紂之日也。時是也。時甲子。言是月甲子日也。蓋上經已書二月。故於此言是月。偽孔傳亦非也。馬融曰。昧未旦也。偽孔傳曰。昧冥也。爽明也。昧爽。早旦也。疏曰。夜而未明。謂早旦之時。蓋雞鳴後也。釋詁曰。朝早也。齊策高注曰。早速也。呂氏春秋貴因曰。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朝要者。言早要也。疏曰。朝即昧爽時。非矣。偽孔傳曰。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疏曰。傳言在紂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所據。皇甫謐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庭樞說文牧作母。曰母。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武王與紂戰于母野。說文益出。漢古文說。偽孔用三家。今文說。故不同也。疏曰。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而鄭注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案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豈王行已至于郊。乃復倒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是月五日甲子。猶昧晦而未明。已爽明而將旦。王乃早至於商之郊。牧之野。乃陳師而誓。告之。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述矣。西土之人。

西南夷傳師古注曰杖猶倚也。李固傳注引蒼頡篇曰鉞斧也。東京賦薛注曰黃鉞以黃金飾之。釋詁曰秉執也。馬融注曰白旄牛尾。庭桱杖鉞示威嚴也。秉旄用指。搗也。思元賦舊注曰麾執旄以指搗也。離騷注曰舉手曰麾。或言以手教曰麾。庭桱以麾指使去也。司馬相如傳文穎注曰述遠也。詩抑傳曰過遠也。過與述字同。釋詁曰過遠也。注引此經作過矣。周本紀作遠矣。此用真孔古文。訓述為遠也。述矣西土之人。謂周之將士教訓有素。今日無庸聽誓。是以麾之使遠立一邊。以便諸侯之師。近前聽誓也。偽孔傳曰勞苦之非矣。王左手杖黃金之鉞。右手執白旄之竿。以指麾軍衆曰暫離遠矣。西土之人勿近前。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

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

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釋名曰。嗟佐也。言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佐也。說文曰。詹咨也。詹嗟字同。偽孔傳曰。同志為友。言志同滅紂。庭桉廣雅曰。友親也。友邦者。親友之邦。是時周尚為諸侯。雖諸國來從。未可便以臣屬視之。故稱曰友邦。以示優尊之意。偽孔傳非也。周本紀作有國。此用真孔古文。讀友為有。亦非也。馬融注曰。冢大也。庭桉冢君亦優尊之稱也。周語。百官御事。注曰。御治也。詩崧高傳曰。御治事之官也。庭桉我友邦冢君御事。為一句。謂諸侯治事之官也。先總呼之下。乃一一分別其人也。周本紀無御事二字。傳寫脫漏耳。此為指誓戰士。故徧呼邦君之臣。非呼其邦君也。偽孔傳曰。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庭桉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三卿也。釋言曰。亞次也。釋詁



曰旅衆也。偽孔傳曰：亞次也。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庭桉亞旅。諸侯之衆大夫也。偽孔傳曰：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詩十月箋曰：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鄭注曰：千夫長百夫長師帥旅帥也。王肅曰：師長卒長。偽孔傳曰：師帥卒帥庭桉師氏諸侯之武臣。千夫長百夫長皆諸侯行伍之帥也。偽孔傳曰：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髡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疏曰：此八國皆西南夷也。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分為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者蜀夷之別名。巴在蜀之東偏西北者東蜀之西北。馬融注曰：八國武王所率來伐紂者。庭桉人謂八國之臣也。遠夷小國不能備官。故人之偽孔傳曰：稱舉也。釋言曰：稱舉也。稱稱字通用。庭桉稱謂平稱之。刃在前。鐔在後也。康王之誥曰：執戈上刃。彼是無事之時。以戈為儀仗。故植執之上。其刃此則臨敵之頃。以備擊刺。故平稱之前其刃也。論語孔注曰：戈戟也。詩無衣傳曰：戈長六尺六寸。周禮世婦注曰：比次也。疏曰：楯則竝以扞敵。故言比。論語孔注曰：干楯也。方言曰：盾自關而東或謂之干。詩

無衣傳曰。矛長二丈。䟽曰。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也。王遂告諸侯。師人曰。嗟。咨。凡我友國大君之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亞旅衆大夫。師氏中大夫。千夫長。師帥百夫長。卒帥。及與南庸西蜀。叟羌巴鬻夷微西盧北彭百濮八國之人。皆平稱爾之戈。戟。次比爾之干楯。植立爾之長矛。予其將誓告爾衆。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

王受。惟婦人言是用。昏棄厥先祖肆祀弗荅。昏棄

厥家邦。遺厥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

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



百姓以女嫁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疏曰：牝雞，雌也。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而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亦飛走通也。庭按：無母古字通用。無晨者，禁止之詞。猶云莫教晨鳴也。偽孔傳曰：無晨言無晨鳴之道，非矣。偽孔傳曰：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惟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鄭注曰：索，散也。庭按：周本紀亦作索，是真孔古文亦同也。但此引古語似當有韵。若索字為崇之形，謠則崇與晨之古音為韵。又崇訓為禍，明白易曉。殊勝索字訓散訓盡，俱費解也。但無確據，未敢質言。姑私記之於此。西伯戡黎序：馬融注曰：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鄭注曰：紂，帝乙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偽孔傳曰：受，紂也。音相亂。通雅曰：尚書皆作商王受。他經傳皆作紂。一人不應兩名。紂蓋受之訛也。庭按：商本紀曰：帝辛，天下謂之紂。是其人名辛，非名紂也。紂是天下人為立此號，本無定字，以聲呼之。

為紂為受皆同耳。非訛字也。婦言。周本紀作婦人言。此用真孔古文。多人字。谷永傳引書曰。通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此用今文三家之異文。亦有人字。今當据以增正。偽孔傳曰。妲己惑紂。紂信用之。釋文曰。妲己紂妻也。庭桮昏棄。周本紀作自棄。此用真孔古文。與下經異也。偽孔本用今文作昏棄。與下經同。姑仍之。厥肆祀。周本紀用真孔古文作其先祖肆祀。偽孔用今文。脫先祖二字。今据古文增正。偽孔傳曰。昏亂也。肆陳也。詩楚茨傳。行葦傳。皆曰。肆陳也。疏曰。肆者陳設之意也。鄭注曰。肆祭名。非矣。偽孔傳曰。答當也。庭桮答猶報也。鄭注曰。答問也。非矣。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周本紀作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此用真孔古文。訓厥為其。厥下有家國二字。遺下又有厥字。不迪作不由。由訓為用也。偽孔本從今文。脫家國字。厥字又誤。由為迪。不可讀。漢石經曰。厥遺在父母弟不迪。此即三家今文。偽孔所据本也。今當從古文。讀為昏棄厥家國。遺厥王父母弟。不由。列子說符注曰。遺棄也。鄉飲酒義注曰。遺猶脫也。忘也。鄭注曰。王父母弟。祖父母



之族。偽孔傳曰。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也。非矣。詩。君子陽之。傳曰。由用也。說文曰。通士也。逃亡也。釋詁曰。崇。高也。祭統注曰。崇。猶尊也。庭桮谷永傳用今文。作是宗。宋亦尊也。周本紀載真孔古文。作是崇。此則偽孔從古文也。是以爲大夫卿士。周本紀載真孔古文。無此句。偽孔益用今文。多一句。文義繁複。當依古文。刪正。釋文曰。俾使也。疏曰。暴虐。謂殺害。姦宄。謂劫奪。庭桮。恭讀爲共。古字通用。共。奉也。周本紀作共。王乃誓之曰。古之人有言曰。牝雞抱雛者。慎無使鳴晨。若牝雞之鳴晨。惟其家禍崇之因。在今商王受。惟婦人之言。是所聽用。此則牝雞之晨也。昏。然。棄其先祖所應陳之祀事。不答報也。又昏。然。棄其家國。遺忘其王父母弟。不由用也。乃惟四方之國。多罪。逋逃之人。是尊崇焉。是官長焉。是信從焉。是任使焉。使乘權殺害于百姓。以倡亂劫奪于商邑。此其家之崇也。今予發之來。惟是奉行天之罰也。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勛哉。不

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勛哉夫子。

論語孔注曰愆過也。周本紀不愆皆作不過。此用真孔古文。訓愆為過也。說文曰步  
行也。釋詁曰止待也。廣雅曰齊整也。偽孔傳曰夫子謂將士庭按此謂客將曰夫子  
優之也。釋詁曰勛勉也。方言曰勉齊魯曰勛茲庭按勛茲即勛哉哉茲古聲同也。周  
本紀勛哉皆作勉哉。此用真孔古文。訓勛為勉也。說文曰勛勉也。周書勛哉夫子从  
力冒聲。君奭曰迪見冒馬融本作迪見勛此則勛冒同音字與懋同。盤庚懋建大命  
漢石經作勛建大命是其明證也。今書本勛誤為勗讀許玉切非矣。鄭注曰一擊一  
刺曰伐。樂記注曰一擊一刺為一伐。偽孔傳曰伐謂擊刺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為  
例庭按此言西土之軍律少則六步多則七步乃止以齊衆步焉不有過此深入者  
也。緩則四伐五伐急則六伐七伐乃止以齊衆伐焉不有過此麋戰者也皆可勉而  
及也。今日之軍事我西土兵律緩則六步急則七步不過於此乃止而待齊焉非



有跳驅深入者也。夫子其從之。勉行此步哉。緩則三步二伐。急則一步一伐。故或四伐五伐。或六伐七伐。不過於此。乃止而待齊焉。非有黷兵廢戰者也。勉卒此伐哉。夫子其從之。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御克奔以

役西土勛哉夫子

檀弓注曰尚庶幾也。偽孔傳曰桓武貌。鄭注曰桓威武貌。釋訓曰桓威也。說文大部曰桓犬行也。引周書曰尚桓。又豕部曰獮逸也。讀若桓。據說文則桓為獮之假借字。桓即獮也。桓亦獮。獮假借字耳。今俗語逸走謂之獮。即此經之遺言也。說文曰虎山獸之君。偽孔傳曰貔執夷。虎屬也。釋獸曰貔白狐。郭注一名執夷。虎豹屬。說文曰貔豹屬。熊獸似豕。羆如熊。黃白文。庭按周本紀作如虎如羆如豺如

離○未○知○為○真○孔○古○文○異○字○耶○或○史○記○之○誤○耶○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為○一○句○言○  
如○四○獸○之○逸○走○奔○突○於○商○郊○也○弗○御○偽○孔○本○作○弗○迺○迺○訓○為○迎○曰○商○衆○能○奔○來○降○者○  
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釋○文○引○馬○融○作○弗○禦○注○曰○禦○禁○也○周○本○紀○亦○  
作○不○禦○集○解○引○鄭○注○曰○禦○彊○禦○謂○彊○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奔○走○者○當○以○為○  
周○之○役○也○疏○引○王○肅○本○作○弗○御○亦○讀○御○為○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來○降○  
者○無○逆○之○奔○走○去○者○可○不○禦○止○庭○按○諸○家○義○皆○非○也○今○當○用○王○肅○本○讀○為○弗○御○之○  
言○驅○策○也○言○其○羆○走○商○郊○不○待○策○御○自○能○奔○突○也○疏○曰○役○謂○使○用○也○不○殺○降○人○所○以○  
使○用○我○西○土○之○義○用○義○於○彼○令○彼○知○我○有○義○也○馬○融○曰○役○為○也○王○肅○亦○曰○役○為○也○盡○  
力○以○為○我○西○土○庭○按○諸○家○義○亦○皆○未○愜○今○謂○役○當○為○後○字○形○之○誤○也○欲○其○奔○突○踴○躍○  
以○從○西○土○人○之○後○故○曰○以○後○西○土○也○非○使○之○居○前○而○但○令○之○從○後○此○亦○可○勉○而○及○也○  
爾○尚○逸○走○羆○然○如○虎○貔○熊○羆○羆○走○于○商○郊○不○待○策○御○而○能○奔○突○以○為○後○勁○而○從○  
西○土○之○人○非○用○爾○為○前○行○也○勉○奔○突○哉○夫○子○從○之○



爾所弗勛。其于爾躬有戮。

所誓之辭也。見左傳。鄭注曰。所言且也。非矣。偽孔傳曰。臨敵所安。汝不勉。尤非也。廣雅曰。其詞也。爾所有不勉者。軍法至嚴。其將有戮于爾躬。可奈何。

## 金縢

此成王三年作。史臣記周公居幽始末之事也。周公之出入關。天下之安危。不可不謹記之也。始而納冊。金縢之匱。終而啟金縢之書。故題其篇曰金縢。非誥。非誓。自為一體。堯典疏曰。金縢冊祝。亦誥辭也。非矣。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墀。為壇。

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  
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巧。能多  
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  
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  
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



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  
我其以璧與珪歸侯。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  
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  
體。王其罔害。予小子親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  
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周本紀載真古文。周克商在武王嗣位之十一年。周書度邑曰。惟天不享于殷。發之  
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是克商之年。武王六十歲也。既克商二年六十二歲。釋文曰。豫

本又作悖。說文引周書曰：有疾不愈，喜也。庭桉，愈悖字同。豫，假借字也。釋詁曰：豫，樂也。偽孔傳曰：不悅豫。庭桉：二公，魯世家云：太公、召公也。偽孔傳亦曰：召公、大公。疏曰：武王時，三公惟周、召與太公，故知二公是召公、太公也。庭桉：穆之言，密也。穆，睦聲。同。韋賢傳注曰：睦，密也。釋詁曰：密，靜也。揚雄傳注曰：穆，靜也。文選：非有先王論注曰：穆，猶默靜思貌也。据此，知穆密音近，而義通。古者國有恐懼，密卜於先王之廟，謂之穆卜也。偽孔傳曰：穆，敬也。言王有疾，當敬卜吉凶，非矣。鄭注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鄭意以穆為穆考也，亦非矣。鄭注曰：戚憂也。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庭桉：周公欲自禱，以身代武王，不欲二公知之，故拒二公，不聽穆卜也。鄭注又曰：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非矣。疏曰：如鄭此言，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庭謂如鄭此言，周公知王不死，而故請以身代，鄭以周公為詐忠乎哉？何其謬之甚也。偽孔傳曰：戚，近也。周公言：未可以死近先王，相順之辭，亦非也。偽孔傳曰：周公乃自以請命為已事。疏曰：



功訓事也。庭按自以為功者。周公詁訓。自身有事。欲卜之不。詁為玉卜也。為玉卜則二公與焉。為自身卜。故二公勿與知也。偽孔傳非矣。魯世家作自以為質。此用真孔古文。訓功為質也。載下經。仍作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可見真孔經文。不作質字。釋詁曰。功成也。釋詁又曰。質成也。此則功質義同。故訓功曰質也。廣雅曰。質主也。莊子庚桑楚曰。因以己為質。郭注曰。質主也。然則真孔謂自以為功。是自以為事主也。深得之矣。馬融注曰。壇土堂。偽孔傳曰。壇築土。壇除地。大除地於中。為三壇。疏曰。三王每王一壇。故為三壇。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偽孔傳曰。周公立壇上。對三王。鄭注曰。時為壇。壇於豐。壇壇之處。猶存焉。偽孔傳曰。植置也。鄭注曰。植古置字。太元瑩注曰。植立也。晉語注曰。置立也。庭按植壁秉珪。謂以珪邸立於壁中。而秉執之以禮神也。偽孔傳曰。壁以禮神。置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為贊。非矣。乃告太王。季文王禱請於先王。穆卜之禮。然也。偽孔傳曰。因太王。季文王請命於天。非矣。鄭注曰。冊。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偽孔傳曰。史為冊書祝辭也。

疏曰史讀此冊書以祝告神也。疏曰元孫是長孫也。偽孔傳曰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庭按魯世家作爾元孫王發此用真孔古文訓曰某王發也。疏曰本告神云元孫發鄭元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通雅曰某因于公因于麼桓二年穀梁傳注曰鄧公地稗海刻此作么地吳士元所修監本作某地么即麼也。今京師人語云作麼讀如麻釋詁曰遭遇也。偽孔傳曰厲危也。虐暴也。疏曰言性命危而疾暴重也。庭按魯世家作勤勞阻疾集解引徐廣作勤勞淹疾皆不似訓詁之文。或是真孔古文異字耶。王子魯世家作負子鄭注本作不予予不負古字聲通。負子即負茲也。桓十六年公羊傳屬負茲注曰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曲禮疏引白虎通曰諸侯曰負子諸侯子民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庭按不豫負子皆有疾之名未必有天子諸侯之異上經曰不豫此經曰負子同為武王疾耳乃前人強生分別也。負子之責謂有責怒於王而降之疾也。若爾三王在天子之靈寔有過責於王而降之疾請以我身代王身也。偽孔以王為大傳曰天子之責謂疾不可



救也不可救于天則當以旦代之非矣鄭注曰王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  
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亦非矣疏曰責謂負人  
物也天子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大子必須死不可救皆非也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  
魯世家作旦巧能多材多藝此用真孔古文讀此經曰予仁若巧能謂予旦仁愛而  
順善巧慧而多能也多材多藝言巧能也能事鬼神言仁若也巧與考聲形皆近偽  
孔据今文讀巧為考因以予仁若考為一句此則訓若為汝也周公自言我仁愛汝  
父為不辭矣偽孔傳云仁能順父益復不辭能字屬下句讀亦不辭此三家今文之  
誤也今當從真古文為正荀子大畧曰仁愛也詩烝民傳曰若順也馬融注曰武王  
受命於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偽孔傳曰嗚呼歎惜武王鄭注曰降下也寶  
猶神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魯世家作葆命葆寶字同馬融注曰元龜大龜也  
偽孔傳曰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也馬融注曰  
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偽孔傳曰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神庭按荀

予彊國注曰屏棄也。此經言許我則我死我死而先王有依歸則我以珪璧歸藏之為後人當以事神也不許我則我不死我不死而天之寶命墜先王無所依歸珪璧無所用之矣我則屏棄璧珪而不以歸矣魯世家曰於是乃即三王而卜此用真孔古文說太王王季文王各卜一龜為三龜也偽孔傳曰以三之龜卜疏曰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三兆各別必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人占從二人之言是必三代之法並用之矣故知三龜三王之龜也傳疏說與真孔異未詳孰是偽孔傳曰習因也一相因而吉疏曰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而重之故以習為因庭按周禮胥注曰故書襲為習杜子春云當為襲文選齊景陵王行狀注曰襲與習通哀十年左傳曰卜不襲吉注曰襲重也易象傳陸績注曰習重也馬融注曰篇藏卜兆書管王肅注同鄭注曰篇開藏之管也廣雅疏證曰說文曰篇書竹筭也衆經音義二引纂文曰關西以書篇為篇案書者占兆之辭篇者簡屬所以載書故啟篇而後見書也啟謂展視之下文啟金縢之書與此同少儀曰執



集箋爲左和策著也。爲占兆之書所載也。故并言之。馬鄭王以爲爲開藏之管。其誤  
有二。周禮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鄭衆注。管謂鑰。鑰謂兆。月令脩鑰閉慎管鑰。  
鄭注。管鑰。鑰。鑰器是鑰者。啟鑰之器。可言啟鑰。不可言啟鑰也。且管鑰所以施於匱  
也。匱所以藏書而祕於廟者也。周公爲壇于外。必取占兆之書以出。必不以匱俱出。  
故下文云。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是匱在廟不在壇也。壇無匱。安有鑰閉無鑰  
閉。安用管鑰。啟之哉。庭按。書謂卜書。繇辭也。詩氓傳曰。體卦兆之體。周禮占人注曰。  
體兆象也。玉藻注曰。體視兆所得也。庭按。體當是繇辭也。詩云。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是龜之繇辭。易之文辭。皆謂之體也。體有辭言。非兆象也。乃卜三龜一習吉。言兆象  
吉也。啟鑰見書乃并是吉。言繇辭吉也。周公以繇辭占之。故曰體。偽孔傳云。公視兆  
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非也。新當讀爲親。古字通用。下經新逆。馬融本作親迎。可證  
也。永終謂死也。身死則長畢。故曰永終也。偽孔傳曰。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非矣。  
茲攸俟。魯世家作茲道。此用真孔古文。作茲迪俟。而訓迪爲道。又誤脫俟字。偽孔蓋

用今文作茲通侯而寫通為攸其字則同然据文義非通非迪當讀為乃乃古字作  
通亦作通是以古文誤為迪而今文誤為通皆不可通也上經云爾之許我我其以  
璧與珪歸侯爾命懼其不許也今許我矣茲乃侯之而已此則以經自證語意宛然  
當為乃字明矣馬融注曰一人天子也白虎通號曰臣下謂之一人何以天下所共  
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白虎通引此經蓋据三家今文作不施施易也  
言不以我武王施易予小子是武王當瘳己身當死也魯世家載真孔古文作能念  
言三王許我得代是能顧念我武王矣古今文異而其義兩通偽孔從古文讀也其  
傳曰言武王愈此所以待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非文義矣鄭注曰滕束也凡秘書  
藏之匱必以金緘其表偽孔傳曰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也疏曰若今釘鐫  
也偽孔傳曰翼明也釋言曰翌明也翌翼同魯世家作明用此用真孔古文亦訓翼  
為明也庭按翼當讀曰二自今日數至第二日曰越翼日第三日曰越三日蓋二字  
假借作翼耳釋言注引書作翌日蓋据今文為翌亦假借字偽孔傳曰瘳差也晉語



注曰、瘵、差也。說文曰、瘵、疾、瘵也。周既克商、間二年、武王有疾、不豫、樂太公召公曰、王之疾亟矣、我其於先廟為王審卜乎。周公拒之曰、疾且瘵矣、未可以審卜、憂戚我先王、二公逼周公、乃佯以為自身有事、非為王卜、又不於廟中行事、而築壇於外、為三壇、同一壇、又為壇於南方、北面向三壇、周公登南方之壇而立焉、植珪於璧中、而秉執之、當是時、諸史從者與百執事之人、猶未知公何為也、已而聽其祝辭、乃告於太王、王季、文王也、史乃讀冊而祝告曰、惟爾長孫王發、遘遇危厲、暴疾侵身、應有神靈在於天上、欲以負茲之疾、責取王身者、若爾三王寔然、則願以予旦、代王發之身、予仁愛而順從、巧慧而力能、多材幹多技藝、堪能奉事鬼神、故可以代死、乃長孫不如旦材幹多技藝、不能奉事鬼神、乃命於天帝之庭、使布其德、以佑助四方、用能安寔爾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敬畏爾子孫者、若此、故不可死也。嗚呼、乃長孫者、是天之所降寶命、若死則墜壞之矣、無墜壞天之所降寶命、即我先王神靈亦長有所依歸矣。今我就命於大龜、大龜能通神意、定吉凶、吉則爾之許我、我將死而先王

有依歸。後之人得長事神。珪璧有用。我其當奉持以歸。而俟爾命以死也。若不吉。則  
是爾不許我。我將不死。而天之寶命墜。我不得事神。而珪璧無所用。我乃屏棄之於  
野外。不復以歸也。祝告已畢。乃卜三龜。觀其兆象。一皆相因而吉。又展開竹筭之篇。  
檢視占繇之其辭。乃并是吉。公讀之喜曰。觀此繇辭之體。我王其無有所害。予小子  
親自請命。三王惟一命長終。是所圖望。固不求生也。今茲許我矣。我乃俟之矣。公自  
壇歸。乃祕藏祝冊。納於金縢之匱中。俟命也。於其第二日。武王病乃瘳。而周公竟無恙。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  
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  
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



# 名之曰鴟鴞

逸周書明堂篇曰。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多方曰。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周克商而設監。武王喪而後殷畔。据多方所說。則武王克商五年而喪也。與明堂不同者。併數伐商之年。為六年。除伐商之年。則為五年也。度邑篇曰。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周本紀亦有此文。是武王六十歲克商也。又五年而喪。則為納冊金縢。翼日乃瘳之後三年。年六十五歲也。不曰崩而曰喪者。周雖克殷。猶立武庚。不黜殷命。武王但稱王耳。未為天子也。經不曰崩而曰喪。是其明驗也。偽孔傳曰。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魯世家曰。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此用真孔古文說。周公踐阼攝政。致令管蔡流言。蓋三家今文亦同此說。故

偽孔沿襲舊文畧與真古文同皆謬誤之甚者也○當武王既喪○周公位三公○輔少主○百官總已而聽之○自足以鎮撫中外○消弭逆萌○安用踐阼攝王以驚疑天下人哉○如果踐阼攝王○此是何等大事○經安得諱之而不言○經所不言○則是無有此事也○注家安得憑臆而增之○且流言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是欲誣其罪者○猶名為公○不名為攝王也○經又曰○周公乃告二公○是史臣稱之○亦但曰○周公不曰攝王○然則周公不踐阼攝王於經有明驗者也○乃若稱王則有之下○經曰○我國家禮亦宜之○蓋成王感風雷之變○以王禮迎公於幽○歸而作大誥○命周公攝王○以東征○欲尊其禮而重其權也○自是周公居中則稱公○出臨諸侯則稱王○是乃出自成王之命○賜則可為也○若武王喪成王幼○未能有命而周公自尊○則是必不然之事也○他日周公實稱王而後儒駁之○謂周公必不可稱王○此日周公實不踐阼而先儒誣之○乃謂周公不可不踐阼○皆不經之說也○庭又按成王幼弱而三叔有好亂之心○周公畏焉○故使處外以監殷為名○而周公居中當軸○三叔失職而在外○怨怒猜忌○狡焉思逞○流為謗議○甚間王室○此所



以為罪人也。豈為周公踐阼而管蔡流言哉？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管蔡世家曰：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亦以管叔為兄。周公為弟，與孟子合。偽孔傳獨謂管叔是周公弟，非也。疏曰：流即放也。淮南說山：流言雪汙。注曰：流放也。荀子致仕：凡流言流說，注曰：流者無根源之謂。荀子大畧注曰：流言謂流轉之言，不定者也。庭按：流言謂無驗之言，轉相誑惑，不知何自而來，故曰流言也。偽孔傳曰：孺稚也。稚子成王也。詩：鴉鵲傳曰：鬻稚也。稚子成王也。庭按：辟，真孔馬融鄭注俱當讀為避。釋文引馬鄭說曰：謂避居東都。馬鄭以東為東都，雖亦少誤，而其言避居不可易也。蓋周公聞流言而恐懼，出奔，自言其意曰：我被此惡言，有不臣之名，若猶晏然處位而不避去，則心跡不明，先王亦且疑我，無辭以告矣。是以不敢不避也。獨告二公者，以為己將避居，屬二公輔成王也。魯世家曰：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我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此用真孔古文說。周公聞流言而不肯避，乃為是言以自白也。然天下不可家喻而

戶曉獨為二公言之而二公亦默不作酬答正似不相信耳豈有周公而濡滯若此乎此真孔古文非也偽孔傳曰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說文辟部引作我之不辟曰辟治也說文所引必三家今文經也治與法同意則知偽孔傳亦用今文說也周公位在人臣而被首惡之名少主危疑於上百官萬民惶惑於下公獨抱不測之罪方恐懼戰慄之不暇而敢赫然發怒取彼言者而行法焉有是理乎夫其言之虛實人未能為公分明之也雖獲其人豈公所當得快意而行法乎況三叔之流言為鬼為蜮不可得指名也其蹤跡安起則未有知之者也是以罪人斯得猶待二年之後而今者變起倉卒一旦之間不知罪人在誰家乃欲以法何人乎豈有周公而若此跋扈若此狂悖者乎此三家今文說非也居東謂居邕也周公已告二公遂出奔避居於邕在豐鎬之東故曰居東也魯世家曰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蒙恬傳曰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此皆真古文說也論衡感類篇引尚書古文說曰周公居攝管



蔡流訓主意孤疑。周公奔楚。古文所謂楚者。必幽字誤也。幽字亦作汾。又作邠。邠从邑分聲。而說文份。古文作彬。从焚省聲。推類言之。邠古文亦可从邑焚省聲。林下著邑形。乃似楚矣。必隸古誤定。古文邠為楚字也。逸周書度邑曰。升汾之阜。以望商邑。周本紀作登幽之阜。以望商邑。考諸書商邑之外。無幽阜。武王所登而望者。必楚丘矣。必周書本紀誤讀楚字為古文邠也。此二字相亂。故知古文說周公奔楚。即奔幽也。又以經傳考之。詩鴉鵒之篇。在幽風。而書以為居東之所作。居東之為居幽。此非其明驗耶。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觀樂為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古說幽風為周公居東之詩。此又一證也。地理志曰。右扶風枸邑有幽鄉。詩幽國公劉所都。應劭注曰。左氏傳曰。畢原。鄭邠文之昭也。邠侯賈伯代晉是也。臣瓚曰。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為荀叔。又云文公城荀。然則荀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扶風界也。今河東有荀城。古荀國。師古曰。枸讀與荀同也。僖二十四年左傳曰。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

執如晉師。退軍于郕。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郕。杜注曰：解縣西北有郕城。庭按左傳之文，可與瓚說相證，則是郕在河東明矣。郕，幽同地。郕在東，則幽在東矣。非扶風之幽也。在漢時為郕邑之幽鄉。當周公時，則郕國之幽邑。幽，非國名也。蓋周公出奔，東至於郕，以幽邑處之，為寓公焉。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幽風下泉之卒章曰：郕伯勞之初至，幽邑贈主人也。七月之篇：居幽而明農也。既歸自幽而作東山之篇曰：我來自東。又曰：我東曰歸。皆謂郕幽是鎬京之東方也。馬鄭注曰：避居東都。王肅注曰：東洛邑也。皆非矣。東都洛邑者，九鼎所居，鎬京之對也。非王之親信重臣，莫可使鎮撫其處。而周公以見疑出走，乃不竄伏草莽，亦無王命而自保於大邑。名非藩翰，形同割據。久念使人驚怖，周公何敢然哉！惜乎馬鄭王不知此也。偽孔傳曰：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尤非也。無論居處之字，非是征戰之義。第思成王方疑周公，何以得擅兵而征也？流言之罪人，猶未得其主名，何知不在西方，不在南北，而輒稱兵東向？一何貿昧之甚乎！異哉偽孔，並此不知也。詩皇矣箋：檀弓注皆曰：斯



盡也。呂氏春秋報更篇斯食之注曰：斯猶盡也。下經大木斯拔，魯世家作大木盡拔。此用真孔古文，亦訓斯為盡也。罪人斯得，謂流言之罪人，乃盡得其主名也。蓋管叔姦謀久而稍露，王始知周公無罪，而管叔及其羣弟之為罪人也。得者得其情耳，非得其身也。成王得之，非周公居東得之也。偽孔傳及孔疏曰：罪人此得，謂獲三叔，皆謬說矣。于後謂於罪人斯得之後也，為詩貽王名。管叔曰：鴟鴞為其流言有惡聲也。以管叔陰賊險害，勢將煽亂，故欲王未雨綢繆，思患而豫防之也。王已知周公無罪，公乃得為詩貽王。前此者，罪人未得，王疑未釋，則公未敢有云也。偽孔傳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非矣。鄭注曰：周公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周公乃避居東都，公之屬黨與知將攝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為成王所得，罪人即周公之屬黨也。悅怡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乃為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絕之意，以怡悅王心。名之曰鴟鴞，為尤甚非也。謂周公謀欲居攝而管蔡流言，則是管蔡為無罪而流言非誣也。以周公之屬黨為罪人是

明言周公為罪魁也。又謂名之曰鵠鴉，乃是周公自名其詩。必謂管蔡非鵠鴉，不應得此名也。豈非自比於逆亂而助之譸張為幻者哉？鄭君經注之謬，當以此為最矣。讀貽為怡，亦又無當。釋言曰：貽，遺也。其後三年，武王既喪，而成王尚少，周公為三公，居中輔王。三叔自前為殷監，居外。管叔自以為周公之兄，次當輔政，而棄於外，藩失職而志不平。日與其羣弟蔡叔、霍叔陰謀，告變，欲傾危周公。甚間王室，乃造詐為言，流布於國中，曰：「周公有邪謀，將代武王之位。」為不利於孺子成王。周公聞之大懼，乃告太公召公曰：「口語紛々，我當避去。若猶晏然處位而不避者，我先王亦將疑我。」而我心跡不明，無辭以上告矣。敢不避乎？於是屬二公輔王，而周公倉皇東走，寄居於郕國之幽邑，待察罪也。居二年，則流言之蹤跡頗露，同謀者某々盡得其主名。王乃知周公無罪，而管叔及其羣弟之為罪人也。於是之後，公乃為詩以遺成王。疾流言之惡聲，痛陰賊之侵身，不斥其名而名之曰鵠鴉，為當罪人未得之先。公未得敢遺王詩也。蓋王方疑公甚也。



# 王亦未敢誚公

呂氏春秋疑似篇注曰。誚讓也。說文曰。讓相責讓。庭按王信流言。疑周公。固當誚責之矣。但亦未敢深信流言。恐有不審。故未敢徑行誚責於公。蓋嘆之而未發也。偽孔傳曰。以詩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疏。曰。政在周公。故畏威未敢也。皆非矣。周公豈跋扈將軍哉。何為使其主畏威而不敢。鄭注曰。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為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鄭不知未敢。誚公。乃言罪人斯得之前。而解為作詩貽王之後。亦非也。然當其時。公自避居。而王未失待公之禮也。雖不能固留周公。不中姦謀。亦未敢深信流言。而遽以誚讓周公也。

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  
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

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  
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  
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  
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  
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  
而。築。之。歲。則。大。熟。



偽孔傳曰二年秋也。蒙恒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庭桼罪人斯得之時。居東已二年矣。又有于後之文。二年之後。則三年也。秋則三年之秋也。東山之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是居東三年而後歸。經有明文而傳云二年秋。誤矣。魯世家曰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云云。此用真孔古文之異說。尤大誤也。詩江有汜箋曰以猶與也。庭桼以風與風也。雷電與風俱大也。論語孔注曰偃仆也。樂書正義曰拔傾側也。詩鵲鳩傳曰弁皮弁也。覲禮注曰皮弁者天子之朝服也。魯世家曰成王與大夫朝服。此用真孔古文說。冕為朝服是也。偽孔傳曰皮弁質服以應天。鄭注曰弁爵弁也。必爵弁者承天變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皆非矣。庭桼啟金縢之書者。將以穆卜也。下經曰其勿穆卜。知是為穆卜。故啟書也。鄭注曰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非矣。偽孔傳曰二公倡王啟之。故先見書。疏曰以金縢匱內有先王故事。疑其遭遇災變。必有消伏之術。故倡王啟之。皆非矣。偽孔傳曰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者。鄭注曰問者問審然否也。偽孔傳曰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今

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疏曰。噫者心不平之聲。釋文曰。噫馬融本作懿。曰懿猶噫也。詩瞻卬箋曰。懿有所痛傷之聲也。詩疏曰。懿與噫字異音義同。庭按魯世家作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此用真孔古文無噫字。非矣。鄭注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偽孔傳曰。其勿穆卜。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之。庭按穆卜猶密卜也。說已見前。其勿敬卜。非辭理也。盤庚偽孔傳曰。冲童也。童人謙也。魯世家作惟予幼人。此用真孔古文。訓冲為幼。幼亦童也。廣雅曰。彰明也。庭按周公有德於王家。而王不知。遇雷風啟金縢。乃知之。是天動雷風以彰明之也。白虎通曰。或稱朕何王者之謙也。朕我也。或稱予者。予亦我也不以尊稱自也。但自我告謙也。釋文曰。新逆馬本作親迎。庭按逆迎義同。新親古字通用。此成王欲親自迎公於幽。重其禮也。魯世家作其迎。文無親字。而其意亦不異。惟朕小子其迎。即親迎也。詩東山箋曰。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此必用真古文讀也。偽孔傳曰。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非矣。鄭注曰。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箋詩則曰。親迎。而注尚書則曰。自新。



必其時未見真古文說而用三家今文讀也。今從馬融注。鄭詩箋讀為親迎。下經曰：王出郊。此親迎之明文也。何乃言遣使者乎？我國家禮謂王禮也。以王禮迎之於周。公為宜稱也。於是成王親至。幽迎周公以歸。賜以天子之禮樂。而周公踐阼稱王。由此始矣。偽孔傳曰：亦國家禮有德之宜。王肅注曰：亦宜褒有德也。皆非也。釋地曰：邑外謂之郊。詩碩鼠箋曰：郭外曰郊。周語注曰：國外曰郊。庭按：王出郊。謂成王即時命駕出於鎬邑東門之外。此走郛幽道也。偽孔傳曰：郊以玉幣謝天。非矣。魯世家曰：於是乃命魯得郊祭。文王亦甚非矣。馬融曰：反風。還反也。釋文曰：築本亦作筑。謂築其根。黥布傳李奇注曰：築杆也。既多記注曰：築實土其中。堅之。庭按：本亦作筑者。由諸家誤讀為釋言筑拾也之筑。釋文引馬融曰：筑拾也。魯世家集解引馬融曰：禾為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失亡也。疏曰：鄭王皆云築拾也。禾為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意太曲碎。當非經旨。庭按：魯世家曰：初成王少時病。周公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

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論衡感類篇亦有此事。云出尚書古文說。魯世家又以雷風之變。開金縢書。是周公卒後之事。與古文不合。此必兼用今文說也。梅福傳曰。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儒林傳谷永疏曰。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白虎通曰。周公身薨。天為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白虎通又曰。周公以王禮葬。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爾時博士所讀經。尚書惟有三家。今文凡所稱引。皆今文說也。夫經文。惟言武王有疾。周公請代。不言成王有疾。周公捕蚤也。而古文何得誣父。以為子乎。經文言周公方居東。賦詩不言周公已卒而葬也。而今文何得誣生。以為死乎。此事古今文皆謬。妄失實。今當據經文為正。至於流言釋鵠鵠作。其歲之秋。禾稼大熟。未及收穫之時。忽而天氣晦冥。欲雨而不雨。大雷震電。與暴風俱。禾稼盡偃於田。大不盡拔。而顛周邦之人。咸大恐懼。王與大夫盡弁服入廟。以開金縢。匱中之書。將以密卜也。乃得周公所納之冊。視其題識。則自以為事非。



鄭王之事而讀其祝辭則是諱代武王其誥具在於冊王問二公二公亦不知有此也與王徧召諸史與百執事之人問誰為壇墠誰為冊祝誰與知此事者皆對曰信有之也因泣然思周公而發傷痛之聲曰噫昔公命我曰茲事秘密勿敢宣言王亦泣然執書以涕泣曰其勿用咎予知之矣昔公勤慎憂勞竭心王家至如此惟予幼人乃不及知聞使公忠而被謗故今者天動威怒俾予啟金縢之書以彰明周公之善德也予知之矣惟朕小子其親行迎公於豳當用我國家之上儀王者之禮亦宜稱之王遂就駕冒風飛旆出東郊而去頃刻之間天乃降雨還反其風偃禾則盡起矣惟大木為風所拔者不能自起二公命邦人盡拔起其樹而築實其根於是禾稼倍收木果繁實公歸之歲則大豐熟

## 大誥

成王三年周公自豳歸朝而管蔡大懼遂以商奄俱叛成王欲命周公東伐而卿士

諸侯咸懼不克其沮事之議。蓋不可勝聽。於是成王作大誥。明其不可不征之意。而責言者之不知天命也。篇中有稱美周公之文。知此篇非周公之作矣。偽孔古文及真孔古文及鄭注皆以大誥為周公書誤也。

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害割于我。

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遭民由吉造哲迪民。

康矧曰。其有能綴格知天命。

王成王也。偽孔傳曰。周公稱成王命。鄭注曰。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孔疏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周公自稱為王。則是不為臣矣。大聖作則。豈為是乎。庭按孔疏非也。明堂位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又曰。周



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荀子儒效亦言：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宸而坐，諸侯趨走堂下，明堂位雖非古經，要為周秦間儒者所記。荀子為周末之大儒，時未遭焚書之禍，其言必非無稽。則鄭注謂周公稱王，固信而有徵矣。孔疏率意駁難，非難鄭也，直是謗周公耳。假令周公果遂屏成王及武王而終為天子，不反籍於成王而傳天下於伯禽，此則兄終弟及，周繼殷禮，後儒雖有喙三尺，豈能謗議之哉？必將俯首帖耳曰：聖人達節，順受天命，法當然矣。今周公始為王而終為臣，是讓天下也。後儒乃從而以法繩之，不賞其終為臣之克讓，而議其始為王之不臣，此鄙儒之苛論，非通論也。但以書考之，周公之稱王，自東征之後始見於經，故多方云：周公曰：王若曰。多士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康誥云：周公成勳，乃洪大誥。治王若曰。皆史筆特明周公稱王之事。此篇最在前，而其文不見周公，直云王若曰。故知王是成王，非周公也。不獨王非周公也，而成王之命亦非周公稱之也。鄭與偽孔皆誤也。荀子王霸注曰：若如此也。釋詁曰：誥，告也。偽孔本作猷。大誥疏引鄭王

本皆為大誥猷。釋文引馬融本作大誥繇。猷古字通耳。方言曰猷道也。東齊或曰猷。釋詁曰繇道也。翟義傳載王莽大誥作大誥道。此用三家今文。訓猷為道。故莽以訓字易經文。然則是東漢古文。西漢今文皆猷在誥下。偽孔本獨猷在大上。必是誤也。猷訓道說之道。誥猷者即告語也。偽孔傳曰順大道以誥亦非矣。越當讀為若。聲近通用字。偽古文武成曰越翼日癸巳。律歷志引周書武成篇曰若翌日癸巳。是越若同讀也。後漢陳忠傳注曰若及也。張丞相傳集解引晉灼曰若預及之辭。庭按爾多邦若爾御事謂眾多之邦君。以及在廷治事之臣皆所誥猷也。偽孔傳疏皆釋越為於。王莽大誥以越爾為于汝。此用三家今文亦釋越為于也。皆非矣。釋詁曰弔至也。費誓偽孔傳曰弔至猶善也。庭按弔淑古音同通用字。哀十六左傳旻天不弔。周禮太祝鄭司農注作閔天不淑。莊子齊物論弔說德充符作淑說皆可證也。釋詁曰淑善也。古人言不淑即不弔。皆謂不善事也。害偽孔本作割。而其傳曰天下凶害於我家似正文割字當是害之形誤耳。釋文引馬融本作害。今據之改正。方言曰延年



長也。凡施於年者謂之延。庭按不少延。謂武王既喪不少延期也。偽孔傳以不少為句。非矣。釋文引馬融讀弗少延為句。疏引鄭王皆以延上屬為句。而其注曰。害不少。乃延長之句。讀雖是。說義亦非矣。釋詁曰。洪大也。釋詁又曰。惟思也。庭按洪惟言所思深大也。洪惟蓋是古之常言。故多方曰。洪惟圖天之命弗永。亦言深大之思。可以相證也。偽孔傳曰。連讀延洪為句。云。凶害延大。又云。惟累我幼童人。成王此蓋讀惟為維。而取係累之義。皆非也。王肅注以惟為念。云。大念我幼童子。獨為近之。盤庚偽孔傳曰。沖童也。金縢惟予沖人。魯世家作幼人。是真孔古文訓。沖為幼也。然童幼義同。此經豈曰幼之人乎。竊謂沖古音與孱最近。張耳傳。吾王孱王也。服虔注曰。孱鉏。閑切。弱小貌也。孟康曰。冀州人謂懦弱為孱。然則幼沖人。謂幼少孱弱之人也。釋詁注曰。歷麻數也。庭按論語。天之麻數。律麻志作歷數。是古字通用也。釋詁曰。服事也。庭按大歷服。謂大受麻數之事。即王業也。莽大誥作大歷服事。此用三家今文訓。服為事也。造當讀為遭。古字聲同假借。莽大誥曰。予未遭其明哲。下經予造天役。莽大

誥亦曰予遭天役。是今文造皆為遭也。又文侯之命曰。嗣造天丕愆。王肅亦讀造為遭。可相證也。弗遭哲迪民康。當為弗遭民由吉康。誥曰。爽惟民迪吉康。文與此經畧同。可以相證。此經民與吉倒誤。而吉字蓋誤為誥之異體。為哲為愆。辨其由來。本當是吉字訛爾。迪讀為由。於書屢見。似古字假借有此矣。此言予嗣天位。不遇萬民樂業。由行於吉善康安之道也。偽孔傳曰。不能為智道以安人。故使叛。此乃以造為為。而為誤文作解。非矣。莽大誥曰。予未遭其明愆。能道民於安。其意稍與偽孔異。而經文之倒誤則同。莽與偽孔皆据今文經。故知此讀是三家之誤也。格讀為嘏。古字通。嘏傳語相告也。已見堯典篇。湯誓篇。盤庚篇。高宗彤日篇。此言今時之人尚不能身由吉康。況有能告語於我俾知天命者乎。無有也。意謂諸侯大夫皆不知天命。言無可採也。偽孔傳曰。況其有能至知天命者乎。疏曰。況曰其能至於知天之天命者乎。言已不能知天意。自責而謙。皆非矣。莽大誥曰。況其能往知天命。此用今文訓格為往。亦非矣。周公既歸。管蔡商奄畔。成王將命東征。而諸侯大夫議不合。乃作



大誥以曉之。成王如此言之曰：大告言爾眾國諸侯，及若爾治事大夫，事之不善，天降凶害於我家。先王遂喪，不少延期。大思惟我少小孱弱之人，嗣當無窮，歷數遠大之服，乃不遭遇安業之民。大既不由吉康，騷然不靖也。況曰其猶有人能報語我，俾知天命者乎？無有也。

傳陸傳

已○惟○予○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責○敷○前○

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閑○于○比○前○人○天○降○威○用○

寧○王○遺○我○大○寶○龜○即○命○紹○天○明○曰○有○大○艱○于○西○土○西○

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

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偽孔傳曰已發端歎辭也。莽大誥作熙。師古注曰熙歎辭。庭按莽所據三家今文當為配字。以熙切。漢書轉寫誤為熙。偽孔本省作已也。詩燕之傳曰淵深也。庭按予惟當為惟予。据文意乙正。莽大誥曰我念孺子。此用今文。解為周公念成王。蓋漢人皆云周公作大誥。由倒讀此經文耳。敷當讀為傳。古字通。禹貢敷土。荀子成相。夏本紀俱作傳。上洪範用敷錫厥庶民。宋世家作傳錫。皇極之敷言。宋世家作傳言。詩長發敷奏其勇。衛將軍文子作傳奏。皆可證也。詩菀柳箋曰傳至也。貢當讀為陸。春秋昭十七年滅陸渾之戎。公羊作貢渾。韓文注陸渾山古作貢渾。此貢陸字通之證也。傳陸謂濟於水而至於陸地也。予惟往來朕攸濟。敷貢為一句。言時無能報知天命者。故予若涉水不能濟。惟乃往于陸地求迎。周公周公者是予。所持以濟於淵水而至於陸地者也。偽孔傳以敷為布。讀貢為墳。解之為大。曰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非矣。



莽大誥曰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此用三家今文讀賁為奔亦非矣。敷前人敷亦當讀為傳。僖二十八年佐傳注曰傳相也。偽孔傳曰前人文武也。庭樞傳前人受命謂周公相武王受天命有大功也。莽大誥曰臣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此用三家。今文敷讀為傳是也。而解為傳近則非也。予不敢閉于莽大誥作予豈敢自比于前人乎。莽所据三家今文當為予不敢比于前人。偽孔本比聲誤而為閉。又脫前人二字不可讀矣。今當依今文改補。此言周公相武王有大功予所不忘而公所以三年居幽者乃予不敢比於前人而臣周公耳。蓋流言之疑已悔於厥心故諱其事而不欲詳言也。偽孔本讀為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非矣。天降威謂天降雷風之威以彰周公之德者也。偽孔傳曰謂誅惡也非矣。莽大誥用三家今文讀天降威用寧王為一句亦非也。鄭注曰受命曰寧王釋詁曰寧安也。偽孔傳曰安天之王謂文王也。庭樞偽孔誤矣。据下經曰寧武圖功言寧武而不言寧文。又曰寧考圖功言寧考不言寧祖。又曰寧王圖事又曰前寧人圖功皆言武王有伐商之功也。文王曷嘗伐商哉。

以經自證。知寧王謂武王也。明矣。用寧王遺我大寶龜。即命十字為一句。偽孔本。即命上有紹天明三字。莽大詔用三家今文。亦同。据文義。當在即命下。乃三家今文倒錯也。金縢曰。即命于元龜。與此經大寶龜。即命正倒語同。不應以他辭間之。今据文義。乙正。即命。龜也。周禮太卜注曰。命龜者。告龜以所卜之事也。庭桉金縢曰。其勿穆卜。此經乃言風雷之變。實嘗即命大寶龜者。穆卜之禮。告廟而行事。金縢已啟。未應乍輟。勿穆卜者。但成王不莅卜耳。蓋王已親行迎周公。大夫乃卒以龜卜。而得大艱之兆也。紹天明。謂龜能將天之明命。以傳告人。若介紹然也。曰者。述龜兆之意云云也。偽孔傳云。語更端。非矣。有為大難於西土。言商奄將叛。西土人亦不安。言三叔亦將為變也。鄭注曰。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疏曰。當時京師無與應者。鄭言妄耳。庭桉。即命大寶龜。所卜本為雷風而成。王已悟。龜不再告。故遂告之。以後艱也。微子馬融注曰。越于也。呂刑鄭注曰。越於也。孟子趙注曰。越于皆於也。庭桉。越之為於。亦聲近假借字。釋詁曰。茲此也。廣雅曰。茲今也。釋詁曰。蠢動也。釋詁又曰。蠢



作也。魏三體石經遺字曰：粵越字同。載即蠡之古文。見說文。說文引周書曰：我有載于西。未審是何經之異文耳。偽孔傳曰：於此蠡動。莽大誥曰：於是動。此用三家今文訓詁字代經字也。經言龜兆先告其難。至於此日而果蠡動矣。是大寶龜之靈也。腴當讀為殄。古字通。燕禮注曰：古文腴皆作殄。詩新臺箋曰：殄當作腴。新臺疏曰：腴與殄古今字之異。釋詁曰：殄絕也。庭按殷小殄謂殷紂已滅。武庚猶存。但小殄耳。未至大滅絕也。偽孔傳曰：言殷後小腴之祿父疏曰：小腴之是小貌也。馬融曰：腴至也。鄭注曰：腴謂小國也。王肅曰：腴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皆非矣。誕當讀為但。古字如此。說文曰：誕詞誕也。詞誕即今但字之義。淮南說山：媒但者非學謾也。注曰：但猶詐也。然則媒但之但即今誕字之義。此二字互易。古今字之變也。今考書詩中所有誕字皆詞誕之誕。今人所用但字爾。釋詁曰：誕大也。蓋取於三家今文之誤解。與經不合。不當據之。己詳盤庚中篇。偽孔傳曰：大敢紀其王業。非矣。疏曰：紀經紀釋詁曰：叙緒也。楚詞涉江注曰：緒餘也。莽大誥曰：誕敢犯亂祖宗之序。此用今文讀紀為犯字。

形之誤也。天降威謂天降雷風之威。與上經同。王肅注。偽孔傳。皆曰。天降威。謂三叔流言。當誅伐之。言誅三叔。是天下威也。非矣。莽大誥曰。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咎災。此用今文解。讀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八字為壹句。意乃以天降威為寶龜之美號也。元非矣。馬融注曰。疵。瑕也。釋詁曰。疵。病也。庭按。反風起禾。歲則大熟。是周國未有疵癘。而民無不安也。但遠人傳聞不審。以為天降雷風之威。則知其國必有疵。其民必不安矣。言武庚不知而自言知之也。偽孔傳曰。曰予復。祿父言我殷當復。庭按。復字句絕。言恢復殷國。莽大誥作反復。必用三家今文。以復反連讀也。非矣。鄙當為圖。說文曰。圖。魯也。是鄙。吝之鄙。古字但作圖。而一切經音義引詔定古文官書曰。圖。圖二形同。是古作圖字。亦省為圖也。此二字同形。讀者溷之。僖三十年左傳。越國以鄙遠。鄙亦當作圖。讀為圖。可與此經相證也。詩常棣傳曰。圖。謀也。反圖。我周邦。謂殷反欲謀伐周國也。偽孔傳曰。反鄙。易我周家。疏曰。鄙。薄輕易也。非矣。莽大誥曰。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此用三家今文。亦讀圖為鄙。而聲誤作弼。莽因以佑字代之也。



无○非○矣○。配○予○惟○予○小○子○臨○天○下○若○涉○於○深○水○不○可○以○無○舟○楫○故○惟○予○徯○徯○和○得○即○  
公○以○歸○是○我○所○恃○以○濟○於○水○而○傳○於○陸○也○昔○周○公○傳○相○前○人○武○王○以○受○天○命○茲○予○不○  
敢○忘○大○功○而○公○所○為○三○年○居○東○者○以○予○小○子○不○敢○比○前○人○臣○周○公○也○天○以○周○公○居○外○  
降○下○雷○風○之○威○乃○啟○金○縢○而○審○卜○用○武○王○所○遺○我○之○大○寶○龜○而○即○命○焉○大○寶○龜○將○天○  
明○意○如○介○紹○之○傳○命○不○復○告○雷○風○之○意○而○以○難○告○曰○有○人○將○為○大○難○以○向○西○土○西○土○  
人○亦○與○其○事○將○不○安○靜○矣○龜○兆○既○有○是○言○至○於○今○茲○果○蠱○之○然○動○矣○殷○家○為○亡○國○之○  
遺○王○業○雖○已○小○絕○但○猶○敢○經○紀○其○緒○餘○不○自○知○殄○絕○也○以○天○降○我○雷○風○之○威○必○知○我○  
國○有○疵○癘○而○民○不○康○食○乃○大○言○曰○我○將○復○殷○矣○不○惟○復○殷○也○反○欲○圖○謀○我○周○邦○  
今○蠱○今○翼○日○民○儀獻○有○十○夫○予○翼○以○予○救○寧○武○圖○功○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偽孔傳曰。今翼日。今之明日。金滕偽孔傳曰。翼明也。庭按翼當假借讀為二。謂第二日也。第二日即明日。而翼之字義不當訓為明也。論語鄭注曰。獻猶賢也。偽孔傳曰。四國人賢者。有十矣。疏曰。以獻為賢。庭按尚書大傳引書曰。民儀有十夫。不同者。獻與儀古聲近通用字也。古讀儀音若俄。說文櫛字。即由櫛之櫛。从木獻聲。是獻儀聲不遠矣。郊特牲注曰。獻讀當為莎。齊語聲之誤也。周禮司尊彝注曰。獻讀為摩莎之步。齊語聲之誤也。鄭司農注曰。獻讀為儀。二。酌言威儀多也。司農注尤可證獻儀音同。而尚書古文為獻。今文為儀。非不同矣。莽大誥作民獻儀。蓋用三家今文作民儀。而寫漢書者。復據古文。私記獻字於旁。因而誤入正文也。據孟康注曰。民之表儀。謂賢者。此解民儀為賢者。而不解獻字。是古本漢書無獻字也。呂氏春秋處方注曰。儀望也。今據獻與儀同。則民獻者。民之望也。臯陶謨。萬邦黎獻。謂萬國黎民之望也。論語。文獻不足。謂記載舊文。老成宿望之人。皆殘缺凋零。不足以考信也。黎獻。文獻。民獻。皆當讀如儀。傳疏以今音通之為賢。意雖未遠。失古讀矣。且十夫皆周家賢智。



大臣非四國之人也。亦非民也。可以謂之民望。而不可謂之賢民。更不可謂之民賢。若王謂賢臣曰民賢。不辭甚矣。且十夫功德不細矣。豈宜姓名湮滅。無一傳者。此亦必不然之事也。據下經又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十人即此十夫也。十夫當武王之時。獨知周有天命。則皆佐命大功臣也。非亂臣十人。而誰乎。襄二十八年左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昭二十四年左傳引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馬融注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融此說非有考據。直以論語有婦人而意之也。夫婦人亦人。也有婦人不可謂九人而已。而婦人非夫也。有婦人則不當謂之十夫。經既曰民獻有十夫。是必不得有婦人。論語婦當為歸。草書形似故譌耳。有歸人焉。謂膠鬲也。歸人者。猶言降人也。膠鬲是殷家之臣。歸降於周。不可謂周土生人。故曰亂臣十人之中。有歸人焉。則周之才。惟有九人而已也。然則民獻有十夫。謂周公召公太公。

畢公榮公太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膠鬲也。孔疏曰：四國民內賢者十夫來翼佐我。周十人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有先見之明，知彼必敗，棄而歸周，公喜其來降，舉以告衆，謂之為賢，未必是大賢也。此疏拘牽偽孔於經文外，妄增虛談，愚誣之甚者也。予翼二字為一句，言十夫輔翼予也。釋詁曰：予，曰也。詩東門粉曰：穀旦于差。六月曰：王于出征，車攻曰：之子于苗。小弁曰：我獨于罹。桓曰：於昭于天。箋皆曰：予，曰也。宣十二年左傳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注曰：予，曰也。庭按：予，曰聲轉字。今山西人語人姓予，謂之姓曰此爾雅之遺音矣。鄭杜誤引釋詁，俱未有當。惟此經予當讀為曰，真釋詁所謂也。以曰猶以為也。述十夫之言也。莽大誥曰：予敬呂終於此。用今文訓翼為敬，讀予為於，皆非矣。釋言曰：救撫也。洛誥鄭注曰：救安也。庭按：寧武謂武王也。上經曰：寧王。下經曰：寧王。曰：前寧人皆言武王也。偽孔傳曰：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非矣。莽大誥曰：謀繼嗣圖功，似用今文訓救寧武為謀繼嗣也，亦非矣。偽孔傳曰：大事戎事也。釋詁曰：休美也。廣雅曰：休喜也。庭按：救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



此二句即十夫翼王之言也。以為周既克殷而武庚猶存天下未定於一是武王之圖功未終也。今因其蠢動而征之遂黜殷命可以救定武王之圖功永終大業為我周家之美慶故我不以弭兵無事為福而惟以國有大事為休也。舊注皆不能明也。朕卜并吉言十夫既謀之我又以大寶龜卜之乃并是吉也。鄭注曰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據經文不言卜三龜鄭注非也。今日殷人蠢動今之第二日我國中賢智大臣為民所儀望者有十人焉。咸輔翼我以進其計曰寧考武王之圖功未終殷人猶有國有民非我周家之福也。宜因其蠢動之罪遂東征黜殷王之命以救定我寧考武王之圖功是我周家之休美也。為我周家之計惟有戎兵大事則有休美非以無事為休美者也。十夫之言既然我又以寶龜卜問吉否。龜兆告我亦并是吉。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

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  
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  
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肆舊讀若四。據說文作肆。从長束聲。則當讀若常棣之棣。堯典肆類于上帝。說文引作𡗗類。是則肆𡗗字同也。𡗗从二弟。讀若弟。則𡗗亦當有弟音。與棣聲同也。呂刑曰。羣后之逮在下。墨子尚賢作羣后之肆。在下是肆逮同音。古書有明驗也。周禮小字注曰。肆讀為𡗗。𡗗之聲與弟最近。肆音弟。故假借讀𡗗。此鄭君識古音也。哀十六年左傳曰。第我死。史記孫吳傳曰。君弟重射。第弟皆肆之。假音而諸儒遂無知之者。司馬相如傳。長卿弟俱如臨邛。文穎曰。弟且也。郭璞曰。弟發語之急耳。陳勝傳。藉弟令



母斬。蘇林曰：弟且也。師古曰：弟但也。今俗人語稱但者，急言之，則音如弟。酈食其傳：第言之。師古曰：第但也。外戚傳：夫人弟一見我。師古曰：弟但也。五帝紀：顧弟弗深考。徐廣曰：弟但也。史記漢書見此者，非一。又蜀都賦曰：弟如滇池。不詳者，多以為字誤。學者安可不博觀乎？丙吉傳：西曹地忍之。李奇曰：地猶第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之急也。然此諸家知弟第地同意，而不知弟第地皆肆之假音，是以肆字音義遂不可知矣。釋詁曰：肆故也。周語叔向曰：肆固也。固故古字通。又通為姑。白虎通曰：姑者故也是矣。詩卷耳傳曰：姑且也。固故又通為顧。皆以音同故也。淮南說山注曰：顧反也。今考尚書中肆字，有語意若弟且也者，是姑且之義也。有語意若弟但也者，是顧反之義也。皆爾雅國語之舊訓，而諸家自不察耳。己詳堯典篇盤庚篇。此經以諸侯大夫皆不欲征，故發語用肆字，乃轉詞也。弟但之意也。偽孔傳：莽大誥皆以肆為故，非矣。廣雅曰：友親也。庭按：稱諸侯曰友，邦君者，優尊之稱也。疏讀友為有，非矣。越當讀為若，古聲近假借字也。張丞相傳集解引晉灼曰：若預及之辭。疏曰：尹氏即官氏。

也。廣雅曰：尹官也。庭桮，尹氏是百官之總稱。為卿為大夫，皆官氏也。庶士，謂眾卿士也。御事，治事者，謂大夫也。詩桃夭傳曰：于往也。廣雅曰：逋亡也。又曰：逋竄也。禹貢鄭注曰：播散也。偽孔傳曰：殷逋亡之臣，謂祿父。庭桮，偽孔非也。殷謂祿父逋播臣，謂管蔡。奄君，畔散而不為臣者耳。晉語注曰：反報也。庭桮，此言諸侯及卿大夫莫不反報我言，極道不可征之意也。艱大以下，全述其反報之言也。偽孔傳曰：叙其情以戒之。莽大誥曰：今國君或者無不反曰：云々。此皆用三家今文解，謂諸侯卿大夫實無反報，不可征之言，而王測其意，或欲云然耳，非也。艱大言其事甚艱難，而又重大，非可輕易為也。民不靜，言西土之人驚擾不安也。莽大誥作民亦不靜，此用今文異字，由聲誤也。在王宮，言反者是王一家之人也。在邦君室，言是周公同氣之親也。越予小子，考翼越於也。於成王為父之輔，翼言是武王之親弟也。偽孔傳曰：於我小子先卜敬周道，此乃訓考為卜，翼為敬，非矣。莽大誥曰：於予小子族父敬不可征，此用三家今文讀，越予小子考為一句，翼不可征為一句，亦非矣。不可征，言管蔡不可征也。詩



葛覃傳曰害何也此經言王以管蔡之故何不違卜而止征乎偽孔傳曰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王室有害故宜從卜非矣莽大誥曰帝不違卜此漢書寫本脫害字非今文之誤而師古注曰卜既得吉天命不違亦甚謬也但我以十夫之謀徧告於我友邦之君及在朝官氏衆卿士之職與治事之大夫且曰予卜征而得吉矣予惟是用爾衆國之加往伐殷後祿父與周人之通亡播散而不為臣者爾衆國君及衆卿士之職治事大夫乃無不反報我曰東征之役甚艱難甚重大不輕易也將恐西土之人驚擾而不靜也亦惟反者貴近天潢在王之宮連體宗公在邦君之室於予小子為叔父之親父之輔翼此事之所以征征之恐不利焉王何不違卜而止征矣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鯨寡哀哉予造天役

遭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

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患于恤不可不成乃寧

# 考圖功

肆讀曰弟已見上文。偽孔傳以肆為故。莽大誥用今文解詁亦以肆為故。皆非也。永思長念也。念之深長。非淺近之慮也。嗚呼。莽大誥作烏虜。同允蠡二字為一句。鰥寡哀哉四字為一句。言今日不征而四國允果蠡動民不聊生。鰥寡可哀憐也。莽大誥曰誠動鰥寡。此用今文。讀允蠡鰥寡為句。非矣。造當讀為遭。古字假借。莽大誥曰予遭天役。是古文為造。今文為遭也。文侯之命曰嗣造天丕愆。王肅注偽孔傳俱以造為遭。周本紀集解徐廣曰兩造具備。造一作遭。皆遭字同之驗也。華嚴經音義引韓詩傳曰遭遇也。淮南本經注曰役使也。庭按天役謂天之科發差役也。偽孔傳解造為為。云我周家為天下役事。非也。馬融曰造遭也。亦非矣。詩北門傳曰遭加也。庭



按遺大謂以役之大者加遺之也。詩抑箋曰：投猶擲也。庭按：投艱謂以役之難者投擲之也。莽大誥曰：遺大解難於予身。此用今文以投為解。舍猶言卸也。卸於予身與投意同也。呂刑鄭注曰：越於也。釋詁曰：卸我也。莽大誥曰：不身自卸。此用今文訓卸為身也。身亦猶我也。釋詁曰：恤憂也。周禮大司徒鄭司農注曰：恤謂相憂。庭按：不卸自恤，不豈不也。管蔡伏辜，是我家之禍凶。然以天役艱大，不能相全，我豈不痛念家事，自相憂恤耶？偽孔傳曰：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非也。詩蕩傳曰：義宜也。庭按：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十五字當為一句。以義言之，設如我以自恤之故，不欲征，宜當爾諸侯國君及爾眾多卿士官氏治事大夫相與慰安，我意勸我征也。越讀為若。及也。見上文。偽孔傳曰：乃欲施義於汝，非矣。莽大誥曰：予義彼國君眾陵侯，上書曰：云云。莽既依放尚書，必用今文解詁。以國君卿大夫實有綏王之言，而王義之也，亦非矣。必當為閑。詩載馳傳：閑宮傳：皆曰：閑閑也。無閑于恤，言無宜以自恤之憂，閑其事而罷其征也。偽孔傳曰：無勞於憂，乃以勞字釋必字。

誤矣。疏曰：無勞於憂，令我無憂。四國衆國自來征之，皆非矣。寧考謂武王也。為成王之考，而有安天下之功，故曰寧考。偽孔傳曰：寧祖聖考文武所謀之功。疏曰：寧即文王考，即武王，皆非矣。寧考圖功，下舊有己予至王基五十一字，與上下文不協。當是下經錯脫在此。莽大誥用今文，與偽孔同，蓋是伏生之錯簡也。今謹據文意移正。但予小子不用淺近之言，而獨深長思念於此難。曰：嗚呼，予若不征，反者允信蠢動。天下之民騷然，鰥寡受難，可哀也哉。予既遭遇天之役，使天以其役之大者，事之艱者，加遺投擲於我身。於我沖人，承天之役，哀救鰥寡，將不能保我親戚，豈不有私憂自恤之心乎？我雖不能自恤，以義論之，猶宜爾。邦君諸侯及爾衆多卿士，官氏大夫治事者，念我憂恤，而用勸勉之言，經定我心，曰：無以自恤之私而閉大事之計也。乃寧考武王之圖功，不可坐視其覆敗而不終成之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閔災。



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  
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  
攸圖功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  
前寧人攸受休畢

莊二十九年公羊傳注曰舊故也無逸鄭注曰舊猶人也偽孔傳曰久老之人知故  
事者庭桉玉當讀為不古字通雅引陳士元曰馬融本作不克遠省今据恭大誥  
亦為不克遠省此用三家今文讀也皆是矣偽孔傳曰省識古事庭桉寧王武王也  
爾是先朝故舊之臣縱復不能遠識古事而武王之勞勤天下是爾所親見而知之

者哉。偽孔傳以寧王為文王，非也。荀子王霸注曰：若如此也。莽大誥曰：若此勤哉。此用三家今文，亦訓若為如此也。說文曰：閉，閉門也。庭按：閉門是秘密之意，故閉，祕字通。詩閔宮傳：訓閔為閉。太元衆注亦訓祕為閉。說文訓祕為神。閔宮箋亦訓閔為神。此二字通用之證也。偽孔傳曰：閔，慎也，非矣。釋詁曰：祕，慎也。廣雅曰：慎，敕也。又曰：必敕也。廣雅疏證曰：必當為祕。酒誥：厥庶邦庶士，汝劼祕殷獻臣。汝與聽朕，祕皆戒敕之意也。偽孔傳以祕為勞，云天慎勞我，莽大誥作天祕勞我，此用今文讀閔為祕，又誤祕為勞，皆非矣。詩殷武箋曰：所猶處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注曰：所猶時，齊人語也。庭按：天閔，我成功所言天祕，密戒敕我以伐殷之期，是我成功之時也。寶龜紀天明而告之，即天之祕密戒敕之也。極讀為亟，古字通。詩北風傳曰：亟，急也。淮南精神注曰：極，急也。釋詁曰：卒，終也。庭按：寧王圖事，謂武王克殷之事也。偽孔傳曰：文王所謀之事，非矣。肆，古音若第。呂氏春秋士容注曰：化教也。詩野有死麕傳曰：誘道也。燕刺王傳：無作棐德。師古注曰：棐，古匪字。匪，非也。詩大明傳曰：忱，信也。庭按：我民即



我人矣。對天而言之。故曰我人也。天棐忱辭。具考我民。言天之祐密。我執我非。俾有辭說也。然其辭說可考於我人。蓋十夫所言。即是天之意也。偽孔傳曰。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為天所輔。其成我民矣。此訓棐為輔。考為成。皆非也。莽大誥曰。天輔誠辭。天其累我以民。此用今文。讀與偽孔同。而又訓考為累。亦非矣。前寧人前人安天下者。謂武王也。偽孔傳曰。前文王。非矣。釋言曰。攸所也。庭桀攸當在國功上。下經曰。攸受休畢。二文語意同也。莽大誥亦曰。圖功所終。是三家今文已倒誤此字矣。今謹据下經乙正。一切經音義引蒼頡曰。用以也。釋詁曰。勤勞也。庭桀天亦惟用勤懇我民。此三轉語也。始言天教我矣。又言我第化誘爾也。天之教我。非信有辭說。乃其辭說考之於我人可知耳。又言天之教我。亦非不信有之也。我人憂勤自勵。亦惟天用憂勤之事。教之也。偽孔傳曰。天亦勞慎我民。欲安之。非矣。莽大誥曰。天亦惟勞我民。以一勞字。代用勤懇三字。亦謬誤也。若有疾成王。自言前時有疾病。自念大事未定。將不能。有為也。心之憂勞。百倍於常時。若此者。是天以憂勤教之者也。下經曰。若昔朕其

逝○設○言○昔○日○若○不○起○此○病○而○長○逝○也○大○雅○曰○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言○成○王○少○時○病○而○不○害○也○故○古○文○說○成○王○少○時○病○蓋○亦○有○所○聞○之○非○盡○無○稽○也○偽○孔○傳○曰○如○人○有○疾○欲○已○去○之○非○矣○釋○詁○曰○休○美○也○疏○曰○畢○終○也○莽○大○誥○曰○所○受○休○輔○似○用○三○家○今○文○畢○作○弼○而○訓○為○輔○非○矣○王○又○曰○爾○惟○我○周○之○舊○人○爾○縱○不○能○省○記○遠○古○然○爾○親○見○近○今○事○尚○知○寧○王○之○圖○功○若○此○勤○哉○今○日○天○命○伐○殷○祕○密○教○我○成○功○時○我○受○天○密○教○何○敢○不○亟○終○竟○寧○王○之○圖○事○乎○第○我○亦○大○槩○化○誘○爾○邦○君○也○天○之○密○教○非○信○有○辭○說○乃○其○辭○說○可○考○於○我○人○蓋○十○夫○之○言○是○天○意○也○我○受○人○言○傳○天○之○意○何○為○其○不○於○前○寧○人○之○所○圖○功○而○終○成○之○乎○且○天○之○密○教○亦○何○嘗○非○信○有○之○也○天○亦○惟○用○我○人○之○憂○勤○戒○敕○於○我○人○者○也○如○我○日○前○有○疾○病○大○懼○事○之○不○終○憂○勤○之○心○彌○篤○此○非○天○以○有○疾○敕○我○於○憂○勤○乎○而○我○何○敢○不○於○前○寧○人○所○受○天○休○而○終○畢○之○乎○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



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厥父蓄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肆予曷敢不越卬救  
寧王大命若<sup>皇</sup>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sup>觀</sup>勸弗救

釋詁曰逝往也方言曰逝往也逝秦晉語也文選謝宣遠張子房詩注曰逝謂死也  
庭按古人諱言死謂之逝者蓋是往去之意爾此因上經有疾而言設若昔者我遂  
不起此病而長逝也偽孔傳曰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非也釋詁曰艱難也庭按朕  
言艱為一句我未終武王之業而逝去則我之愧負難言之矣偽孔傳曰我所言四  
國之難備矣日思念之以朕言艱日思為一句非也莽大誥無若昔朕其逝朕言艱  
二句想為今文三家不能作解而廢此文耶莽大誥曰予思若考作室此用今文三

家以日思屬下句讀是矣。若亦設辭也。釋親曰：父為考。隱元年公羊傳注曰：生稱父死稱考。離騷注曰：父死稱考也。釋言曰：底致也。孟子趙注曰：底平也。少儀注曰：法謂規矩尺寸之數也。釋言曰：肯可也。文選西京賦注引太元宋注曰：堂高也。說文曰：構蓋也。杜林以為椽桷字。庭按作室者先平地為法。又築高成堂。又結構蓋屋。然後成室。此其事之序也。疏曰：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為衍字。庭按文義：矧下不當有弗字。定本誤也。詩卷阿傳曰：翼助也。廣雅曰：翼輔也。庭按厥考翼者。厥考之輔翼。謂其父存時朋友也。偽孔傳曰：其父敬事創業。非矣。是時惟父友能言耳。其父已沒。安復有言乎。有當讀為友。古字通。荀子大略注曰：友與有同義。論語釋文曰：有朋。本作友。明周語注曰：後嗣也。釋詁曰：基始也。庭按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十二字。偽孔本誤在矧肯穫下。疏曰：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一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今謂疏說不然也。作室者為考。是父沒之後也。父沒之後。其子棄基不棄基。則有父之輔翼舊



人見而論之不勝今音之感矣。而菑者為父，則是生存之稱也。父尚生存，而其子弗播弗穫，可謂情事不可謂棄其子有勤惰。父有喜怒，未用旁人為之歎息也。且此文若在矧肯構下，則當云厥考翼若在矧肯穫下，則當云厥父翼耳。鄭王重出，未免一誤。偽孔下有而上無，更為兩失。今據文義，當下無而上有耳。謹依鄭王本增正。韓詩傳曰：菑，反草也。釋地注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詩噫嘻箋曰：播猶種也。廣雅曰：穫，刈也。庭桼，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此又翻轉一意。言父存之日，亦有不終父事者矣。又何論父沒而棄其基者乎？此與上經本非對偶之文。故上經既底法，與厥考翼以下，於此皆無其對。誠以語意不類之故也。諸家皆以厥考翼十二字誤入此下，亦是不明文義之故也。肆讀為第，古音如此。世有弗肯堂構者矣，而又弗肯播穫者矣。第我則何敢然也。呂刑鄭注曰：越於也。釋詁曰：印我也。庭桼，大命謂所受天之大命也。兄當讀為皇。古聲同假借字，無逸無皇曰。漢石經作母兄曰。則皇自敬。漢石經作則兄白敬。此今文以兄為皇之證也。皇考謂武王也。離騷：朕皇考曰伯庸。王

注曰皇美也。父死稱考也。偽孔傳曰：若兄弟父子之家，此偽孔不識古字。謬作解耳。兄加考上考從兄後，此一謬也。下經有伐厥子，無伐厥弟，考之子豈又可說兄之子乎？此二謬也。成王無兄而言兄，不知兄是何人，此三謬也。又釋兄字曰：兄弟釋考字曰父子之家，詞理不通，此四謬也。莽大誥曰：若祖宗，此用三家今文訓兄考為祖宗也。則是今文讀為皇考，豈不明甚矣乎？廣雅曰：友親也。庭按有友，謂有武王所親友之人也。厥子，成王自言是武王之子也。周禮宮正法曰：民宮中吏之家人也。宣十二年公羊傳：廝役虐養。注曰：炊烹者曰養。張耳傳：有廝養卒。蘇林注曰：養，人者也。庭按勸當為觀，字形誤。緇衣引君奭：周田觀文王之德。古文今文觀皆作勸。此書家勸觀相溷之證也。此經言若武王有親友之人，伐其子以兵，武王之愛子不啻愛友也。而武王之吏民廝養，其可曰受伐者子而伐者友，將皆勸觀其勝負而不救乎？今爾奈何曰：考翼不可征哉！此深責之也。莽大誥曰：迺有效湯武伐厥子，疑是三家今文。作迺有交代厥子，而交誤為效，因解為效湯武也。不明甚矣。偽孔傳曰：乃有朋友來。



伐其子民養其勸不救者以子惡故以此四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疏曰民謂父兄為家長者乃有朋友來伐其子則民皆養其勸伐之心不救之何則以子惡故也以喻伐四國雖親如父兄亦無救之者以君惡故也言罪大不可不誅無救所以為克也疏申傳義而皆畧無通理甚不可解矣著述大典如此不慚恥何哉王又曰設若昔時我疾不起遂長逝而去則武王之事未畢而我所負宏多難言之矣我每日思念設若人家父沒之後有其父生前作室未成既平地立法矣其子乃不念創業之勞不肯築而為堂況肯構而成室乎而其父平生故交輔翼之人旁睨而歎息其肯曰我友後人不廢棄其父之基址乎然又不惟是也有其父尚生存自耕田殺草以為蓄而其子乃不肯播種之者況又肯收穫之乎此又甚於父沒而棄基者也第我幼孤不逮父存則不獲勉於播穫而惟懼不克堂構何敢忘寧考武王之所受大命而不於我身救定之乎且子之於父猶父之於子也設若我皇考武王之時乃有所友愛者來伐其子雖友愛猶不如愛子也皇考之吏民所養宜何如救之其可

曰○伐○者○為○友○受○伐○為○子○則○吾○將○坐○觀○勝○負○而○弗○救○之○乎○今○反○者○欲○傾○覆○武○王○之○所○受○命○而○爾○乃○止○我○曰○考○翼○不○可○征○此○非○民○養○之○觀○而○弗○救○者○乎○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嘗○爽○邦○由○哲○亦○

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

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

不○知○天○命○不○易○

表記注曰肆猶放恣也襄二十六年左傳注曰肆放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注曰肆展放也論語苞注曰肆者極意敢言之也庭按肆哉承上經民養觀弗救歎而言曰觀



望不前。乃如此。甚恣肆。而無所畏忌矣哉。深非之也。偽孔傳以肆為故。曰。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以告諸侯。及臣下御治事者。非矣。莽大誥師古注曰。肆。陳也。勸令陳力。亦非矣。爽當讀為嘗。之古音若裳。與爽聲近。故相假借。楚辭招魂曰。露雞臙蠆。厲而不爽。些。屬之言列也。言衆味陳列於前。而不徧嘗也。大招曰。煎醑臙爵。遽爽存只。遽與據通。據按也。按序。少嘗餘者存之。而不食也。康誥曰。爽惟民迪吉康。又曰。爽惟天其罰殛我。爽惟皆讀為嘗。惟嘗惟。即嘗思也。道德經曰。五味今人口爽。莊子人間世曰。啗其葉。則口爛而為傷。老之爽。當讀為莊之傷。古字嘗傷聲同。亦可證爽之古聲也。古書用字。假借無定。後儒不能盡識。則以為詰屈聱牙。苟識其字。皆常語耳。哲當為吉。蓋吉誤為詰。哲字同。因而轉寫為哲。已見上經注。上經吉誤為哲。由誤為迪。又誤以迪哲為哲迪。最難考正。賴康誥吉字不誤。惟由誤為迪。而此經由字不誤。惟吉誤為哲。是足以互證而各得之矣。嘗邦由吉。言爾諸侯大夫。嘗在武王之世。及見周邦無難人。由吉康之時也。偽孔傳曰。有明國事用智道。非矣。莽大誥曰。其勉助。

國道明。此用三家今文。已誤為由哲。而訓為道明。又訓爽為助。皆非矣。偽孔傳曰。十人蹈知天命。謂民獻十夫。庭按此言由吉之時。亦惟民獻十夫。能知道天命在周。如爾等者。皆不知也。越於也。裴非也。忱信也。其在於天。非是信有言語。以命於周。故惟十人知之。爾不知也。爾當其時。但為不敢妄言。沮眾變易大法耳。非知天命在周也。偽孔傳曰。於天輔誠。汝天下是知。無敢易天法。疏曰。若易法無信。則上天不輔。故無敢易法。皆為謬說。庭不能曉也。莽大誥無越天。裴忱爾時。罔敢易法二句。亦為今文讀此經。原無意義。脫漏一二句。無所在也。詩節傳曰。庚午也。庭按宗室不和。三叔作難。是天降乖戾於周邦也。偽孔傳以降戾為下罪。非矣。叛人有罪。豈曰周邦之罪乎。莽大誥曰。況今天降定于漢國。此用今文。訓戾為定。尤非也。惟大艱三字為一句。言降戾周邦者。非是小。乖戾乃惟是大難也。上經曰。有大艱于西土。又曰。罔不反曰。艱大。又曰。遺大投艱于朕身。皆與此經同意。蓋以天下有變。謂之大難。非以大難為叛人之稱也。王肅注。偽孔傳皆連下人字為句。曰。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也。莽大誥



曰惟大難人翟義劉信是三家今文亦以大難人為叛人之稱皆非矣人誕鄰三字為一句誕古之但字說文曰誕詞誕也詞誕即今但字意已見上經注詩正月傳曰鄰近也釋詁曰胥皆也方言曰胥皆也東齊曰胥此經言管蔡作難四國並興無論何人但是周家鄰近之邦皆來侵伐於其家此大難之時也偽孔傳曰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也此讀誕鄰屬下句而訓誕為大皆非矣莽大誥曰大逆欲相伐於厥室疑亦大近字形誤為逆未必今文訓鄰為逆也然而已不通矣晉語注曰易變也考工記玉人釋文曰易改也庭桮天命不易言雖有大難天命猶在我周邦不有改變也在昔周邦由吉爾尚不知天命之在周但畏法不敢有異同耳況今周邦有大難天下洵爾將謂天命去矣周不可為矣豈能知天命在周終不改易者哉蓋天命不易亦惟十人知之不可責邦君御事皆知之也其識有所不及故以為不可征亦何足怪乎此乃不深責之辭也偽孔傳曰若不早誅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非經意矣王又歎而言曰嗚呼附下周上坐觀弗救甚恣肆而無畏懼矣

哉○然○爾○眾○國○諸○侯○及○爾○治○事○大○夫○嘗○及○見○武○王○臨○邦○由○用○吉○福○之○時○天○命○在○周○甚○易○知○亦○惟○民○獻○十○人○知○道○周○有○天○命○也○其○在○於○天○非○信○有○言○語○以○命○於○人○是○以○爾○等○皆○不○知○爾○當○其○時○但○無○敢○苟○為○異○同○變○易○大○法○耳○非○能○知○天○命○在○周○邦○也○況○今○日○天○降○乖○戾○周○邦○不○吉○非○止○小○警○乃○惟○大○難○天○下○之○人○但○是○周○之○比○鄰○者○皆○侵○伐○於○其○室○以○爾○觀○之○必○謂○天○命○去○矣○周○敗○矣○亦○不○知○天○命○在○周○不○有○改○易○也○然○則○觀○而○弗○救○者○亦○為○識○有○不○及○故○然○也○曷○足○怪○乎○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予○曷○敢○不○終○朕○敬○天○亦○惟○休○於○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



永念長思也。思念深長。非淺近之慮也。此經言天命不易而何為乃降戾於周興此大難乎。此又非爾所知也。我乃深思長念而得其意。故曰天惟降此大難。欲因以喪殷邦也。又曰喪殷邦終圖功。此武王之休美。天亦惟欲休美武王之事。是以欲喪殷邦也。天惟喪殷。天亦惟休于前寧人。此二句是永念所得天意如是。餘皆因而自明已事也。極讀為至。古字通。已見上經注。于曰也。于曰聲轉假借字。亦見上經注。敢弗于。三字當為一句。從字屬下句讀。舊讀敢弗于從為句。非也。莊十三年公羊傳注曰。從隨也。宣十二 years 左傳注曰。率遵也。庭按指當讀若只。恭大誥作有旨疆土。詩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襄二十四年左傳。昭十三年左傳。俱引作樂旨君子。采菽箋曰。樂只君子。襄十一年左傳。引作樂旨君子。南山有臺箋。采菽箋皆曰。只之言是也。樛木釋文曰。只猶是也。廣雅曰。是此也。今据指旨只同聲假借字。則指者亦言此也。今俗語謂此曰者。即指之聲轉耳。有指即有此耳。偽孔傳曰。率寧人所有指意。以安疆土。非矣。然天命既不改易。而何其降戾於周邦也。我深思長念而知非無意也。念之。

曰殷○不○作○難○則○不○喪○其○邦○天○惟○欲○以○大○難○喪○殷○邦○乎○天○喪○滅○殷○邦○譬○若○穡○夫○之○除○草○穢○必○終○盡○其○畝○而○後○已○我○承○天○意○何○敢○不○終○盡○我○畝○乎○又○念○之○曰○殷○不○喪○則○武○王○之○功○不○終○天○亦○惟○欲○周○遂○有○殷○地○以○休○美○武○王○之○圖○功○乎○夫○休○美○武○王○之○圖○功○是○我○之○事○不○待○問○天○我○何○嘗○亟○信○卜○筮○而○緩○於○義○舉○敢○不○言○曰○從○率○武○王○之○受○休○以○有○此○殷○邦○之○疆○土○乎○設○如○卜○之○不○吉○我○必○東○征○況○今○卜○兆○并○是○吉○乎○爾○奈○何○曰○害○不○違○卜○

已○惟○予○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

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

用○鳴○呼○天○明○畏○弼○我○王○王○基○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

僭○卜○陳○惟○若○茲○



已予惟小子至丕二基五十一字舊誤在上經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下今据文義當在此已恭大誥作熙疑所据三家今文當作配以熙切歎辭也見上經注予惟當作惟予亦見上經注恭大誥曰熙為我孺子之故用今文訓予小子為我孺子也說義雖非然可見今文不倒讀此經也今据以乙正詩楚茨傳曰替廢也釋言曰替廢也說文替即替字亦作替恭大誥曰予不敢僭上帝命用今文替誤為僭非矣上帝命謂天惟喪殷也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也予小子不敢替者予曷敢不終朕畝也予曷其敢弗曰從率寧人有指疆土也皆結上經意天休于寧王至弼我不二基皆極言卜亦不可違結上經矧今卜并吉也文義親切若形影之不可離我安能妄隨漢儒之錯簡不顧聖經之真偽哉相民言助人也今天欲喪殷休美武王是其助我人矣況我既有天命亦又用吉卜乎亦二天偽孔傳曰亦二寧王非也天明天之明意通能傳天之明意以告人上經曰紹天明是也天明畏言卜兆即是天意可畏而不可違也恭大誥曰烏虜天用威輔漢此用三家今文明形誤為用畏聲誤為威又誤

連下文讀天明畏弼我為一句。皆非矣。大戴記保傳曰。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越語注曰。矯過為弼。庭桉弼與拂聲近義通。荀子臣道注曰。拂讀為弼。是也。丕。當讀為不。古字通用。見盤庚金縢。亦見上經立政曰。以並受此丕。基。漢石經殘字作不。不其。今文異字如此。知此經亦必然矣。不。者不之甚者也。上經不成乃寧考圖功。不極卒寧王圖事。不于前寧人攸圖功終。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不越印救寧王大命。不終朕畝。此皆所謂我不。也。今俗語使之不肯。答曰。我不。猶是此經之遺言。爾基當讀為其。亦古聲同通用字。詩昊天有成命曰。夙夜基命宥密。孔子閒居作其命宥密。微子若之何其。鄭注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庭桉弼我不。其言重卜筮。畏天明不敢違卜。可以拂我之。不。其此所以惟卜用。偽孔傳曰。輔成我大大之基業。非矣。莽大誥曰。始而大大矣。此用三家今文。讀為基丕。而訓基為始也。亦非矣。肆讀曰第。古音如此。誕古之但字。俱已見上經注。僭當為替。字形之誤。上經曰。不敢替上帝命。此經曰。天命不替。正是一語。反覆稱之。莽大誥前後二文。俱誤為僭。



用今文說以為僭差。偽孔本此經亦作僭訓為僭差。而上經仍作替字。可證僭皆替之誤也。今當據以改正。陳謂陳卦也。荀子王制鑽龜陳卦。注曰。陳卦謂揲著布卦也。然則卜陳者。乃謂龜與筮也。第我但以爾東征不廢天命。是所亟圖之者。至於卜龜陳卦之事。惟用決嫌疑。定猶豫。若此而已。言我不違卜而亦不極卜也。偽孔傳曰。卜兆陳列。惟若此吉。必克之。不可不勉。非矣。配乎天意喪殷而美武王。惟予小子不敢廢天命而不征。且武王之受天休也。寔自我周之小國。勝殷而興。其時武王惟用卜筮。以能安受此大命。今我征殷。天其助人。而我不惟賴天之助。況亦惟用卜筮。則安有不惟卜用者乎。嗚呼。惟卜能紹天明。我無敢不畏。是能矯拂我之。不使我肯從其爾。奈何曰。違卜也。第我今日。但惟以爾東征。不廢天喪殷之命。是我所汲汲圖也。若夫卜龜陳卦。惟用決嫌疑。定猶豫。不違亦不極。若此而已。

## 多方之誥

周公既東征。誅管蔡。黜殷命。踐奄。君以成王五年歸至洛邑。見四國民遷洛者。作誥以告之。其次序應在大誥後。君奭前。而真孔古文東漢古文。偽孔古文。皆以多方在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諸篇之後。立政之前。皆大誤。鄭注曰。此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君奭之後。即云未聞。鄭君明知其誤。乃不敢正之。何也。今據經文。當移正在此無疑。舊皆題曰多方。編書者從省故也。據盤庚篇亦應補之誥二字。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王周公也。金縢曰。我國家禮亦宜之。自是後。周公有王禮。是成王賜之也。伐奄之役。成王不自行。孟子言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然則王來自奄。是周公明矣。此史臣特著周公之稱王也。偽孔傳曰。王親征奄還。真孔古文序亦曰。成王歸自奄。非矣。疏引鄭注曰。奄蓋在淮夷之地。周本紀集解引鄭注曰。奄國在淮夷之北。杜預曰。奄闕



不知所在。汪氏述學曰：定四年左傳祝鮒云：「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說文云：「郕，周公所誅郕國，在魯。」藝文志：「禮古經者，出魯淹中。」蘇林注云：「里名也。」楚元王傳：「服虔注云：白生魯國奄里人。」奄，郕淹字，竝同。然則奄地在魯之封內矣。庭按：踐奄之後，成王始以其地封魯，蓋是時魯尚未封也。宗周謂洛邑，偽孔傳曰：「鎬京，非也。」召詩曰：「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此可見鎬京但名曰周，不名曰宗周也。祭統：「衛孔悝之鼎銘云：『即宮於宗周。』」此可見洛邑名宗周也。周本紀：「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所謂武王營之，即本紀曰：「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是也。」自武王營周居於洛邑，則洛邑名為宗周矣。此周公自東來歸，至於洛邑，作誥告四國遷人，則猶未至鎬京也。成王作大誥之後，命周公稱王東征，三年而功畢定。惟時五年夏五月丁亥，王乃自商奄歸來，至於宗周洛邑。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

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若如此也。周公作誥而文稱王若曰。此見周公稱王也。先稱周公曰者。欲見稱王者。即周公也。史筆如此分明。注家猶自回惑。王肅曰。周公攝政時。稱成王命以告。及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偽孔傳曰。稱周公以別王自告。皆非矣。釋詁曰。猷言也。注曰。猷者道。亦言也。方言曰。猷道也。東齊或曰猷。庭按猷告猶道告也。道告猶言告也。偽孔傳曰。順大道告四方。非矣。詩破斧傳曰。四國。管蔡商奄。庭按管蔡商奄。四叛國也。叛國之人。不可盡誅。故遷之於洛邑。欲以化之。既遷而不靖。故又以言告之。詩皇矣箋曰。方猶鄉也。緇衣注曰。鄉方喻輩類也。庭按多方。謂其人輩類不一。故總呼之曰。爾。四國之中。衆多色目人也。疏曰。四方諸侯。又曰。既言四國。又言多方。見四方國多也。皆非矣。殷侯謂武庚也。殷侯尹民者。武庚所遺之官與民也。此已在四國多方中。又特呼之者。所重尤在殷也。偽孔傳曰。殷之諸侯正民者。非



矣。釋言曰：降下也。賈子禮容語曰：命者制令也。獨斷曰：出君下臣名曰命。庭按：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謂四國人初遷至洛，我今大作告戒，與之更始。爾衆人宜共知之。無得有不聞知也。偽孔傳曰：我大下汝命，謂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非矣。乃見遷民，周公踐位用王禮而作誥文。如此言曰：道告爾管蔡商奄四國多色目人，更惟爾殷侯武庚之尹官庶民。今者我以爾來遷，惟是大降命令於爾。爾宜共知我言，無得有不徧聞而不悉知者。

洪惟音圖音天之命，弗永寅念音于音祀。惟帝降音格音于夏，有

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

于帝之音迪音，乃爾攸聞。厥音圖音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

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狃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

旅○罔○不惟○進○之○共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

欽○剿○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

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義○民○不○

克○永○于○多○享○惟○夏○之○共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釋詁曰：洪大也。惟思也。庭按：洪惟，謂所思深大。二詁亦曰：洪惟我幼沖人，是也。圖當讀為鄒。一切經音義引詔定古文官書曰：圖，𠂔二形同。而說文曰：𠂔，𠂔也。是古作圖字。與鄒𠂔字皆作𠂔形。故易溷淆大詁，反鄒我周邦，僖三十年左傳，越國以鄒遠，鄒皆圖之誤也。此經及下經圖字，皆鄒之誤也。鄒，𠂔聲義通。釋名：鄒，𠂔也。又曰：𠂔，𠂔也。堯典：否德忝帝位。五帝紀作鄒德。論語：予所否者。論衡作鄒者。詩：何人斯箋曰：否，不通也。廣雅曰：否，隔也。然則鄒者，隔塞不通也。洪惟𠂔天之命，弗永，八字為一句。言我大思惟，凡閉塞天之命令，而不通達之者，則不可得永長也。偽孔傳以弗永連下句，曰：大惟為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非矣。寅當讀為演。廣雅曰：寅，演也。文選：西都賦注引蒼頡曰：演，引也。小爾雅曰：演，遠也。庭按：于當為𠂔字，形之誤。宣三年左傳：賈注曰：祀年也。商曰：祀。庭按：寅念𠂔祀，言我遠念𠂔年之事也。夏祀四百，商祀六百。以周公言夏之中葉，已千年矣。格當讀為𠂔。士冠禮注曰：今文格為𠂔。少年饋食禮注曰：古文𠂔為格。据此知格𠂔古今字也。家語問禮注曰：𠂔傳先祖語於莽。

子然則傳語相告謂之嘏。古文皆作格。已見堯典。湯誓。盤庚。高宗彤日。降格于夏。言夏德始衰。天未棄之。降下災異以警告之也。偽孔傳曰。惟天下至戒於夏。以謹告之。此偽孔訓格為至戒也。非矣。誕讀為但。古字如此。說文曰。誕詞誕也。玉篇曰。但語詞也。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聲類曰。但徒也。今考書詩中誕皆但字。無一作大解者。已詳盤庚中篇。誕厥逸。謂有夏不畏天戒。但自如其逸豫也。偽孔傳曰。大其逸豫。非矣。不肯感三字為一句。謂帝降嘏以戒之。固當承之以感懼。而有夏顧不肯也。偽孔傳讀不肯感言于民為一句。曰。不肯憂言於民。無憂民之言。非矣。周語注曰。言號令也。庭按大當作誕。昔人誤訓誕為大聲。又相近。因以訓字代經字。由此致誤也。淫讀曰恁。今俗語如此。曰恁。古作淫。字言于民。乃誕淫昏。謂其號令於民者。乃但似恁昏惑也。終日猶言一日也。勸讀如勸進之勸。恐懼修省。行合天心。則天眷不衰。是能勸於天者也。下經五勸字。一為觀字之誤。其餘者皆勸天也。傳疏以此經勸為自勉。下經勸為勸民為善。皆非矣。釋文曰。迪。馬融本作攸。庭按迪當為直。奴亥切。說文了部曰。



直驚聲也。从了。𠂔省。今本作𠂔。聲。籀文直不省。或曰直往也。讀若了。  
乃往也。可證。直即今之了。部。又曰。直氣行貌。从了。𠂔聲。讀若攸。據說文。直即通字。假借作乃。乃了。直即今通字。假借作攸。直直二字相似。故古書乃攸二字。多相亂者。通二字。皆與迪字相似。故尚書中乃攸迪三字。多相亂者。尚書迪字。自有依本字讀者。有假借讀由者。有為直字之誤者。當讀曰攸。有為直字之誤者。當讀曰乃。隨文辨之。可不惑也。據此經文義。當為不克終日。勸于帝之直。說文訓直曰。驚聲也。訓乃曰。曳詞之難也。驚懼之聲。曳詞必難。此二字聲義皆無殊。非止假借而已也。帝之直。謂天帝降嘏。如有聲詞。可驚懼者也。偽孔傳曰。帝之道。益用今文。讀為迪。訓為道。而解為道說之道。非矣。而疏曰。不能一日行天道也。尤非矣。釋文引馬融注曰。攸所也。亦非矣。圖當作𠂔。讀為鄙。與否同。見上經注。晉語注曰。開通也。論衡曰。麗者附也。庭按民之所附麗者。君也。不克開于民之麗。言不能通於君道也。偽孔傳曰。不能開於民所施政教。麗施也。非矣。釋詁曰。崇重也。庭按乃大降罰於民。崇亂有夏。言天罰有夏。

重降禍亂也。偽孔傳曰：桀乃大降罰於民，重亂有夏，非矣。東京賦薛注曰：因仍也。疏引鄭王注皆以甲為狎。庭按：甲狎古通用。詩花蘭能不我甲，韓詩作能不我狎，是則今文為狎，古文為甲。故毛詩傳曰：甲狎也。此即讀甲為狎，非訓也。釋詁曰：狎，習也。易繫辭傳虞翻注曰：內初也。廣雅曰：內裏也。庭按：有夏先自生亂，天乃降亂以重之。自亂由內而生者也。重亂從外而至者也。彼其因仍狎習於內亂，則不復懼外亂之重來者矣。鄭注曰：習為鳥獸之行，於內為淫亂。王肅曰：狎，習矣，異於內外為禍亂，皆非矣。偽孔傳曰：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於二亂之內。疏曰：甲聲近夾，古人甲夾通用，桀身夾於二亂之內也，元非矣。詩定箋曰：靈善也。鹿鳴箋曰：承猶奉也。易歸妹虞注曰：自下受上稱承。庭按：旅當讀為臚。古字通。士冠禮注曰：古文旅作臚。周禮司儀注曰：旅讀為鴻臚之臚。莊子外物：大儒臚傳。向秀注曰：從上語下曰臚。叔孫通傳：臚句傳。蘇林注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周官司儀旅擯。鄭眾注曰：旅謂九人傳辭。然則旅即天之傳語也。不克靈承于旅，謂不能善承天之臚語耳。偽孔傳曰：言桀



不能善奉於人衆。非矣。君之使民。不可曰承。而況曰靈承乎。上下之分。何可倒也。且此語。何可使殷民間也。是時殷民屢不靜。亦周公不克靈承于旅也哉。丕讀為不已。見金縢。高紀曰。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注鄭氏曰。主進。主賊斂禮錢也。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字本作賁。又作賸。古字假借為進。陳遵傳曰。數負進。又曰。可以償博進未。注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呂不韋傳。進用不饒。索隱引小顏曰。進者財也。庭按。恭當讀為共。古字通用。臯陶謨。愿而恭。夏紀作愿而共。甘誓。惟恭行天之罰。夏紀作惟共行。牧誓。惟恭行天之罰。周紀作惟共行。君奭。大弗克恭。上下。王莽傳作大弗克共。上下。詩巧言。匪其止共。韓詩作匪其止恭。釋詁曰。共。具也。周禮羊人注曰。共。猶給也。甘誓。偽孔傳曰。恭。奉也。此亦讀之為共。故為供奉之義也。罔不惟進之共。言惟賊斂錢物。以供奉侈靡。天下諸官無有不然也。偽孔傳曰。無大惟進恭德。非矣。釋詁曰。洪大也。庭按。舒當讀為茶。荀子大畧注曰。茶。古舒字。襄二十三年左傳。晉魏舒。史記索隱引世本作茶。方言曰。倩。茶。借也。郭

注云茶猶徒也。廣雅曰茶僭也。廣雅疏證曰茶蓋賒之假借字。茶賒古聲相近。說文賒貫買也。貫貸也。賒貸義同。故訓僭也。廣雅疏證說是。方言郭注非矣。此經舒字亦賒之假借字也。洪舒言大賒貸也。偽孔傳云大舒情於治民非矣。說文曰饗饗貪也。或从口刀聲。作叨。文十八年左傳賈服杜注皆曰貪財曰饗。庭樞憤假借字。說文至部引作叨。堊曰堊忿戾也。讀若摯。庭樞曰當為曰字形誤。孟子放勳日勞之。丁公著音云日或作曰誤。士喪禮注曰古文曰為日。皆古書曰日相溷之證也。詩角弓見睨曰消。韓詩及劉向傳作聿消。抑曰喪厥國。韓詩作聿喪。大明曰嬪于京。釋親注作聿嬪。七月曰為改歲。食貨志作聿為。皆据韓詩也。是則古文曰即今文聿也。穆天子傳注曰聿猶曰也。文選江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聿辭也。釋詁曰欽敬也。叨憤曰欽。四字為一句。言所專用者惟是叨貪忿憤之人。聿為欽崇也。偽孔傳讀亦惟有夏之民叨憤句。日欽劓割夏邑句。曰有夏之民貪叨忿憤而逆命。於是桀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非矣。說文引之曰有夏氏之民叨堊。此据東漢古文而句讀亦與



偽孔同皆非也。剗割夏邑謂使叨憤之人。鄧喪夏國如剗截而剗剗之矣。釋詁曰殄絕也。僖二十八年穀梁傳曰。界與也。公羊傳曰。界者何。與也。庭按。惟天不界。為一句。與多士同也。純字當屬下句。鄉射禮注曰。純猶全也。庭按。今俗語尚謂全曰純也。義當讀為俄。古聲同。通用。廣雅曰。俄衰也。疏證曰。俄又通作義。多方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言桀用多方。傾衰之民。故不能長年多享國也。立政。茲乃三宅無義民。言三宅之民中得無有傾衰之人居之者乎。呂刑。鵠義。姦宄亦言。鵠張。俄衰也。昭三十一年左傳。不為義。疾言不為。俄衰。負疾也。庭按。文十八年左傳。掩義。隱賊言。掩藏。俄衰之人。隱匿盜賊之姦也。此又一證也。疏證以廣雅通經傳。皆不可易。但引此經不連純字為句。尚沿舊讀之誤也。惟天之不與夏人。非有異故也。全乃是爾多方。俄衰之人。剗割之故。不永于多享也。經意如此。偽孔傳以惟天不界。純為一句。曰。惟天不與桀。亦已大。又曰。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皆非矣。恭讀為共。猶奉也。已見上經注。多士。謂眾卿士也。大誥。

曰○越尹氏庶士○又曰○越爾多士○多士曰○爾殷遺多士○皆謂衆卿士也○保享于民者○保民而享民之奉也○言夏之多士○大不能明此道也○釋詁曰○胥皆也○東齊曰○胥○檀弓注曰○為猶行也○庭按此言夏多士知虐民而已○至於凡百行事○則大不能通○此天所以不與也○我大思惟凡人○吾塞天命不通帝○謂者必不永年矣○遠念千載之間○夏德已衰○惟天降嘏以警告之○有夏王但自如其逸豫○不肯承以感懼○其號令於民○乃但似恣昏惑○曾不念降嘏之聲詞○固然可驚○而不能一日修省以勸於天也○此非爾之所親見○乃亦爾所嘗聞也○彼其吾塞天命而不能開通於君道○以為民之所附麗○故天乃大降罰於有夏○而重亂之○彼先自生亂○天又重之也○然而天亂從外至○自亂從內生○彼因仍狎習於其內亂○則不復懼天之重亂○終不能善承天戒○竦聽臚傳莫不惟賊錢自供○而大賒借於民間○亦惟有夏之人貪叨不廉○而忿憤不仁者○聿為欽崇而任之○使得斲喪夏國○剗截之剗剗之○而民無主矣○天惟是求民之主○乃大降明顯休美之命○於成湯○而遂刑誅殄絕有夏之國○惟天之不與有夏○無他故也○純乃惟



是爾多加俄親之人。鄭害之。故不能永久於多事也。俄衰之人謂誰。惟是夏之共職。衆卿士。此宜保民而享祿於民者也。乃大不能明知乎此義。不能保於民。不能享於民。而皆惟酷虐於民。彼所明者。酷虐而他無所知。至於凡百行為。則大不能通。此乃所謂俄衰之人也。此天之所以不與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

觀

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

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

簡當為間聲之誤。莊子天運食子苟簡之田。司馬彪作苟間。嚴助傳將軍間忌。淮南王傳作簡忌。此二字互誤之驗也。釋詁曰。間代也。說文曰。代更也。庭按間代義同。此重語也。下經曰。有邦間之。即謂殷間代夏。可以證明簡字之誤矣。偽孔傳曰。大代夏政。王肅曰。以大道代夏為民主。皆訓簡為大。非其文義。然簡代連讀。斷句尚不誤也。作民主。慎厥麗。言民主是民所附麗者。湯作之而能慎於其事也。乃勸厥民刑。當讀為乃觀厥民行。緇衣引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注曰。古文為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注所謂古文。即馬鄭所注偽孔所本。東漢古文也。所謂今博士讀者。即三家今文也。惟緇衣所據最古本作觀。而漢末所見古今文皆作勸。則知書中觀誤為勸者多矣。況此經一觀四勸。文相連比。更令寫者易為溷淆。今據文義。知此非勸字也。孫叔敖碑曰。埋掩其刑。此刑借讀為形也。列子湯問曰。大形王屋二山。此形借讀為行也。刑形行三字皆通用。讀書者見下經有慎罰。句又有要囚殄戮多罪。句。遂誤意定為刑字耳。乃觀厥民行。謂湯既自慎。民乃興行。風



教可觀也。偽孔傳以慎厥麗乃勸為一句，厥民利用勸為一句，曰：湯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非矣。謂以此故能勸於天也。帝乙紂之父也。趙充國傳師古注曰：要遮也。庭桉要囚殄戮多罪，言多罪輕重不同，或要遮之，囚繫之，或殄滅之，戮殺之也。偽孔傳曰：要察囚情，絕戮衆罪，非矣。釋詁曰：辟，君也。庭桉爾君謂紂也。享讀為享，古字同耳。亨通也。不亨，否塞也。嗚呼，歎殷之亡也。與殷人語及其亡國之際，不能無歎息哀傷若人之情也。偽孔傳以嗚呼屬下句，讀為嗚呼王若曰，解為歎而順其事，亦大可笑。天已不與有夏，乃惟成湯能以爾衆多輩類之人崛起而間代有夏。既作民主，自慎其為民附麗之身，而其民亦勉於行，皆有可觀。成湯用此能勸留天之命矣。自成湯以下，至於帝乙，無不顯用具有德之人，慎重於刑罰之事者，亦能用此勸留天之命。其於多罪者，或要遮囚繫之，或殄滅殺戮之，則亦能用此勸留天之命。其於無辜者而開縱釋放之，亦能用此勸留天之命。今至於爾君紂，遂不能以爾衆多輩類之人亨通於天之命而否塞之矣。嗚呼。

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一爾多方。大淫。冒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庸當讀為容易之容。韓詩曰。天天不庸。傳曰。庸易也。此為庸容假借之義也。晉語注曰。釋舍也。鄉飲酒禮注曰。古文釋作舍。三年問注曰。釋猶除也。去也。庭按此經言夏不克永于多享。非天之容易舍去夏也。殷不克享天之命。非天之容易舍去殷也。偽孔傳以庸為用。非也。爾辟。統言夏殷。下經乃分言之曰。有夏。曰爾商後王。此經為對。



天而言之。但云爾辟。猶曰為人君者矣。偽孔傳曰。乃惟汝君紂。非也。大當為誦。注家既誤訓誼以為大。而古法慣以訓字代經字。自謂讀應爾雅。疑其因是致誤也。上經曰。乃大淫昏。多士曰。大淫屑有辭。大皆誼字之誤。多士又曰。誼淫厥汰。語意同。此可據以改正古字。誼與但同。淫與恁同。但恁者。猶言但如此耳。圖當為畱。讀為鄙。通否已見上經注。屑依說文當作屑。與恁字蓋同。釋言曰。恁聲也。釋文曰。恁。郭音與稷契同。字又作涓。說文曰。恁聲也。讀若屑。說文以恁屑為假借字也。然則爾雅釋文之涓字。即屑字矣。漢書武紀曰。屑然如有聞。此明以屑為聲兒也。偽孔本多士曰。大淫汰有辭。釋文汰本又作屑。引馬融作屑云。過也。馬融作屑蓋是矣。其解為過則非矣。釋文屑字疑亦爾雅釋文之涓字。與屑同耳。誼淫畱天之命。屑有辭。九字為一句。言天之命令人君。屑然如有聲辭。是其去之大。不容易而為人君者。但恁否。閉之不聞。天之聲辭也。偽孔傳誤讀以爾多方大淫句。圖天之命句。屑有辭句。曰。紂用汝眾方大為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見誅滅也。皆非矣。又觀其意。

乃以屑為盡。斯又不知為何說也。圖當讀鄔。通為否。不通也。已見上經注。釋言曰。集會也。庭桼享當讀為亨。古字同。易大有曰。公用亨于天子。升曰。王用亨于岐山。道德經曰。如亨大牢。劉熊碑曰。子孫亨之。皆以亨為享。張公神碑曰。元亨利貞。此以享為亨也。易子夏傳曰。亨通也。釋詁曰。時是也。釋詁又曰。問代也。庭桼逸厥逸。上逸當作誕。上經曰。有夏誕厥逸。多士曰。誕淫厥逸。皆可證也。偽孔傳曰。逸豫其過逸。非矣。圖讀為鄔。與上經同。詩天保傳曰。蠲潔也。釋詁曰。烝祭也。釋天曰。冬祭曰烝。庭桼不蠲烝。謂不蠲潔祭祀也。偽孔傳曰。紂謀其政不潔。進於善。此乃以烝為進。非矣。馬融注曰。蠲明也。烝升也。亦非矣。周公王如此言曰。非天容易。舍去有夏也。非天容易。舍去有殷也。乃惟是爾。夏殷之辟君。以爾眾多輩類之人。但德否。閉天之命。任其屑然。有聲辭。而若無聞也。臨當去時。猶屑然。如有聲辭。天之舍去夏殷。豈容易哉。乃惟是有夏。否塞其政治。不會於亨通。故天惟降是南巢之喪。以禍之。而有邦殷。即問代之。乃惟爾殷商之後王。但自如其逸豫。而否塞其政治。不蠲潔以奉烝嘗。故天惟降



是牧野之喪以禍之而我周則撫和遽代之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

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聖天惟求爾多方大勳以威開

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

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時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文選東征賦注曰惟是也鄉飲酒義注曰聖通也釋言曰罔無也釋詁曰念思也韓  
非解老曰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釋言曰克能也庭按惟聖罔念作狂惟狂  
克念作聖言是聖通之人則無有思為狂悖人者是狂悖之人或猶能思為聖通人也

故聖者豈惟無作狂之事而亦無其念也。狂者不能有作聖之功而非不敢有其念也。苟有一念之誠即是自新之路。雖亡國之餘何必非中興之主。此經意也。偽孔傳曰：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非矣。彼其未見聖人，故視聖人之為狂人也甚易。彼其身是狂人，又覺狂人之為聖人也無難。其言曰：桀紂非狂，以不念善故亡。其心蓋又曰：湯武非聖，以能念善故興也。以桀紂為聖，以湯武為狂，非甚狂癡，不作此想。經意不明，又何譏焉。士昏禮記注曰：須待也。鄭注本作須，夏曰：夏之言暇也。庭按：暇當為假。詩皇矣箋曰：天須假此二國。箋用此經語，蓋依今文作假，而古文則假借作夏。鄉飲酒義曰：夏之言為假也。此鄭注所本，可證暇字誤也。偽孔本用今文，經亦假誤為暇，今當讀為假。言寬假其期也。疏曰：須待閑暇，非矣。天惟五年須假之，七字為一句。言周克殷立武庚，又五年而武庚叛，殷國乃滅。周遂代殷，前此五年之間，殷命猶未黜也。是天以五年之期須待之，寬假之，冀其念亂以圖存也。計克商二年，武王有疾而瘳，見金縢。瘳



後又幾年武王喪而流言起。經無年數。又計流言之後。周公居東凡三年而後歸。見東山之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周公歸而東征。又三年乃卒滅殷。見孟子曰。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飛廉是紂臣。紂已誅矣。則其君必武庚矣。以此言之。武庚之立至滅。固當在十年左右。除武王瘳至喪年不算外。克商至有疾二年。又周公居東三年。周公征東三年。已八年矣。豈惟五年而已乎。五年須假之者。謂未流言之先也。流言一起。邪謀已構。即是天已降亂。不可救宥。故斷以流言發難之始。為天意須假之終矣。下經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亦謂流言之後。殷人謀反。有蹤不復奔走臣於周矣。天須假殷人五年而終。殷之奔走臣。周亦五年而變。則是流言之起。在克商五年之後。明矣。而流言起於武王既喪之年。則是武王之喪。在乃瘳之後三年。克商後五年也。又明矣。偽孔傳以天惟五年須假之子孫為句。曰。天以湯故。五年須假湯之子孫。非矣。又解五年曰。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皆非矣。子孫。謂商後王之子孫。即武庚也。誕讀為但。古字如此。見上經注。子孫但作民主。言商後王之子孫。驕侈如故。但云身為人主。不自知為亡國之

餘也。偽孔傳曰：紂大為民主，非矣。說文曰：可，肯字也。庭按：聽當為聖。古字或通。無逸：此厥不聽。漢石經作不聖。樂記：小人以聽過。釋文本作聖過。史記秦始皇紀：皇帝躬聖。泰山石刻作躬聽，皆可證也。周可念聖，言其狂甚，無有肯念作聖之時也。偽孔傳曰：事無可念，言無可聽，非矣。大動以威，即金縢所云：今天動威，謂天大雷電以風也。當時雷風之變，不惟周邦一隅，蓋天下皆然也。故曰：大動以威，然自成王言之曰：以彰周公之德。自周公言之，則曰：求爾多方，開厥顧天，何也？天意實不可知，惟人能恐懼，修省各得其意，而同為靈承帝命者也。鄭注曰：顧，由視念也。詩正月箋曰：顧，猶視也。念也。庭按：殷商子孫，罔可念聖，是不顧念天命者也。天乃求人於爾眾多輩類，庶幾有顧念天命之人，而大動雷風之威以開之。苟或開悟，則識逆順之地，明去就之分，是為克念作聖，何必不可以代殷也。偽孔傳曰：天惟求汝眾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非矣。顧之，即顧天也。言無能顧念此天命者，皆從於武庚之亂也。疏曰：開厥顧天，人顧天也。罔堪顧之，天顧人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堪使



天顧之非矣。我周王謂成王也。旅讀為臚。傳語即天之命也。已見上經。油偽孔傳曰。善奉於衆。言以仁政得人心。非矣。成王遇雷風之變。故金縢之書。知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此靈承之大者也。惟成王能堪顧天。尊用有德。以答謝神明。是為典主神天者也。此事關涉周公。未便自己揚詡。是以渾舉大意。不切實言之。而其言大動以威。則已明指雷風之變。原非隱約之詞。而讀者自不省耳。豈惟自不省哉。今故告之。必又不肯信也。式當為時聲之誤。上經曰。天惟時求民主。下經曰。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語意並同。可以相證。惟時即惟是也。呂氏春秋貴公注曰。教猶告也。釋詁曰。休美也。廣雅曰。休喜也。庭桉大誥曰。我有大事休。又曰。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又曰。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又曰。天休于寧王。皆言勝殷有天下。是周家美大之功。喜慶之事故曰休也。教我用休。謂天告成王使東征。用成大功也。詩簡兮箋曰。簡擇也。僖二十八年穀梁傳曰。昇與也。注曰。昇。上與下之辭。漢書地理志注曰。尹主也。庭桉簡昇殷三字一句。命尹爾多方五字一句。言天簡擇周王。而以殷命

昇之命為爾眾多輩類之主也。偽孔傳讀簡昇殷命為句。非矣。惟聖通人必無有思為狂悖人者。惟狂悖人或有能思為聖通人者。苟能思為聖通人。殷猶民主也。天惟是以五年之期。須待之。寬假之。未有以間代之也。而乃商後王之子孫。驕後如故。但自以為民主。無肯有念聖之意。是不顧天也。天乃求人於爾眾多輩類之中。冀猶有顧念天命者。而大動以雷風之威。欲開悟之。惟爾眾多輩類不知恐懼。敢於黨亂。違天而行。是亦無能顧念之也。惟我周成王。遇雷風之動。威善承於天語之臚。傳堪能親用有德。惟以典主神天。惟時告我東征。用受休美。簡擇而昇之。殷邦命為爾眾多輩類之主矣。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  
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



爾尚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如妻屢不  
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  
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

戰憚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

大罰極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言我代殷為民主。而非敢多為文辭。以誥天  
下。惟當大下教命於爾四國之民也。即上經曰。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是也。偽孔

傳曰。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之君。非矣。詩大明傳曰。忱信也。方言曰。裕道也。東齊曰裕。庭桉忱裕。謂以信實之言。為人道說也。蓋遷人多為說辭。以煽亂眾心。故責之曰。爾應以信實之言。為爾多方。傳共道說。而何為不然也。偽孔傳曰。汝何不誠信。行寬裕之道於汝眾方。非矣。偽孔傳曰。夾近也。既夕禮注曰。在左右曰夾。釋詁曰。介右也。孫炎注曰。介者。相助之義。莊十八年穀梁傳釋文曰。介近也。王莽傳應劭注曰。艾安也。師古曰。艾讀曰入。庭桉享當讀為亨。古字通用。已見上經注。此言爾既屬周。則應夾輔介助。以安我周王之治。以亨通於天之新命。而何為不然也。偽孔傳曰。汝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以享天之命。非矣。畋讀為甸。古字通。詩信南山傳韓奕傳。皆曰甸治也。說文曰。畋平田也。論語孔注曰。惠愛也。詩燕傳曰。惠順也。列子力命注。引字林曰。熙歡笑也。文選劇秦美新曰。庶績咸喜。注曰。喜與熙古字通。庭桉此言遷民至洛。尚得授有世業。所宅者。即為爾之宅。所畋者。即為爾之田。非有流離失業之苦。實應惠順我王。以喜樂天之生命。而爾何為不然也。偽孔傳曰。今汝殷之



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改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  
疑乎○非矣○迪當為妯字○誤詩鼓鐘傳曰○妯動也○釋詁曰○妯動也○方言曰○妯擾也○人不  
靜曰妯○齊宋曰妯○注曰○妯音迪○謂躁擾也○廣雅曰○妯擾也○詩釋文曰○妯敕留反○一音  
迪○庭按○妯有迪音○故此經聲誤作迪○然迪音非古也○妯字古音敕留反○故詩以磬州  
妯猶為韻書以妯屢為疊韻字可見也○屢讀為婁○古字同○詩角弓○式居婁○驕荀子非  
相○作式居屢○驕論語屢空○即婁空○據說文曰○婁空也○故知之○妯婁者○不靜之貌也○偽  
孔傳曰○汝所蹈行○數為不安○非矣○未當為昧聲○近而誤○淮南天文曰○未昧也○太元聚  
注曰○昧迷也○詩烝民傳曰○愛隱也○詩靜女曰○愛而不見○說文引作儂而不見○曰○儂彷彿  
也○方言注引作愛而不見○為愛者○蔽賢之義也○愛儂愛○古字同○爾心未愛○言其心識  
昏昧而蔽愛不達於事也○偽孔傳曰○汝心未愛我周故○非矣○釋言曰○宅居也○呂氏春  
秋上農注曰○居安也○說文曰○肩動作切○也○方言曰○肩○不安也○秦晉謂之肩○論  
語孔注曰○播猶搖也○庭按多方不安於商邑○有叛者○是其不能大安天命也○是肩○



播搖天命也。偽孔傳曰：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非矣。典當為腆。典  
殄腆三字古通用。考工記斲人鄭司農注曰：典讀為殄。詩新臺箋曰：殄當作腆。昭二  
十五年公羊傳注曰：腆厚也。廣雅曰：腆美也。庭按圖：當為鬲。讀為鄙。與否古字通。  
已見上經注。論語鄭注曰：否不也。詩大明傳曰：忱信也。釋詁曰：正長也。郭注曰：正官  
長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注曰：正官長也。此經言爾自為不厚於正長而不信正長之  
厚於爾也。偽孔傳曰：汝乃自為不常。謀信於正道，非矣。史記文紀索隱曰：其發聲也。  
庭按：戰當為憚。字形之誤。晉語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  
鼓聲其罪也。戰以錡于丁寧，傲其民也。襲侵容聲為暫事也。小罪憚之，當為小罪戰  
之。若不然，則戰以錡于丁寧，當為憚以錡于丁寧。此二字必有一誤。倘非國語戰誤  
為憚，定然此經憚誤為戰。可為戰憚二字相溷之驗也。論語鄭注曰：憚難也。庭按：要  
囚之謂要遮之。囚繫之也。此經言爾不忱裕，不夾介，不惠王，不靜，不腆，不大宅天命。  
凡若此，故我惟是其訓教爾。誥告爾也。我惟是其憚於要遮爾。囚繫爾故也。偽孔傳



曰教告之謂訛以文誥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明黨疏曰教告戰要囚謂伐紂之事皆非矣我以尔否忱于正則教告之則教告之而憚于要囚之也至于再三又不用命我乃不又教告之而大罰至之矣此叙遷洛事也有當為又古字通詩長發箋曰有之言又也荀子注曰有讀為又庭桉堯典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十有二州十有二山二十有八載三十有二人有皆古又字春秋書年月亦皆以有為又可證明也殛讀為極古字通釋文本又作極之洪範鯀則殛死釋文本作極死僖二十八年左傳明神殛之釋文本作極之昭七年左傳昔堯殛鯀于羽山釋文本作極鯀釋詁曰極至也庭桉此經言我教告至再至三爾乃又不聽從我命則我不憚要囚之而以大罰至之矣偽孔傳曰我教告戰要囚汝已至再三汝其有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君乃其大罰誅之非矣釋詁曰秉執也康安也寧安也釋言曰速徵也詩行露傳曰速召也釋詁曰辜辜也庭桉此經言既克商後又更極之以大罰不能相與久安嫌於蹂躪而不康寧故曰非我有周執德然也乃爾自速其罪也今我已代殷

為民主○然何敢多為文辭○誥告萬方也○我惟大下命令於爾四國人也○爾四國人也○  
既為我有國○應忱信我事○而裕道之於爾○眾多輩類也○爾何為不然乎○固應夾輔介  
助○入安我周王○以亨通於天之新命○而爾何為不然乎○今爾雖亡國○尚猶授有生業○  
畀爾之宅○爾得宅之○畀爾之田○爾得畋之○非有流離失業之嗟○固應惠順我王○喜樂  
天之新命○而爾何為不然乎○爾乃如婁躁擾○若是其不靜也○爾之心昏昧蔽蒙而不  
開明也○爾乃不委身周王○大安處天命○爾乃屑三動作播搖天命○爾乃自為不厚於  
正○長否信正長之為厚於爾也○我為爾如此○惟時其大下命令以訓教爾○誥告爾也○  
我惟時其憚於要遮○以獲汝囚繫以禁汝故也○爾又不能用我命○至于再三○乃又復  
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有此大罰○以至于爾身不復憚於要囚爾也○非我有周執德  
躁擾不安○乃惟爾不安處○自速大罰之辜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



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附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泉自  
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  
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忘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  
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  
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大介賚爾迪簡在王  
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方言曰。猷道也。東齊或曰猷。庭桉猷告。即道告也。道告即言告也。見上經注。詩棫樸箋曰。士卿士也。庭桉有多方士。謂衆多輩類之中。有舊為卿士之官者。殷多士。謂殷國衆卿士之官也。諸士官。今為遷人降在畎畝。下經曰。力政爾田者是也。然此諸人。舊為民望。故特呼之。與為美言。而責令倡率凡民。無違命也。我監謂管蔡監殷者也。監殷五年。武王崩。流言起。殷不事周。故殷士之奔走臣我監者。正五祀也。偽孔傳曰。監謂成周之三監。今汝奔走來徙。臣服我監。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非矣。王肅曰。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也。偽孔之謬說。本於王肅矣。呂刑鄭注曰。越於也。文選東征賦注曰。惟是也。莊子應帝王司馬注曰。胥䟽也。庭桉伯當為附。古聲之誤也。書大傳引作維。有胥賦。小大政賦。亦附聲之誤。詩縣傳曰。率下親上曰䟽附。尚書大傳作胥附。釋詁曰。正長也。庭桉胥附。小大衆正長。皆三監之屬官也。偽孔傳以胥伯為相長事。非矣。臬當為臬。字形之誤。馬融本作剗。又益誤也。說文曰。臬衆詞與也。引書曰。臬咎繇。則是古文暨作臬矣。五帝紀作與臬陶。是為真孔古文訓暨為與。與說文同。



也。此經爾罔不克，是謂爾及。小大多正，皆有厥勩之歡，無不能與處者，言其和也。爲孔傳曰：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非矣。當管蔡武庚反謀未決之時，蓋嘗與小大多正猜忌生釁，因而發難，殺多正以反其四國之官，或黨於多正者，管蔡武庚必殺之。則已與多正同日遇害矣。有與於爲變而爲多正之讎者，周師勝殷，必殺之。則已與武庚同時伏誅矣。殷亡之後，相隨遷洛者，大都怯懦畏事之人，不敢有所左右者，故周公嘉其和平耳。此事傳記無所見，而經文具在，可以想見事情。如在吾目中，也在多正自爲於蹠，不和於殷人，爾則非其敵，怨惟和好哉。在殷人爲爾同室，亦包藏禍心，不睦於多正，爾則非與同仇，惟和易哉。爾亦不幸處危亂之邦也。若爾之國邑能明治者，則爾可謂能勤其職業者矣。僞孔傳曰：大小多正，自爲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皆非矣。說文曰：忌，憎惡也。說文又曰：基，忌也。引周書曰：上不基于凶德，上尚聲誤。基，忌聲義同也。大招注曰：穆，和美貌。庭，按閱當讀爲脫。古字通。詩：我躬不閱，襄二十五年。



左傳引作我躬不說。魯語求說其侮。注曰說古脫字。詩蟋蟀箋曰掘地解開。說文曰。挽解挽也。酷吏傳曰為死罪解脫。閱挽脫字皆通用。此其明驗也。高紀師古注曰脫。免也。釋名曰甲亦曰介。廣雅曰介鎧也。衛世家集解引賈逵曰介被甲也。庭按此經言爾不黨於亂尚猶不見忌於凶德。亂人亦則以穆之和美處乃職位是以人莫汝忌也。當乃邑謀動甲兵倉卒之變莫保其命而爾能脫免於此難不遭凶害是汝能和平以自全也。偽孔傳曰汝庶幾不自忌入于凶德亦則用敬。常在汝位汝能使我聞具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為大皆非矣。釋詁曰昇賜也。詩鴻雁傳曰矜憐也。庭按介亦大字也。隸書大字作𠂔形似介。因誤讀之易之介福詩之介圭皆當本是大字。誤讀為介也。此經大介亦當本是大。今俗尚有此語甚言其大之詞也。既誤大為介仍訓介曰大故偽孔傳曰我有周惟其大。賜汝此於傳為未失文義。但使經文有湊字不成文之病當改正。釋詁曰賚予也。又曰賚賜也。庭按迪當作直讀為乃即迺字也已見上經注。偽孔傳曰蹈大道非矣。廣雅曰尚上也。又曰尚高也。庭按尚爾



事謂使爾為尊高之事。將不復畋田也。偽孔傳曰：庶幾修汝事，非矣。楚詞：惜誦注曰：服之事也。詩板傳曰：僚官也。周公王歎而言曰：嗚呼！道告爾衆多輩類之中，故嘗為官士者，與殷之衆多官士者。今自我設監於殷，爾之奔走臣事我監，凡五年。於是。我監以下有疏附之人，小大多正，長之官。爾皆相與有殷勤之歡，無有不能與處者。是爾之和也。雖多正，自為矜躁，不和於殷人。而爾則非其敵怨，惟和好哉。在殷人為爾同室，亦包藏禍心，不睦於多正。而爾則非與同仇，惟和易哉。爾亦不幸處昏亂之邦也。向若爾之國邑能明治者，則爾必能勤其職為好官矣。爾與凶德亂賊國居，爾尚猶不為所忌惡，亦則以穆之和美處。乃官位是以人莫之忌也。當乃邑謀動甲兵，倉卒起變，人莫保其生命。而爾能脫於此難，不罹凶害，是爾能和平以自全也。爾乃從是居洛邑，庶幾永遠安業，勤力以政治爾田。天惟當畀賜于爾，矜憐于爾。我有周惟其當大之賞賚，爾不惟賞賚而已。乃簡擇拔擢在王庭，使爾為尊高之事，將不終於畋田而有所服事在於大官矣。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

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

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享皆當讀為亨。古字通。己見上經注。韋賢傳臣瓚注曰。逸放也。廣雅曰。頗衰也。晉語注曰。遠疏外也。庭按此經言。爾衆多。官士是我所重。固應勸彼凡民。信行我之教命。爾若不能勸信我教命。爾亦則是不能通於天之命也。奚啻不能通哉。彼凡民不能勸信。則惟曰是不通於天之命。若爾不勸信。乃惟是放逸自恣。惟是頗衰不正。大自遠於王命。不肯親近者也。偽孔傳曰。汝亦不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疏曰。言民亦不願汝之子孫長久矣。皆非也。釋言曰。探試也。偽孔傳曰。取天



之威非也。太元：測注曰離散也。廣雅曰離分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注曰：「逝遠也。」庭  
按：「逝爾土」當作「爾逝土」。今據文義乙正。言散汝於遠土也。偽孔傳曰：「離遠汝土，非矣。」  
周公王歎而言曰：「嗚呼！衆多官士，爾若不能勸諭凡民，信行我教，命者爾亦則是  
不能通於天之命矣。美帝其不通哉！彼凡民如是，則惟曰不通。若爾非不通也，乃惟  
是於逸而自縱，惟是頗衰而不正，大自遠於王命，而不欲親近者也。則是爾衆多輩  
類，欲探試天之威罰也。我則將以天之罰，致於爾身，散離爾衆，置之遠土，不得居洛邑矣。」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  
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詩我行其野，傳曰：「祇適也。」周書典寶注曰：「適，單也。」庭按：「命」即上經大降爾命，大降爾  
四國民命者也。又曰：「當讀為又日。」曰「日」二字，古書多相溷者，已見上經。又曰：「即明日。」

也。偽孔傳曰：又誥汝，非矣。明日時惟爾初言，今日以前勿論矣。明日之時，是汝自新之始矣。不克敬于和言，多士與衆人處，本自和睦，然宜謹凜王命，勸衆人與共信之。則是敬於所和。若相與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是不能敬於所和矣。不能敬於所和，則自取天罰。故曰：無我怨也。偽孔傳曰：是惟汝初不能敬於和道，故誅汝，無我怨。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非矣。周公王曰：我不是多為文詞，誥告萬方。我惟是單祇告爾四國人，以此命令也。自今日已前，皆勿論。以明日之時，為汝自新之初。我知汝與衆能和，惟當相率以敬，勸信我命，則可矣。若又復相與頗逸，不能敬於所和，則天罰至矣。爾無我怨矣。

## 君奭之誥

周公既東征，黜殷命。成王五年，歸至鎬京。周人咸喜，惟召公不悅。以為周貪天位，乘亂滅殷，終當受其不祥。以此快之，欲避位而去。故周公作此書以留之。東漢古文序。



偽孔古文序俱以君奭在康誥酒誥梓材召誥多士無逸之後多方立政之前甚誤矣今據經文當在此舊題但云君奭今據經文曰予不允惟若茲誥又曰予不惠若茲多誥是此篇亦誥體也故當題曰君奭之誥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

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

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亦不

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曰我民罔尤違惟人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

知○天○命○不○易○天○難○謀○乃○其○隆○命○弗○克○經○歷○嗣○前○人○

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通惟○前○人○光○施○于○

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通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

于○文○王○受○命○

周公雖有五號之寵。惟臨天下。命諸侯則稱王。其非外事則不稱也。故君奭召誥不稱王對同僚也。立政無逸洛誥不稱王對君也。偽孔傳曰。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說文曰。奭盛也。燕召公名。讀若郝。史篇名醜。庭按郝整古音同。魏其傳。兩宮整將軍。漢書作奭將軍。是奭整音同。假借字。故曰讀若郝也。史篇者。宣王太史籀所著大篆十



五篇與古文或異。故爽醜不同也。弔與淑古字通。哀十六年左傳。昊天不弔。周禮太祝鄭司農注。作閔。天不淑。莊子齊物論。弔詭。德充符作淑詭。釋詁曰。淑善也。庭按古語。事之不善曰不淑。亦作不弔。同也。偽孔傳曰。言殷道不至。非矣。天降喪于殷。既降厥命。我有周既受。言武庚已誅。殷命已黜。周已受命為天子矣。我不敢知者。言未必當然。我不敢知其然也。偽孔傳曰。廢興之跡。亦君所知。非矣。太元。瑩注曰。基業也。庭按。字當為保。說文。手古文為采。保古文為保。此二字所以相溷也。釋詁曰。休美也。燕刺王傳師古注曰。裴古匪字。匪非也。詩大明傳曰。忱信也。周語注曰。終畢也。漢石經作其道出于不詳。祥古字通。道則今文之誤也。馬融本作其崇出于不祥。崇終古字通。而馬融注曰。崇充也。非此經之義矣。此經言。我周受殷之命。我不知之。曰其基業永可保于休美也。所以不敢知者。以天非可信也。若天非可信。則美惡俱不信。我亦不敢知之。曰其終竟出于不祥也。偽孔傳曰。順天輔誠。所以國也。非矣。已當讀為以。檀弓注曰。以與已字本同。論語。毋吾以也。鄭本作已也。論語。其斯而已矣。

漢石經作其斯以乎。此經君已曰。言君爽。以為言云也。嗚呼。君乃以為言云。周必不祥。是我所致也。偽孔傳以君已為句。曰。君也。當是我之留。疏曰。己是引聲之辭。既呼君爽。歎而引聲。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皆非矣。上帝命。即上經所謂休也。天威。即上經所謂不祥也。違。如天作孽。猶可違之。違。緇衣注曰。違。猶避也。曰。我民罔尤。句。違。惟人句。恭共古字通。共。猶奉也。班彪傳注曰。上下。謂天地也。天問注曰。遏絕也。庭按。佚當讀為失。古字通。王莽傳引曰。我嗣事子孫。大弗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此用三家今文也。禮運注曰。失。猶去也。詩韓奕箋曰。光。猶榮也。釋詁曰。謏。信也。文選注曰。謏。與忱古字通。庭按。在家二字為一句。言惟燕息在家。而志不在於天下也。天命不易。言得天之命甚難矣。天難謏。言信恃天命。尤不易也。王莽傳。作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謏。乃亡墜命。此今文異字。不必從。恭讀為共。言供奉也。見上經注。此經言。非獨君責我。亦不敢安於上帝之有命。而不長遠。念天之威也。我念之曰。我民尤我。則天威不可違。我民無有尤我。則天威可違。避天威。亦惟人不惟天也。若在我後嗣。



子孫大不能供奉天地絕去前人之光榮而我燕息在家不勞動天下天命無常得之不易信之甚難乃其當墜失厥命不能經時歷年嗣續前人供奉明德矣此固非今日之論也。迪當為適古乃字見多方詩葛覃傳曰施移也。衛綰傳如淳注曰施讀曰移。庭按此經言在今予小子旦之時未是後嗣子孫之時雖予非能有所訓正乃惟是前人之餘光不敢過失尚猶施及於我童子成王必無害也。又曰當為又日字形之誤見多方多士。又曰猶言他日也。鄭注曰人又云王肅注曰重言天不可信明己之留蓋畏其天命。疏曰鄭以此又曰為周公稱人之言也。肅意以為周公重言孔雖不解當與肅同。庭按鄭王二孔皆非也。我道馬融本作我迪當為適古乃字見上經注。偽孔本蓋以迪訓為道因誤讀之尤非矣。寧王武王也。見大誥。韓詩傳曰庸易也。晉語注曰釋舍也。庭按中庸釋言不容易舍去之也。見多方。此經言他日前光寢遠天不可復信我乃惟以武王之德延而長之天必不庸易舍去文王之受命其可以無有不祥也。周公如此言曰君奭乎事之不善天降喪於殷武庚殷武庚

已失墜其命。我有周已受之矣。我不敢知之曰。此其基業長於休美。所以不敢知者。以為天非可信。若天果非可信。美惡則皆不信也。我亦不敢知之曰。其當終竟出於不祥也。嗚呼。君乃以為言曰。周必不祥。是我為之也。然非獨君責我。亦不敢安於上帝命。而不永遠念天威。我念之曰。我民尤我。則天威不可違。我民無有尤我者。則天威可違。於天威。惟人不惟天也。若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供奉天地。絕失前人之光榮。而我燕息在家。不能勞動天下矣。天命靡常。得之不易。而信之甚難。如此者。乃其當失墜厥命。不能經時歷年。嗣續前人供奉明德矣。在今予小子旦之時。未是後嗣子孫之時。雖予非能有所訓正。乃惟是前人之光。未敢遺失。猶施及於我童子。成王必無害也。至於又日前光寢遠。天不可復信。我乃惟當以武王之德。延而長之。天必不庸易舍。去文王之受命。其可以無有不祥也。史記燕召公世家曰。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燕君燕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云。召公乃說此太史公所傳真孔古文說也。不能知二公之意思。而傳會說事。不足信。



也。經曰：保奭共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石肆我天威，据此君爽不說之故，甚明矣。後儒妄說，無一是者。

周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

嘏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

陟，臣扈；嘏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

禮。敕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

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旬矧。咸奔走惟茲。惟德。

稱。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偽孔傳曰。既受命。已放桀。受命為天子。庭按。下經在太甲。在太戊。在祖乙。在武丁。皆言始受命為天子時。以此經例之。可知也。成王滅殷。始受天命。而召公不悅。故周公歷引商先王受命時。賢臣所以剴切召公也。疏曰。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庭按。格當讀為嘏。古字通用。見多方。燕世家用真孔古文。格皆作假。與嘏亦古通用字。嘏于皇天。言伊尹以湯之功德告於天也。疏曰。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而別號。鄭注曰。詩稱實維阿衡。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庭按。保謂阿保也。伊尹處阿保之官。而權衡天下之事。故曰保衡。亦曰阿衡。非別號也。鄭注為曲說矣。疏曰。伊尹已言格于皇天。於保衡不。



言從可知也。庭桉成湯革夏。伊尹以功成告天。而太甲守成。非有大功。故保衡無所告也。疏說非矣。偽孔傳曰。伊陟。伊尹子。疏曰。夏社序。湯初有疑。至臣扈。已為大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庭桉史記有夏社。無疑。至臣扈。疑至即伊陟之聲誤。誤偽序妄取此經。充作湯臣。其文不可據也。伊陟臣扈。自太戊之二臣也。偽孔傳曰。巫咸。臣名。巫氏。馬融注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離。騷注曰。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時。偽孔傳曰。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庭桉伊陟。臣扈。以太戊中興之功。告於上帝。而巫咸入王家。則是輔佐中興者也。巫咸佐其功。而二臣以告於帝。以此見商臣之和同。召公不如也。豈得謂治王家者不及告上帝者之功乎。偽孔非矣。偽孔傳曰。賢咸子。偽說。命孔傳曰。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偽孔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疏曰。甘盤卒。後有傳說。計傳說當有大功。此惟數六人。不言傳說者。周公意所不言。未知其故。庭桉此經所數者。皆始受命時賢臣。而高宗得說。乃在涼陰三年之後。是以不在此數也。疏曰。巫咸。巫賢。甘盤。蓋功勞。

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庭按巫咸已說入王家其功不劣於格天而巫賢甘盤尚無其說其說總在下經曰率惟茲有陳保人有殷有陳者有所陳辭是即格天之言也。保人有殷即入王家之事也。惟賢盤兼彼四人之功何云劣乎。疏大誤矣。老莊傳曰大氏率寓信也。正義率音律率猶類也。外戚傳事率衆多不可勝以文陳師古注曰率猶計也。類也。哀帝紀李斐注曰陳道也。文選古詩注曰陳猶說也。庭按此經言巫賢甘盤之二臣大率惟於此祖乙武丁之功德皆有陳辭以上告於天而又能保安入治有殷之國也。陟當讀為敕古字通。皋陶謨勅天之命夏本紀作陟天之命封禪書伊陟集解徐廣曰古作伊敕動敕字同。廣雅曰敕告語也。敕與告俱訓為語是敕猶告也。禮敕配天謂以禮告功而配對於天。盛天子之所為也。所讀為許古字聲同通用。詩伐木許說文斤部作伐木所文選謝朓詩良辰竟何許注曰許猶所也。疏廣傳金餘尚有幾所注曰幾所猶言幾許也。然則多歷年所言多歷爾許年也。士昏禮注曰純全也。詩韓奕箋曰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小星傳曰寔是是也。



類○弁○箋○曰○實○猶○是○也○楚語注曰○百姓○百官受氏姓也○庭○按○王人○謂○王朝之臣也○王肅  
注曰○王人○猶○君人○非矣○則○商實○百姓○王人○七字○為一句○恤○當○為○率○聲之誤○見○多士○周  
不○秉○德○四字○為一句○明○率○小臣○四字○為一句○言○商家○是○百官○朝臣○無○不○秉○持○德義○而  
明○以○率○道○其○小臣○也○小臣○謂○王官之微者○矧○當○為○侯○說○文○侯○作○屏○矧○作○屏○形○相○似○故  
易○溷○也○屏○侯○甸○侯○四字○為一句○屏○侯○者○外○土○屏○藩之諸侯○甸○侯○者○畿○甸○內之諸侯也  
咸○奔○走○惟○茲○五字○為一句○茲○此也○此○商邑也○射義注曰○稱○猶○言也○呂氏春秋○當○染○注  
曰○稱○說也○庭○按○惟○德○稱○三字○為一句○言○商之百姓○王人○率○其○內之小臣○外之屏侯○甸  
侯○奔○走○於○商邑○惟○稱○說○商王之德○無○有○言○其○不德者○亦○剴○切○召○公也○又○與○艾○同○王○莽  
傳○應○劭○注○曰○艾○安也○偽○孔○傳○曰○一人○天子也○庭○按○有○事○于○四方○謂○若○征○討○不庭之事  
也○諸○臣○稱○述○盛○德○以○安○其○君○故○天子○有○所○征○討○天下○同○心○聽○從○若○卜○筮○之○無○不○孚○信  
也○王○褒○四○子○講○德○論○引○書○曰○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今○成○王○滅○殷○而○召○公○以○為○不○祥  
則○是○不○稱○德也○尚○何○以○使○天下○信○之○乎○亦○剴○切○之○周○公○曰○君○爽○乎○我○聞○在○昔○殷○成

湯既受命為天子其時則有若伊尹能以成湯之德告于皇天在太甲為天子其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為天子其時則有若伊陟臣扈以太戊之德告于上帝而巫咸為相佐治王家在祖乙為天子其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為天子其時則有若甘盤巫賢甘盤大率惟於二王之德皆有陳辭上告天帝又有保安殷國之功故殷先王皆能以盛禮告功配對於天歷年多許者也天惟純於佑命之則篤生賢臣於商家寔惟百官族姓王朝之人無不秉執德義明以率道王臣之微小者與畿外之屏侯畿內之甸侯皆奔走於此商邑惟稱揚天子之德以安厥君之事故天子有征討之事兵出於四方天下皆是信之譬若龜卜易筮無有不孚也

公曰君奭天壽時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報嗣天滅威今汝永

念則有固命厥始亂明我新造邦



壽當讀為嘯。襄三十年左傳平時。釋文本作平嘯。昭二十二年左傳平時。釋文本或作平壽。此古書壽嘯時三字相溷之證也。後漢章紀注曰：郊時祭天處也。封禪書索隱引三蒼曰：時埒也。蜀郡賦劉注曰：嘯者界埒小畔際也。据此則嘯時義同也。漢書敘傳注曰：平讀曰便。淮南原道注曰：便習也。詩采芣平：左右韓詩作便：襄十一年左傳作便蕃。服注曰：平：辯治不絕之貌。杜注曰：便蕃數也。庭按：便蕃即頻煩矣。則平即頻矣。古以平便為頻之假音。左傳可為明驗也。格讀為嘯：猶告也。見上經注。天嘯頻嘯謂天神在於郊時。頻有降嘯之言。欲以保安殷國也。偽孔傳曰：天壽有平至之君。鄭注曰：專言臣事。格謂至于大也。王肅注曰：兼言殷君臣皆非矣。嗣當為辭。古字相混。見堯典多方有殷辭。謂殷後王不復嘯天而又不聽天嘯。是辭絕於天者矣。天滅威謂天不享殷而滅絕之。威害之矣。釋詁曰：永遠也。念思也。庭按：今汝永念。謂今日汝爽遠思有殷傷其滅絕也。詩天保傳曰：固堅也。東京賦薛注曰：固牢固也。庭按：此經言天頻降嘯欲保安殷。殷後王不聽天嘯而辭絕之。則天亦滅喪。

之○威○害○之○不○復○保○安○之○矣○蓋○命○之○不○固○如○此○也○今○者○天○已○不○念○於○殷○而○汝○獨○傷○懷○久○  
遠○長○念○殷○家○如○汝○之○之○意○則○謂○天○有○牢○固○之○命○不○當○墜○矣○而○汝○乃○始○明○知○之○乎○我○是○  
新○造○之○邦○始○受○天○命○未○詎○夾○明○者○胡○然○曰○不○祥○周○公○曰○君○奭○乎○在○天○時○巍○巍○之○處○  
頻○數○降○嘏○以○保○安○有○殷○也○及○有○殷○之○子○孫○嗣○位○而○天○滅○絕○威○害○不○復○念○之○矣○今○汝○傷○  
懷○久○遠○思○念○於○殷○則○謂○天○有○牢○固○之○命○既○命○之○不○當○又○墜○之○矣○而○汝○其○始○明○知○之○矣○  
我○為○新○造○之○邦○始○受○天○命○明○者○奈○何○曰○不○祥○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益○重○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  
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  
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



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  
知○天○威○乃○惟○時○釗昭○文○王○迪見○耄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  
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由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  
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釗昭○武○王○惟○昭○丕○單○稱○德○今○在○  
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共○濟○小○子○同○未○在○  
位○誕○勿○我○責○收○罔○勛○不○及○考○造○德○不○降○我○鳴○鳥○不○

聞矧曰其有能格

緇衣引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鄭注曰。古文為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庭按鄭讀非也。厥亂當從今博士。觀文當從緇衣。厥之聲誤為割。又形誤為周也。亂當讀為始。之聲誤為申。又形誤為田也。觀之形誤為勸。其證在書尤多。而文王誤為寧王。則注家誤以意定之也。今据文義。當讀為厥始。觀文王之德。言在昔上帝其始觀見文王之德。其當遲迴審顧終期降集大命于其躬身也。天之降命不輕易也。于其躬身也。偽孔傳曰。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非矣。偽孔傳曰。號國叔字。文王弟閎氏。大名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釋文曰。南宮。馬融本作南君。庭按晉語曰。度於閎天。而謀於南宮。此据古本尚書。不作南君。則馬融本非矣。鄭注曰。不及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



不可以自比。旋按鄭說非也。下經曰：武王惟茲四人，尚有祿。明統叔已前卒矣。在武王時，四人猶有祿。明四人今皆卒矣。四人與呂望、周召、畢榮、膠鬲同功一體之人。武王時為治臣十人，成王初為民獻十夫，作大誥時皆尚存。至今又三四年，四人已相繼而亡。而呂望、周召等六人皆尚存。周公數先王之功臣，以其人存沒為限。沒者稱之存者不著，論述之體自宜然也。是以不及太公，亦不及召公、畢公、榮公、膠鬲。而周公亦不自稱，則其人皆存之故也。豈謂周公謙不可以自比乎？又曰：當為又日字。形之誤。見上經注。又曰：猶他日也。論語：他日又獨立，謂後之日為他日也。上經：又日天不可信，謂後之日為又日也。檀弓：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以昔之日為他日也。此經：又日無能往來，茲以後之日謂又日也。偽孔傳曰：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非矣。釋詁曰：迪，道也。廣雅曰：迪，蹈也。馬第伯封禪儀記曰：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知蹈，即今俗語云：知道也。詩曰：上帝甚蹈，言天甚知道也。詩以知道謂之蹈。書以知道謂之迪。此經云：迪，下經云：迪，知皆言知道也。釋詁曰：彝，常也。詩板傳曰：蔑，無也。

易剝卦馬融注曰。蔑無也。此經言。又至後日。虢叔等四人已老。來無能往。來於此。周  
邦。知道常教者。其時則文王無有德教。降於國人也。偽孔讀茲。迪彝教。文王蔑德。為  
一句。傳曰。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疏曰。蔑小也。小謂精微也。皆非矣。亦  
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言惟天意純於佑周。故有賢臣秉執德。知道天威者也。昭讀  
為釗。古字通。釋詁郭注引逸書曰。釗我周王。為武成作。昭我周王。釋詁曰。釗。勉也。方  
言曰。釗。勉也。秦晉曰。釗自闕而東。周鄭之問曰。勅釗。庭桉。迪當為適。古乃字。見上經  
注。冒。馬融本作勑。庭桉。冒勑。皆當讀為耄。古聲同。假借字也。康詒。惟時怙冒。聞于上  
帝。怙。冒讀為胡。耄乃寡兄勑。亦讀為耄。此經乃見冒。聞于上帝。言五人勉釗。文王  
乃以見在耄年。登聞於上天也。偽孔傳曰。蹈行顯見。覆冒下民。非矣。偽孔傳曰。虢叔  
先死。故曰四人。疏曰。虢叔是文王之弟。其年應長。故言先死。鄭氏疑不知誰死。注云。  
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庭桉。文王之弟。何必年獨長。年獨長又不必先  
死。疏說甚非理也。但據經文。先叙虢叔。可知其入最古。則先死明矣。周本紀曰。散宜



生太顛閼天皆執劍以衛武王又曰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又曰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又曰命閼天封比干之墓是武王克商四人皆從獨少號叔一人此又先死之明驗也詩小弁箋曰尚猶也庭按迪當讀為由古字假借孟子丁公著音曰由猶義同尚猶有祿謂其人猶生存也古語謂死曰無祿故生存謂之有祿偽孔傳曰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非矣誕讀為但古字如此說文曰誕詞誕也詩閼宮箋曰成同也釋詁曰劉殺也此經言武王即位四人尚存後來與武王伐殷但奉天威同殺其敵無有觀望不前者亦劉切召公不欲勝殷也昭讀為釗見上經注冒讀為耄見上經注說文目部引周書曰武王惟昭此則庸生古文以昭為耄也王讀為不古字通見多方問傳注曰單獨也庭按釗武王謂四人以殺敵之事勉釗武王惟耄謂四人之年惟已老耄矣不單稱德謂四人力戰有功不獨能稱揚勝殷之德皆劉切召公不在戎行又不稱德美也若游大川言遭家多難也往謂往昔成王始即位之時其當為共字形之誤廣雅曰共同也此經言予往昔之時與汝爽共

濟於艱難。小子旦與未。在官位者同也。惟汝夷是賴也。偽孔傳以小子謂成王。非矣。  
誕讀為但。見上經注。素問注曰。收謂收斂。庭按勛。偽孔本作勛。誤說文曰。勛勉也。从  
力冒聲。引周書曰。勛哉夫子。偽孔本牧誓。亦作勛哉夫子。勛即勛之譌。而因妄讀許  
玉切大誤也。今當是正作勛。與懋同。此經言。汝責我可也。但無以責我之故。自收斂  
以去。罔勉我之不及也。鄭注曰。苟老也。造成也。哀二十六年左傳注曰。降和同也。庭  
按。鳴鳥不聞。言無友生也。老成之德。不降心以和同。則鳥鳴求友之聲。不可得而聞  
也。馬融注曰。鳴鳥謂鳳皇。鄭注曰。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皆非矣。格讀為嘏。猶告  
也。見上經注。矧曰其有能嘏。言我無友生之助。而況曰能以周德告於天乎。周公  
曰。君奭乎。在昔上帝。嘗命文王矣。厥始覽觀文王之德。其殆遲回審顧終當以大命  
降集于厥躬也。惟文王修和有夏。尚有成功。亦惟有賢臣。若虢叔。若閎夭。若散宜生。  
若泰顛。若南宮括。五人若又臣他日。五人已老。有能往來於茲。知道常教者。則文王  
無有德教下於國人矣。誰當為之佐命者。亦惟天純意佑周。五臣秉德。知道天威。乃



惟是勉創文王乃惟以勉在耄年登聞於上帝惟是受有殷之大命不俟又日矣及  
武王臨朝號叔沒矣惟此閔天等四人尚猶有祿後來與武王伐殷但知奉天之威  
同力劉殺敵雖惟此四人以伐暴之事勉創武王其年惟已老耄矣若以耄耄之年  
不能從軍而單只稱德猶不可謂非勛創也而茲四人不爾也進而敵克退而德稱  
克敵能武稱德有文武功蓋世文德格天四人雖昭兼武兼文勛創之至者也今在  
予小子且之時之事多艱若游大川予往昔之日曾與汝夷共濟于艱難小子旦同  
於未在其位者無非謀汝夷而濟也汝責我可也今汝雖有故責過于我但勿以責  
我之故收身以去鳴鳥相求之聲不可聞矣而況曰其又有人能以周德淑天者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  
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肆古音若弟。猶但也。見多士。其古音若該。今俗語云該當。即古語云其當。字異而聲未變也。晉語注曰。監察也。君肆其監于茲。謂君爽弟該察於此言也。無疆惟休。言我周受命。有無窮之休美也。亦大惟艱。言欲永保休美。亦大有難為也。方言曰。裕猷道也。東齊曰裕。或曰猷。庭桉告君。乃猷裕我。言我告語於君。乃欲君猷裕於我。以永保受命之謨。為我道說之。則所謂猷裕於我也。偽孔傳曰。告君。汝謀寬饒之道。鄭注曰。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於寬饒也。皆非矣。釋言曰。迷惑也。庭桉不以後人迷。言我欲告我善言。可以教道後人。使知天命不易。天難諶者。不聽其迷惑而罔知也。周公歎而言曰。嗚呼。君弟該察於此言也。我周受命為天子。惟有無疆之休美。然而永保休美。亦大是艱難。故我告語於君者。欲君乃有猷裕於我。可以永保受命。貽謀於後人。不使其迷惑而罔知。是所望於君也。

公曰。前人敷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勛。偶王在。



宣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不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  
朕允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  
文王功于不怠治不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保奭其共  
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  
若茲誥予惟曰曩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  
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

後人于平時

前人謂武王也。詩小旻傳曰：敷布也。庭桮敷下乃字衍文。盤庚曰：今予其敷心。亦無乃字。可以相證。疏曰：乃是緩辭。不訓為汝。說亦非也。說文曰：悉詳盡也。詩思文傳曰：極中也。庭桮作汝民極。謂命為諸侯。作汝民中正之則也。曰者述武王命辭也。明謂明日勛音冒。說文曰：勛勉也。偽孔本作勛。音許五切。聲形俱誤。今據說文正作勛。偶當讀為愚。古聲同。假借字。劉熊碑曰：養以之福。惟德之偶。此乃讀偶為隅。即與讀偶為愚亦不異也。愚王者謂成王未有知識。而嗣在王位。故曰愚幼之王也。亶但古假借字。五行志：亶日食。則妻不見。亶地震。則后不見。賈誼傳：非亶倒縣而已。翼奉傳：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揚雄傳：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師古注：皆曰：亶讀曰但。朱雲傳：師古注曰：乘田也。庭桮大命。謂克紂之後。大命已在周矣。曰汝明勛。偶王為一句。在亶乘茲大命。為一句。言武王之命辭曰：汝爽明日。勛勉愚未有知之王。在但



因乘此大命而為之。無自替也。玉讀為不見。上經注。惟文王德不承。句。無疆之恤。句。言因乘大命。未若承文王之德也。若文王之德。不能承。則是我周家無疆之憂矣。告汝二字。句。朕九二字。句。公又曰。君乎。前人告汝之言。而我乃信奉行之也。嗚呼。篤。棐。至。罔。不。率。俾。三十四字。舊錯在下。經于玉時下。今據文義。當在此。嗚呼。語次。又發歎也。釋詁曰。篤。厚也。燕刺王傳注曰。棐。古匪字。匪。非也。見上經注。篤。棐。時二人言我二人相與篤厚者。非是二人私為厚而已也。凡此經言二人。皆周召對語。自言我汝二人。洛誥我二人共負。亦是成王周公對語。自言我汝二人。可相證也。偽孔傳曰。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以二人為文武。非矣。釋言曰。式。用也。克。能也。我。式。克。至于今日休言。皆為二人篤厚。故我用能。至於今日之美也。急讀為治。古字通。易雜卦而豫怠也。京房本作治也。喪服注曰。治。猶理也。庭。按。玉亦不字。見上經注。詩日月傳曰。冒。覆也。我。成。成。文。王。功。于。不。治。不。冒。十一字為一句。言我二人同成文王之功於遠方。治理不及治理。覆冒不及覆冒。謂東土也。呂氏有始覽。齊之海隅。注曰。隅。猶崖也。

宣十二年左傳注曰率導也釋詁曰俾從也海隅出日罔不率俾言至於大海之隅日出之鄉無不相率而從於周也文侯之命曰罔不率從與俾義同矣偽孔傳曰無不循化而使之非矣其當為共字形之誤釋詁曰監視也易象傳崔憬注曰否不通也廣雅曰否隔也肆古音若弟見上經注共汝克敬句以予監于殷喪句大否句肆念我天威句此言太保爽乎我共汝素能敬文以我監兵東征喪殷邦君遂與我大否隔然非有私憾也弟為我遠念天威慮其不祥故也襄當讀為曩古字省釋詁曰曩久也釋言曰曩曩也列子黃帝注曰曩昔也庭按此經言我不見信於汝而惟若茲多諾者念我二人今雖大否昔乃克敬予不言今之我二人惟言昔之我二人也宣二年左傳注曰合猶答也釋詁曰哉始也庭按汝有合句哉言曰句言汝若有善意答我則我纔又言曰在今時我二人也宣六年公羊傳注曰滋猶益也庭按哉堪字同釋詁曰堪勝也釋文本作戡勝也其當為共字形之誤共汝克敬為一句與上經同德當讀為得古字通易小畜尚德載李鼎祚集解作尚得載剝君子得與京



房作君子德與論語民無得而稱焉釋文本作無德戒之在得釋文本作在德道德經上德不得莊子秋水作至德不得皆可證也我當讀為義亦古聲同假借字詩文王傳曰義善也得明義俊民為一句言求得明善之賢人也玉莽傳師古注曰平字或作丕庭桉丕古作平形似平字故相溷也此經丕亦平之譌平時謂二人相好如初平善之時也周公曰前人武王敷布其心乃詳悉願命於汝作為汝民之表極其命辭曰汝至明日勛勉愚幼之王在亶因乘此大命而為之所以承繼文王之德也惟文王之德不承是我周無窮之憂也周公曰君乎斯言告汝而我信奉之嗚呼我二人相與篤厚非是二人私厚而已以我二人之篤厚用能至於今日之休美我同成文王之功施於遠方治理於所不及治理覆冒於所不及覆冒東海之隅日出之鄉無不相率而來從者是我二人篤厚之效也太保奭乎我共汝素交能敬以我監兵東征喪滅殷邦汝遂與我大否隔然豈有私恨弟為我遠念天威畏其不祥也我不見信於君而惟若茲多誥者念我二人今雖大否昔惟克敬我不曰今之我二

人而惟曰昔之我二人也。若汝有善意，答我則我纔。又言曰：「在今時，我二人也。」從此天休益至。惟是二人不堪其盛滿，須我與汝能敬交如初。又得明善之賢人，可付託以大事，則任汝避位讓後人於和平無爭之時，其可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詩燕：傳曰「惠順也」。庭按：閔當為閔，字形之誤。閔與間同音假借字也。戾太子傳：孟康注曰：「閔，古閔字，從門中見。」建安中正作閔。鄭興傳：章懷注曰：「閔音間，古字也。」建安中改作閔。孟康章懷二注皆有誤字，不可讀。據說文有閔，無閔，則閔非建安中改作明矣。閔，古字，閔非古字。孟注當曰：「閔，古字，從門中見。」建安中正作閔。章懷注當曰：「閔音間，古字也。」建安中正改作閔，蓋建安以後，閔字皆改作閔，而字形疑似之間。閔字又誤作閔。孟康身在建安後，親見其曲折，言之必不誣矣。予惟用閔于天，越民，謂予欲以此言聞於天，聞於民也。偽孔傳曰：「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我惟用勉於天道。」



加於民非矣。周公曰：君乎！我不見，惠順於汝，而惟若此，多為告辭者，知汝掩耳不願聞我言。我惟以是言聞於上天，及若聞於下民，庶幾天若民當監我之惻惻。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

若茲往，敬用治。

知民德，言召公不知天命而能明於治民也。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言召公既能治民，不可有初而無終也。鄭注曰：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非矣。詩我行其野，傳曰：祇適也。庭按：祇若茲，謂適宜若此。初終無倦也。偽孔傳曰：當敬順我此言，非矣。周公曰：嗚呼！君乎！乃惟善治民，事著勞動，惟乃知民德，民亦思其人，君能厥初，民可親終，祇若茲，民又新往矣。君敬之，民事用，君治無倦往矣，敬哉！用治民哉！

# 立政之訓

周本紀曰既黜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魯世家曰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本記言作周官○不言作立政○蓋周官即立政也○世家言作立政○先言作周官○謂周公次序周之官制○著在書篇○名為立政○是立政即周官也○蓋真孔古文說○立政又名周官○是以史記特分明之○在成王之初○仍用文王之官政○非天子之制○所謂周之官政○未次序者也○既黜殷命○周始為天子○乃復古夏商之官制○所謂度制於是改者也○經文曰告嗣天子王矣○又曰孺子王矣○又曰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是為始黜殷命○成王正尊號而作立政○真古文說○確乎可據也○偽古文序○不知此意○乃於立政篇後○復出周官一篇○妄矣○又以立政在多方之後○顧命之前○亦大誤矣○舊題但云立政○今據高宗彤日篇○亦當為立政之訓○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用咸戒于王曰。嗚呼休哉。知恤鮮哉。

王肅注曰。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贊羣臣之辭。庭  
按前此周雖克紂。而武庚尚存。周為西土之君。未是天下之王。至今殺武庚。黜殷命。  
成王始即天子位。故曰告嗣天子王矣。此告賀之辭也。常伯。典庶慎之官。說文引作  
常。伯。伯同音。庸生古文假借字也。常任。典庶言之官。準人。典庶獄之官。漢石經作辟  
與準皆訓為法。今文字異而義同也。周已改立官政。當常任第一。常伯第二。準人弟  
三。此經序常伯第一者。蓋當是時常伯有缺。周公以常任兼常伯。故先序兼官也。偽  
孔傳曰。綴衣。掌衣服。說文曰。綴合箸也。庭。按顧命康王之誥。皆有綴衣之官。蓋是侍  
御之臣。正几席之位者也。偽孔傳曰。虎賁。以武力事王。庭。按用咸戒于王曰。六字。舊

錯在上經告嗣天子王矣下。今据文義當在此。經舊為周公曰三字。今据文義移  
正於後。詩閔宮箋曰。咸同也。釋詁曰。休美也。庭桮。茲讀曰哉。古字通。詩下武曰。昭哉  
嗣服。又曰。昭茲來許。昭茲即昭哉也。漢碑曰。昭哉來許。昭哉即昭茲也。此經休茲言  
為天下王休美矣哉。此賀辭也。王肅注曰。此五官美哉。非矣。釋詁曰。恤憂也。鮮罕也。  
庭桮。知恤鮮哉。言王者不能無憂。知之者鮮少矣哉。此戒辭也。周公贊羣臣曰。拜  
手稽首。告買嗣天子。殷命已黜我王。今即尊位為天下王矣。於是王之左右。常伯典  
庶慎之官。常任典庶言之官。準人典庶獄之官。綴衣侍几席之官。虎賁掌守衛之官。  
用同辭。進戒於王曰。嗚呼。為天下王休美矣哉。然而王者有憂。恤知之者鮮少矣哉。  
周公曰。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頌俊尊上帝。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



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

不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義民民桀德德惟乃弗弗作作

往往任是惟暴德德罔後

周公曰三字。舊錯在上。經虎賁下。今据文義當在此。釋詁曰。迪道也。廣雅曰。迪。蹈也。庭按。道。蹈聲同。古語以迪為知道。知道即知蹈也。見君奭。古之人迪。惟有夏。七字為一句。言古之人知道憂恤者。惟有夏王也。偽孔讀古之人迪為一句。王肅曰。古人相傳道有此事。皆非矣。釋言曰。競彊也。庭按。有室大競。謂有夏王室大盛彊時也。偽孔傳曰。卿大夫室家大彊。非說文曰。籲呼也。讀與籥同。庭按。籲當讀為踰。音同。假借字也。方言曰。踰。登也。方言又曰。踰。拔也。廣雅曰。踰。拔也。然則籲俊。謂拔升俊民。登用賢

人。爲孔傳曰。招呼賢俊。非矣。專讀爲宗。古音同通用。尊上帝。即宗事上帝也。僞孔傳以迪知爲蹈知。蹈知者。即知蹈也。詩大明傳曰。忱信也。方言曰。恂信也。宋衛汝穎之之間曰。恂。庭按。忱聲近真。恂聲近信。忱恂者。言真信也。僞孔傳曰。九德。皋陶所謨。庭按。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言厥后真誠知人。能用九德。此籲俊之實也。告者告賀也。教者教戒也。曰拜手稽首后矣。告賀之辭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故惟后矣。言能官人如此。乃是后王。此教戒之辭也。宅。謂以其人居其官也。事。即常任。典庶言者。牧。即常伯。典庶慎者。準。即準人。典庶獄者。此夏之官制。常任位第一。常伯位第二。準人位第三也。漢石經殘字。謀面上有亂字。亂當讀爲始。見君夷。始謀面用言君臣始初相見。未知其心識其面而遽用之也。古文無亂字。以謀面用三字爲句。意亦同也。玉當讀爲不。訓德。謂但識其面而不訓道于德。下經又曰。不訓于德。可證玉不字同也。三宅者。居三事之官。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者。是也。義當讀爲俄。古聲同假借字。廣雅曰。俄。衰也。多方。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呂刑。鳩義姦宄。義皆讀俄。衰之俄。



此經言官人如此則三宅之中得無乃有俄衰之人乎此皆教戒之辭也德當為置古字形似而誤易繫辭傳有功而不德蜀才本作不置雜記注曰置猶立也庭桀桀置言桀立為天子也偽孔傳曰桀之為德非矣作當讀為詛古聲同假借字詩蕩曰侯作侯祝釋文本作侯詛侯祝周禮詛祝注曰盟詛主於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庭桀往當讀為妄孟子志士不妄在溝壑勇士不妄喪其元皆作不妄大戴記文王官人故得妄譽作望譽此經妄任作往任皆同音假借字也說文曰妄亂也周語注曰任職也惟乃弗詛妄任言無德而妄居職者不復盟詛以禁之也暴當讀為薄亦古聲同假借字考工記旂人鄭司農注曰暴讀為剝据鄭此讀可知暴之古音也詩論語皆云暴虎暴即搏之假借故知暴德即薄德也任職者惟是薄德之人故至於君臣滅絕無有後嗣矣周公因成戒之辭而進之曰古之人知道憂恤者惟是有夏后氏乃當王室大彊盛時拔升賢俊以宗事上帝其於九德之行皆能迪知之忱恂之矣是以俊德之臣乃敢告賀教戒於厥后曰拜手稽首慶我后王矣此告賀之

辭也。又曰：宅乃事庶言之官得其人。宅乃牧庶慎之官得其人。宅乃準庶獄之官得其人。如此乃為后王矣。若相謀於一面，不訓道於九德，則乃宅人於其官。茲乃三宅之官得無有俄喪之人居之者乎？此其教戒之辭也。果然夏桀既立，惟乃於俄喪之人妄居職任者，不復誚盟以禁之，是惟薄德之人在職，以致君臣俱亡，無後於天下矣。

亦越成湯陟負丕負，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

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下丕下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

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置，嗚呼！其在受

德置，啟惟羞刑置，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



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俘○我○有○夏○**式○**○商○受○命○奄○旬○萬○姓○

微子馬融注曰越于也呂刑鄭注曰越於也說文曰陟登也詩卷耳傳曰陟升也庭  
桉玉當讀為負古字通金縢是有玉子之責于天魯世家用真孔古文作負子明堂  
位注曰負之言背也夏小正曰魚陟負冰謂魚在冰下上升而背負於冰謂之陟負  
蓋古語矣此經言湯以諸侯登天子位是上升而負天也釐謂釐改也周語曰釐改  
制量梁統傳注曰釐猶改也說文引杜林曰耿光也釋詁曰耿明也此經言湯登上  
負天釐改上帝之光命變夏而為殷也三有宅謂見居三事之官者三有俊謂早儲  
其人以備三官之缺者也俊當讀為駿釋詁曰駿早也下經三有俊心漢石經殘字  
作會心據知此經俊字今文皆為會亦訓早詩大明會朝清明傳曰會甲也甲字  
無義可求蓋傳寫之誤當為會早也說文早從日在甲上故訛為甲然則今文之會  
古文之俊其義俱當為早字異而意同也預儲其人以待他日補其官故以早言之

也。此惟言三有宅，三有俊，而不言其次序者，商亦天子之制，事一牧二準三，與有夏同。從可知也。方言曰：「即就也。」此經言湯所用三有事之官，能就其官，無曠位者。湯所言三有俊之人，能就其俊，無虛聲者也。王讀為「不釋言曰：『式用也。』」此經言湯嚴於所不用，無使幸進，故能用三有宅之官。三有俊之人也。王讀為「不德讀為置，皆見上經。」周語注曰：「置猶廢也。」此經言湯之用人，其選擇備位在商國者，用能協力於國，故選擇之也。其罷斥散居在四方之野者，以其不堪式用而見棄，置非虛棄之也。西伯戡黎，序馬融注曰：「受讀曰紂。」庭按：德當讀為置。雜記注曰：「置猶立也。」受置謂紂立為天子也。啟當讀為昏。古字通用。盤庚不昏作勞。鄭注：「昏讀曰啟。」勉也。釋詁：「昏強也。」此皆以昏通為啟。莊子外物李注曰：「啟，悶也。」此以啟通為昏也。其在受置昏，言紂立為君而昏亂不明也。偽孔傳曰：「大惡自強，非矣。」刑當讀為形。古字通用。易鼎卦：「其刑渥。」李鼎祚集解作其形。昭十二年左傳：「形民之力。」家語作刑民。孫叔敖碑：「埋掩其刑。」又曰：「辟患於無刑。」皆以刑通為形也。羞形謂人面獸心，羞負形體者也。暴讀為薄。見上。



經注五行志親近習長同類師古注曰習狎也庭按庶習謂庸衆褻狎者也廣雅曰  
逸失也晉語注曰政猶職也庭按欽當讀為吟古字通用東山經注曰欽或作吟西  
山經注曰欽亦吟字假音文選注引蒼頡曰吟歎也帝欽罰之言天帝吟歎而降罰  
也王肅曰敬罰之非矣倅與狎通釋詁曰倅使也釋文倅又作倅庭按式當為或詩  
蕩曰式號式呼釋文本作或號或呼此古書式或相溷之證也說文曰或邦也又作  
域乃倅我有夏或商受命九字為一句言此土域即夏家土域此天命即商家所受  
之天命天既罰殷乃以夏之土域商之所受命使我得有之也詩執競傳曰奄同  
也詩信南山傳韓奕傳皆曰甸治也知道憂恤者亦於殷王成湯成湯以下國諸  
侯陟升負天釐改上帝之光命變夏而為殷乃用三有宅之官能即其官而無曠職  
者所謂三有俊之人能即其俊而無虛聲者嚴斥其所不式用無使幸進故能用三  
有宅之官三有俊之人也其擇取備位在商之國邑者用能協力於其國邑故取之  
也其罷斥散居在四方之野者以其不式於用而見棄置非虛棄之也嗚呼其在後

王紂立為天子而行昏亂。惟是羞負形體。薄德之人。同富貴於其邦國。乃亦惟是庶  
羣習狎失德之人。同威權於其政職。於是上帝吟歎而罰之。乃以夏之土域商之所  
受命使我有之。兼撫萬姓。奄同而旬治之。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

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

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云人表。臣百

司。大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

丞。三毫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



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牧。

夫之有司。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武王二字誤衍。以經文考之。武王不自立官政。故下經曰。文王惟克厥宅心。又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又曰。文王罔敢知于茲。俱不兼武王言之也。明此經無武王也。下經又曰。亦越武王。亦越是更端之辭。惟此經無武王。故下經更端及之。而云亦越也。下經又曰。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亦不兼言武王。此武王不立官政之明驗也。武王不立官政。則此經不得有武王矣。蓋傳寫衍字。當刪正灼。說文引作焯。曰焯明也。文選注曰。焯古灼字。燕禮注曰。長公卿之尊者也。釋詁舍人注曰。伯位之長也。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梅福傳曰。政者職也。庭桉立政。謂設立官職也。任人即常任典庶言者也。準夫即準人。典庶獄者也。牧即常伯。典庶慎者也。此為周初官政常任。

第一準夫第二常伯第三其位次與夏不同者文王時在諸侯之位蓋不敢同於天子之制也三事即三宅也詩十月曰擇三有事雨無正曰三事大夫皆以三卿謂之三事也虎賁見上經顧命謂之虎臣綴衣亦見上經及顧命康王之誥上經綴衣在虎賁之上此經在虎賁之下蓋俱是親近之職班爵同也趣讀為趨古字通詩十月蹶維趣馬在內史下師氏上亦貴近之職也釋言曰尹正也廣雅曰尹官也庭按小尹蓋三事所屬治事之官也左右攜僕謂在王左右攜持僕從者蓋虎賁綴衣趣馬之所屬也說文曰司臣司事於外者周禮太宰注曰百官所居曰府庭按百司庶府謂凡百有司之官衆多官府之職也詩干旄傳曰下邑曰都庭按大都小伯者蓋大都之長亦曰伯而比於國中長伯則為小也藝文志表臣謂人有道藝而表異之始為臣者如漢之選舉也少牢饋食禮注曰史家臣庭按百司大史謂百司所辟用胥史之大者如漢之三府辟吏也尹伯庶常吉士謂小尹小伯之所屬衆多尚事者其名為吉士也如漢之郡掾功曹也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三卿也牧誓曰司徒司馬司



望是諸侯會伐商者皆有此三卿也。梓材曰司徒司馬司空是衛之三卿也。昭四年左傳曰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勳是魯之三卿也。周衰諸侯各變更官制而魯獨無所改所謂猶秉周禮者也。釋言曰亞次也。釋詁曰旅衆也。魯語注曰旅衆士也。庭按諸侯之大夫次於卿故曰亞諸侯之上士中士下士衆多無限數故曰旅夷四夷也。微盧皆夷名見牧誓。蒸當讀為烝古字通。列子天瑞舜問於烝釋文一本作蒸可證也。呂氏春秋介立注曰丞佐也。庭按毫讀為薄古字通郊特牲曰薄社北牖荀子議兵曰古者湯以薄逸周書曰以薄之居皆以薄通為毫。蓋聲同假借字也。楚辭涉江注曰草木交錯曰薄然則三薄蓋三處林薄險塞之地非殷之毫都也。詩車鄰傳曰陂者為阪然則阪尹蓋守三薄之官皆居高阪之地也。鄭注曰湯舊都之民歸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也非矣。克厥宅心言文王惟能一心於三宅之官為官擇人也。漢石經作維厥度心度宅古字通。今文省克字而意同也。常事即帝任典庶言者司即準人典庶獄者牧即帝伯典庶慎者

此三有宅也。克俊有德，謂又能早儲有德之人，以為三有俊也。有司之牧夫，當為牧夫之有司，涉下經而誤也。有司即準人，典庶獄者，牧夫即常伯，典庶慎者，之往也。此時文王之官制，準人第二，常伯第三，故以常伯往遷為準人，典庶慎者，升於典庶獄之官也。訓當讀為順，古字通用。洪範于帝其訓，微子世家作于帝其順。洪範是訓是行，微子世家作是順是行。詩烈文，四方其訓之。哀二十六年左傳，作四方其順之。皆可證也。廣雅曰：訓，順也。特牲饋食禮注曰：順，從也。詩殷雷傳曰：違，去也。廣雅曰：違，離也。庭桼從於新職，謂之順，去其故官，謂之違，是順用違言。文王之時，遷常伯為準人，於是從順新職，以去離故官。此其新故交代之際也。庶獄謂新職也。庶慎謂故官也。新故交代，亦多事矣。而文王無敢知於此，不代官人之治也。不道庶言者，文王立政時，周公已為常任，典庶言未嘗遷次故也。知道憂恤者，亦於我周文王能知三有宅之心，又明見三有俊之心，以敬事上帝，而為民立長伯之官，於是立周家之官政。一曰任人，典庶言之官。二曰準夫，典庶獄之官。三曰牧，典庶慎之官。作為三事，皆大



職也。次則虎賁掌守衛之官。綴衣侍几席之官。趣馬為前驅之官。其下則三事所屬。有小尹治事之官。而虎賁綴衣趣馬之所屬。有左右近侍持僕從之官。內有凡百治事之官司。衆多官吏之府寺。外有大都之長。名為小伯之官。又有選舉為吏者。則道藝之人。始表異而為臣。與百司所辟命胥史之大者。皆儲才待用。入為治事之尹。出為都邑之伯。凡此衆多尚事者。皆吉善之士也。亦使所屬諸侯立三卿之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其次為亞大夫。其次為旅士。又為外夷微盧之國置官司。而謂之丞。又於三薄險高之處設監守。而謂之尹。此皆文王之所立官政也。文王惟能以其三宅之官為心。乃能立此常任準人牧夫。三官之人。又以是能早選有德而儲之以為三俊。是以三事無關。而文王於庶言庶獄庶慎之事無所兼也。惟其時牧夫常伯往遷為有司。準人是順。從於新職。用違去其故官。交代之際。新有庶獄故有庶慎。文王無敢因其乏而知於此。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

以○竝○受○此○不○不○其○基○

上經叙文王。此經叙武王也。武王不自立政。然猶因文王之官制而用其舊人者也。史記老莊傳。大氏率寓言也。正義曰。率猶類也。外戚傳。事率衆多。師古注曰。率猶計也。類也。釋言曰。救撫也。庭桮率惟救功。言武王之時。大率惟救定武功。未遑文治也。詩楚茨傳曰。替廢也。說文竝部曰。替廢也。今本也。一曰。今本日。偏下也。他計切。或作替。徐鉉曰。今俗作替。庭桮義當讀為儀。周禮肆師注曰。古者書儀。但為義。廣雅曰。儀賢也。然則義德即賢德也。不敢替厥義德。言不敢崇戰士而偏廢賢德之人也。詩采芑箋曰。謀兵謀也。庭桮率惟謀。言武王之時。大率惟用兵謀也。容讀為庸。古字通。莊子肱篋。容成氏。六韜作庸成。道德經。知常容。即庸。左雄傳。容。多厚福。亦庸。也。釋詁曰。庸常也。然則容德者。庸常之德也。從容德。謂不從奇計之士而從常德之人也。此不。基。漢石經作茲。卒。其。茲。猶此也。卒。即丕字。讀當為不。古字通。基其亦



古字通詩昊天有成命曰夙夜基命宥密孔子閒居作其命微子鄭注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此經乃周公自言不能救武功不能預兵謀是為不而又不可者也或武王亦竝受納之不替之而從之其大誥弼我丕基聲義同此可以相證偽孔

傳曰君臣竝受此大之基業非矣知道憂恤者亦於我周武王武王之時未遑

建立官政大率惟救定天下圖武功耳然不敢崇戰士而偏廢賢德之臣大率惟是兵機權謀耳而然不傳奇計之士而又聽從常德之人故予且不能救功不能兵謀不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淮十人牧夫我其

克灼知闕若不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慎庶獄慎時則

勿有聞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予旦以前受人之微言咸告嗚呼此二字舊錯在予旦上孺子王矣繼自

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慎庶慎惟正是又之

孺子王矣言成王既黜殷命始為天下王矣立政言設立官政立事之官即常任也偽孔傳曰立政大臣立事小臣非矣牧夫即常伯也準人當在牧夫下此為成王周公之立政常任第一常伯第二準人第三與文王官制不同也舊本沿上經而誤今據下經乙正厥讀為闕古字通論語闕黨童子古今人表作厥黨玉當讀為不我其克灼知闕若不八字為一句官闕而知其人是知三有宅者也官不闕而預知其人是知三有俊者也闕若不皆明知之則能用三宅三俊矣說文曰亂治也釋詁曰相道也庭按乃俾亂相我受民七字為一句既灼知之乃使治理相道我所受之民謂立為常任之官以和我庶言也庶獄當在庶慎下成王官制準人在常伯下也舊本



沿上經而誤。今據下經有司之牧夫乙正。下亦同。和我庶慎庶獄者。常伯準人之事也。此言既灼和之。乃立為常伯之官。準人之官也。釋詁曰。間代也。庭桮時則勿有間之言。立此三宅之官。則專任之。王勿有間代其事。而奪之治也。詩抑傳曰。話善言也。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方言曰。末隨也。庭桮自一話一言。我則末者。言不獨三宅之事。我不問之也。自一話一言之細。我則亦隨從其後。而不居其先也。我。成王也。釋訓曰。美士為彥。釋詁曰。入治也。庭桮惟成德之彥。以入我受民。言惟使成德之美士居常伯準人之官。以典庶慎庶獄之事。治我所受之民也。予旦上。舊有嗚呼二字。當是下經錯亂在此。謹據文義移正。已當讀為以。古字同。漢石經作以是也。受。漢石經作前。據文義當為前。小篆前从舟。受从舟。省故古文訛為受。當從今文是正。微。漢石經作微。亦當讀為微。假借字也。釋詁曰。微善也。詩角弓傳曰。微美也。予旦以前人之微言。咸告十字為一句。周公自言。予旦當以前古哲人之善言。成為成王陳告之。此公居常任之官。以庶言自任也。嗚呼。舊錯在予旦上。今據文義當在此。上經亦曰。

嗚呼孺子王矣。此二文同也。樂記注曰：文猶美也。祭義注曰：文謂才美。庭樞文子文孫，謂成王是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說文曰：誤謬也。庭樞庶獄，當在庶慎下。已見上注。釋詁曰：正長也。郭注曰：正官長也。釋詁曰：人治也。庭樞庶慎之正長為常伯。庶獄之正長為準人也。不言勿誤于庶言者，庶言之正長為常任。周公居之，不可以自言也。嗚呼美哉！孺子繼夏殷之統，大文武之業，而為天下王矣。繼自今日，我王其建立官政，立為常任事官。第一常伯，牧夫第二準人，第三我王其當能明知之。官闕則為三宅，若官不闕則為三俊，皆明知之矣。乃立為常任，使之治理相道我所受之民，立為常伯，使之和我庶慎，立為準人，使之和我庶獄。如是則又專其委任，勿有侵奪其政而間代之。乃自一話一言之細，我王則皆隨其末而不爭其先，惟聽於成德之美士，以庶慎庶獄之事治我所受之民，而予旦職在庶言，當以前古哲人之善言成為我王陳告，不敢誤也。嗚呼美哉！孺子為天下王矣。繼自今，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其當勿謬誤於庶慎庶獄，惟其官正牧準是使治之，乃所以不誤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  
之克由<sup>紬</sup>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  
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  
用勩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  
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  
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古謂有夏也。自古有夏。及商人及周文王。皆立政之王。惟武王不自立政。故不具數也。事者常任。位第一。牧夫常伯。位第二。準人。位第三。此夏商之官制。與文王立政位次不同。而官名無殊。故可以通言之也。克宅之者。言能以其人居其官也。由當讀為細。釋名曰。細。抽也。抽引絲端。出細緒也。文選高唐賦注引字林曰。細。引也。廣雅曰。繹。抽也。方言曰。繹。理也。絲曰繹之。谷永傳曰。燕見細繹。谷永似用今文。經作克。細繹之。然則古文由繹。即細繹省也。此言居官者有三宅。待官者又有三俊。相連不絕。如理絲引緒。細繹之也。茲乃俾人國。五字為一句。如此乃使之治國。言不輕易使之也。馬融注曰。儉人。儉利佞人也。盤庚馬融注曰。儉利。小見事之人。釋文曰。本又作憊人。說文心部曰。憊。疾利口也。引書曰。相時憊民。心部又曰。儉。說也。儉利於言。佞人也。不引書。言部曰。諗。問也。引周書曰。勿以諗人。庭按。諗字訓義與書不符。蓋寫本脫誤。



當云讀若周書曰勿以愆人漢石經盤庚作散民則此經今文亦當為散人莊子人間世郭注曰不在可用之數曰散人然則今文作散真孔古文作愆東漢古文作愆皆聲近假借字也不訓于德漢石經無于字與上經同當從之刪正則固有立政用愆人不訓德言夏商先王周文王則無有立政而用愆人不訓德者也是罔顯在厥世言如是愆人無有尊顯在其世者也漢石經作顯哉此今文口授之聲誤也其惟吉士用五字一句言成王立政惟當用吉士也說文曰勩勉力也讀若萬庭按萬字似誤當是讀若邁也之往也見上經注此言有司之官司寇蘇公當往遷為牧夫之官則庶獄須更擇人故戒王勿誤之也穆天子傳注曰詰責也廣雅曰詰責也賁與責字同釋文引馬融注曰詰實也實字無義亦當為賁誤耳陟當讀為勅臯陶謨勅天之命夏本紀作陟天之命封禪書伊陟集解徐廣曰古作伊敕是古字陟勅通也勅整勅也方讀為旁古字通堯典方鳩僛功五帝紀作旁聚布功說文作帝速孱功臯陶謨方施象刑新序節士作旁施甫刑方告無辜論衡變動作旁告齊語以方行

於天下。注曰：方猶橫也。此亦讀方為旁者也。漢書叙傳張晏注曰：表外也。釋詁曰：覲見也。耿明也。漢石經殘字曰：王之鮮光。以揚武王。尚書大傳洛誥篇曰：以勸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淮南俶真注曰：鮮，明好也。庭按：耿，鮮皆訓為明。是古文今文字異而義同也。釋詁曰：烈，光也。此經言有司遷為牧夫，必能責治爾之戎行甲兵，以整勅九州禹迹，橫行天下。至於海外，無有不來款服。以覲見文王之明光。對揚武王之光烈。謂四海歸周。如復見文王武王也。能如是，能盡牧夫之職矣。故所以當遷者也。常人謂常所習用故舊之人也。自古有夏與商人，亦於我周文王建立官政，立為常任事官。常伯牧夫之官，準人之官，則皆於其三宅能宅之。於其三俊能紬繹而知之。如此乃使之當官以乂國也。則無有建立官政而用儉利之人，不訓道於德者也。如是儉人不訓德者，必無有顯用在其當世者也。繼自今日，我之建立官政，其當如夏商與文王勿用儉人，其當惟吉士是用。以勤勉相助於我國家。今日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孺子沖人，既為天下王矣，其當勿謬誤於庶獄之事。惟今者有司



典○庶○獄○之○官○當○遷○之○牧○夫○典○庶○慎○之○官○其○當○能○責○治○爾○之○戎○行○甲○兵○以○整○勅○九○州○之○  
禹○迹○橫○行○天○下○至○於○海○外○無○不○響○應○來○服○以○覲○見○文○王○之○明○光○以○對○揚○武○王○之○光○烈○  
此○典○庶○慎○之○美○者○也○而○庶○獄○則○尚○未○有○人○也○繼○自○今○日○之○後○我○王○之○建○立○官○政○其○能○  
用○常○舊○之○人○可○以○不○誤○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

式○有○慎○以○列○用○中○  
言○罰○

周○公○既○告○於○王○乃○呼○太○史○使○命○準○人○為○牧○夫○也○襄○三○十○年○左○傳○曰○使○太○史○命○伯○石○為○  
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據○此○知○太○史○命○官○古○之○制○也○司○寇○典○獄○之○官○即○準○人○也○以○此○  
例○之○常○任○即○司○徒○常○伯○即○司○馬○也○周○公○作○立○政○無○天○地○春○夏○秋○冬○之○官○後○儒○過○信○周○  
禮○又○偽○造○周○官○惑○之○甚○者○也○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

為司寇○克商者○即謂周公○東征滅武庚也○蘇愈生者○即此經之蘇公也○釋言曰○式用也○釋詁曰○由自也○齊語注曰○長益也○庭按○茲式有慎○言今者須用爾有庶慎之事○使為牧○夫也以列用三字為一句○中○罰當為中言二字句○此言周制以列次用人○故牧夫積功○則又中為常任有庶言之事矣○周公如此言曰○太史○汝掌命官○其命司寇○蘇公曰○用敬爾自典獄之職○以長益我王國○治今須用爾為常伯○有庶慎之事焉○我王國以列次用人○期爾他日又中為常任典庶言

## 無逸之訓

是日○成王田獵○頗擾於農民○蹂踐於禾稼○既獵而飲酒○或告農人○子有怨詈之言○王怒而欲罪之○周公進諫○作此書也○魯世家用真孔古文○說無逸與多士同序○今據經文○無逸訓成王而多士誥庶殷○非一時之作○不應同序○且多士作於新邑洛○無逸作於豐鎬○則必在三月作洛之前○而真偽古文○皆先多士○後無逸○亦誤也○今據經文○移



正舊題但云無逸今据高宗彤日篇亦當為無逸之訓魯世家作毋逸尚書大傳作作毋逸皆古字同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荀子大略注曰君子在位者之通稱也鄭注曰所猶處也庭按所猶言處也吳語注曰逸樂也此經言有位君子處樂耳豈有一處不逸豫者乎無有也廣雅曰依

恃也。庭按：小人之所恃者，謂稼穡也。人事艱難，無如稼穡。先知此事，乃處富貴之樂。則知小人之所恃矣。雖逸豫可也。釋詁曰：相視也。庭按：小人農家子，即成王所怒者也。諺當讀為宜岸，宜獄之岸。詩小宛傳曰：岸，訟也。韓詩曰：鄉亭之繫曰犴。崔駰傳注曰：鄉亭之獄曰犴。荀子宥坐注曰：犴亦獄也。岸，犴，犴諺，皆古同音假借字矣。偽孔傳曰：乃畔諺不恭。疏引論語曰：由也諺。今按：論語由也諺，鄭注曰：子路之行失於畔諺。是鄭讀諺為岸也。畔岸者，屹然獨立，若水畔崖岸之貌，非不恭也。傳疏雖知諺與畔同，而不知諺與岸同，故不能以通此經也。漢石經作乃憲，與諺聲相近。今文與古文師讀不同，然其義不得有異也。釋詁曰：憲，法也。是則今文之義謂乃觸冒刑禁，干法憲也。古文之義謂乃拘繫岸獄，蒙罪辜也。今文古文字異而義同耳。經言此人未有知識，以怨詈而遇罪罰也。說文曰：誕，詞誕也。庭按：誕讀為但，古字如此。漢石經作廷，古字誕省也。否，漢石經作不，否義同。論語鄭注曰：否，不也。孟子趙注曰：否，不也。不如是也。說文曰：否，不也。庭按：既誕否三字為一句。若既但得幸免，不遇罪。



鄴也。廣雅曰：侮輕也。此經言既但不繫於岸，獄則又將自負有能而輕侮其父母，以為老人無聞知耳。周公歎而言曰：嗚呼！有位君子置身富貴處，逸樂耳，豈其有一處而無逸者乎？誠不能無逸，惟欲先知稼穡之艱難而乃逸，則能知小人之依雖處其逸可也。視彼小人猶不可，但處其逸，其父母勤勞稼穡而富給矣，其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安享於逸樂，乃拘繫於岸獄矣。若或及於寬政，既但不入岸獄，則又自矜為有能而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畏法自全者是無所聞無所知耳。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旦啟恭寅，畏天命。

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鄭注曰：中宗，謂太戊也。釋文曰：嚴，馬本作儼。詩：殷武傳曰：嚴敬也。釋詁曰：儼敬也。曲禮注曰：儼，矜莊貌。廣雅曰：恭肅也。釋詁曰：寅，敬也。魯世家作敬畏，用真孔古文。寅敬。

為敬也。廣雅曰：畏懼也。中庸注曰：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詩緜傳曰：度居也。漢石經作自亮，似宅字形譌。古字宅度通。治民，漢石經作以民，以蓋讀為似。易明夷文王以之，荀向本作似之，似讀為嗣。詩卷阿：似先公酋矣。釋詁注作嗣先公爾酋矣。蓋韓詩也。嗣讀曰辭。堯典：舜讓于德弗嗣。即弗辭也。辭讀為治。堯廟碑：將辭帝堯。辭即祠字。春秋公羊經：莊八年甲午祠兵。左氏經作治兵。然則今文讀以民為治民，展轉相通也。釋詁曰：祇敬也。魯世家作震懼。震祇古音同通用也。荒當讀為康，亦古字通。易泰卦包荒，鄭注曰：荒讀為康，可證也。不敢康，泰而安處也。馬融注曰：不敢荒廢，自安非矣。肆讀為弟，猶但也。釋詁訓肆為故。周語叔向訓肆為固，故固皆顧之同音。顧猶弟也。魯世家作故，中宗饗國下經肆皆作故，用真孔古文。亦訓肆為故也。饗享古字同。魯世家宗下無之字，十下無有字，或今文三家增也。今從真古文。刪省下經同。周公歎而言曰：嗚呼！我有所聞曰：昔在殷王太甲之孫曰中宗，嚴莊恭肅，寅敬畏懼，以天命自居，雖治民臨下，而猶震動恐懼，不敢康泰其身，安寧其



心○如○中○宗○亦○非○無○逸○者○也○弟○以○此○故○享○國○逸○樂○乃○至○七○十○五○年○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

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

國○三○十○有○三○年○

此四十四字偽孔古文本。東漢古文本真孔古文本俱在高宗節後。三家今文本則在中宗節前。據漢石經殘碑肆高宗之鄉食國百年。自時厥後。此二句相連。則知今文祖甲不在高宗後。明矣。漢書韋元成傳載劉歆議曰。殷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母逸之戒。舉殷三宗。臣勸成王。歆據今文為此說。是今文以祖甲為太甲。必當在中宗之前。今文經不可復見。擬度其文。當云。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

在殷王祖甲云三十有三年其在高宗云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云百年自  
時厥後云○据石經殘碑想見劉歆所讀書必如是矣○然此實今文之誤義以經文  
考之○祖甲必非太甲矣○太甲廟號太宗○經不曰太宗而曰其在祖甲○獨不稱廟號○非  
太甲也○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實在即位之初○今言即位爰知小人之依○非太甲也○太  
甲為賢君○而此經不舉者○蓋為享國不長○竹書紀年謂太甲在位十二年○蓋不誣也○  
今日享國三十有三年○非太甲也○今文家必謂祖甲是太甲者○蓋誤讀不義為王舊  
為小人二句○而妄以為太甲當之○故偽孔傳曰湯孫太甲為王不義久為小人之行  
伊尹放之於桐○此承用三家今文舊說也○不知經言不義惟王○非謂為王不義也○乃  
自謂己非義○嗣不肯為王耳○太甲豈有是耶○經言舊為小人○作非謂舊為小人也○乃  
謂久隱人間○代農民力作耳○太甲豈有是耶○且王者雖不義○不可以小人稱之○商紂  
無道○謂之獨夫○猶不可曰小人○而況太甲乎○謂太甲為小人○周公無此鄙倍之論也○  
此三家今文之謬也○馬融注鄭注皆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



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疏曰。殷本紀云。帝甲淫亂。殷本復衰。國語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王。起亡殷之源。寧當與三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說。負武丁而誣祖甲也。庭按。魯世家集解引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不言祖庚賢也。疏引馬鄭說。無故落去。而祖甲三字。因謂祖庚賢而駁之。此誣說也。然馬鄭以祖甲為武丁子。自為妄言。不可用也。周公作君奭。歷舉殷之賢王。自成湯太甲之後。有太戊祖乙武丁。今無逸所稱中宗。即太戊。高宗。即武丁。何為偏舍祖乙。而稱祖甲也。若祖甲可稱。則君奭何以無之。此一證也。孟子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此言武丁之後。商無賢君矣。若帝甲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是武丁之後。賢君又作。而孟子何為除之。而不數乎。此二證也。周語衛彪傒曰。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彪傒在昭定之間。與孔子同時。其考論古事。固當比漢儒為允。若帝甲果為賢君。彪傒豈言其亂之。而

殞乎此三證也是足明古文馬鄭注亦皆謬也而王肅偽孔既用馬鄭古文經祖甲  
在高宗後又用三家今文說以祖甲為太甲王肅注曰祖甲湯孫太甲也先中宗後  
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偽孔傳曰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皆悠謬無謂之言  
可笑而已今据君奭經文知祖甲當為祖乙之甲古聲相近蓋伏生口授時誤讀而  
真孔古文從之也又据君奭知祖乙當在中宗之後高宗之前蓋由今文誤以大甲  
故移之中宗前而古文誤以帝甲則又移之高宗後也今謹移正於此以經證經訂  
二千年之積誤必得其真可無疑也不義惟王言祖乙自以非義嗣而不肯為王也  
舊為小人作五字為一句言祖乙嘗逃隱民間久為小人耕作之事也今其事已無  
考而經文固自明也舊魯世家作久用真孔古文訓舊為久也爰知魯世家作于外  
知蓋用真孔古文訓爰為于是之字誤寫為外也保惠魯世家作保施蓋用真孔古  
文訓惠為施惠也說文曰侮傷也魯世家宗下無之字十下無有字其在中宗之  
孫祖乙自以非是義嗣不肯為王逃隱人間久服小人耕作之勞故其後來即王位



於是知小人之所依恃不敢侮傷鰥寡之民如祖乙亦非無逸者矣弟以此故享國  
逸樂乃至三十三年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  
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譴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鄭注曰高宗謂武丁也魯世家載真孔古文無時字可從舊魯世家作久亦用真孔  
古文訓舊為久也舊勞于外言武丁少有家難放逐在外久更勞苦今其事亦無考  
而經文自明若高宗孝己之事亦其比也爰暨小人作五字一句既勞于外於是與  
小人共農作以自食也偽孔傳曰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

同事。馬融注曰：武丁為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役於外。鄭注曰：為父小乙將師，役於外也，皆非矣。天子太子豈有使之久居民間與小人同事者？太子雖將師行役，亦何有妄自貶損而小人與伍者？惟放逐於外者，時有此耳。乃或亮陰、魯世家作乃有亮闇。論語鄭注曰：或之言有也。說文或亦作域。詩烈祖曰：奄有九有。韓詩作奄有九域。然則有亦讀為域，皆古字聲同假借也。禮書索隱曰：域居也。此經言小乙崩而無嗣，求得武丁於民間而立之。武丁即位，乃居亮陰而宅憂也。論語鄭注曰：諒闇謂凶廬也。論語皇疏曰：或呼倚廬為亮陰，或呼為諒闇，或呼梁庵。喪服四制注曰：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鷦鷯之鷦。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文選闇居賦序注曰：寒涼幽闇之處。故曰諒闇。庭按漢書五行志又作涼陰。亮諒涼梁及闇陰鷦庵皆古同音假借字，非異名也。蓋倚廬為一梁之庵，故以名焉。喪服四制注確乎可據也。論語孔注曰：諒信也。陰猶默也。偽孔傳亦曰：乃有信默，似皆竊取今文解詁從下經不言生意，甚無據矣。喪服四制曰：三年之喪，君不言。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



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偽孔本言乃雍○魯世家作言乃謹○坊記檀弓皆作謹○坊記注曰○謹當為歡○聲之誤○魯世家集解引書鄭注曰○謹喜悅也○言乃喜悅○則臣民望其言久矣○疏引鄭注曰○其不言之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今按二書引鄭注不同○如裴引明作謹字○如孔引似亦作雍○然據經文○作謹義長○乃今文誤字作雍也○當從真古文檀弓坊記○改正作謹○荀子儒效曰○天下應之如謹○據荀子之文○則謹是天下應之有謹聲也○人之居亮陰者○惟不言耳○而高宗之居亮陰○其惟不言而已乎○非然也○蓋默以思道○故喪畢發言○則天下乃謹聲應之矣○偽孔傳曰○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非矣○魯世家無其惟不言四字○或當真孔古文○亦不知其語意而逸之也○偽說命曰○既免喪○其惟弗言○此亦不知其語意而誤用之也○荒讀為康○見上注○嘉謂喪禮既畢○嘉好之時也○魯世家載真孔古文○作密○詩昊天有成命○傳曰○密寧也○然則古文言安寧○今文言嘉好○皆謂免喪而即吉也○字異而義皆同也○釋詁曰○靖治也○嘉靖殷邦○謂嘉服以治國也○偽孔傳曰○善謀殷國○非矣○至于小大無時或

怨魯世家用真孔古文。作至于小大無怨。無時或字。漢石經有之。知爲孔即用今文。經多此二字也。當從真古文刪正。五十有九年。魯世家用真孔古文。作五十五年。漢石經用今文。作百年。今据杜欽傳曰。高宗享百年之壽。劉向傳曰。高宗有百年之福。五行志曰。武丁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此皆用三家今文。經高宗享國百年。西漢師儒所共傳習。必不誣矣。而古文或爲五十五。或爲五十九。自爲差互。難可据信。竊意真古文本。或當作并年。科斗百字作兩五十之形。隸古誤定。以爲五十五。因而庸生之學。誤爲五十九。傳授之次。又隨例加有字。乃爲五十有九年矣。其實古文亦是百年也。今當据石經今文改正。其在祖乙之元孫高宗。久爲旅人。勞苦於外。爰與農民共同力作。其後入即王位。乃居倚廬。亮陰三年。而不言其惟不言而已乎。非也。蓋默以思道。至其免喪而言。天下乃謹聲應之矣。雖免喪。猶不敢康泰其身。安寧其心。惟以嘉服臨朝。靖治殷國。至於小事大事。咸得其平。無疾怨者。如高宗亦非無逸者矣。弟以此故。享國逸樂。乃至於百年。



自是厥後立王生則逸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  
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  
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從是其後謂從高宗以後殷之季世也。偽孔傳曰：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非矣。  
立當作惟。鄭崇傳曰：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惟耽樂是從。此引三家今文經。雖  
有節省，然今文作惟王，不作立王，明甚矣。疑惟字聲誤為位，而古文位立形同，遂寫  
作立也。第二句生則逸，生當作立。言初生則已逸樂，立為王則又逸樂也。沿上經誤  
作生字，重文無義。當据文理改正。耽讀若斟，耽之言如此也。詩氓曰：于嗟女兮，無與  
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言女子無宜與士如此也。士如此，猶

可○解○說○而○女○如○此○不○可○解○說○也○此○經○惟○耽○樂○之○從○言○惟○如○此○樂○事○是○從○行○之○也○此○樂○事○者○謂○成○王○田○獵○飲○酒○今○日○耽○樂○是○也○今○俗○語○亦○謂○如○此○曰○耽○猶○詩○書○之○遺○言○也○詩○毛○傳○曰○耽○樂○也○書○偽○孔○傳○曰○過○樂○謂○之○耽○皆○未○是○也○自○時○厥○後○今○文○無○自○厥○後○字○鄭○崇○傳○曰○周○公○著○戒○曰○時○亦○罔○有○克○壽○荀○爽○傳○引○周○公○之○戒○曰○時○亦○罔○或○克○壽○皆○引○今○文○經○也○偽○孔○用○東○漢○古○文○沿○上○經○誤○多○三○字○當○据○今○文○刪○正○武○丁○之○後○祖○庚○祖○甲○廩○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凡○七○王○有○十○年○者○七○年○者○八○年○者○五○年○者○六○年○者○四○年○者○三○年○者○共○得○四○十○三○年○蓋○武○丁○崩○四○十○三○年○而○紂○立○故○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自○是○高○宗○其○後○惟○為○王○者○初○生○則○已○逸○樂○立○為○王○則○又○逸○樂○稼○穡○之○艱○難○所○不○知○也○小○人○之○作○勞○所○不○聞○也○惟○如○此○逸○樂○之○事○是○好○而○從○之○時○亦○無○有○能○壽○考○者○有○十○年○有○七○年○八○年○有○五○年○六○年○有○四○年○三○年○七○王○共○四○十○三○年○雖○逸○樂○也○不○可○謂○之○享○國○

周○公○曰○嗚○呼○厥○非○天○子○爵○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



畏○亦○惟○文○王○克○自○卑○服○即○唐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

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

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萬民庶○邦○惟○正○之○供○文○王○

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非天子爵偽孔本無此四字蓋三家今文亦無之而尚書大傳無佚篇引書曰厥兆天子爵白虎通爵篇引書士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此伏生所記逸句白虎通據大傳引之而厥兆字不可曉獨取天子爵三字也在伏生亦苦厥兆難讀故逸去此句而記之於大傳也然幸而刊落不盡猶剩一厥字厥亦惟三字連文意未協他無此

例○故○余○因○知○兆○天○子○爵○四○字○即○在○此○經○厥○字○之○下○而○兆○當○為○非○字○形○之○訛○也○經○言○殷○三○王○皆○天○子○爵○而○享○國○歷○年○其○後○王○亦○天○子○爵○而○罔○或○克○壽○乃○有○爵○非○天○子○而○其○享○國○亦○可○言○者○亦○惟○我○周○太○王○季○與○文○王○也○抑○畏○文○王○四○字○當○是○下○經○錯○亂○在○此○而○抑○當○為○亦○畏○當○為○惟○皆○聲○誤○也○盖○太○王○季○之○功○德○非○抑○畏○二○字○可○以○盡○之○而○叙○說○文○王○之○事○亦○不○應○突○如○而○來○其○言○無○序○以○文○理○辨○之○所○以○不○惑○一○切○經○音○義○引○蒼○頡○曰○卑○下○也○馬○融○本○作○俾○亦○卑○也○古○字○通○用○馬○注○曰○俾○使○也○非○矣○釋○詁○曰○服○事○也○庭○按○克○自○卑○服○為○一○句○言○太○王○季○能○自○勞○苦○身○服○卑○賤○之○事○也○偽○孔○傳○曰○卑○其○衣○服○非○矣○詩○東○門○之○墀○傳○曰○即○就○也○庭○按○康○當○作○唐○字○形○之○誤○也○古○今○人○表○陰○康○氏○呂○氏○春○秋○古○樂○篇○司○馬○相○如○上○林○賦○皆○作○陶○唐○此○古○書○康○唐○相○溷○之○驗○也○周○語○注○曰○唐○隄○也○呂○氏○春○秋○尊○師○注○曰○唐○隄○以○壅○水○庭○按○即○唐○功○田○功○言○太○王○季○親○就○唐○隄○水○利○之○功○與○農○田○開○墾○之○功○皆○躬○執○其○勞○所○謂○卑○服○者○也○亦○惟○文○王○四○字○脫○誤○在○前○今○據○文○義○移○正○於○此○堯○典○慎○徽○五○典○五○帝○紀○作○慎○和○是○則○真○孔○古○文○訓○徽○為○和○也○徽○所○以○



訓和者音近義通也。晉語注曰：柔仁也。釋詁曰：懿美也。廣雅曰：恭肅也。論語孔注曰：懷安也。典引蔡注曰：保養也。論語苞注曰：惠恩惠也。釋詁曰：鮮寡也。釋詁郭注曰：鮮謂少。庭按：鮮謂家少人也。詩蓼莪曰：鮮民之生，言老無子者，是親戚鮮少之人。故曰：鮮民也。昭五年左傳：葬鮮者，自西門言無適子者，鮮寡之人。葬宜從畧也。陸賈傳曰：數見不鮮，言一歲再三過，父子數相見，不為鮮民已足矣。此經惠鮮鰥寡，言鮮無子者，鰥無妻者，寡無夫者，皆窮民無告。文王之所加惠也。漢石經殘字作惠于矜，鰥古同音通用字，而鮮作于，則今文之異字也。谷永傳引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漢紀谷永對策作惠鮮鰥寡，似當。今文三家又自有鮮于互異者乎？今從舊本作鮮。定十五年左傳注曰：日昃，日西也。周禮司市治曰：日昃，昃中也。說文曰：昃，日在西方時側也。詩四牡傳曰：遑暇也。晉語注曰：暇，閒也。疏曰：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遑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自有複語，猶云艱難也。魯語注曰：咸徧也。西京

賦薛注曰盤樂也。釋詁曰般樂也。邛惲傳引此經作槃。詩考槃傳曰槃樂也。盤般槃字皆通矣。廣雅曰遊戲也。周禮小司徒鄭司農注曰田謂獵也。詩大叔于田傳曰田取禽也。庭按遊田者謂以遊戲而田獵不為講事行禮者也。庶邦當為萬民。下經萬民當為庶邦。蓋文王在諸侯之位。當曰以萬民。成王在天子位。當曰以庶邦。此東漢古文倒誤而偽孔本過而從之也。邛惲傳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憂此。引三家今文而憂字似有譌誤。要可見今文此經不作庶邦作萬民也。今從今文改正。讀為政。古字通。詩節曰不自為政。緇衣引作不自為正。楚語左史倚相引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於小民。唯政之恭。據此知正即政字矣。恭供亦古字通。周書謚法注曰供奉也。甘誓偽孔傳曰恭奉也。此經言文王有岐豐之萬民。惟用之以供奉政事。不敢以供遊田之樂也。鄭注曰受命者受殷王嗣位之命。王肅曰文王受命嗣位為君。不言受王命也。庭按文王為諸侯。何以不受王命。王肅非也。中身者文王百歲而終。以五十歲為中身。韓詩外傳曰文王在國五十一年而終。蓋文



王五十歲而王季薨。踰年即位。百歲而薨。除遭喪之年。則為享國五十年。而并數遭喪之年。則為在國五十一年。韓詩說與此經合矣。文王世子言文王年九十七而終。今如其說計之。除去享國五十年。湏是四十七歲。受命嗣位而四十七歲。不可謂之中身矣。若以四十七歲為中身。湏是九十四而終。又不可謂享國五十年矣。以此經考之。知文王世子之誣也。彼是旁記曲說。不如周公之書。可據信也。文王受命。惟中身。此經言太王季享國年多也。文王五十而嗣位。則王季之老壽可知矣。王季老壽而享國稍不甚多。則太王之老壽享國可知矣。白虎通引今文經。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無厥字。周公歎而言曰。嗚呼。殷三王皆以天子爵享國歷年矣。厥後王皆以天子爵而罔或克壽矣。其非天子之爵而享國有可言者。亦惟我周國之初太王季皆以有土富貴。而能自卑下其服事。親就堤唐。畝畝之功。農田墾闢之功。亦惟我文王和微仁柔。美懿肅恭。以安懷保養此小民。之有鮮無子者。鰥無妻者。寡無夫者。尤特加之以恩惠。蓋嘗自朝不食。至于日中。至于日昃。猶不遑暇食。以

周○徧○和○煦○於○其○萬○民○而○文○王○不○敢○盤○樂○于○遊○田○以○勞○其○民○也○用○其○萬○民○惟○政○事○之○供○  
奉○不○以○供○遊○田○也○如○太○王○季○文○王○斯○亦○皆○非○無○逸○者○也○而○太○王○季○竝○以○壽○考○覆○  
育○文○王○受○命○嗣○位○之○始○年○已○五○十○惟○中○身○矣○享○國○逸○樂○又○五○十○年○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酒○無觀○于○逸○于○遊○于○

無邦

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

順

攸○古若○時○人○王○則○有○德○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繼○自○今○三○字○一○句○言○成○王○繼○體○先○王○自○今○日○以○往○也○嗣○王○成○王○也○偽○孔○傳○曰○繼○從○今○  
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非○矣○則○字○衍○文○當○据○文○義○刪○正○觀○于○當○作○酒○無○于○田○于○字○亦○  
衍○文○据○谷○永○傳○引○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母○淫○于○酒○母○逸○于○游○田○惟○正○之○供○漢○石○經○殘○



碑曰酒母逸于遊田與谷永傳正同是漢博士所讀今文如此也古文亂誤不可讀  
當從今文改正坊記漢注曰淫猶食貪也鄭注曰淫放恣也淫者浸淫不止吳語注  
曰逸樂也庭按嗣王其無淫于酒無逸于遊田言王享國不能無燕樂飲酒而不可  
淫于酒也逸樂不能無田獵而不可逸于遊田也故謂王其當無然矣萬民當為庶  
邦已見上經注正政同亦見上經注皇遑同詩谷風遑恤我後表記作皇恤殷武不  
敢怠遑襄二十六年左傳作怠皇表記注曰皇暇也庭按曰當為日說見君奭篇漢  
石經作母凡白母無字同凡皇古聲同通用白即日字今文亦讀日為曰與古文皆  
誤也今當据文義改正以庶邦惟正之供無皇日言王當以庶邦諸侯惟供奉政事  
而無有違暇謀樂之日也偽孔傳曰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非矣昔人以今  
日耽樂句連上經讀所以大惑不知此句當連下經讀也耽音斟耽猶此也見上注  
廣雅曰訓順也庭按訓順古字通見立政注若當為右字形之誤易繫辭傳曰右者  
助也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右言王今日遊田淫酒如此極樂乃以非正而

勞民○供奉○非民心之所順從也○民所不順○即非天意之所右○助矣○時人是人也○即成  
王所怒○小人怨詈者也○王讀為不古字通○論語孔注曰○愆過也○庭按○有愆○謂以怨詈  
得過而入岸獄○即上經所謂乃諺者矣○是人不因王耽樂○則有怨詈之愆乎○王耽樂  
而使人有愆○可知非民所順也○宣十二年公羊傳注曰○無猶得無○庭按○梁冀傳袁著  
引周公戒成王曰○無如殷王紂○冀奉傳引書曰○王母若殷王紂○此皆引今文經○不作  
受○是古文假借字也○釋言曰○迷惑也○文選登徒子好色賦注曰○亂昏也○偽孔傳曰  
以酒為凶○謂之醕○微子偽孔傳曰○醕○營也○說文曰○醕○醉營也○營○醕也○微子釋文引說  
文曰○醕○酒營也○營○醕酒也○醕○香遇切○與醕同○營于令切○趙充國傳師古注曰○醉怒曰  
醕○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耽酒曰醕○庭按○今俗語猶謂醉而怒曰酒營○周公歎  
而言曰○嗚呼○今嗣王在天子位○享國逸樂○酒食可娛○而不可以淫○田獵可習○而不可  
以遊○繼自今日○以往其當無淫○汙于飲酒○無逸樂于遊○田當以庶邦諸侯○惟大致是  
供○無有遑暇謀樂之日○乃可也○今日遊田○淫酒如耽○逸樂乃以非正之務○勞人供奉



非民之所順從也。非天之所右助也。是人。不為王耽樂。則有岸獄之愆。尤乎為王耽樂。故有愆。非民順可見也。以耽樂致人。有愆而怒之。得無若殷王受之迷惑昏亂而酌。營于酒德者哉。信若殷王受。非天所右可知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傳惠。胥教誨。

民無或胥。譴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

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孟子趙注曰。胥。須也。士昏禮記注曰。須待也。管子大匡尹注曰。胥待也。說文曰。訓。說教也。廣雅曰。告語也。庭按惠字誤。當為傳。古字傳或作甫。左傳傳瑕。鄭世家作甫瑕。是也。甫惠形相似。又涉上經保惠于庶民。故誤也。今當据文義改正。大戴禮記保傳。

曰保其身體。傳其德義。說文曰。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誨。曉教也。庭。按無或上行。民字。無或下行。胥字。說文言部。引周書曰。無或譸張為幻。又部。引周書曰。無或譸張為幻。釋訓郭注。引書曰。無或倂張為幻。說文所引。即東漢古文。名為古文孔氏者。郭注所引。即三家今文。皆無民字。胥字。故知偽孔本誤多。當刪正。偽孔傳曰。譸張誑也。漢書叙傳。應劭注曰。譸張誑也。釋訓曰。倂張誑也。詩防有鵲巢傳曰。倂張誑也。釋文引馬融本作倂。張後漢皇后紀曰。汝今倂張。然則譸倂倂字。皆同也。說文曰。譸訓也。倂有所離蔽也。誑欺也。玄相詐惑也。玄即幻字。釋訓孫炎注曰。眩惑誑欺人也。郭注曰。幻惑欺誑人者。疏曰。幻即眩也。庭。按不聽。漢石經作不聖。聽古字。或通用。樂記。小人以聽過。釋文本作聖。過始。皇紀。皇帝躬聖。泰山石刻作躬聽。多方曰。罔可念聽。據上經。克念作聖。知當為罔可念聖也。此經當依今文。讀為此厥不聖。通也。古之人習聞正言。不聞讒說。於此得之。是聖通也。殷王受不能然也。此其不聖通者也。下經此厥不聽。句亦放此。偽孔傳曰。此其不聽中正之君。非文義也。訓當讀為訓。字形。



之誤也。今俗語造詐成辭，謂之訓。知搜切蓋古周之遺言矣。說文曰：訓，誨也。漢石經曰：人乃訓變亂正刑。据此則今文亦為訓字。想自伏生時誤讀，而古文從之也。今據經意改正。今文訓下無之字，無乃字，亂下無先王之三字，偽古文誤多，亦失經意。今據石經刪正。刑當讀為形，古字通用。見立政：人乃訓變亂正形。至于小大，言人乃訓說虛辭，變易其言以眩亂真正之形貌。至于小者而謂之大者，而謂之小，無所不變亂矣。上經至于小大，承上嘉靖殷邦言靖治至于小大也。此經承上變亂正形言變亂至于小大也。彼謂小大得其平，故人無怨，此謂小大不得其平，故民怨詛也。句同而義異矣。廣雅曰：違離也。周禮春官注曰：詛，謂祝之使沮敗也。賈逵傳注曰：祝詛也。祝與呪同。周公歎而言曰：嗚呼！是人有愆，亦王不聖之故也。我聞曰：古之人既無殷王酒德，而猶須有嚴師訓告之文，須有左右保傅之親，須有朝夕教誨之勤，是以所聞皆正言，則無有譎張欺誑而為幻惑者。是古之聖通人也。若此殷王受者，以其不聖，通則人乃虛辭訓說變亂真正之形貌。至于小者謂之大，而大者謂之小。

故使當時之民。若否敢言。則其心違離而怨恨。若否敢違。則其口惡言而詛咒。安得  
不有愆乎。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祖甲。及高宗及我周文。

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

或譎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

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及祖甲句。偽孔古文在。及高宗下三家。今文當在中宗上。而皆非也。今據考定上經。移正於此。甲當為乙。據考定上經改正。迪哲當為由吉。字形之誤也。大誥。爽邦由哲。哲為吉之誤。而由不誤。康誥。爽惟民迪吉。康迪為由之誤。而吉不誤。此經迪哲皆誤。而三經同意。可以互證而得也。茲四人由吉。言此四人皆由吉。善之道不用。請張為幻之說也。說文曰。詈罵也。皇王肅本作沉。注曰。沉滋也。滋益敬德也。庭校皇沉。古字通用。書大傳。皇於聽獄乎。注曰。皇猶沉也。漢石經殘字作則。兄白。兄亦古沉字。白。古曰字。亦猶無皇曰作母兄白矣。據石經。知皇宜讀沉。王肅用今文也。鄭注以皇訓暇。言寬暇自敬。偽孔傳以皇訓大。曰大自敬德。皆非文義。楊震傳引作則。還自敬德。還為皇聲之轉。故今文有此異讀。今文三家自有異同。蔡邕所書者作兄。不妨楊震所讀。又有作還者也。敬當作倣。古字通。詩常武。既敬既戒。周禮夏官注。作既倣既戒。常武。箋曰。敬之言警也。德當作置。見盤庚立政。呂氏春秋執一注曰。置猶委也。則皇自倣為一句。置厥愆為一句。言聞小人之怨詈。則益以自警。而置其怨詈之愆。尤不復。

論也。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九字為一句。徐邈本作不翅。孟子趙注曰。翅辭也。文選王粲公燕詩注曰。不翅猶過多也。此經言其皇自敬也。曰我之過信。如是人所言而又不啻矣。不敢含怒。言其置厥愆也。若含怒而不發。猶未為置之者也。而并不敢含怒。則真可謂置之矣。聽當為聖。己見上經注。此厥不聖。言自敬而置厥愆者。皆聖通之人。若此殷王受。不能然也。其人不聖通也。則若時三字。連下六句。作一氣讀。若時者。若成王今日之所為也。釋詁曰。永長也。念思也。庭按辟讀為僻。古字通。五行志服虔注曰。辟音邪。辟之辟。昭六年左傳注曰。辟邪也。釋言曰。寬綽也。詩淇奥傳曰。綽緩也。此經言不聖通者。輕信飛言。則亦若王是日。不長念己身之非僻。不寬緩其心。一旦發怒。亂妄罰殺也。王肅讀辟為刑。辟之辟。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也。偽孔讀為辟。君之辟。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也。皆非矣。怒有同是四字一句。怒者本少。而應之以暴怒。則怒者必有與同。其怒亦未必無非。而報之以罰殺。則怒者得成其是矣。廣雅曰。叢聚也。周公歎而言曰。嗚呼。人有愆。而王怒。此亦不聖通之故也。自殷王中



宗及祖乙及高宗及我周文王此四人由行吉善非有譎張之人其或以實告之曰有小人怨恨汝罵詈汝此真是小人之有愆非告者之譎張而四人則滋滋自傲也於其小人怨詈之愆置之而不問也自言曰我之愆尤信有如是人所云者而猶不帝也此為自傲之至矣凡人有怒含而不發己為難而并不敢含怒也此為置厥愆之至矣惟四人聖通故然也此殷王受以其不聖通則人乃或譎張欺誑造為幻惑之辭曰小人怨恨汝罵詈汝則不察而信受之則亦若王是日不長念其非僻不寬緩其心意舉動暴亂罰無罪而殺無辜使怨者無獨而有同無非而有是乃一以身之小而為眾怨之叢矣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漢石經嗚呼作於戲凡嗚呼字今文皆為於戲古聲同假借字也嗣王下石經無其字似傳古文者增之當從今文刪正周公歎而言曰嗚呼殷王受召愆叢怨事具

于茲惟嗣王監之。

多士之誥

成王六年。周公作洛。三月甲子。朝用書命庶殷。即此篇也。前年公來自奄。作多方之誥。有簡在王庭。服在大僚之語。今遷人。蓋旁緣前言。覲望官職。而其人大率器能淺薄。未堪錄用。故又作此篇。杜其覲望之情。而勸以子孫之業。曰多士者。此皆殷家有官職之人也。疏曰。士者在官之總號是也。偽孔古文。真孔古文。東漢古文。皆誤以多士在洛。誥之後。無逸之前。真孔古文。又以多士與無逸共序。其載二篇經文。糅雜不分。知其簡編錯亂甚矣。所以不為逸篇者。獨賴有今文耳。今据康誥本序。召誥本序。當移正於此。舊題皆為多士。今据盤庚篇。亦當為多士之誥。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誥商王士。



此史臣錄書者所著多士之本序也。三月者，成王六年作洛之月也。偽孔傳曰：周公致政明年三月，非矣。鄭注曰：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亦非也。篇中皆為王若曰，而篇首特著周公用誥，此史筆欲明周公稱王也。所以見篇中王若曰，即是周公言也。鄭注偽孔傳皆曰：周公用成王命告殷眾士，非矣。周公自西周到三月乙卯至于洛，以甲子命庶殷，始來十日，故曰初于時方營洛，故曰新邑。商王士者，武庚之官士也。武王伐紂而立武庚，本猶號為商王，及周公誅武庚，黜殷命，廢稱殷侯，故多方曰：惟爾殷侯尹民。而此經本序出自史官，存其故號，不沒其實，故又曰：商王士也。史臣曰：惟成王六年三月，周公初往于洛，大作新邑，乃用書告商王武庚之官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

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怙○亂○弼○我○我○其○敢○

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威○

樂記注曰遺猶餘也。釋詁曰弔至也。費誓為孔傳曰弔至猶善也。庭按弔淑古音同通用。見大誥篇。釋詁曰淑善也。然則不弔即不淑也。猶言不吉善也。偽孔傳曰稱天以愍下。偽大禹謨傳曰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詩黍離傳曰仁覆閔下。則稱旻天。此則毛公與偽孔同。是皆古文說也。馬融注曰秋曰旻天。秋殺氣也。爾雅釋天曰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爾雅與馬融皆用今文說也。說文曰旻秋天也。又引虞書曰仁覆閔下。則稱旻天。此說文兩存古今文說也。五經異義曰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亦云。古尚書說仁覆閔下稱旻天。與毛詩同。謹按尚書堯典義和欽若昊天。總勅以四時。故知昊天不獨春也。左傳夏



四月孔某卒。稱曰旻天不弔。非秋也。庭按異義駁今文。當矣。鄭駁異義。則無理取鬧。直與為戲耳。不足錄也。此經言。不有吉善之意者。此仁旻之天。乃大降禍喪于殷邦。謂旻天常時吉善。而今逢其不吉善也。偽孔傳曰。旻天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于殷。非矣。佑讀為右。詩假樂曰。保右命之中。庸作保佑。是佑右古字通也。說文曰。右手口相助也。據說文。則右命者。佐佑天命也。詩我將箋曰。將猶奉也。說文曰。致送詣也。庭按勅古字作敕。古易音訓曰。字林敕作勅。丑力切。說文曰。畝地曰敕。據說文之義。敕音當如畝。良耜之畝。釋訓舍人注曰。畝。耜入地之貌。舍人所云耜入地。即說文之畝地也。敕音又如熾。蓄之熾。詩大田箋。載芟箋。皆曰。以利耜熾蓄之。詩疏引方言曰。入地曰熾。反草曰蓄。然則詩箋之熾蓄。亦即說文之畝地曰敕也。此經言勑絕殷命。譬若農夫之誅草鋤而去之。故謂之敕。偽孔傳以勑訓正。非經意也。終于帝。謂天命敕殷。遂終竟其事。以報于天也。偽孔傳曰。終周於帝王。非矣。肆古讀如第。見君奭。肆轉語辭也。偽孔傳曰。弋取也。釋文曰。弋馬融作翼。義同。疏曰。弋鄭王

本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雖訓為驅亦為取義。庭按諸家義皆非也。馬鄭王用庸生古文作翼。當讀若漢淮南覽冥高注曰。灋雨瀆疾流者。漢讀燕人強春言敕同也。本經高注曰。漢讀燕人強春言敕之敕。高注再言強春當是強舌字形誤也。燕人言敕音如齒。其強舌者言敕則音如庇也。今俗謂雨瀆疾流尚曰灋。而呼聲如庇。恰是燕人強舌言敕聲也。据高注知敕灋音近。此經蓋敕字假借為灋。又省為翼耳。翼殷命即上經之敕殷命也。偽孔用三家今文作弋。亦古聲近假借字。春秋襄四年經夫人如氏。堯公羊經作弋氏。定十五年經如氏卒。穀梁經作弋氏。据此則齊魯之間弋如聲同。如與燕人強舌言敕之聲最近。故弋殷命即敕殷命也。古今文非不同也。此經言非我小國周自敢以利齒敕斷殷命。乃惟天不與殷也。釋詁曰允信也。庭按固當讀為怙。古字通。一切經音義曰。固古文作恡。即怙字也。釋言曰怙恃也。宣十二年年左傳引史佚曰無怙亂。史佚為周公同時人。可證怙亂是當時語也。弼讀為拂。古聲同義通。弼我謂拂戾我也。韋賢傳夢王



我○弼○師○古○注○曰○弼○戾○也○此○經○言○信○如○殷○侯○無○怙○亂○以○戾○我○者○我○其○敢○求○殷○之○位○處○而○  
救○之○乎○是○惟○帝○命○不○與○殷○也○何○以○知○帝○之○不○與○惟○以○我○下○民○之○秉○為○惟○可○見○天○明○威○  
也○釋○詁○曰○秉○執○也○詩○定○傳○曰○秉○操○也○庭○按○畏○讀○曰○威○古○字○通○洪○範○威○用○六○極○宋○世○家○  
谷○永○傳○皆○作○畏○用○詩○常○棣○傳○曰○威○畏○也○廣○雅○曰○畏○威○也○據○知○此○知○經○天○明○畏○即○上○經○  
之○天○明○威○也○人○所○秉○為○者○皆○惟○是○天○降○明○威○而○人○秉○之○若○無○天○明○威○則○人○不○能○自○為○  
之○也○偽○孔○傳○曰○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為○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故○非○矣○  
周○公○王○如○此○言○曰○爾○殷○家○遺○餘○多○官○士○乎○不○有○吉○善○之○事○者○此○仁○閔○之○天○乃○大○降○  
禍○喪○于○爾○殷○邦○我○有○周○左○右○天○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師○之○大○罰○如○檣○夫○之○除○草○敕○  
斷○殷○命○終○于○帝○事○矣○第○有○一○說○爾○多○士○非○我○小○國○周○敢○以○利○由○敕○斷○殷○命○乃○惟○天○命○  
不○與○殷○人○也○誠○使○爾○殷○侯○無○怙○亂○以○弼○戾○我○其○敢○求○殷○之○位○處○而○救○之○乎○惟○上○帝○  
所○不○與○皆○使○我○下○民○秉○執○而○為○之○惟○所○秉○者○是○天○之○明○威○非○人○之○所○能○自○為○  
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鄉于

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洪有辭惟是天罔念問厥惟

廢元命降致罰

引當讀為引音朕廣韵曰引瞋怒目貌庭按引即古瞋字從省作引上帝引逸謂人有放逸者則上帝瞋目而怒之蓋天之惡放逸甚矣偽孔傳曰天欲民長逸樂非也適當讀為帝古字通用秦策疑臣者不適三人高注曰適音翅一切經音義引三蒼曰適古文商同庭按商即帝字翅乃帝之假音也下經曰爾不啻不有爾土徐邈本作不翅無逸曰亢若是不啻徐邈本作不翅孟子奚翅食重奚翅色重奚翅即奚帝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豈適即豈帝也有夏不適逸謂其大為無道不啻其



放逸也。偽孔傳曰：有夏桀為政不之逸樂，非也。格當讀為嘒。古字通用。見多方。嚮響也。荀子富國篇：則下應之如景嚮。注曰：嚮讀為響。荀子勸學篇：君子如嚮矣。注曰：嚮與響同。易繫辭傳：其受命也如嚮。釋文曰：嚮本作響。說文曰：響，音聲也。釋詁曰：時是也。則惟帝降格，嚮于時，謂天乃降下，嘒語有聲響，於是以此警告之也。偽孔讀嚮于時夏為句，曰：天下至戒，是嚮于時夏，不背棄，非也。詩兔爰傳曰：庸用也。莊子齊物論曰：庸也者，用也。庭按：大當為誕，古字但也。昔人誤訓誕為大，因以訓字代經字，當由漢世師讀之謬也。多方曰：大淫圖天之命，胥有辭，亦誕淫之誤。下經曰：誕淫厥佚，獨此一經不誤。今當據以改正。淫讀如恁。今俗語如此，曰恁。古作淫字。見多方篇。佚當作胥。釋文曰：佚本作侑。馬融本作胥。注曰：過也。今按：胥有辭，與多方文曰：則馬融本為有據矣。蓋胥形誤為侑，而侑聲誤為佚也。釋言曰：恁，聲也。郭音恁，如稷契之契。釋文：恁又作濟。釋言：釋文之濟，即胥字矣。說文曰：恁，聲也。讀若胥。據說文，知胥恁假借字矣。漢書武紀曰：胥然如有聞。胥為聲辭，貌無疑也。見多方篇。誕淫胥有辭，言帝降嘒。

響而夏不用則但悠悠然有聲辭耳偽孔傳曰桀大為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非也念聞當讀為念問古字通詩卷阿曰令聞令望釋文本作令問論語聞一以知十釋文本作問一檀弓聞喪于夫子乎釋文本作問喪皆可證也周念問言無復相憶念而寄聲問也釋詁曰元始也我聞之曰上帝所瞋目而怒者放逸之人也而有夏不道不啻放逸則惟帝降下嘏語有聲響於是問而夏亦終不能用使上帝但悠悠然有聲辭耳惟時天乃無復憶念於夏寄聲問於夏其惟廢替始初之命降致天罰於夏矣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

乙○罔○不○明○德○恤○肆祀○亦○惟○天○不○光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

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觀罔○顯○于○天○矧○曰○其○



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易革卦鄭注曰。革改也。成二年公羊傳注曰。革更也。臯陶謨馬鄭注曰。才德過千人為俊。詩信南山傳曰。旬治也。偽孔傳曰。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庭桀俊民。殷之賢人也。夏無賢人。四方不治。湯以殷賢人治之也。恤祀當為恤肆。漢人讀肆祀同聲。所以誤也。魯世家作無不率祀明德。率為恤之聲誤。祀亦肆之聲誤。下經予惟率肆矜爾。率亦恤之聲誤。而肆字不誤。此經紀為肆之聲誤。而恤字不誤。可以互證而得之也。明德恤肆。謂有德者明揚而用之。有罪者肆緩而恤之也。多方曰。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慎罰者矜恤罪人。肆緩行刑也。此二經同意。亦可證矣。偽孔傳曰。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祀。非也。不當讀為不建。當讀為倦。考工記。轉人終。

日○馳○騁○左○不○捷○杜○子○春○注○曰○捷○或○作○券○鄭○注○曰○券○今○倦○字○也○輒○和○則○久○馳○騁○載○在○左○者○不○罷○倦○梧○杜○鄭○注○知○古○書○假○借○以○捷○為○倦○而○建○又○捷○之○省○也○人○讀○為○艾○古○字○通○見○君○奭○篇○詩○南○山○有○臺○傳○曰○保○安○也○艾○養○也○庭○按○此○經○言○天○意○殷○勤○不○倦○安○養○有○殷○也○禮○運○注○曰○失○猶○去○也○庭○按○罔○敢○失○帝○言○無○有○敢○失○去○天○意○者○魯○世○家○無○此○三○句○但○云○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此○真○孔○有○脫○文○誤○字○又○誤○以○帝○字○連○下○句○也○罔○不○配○天○為○一○句○其○澤○在○今○後○嗣○王○為○一○句○言○殷○先○王○無○不○保○持○王○位○以○配○對○於○天○也○其○遺○澤○所○留○至○今○後○嗣○王○猶○在○也○偽○孔○讀○罔○不○配○天○其○澤○為○句○非○矣○誕○當○為○大○漢○人○誤○以○誕○訓○為○大○則○寫○者○或○以○誕○為○大○又○或○以○大○為○誕○故○此○經○與○上○經○互○誤○當○各○据○文○義○改○正○顯○當○為○顧○字○形○誤○下○經○曰○罔○顧○于○天○顯○民○祇○多○方○曰○開○厥○顧○天○語○意○俱○同○當○据○之○改○正○詩○正○月○箋○曰○顧○猶○視○也○念○也○庭○按○大○罔○顧○于○天○言○殷○後○王○大○無○顧○念○天○命○之○意○敢○於○失○帝○也○有○讀○為○又○古○字○通○用○誕○淫○讀○為○但○佳○古○字○如○此○見○上○經○亦○見○多○方○洪○當○為○佚○即○逸○字○也○魯○世○家○作○誕○淫○厥○佚○多○方○曰○誕○厥○逸○與○此○語○略○同○此○言○殷○後○王○但○佳○



自○如○其○放○逸○也○偽○孔○傳○曰○紂○大○過○其○過○馬○融○注○曰○紂○大○淫○樂○其○逸○皆○非○矣○詩○敬○之○傳○  
曰○顯○見○也○釋○詁○曰○顯○見○也○庭○按○天○顯○謂○天○之○明○光○照○見○其○放○逸○也○祇○當○讀○為○震○古○字○  
通○無○逸○治○民○祇○懼○魯○世○家○作○震○懼○盤○庚○曷○震○動○萬○民○以○遷○漢○石○經○作○祇○動○是○古○文○震○  
字○今○文○皆○為○祇○也○易○繫○辭○傳○馬○融○注○曰○震○驚○也○釋○詁○曰○震○驚○懼○也○魯○世○家○作○誕○淫○厥○  
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集○解○徐○廣○曰○一○作○民○之○敬○也○庭○按○從○當○為○敬○敬○當○為○驚○昭○六○  
年○左○傳○注○昭○十○九○年○左○傳○注○皆○曰○從○懼○也○此○蓋○真○孔○古○文○本○作○民○震○而○訓○為○驚○從○史○  
記○用○訓○字○代○經○文○故○作○從○作○驚○皆○同○而○傳○寫○小○誤○則○作○從○作○敬○耳○以○此○考○之○當○為○民○  
震○明○矣○民○震○者○謂○民○見○其○放○逸○而○驚○從○也○此○經○言○天○之○照○見○民○之○驚○懼○殷○後○王○皆○不○  
顧○也○偽○孔○傳○曰○無○顧○于○天○無○能○明○人○為○敬○馬○融○注○曰○無○所○能○顧○念○于○天○施○顯○道○于○民○  
而○敬○之○皆○非○矣○乃○命○爾○殷○之○先○祖○成○湯○改○革○夏○命○以○殷○家○賢○俊○之○人○旬○治○四○方○自○  
成○湯○以○下○至○于○帝○乙○無○不○選○用○賢○人○明○揚○有○德○慎○重○刑○罰○恤○獄○肆○青○者○亦○惟○天○意○不○  
倦○於○保○養○有○殷○之○王○亦○兢○然○無○敢○違○失○天○意○無○有○不○保○位○以○配○天○者○其○遺○澤○所○留○

至於今後嗣王猶在也。後嗣王但大德無顧忌於天，且無顧而況曰先王父祖勤勞國家之事，其又能聽聞之思念之乎？則但德自如其放逸，無顧於天之顯照民之勞，國家之事震驚也。惟時上帝棄而不保，降之大喪，使王紂武庚相繼受罰，若茲烈矣。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

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

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適予其

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

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

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

日假假通迪通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

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恤。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辭當讀為嗣。古書字之誤也。堯典。舜讓于德弗嗣。而荀子成相作堯不德舜不辭。則  
是古周時經本作舜讓于德弗辭也。呂刑曰。齔寡有辭于苗。据文義當為有嗣于苗。  
又曰。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据文義當為無嗣于罰。說文。辭。籀文作詞。想漢初經  
師不識籀文。讀嗣為嗣。又或讀嗣為辭。以致二字相溷。今以經意求之。皆可知也。有

嗣于罰言天所不與罰罪未畢其子孫復有繼嗣於罰者若武庚嗣紂重受天罰是也。偽孔傳曰無非有辭于天所罰言皆有閭亂之辭非矣。王若曰爾殷多士七字不當有傳經者不深知文義疑是別章妄意增之也。當据經意刪正我周王謂武王也。武王伐紂而立武庚亡國之裔猶為殷王非所謂有嗣于罰也。雖周家之忠厚而非天罰有罪之意故曰不善承奉天之事也。五讀曰不古字通用詩定箋曰靈善也。偽孔傳曰大神奉天事非矣。廣雅曰割斷也。庭按初古字作敕說文垂地曰敕已見上經注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惟我事言天有命曰割斷殷即當以利而敕斷之告終事於上帝是惟我周家之事非他人事也。王制注曰貳之言二也。晉語注曰貳猶別也。庭按適當讀為敵古字通田單傳曰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集解徐廣曰適音敵公羊傳曰君請勿自敵春秋繁露王道作君無自適釋詁曰敵當也。文六年左傳注曰敵猶對也。此經言我奉天命自當不有別人與我敵者乃惟爾殷王家敢為我敵此我不善承帝事之效也。偽孔傳曰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



他○惟○汝○殷○王○家○己○之○我○不○復○有○變○非○矣○釋○詁○曰○洪○大○也○離○騷○注○曰○度○法○也○庭○桉○自○當○  
為○割○字○壞○脫○也○盤○庚○我○乃○割○殄○滅○之○偽○孔○傳○曰○割○割○也○哀○十○一○年○左○傳○注○曰○割○割○也○  
然○則○此○經○割○乃○邑○言○割○割○殷○邑○殄○滅○之○也○我○其○將○曰○惟○爾○大○無○法○我○不○須○遷○動○爾○即○  
當○割○割○爾○邑○殄○滅○之○耳○偽○孔○傳○曰○我○謂○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  
禍○非○矣○即○與○聖○同○檀○弓○注○即○周○釋○文○本○作○聖○周○說○文○曰○聖○疾○惡○也○堯○典○朕○聖○讒○說○殄○  
行○五○帝○紀○作○朕○畏○忌○讒○說○殄○偽○此○則○真○孔○古○文○訓○聖○為○畏○忌○也○益○疾○惡○之○疾○有○聲○無○  
字○今○字○假○借○用○疾○病○之○疾○古○字○假○借○用○聖○亦○用○即○皆○見○於○尚○書○故○說○文○聖○字○之○訓○以○  
今○字○明○古○字○義○也○詩○節○箋○曰○戾○乖○也○堯○典○肯○戾○肆○赦○偽○孔○傳○曰○肆○緩○也○襄○九○年○左○傳○  
肆○眚○杜○注○曰○肆○緩○也○春○秋○莊○二○十○二○年○經○肆○大○眚○公○羊○釋○文○曰○肆○本○作○佚○公○羊○傳○曰○  
肆○者○何○跌○也○穀○梁○傳○曰○肆○失○也○失○與○跌○皆○讀○為○縱○佚○之○佚○古○語○謂○佚○曰○肆○也○周○禮○  
大○司○馬○注○曰○正○之○者○執○而○治○其○罪○王○霸○記○曰○正○殺○之○也○庭○桉○王○曰○猷○告○四○字○不○當○有○  
亦○傳○經○者○誤○分○章○句○妄○意○增○加○今○當○据○經○意○刪○正○予○亦○念○天○聖○于○殷○大○戾○為○一○句○肆○

不正爾多士為一句言我亦又念之曰天惟疾惡于殷家大乖戾者殷王等已伏其辜矣我姑縱伏爾多士不正殺之此又我不善承帝事之效也為孔傳曰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誅耳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此讀肆不正三字為句甚不可通也西謂洛邑在殷邑之西也無違漢石經作元當是今文無作元形誤為元又脫違字也違當為遺聲之誤据文義改正有讀為又古字通後謂不及事也言我遷爾於洛邑非是我秉德不安好動搖爾也是惟天命割殷邑無使有遺餘我不剽滅爾已不及事矣若復不遷爾是又不及事我不敢也為孔傳曰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非矣廣雅曰籒書也說文冊部曰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籒古文冊从竹丌部曰莊都說典大冊也庭按又曰當為又日古書曰字多相溷見多方篇又曰猶他日也夏當為假聲之誤多方須夏之鄭讀為須假之鄉飲酒義曰夏之為言假也墨子經上曰假今不然也庭按迪當為通形之誤通古乃字已見多方篇詩簡兮箋曰簡擇也此經言今爾雖亡國遷人至於後日假若乃簡拔在我王之庭有服事



在於百僚未可定也。偽孔傳曰：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非矣。周禮鄉師注曰：聽謂平察之。庭按肆讀為第，轉語之辭。見君爽莊二十一年左傳注曰：敢不敢也。庭按天當為大字形之誤。据上經自言我小國知此必為大邑商矣。雖新天子之都猶未聞以天邑稱而況亡國乎。鄭注曰：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王肅曰：言商今為我之天邑，皆非矣。肆予敢求爾于大邑商，言我欲察用有德第爾。大邑商之人可謂有德乎？我敢求人於是中乎？此謂殷多士無可簡用者也。偽孔傳曰：我周亦法殷家，惟德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非矣。率當為恤聲之誤。恤肆謂恤罪肆眚也。已見上經注。予惟恤肆矜爾，言我聽用有德未敢求爾，惟可恤罪肆眚以矜憐爾也。此謂其人實有罪也。偽孔傳曰：我循殷故事，憐愍汝，非矣。上經曰：時惟天命言遷之也。此經又曰：時惟天命言不敢用之也。疏曰：此從非我有罪，是惟天命當然，非矣。惟天不與不明其德之人，不惟罰及其身而止。凡四方小大國之喪亡，皆不惟亡身而止也。無非有子孫繼嗣於天罰者也。



今○惟○我○周○武○王○不○善○奉○承○帝○之○事○帝○有○命○曰○割○絕○殷○命○固○使○一○割○無○餘○也○我○周○王○以○  
利○由○敕○之○復○告○於○帝○是○時○紂○滅○周○興○天○下○惟○我○之○事○不○有○貳○我○而○相○敵○者○矣○乃○惟○爾○  
殷○王○武○庚○家○仍○得○受○封○故○國○不○嗣○于○罰○而○為○我○周○之○敵○此○我○周○不○善○承○帝○事○之○效○也○  
爾○既○為○我○敵○我○其○曰○惟○爾○大○無○王○法○我○不○須○動○爾○以○遷○遂○割○割○殄○滅○爾○邑○人○乎○我○亦○  
又○念○之○天○惟○疾○惡○于○殷○王○首○惡○大○戾○之○人○當○正○其○罪○誅○矣○若○爾○多○士○脅○從○之○衆○猶○可○  
以○肆○緩○其○罪○不○正○其○誅○乎○我○惟○是○故○其○曲○全○爾○生○以○遷○於○西○洛○而○居○之○也○非○我○一○人○  
奉○德○不○安○靜○而○好○震○動○爾○也○是○惟○上○天○有○命○曰○無○遺○留○於○殷○邑○我○先○遺○留○爾○王○家○已○  
不○善○承○帝○事○矣○今○若○遺○爾○多○士○留○居○於○殷○是○又○後○而○不○及○事○益○為○不○善○承○帝○我○不○敢○  
也○爾○無○以○遷○居○而○怨○我○也○惟○爾○所○聞○知○爾○殷○先○人○有○冊○書○有○典○籍○備○記○殷○先○王○改○革○  
夏○命○非○嘗○遺○留○夏○王○家○也○今○爾○雖○遷○居○矣○至○於○又○日○假○如○乃○蒙○簡○擇○在○我○王○之○庭○乎○  
有○所○服○事○在○百○官○之○列○乎○我○一○人○惟○聽○察○擢○用○有○德○之○人○苟○能○有○德○何○患○不○榮○第○爾○  
大○邑○商○人○可○謂○有○德○乎○我○其○敢○求○人○於○此○中○乎○我○惟○可○恤○罪○肆○者○以○矜○憐○爾○也○未○敢○



聽用爾。非我之罪。是惟上天有命。非德不用也。

王曰。告爾多士。昔朕來自奄。我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

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爾殷多士。今予。

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

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

尚有爾士。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

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

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

漢石經作告爾多士。偽孔古文脫告爾二字。當据今文增正。昔朕來自奄。即多方篇五月丁亥日事也。予大降爾四國民命。言我大下命令於爾四國民。即謂多方之誥也。偽孔傳曰。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非矣。釋詁曰。遐遠也。司馬相如傳文穎注。述遠也。庭桉多方曰。我則致天之罰。離述爾土。今此經重述其語曰。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明者明年也。言我將以明年致天之罰。遷爾於遠方矣。偽孔傳曰。四國君叛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于洛邑。使汝遠於惡俗。非矣。廣雅曰。比近也。庭桉此事。謂近事也。論語何注曰。遜順也。此事臣我宗多遜。言自多方誥後。觀爾近事之效。臣服於我宗周。漸多遜順者矣。王曰。告三字不當有。亦傳經



者誤分章句。妄意增加。今當据經意刪正。爾殷多士。是語次重呼之也。非更端發語。不得有王曰告三字也。殺讀為繫。古字省。繫與竄同。音若蔡。昭元年左傳。蔡叔釋文讀為繫。蔡叔引說文曰。繫。搖撒散之也。堯典。竄三苗。孟子作殺三苗。此蓋讀殺為竄。即繫之聲也。詳堯典。此經先言明年移爾遐逝。又言今不爾竄逐矣。語自相應。不得言斬殺也。偽孔傳曰。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非經意矣。有讀為又。古字通。今我既不爾竄。欲與爾長共相保。是以前命又重申也。四方罔攸賓。言四方諸侯皆來朝。賓客多而洛邑小。將無以待賓。此所以作新大邑也。偽孔傳曰。賓外。馬融注曰。賓却也。皆非矣。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言此洛邑。是爾多士所服奔走。臣我多遜之處。所以作新大邑。亦為爾多士也。廣雅曰。幹事也。竇憲傳注曰。幹主也。或曰。幹古管字。詩草蟲傳曰。止辭也。庭桼止之。古字通。詩車鄰曰。高山仰止。釋文本作仰之。可證也。此經言爾昔所受土田。今後尚如舊有之。昔所居宅里。今後尚安居而管之。不動移也。偽孔傳曰。汝多為順事。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

誘之非矣。一切經音義引蒼頡曰：不啻多也。釋文引徐邈作不翅。庭桉：翅、啻音同，假借字。已見上經，不適逸注。爾不啻不有爾土，言奪其洛邑之上田，使不得有，而又不啻也。偽孔傳曰：不但不得還本土，非矣。有幹謂興事作家有年，謂長年壽考，以此終於洛邑。雖不為官，亦足快意矣。此為它爾邑之美事也。偽孔傳曰：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非矣。釋言曰：興起也。釋詁曰：從自也。爾小子乃興從爾遷，言從爾遷居洛邑之後，即為爾小子興起在官之始。我聽用德，不在爾身在爾子孫，此則繼爾居之美事也。偽孔傳曰：子孫乃起從汝化而遷善，非矣。周公王曰：告爾多士，昔年我自奄國來，我曾大下教命于爾四國之民，曰：我乃將以明年致天之罰，移爾於遐逝去洛邑而遠，繫也。昔雖有是言，今觀近事，爾臣服於我宗，多見遜順矣。爾殷多士，如果繫爾，我又何云？今我惟不爾繫，故惟是昔年教命又重申之。今我於此洛土大作新邑，我國為四方諸侯賓客多，而洛邑小，無所以為賓館故也。亦為洛邑是爾多士所服奔走，臣我多遜之處，故因大作以寵爾居也。爾乃尚保有爾土田，不更易爾。



也○爾乃尚安居而管之○不搖動爾也○爾從此能敬天○惟昇賜爾○矜憐爾也○若爾不能敬爾○則不能保有爾土田○而又不啻也○我亦且致天罰於爾躬身○遂竄之於遐邈矣○今爾惟是安宅於爾新邑○繼嗣於爾家居○我欲爾有幹事有年壽於此洛邑○欲爾子孫小子乃興起爾家位登百僚之中○從爾播遷之後○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又曰○當為日字形之誤○見上經注○亦見臯陶謨注○多方注○康誥注○又日時三字為一句○言又一日又一時也○疏曰○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辭○非王語也○今史錄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日也○疏說非矣○又曰○之前○王無一語○史何以空錄王曰乎○有錄辭而實無所錄○是未嘗有前事也○疏何以言前事未終乎○昔人既誤讀日為曰○後儒不悟而強說○必不通矣○偽孔傳以時予二字為一句○曰○汝眾士當是我○勿非我也○解經若此○卑陋不通○太甚矣○予乃或言爾攸居○七字當為一句○言待至又一日時○

我視爾能敬不能敬。知爾所當居之位處。乃或者又告爾言也。偽孔傳曰。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非矣。周公王曰。今日之言盡矣。待至又一日。又一時。視爾能敬不能敬。以知爾所當居之位處。我乃或又有告言也。



# 康誥

成王六年春。周公在洛邑。誥衛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皆說治殷餘民之事。宜非始封衛國之冊命也。定四年。左傳。祝鮀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分魯公。殷民六族。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分唐叔。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祝鮀所稱。皆始封冊命也。成王四年。而定殷。定殷而封康叔於殷虛。計至七年。作洛。則康叔就國已多時。非作洛之年。始封也。封諸侯。當於豐。命於文王之廟。而周公不可專封於洛邑也。周初封國八百。皆有冊命。皆當史官奉職作冊。逸誥非周公之事也。非孔子所錄尚書之篇也。然則祝鮀所稱之康誥。與尚書康誥。篇名偶同。而實判然不相混者也。彼康誥以圻內康國。移封於衛。故書名康誥。人號康叔。皆以康國為稱。如毛叔冉季微子箕子之比也。是以馬融注曰。康國名為孔傳曰。康圻內國名。當移之以解左傳康誥則得。

矣。而以注此經則非也。此經之名康誥。蓋取經文曰用康保民。曰惟民其康乂。曰迪吉康。曰德用康乂。民作求。曰康乃心。曰高乃德。用康乂。民康者安也。一篇之中。皆致意安民之事。故名其誥曰康。以酒誥對觀之。可以知名篇之義也。鄭注曰康為號謚。非矣。偽序言成王伐管蔡。以殷餘民封康叔。乃以兩康誥混而為一。亦非矣。後儒又欲改去篇首四十八字。而以康誥三篇為武王封康叔之書。與左傳史記諸書俱不合。且不思武王之時。武庚寔為殷侯。當從何處得殷虛而封康叔乎。武斷鄉曲。亦何太甚乎。余讀書專辯古注之失。後儒誤說。例不置辯。第以此說惑人多。聊一及之。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觀勤辭乃洪大誥治。



三月者成王六年建寅之月也。釋詁曰：哉始也。馬融曰：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法言五百曰：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注曰：魄光也。說文曰：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周書曰：哉生霸。律歷志師古注曰：霸，古魄字。同釋名曰：霸，月始生霸然也。庭按：此數家皆以生魄即生明，當是古文說如此。而偽孔傳曰：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疏曰：魄與明反。律歷志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此數家皆以無光者謂之魄，似用今文說也。朔而月方生，乃以為死望而月漸缺，顧以為生，此語定不通也。以召詁考之：三月惟丙午朏，丙午是三月三日也。越三日戊申，太保卜宅乃經營，是初五日。越三日庚戌，攻位，是初七日。越五日甲寅，位成，是十一日。翼日乙卯，周公達觀于新邑營，是十二日。自卜宅經營，攻位，成觀于新邑營，皆此經所謂初基作新大邑也。三日丙午至十二日乙卯，即此經所謂哉生魄也。以經證經，三日以後月方生之時為生魄，十八日以後月漸缺之時皆死魄。馬融注是也。傳疏之說非也。釋詁曰：初始也。基始也。釋言曰：作為也。王莽傳晉灼注曰：和

合也。月令注曰：會猶聚也。庭按：侯甸男邦者，大國為侯邦，次國為甸邦，小國為男邦，皆成國也。采衛者，韓詩外傳曰：古者天子為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々以祀其始受封之君。然則采是諸侯子孫守采者也。衛蓋夷蠻之國，為中夏之扞衛者也。漢初經師誤說侯甸男采衛為五服之名，偽作周禮者因之，曰：王畿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文甚不經，皆由三家注康誥誤之也。偽孔傳曰：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此即今文三家之舊說矣。今據召誥有侯甸男無采衛，酒誥康王之誥皆有侯甸男衛而無采，此經具有侯甸男采衛而男下者，邦所以明采衛之不成為邦也。安得妄言采服衛服哉？百工百官也。播當讀為藩。周禮大司樂注曰：故書播為藩。杜子春云：藩當為播。洪範五行傳：播國率相行事。注曰：



播讀曰藩。是古字播藩通矣。周禮大司徒鄭司農注曰：杜子春讀蕃樂為藩樂。明堂位：黃馬蕃鬯。釋文本作蕃鬯。昭二十六年左傳：以藩屏周。釋文本作以蕃屏周。是蕃番古皆通用也。今語謂科發更番曰一播兩播三播，即古語一番兩番三番也。古讀番播同音，故相假借。列子湯問：迭為三番。釋文曰：番更代也。然則播民和者，謂諸侯之百官更番率其役民和合於洛邑也。呂氏春秋適威注曰：見謁也。說文曰：士事也。庭樞見士于周，謂于周洛謁請所事也。勤當讀為覲。立政曰：以覲文王之耿光。尚書大傳洛誥傳：作以勤文王之鮮光。据此則古文覲，今文作勤也。釋詁曰：覲見也。庭樞周公成覲，言周公於受事來者咸徧接見之也。釋詁曰：洪大也。庭樞治當讀為辭。說文辛部曰：辭，籀文辭而石鼓文我辭攸除，以辭為治。此古字辭與治通之驗也。洪大誥辭謂不論功役之細務而告之以化民保國之遠圖，是為洪深博大之誥辭也。篇首四十八字是史官錄書者所為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共序，明白如此，而後人不能讀也。更自作序託名孔子何其妄也。惟成王六年春三月，始生光。周公初

始作新大邑於東國洛陽。四方之民皆來役作。大和合而會聚。惟時侯服甸服男服之邦。與諸侯之子孫守采地者。與蠻夷大長扞衛中夏者。皆使百官更番率其役民。和合偕來。謁見受事於宗周。公咸徧覲見之。以為功役事小不足為言。乃告以化民保國之要道。而為洪深博大之誥。辭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

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衎衎。威威。顯民。用肇造我

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休天

乃大命文王。壹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



乃寡兄勛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王周公稱王也。篇首史臣之序一則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再則曰：周公成覲所以明周公不為王也。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又明周公實稱自王。非代成王言也。周公受賜有王禮。故朝諸侯發大命。則稱王不敢廢成王之寵命也。家語觀周曰：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宸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王肅注曰：世之博學者謂周公便履天子之位。失之遠矣。此肅不信周公履王位。據家語以駁鄭也。然鄭亦不謂周公是代成王位也。而在洛邑朝諸侯身有王禮。不替王號。固宜履位稱王。非獨博學者之言之。而尚書固有明文也。即如家語之文。抱成王負斧宸南面朝諸侯。亦已履於王位矣。非踐成王之大位而周公固躬有其寵命。我國家禮亦宜之也。王肅不信學之陋也。偽孔傳曰：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釋詁曰：孟長也。呂氏春秋正名曰：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高注曰：孟長也。庭按：孟侯者諸侯之長也。貴稱

之故曰孟侯。爲孔傳曰：命爲孟侯，非也。尚書大傳畧說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迎也。於諸侯來朝，迎於郊，問其所不知，問人民之好惡，土地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及父在時皆知之。此今文之異說，而鄭注從之，謂周公呼成王曰孟侯，謬之甚者也。廣雅曰：其詞也。尚書大傳注曰：其發聲也。偽孔傳曰：封康叔名。廣雅曰：乃汝也。庭樞玉當讀爲不，古字通。中庸注曰：不顯言顯也。小爾雅廣詁曰：不顯，不也。秦和鐘銘曰：不顯皇祖。詛楚文曰：不顯大神。久湫不顯大神，巫咸不顯大神，亞駝。孟子引書曰：玉顯哉。文王謨：玉承哉。武王烈：玉皆讀爲不。詩曰：不顯不承，是其明驗也。蓋不顯者，其言其顯之詞。如今俗語云：好不光顯矣。偽孔傳訓玉爲大，曰：惟汝大明父文王，非其語意也。明德慎罰，謂有德者明用之，罹罰者慎恤之。此聖人御世之二大端也。多方曰：罔不明德慎罰。多士曰：罔不明德恤肆。皆與此經同意，可相證也。大學引此經及太甲帝典而釋之曰：皆自明也。謂文王之明用有德，太甲之顧天明命，帝堯之明用俊德之人，皆本於自明其德，故能然也。成二年左傳曰：周書曰：明德慎罰。



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也。慎罰務去之。謂也。此傳言明用有德者務尊崇其德。慎用刑罰者務漸去其罰也。宣十五年左右傳。羊舌職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此傳以庸。祇。釋明德。是文王能明用有德也。尚書古義昭然甚察矣。不敢侮鰥寡。慎罰之至也。哀憐鰥寡。不敢侮傷。為其尤易侮傷。故不敢也。說文曰。侮傷也。疏曰。不敢侮鰥夫寡婦。況貴強乎。非經意也。庸。祇。威。顯民用。明德之至也。詩南山傳曰。庸用也。釋詁曰。祇敬也。庭樞威讀為畏。古字通。詩常棣傳曰。威畏也。曲禮注曰。心服曰畏。庸。者。用其人。又及其人之所用也。祇。者。敬其人。又及其人之所敬也。威。者。畏其人。又及其人之所畏也。顯民用。三字為句。言如是故顯學之。民皆見用於文王也。偽孔傳曰。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非經意也。又以顯民為句。非句讀也。詩生民傳曰。肇始也。士冠禮記注曰。造作也。玉藻注曰。造謂作新也。東京賦薛注曰。區。域也。夏華夏也。詩皇矣箋曰。夏諸夏也。成十五年公羊

傳注曰。諸夏外土諸侯也。謂之夏者。大總下上言之辭也。庭桉夏者。中國中國者。國中也。大總下上言之者。通國中臣民具言之。則謂之夏。然則我區夏者。謂豐岐間一區之國境也。越當讀為若聲。近通用字。漢書律曆志曰。若翼日癸巳。偽武成作越翼日癸巳。是其明驗也。張丞相傳集解。晉灼曰。右預及之辭。庭桉我一二邦。謂文王之屬國也。曰一二者。以少言之。詞之謙也。中庸注曰。修治也。庭桉若我一二邦。為一句。以修我西土。為一句。言文王始作我豐岐區夏。及我一二屬國。共在我西土。以是修治之。非能兼及於東土也。惟時怙冒。為一句。怙當讀為胡。冒當讀為老。皆聲之誤也。詩載芟傳曰。胡壽也。詩抑傳曰。耄老也。此言文王於是已耄老矣。偽孔傳曰。我西土岐周。惟時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非矣。孟子趙岐注。引云。冒聞于上帝。是今文句讀。亦復不異於偽孔矣。帝休。帝當為尊。讀為定。周禮瞽矇世尊。繫注曰。故書尊或為帝。杜子春云。帝讀為定。其字為尊。書亦或為尊。小史尊世繫注曰。故書尊為帝。杜子春云。帝當為尊。讀為定。書帝亦或為尊。考工記弓人注曰。尊讀為定。周



禮職幣注曰尊定也。考工記匠人司農注曰尊讀為停。士冠禮注曰尊停也。釋名曰停定也。定於所在也。釋詁曰定止也。休息也。庭按此經言文王以胡耄之年聞于上帝而治功已休止矣。謂大勲未集而文王薨也。偽孔傳曰天美其治非文意也。天乃大命文王文當為武。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用此經語以言武王之事。而於文王無涉。故知此經古本當為大命武王。疑伏生誤定為文也。今謹据中庸改正。中庸鄭注曰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胃與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呂氏春秋慎人高注曰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是與鄭注可相證明。然鄭知中庸壹戎衣即此經之壹戎殷而不知壹讀當為殪不當為一也。宣六年左傳曰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左傳所引亦此經可知。壹殪古字通也。光武紀注曰殪仆也。釋詁曰戎大也。方言曰戎大也。宋魯陳衛之間或曰戎然則壹戎殷者謂伐勝大邦殷而殪之也。鄭云壹用兵伐殷非文義也。而偽孔雖讀壹為殪亦訓戎為兵。其傳曰乃大命之殺兵殷。文義尤非通也。誕讀為但。古

字如此。誕受厥命。謂周雖殪大邦。殷猶立。武庚為殷後。周不有其邦。與民但受其天命而已也。越讀為若。古字通。周語注曰。若猶乃也。庭桉。惟時叙。謂已滅武庚而後殷之邦域。殷之民人於是即叙為周有也。詩鴻雁傳曰。偏喪曰寡。小爾雅曰。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庭桉。周公是時蓋新有妻喪。故自稱曰。乃寡兄。謂是汝寡特無偶之兄也。偽孔傳曰。汝寡有之兄。武王非矣。勛當為勛。字形訛也。勛音與冒同。耄之假借字。已見上經注。此經言乃寡兄。耄。周公自謂己身老耄。不獲治殷也。肆讀若第。古音如此。見大誥。茲東土者。謂殷虛也。周公稱王。誥衛侯。若曰。大長諸侯。我之幼弟。年方小子。汝名曰封。惟汝不顯。皇考文王能明用有德之人。慎用罰罪之法。鰥寡單弱者。尤易侮傷。而不敢侮傷之也。此慎罰之至也。用其人。及其人之所用。敬其人。又及其人之所敬。畏其人。又及其人之所畏。如是。故顯學之民。皆為用矣。此明德之至也。以此肇造我岐。豐之間。一區中夏。及我一二諸侯之邦。以修明我西土之治。猶未能撫有東土之民。惟時文王之年。已在胡考耄耋。始聞於上帝。未集於大勲。而既定止矣。



休○息○矣○天○乃○降○大○命○於○武○王○使○伐○大○殷○而○殪○仆○之○亦○但○受○其○天○命○而○不○遂○兼○其○土○宇○  
若○乃○殷○家○邦○域○殷○家○民○人○則○至○武○庚○伏○罪○而○後○即○叙○為○我○有○焉○而○汝○寡○特○無○偶○之○兄○  
亦○聿○既○耄○第○令○汝○小○子○封○出○治○殷○民○在○茲○東○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汝**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

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不○近○惟○商○者○成○人○

宅○心○知○訓○別○求○聞○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

乃○身○不○廢○在○王○命○

汝○念○哉○今○民○五○字○為○一○句○言○今○日○治○民○之○宜○汝○所○當○熟○念○之○也○舊○讀○今○民○屬○下○句○非○

也。馬融注曰：通述也。釋言曰：通述也。釋訓釋文曰：通古述字。釋詁曰：紹繼也。庭樞衣當讀為依。古字通用。此經言：汝念治民之宜，將在敬述文考事。紹繼舊聞，依歸文王之德言也。為孔傳曰：服行其德言，非也。敷當讀為傳。古字通。禹貢禹敷土。荀子成相史記夏本紀俱作傳土。洪範用敷錫厥庶民。皇極之敷言。極之敷言。微子世家作用傳錫其庶民。王極之傳言。極之傳言。詩長發敷奏其勇。大戴記衛將軍文子作傳奏其勇。考工記廬人注曰：傳近也。詩山樞傳曰：保安也。釋詁曰：入治也。庭樞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十二字為一句。言汝往衛國當近求殷先哲王，所以安治此民者也。玉當讀為不。古字同。達當讀為近。大戴記曾子立事曰：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不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盧注曰：近當為達字誤。此古近達二字相亂之證矣。考成人。老成人也。宅讀為託。古字通。士相見禮注曰：今文宅或為託。方言曰：託寄也。凡寄為託。庭樞汝不近，惟商考成人託心知訓。十二字為一句。言汝若不近，惟商老成人以寄託汝心而問知謨訓也。訓即殷先哲王用保乂民者也。離騷注曰：達曰別。



庭按由古自古也。鄭注曰：由古先哲王。虞夏也。釋詁曰：康安也。庭按：別求聞由古先  
哲王用康保民十二字為一句。言汝若欲別求聞自古先哲王所用安民之道也。釋  
詁曰：弘大也。荀子王霸注曰：若如此也。荀子富國注曰：裕謂優饒也。荀子富國引康  
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較今經本多覆字而文義同。又以乎為乎。古字通也。弘  
乎為一句。天若德為一句。裕乃身為一句。言汝若如是遠求則大矣乎。與天相若之  
德祇足以饒裕汝身。自為名高耳。功不能及於民也。觀荀子引此經不以證節用裕  
民一段。乃以證不知節用裕民一段。可知周秦古義裕乃身正謂其不能裕民非矣。  
美辭也。漢來經師昧此久矣。詩四月傳曰：廢怵也。詩疏引說文曰：怵習也。庭按：詩傳  
蓋以廢讀為服。淮陰侯傳索隱引孟康曰：廢伏也。文選陸機詩注曰：服與伏同。古字  
通。周禮大宰注曰：廢猶退也。呂氏春秋不廣注曰：服退也。此皆廢服義通之證。孔子  
聞居注曰：服猶習也。橘頌注曰：服習也。怵習義同。故廢亦訓為怵。不廢謂不服習也。  
王命汝保殷民而汝惟自裕其身。功不及於民。是汝在王命而不能貫習其事也。偽

孔傳曰。則不見廢。常在王命。非文義也。周公稱王。歎而言曰。嗚呼。封。今者保民之  
事。汝當熟念之哉。汝念之。將在敬述汝文考。紹繼前聞。依據文王之德言。又往衛邦。  
近求殷先哲王。所以安治此民者。若汝不近。惟商老成人。是寄託汝心。而聞知其謨。  
訓。乃欲別求聞。自古先哲王。所以康保其民之說。則汝弘大矣乎。與天相若之德。徒  
優饒於汝身。自為名高。而功不及於民。則是汝雖在王命。而不能服習其職業也。可  
無念哉。



弘王○**應**○惟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偽孔傳曰○惻痛也○釋言曰○惻痛也○偽孔傳曰○瘵病也○釋詁曰○鰥病也○郭注引召誥智藏瘵在○則是鰥瘵字同也○召誥鄭注曰○瘵病也○庭樞此經言在王命者○非以饒裕汝身而實為痛病乃身也○燕刺王傳○師古注曰○裴古匪字○易比卦馬融注曰○匪非也○詩大明傳曰○忱信也○庭樞天畏裴忱○民情大可見○言天有賞罰○雖曰可畏○要為人之所不見○或者非信有之也○未若民情向背○大可見○則其可畏○甚於天也○老子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文自此經脫出○惟老子深得周公意○而注家莫能明也○小人難保○言民情易離○難以相保○若非竭盡心力○則不能保民也○釋詁曰○康安也○晉語注曰○好美也○吳語注曰○逸樂也○孟子趙注曰○豫亦游也○庭樞此經言○安○康○美好○逸樂○豫游○一皆無有○是所謂痛病乃身也○如是乃可以治民也○大謂大於我者○君父是也○小謂小於我者○民是也○我能事大字小○何怨之有○怨者乃我之不能也○

不可怨人也。故大者怨所不在小者亦怨所不在也。爲孔傳曰不在大起于小不在小。至于大非也。論語孔注曰惠愛也。說文曰懋勉也。昭八年左傳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杜注曰言當惠愛於不惠者。茂勉於不勉者。庭桉人有不惠愛於我而我惟當惠愛之人有不勉於待我而我惟當勉待之。如是何怨之有此言。小人雖難保。惟當盡心保之。不當疾怨於民也。杜注深得經意。其言明且清。疑本漢尚書注也。爲孔傳曰言怨不可爲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非也已當作配。歎詞也。見大誥釋詁曰服事也。弘大也。庭桉乃服惟弘王言汝年幼小而汝所服事乃更宏大於成王之事。謂任重也。應當作惟。蓋字形之誤。謹据文義改正。殷民謂衛國人皆殷餘民也。說文曰助佐也。釋言曰宅居也。周禮稻人注曰作猶治也。廣雅曰新初也。庭桉新民謂殷人新遷於洛者也。惟保殷民言衛國所受殷遺民惟汝當保安之。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言成王宅洛享天之命作治新民亦惟汝在東土當佐助之。故曰乃服宏大於成王也。周公王歎而言曰嗚呼小子封在王命者非優裕汝。



之身而實痛病汝之身汝敬之哉天明可畏而人不知之或者非信有之也而民情之向背是惟大可見者故其可畏甚於天也小人易離而難保汝往衛邦竭盡汝心無有安康美好逸樂豫游之暇乃其惟治民之務是痛病汝之身也我聞古之人言曰怨之所在不在大於我者大於我者乃我所事可怨而不可怨也亦不在小於我者小於我者乃我之所畜可怨而不可怨也大者不惠愛於畜我而我惟惠愛以事之是惠於不惠也小者不懋勉於事我而我惟懋勉以畜之是懋於不懋也如是則何怨之有也配乎汝年惟是小子而汝所服事惟更宏大於我成王也衛邦所受殷遺民惟汝當保安之我成王宅中受天命作治新民亦惟汝在茲東土當佐助之此何如宏大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

典式爾有厥罪小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

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古者法令之書謂之罰。下經又曰：文王作罰是也。亦或謂之刑書。甫刑曰：荒度作刑是也。僖三十三年左傳注曰：皆過也。莊二十二年傳曰：皆災也。釋文曰：皆本亦作省。春秋莊二十二年，肆大眚。公羊作大省。孟子趙注曰：終者竟也。庭按：典當讀為臆。古字通用。考工記：輅人輅欲順典。司農注曰：典讀為殄。詩新臺：遠籛不殄。箋曰：殄當作臆。善也。釋言曰：式用也。庭按：詩賓筵：式勿從謂。箋曰：式讀曰臆。此鄭以式與臆古音相似，故讀從之。据此知式之古音非如今人所讀也。今俗語湏用如此，皆曰湏得如此。蓋式之古音若得也。此猶爾雅之遺言也。式爾有厥罪，須得爾為，以有其罪，謂故犯也。小當屬下句。後漢書陳忠傳引書曰：小不可不殺。是漢時句讀如此。又無乃字，偽古文增加閒字，因而誤分句讀也。今謹據後漢書刪正。殺當為槩，字之有槩音近竄。堯典：竄三苗。孟子作殺三苗。孟子讀殺為竄也。僖二十六年左傳釋文引字林。



竄千外切。昭二十六年左傳釋文引字林。竄七外切。是字林讀竄音如蔡也。昭元年左傳蔡叔即竄蔡叔也。釋文讀為繫蔡叔。引說文曰。繫。搥撒散之也。然則繫亦竄之借字。而殺為繫之省文也。小不可不繫。言所犯雖小而不可宥。故當竄逐之耳。注家不識古字。皆讀為斬殺之殺。小罪自應坐小刑。何遽至於斬殺也。名為小罪而曰不可不斬殺之。此宜蒼鷹屠伯之所不敢言。而謂周公言之乎。呂氏春秋明理注曰。適時也。鬼谷子本經陰符注曰。適然者。有時而然也。庭按。道當為蹈聲之誤。蹈猶行也。釋詁曰。極至也。辜辜也。庭按。適爾既道為一句。極厥辜為一句。言適然爾亦既蹈行而至於罪辜。悔而無及也。殺讀為繫。見上注。周公王歎而言曰。嗚呼。封汝保殷民。要在慎罰。當敬明之。人有犯小罰之罪者。非其過而為之。乃惟終竟常然。自作不善。式用爾為。以有厥罪。雖小哉。若宥之而不繫。乃不可也。乃有犯大罰之罪者。非其終竟常然。乃惟過誤。皆災適然。爾為亦既蹈行而至於辜罪。悔而無及也。若繫之而不宥。是乃不可也。

王曰。嗚呼。封。有時叙。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

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

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人。無。或。劓。人。

叙時字倒誤。當為有時叙。舊讀時字屬下句。非也。僖二十三年左傳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荀子富國曰。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古讀乃大明服句上皆無時字。明知時字屬上句也。時字屬上句。固當讀為時叙。與上經惟時叙。下經曰時叙。語意竝同。蓋漢初誤倒其字。因而句讀亦失。今當据文義乙正。此承上言。或繫或不繫。有如是之次叙。乃大能明罰而服民矣。勅當讀與飭同。荀子作力懋和。力亦勅字壞也。考工記梓人注曰。若如也。荀子作而有疾。詩都人士箋曰。而亦如也。然荀子。



讀而有疾句連上為文。非經意也。大學引康誥及荀子富國皆曰如保赤子。廣雅曰。如若也。孟子趙注曰赤子嬰兒也。此經言汝大明罰服民則民其謹飭懋勉於和順矣。汝用罰於民如汝身有痛疾也。則民其當盡棄咎罪不觸文法矣。汝保民如保嬰兒則民安康而平治。刑罰無所用之矣。說文曰刑剋也。庭按殺讀為繫。者竄也。舊讀斬殺之殺非也。此經言刑人殺人。刑人已是斬殺之刑。又言殺人則為複重。若謂刑人是墨劓剕宮之刑則下經又有劓刑人亦複重也。汝封不能保民而有被刑之人被繫之人則是汝封刑人繫人也。若非汝封刑人繫人無或有刑人繫人之事也。又曰當為又日。士喪禮注曰古文曰為日。孟子丁公著音曰放勳日。或作日誤。庭按日日相似古書多誤讀者。非字誤也。但古字左不開口即是日字。開口則為日字。不限廣狹也。又日猶他日也。疏曰豈非汝封又自言曰得劓刑人非也。則當為刑字。形之誤。說文引真孔古文甫刑曰刑劓斂黥。鄭注東漢古文為刑劓桷黥。為孔古文為劓桷黥。而夏侯今文為臠宮劓割頭庶劓臠猶刑也。尚書大傳亦有臠而無刑。

是則先漢古今文俱無則刑而鄭注本始以刑譌為則乃注曰則為臣從君坐之刑  
非也此經言汝封不能長保民致他日身沒之後尚有剽鼻則足之人是汝封他日  
剽別人也若非汝封他日剽別人無或有剽別人之時也 周公王歎而言曰嗚呼  
封汝若能明罰有如是之次叙乃大明法而服民惟民其謹飭懋勉於和順矣汝罰  
及於民如汝身之有痛疾惟民其盡棄舊惡矣汝保民如保嬰兒惟民其康安而又  
治矣如是則刑罰將無所用也惟汝封不能保民乃有可刑之人可繫之人是汝封  
刑人繫人也非汝封刑人繫人無或有刑人繫人之事也惟汝封不能長保民乃使異日身沒  
之後尚有剽鼻則足之人是汝封異日猶剽別人也非汝封異日剽別人無或有剽別人之時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  
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正蔽要囚汝陳時臬司事罰蔽殷



葬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勿曰時  
叙惟曰未有遜事

外事外朝之事也。大獄議於外朝。故謂之外事。爲孔傳曰言外土諸侯奉王事非也。  
廣雅曰陳列也。釋詁曰時是也。小爾雅曰臬法也。廣雅曰臬灋也。灋法字同。臬灋音  
同假借。說文曰灋議臬也。集韻灋與讞同。文王世子曰獄成有司讞于公。張湯傳曰  
著讞法廷尉挈令讞皆議罪之名。與臬同也。司當讀爲辭。之古文爲辭。脫半而爲  
司也。汝陳時臬辭爲一句。言汝陳列是讞獄之辭也。師當爲帥。字之誤。桓二年左傳  
不稱主帥。釋文本作主師。列子黃帝其國無帥長。釋文或作師長。此古書二字相混  
之證也。爲孔傳讀司師爲句。曰司牧其衆非也。內則注曰帥循也。釋詁曰茲此也。周  
禮太宰陳其殷司農注曰殷治律庭按刑書。自漢以來謂之律。古謂之殷。之罰者猶

今言律法矣。偽孔傳曰：殷家刑罰，非也。中庸注曰：倫猶比也。庭桉有倫二字為一句。言以臬辭比於殷罰，已有其比例也。又曰：當讀為又日。已見上經注。又曰者，猶言再日也。趙充國傳師古注曰：要遮也。釋言曰：囚拘也。庭桉又日要囚，四字為一句。言宜再日禁囚，欲詳審也。文選注曰：服與伏同。古字通。曲禮注曰：伏覆也。說文曰：十日為旬。白虎通曰：時者期也。庭桉旬時，言一句之期也。近或五日六日，遠或十日為期。偽孔傳曰：至於十日，至於三月，非也。玉讀為不古字同。晉語注曰：蔽決也。昭十四年左傳注曰：蔽斷也。庭桉古之言蔽，即今言批斷之批。古今語同而字變耳。晉語曰：蔽獄之日，即批獄之日也。左傳曰：蔽罪邢侯，即批罪邢侯也。論語曰：一言以蔽之，即一言以批之也。不蔽要囚，言有五日六日至旬日時，猶不批斷而仍要囚者，慎之至也。要囚下，舊有王曰二字，當在下經未有遜事下脫亂在此。今據文理移正。罰當讀為發落之發，亦古今聲同而字變。墨子經上曰：罰上報下之罪也。即今語發落之義也。汝陳時臬事罰蔽七字為一句。言汝念之既熟，乃陳列是讞獄之事，而發落批斷之可。



也。周禮春官注曰：「彝灋也。」庭桼殷彝，亦猶今言律法也。偽孔傳曰：「殷家常法，非也。」微子鄭注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庭桼殷彝，用其四字為一句。言勿用己意以批斷，而惟律法之用也。家語始誅，引書云：「義刑義殺。」荀子致士，引書曰：「義刑義殺。」宥坐亦引書曰：「義刑義殺。」据知周秦古讀，用其字皆屬上句，不連本句。偽孔讀云：「用其義刑義殺，非句讀也。」偽孔傳曰：「義宜也。」詩蕩傳曰：「義宜也。」庭桼殺讀為繫，亦竄也。己見上經注，次當為「即聲之誤也」。封當作心，亦聲之誤。家語始誅曰：「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荀子致士曰：「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慎事，言先教也。」宥坐曰：「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惟曰：「未有慎事，言先教也。」家語荀子皆及見，未焚書時古本其所稱，引宜可信。今二書皆為「以即」可證，次字必漢本誤也。家語為汝心，文義甚明，而荀子再引皆無心字，文似不了。疑為傳寫脫漏，又寫「即汝」一誤，為「即予」，寫手淺率可見也。遜事家語作「慎事」，荀子作「順事」，遜順慎古字通。孔子世家子慎，孔光傳作子順。孟子王順，古今人表作王慎。易履

霜堅冰至。蓋言順也。春秋繁露作履霜堅冰。蓋言遜也。以是知三字通用。非異文也。家語荀子俱中間少二句。此則引書節省。非古本不同也。方言曰。即就也。庭按此經言。用法律者。或宜刑罰。或宜放繫。勿庸就汝心意。以為斷。必以法為平也。曰時叙句。上當有勿字。亦漢本脫漏。當據文理補正。此經言。汝所斷刑繫。若皆順理。猶勿得曰。是有次叙。惟當曰。未有順理之事也。何者。猶有刑繫。則是教民不至。不可自云有順事也。周公王曰。外朝議獄。事之大者。汝尤宜慎之也。汝列是讞獄之辭。循此律令之法。既有其倫比矣。猶懼未詳審。乃再日要之。囚之重覆思念。五日六日。以至於旬時。猶有不批斷。而仍要囚者。慎之至也。汝乃列是讞事。發落批斷。惟律法是用。或宜刑罰。或宜放繫。有律法在。勿庸就汝心。以為斷。懼其有未順也。乃使汝所批斷。盡皆順矣。猶勿得曰。是有叙也。惟當曰。教化不至。猶有刑人繫人。是未有順事也。

王曰。已。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王曰二字舊錯在上經丕蔽要囚下。括文義當在此。已當讀為配。歎辭也。見上經注。此經承上言。勿庸以即汝心。非謂汝心不善也。他人未有若汝心。惟汝能知我心。此深嘉之也。故下經遂與之論心。周公王歎而言曰。配乎。我言勿即汝心。非謂汝之心或不善也。汝年惟是小子。他人之心。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者也。我之秉心。我之執德。他人或不及知。而惟汝知之。是汝可與論心也。可與語德也。

王曰封。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斂不畏死。凡民罔弗慙。元惡大慙。

王曰封三字舊錯在下經罔弗慙下。今括文義當在此。公食大夫禮注曰。凡非一也。荀子禮論注曰。凡常也。庭桉。凡民自得罪。謂凡常之人。自己不謹。非為他人株累而得罪。辜者是不可謂不幸也。荀子君子曰。刑罰暴省。而威行如流。世曉然皆知夫為

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荀子所說，非此經本指。然其言服罪而請，雖屬借經說意，要可知凡民非寇攘之人。其於曰文訓詁，未大失也。而偽孔傳曰：凡民用得罪，孔疏曰：凡民所用得罪者，由寇攘也。此皆訓自為用，而以寇攘姦宄為凡民失之遠矣。堯典鄭注曰：強取為寇。成五年穀梁傳注曰：攘盜也。三蒼曰：在內曰姦，在外曰宄。說文曰：殺到也。家語五儀注曰：越過也。孟子曰：越人闕弓而射之，越人者，過人也。謂過路人也。釋言曰：于求也。周禮職金注曰：貨泉，貝也。偽孔傳曰：啟強也。釋詁曰：啟強也。說文曰：啟，冒也。孟子作閔，不畏死，古假借字也。庭按：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啟不畏死，謂大盜劫殺過路人求索貨泉，啟然不畏死刑罪，又大於凡民自得罪者也。廣雅曰：慙，惡也。孟子作凡民罔不讞，讞字同，而孟子所見古本有凡民字。說文亦引周書曰：凡民罔不讞，是許氏所見古文經與孟子同。今偽孔本無凡民二字，甚誤。謹當依孟子說文補正。然孟子曰：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此所引實少元惡。



大○慝○一○句○疑○古○之○讀○孟○子○者○不○明○書○意○刪○省○之○矣○故○皆○為○之○說○云○殺○人○奪○貨○強○不○畏○  
死○者○凡○民○無○不○得○而○討○殺○之○此○為○不○明○書○意○者○也○書○云○凡○民○罔○弗○慝○元○惡○大○慝○益○言○  
自○得○罪○之○凡○民○我○無○不○惡○之○矣○殺○人○奪○貨○之○元○惡○尤○我○所○大○惡○矣○故○知○孟○子○引○康○誥○  
不○宜○省○元○惡○大○慝○之○句○明○甚○也○今○偽○孔○古○文○亦○斷○此○句○屬○下○章○首○既○與○罔○弗○慝○句○不○  
連○又○誤○加○王○曰○封○三○字○隔○斷○其○間○甚○不○可○讀○今○謹○据○文○義○是○正○釋○詁○曰○元○首○也○周○  
公○王○曰○封○乎○凡○此○常○民○非○由○誣○陷○非○累○株○連○自○己○不○謹○以○得○罪○辜○此○非○其○不○幸○也○又○  
有○寇○劫○攘○奪○內○姦○外○宄○戕○殺○過○路○之○人○于○求○泉○貝○之○貨○啓○冒○而○不○畏○死○刑○此○則○元○惡○  
之○罪○也○凡○民○之○罪○罔○不○可○惡○惡○矣○元○惡○之○罪○更○可○大○慝○惡○矣○

矧○惟○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子○弗○  
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

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  
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惟○天○與○我○民○喪○大○  
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

釋言曰矧況也文選甘泉賦注曰惟有也是也庭按矧惟下子弗上舊作不孝不友四字今據僖三十三年左傳胥臣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杜注曰康誥周書不言今康誥無此文則杜所見今文經有此明矣左傳疏曰此雖言康誥曰直引康誥之意耳非康誥之全文也此則唐時今文已亡疏故云爾也昭二十年在傳范何忌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疏亦曰引其意而言之後漢書章帝紀元和元年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此詔引



今文尚書非引左傳文也。章懷注曰：左傳胥臣云：「今康誥之言事同而文異。」此亦唐人。不見今文經。故云爾也。後漢書楊彪傳：孔融曰：「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謝弼傳亦引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皆漢人親見今文經與左傳符合。而孔融謝弼節省引之。與范何忌同。章帝引其全文。與胥臣同。以此想見今文之學。其來有自。大可信矣。偽孔本似用庸生古文。少十數字。與左氏違。非古本也。然今文經雖可信。而說之不得其意。直謂父子兄弟不相連坐。罪子不又罪父。刑弟不并刑兄。以是為不相及也。不獨章帝謝弼孔融皆用今文說如此。自左傳胥臣范何忌所說皆然。並非經意。豈非經學難明。自古而然耶。想庸生古文必知此解未通。而疑以為斷爛之文。遂刊而逸之。僅剩不孝不友四字耳。今文解之。雖誤古文刊之。亦妄。今據左傳後漢書補正。不用漢晉古文也。此經言凡民元惡。既可懲矣。況惟父子兄弟之間。乃有不慈不孝不友不恭之行。而刑罪不得及其身者乎。斯豈不尤可懲也。下經曰：「不于我政人得罪。即申說罪不相及之意。甚明白矣。以經自證。而知胥臣范何忌及今文說。」

皆未是也。釋詁曰：祗敬也。疏曰：曲禮曰：死曰考，是對列耳。考亦通生死，即此文及酒誥是也。庭桉說文曰：考，老也。此經言：子不孝者，不敬服其父之事，大傷老人之心也。莊元年公羊傳注曰：于，遠辭也。景十三王傳：西王端注曰：于，遠也。言其所行不善，遠乖道德，故以為謚。庭桉：人有後妻而遠其子，則謂之于父；後母生子而遠其兄，則謂之于弟。故有于父于弟而無于子于兄，由此名之也。文王世子曰：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間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注曰：于讀為迂，猶廣也大也。此注似未得仲尼意也。仲尼之言：抗世子法於伯禽者，謂成王有過，則撻伯禽，伯禽無罪而受撻，有似乎于父之所為，故曰：于其身以善其君也。于為不愛其子者之名。吾得孔子之言，以證周公之經，曉然無疑矣。詩生民傳曰：字愛也。莊四年公羊傳注曰：疾痛也。庭桉：經言父不慈者，謂于父制於後妻，不能字愛其子，乃疾害其子也。弟不恭者，于弟驕於後母，不念天有顯光照見不義而大不能恭其兄也。兄不友者，亦不



念父母之心○哀憐稚子○而大不友○愛其弟也○釋言曰○鞠稚也○呂氏春秋報更注曰○哀愛也○詩匪風傳曰○弔傷也○庭桉天惟當為惟天○傳寫倒誤○今据文義乙正○此經言不慈不孝不友不恭之人○我惟傷其若茲○而不得罪於我執政之人○刑章不至於其身○則惟天所與我民之彝倫大為是人泯滅而汨亂之○此其罪不相及之害也○曰者○謂皆如是云也○非汝獨云○亦非汝獨不云也○詩君子陽○傳曰○由用也○庭桉文王作罰○謂文王所作法令之書也○昭七年左傳曰○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閭○是文王之作罰○春秋時猶有其書也○此經言文王之法○有悖理亂常之人○不俟告發○直就其家行刑焉○今此人既泯亂民彝○故當速用文王法而刑之○不循大槩常法也○大槩常法必有告者而後乃於我政人得罪而後為刑所加也○釋詁曰○率循也○偽孔傳曰○夏常也○疏曰○夏猶楷也○言為楷模之常○釋詁曰○夏常也○庭桉不率大夏○句偽孔亦斷屬下章之首○甚不可讀○今謹据文義是正○罔不慈者○大慈者是皆然矣○矧惟為父不慈為子不孝為兄不友為弟不恭而刑罪乃不相及者乎○慈何如也○所云子不孝者不敬服

其父之事大傷其老人之心○所云父不慈者○制於後妻名為于父○不能字愛其子○乃  
疾害其子○所云弟不恭者○黨於後母名為于弟○不念天有顯光照見不義而大不能  
恭其兄○所云兄不友者○亦不念其父母之心之哀憐○稚子而大不友愛其弟○我惟傷  
其人○若茲而不得罪於我執政之人○刑章不及於其身○則惟天所與我之民○與大泯  
滅矣○大紊亂矣○計莫不曰○乃其當速用文王之作罰○不俟其得罪我政人○遂刑此人  
而無赦○不率百司之大戾矣○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  
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憖已汝○乃  
其速由茲義○率殺○



燕義注曰庶子猶諸子也。庭桉外庶子者外朝諸子。蓋百官之總稱也。訓人謂百官皆以訓民為職也。鄭注以訓人為師長非也。釋詁曰正長也。庭桉正人者官之正長也。越讀為若猶及也。小臣諸節偽孔傳曰小臣諸有符節之吏。疏曰若為官行文書而有符今之印也。說文曰播一曰布也。詩小旻傳曰敷布也。王制注曰造成也。詩振鷺箋曰譽聲美也。庭桉民大譽謂父慈子孝兄弟恭是皆民之大美之名也。此經言衆官有訓人之職者惟正人及小臣有符節者皆所使分別布教成民之美譽者也。釋詁曰念思也。詩南山傳曰庸用也。召詁鄭注曰瘵病也。釋詁曰引長也。庭桉引惡謂引長民之惡行也。此經言訓人之官不念其職不用君令乃使民譽不成而君受其恥則病其君者也是乃引長民之惡行者亦我所甚惡也已。讀為以古字通。論語毋吾以也。鄭本作毋吾已也。檀弓曰以與已字本同。詩蕩傳曰義宜也。庭桉率大率也。殺當讀為繫猶竄也。已見上經注。此經言引惡之可惡如是以汝論之乃其當速用便宜行事大率皆竄逐之也。亂民變者不可救矣。矧惟外朝諸子以訓

民為職者。惟厥官之正長。及衆小臣執符節者。乃所使分別布教。成我民大美之舉者也。而不思其職。不用其令。民譽不成。而君受其大恥。是病其君者也。是乃引長惡俗之人。尤我之所惡也。以汝知我心。與德乃其當。速用此義。便宜行事。大率竄逐而遠之矣。

矧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

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

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亦惟上疑脫矧字。謹据上二經補正。魯語注曰。長猶尊也。淮南說山注曰。長主也。庭桉。惟君惟長者。惟是一國之君侯。惟是民臣之長主也。廣雅曰。能任也。庭桉。厥家人。



者謂其民父子兄弟一家之人也。越讀為若，猶及也。小臣者，即小臣諸節外正者。即外庶子正人也。賈子容經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說文曰：虐，殘也。論語孔注曰：放依也。庭按：上經曰：速刑無赦。曰：速率，樂是惟威惟虐也。曰：由文王作罰，曰：由茲義是。大槩放依王命也。雖大槩放依王命，乃用威虐為治者也。非用德為治也。敬當讀為苟。<sup>己力反</sup>說文曰：苟，自急救也。又曰：敬从攴，苟。庭按：苟與亟聲義皆同，形亦相似。疑此二字本同。古書多用亟，罕用苟。惟尚書有之，而假借作敬字，以敬之偏旁即苟也。舊皆以敬讀如字，非也。典當讀為腆。古字通。燕禮注曰：腆，善也。庭按：由讀為猶，易豫卦由豫，馬融本作猶豫。孟子丁公著音曰：由與猶義同。檀弓注曰：猶，尚也。左傳注曰：猶者可止之辭。方言曰：裕，道也。東齊曰裕。大學注曰：道，言也。廣雅曰：道，說也。庭按：裕民者，說民之不善也。此經言汝亦無宜不能自急救於善，乃猶說民之不善也。敬亦讀為苟。詩大叔于田傳曰：忌辭也。詩箋曰：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已。箋據韓詩言彼己之子於毛詩即彼其之子也。微子鄭注曰：具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檀弓注曰：居讀

為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据此知忌己其居字皆同聲。此經敬忌。秦誓未就。予忌詩。叔善射忌。彼其之子。微子若之何其。檀弓何居。左傳誰居。竝讀姬姓之姬。以為語助之辭。有聲無義。皆可以相證。孔疏曰。敬忌即敬德忌。刑鄭注曰。祇威皆非也。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言。惟如文王之急。教於善乃可說。民之不善也。曰我惟有及。謂其說民之不善。必且曰我失教。致民若此。我亦惟有與反之咎也。詩板傳曰。懌也。釋詁曰。懌樂也。庭按。則予一人以懌。謂汝能如是。則我一人所以懌樂也。荀子君道曰。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中間少二句者。意所不在。節省引之也。荀子以敬讀為苟。所以有勞動之義。擇讀為懌。所以為休美之情。此雖借經說意。非其本指。然可證敬之為苟。又可見忌之有聲。而無義。亦大有益也。引惡己為懌矣。矧亦惟一國之君侯。惟民臣之長主。不能於民家父子兄弟各等之人。以及小臣諸節外。庶子正人。教道無素。以至於有非而惟疾威。惟殘虐。速刑速殲。雖當其罪大。概放依王命。然而乃非用德治人者也。汝亦戒之。無



然不能自急救於善而猶說民之不善也。惟以文王之善自急救，乃可以說民之不善。而其說之必且曰：為我失教，致民若此，我亦惟有與其咎也。如是則尚德而緩刑，先教而後罰，我一人所以悅懌也。此為朕心，朕德欲汝知之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爽當讀為嘗。古字音近假借。招魂曰：厲而不爽。些厲列也。陳列於前而不徧嘗也。大招曰：遠爽存只。遠與據通。據按也。按序少嘗而存其餘，不盡食也。王逸注皆失之。古之假借字，漢人亦不能盡識也。說已詳大誥篇。此經爽惟，即嘗思也。釋詁曰：惟思也。

庭按迪當讀為由。字形之誤也。已見大誥無逸詩天保傳曰。吉善也。釋詁曰。康安也。庭按求當讀為速。古字通用。詩下武。世德作求。亦當讀為作速。謂世繼其德。以作三后之速匹也。此經作求。偽孔傳解之曰。為求等。亦匹也。是偽孔讀求為速矣。疑其用漢人之舊義也。嘗惟民由吉。康六字為一句。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速。十五字為一句。我嘗思惟願吾民由行於吉。善康安之道。我在爾時。當惟殷先哲王用德以安治民者。我與之作匹焉。言欲用德無用罰也。罔由。謂無有由行。吉康者。也不適。猶不啻也。孟子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豈適猶云。豈啻也。逸周書典寶注曰。適。單也。庭按。不適。不由。不單。只不由也。政者。謂政人也。官之正長也。此經言民由吉康。我將用德而不用罰。況今民不由吉康。不啻不由也。則且抵冒不顧。若無官政在其國中也。則斷罰將日有聞也。厥邦下。舊有王曰。封三字。當是下經錯脫於此。今據文理移正。詩節傳曰。監視也。庭按。此經言觸罰者日多。我故當監視此民。告汝用德之說。於罰之所行也。周公王曰。封乎。我嘗思惟願我民由行於吉康之道。我



於爾時其當惟殷先哲王用德以安治民者與為迷匹終無用罰是我心也況在今  
日之民不由吉康不啻其不由也則且抵冒不顧若無官政在其國中也則斷罰必  
日有聞也我惟是不可不監視此民而告汝用德之說於罰之所行庶幾以救時也

王曰封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

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

尚顯聞于天

王曰封三字舊錯在上經厥邦下今据文理當在此詩柏舟傳曰靜安也桑柔傳曰  
戾定也庭按迪當讀為妣敕留動也機也屢讀為婁古字通妣婁疊韻字不靜之貌  
也多方迪屢未靜音義與此同可以相證禮運注曰同猶和也庭按此經言殷遺民

妯婁動擾未能和同也。偽孔傳曰：教道屢數而未和同，非也。爽讀為嘗，爽惟者，嘗思也。見上經注。殛讀為極，古字通。多方大罰殛之，釋文本作大罰極之。甫刑曰：天罰不極，庶民言不至於庶民也。此經天其罰極，我言當至於我也。我其不怨，言我當受罰，不怨天也。我思厥罪無在大，民有罪，即我當罰，罪亦無在多。一民有罪，即我當罰，矧曰其罪之大，之多，尚有顯章著聞於天者乎？周公王曰：封乎？今惟殷民未安靜，未能自定其心。妯婁動擾，未肯和同，則是我不能安民之罪也。我嘗思惟天其當罰極於我，其當受罰不怨，惟其罪無在於大。苟有小罪，則宜罰，亦無在於多。雖有少罪，猶宜罰，而況曰不能安民之罪，其大其多，尚猶彰顯著聞於上天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無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



汝瑕殄

作怨者因民不靜而亟用重刑作為怨讎也。非謀謂詐民非善謀也。釋詁曰：彜常也。庭桮非彜謂縱民非常法也。論語包注曰：蔽猶當也。釋詁曰：時是也。詩大明傳曰：忱信也。庭桮忱古音若真假之真故訓為信。即真也。惟保民為真實之事而譎詐以取名縱緩以市恩一切非謀非彜之假術不可以當保民之實事也。玉讀為不古字。同中庸注曰：敏猶勉也。庭桮不則敏德用為一句不作怨不用非謀非彜蔽時忱則惟敏勉於用德也。康乃心言不作怨而用德則其心康安也。顧當為顯字形之誤多。士曰：誕罔顯于天顯為顧誤。此經顧為顯誤。各据文義可知也。顯乃德言不用非謀則其德顯明也。方言曰：猷道也。裕道也。東齊曰：裕或曰猷。釋詁曰：猷言也。廣雅亦曰：裕道也。庭桮遠乃猷裕為一句言不用非彜則其猷裕於民者必有遠圖也。表記注曰：瑕之言胡也。詩生民箋曰：胡之言何也。庭桮殄當讀為腆。燕禮注曰：古文腆皆作

殄○詩○新臺箋曰○殄當作腆○善也○詩疏曰○腆與殄古今字之異○廣雅曰○腆美也○此經不汝瑕殄言不如是則汝有何美也○國君以安民為其美○非以享國為美者也○周公王歎而言曰○嗚呼○封乎○汝敬之哉○無以民不靜而忿疾之○作為怨讎也○無以譎詐非謀○縱弛非義○種假術○當此保民之真事也○不作怨○不用非謀○非義則惟敏勉於用德矣○用德則上下相安○猜疑不作○是康安汝之心也○恩意宣著○心事光明○是顯著汝之德也○今如流水○渙汗○無阻○又遠施○汝之猷裕也○如是乃以民安寧○豈不美哉○不如是雖享國富貴而汝何以為美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  
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肆讀若弟○古音也○弟猶但也○在東土○保殷民○但惟汝小子○封言其任甚大也○少儀注



曰○常○恒○也○太元○告○注○曰○常○指○故○也○庭○桉○惟○命○不○于○常○謂○天○命○在○於○有○德○不○在○於○故○  
常○富○貴○之○家○所○以○不○可○深○恃○者○也○殄○讀○為○腆○古○字○通○已○見○上○經○注○廣○雅○曰○腆○美○也○方  
言○曰○腆○厚○也○僖○二○十○三○年○左○傳○注○曰○享○受○也○庭○桉○無○我○腆○享○謂○汝○無○自○云○我○有○國○土○  
惟○美○厚○享○祿○而○已○也○禮○運○注○曰○明○猶○尊○也○文○十○八○年○左○傳○注○曰○服○行○也○玉○藻○注○曰○命  
所○受○君○命○者○也○庭○桉○明○乃○服○命○言○所○以○尊○明○汝○者○為○汝○當○服○行○王○命○也○非○為○汝○腆○享  
也○呂○氏○春○秋○離○俗○注○曰○高○貴○也○廣○雅○曰○高○上○也○庭○桉○聽○當○為○德○字○形○之○誤○家○語○本○命  
曰○効○匹○夫○之○聽○注○曰○聽○宜○為○德○是○則○德○誤○為○聽○古○書○有○其○證○矣○又○據○上○經○曰○殷○先○哲  
王○德○用○康○人○民○文○與○此○同○惟○德○聽○異○而○字○形○相○似○其○為○誤○字○甚○明○也○高○乃○德○用○康○人  
民○為○一○句○言○所○以○貴○高○汝○者○為○汝○當○用○德○以○安○治○民○也○非○為○汝○腆○享○也○周○公○王○歎  
而○言○曰○嗚○呼○當○此○大○任○第○在○汝○小○子○封○惟○天○之○所○命○在○於○有○德○惟○新○不○在○於○故○常○富  
貴○汝○宜○念○之○哉○無○自○云○我○有○國○土○惟○美○厚○享○祿○而○已○所○以○尊○明○汝○者○為○汝○服○行○王○命  
故○尊○明○非○為○汝○腆○享○也○所○以○貴○高○汝○者○為○汝○用○德○安○治○民○故○貴○高○非○為○汝○腆○享○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釋言曰。替廢也。說文曰。晉廢也。一曰偏下也。从竝。白聲。晉或从曰。替或从𣎵。从曰。徐鉉曰。今俗作替。非是。庭按。偏下者。一邊下也。今本說文云。晉廢。一偏下也。脫也。字曰字。遂不可通。而鉉不知也。重文當云。替或从𣎵。从曰。蓋𣎵訓竝行。讀若伴侶之伴。聲義俱與竝字為近。字形亦畧相似。晉字既以竝為義。故亦或从𣎵作替。無緣乃从𣎵也。鉉不知替為誤寫之非。而又不知今作替者。即說文或體。而以為俗作非是。蓋其踈也。敬典。讀為苟腴。苟。自急救也。腴。善也。已見上經注。廣雅曰。聽從也。庭按。殷民謂康叔所受民。皆殷之餘民也。定四年左傳。祝鮀曰。分康叔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饒氏。終葵氏。是也。周公王如是言之曰。往哉封。乎汝勿替廢。長自亟救於善。道聽從於我。告汝之言。乃得以殷餘民傳世相保。享國無窮矣。

酒誥



衛地有殷紂之餘風。飲酒無度。康叔欲化之而不能也。於是周公申之以大命。授之以教辭。而後飲酒哀止。衛號易治。幾乎與魯同風。史錄其篇名之曰酒誥。欲以是見聖人之善化。無不可誨之人。無不可變之俗也。然此篇錯簡尤多。誤文不少。向脫雄空由來難讀。今謹據文義改正。古今文之謬。冀從秦灰之後。復覩未燔之書。誠知其難。然而不得已也。知我罪我。惟酒誥乎。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惟天降命以下十

祀用茲酒。

字舊錯在茲酒下

祀茲酒三字舊錯在朝夕曰下而用字舊錯在越小大邦下祀衍文

我用大

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與越小大邦。喪亦罔非酒。惟

辜。

二十五字舊錯在天降下行當為舉聲之誤

釋文曰王若曰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為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為謚衛賈以為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盡取馬吾以為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疏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注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為妄也庭樞馬鄭王皆不見真孔古文但據三家今文經而參之以庸生古文說為孔本亦但據馬鄭王古文而馬鄭王古文三家今文皆有成字偽孔本獨無者非其別有所據正見馬融注云後錄書者加之因就其本去成字欲貌為奇古耳其真孔古文有無成字不可知也今以經文考之康誥酒誥梓材皆周公在洛邑洪大誥辭不應此篇獨出成王之言時惟六年三月成王猶在豐鎬未來洛邑不得有成王言也想三家采獲經說微聞酒誥之篇有成王求之而不見其處乃於篇首加成字以應之不知酒誥有成王乃在篇中而不在篇首也有成王之號而非有成王之言也至三家俗儒及衛賈鄭強解成王說皆支離信無可取



而馬融引或說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成王。沒因為謚者。此義通達古今。惜不著說者之姓名。疑當為真孔遺說乎。非乎。融不能擇善而從。乃一槩無取。尤可惜也。詩昊天有成命。曰成王不敢康。當時周公作頌。成王尚存。而已稱曰成王。此生號之明驗也。周語叔向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叔向說詩以成王為周成王之生號。足以證明傳箋曲解之非。其曰明文昭。定武烈者。即成二聖之功也。呂氏春秋下賢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荀子堯問。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尚書大傳。韓詩外傳。皆有此文。略同。荀子是先秦及漢初人。皆知成王是生號也。說苑敬慎篇則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叔父是劉向在西漢末已不聞生號。成王之義。故疑周公不得稱成王。謚而改言。今王適見其淺也。而又沉於馬融以降去古益遠。固耳其昧於此矣。此經篇中曰成王。又曰惟助成王。皆斥周成王身。可與周頌成王不敢康為證。則生號成王之說。信而可徵。融無取焉。非也。而

篇首王若曰。則是周公稱王之言。不當有成字。融以為後錄書者加之。是也。鄭注曰。妹邦。紂之都所處也。馬融注曰。妹邦。即牧養之地。偽孔傳曰。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疏曰。妹與沫一也。詩桑中傳曰。沫。衛邑。齊語注曰。肇正也。詩六月傳曰。元大也。東京賦。元祀惟稱。薛注曰。元大也。庭桮。惟元祀用茲酒。言惟有大祀得用此酒。非大祀則不得飲。此天命也行。當讀為釁。古聲之誤。昭元年左傳注曰。釁。過也。晉語注曰。釁。瑕也。庭桮。越當讀為若。古字通。若猶及也。釋詁曰。辜。罪也。周公王如是言之曰。我有大教命。當明之於汝妹上之邦。非我自為教命也。乃惟天之降教命。肇正我民。曰。惟有大祀事得用此酒。非祀則不得用也。我民有以大迷亂而喪敗其德者矣。亦無非以酒為釁。過也。及若小國大國。皆有不自保而滅喪者矣。亦無非以酒為罪。辜也。

王曰。封我間。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顧小民。



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

三十一字舊錯在  
克受殷之命下

厥匪棗有

暴恭不敢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十六字舊錯  
在惟御事下

迫當為適。字形之誤。適古乃字也。見多士。天顯謂天光照見人也。見多士。顯下當有顧字。顧形似顯。讀者疑為誤重。而刊去之也。今據文義當補正。多方鄭注曰。顧猶視念也。孟子經德不回。趙注曰。經行也。釋詁曰。秉執也。釋詁又曰。咸皆也。魯語注曰。咸徧也。庭桉成湯至帝乙二十九王皆徧入數。不單言賢聖之君。故曰咸也。棗古匪字。匪非也。見康誥。恭當為暴。形近易訛。周禮大司寇注曰。暴當為恭。字之誤也。据此則二字互誤。古書有其證矣。詩終風傳曰。暴疾也。後漢書清河孝王慶傳注曰。暴室署名主中婦人疾病也。庭桉暴者急疾之意。因而為病疾之稱。故古語病謂之暴。金滕曰。遘厲虐疾。屬虐之與暴皆同意也。此經言殷先王惟有疾病。則偃息其非有疾病。

之○日○不○敢○自○寬○暇○不○敢○自○安○逸○也○釋○言○曰○矧○況○也○庭○按○崇○讀○為○饒○廣○雅○引○古○今○字○音○  
曰○饒○饒○貪○食○也○蓋○古○字○假○借○用○崇○後○人○加○食○旁○爾○今○俗○語○猶○謂○人○貪○味○曰○饒○崇○古○周○  
之○遺○言○也○此○經○言○寬○暇○安○逸○猶○不○敢○況○曰○其○敢○饒○饒○於○飲○酒○乎○不○敢○也○偽○孔○傳○曰○崇○  
聚○也○況○敢○聚○會○飲○酒○乎○非○也○周○公○王○曰○封○乎○我○所○聞○者○惟○曰○在○昔○此○邦○多○殷○先○哲○  
王○乃○上○畏○天○光○下○顧○小○民○行○道○德○而○執○明○哲○自○成○湯○以○降○咸○徧○敷○之○以○至○於○帝○乙○其○  
非○有○暴○疾○在○於○身○不○敢○無○事○而○自○暇○也○不○敢○偃○息○而○自○逸○也○又○況○曰○其○敢○饒○饒○於○飲○  
酒○乎○則○未○嘗○有○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越厥命○罔顯于民祇

十九字舊錯在

越尹人祇辟下

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

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

三十二字舊錯在  
越殷國滅無罹下



高帝本紀集解引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說文曰酣酒樂也庭按厥命上當有越字字緇衣引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可證越厥命是尚書舊文緇衣注曰越之言蹶也厥其也言毋自顛蹶汝之政教以自毀敗然則此經依用古句而言酣樂其一身以顛越其政令語意尤為警悚但脫去越字不復成句矣今謹据文義補正顯當為顧字形誤見上經又見多士康誥多士曰罔顧于天顯民祇文與此經畧同尤可以相證祇當讀為震古字通見多士震猶驚也罔顧于民祇謂不顧民之震驚也詩鳥驚傳曰馨香之達聞也庭按德馨謂德有芬香也香當為享聲之誤偽孔傳曰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于天尋此傳文明知當時經本尚是享祀非香字也至孔疏則曰今德之馨香是唐人所見經本始誤以享為香也今謹据偽孔傳改正周語注曰登上也庭按誕讀為但古字如此羣當為庶字形之誤祭義注曰庶謂香臭也庭按民怨庶言民有積怨其氣庶然也說文曰自臯也周語注曰腥臊臭惡也庭按自酒腥聞謂酒氣從其臯出腥臭遠聞也在上謂民怨之庶酒腥之間合而

並發在天上也。我所聞者亦惟曰：在今此邦後嗣王紂，酣樂其身而顛越厥命，無顧於民之震驚。弗惟明德之馨，大享之祀，芬芳登薦，聞於皇天。但惟衆民怨氣之戾，蒿臯口酒臭之腥，聞合聚而在於天上，故天乃降喪亂於殷國，無復愛念於殷人也。

王曰封

三字舊錯在永，不忘在王家下我西土，棗徂邦君上。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

誥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

二十五字舊錯在明大命于妹邦下。

無彜

酒

三字舊錯在有正有事下。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

十字舊錯在亦罔非酒惟辜下。

越庶

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十字舊錯在無彜酒下。

我西土棗徂邦君御事。



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

之命

三十一字舊錯在永

志在王家王曰封下

偽孔傳曰父昭子穆文王第稱穆釋詁曰肇始也說文曰庠始開也肇與庠字同釋  
詁曰安慎也廣雅曰慎敕也庭桉大誥曰天閑之我成功所謂天密敕我成功之時  
也又曰天亦惟用勤密我民謂天以勞動敕我也故廣雅又曰必敕也必蓋安之  
誤也安慎義通慎為敕故安亦為敕也庶邦衆國居也謂西土諸侯也庶士謂西土  
衆卿士也越讀為若古聲近假借字若及也少正謂少卿也襄二十二年左傳曰鄭  
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是時公孫僑嗣位為卿而未當國政故曰少正也御事治事之  
官謂羣大夫士也釋詁曰彝常也庭桉朝夕曰無彝酒謂朝見夕見必敕之曰毋常  
飲酒也小子有正有事者年少之人有官政有職事謂庶人在官者也越當讀為曰

音同假借字。揚雄傳師古注曰：越日也。淮南繆稱注曰：庶幾也。庭按：國當為或。說文口部：國，邦也。戈部：或，邦也。古字或即域字。與國同義，所以相溷。祭義：庶或饗之。注曰：或猶有也。庭按：德當讀為得。音同通用。易小畜：尚德載。李鼎祚集解：作尚得載。是其證也。庶或飲，句惟祀得句。將無醉句。曰：庶幾或有飲酒時，惟於祀事當可得爾。雖然猶恐飲多將無醉乎。偽孔傳以德將連讀曰：以德自將無令至醉，非也。渠古匪字。匪非也。見上經釋詁曰：徂，往也。方言曰：徂，往也。徂，齊語也。庭按：匪徂，謂今人非往日人也。今邦君已非往日之庶邦君，今御事已非往日之庶士，少正御事，今小子已非往日之小子，有正有事，此人皆不逮事文王而猶能用文王之遺教也。詩小弁箋曰：尚猶也。庭按：腆當讀餐。古字腆與殄通。故與餐亦通。餐說文作飡。曰：飡，貪也。文十八年左傳服注曰：貪食為餐。此經不餐于酒，即言不貪於酒也。偽孔傳曰：不厚於酒，非也。至于今克受殷之命，言成王五年滅武庚，黜殷命，周始受命為天下王矣。先是武王雖克商，猶立武庚為殷王，而周末遽有天下也。大誥曰：殷小殄，誕敢紀其叙。言武庚



當紂喪敗之餘○王業已小殄絕○但猶敢紀理其緒餘而不自知殄絕也○是武庚之時○但小殄耳○未至亡國也○殷未亡○則是周末王也○多方曰○天惟五年○須臾之言○克商之後○五年之間○殷命猶未黜也○殷命未黜○則周末受殷之命也○君奭曰○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言武庚墜命而成王受之矣○明知武王克紂而未代殷也○立政曰○告嗣天子王矣○又曰○嗚呼○孺子王矣○又曰○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此即滅殷而歸奉成王即天子位○率群臣告賀之文也○康誥亦曰○壹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言武王勝殷○未得其邦○與民及成王滅武庚而殷之邦與民於是乎為周有也○康王之誥亦曰○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言天不祚殷○周文武但受天之誘進○能恤西土之民○而非能代殷有天下○乃惟成王終畢文武之事○戡滅殷亂○大定其功也○此義同符康誥○明文較著○又有大誥多方○君奭立政○各經之證○燦然備矣○說尚書者○忽不覺察○乃謂武王伐紂○即已革殷受命○在○天子位○成王襁抱嗣立○已為天下王○此皆與經文不合○苟若此○則武王之志荒

而成○耳○周○公○之○大○功○亦○沒○何○其○誣○也○周○本○紀○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  
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太○史○公○考○論○周○都○  
信○矣○顧○亦○不○知○武○王○未○嘗○為○天○子○猶○用○學○者○之○誤○說○未○考○信○於○經○文○也○更○姓○改○物○建○  
國○立○都○開○闢○以○來○帶○大○事○也○漢○初○學○者○去○古○未○遠○而○於○此○事○皆○昏○不○辨○亦○可○怪○  
矣○人○欲○考○古○事○要○當○據○經○慎○勿○謂○漢○人○近○古○宜○若○可○信○欲○自○比○於○侏○儒○執○脩○人○而○問○  
天○也○周○公○王○曰○封○乎○汝○穆○考○文○王○肇○開○周○國○在○於○西○土○其○誥○教○庶○邦○諸○侯○庶○士○公○  
卿○及○若○少○正○卿○貳○御○事○大○夫○士○朝○見○夕○見○必○曰○無○常○飲○酒○也○文○王○又○誥○教○小○子○庶○人○  
在○官○有○政○治○者○有○役○事○者○曰○庶○幾○或○有○飲○酒○時○惟○於○祀○事○乃○得○之○也○猶○恐○飲○多○將○無○  
醉○乎○此○往○昔○文○王○之○教○辭○也○我○西○土○今○日○邦○君○已○非○往○昔○之○邦○君○今○日○御○事○已○非○往○  
昔○之○御○事○今○日○之○小○子○已○非○往○昔○之○小○子○皆○不○及○親○見○文○王○矣○尚○猶○能○用○文○王○之○遺○  
教○不○饕○貪○於○飲○酒○故○我○西○土○至○於○今○日○遂○能○黜○滅○武○庚○受○殷○之○命○而○有○天○下○  
矣○



成王○惟畏相○惟御事○

七字舊錯在咸  
至于帝乙下

惟我一人弗○惟

率六字舊錯在乃  
不用我教辭下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

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

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五十二字舊錯在  
矧曰其敢崇飲下

茲乃

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二十二字舊錯在

爾乃自介用逸下

成王即周成王生號曰成說已見上經注畏當為惟聲之誤也無逸曰亦惟文王舊  
為作抑畏文王是亦聲誤可相證也月令注曰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呂氏春秋孟  
春注曰相三公也出為二伯一相處於內也詩松高傳曰御治事之官也庭桼恤當  
為率古聲同而相溷多士曰罔不明德恤祀魯世家作不率祀明德據知恤與率同  
矣多士又曰予惟率肆矜爾又知恤祀與率肆同矣蓋亦古假借通用字也外戚傳  
師古注曰率猶計也類也此經言成王臨御千官惟是輔相三公惟是治事諸卿其  
間惟有我一人恭承渥寵豈酒引年不在此率中也韓詩外傳四曰傳曰舜彈五絃  
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公酒不離於前鐘石不離於懸而宇內亦治周平公  
誤當為周文公淮南詮言曰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周公敬懼不  
收於前鐘鼓不離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以此證之知韓嬰引古傳文必為周文  
公也周文公蓋嗜飲酒喜聽樂故酒不離前鐘不離懸即此經所云弗率是也越讀  
為若聲近字通見上經注釋詁曰服事也詩蕩傳曰服政事也庭桼侯大國也句



次國也。男小國也。衛則夷蠻之國。為中夏扞衛者也。見康誥。白虎通爵篇引尚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即此經文。任與男。古聲同通用字。故古文男。今文作任。廣雅曰。伯君也。詩板傳曰。僚官也。釋言曰。尹正也。庭按百僚庶尹。百官衆正長也。尊官也。論語孔注曰。亞次也。庭按惟亞者。庶尹之副也。詩雲漢傳曰。宗尊也。臣工傳曰。工官也。庭按惟服宗工者。惟服事尊官。乃庶尹之屬也。百姓里居。謂百官族姓里第間居者。皆世祿之家也。說文曰。酒。沈於酒也。鄭注曰。飲酒齊色曰酒。說文曰。助左也。左即古佐字。小爾雅曰。助佐也。孟子趙注曰。顯明也。釋言曰。越揚也。晉語注曰。越發聞也。廣雅曰。尹官也。庭按尹人。謂官民也。祇當讀為振。古字通。無逸治民祇懼。魯世家作震懼。臯陶謨祇敬六德。夏本紀作振敬。此皆今文為祇。而古文為震為振也。故盤庚震動萬民。漢石經作祇動。石經今文也。夏本紀魯世家皆古文也。而偽孔所傳之經本。今古文雜也。西京賦薛注曰。振整理也。庭按辟當為詳。讀為治。與詳古字通。而詳形誤為辟也。呂氏春秋振亂注曰。治整也。此經惟助成王德顯越為一句。尹人振治為

一句言其所以不暇者。惟助成王之德。使明顯揚越。而官民之事。莫不振整修治者也。釋詁曰。允信也。呂氏春秋順民注曰。正治也。荀子王霸注曰。若如此也。詩采芣傳曰。元大也。庭桼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言若此人者。亦惟是與天相若之大德有長久不可忘之令名。以在西土王家。殊異乎殷家。酒酒之人也。在今成王臨朝。惟是輔相之三公。惟是治事之諸卿。其間惟我一人。膺受寵命。鬯酒引年。獨不在此率之中耳。若其在外服政。侯服甸服男服衛服。皆為國君。若其在內服政。百僚之長庶尹為尊。又惟百官之副相亞次者。又惟百官之屬吏服事尊官者。又若世祿之家。百官族姓里第閒居者。皆奉成王之法率。無敢沈湎顏酡於飲酒者。不惟有畏而不敢抑。亦有務而不暇。惟佐助成王之德。使明顯而揚越。又使官民之事。皆振整而修治。此所以不暇也。若此人者。乃信是為王治事之臣。若此人者。亦惟是與天相若之大德有長久不忘之令名。以在我西土王家。殊異乎殷邦。酒酒之人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

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三十九字  
舊錯在惟

民自速

妹上

二字舊錯在

幸下

小子惟一下

監與鑑同。古字通。吳語：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注曰：鑑，鏡也。以人為鏡，見成敗，以水為鏡，見形而已。引書曰：人無于水鑑，當于民鑑。此韋昭所見。今文經為鑑字也。廣雅曰：墜，失也。鄒陽傳：蘇林注曰：墜，猶失也。魯語注曰：撫，安也。釋詁曰：時，是也。庭，按撫于時。妹，土為一句。謂鎮撫於此。殷墟，妹土之邦也。周公王曰：封乎？我不惟若此多舉舊事，喋喋而誥汝也。我聞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而為鏡，祇能見其形容，當於人而為鏡，則可見其吉凶。今惟有殷墜失其命，此亦人之大鏡也。我其可不？以殷為鏡，而鎮撫於是。妹土之邦乎？在王家者不可忘，而在妹土者其可以無撫乎？

予惟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

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

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圻父矧汝剛制于酒。五十六字舊接撫于時下而予惟下

多曰字今刪定辟下

脫圻父二字今補

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

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二十五字舊錯在罔顯于民厥心疾

下而盡傷下多心字今刪

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十八字舊錯厥

在乃逸下



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  
殷○之○迪○諸○臣○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三十八字舊錯  
在矧汝剛制于

酒下而諸臣下多

惟工二字今刪

釋詁曰惟思也。偽孔傳曰劼固也。釋詁曰劼固也。詩天保傳曰固盤也。廣雅曰劼仍也。廣韻曰劼用力也。庭按劼之訓固。蓋堅執用力之意。今俗語謂人堅力曰劼固。古之遺語也。偽孔傳似用今文舊訓。與釋詁同。而說文曰劼慎也。似取庸生古文訓。不如釋詁精確也。据下經曰剛制于酒。剛亦劼固之謂也。經文自證亦已明矣。忠勅也。已見上經注。獻當讀為櫛。古字省也。櫛與藥字同。說文曰櫛伐木餘也。引尚書曰若顛木之有皂櫛。又曰櫛或作藥。不古文櫛。櫛棒亦古文櫛。釋詁作析餘也。方言曰析餘

也。陳鄭之問曰：析盤庚馬融注曰：顛木而肄生曰析。庭桼，亡國之臣託命新朝，享其爵祿，有似伐木之餘，生意婆娑而不盡，故周公名之曰櫨。臣是為名當其實矣。偽孔傳曰：殷之善臣，非也。此輩行非微箕，淫汰非桀，可謂善乎？下經方言：執拘而殺之，何以謂之善臣乎？周書作雒曰：俘殷獻民，遷于九畢。獻民者，亦櫨民也。殷之餘民也，若謂之賢民而俘之，可乎？侯甸男衛皆殷櫨臣，為東土諸侯之國也。說文曰：史，記事者也。周禮小史注曰：史官主書。鄭注曰：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庭桼二友字，當讀為有。古字通。左傳季友鹽鐵論作季有。荀子大畧注曰：友與有同義。庭桼此經言庶邦之中，太史亦有之內史亦有之。此皆文史偃蹇好書嗜酒之人，難以法度拘也。越讀為若聲，近字通見上經。注獻讀為櫨，古字省見上經。注越獻臣百宗工為一句，謂櫨臣之國內各有凡百尊官也。其主為殷櫨臣，其百官染汙俗而處尊高，尤難約束也。爾事謂爾國三事大夫也。即衛之司徒司馬司空也。孔子問居注曰：服猶習也。釋詁曰：休息也。後漢書蔡邕傳注曰：休暇也。楚辭懷沙注曰：采文采也。嚴安傳如淳注曰：采



飾也。庭按服休服采。謂爾三事是國之寵人。服習於休暇之樂也。服習於采飾之娛。尤難整也。鄭注曰。服休為燕息之近臣。服采為朝祭之近臣。非矣。偽孔傳曰。況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亦非矣。偽孔傳曰。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詩圻父傳曰。圻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鄭注曰。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疏曰。司馬主封圻。故云圻父。者尊之辭。司徒教民五土之宜。故云農父。諸侯三卿以上有司馬司徒。故知宏父為司空。庭按此即三事之人。其官名為司徒司馬司空。別又號為農父圻父宏父。圻父又見小雅。而農父宏父。僅見此經。當時作號之義。今已無可考據。故為周官及周禮。皆沒此號而不言。宜孔疏欲言之而不能也。今據經文求之。農父司徒者上也。圻父司馬者次也。宏父司徒者下也。此三事之次序也。疇當讀為籌。荀子正論注曰。疇與籌同。謂計度也。文選神女賦注。引蒼頡曰。薄微也。呂氏春秋報更注曰。薄輕少也。詩采芣傳曰。薄辭也。庭按薄頤古聲同。自漢以來。語辭用頤。與古語云薄者同意也。故廣雅曰。頤少也。釋詁曰。違遠也。廣雅曰。違離也。僖二十三年左傳。

注曰保猶恃也。周禮大司徒注曰保猶任也。庭按定如今俗語必定之定。楚辭涉江注曰辟左也。周語注曰辟違也。庭按定辟下當有圻父二字。矧惟若疇圻父句。薄違農父句。若保宏父句。定辟圻父句。此言三事。未必有同心。汝之劼毖于酒。若或籌計於次。卿圻父則上卿農父將不悅。頗有違言矣。若或保任於下。卿宏父則次卿圻父必不從。定相僻左矣。偽孔本無下圻父字。讀定辟為一句。而釋之曰。況惟所順疇咨之圻父。能迫迴萬民之農父。所順安之宏父。能使君道得定。此蓋沿今文之誤解也。想今文既誤解。若此遂斷然以圻父二字為重衍之文。而刊去之矣。真孔以今文讀古文。苟見今文無有自然。又刊去之矣。今文古文雖刊去二字。而定辟二字孤懸。實不成句。猶可使後學者讀而疑之。疑而思之。若疇薄違若保定辟八字之精神尚躍躍行間。則圻父二字之聲音亦猶隱隱簡外。因而考補。或未難也。至宋王安石乃改讀矧惟若疇句。圻父薄違句。農父若保句。宏父定辟句。不顧文義之乖僻。苟取句投之整齊。欲使學者習讀。若可以不疑而不思。此為巧於飾非者。掩蓋古人之誤。而錮



蔽○後○學○之○聰○安○石○不○得○辭○其○咎○也○說○文○曰○剛○強○斷○也○論○語○鄭○注○曰○剛○謂○強○志○不○屈○撓○  
說○文○曰○制○一○曰○止○也○王○制○注○曰○制○斷○也○廣○雅○曰○制○禁○也○詩○我○行○其○野○傳○曰○祇○適○也○論  
語○鄭○注○曰○祇○適○也○周○禮○大○司○徒○注○曰○保○猶○任○也○微○子○馬○注○曰○越○于○也○呂○刑○鄭○注○曰○越  
於○也○樂○記○注○曰○易○輕○易○也○庭○按○此○經○言○汝○若○不○謀○三○事○而○欲○剛○強○獨○斷○以○禁○飲○酒○者  
適○足○以○保○任○衆○怨○尤○不○容○易○也○誕○讀○為○但○見○上○經○文○七○年○左○傳○注○曰○縱○放○也○周○禮○春  
官○注○曰○燕○法○也○庭○按○用○燕○當○為○用○逸○字○舊○錯○在○爾○乃○自○介○用○下○彼○經○燕○字○錯○在○此  
沿○上○用○字○故○互○錯○也○今○當○据○文○義○移○正○成○十○六○年○左○傳○注○曰○逸○縱○也○易○坤○卦○馬○融○注  
曰○喪○失○也○庭○按○盡○疑○當○讀○為○嬰○音○彼○利○反○盡○以○陌○為○聲○而○陌○與○嬰○音○同○也○說○文○大○部  
曰○嬰○一○曰○迫○也○讀○若○易○處○義○氏○引○詩○曰○不○醉○而○怒○謂○之○嬰○詩○蕩○傳○曰○嬰○怒○也○不○醉○而  
怒○曰○嬰○淮○南○地○形○注○曰○嬰○讀○內○嬰○于○中○國○之○嬰○近○鼻○也○詩○疏○引○西○京○賦○曰○巨○靈○嬰○顧  
而○文○選○本○西○京○賦○作○巨○靈○顧○顧○魏○都○賦○姦○同○內○顧○劉○注○曰○不○飲○酒○而○怒○曰○顧○引○詩○曰  
內○顧○於○中○國○据○此○知○嬰○嬰○顧○同○為○一○字○昔○人○皆○知○之○矣○而○盡○之○與○嬰○則○昔○人○未○知○其

同也。偽孔傳曰：盡然痛傷其心。此用今文舊說。而與說文同訓。說文曰：盡，傷痛也。从血，聿，聿聲。引周書曰：民罔不盡傷心。說文蓋用庸生古文。與今文亦同訓。今文古文家俱不識盡字之音，因而不明其義，不知經文乃說其醉怒而望文生訓，以為痛傷非文意也。說文既曰：聿聲，固當讀若聿耳。無端讀為訐力，反非聲形也。然據其此讀知古音，與屬之與而後人忘失，遂讀為屬音，其致誤亦有由也。民罔不盡與內與于中國，字本同音，文亦同意。與之訓迫也，怒也。飲酒相迫有不醉者，則以怒氣相加強，令大醺，此為不醉而怒也，為不飲酒而怒也。今俗語猶謂之與，此詩書之言也。孟子曰：今惡死士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言惡醉人則不宜強之飲酒，飲酒則必有醉人矣。孟子之所謂強酒，即書詩所謂與也。呂氏春秋順民注曰：傷敗也。庭按：民罔不盡為一句，傷厥心為一句，謂民效其上，莫不與怒強酒，傷敗其善心也。傷下舊又有心字。衍文當刪。正詩召是箋曰：疾猶急也。曲禮注曰：很，鬪也。說文曰：很，不聽从也。一曰：盞也。晉語注曰：很，戾不從人。庭按：疾很，不克畏死為一句，言急疾很戾，睚眦皆



殺人不能畏死也。釋詁曰：辜，臯也。偽湯誥傳曰：罹被也。文帝紀師古注曰：罹，遭也。庭  
按：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言衆人湏酒之辜在於商邑。使國命受其禍敗而於殷  
國喪滅之餘，此人依然飲酒不罹其殃也。文選文賦注引法言宋注曰：羣非一也。呂  
氏春秋慎行注曰：執囚也。廣雅曰：拘止也。說文曰：柯，撝也。引周書曰：盡執柯。蓋說文  
用庸生古文作柯，偽孔本用三家今文作拘。此二字形相近，未知孰譌。以義求之，執  
囚之後，正宜拘止，不宜方云柯撝，似作拘為得也。此經言飲酒者之辜大矣。我其或  
者，欲誥告汝曰：羣聚飲酒，皆辜人也。汝勿緩追，使佚，必盡執囚之，拘繫之以歸於周  
京。我其當殺戮之也。迪，古由字。當讀為誘，假借字也。詩野有死麕傳曰：誘，道也。樂記  
注曰：誘，猶道也。引也。論語皇侃疏曰：導，謂誘引也。論語釋文曰：道，導也。楚辭招魂注  
曰：誘，導也。中庸注曰：道，猶由也。釋詁曰：迪，道也。以諸書訓詁考之，可知迪之訓，道即  
誘字之假音也。據說文無由字，而之部迪訓為道，知迪是古之由字也。詩卷耳傳曰：  
姑且也。庭按：此經言我思惟殷王之誘其諸臣，乃淫湏於飲酒，非獨諸臣之辜是



以○勿○庸○遽○殺○之○而○姑○耳○惟○當○教○誨○之○也○撫○于○妹○土○當○如○何○我○思○惟○汝○初○固○用○力○約○  
敕○殷○家○餘○櫛○之○臣○則○有○侯○服○大○國○甸○服○次○國○男○服○小○國○衛○服○夷○蠻○之○國○此○皆○君○國○子○  
民○非○汝○縣○鄙○私○人○難○約○束○也○況○其○國○內○太○史○亦○有○之○內○史○亦○有○之○皆○好○書○嗜○酒○之○人○  
難○禁○制○也○又○若○餘○櫛○之○臣○所○屬○凡○百○尊○官○承○櫛○臣○之○流○習○貴○富○而○煽○頽○風○難○更○化○也○  
況○惟○爾○國○三○事○之○人○既○習○於○休○暇○之○娛○又○習○於○采○飾○之○美○亦○難○整○也○況○三○事○未○必○有○  
同○心○若○籌○計○於○次○卿○圻○父○則○上○卿○農○父○將○不○悅○矣○頽○有○違○言○矣○若○保○任○於○下○卿○宏○父○  
而○次○卿○圻○父○又○不○從○矣○定○相○僻○左○矣○此○則○尤○難○齊○一○也○況○汝○若○欲○剛○強○獨○斷○不○謀○於○  
三○事○而○自○禁○止○於○飲○酒○則○適○足○以○保○任○於○眾○怨○也○大○不○容○易○者○也○夫○如○是○則○妹○土○不○  
可○以○撫○乎○但○我○思○惟○其○人○縱○恣○淫○佚○於○非○法○用○放○逸○之○樂○喪○失○威○儀○之○觀○其○民○倣○效○  
無○不○盡○怒○強○酒○傷○敗○其○善○心○急○疾○很○戾○睚○眦○觸○死○而○不○畏○積○其○罪○辜○在○於○商○邑○特○受○  
其○敗○而○乃○於○殷○國○蕩○滅○之○餘○辜○人○依○然○飲○酒○無○懼○於○殃○是○安○可○縱○容○而○不○撫○乎○故○我○  
其○或○者○誥○告○汝○曰○羣○聚○而○飲○酒○其○人○皆○可○殺○汝○勿○緩○追○使○佚○走○必○盡○執○獲○之○拘○繫○之○



以歸於我周京。我其當明正典刑而殺之。顧我又思惟本以殷王之誘導諸臣乃沈  
酒於酒亦非獨諸臣之辜故我尚勿庸遽殺之而姑且惟教誨之

王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十一字舊錯在飲食醉飽下而左  
下曰上舊有惟字亦錯今亦移正

惟

曰

惟字舊錯在王下曰上  
曰字舊錯在予惟下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

教爾大克羞羞者

二十字舊錯在自

爾乃

二字舊錯  
在惟君下

腆致

二字舊錯  
在自洗下

飲食醉飽

四字舊在羞者  
惟君爾乃下

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

十二字舊錯在  
作稽中德下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聰祖

考之○彙○訓○

二十一字舊錯

在將無醉下

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

牛○遠○服○賈○用○欽○厥○父○母○

二十九字舊錯在

純其藝黍稷下

嗣○爾○股○肱○純○其○

藝○黍○稷○

九字舊錯在小

子惟一妹上下

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八字舊錯在聰聰

祖考之彙訓下

有

斯○明○享○

四字舊錯在

姑惟教之下

厥○父○母○慶○父○自○洗○

六字舊錯在用

萃養厥父母下

用○酒○

二字舊錯

在聰致下

正讀為不古字通稽當讀為楷道德經曰其楷式河上本作其楷式古書此二字相混有其驗矣廣雅曰楷式也又曰楷灋也庭按此經言我之教之不曰爾長覽察焉思省焉作為楷式中於道德也是其所不能者我不責望其能之也正讀為政古字通庶士有政謂眾卿士有政事者庶伯謂眾邦伯諸侯也先庶士而後庶伯者親教



其臣使傳告其君也。荀子大畧注曰：君子在位者之通稱。微子鄭注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庭按：君子其三字為一句。謂庶士與庶伯皆是有位君子富貴人也。典當讀為曲。襄十四年左傳疏引國語曰：瞽陳曲。今周語作瞽獻典。韋昭注曰：典樂典也。据左傳疏知其正文與注三典字俱當為曲。而唐後寫本形譌為典。可與此經為證。此經曰：爾曲聽朕教。下經又曰：汝曲聽朕命。皆謂用志諦聽。知其委曲之意。此二經亦可以相證。非典字也。釋詁曰：羞進也。周禮大宰注曰：羞飲食之物也。釋詁曰：考壽也。說文曰：考，老人面凍皴若垢。君爽鄭注曰：考，老也。庭按：進飲食以養老，謂之羞。考進飲食以祭祀，謂之羞饋祀也。乃當為勿字形之誤。當据文義正之。映當讀為餐。見上經注。吳語注曰：致極也。庭按：此經言爾是富貴人家，大能進羞養老。爾勿是貪餐滋味，致極於飲食，醉飽益養老，則可自飲酒則不可也。大學注曰：尚庶幾也。文選祭顏光祿文注引蒼頡曰：饋祭右也。特牲饋食禮注曰：祭祀自熟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詩楚茨箋曰：介助也。僖七 years 左傳注曰：介，因也。庭按：用逸當為用燕。字

錯在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下彼經逸字錯在此逸為非禮飲酒周公豈教人用  
逸乎而燕為禮飲酒者不得為用燕若用燕不宜喪威儀是以知二字互錯也此  
經言爾惟有祀事乃自介飲福用燕私之禮則可也蓋為養老可以常而祭不可以  
瀆是以羞者猶勿宜醉飽而羞饋祀乃可以用燕要使其不常於酒也釋詁曰迪  
道也庭桮迪即由字假借讀為談引道也見上經注偽孔傳曰小子民之子孫也  
庭桮小子者年少之稱此經曰我民迪小子可得言民之子孫上經曰文王誥教小  
子不可言文王之子孫也小子之義一也土物謂黍稷桑麻土產之物小子當惟是  
之愛不貴難得之貨則其心敦樸而美臧也祖考猶云父老也聰聰祖考之樂謂具  
心美臧故能聽父老之善言聰敏而無忽也奔走事厥考厥長謂其心美臧故能服  
勤勞事父兄長無違離也肇當為兆讀若別堯典肇十有二州尚書大傳作兆十有  
二州今考說文古別字作兆形則知伏生真本當為兆十有二州而今文家失其傳  
不識兆字誤讀為兆古文家又取兆之同聲字假借作肇皆大誤也堯典分兆三苗



古本亦當為分。分三苗。古文。今文家不識。分字而誤讀為北。北从二人相背。分从重。八形畧相似。故誤讀。鄭氏亦不知本是別字。而訓北言北猶別也。虞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因曰。北古別字。虞蓋謂北當為分。為古別字。而裴松之三國志注載之。不詳。猶全讀者不能曉然也。襄八年左傳。周詩有之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北云詢多。職競作羅。北亦分字形誤。北云者罷。薄雙反。說也。擺說詢謀多人。多人之謀祇作羅。不可行也。注家不識。北字亦讀為北。而文義為之不明。足以知其誤也。左傳多古字。古言亦可與此經相證。說文八部曰。分。分也。𠂔部。𠂔字注曰。𠂔古文別。𠂔部曰。𠂔別也。讀若罷。薄雙反。說文以𠂔別同義。而𠂔罷同聲。則𠂔之與罷聲義蓋亦不遠。廣韻曰。罷休也。止也。今俗語猶謂無然曰別。或曰擺。即𠂔之假音。而別即𠂔之今字。此為夏周以來書詩之古言也。廣雅曰。牽引也。文十八年左傳注曰。服行也。楚辭橘頌注曰。服習也。白虎通曰。行曰商。止曰賈。即如是尚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飲厥父母。何。此五字舊脫。今方言遠行可知也。方言。飲厥父母。欲留供養止也。止舊誤為之。今按文義改正。

庭按白虎通說書意非是其說商賈事義亦非是行曰商止曰賈論行止也非論遠近也近在鄉邑荷擔行賈雖無遠役亦曰商遠託異域列肆坐鬻雖不近家亦曰賈經曰牽車牛遠服賈正謂賈賣遠方止而不歸者不言欲留供養也然據白虎通引今文經作欽厥父母偽孔本乃為孝養厥父母今以二文相校乃知偽孔本之妄甚也其不知文意而臆改之也今從白虎通所見今文改正作欽釋訓曰欽之憂也西山經其音如欽郭注曰欽亦吟字假音東山經其音如欽郭注曰欽或作吟南山經其音如吟郭注曰如人呻吟聲文選古詩注引蒼頡曰吟歎也淮南說林曰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庭按此經之欽即淮南之吟古字通也此謂小子當在家服事無然牽引車牛遠方服賈使其父母思子而吟歎也偽孔傳曰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非經意也周公豈教人遠賈背本而趨末者乎必不然也詩子衿傳曰嗣習也周語注曰純專也淮南覽冥注曰純一也庭按嗣爾殷肱言宜習勞手足勿驕惰也純其藝黍稷謂宜專一力田無



他業也。甫刑鄭注曰：越於也。庭按德當讀為得。古字通。易升卦以順德。姚本作順得。小畜卦尚德載。李鼎祚本作得載。剝卦君子得輿。京房本作德輿。論語民無得而稱焉。戒之在得。釋文皆云得。本作德。是其證也。農語謂收穀曰得。猶登也。隱五年公羊傳注曰：登讀言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為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此何氏以得來為齊語。非謂登來是齊語也。月令農乃登麥。農乃登黍。即今俗語云得麥得黍是也。得登聲近。言得亦通語也。享。音同。說文曰：音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孝經曰：祭則鬼享之。享。篆文高。庭按明享。謂明禮以祭。享也。農民之家不能及遠。惟祭厥父母而已。越。小大得為一句。小子惟一有為一句。斯明享厥父母為一句。言麥黍禾菽所藝或多或少所得。或小或大。小子惟一有收。則用明享之。祭薦新食於其父母也。揚雄傳注曰：慶讀曰羌。班彪傳注曰：慶讀曰卿。廣雅曰：羌卿也。又曰：羌乃也。離騷注曰：羌楚人語詞也。猶言卿何為也。惜誦注曰：羌然詞也。庭按慶卿羌皆古音同通用字。慶亦乃也。然詞也。周公作書亦言慶。自洗不獨楚人。

之語詞也。洗當讀為息音。近假借字。考工記梓人注曰：息者，休農息老物也。庭桼慶  
自洗用酒，謂既明享於父母，羗乃自休息於作勞之後，得用斗升之酒也。為孔傳云  
自潔是讀自洗為洗沐之洗，非矣。馬融注曰：洗盡也。此則讀為自悉。釋詁曰：悉盡也。  
易劉瓛注曰：洗盡也。此亦讀洗心為悉心，皆假借之義。而不知易書洗字皆是息之  
假借，非悉之假借也。我之教之，乃不曰爾諸侯卿大夫士庶民尚其能長遠，監觀  
長遠思省，悔飲酒之非，而作為楷法，有中於道德也。此其所不能者，何可強也。我惟  
教其君子曰：衆卿士有政事者，及若衆國君諸侯，皆有位君子富貴人，其爾宜委曲  
諦聽我教言。爾有旨酒嘉肴，大能進羞養者，老爾勿因而貪饕，食致極，飲食以醉，以飽  
爾庶幾能進羞饋祀於鬼神。爾乃以祭餘自介，用燕私之禮，則是爾君子可得飲酒  
之時也。我惟教其小子曰：凡我農民老人，當誘導爾家小子，使惟土產之物之愛，不  
貴難得之貨，則其心敦厚而美臧，故能聰敏，聽從父老之善言，無忽忘也。奔走服勤  
勞以事其父，其兄無違離也。擺教牽引車牛，遠方服賈，使其父母懷思，吟歎也。惟習



爾股肱之勞○純其種藝○黍稷之功○登麥○獲黍○納禾○收菽○於其所得○或○小○或○大○子○惟○  
一○見○新○穀○則○愴○然○懷○其○父○母○存○則○有○食○新○而○沒○則○有○明○享○既○明○享○矣○羌○乃○自○息○作○勞○  
而○用○酒○食○則○是○爾○小○子○可○得○飲○酒○之○時○也○

乃○不○用○我○教○辭○六字舊錯在弗○蠲○乃○事○四字舊錯在惟惟○荒○腆○于○  
斯明享下我○一○人○弗○恤○下○

酒○不○惟○自○息○乃○逸○十一字舊錯在民惟○逸○非○天○五字舊錯在惟○  
罔不盡傷心下罔○愛○于○殷○下○

君○二字舊錯在爾惟○上○二字舊錯在又惟惟○民○自○速○辜○五字舊錯在天○  
大克羞者下殷○之○迪○諸○臣○下○天非虐下

降○威○三字舊錯在時○同○于○殺○四字舊錯在  
惟元祀下弗○蠲○乃○事○下○

詩○天○保○傳○曰○蠲○潔○也○庭○桼○弗○蠲○乃○事○謂○君○子○不○蠲○潔○於○饋○祀○小○子○不○蠲○潔○於○明○享○也○

詩蟋蟀箋曰荒廢亂也庭按腴讀為餐古字通餐貪也見上經注不惟自息乃逸言不惟自息用酒而已乃敢用逸喪威儀也天非當為非天傳寫誤倒虐當為若聲之誤据上經曰天若元德無逸曰非天攸若皆可與此經相證明也此經言惟放逸者非天之所順也周語注曰君諸侯也詩臣工傳曰工官也庭按惟君謂庶伯也惟工謂庶士有正也惟民即我民小子也詩行露傳曰速召也釋詁曰時是也庭按時同于殺言若是者雖有諸侯百官萬民之不同而論其罪則同於殺之而已矣教之不聽則不得不殺矣乃有不用我之教辭其君子不蠲潔饋祀小子不蠲潔明享而惟荒淫貪饕於飲酒不惟自息用酒而已乃敢用逸喪威儀惟用逸者非天所順惟君侯惟臣工惟人民既自速召其辜有一日天降威罰如是多人皆同於殺

王曰封汝典曲聽朕必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典當為曲字形之誤見上經注亦見上經注辯當讀為徧古字通堯典徧于



羣神五帝本紀作辯子公羊傳不崇朝而雨徧天下論衡明雩作辯雨天下定八年  
左傳子言辯舍爵於季氏之廟注曰辯猶周徧也少牢饋食禮注曰今文辯為徧皆  
可證也偽孔古文不識古字而曰辯使也非矣易象傳虞注曰徧周匝也庭按司當  
讀為祠高宗彤日曰王司敬言王祠祭甚敬也而字作司殷本紀作王嗣敬詩子衿  
曰子寧不嗣音韓詩作不詒音而毛傳曰嗣習也則是嗣通為治也春秋莊八年甲  
午治兵公羊作祠兵知司嗣治祠古字皆通用也釋詁曰祠祭也此經言祭不欲數  
汝勿一時之間徧舉祠祭也汝祠祭則君子祠祭矣我民小子亦祠祭矣皆祠祭而  
徧緣我教辭皆酒色酖顏於飲酒矣此周公附耳咕囁之言也又是掩口胡盧之語  
也周公王笑而言曰封乎汝宜委曲聽我密教大要教汝勿周徧數舉乃祠祭也汝祠祭  
則君子得祠祭矣而我民小子亦得祠祭矣皆祠祭而皆徧緣教辭皆酒色酖顏於飲酒矣

## 梓材之誥

當時成王有教命欲以德惠治殷民無以威刑也周公以為苟如是將使強暴恣行弱者無告非所以保民也故作此誥戒康叔便宜用治不當專用德惠而為矯於王命不可直云故多旁引曲喻以明微意史錄此篇因取其罕譬之辭以為標題亦為作意深曲不能質言故也舊題但云梓材今據盤庚亦當有之誥二字今文以酒誥梓材合於康誥真孔古文以梓材合於酒誥庸生古文從今文康誥中分出酒誥從古文酒誥中分出梓材想其疊經分合不能無紛然淆亂故此二篇錯簡尤多今據文義頗有移正則於可讀而已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論語孔注曰達謂通於物理也論語皇疏曰達猶曉解也庭按大家者四海之內若一家故謂之大家今俗語人眾不可計數則曰大家猶古周時遺言也一國之民待治於一國之臣者合為一家而小天下之民待治於天下王者合為一家而大故以



一○小○家○之○事○觀○焉○則○曉○達○於○大○家○之○所○以○治○亂○矣○疏○曰○大○夫○稱○家○對○士○庶○有○家○而○非○  
大○故○云○大○家○非○也○下○而○有○一○國○之○臣○皆○受○國○君○之○命○而○治○民○者○也○上○而○有○王○乃○國○君○  
之○所○受○命○而○治○民○者○也○故○以○其○下○之○人○之○事○觀○焉○則○曉○達○於○上○之○人○之○所○以○得○失○矣○  
偽○孔○傳○曰○通○民○事○於○國○通○王○教○於○民○皆○非○也○周○公○王○曰○封○乎○天○下○民○臣○合○為○一○大○  
家○其○事○若○難○明○也○而○一○國○之○內○有○其○庶○民○與○其○臣○此○亦○一○小○家○也○以○其○一○小○家○觀○之○  
則○曉○達○於○大○家○之○事○矣○國○君○分○治○於○下○惟○王○在○上○而○受○成○其○可○否○未○易○論○也○而○一○國○  
之○內○自○有○其○臣○亦○所○使○分○治○於○下○而○國○君○受○成○焉○者○也○以○其○在○下○之○治○觀○之○則○曉○達○  
於○上○論○治○之○可○否○矣○惟○國○君○處○小○大○之○間○而○在○下○上○之○際○豈○猶○有○所○未○達○乎○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  
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徂○姦○宄○殺○人○  
歷○

人○有○肆○亦○見○厥○君○事○戎○敗○人○宥○

魯語越哉臧孫之為政也韋注曰越迂也庭桉恒越曰者謂帝為迂闊之言也廣雅曰師官也庭桉師謂其官衆多非一也司徒司馬司空者三事之官尸者正大夫之官旅者衆大夫之官皆所謂師也釋言曰罔無也孟子趙注曰厲病也說文曰殺戮也庭桉曰予罔厲殺人欲其自言曰我不欲厲病人殺戮人也敬當為矜聲之誤甫刑曰惟敬五刑馬融本作惟矜又曰良敬折獄尚書大傳作哀矜皆二字相溷之證也詩鴻雁傳曰矜憐也庭桉勞謂勞問也罔厲殺人者當殺而矜憐之也當厲而勞勉之也而汝為厥君寔願其罔厲殺人是亦厥君先矜憐之先勞勉之也非自厥臣意也肆讀若弟古音如此弟之言猶但也見大誥注徂當讀為且古字聲同又因下經肆往之文而誤為肆徂也然据檀弓曰夫徂者且也風俗通祀典曰徂者徂也是古字且亦通為徂或非誤也檀弓注曰且者未定之辭秦策曰三國且去又



曰城且拔矣。呂氏春秋音律曰：歲且更起。高注皆曰：且將也。韓詩東門之粉傳曰：且苟且也。庭桉肆且厥矜勞，謂厥臣之意不然，弟且姑將從厥君意，而如其矜憐之勞。勉之也。歷當為厲聲之誤。上經可證也。宥當為有。論衡引下經：戕敗人宥，作彊人有。可知今文經二宥字俱作有。詩長發箋曰：有之言又也。王制王三又注曰：又當作宥。如是則有與宥字亦可通用。然今文自為有無之有，而為孔古文通為寬宥之宥，則失之遠矣。肆往姦宥殺人，厲人有謂矜憐勞勉，雖非其意，弟由此以往姦宥之民殺人者有之矣。厲人者有之矣。由厥臣罔殺人者罔厲人者，故有此也。馬融注曰：戕殘也。詩民勞箋曰：敗壞也。成十六年穀梁傳曰：四體偏斷曰敗。庭桉論衡引今文經曰：彊人有以戕敗二字為彊字，與古文異。未知其說以宥為有。今文甚當，可正為古文宥字之非。而以此句連下經讀之，則是今文家不知文義也。王充說之曰：言賢人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即三家舊義一豪非經意矣。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有謂縱不有殺人者，厲人者弟亦習見厥君矜憐人勞問人之事而因之，小試

我○敗○人○者○有○之○矣○由○厥○臣○罔○厲○殺○我○敗○人○者○故○有○此○也○  
汝○若○常○為○迂○闊○之○言○曰○我○  
國○中○凡○有○師○之○衆○官○若○司○徒○司○馬○司○空○者○三○事○也○尹○者○正○大○夫○也○旅○者○衆○大○夫○列○士○  
也○庶○其○皆○自○勉○曰○我○為○官○當○無○厲○病○人○無○殺○戮○人○也○誠○若○是○之○殺○人○將○不○勝○其○矜○憐○  
厲○人○將○不○勝○其○勞○閔○也○亦○由○汝○為○厥○君○先○不○勝○矜○憐○勞○閔○而○厥○臣○之○意○或○未○必○若○是○  
第○且○從○厥○君○意○而○矜○憐○焉○勞○閔○焉○雖○非○厥○臣○意○第○由○此○以○往○姦○宄○之○民○殺○人○者○有○之○  
矣○厲○人○者○有○之○矣○為○厥○臣○罔○殺○人○者○罔○厲○人○者○故○有○是○也○雖○或○不○至○於○是○第○亦○  
習○見○厥○君○矜○憐○人○勞○閔○人○之○事○而○小○試○之○我○敗○人○者○有○之○矣○為○厥○臣○罔○厲○殺○我○敗○人○  
者○故○有○是○也○厥○臣○雖○小○可○以○觀○大○此○謂○以○厥○臣○達○王○也○

王○啟○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  
屬○婦○合○由○以○容○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自古以下九字舊錯在引  
恬下今据文義當在此



王○其○效○邦○君○御○事○越○厥○命○曷○以○引○養○引○恬○

十六字舊錯在  
合由以容下今

据文義當在此御事二字舊

倒在越字下今据文義乙正

論語鄭注曰啟開也。說文曰監臨下也。周禮太宰注曰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大司馬注曰監一國謂君也。庭按王啟監言王者封建諸侯使監其國謂之啟監。猶云開國矣。論衡引今文尚書曰王開賢此漢人諱啟為開。又傳寫誤監為賢非古本有不同也。亂當讀為始。亂是古之治字而治始二字多相溷。故臯陶謨偽孔古文曰在治。忽夏本紀用真孔古文曰來始。滑律歷志引三家今文曰七始詠是其證也。厥始為民言王者建侯之始意原為保民而設非為他也。論衡引今文尚書曰其率化民古亂字形近率古讀為化聲同故誤也。釋詁曰胥相也。桓三年穀梁傳曰胥之為言猶相也。淮南覽冥注曰虐害也。庭按敬當為矜聲之誤也。矜鰥字通堯典有鰥

在下。五帝本紀作有矜在民間。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王制作：老而無妻者謂之矜。今俗語謂人無妻曰矜。兒音如矛戟柄為矜者同。即古讀鰥字之聲也。尚書大傳：材傳曰：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今文無梓材大傳采獲古文而言。材作鰥。寡不作敬。寡可證偽。孔本敬之誤也。小爾雅廣義曰：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莊子駢拇郭注曰：以此係彼為屬。庭按：屬婦謂賤女係屬於人者，即臧獲婢妾之流也。釋文曰：屬婦妾之事妻也。非矣。說文引周書曰：至于娼婦。娼婦，妊身也。說文所據蓋三家今文以屬通為娼，其義非也。荀子非十二子注曰：合謂和合。庭按：由讀為愉。古聲同假借。管子小問曰：由，乎茲免。尹注曰：由，悅也。孟子曰：由，然不忍去也。新序作愉，然。廣雅曰：愉，和也。廣雅又曰：愉喜也。釋詁曰：愉，樂也。庭按：容之言容與也。司馬相如傳郭注曰：容與言自得也。此經言王告諸侯曰：使民無戕賊，無相虐害。至於鰥寡之孤單，屬婦之輕賤，莫不和合愉悅，以寬容而自得者也。中庸注曰：自從也。庭按：自古王若茲監，謂從古王者之啟監皆若此。



矣。辟當讀為避。古字通用。罔攸避。謂無所回避也。欲保小民。則當不避豪強矣。孟子曰。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二受字皆更之誤。燕禮注。大射儀注。特牲饋食禮注。皆曰。古文更為受。周禮巾車注。曰。故書更續為受。讀可證。古書中更受字多相溷。辭當為辟之誤。辟與辭形相近。而辭辭字同。此所以誤也。孟子言殺越人者為大憝。殷更夏周更殷。皆嚴刑以禁暴。無有軌法而相避者也。雖釋康誥之文。亦兼取此經之意。可相證明也。偽孔傳曰。監無所復罪。非也。說文曰。效象也。庭按。邦君御事。越厥命。謂邦君之御事。迂闊其辭言也。即上經所云。汝若恒越。曰。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也。越字舊錯在邦君下。御事上。今據文義。乙正。緇衣引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鄭注。越之言蹶也。厥其也。言無自顛蹶。汝之政教。以自毀敗。據是言之。越厥命。蓋是古之常言。一見於太甲。而篇已亡。又見於酒誥。而越字脫。又見於此經。而越字倒錯。不與厥命相連。賴緇衣一引。而諸文可考。墜義復昭。此何如大幸也。詩四月箋曰。曷之言何也。釋詁曰。引長也。廣雅曰。養樂也。廣雅疏證曰。韓詩外傳曰。聞其徵。

聲使人樂養而好施。白虎通樂養作喜養。稽康琴賦曰：怡養悅念，是養為樂也。說文曰：恬，安也。此經言王者若效以邦君御事，迂闊其教，命以縱放殺人，厲人戕敗人者，則使民無所保，何以能長樂長安也？王者封諸侯，開國立監，其始皆以為民也。曰：使民無相戕賊，無相陵虐，至於鰥寡之孤，單屬婦之輕賤，皆得合同愉樂，以自容於其間也。自古夏殷王者皆以若此之意監於國，故其殺人者厲人者，戕敗人者必有嚴刑重誅以待之，而無所避矣。假如王者亦效以邦君御事，迂闊其辭，不殺一人者，不厲一人者，不厲殺戕敗人者，則民將何保持以長此樂養長此安恬乎？哉！必不然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



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

民用懌先王受命

六十六字舊錯在丹麓

下今据文義當在此

今王謂今成王也。先王謂文王武王也。明德謂自明德惠曰予罔厲殺人者是也。先王既勤句用明德句。明德故遠人懷而為夾近也。庶邦享句作兄弟句。庶國異姓之諸侯皆來享而兄弟同姓之國皆興作也。方來猶言將來也。自今至於後日謂之方來。桓二年公羊傳曰既者何盡也。庭按后讀為後古字通。鄉射禮而后下射。注曰古文而后作而後非也。孝經說然後曰后者後也。當從后。聘禮記注曰而后猶然後也。庭按式當為慝。古音同假借。詩賓之初筵曰式勿從謂箋曰式讀曰慝。此鄭從魯韓詩作慝勿從謂也。廣雅曰慝惡也。庭按典當讀為腆。古字通。方言曰腆厚也。庭按玉讀為不古字同。此經言先王之德惠人懷之若方來亦盡用德惠則人玩之而向

後之邪○愚○厚○集○矣○庶○邦○不○來○享○矣○謂○先○王○明○其○德○惠○而○功○成○今○若○又○明○其○德○惠○則○功○必○敗○矣○故○不○可○同○也○說○文○曰○付○與○也○釋○文○引○馬○融○本○作○附○亦○通○用○字○也○越○讀○為○若○古○聲○近○假○借○字○若○猶○及○也○此○經○言○皇○天○既○以○中○國○人○民○之○衆○及○其○疆○土○之○廣○付○與○先○王○使○為○之○主○而○保○之○矣○肆○讀○若○第○見○上○經○注○肆○王○惟○德○句○絕○用○字○當○屬○下○句○考○工○記○弓○人○注○曰○和○猶○調○也○釋○文○曰○懌○字○又○作○斂○下○同○庭○按○下○經○用○懌○當○為○用○斂○此○經○和○懌○當○為○和○釋○據○文○義○可○知○也○詩○靜○女○箋○曰○說○懌○當○作○說○釋○彼○是○毛○詩○作○懌○而○魯○韓○詩○作○釋○可○證○古○文○懌○即○今○文○釋○此○亦○然○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注○曰○釋○解○也○釋○言○曰○迷○惑○也○廣○雅○曰○迷○誤○也○庭○按○先○時○有○惑○誤○者○不○忍○厲○殺○之○而○和○調○解○釋○以○寬○之○後○來○復○有○惑○誤○者○亦○不○忍○厲○殺○之○而○和○調○解○释○以○寬○之○此○謂○自○明○其○德○惠○以○和○釋○先○後○之○迷○民○也○用○懌○當○從○釋○文○作○用○斂○詩○雲○漢○箋○曰○斂○敗○也○薛○宣○傳○注○曰○斂○壞○也○庭○按○此○經○言○迷○民○無○罪○則○良○民○不○保○而○國○命○壞○矣○此○謂○自○明○其○德○惠○以○敗○壞○先○王○所○受○命○也○今○我○成○王○之○意○乃○惟○曰○我○先○王○保○民○既○勤○矣○乃○用○自○明○德○惠○懷○遠○人○而○為○夾○近○使○異○姓○庶○邦○皆○



來○享○我○兄○弟○同○姓○之○國○皆○作○興○此○則○明○德○之○效○固○然○矣○若○方○來○亦○盡○用○自○明○德○惠○而○不○用○保○民○則○後○日○之○作○慝○者○厚○集○矣○而○庶○邦○不○來○享○矣○王○意○如○此○固○謂○德○可○明○而○不○可○明○也○皇○天○上○帝○既○以○中○國○人○民○之○衆○及○其○疆○土○之○廣○付○與○我○先○王○使○保○有○之○第○我○王○惟○自○明○德○惠○而○用○以○和○釋○先○後○之○迷○民○乎○用○以○敷○壤○先○王○之○所○受○命○乎○必○不○然○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脩○為○厥○疆○畎○若○作○室○

家○既○勤○垣○墉○惟○其○塗○既○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

其○塗○丹○雘○

四十三字舊錯在罔攸辟下今据文義當在此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

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稽當讀為畦。古音同假借字。尚書大傳酒誥篇引書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圭即畦字。脫半。因而又誤田為璧。蓋伏生今文脫此簡。其傳業弟子左右採獲。從古文家得此句。以附大傳。而誤多王曰封三字。又圭璧二字俱失。真獨有唯曰若三字存耳。然賴其有此。故今日猶可考知稽之為畦。亦大有益也。此梓材而謂之酒誥者。今文無酒誥梓材。古文無梓材。今文之酒誥梓材。在康誥篇中。古文之梓材。在酒誥篇中。大傳從古文家得此句。本以為酒誥篇文也。藝文志曰。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今以大傳證之。所校脫簡。即此。惟曰若稽田一段無疑也。而此一段乃為四十三字。則當為脫簡二。藝文志誤言脫簡一也。今文無酒誥。劉向括中古文言酒誥也。今文無酒誥梓材。其文則具在康誥中。而今文家不見若稽田。是以大傳誤記若圭璧句。今文又不見若作梓材。是以大傳稱康叔伯禽觀橋實高。梓實魯。而知父子之道。以此說梓材名篇之義。所謂不知而作者也。此今文全脫此



段之明驗也。幸得劉向以中古文補之。不然將使後世讀梓材者。如之何其指思也。然中古文出自壁中。亦頗朽折散絕。惟依放今文乃可讀。而此四十三字。今文所無。次序不可知。隨意插入。是為古文錯簡。而又據是以補今文。所謂非所據而據焉者也。今按文義。當移正於此。主與畦。古字或通用。文選潘岳在懷縣詩注。顏延年贈謝靈運詩注。俱引孟子劉熙注曰。今俗以二十五畝為小畦。以五十畝為大畦也。詳此語。不似病於夏畦之注。乃頗似主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之注。果爾。則是趙岐本作主田。而劉熙本作畦田。耶離騷注曰。畦共呼種之名。招魂注曰。畦猶區也。說文曰。田五十畝曰畦。据此則畦田者。謂治田為畝畦也。偽孔傳不知稽畦假音。而解若稽田曰。若農夫之考田。非矣。孟子趙注曰。敷治也。韓詩傳曰。畝反草也。爾雅釋地注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畝。詩采芑傳曰。田一歲曰畝。庭按陳當讀為甸。詩信南山曰。維禹甸之。傳曰。甸治也。周禮稍人注。作維禹敷之。此據魯韓詩也。敷與甸同。陳即敷之省也。檀弓注曰。修猶治也。山海經注曰。為言治護之也。東京賦薛注曰。疆田畔

也。考工記注曰：古者報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壘中曰眡。說文曰：眡，籀文。人眡，篆文。六畎為一畝。說文又曰：人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為溝洫，柎廣五寸，二柎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人。倍人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人。釋宮曰：宮謂之室。說文曰：家居也。馬融注曰：卑曰垣，高曰墉。詩板傳曰：垣，牆也。行露傳曰：墉，牆也。角弓傳曰：塗泥也。釋名曰：塗，杜也。杜，塞孔穴也。說文丹部引下經曰：惟其敷丹，獲是蓋。漢古文以塗為敷，意此經二塗字皆作敷，偽孔本從今文作塗也。敷即杜字同。說文反部曰：敷，讀若杜是也。今文古文以塗敷為假借字，與釋名義合。而孔疏曰：二文皆言敷，即古塗字。此蓋唐初經本尚有假借作敷者，疏故言二文皆言敷而寫本誤為皆言敷也。若言敷即不當云古塗字也。馬融注曰：堊，堊色，廣雅曰：堊，塗也。說文曰：堊，仰塗也。詩甫田箋曰：茨，屋蓋也。馬融注曰：治木器曰梓，又曰：樸，未成器也。說文曰：樸，木素也。又曰：朴，木反也。又曰：柿，削木札樸也。文選洞簫賦注引蒼頡篇曰：朴，木皮也。廣雅曰：朴，離也。庭按：樸，朴字同。治木器者必先離其木皮，削其札朴，然後斲治，故梓匠



之始事為樸也。楚辭懷沙注曰：斲所也。說文曰：斲所也。斲擊也。又曰：斧所也。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注曰：塗，飾。廣雅曰：丹，赤也。莊二十三年左傳服注曰：丹，彤也。馬融注曰：獲善丹也。說文亦曰：獲善丹也。疏曰：獲是彩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故鄭元引山海經云：青邱之山，多有青獲。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庭按：疏據鄭義，蓋不然矣。山海經大荒西經曰：爰有白丹、青丹。郭注曰：丹者，別是彩名，亦猶黑白黃皆云丹也。據山海經及注文，則丹亦不專彤赤之色，而青黃白黑俱得以丹為名。惟獲亦然也。馬注及說文俱云：獲善丹者，即塿丹也。一切經音義十四引吳普本草曰：白塿一名白塿，一切經音義十七引字林曰：塿音善，土名也。即白土也。亦名塿。据此則善丹云者，白塿之色，可為彩飾者爾。五彩俱可謂之丹，獲豈專青赤乎？此經言監國若治田畝，既勤力於敷治，蓄草矣。方來不應亦勤敷蓄，惟應旬治修理，為護其疆畔，與畎溝使無決壞，乃以終敷蓄之事。又若作室屋家居，既勤力於版築垣墉矣。方來不應亦勤垣墉，惟應塗塿而飾之，茨而蓋之，使可以蔽風雨，乃以成垣墉之業也。又

若作梓材之器既勤力於朴削斧斲矣方來不應亦勤朴斲惟應塗飾之以彩色丹  
獲俾貴美而可觀乃以全樸斲之功也已當讀為以古字同廣雅曰已已也檀弓注  
曰以已字以與已字本同詩何人斯釋文曰自古以字論語曰毋吾以也鄭本作毋  
吾已也其斯而已矣漢石經作其斯以乎皆可證已以字無別也以若茲監謂康叔  
當以若此之意監於國也惟曰欲至于萬年句惟王句子孫永保民句孟子趙  
注引書曰欲至于萬年又引書曰子孫永保民此則漢時今文句讀固自分明  
偽孔古文改讀之曰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為一句而上經于先王肆亦為一句離  
經辨句如此不可勝論也此經言汝監國無作不終日之計惟當曰欲至于萬年則  
不獨汝國靈長乃惟我王家子又有子孫又有孫永久不替以保我民何其休也  
故我王啟監之意乃惟曰治國譬若畦田前事既墾耕勞動敷土而蓄草矣則方來  
不應亦用敷蓄惟應句治修理為護其疆畔與畎溝長無決裂之虞乃所以終敷蓄  
之事也又譬之若作室家前事既版築勞動垣卑而墉高矣則方來不應亦築垣墉



惟應塗墁之既望之茨蓋之風雨可以庇乃以成垣墉之業也又譬之若作梓材前  
事既斤斧勞動樸治而斲削之矣則方來不應亦事樸斲惟應塗飾彩色丹雘爛然  
貴美而可觀乃以全樸斲之功也王意若此故汝監國惟當為久遠之計曰欲汝國  
至於萬年則豈惟汝國靈長乃惟王家實受其福至於子之子孫之孫長臨宇內保  
安下民無窮極矣

## 召誥

成王六年三月二十一日甲子周公在洛邑洪大誥辭作多士康誥酒誥梓材之篇  
多士命庶殷辭嚴義正庶殷畏之而梓材誥衛康叔復有不悅用德之言亦為庶殷  
而發於是召公聞之而失色大懼嚴威之漸由此而開故因周公將西歸作此誥以  
進戒欲王以小民祈天永命不可不用德蓋所以預防用威之流弊非與周公相駁  
而適相濟也伏生傳書此篇脫錯特多故莫能明其作意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今

文○召○誥○脫○簡○二○是○其○斷○爛○之○驗○也○古文幸未脫而無今文以為依據○必不免於錯簡○是以作意終不可明○今先求得周公用書命庶殷之指○以揣知召公取幣錫周公之指○則召誥之作意可得而言也○據其作意以求其文義次序○即錯簡可得而知也○知其錯簡○則召誥易明也○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納○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



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  
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  
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  
命○殷○庶○庶○殷○王○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  
入○錫○周○公○

二月成王六年之二月也。為孔傳曰二月十五日。月相望。說文曰。望月滿與日相  
望。似朝君也。从月从臣从王。朝廷也。今說文本作以朝君也。據  
說文義以當為似古字通。論衡四諱曰。十五

日。月相望。謂之望。釋名曰。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疏曰。望之在月。十六日為多大。率十六日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此年八戊午。節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即為望。是己丑為望。言既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史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曰。必先言朔也。庭桉月望。自在十五日者。而史之紀日。言望者。必十六日也。亦如朏。有在二日者。而言朏。必是三日。合朔有在晦日。或二日者。而言朔。必是一日。蓋從其多者。以為定名也。十六日。庚寅為望。日越六日。則為二十一日。乙未矣。若偽孔之言。十五日為望。則當云。越七日。乙未矣。非也。荀子正論曰。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節。注曰。步。謂車緩行。離騷。步余馬於蘭皋。注曰。步。徐行也。庭桉。入廟不馳。故路車乘馬。安行中節。禮也。步。即步余馬之謂也。鄭注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為父。恭也。鄭意謂。成王徒步行二十五里。非矣。周鎬京也。周上無宗字。疏言自宗。周亦非也。至于豐者。將作洛邑。



告文王廟也。偽孔傳曰：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庭桮越若發聲也。越與曰粵皆通用。堯典皋陶謨皆曰：若稽古。律歷志引武成曰：粵若來三月皆發聲也。來與來年來日之來同。由二月而及三月故謂之來亦猶云。明月也。偽孔傳曰：於順來三月。疏曰：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皆不能明也。偽孔傳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疏引周書月令曰：令似誤字當依律歷志作月采。三日粵朏。字從月出。是八月三日明生之名也。律歷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師古注曰：月采說月之光采。其書則亡。說文曰：朏月未盛之明。釋文曰：朏月未成明也。偽孔傳曰：於朏三日三月五日。疏曰：凡發豐至洛為十四日也。鄭注曰：汭隈曲中也。禹貢鄭注曰：汭之言內也。小爾雅曰：水之北謂之汭。偽孔傳曰：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疏曰：庚戌三月七日甲寅三月十一日。庭桮若發聲也。若與越音近。字亦通也。翼日者言二日也。翼二音近。古字假借。故古言翼室者亦貳室也。疏曰：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偽孔傳曰：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疏引鄭注亦曰：史不書王往者於相宅無。

事也。庭按鄭孔說皆謬也。經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不言先成王也。是王不至洛之  
驗一矣。經又曰：周公朝至于洛，而不言成王至洛也。是王不至洛之驗二矣。經又曰：  
周公乃朝用書，不曰以王命用書也。是王不至洛之驗三矣。經又曰：錫周公，而不曰  
錫王，是王不至洛之驗四矣。洛誥曰：予乃肩保大相東土，不曰從王相東土，是王不  
至洛之驗五矣。又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而不曰王亦至焉，是王不至洛之驗六  
矣。又曰：佅來以圖及獻卜，若王至洛，親見漚水，西東則無以圖為也。是王不至洛之  
驗七矣。若王與周公俱至，而史書用周公，不書王，豈以王為弁髦乎？以為無事而不  
書，豈以王為贅旒乎？曾謂周公之廟，如畏而乃有是乎？疏曰：丁巳三月十四日也。  
偽孔傳曰：用牲，告立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庭  
按：后稷既配天，是應同天之禮，故經言牛二，實無貶文。且經文無羊豕，傳何以知有  
羊豕？若羊豕不見，而可知得無天亦有羊豕不見，而可知乎？此偽孔之謬言也。戊午  
是三月十五日，不言翌，故知翌是十六日，審矣。偽孔傳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



社稷共牢。庭桷經文有社而無稷。此為作邑興造土功。故祭社。非舉時祭。故不及稷也。且社稷何為共牢而祭乎。此亦偽孔之謬言也。疏曰。甲子二十一日也。庭桷用書。謂書於簡策。而告於衆。使咸知之也。命庶殷者。多士也。命侯甸男邦伯者。康誥酒誥梓材也。作洛既畢。庶殷及諸侯將各歸其國。故周公用書以命之。即康誥本序云。周公咸覲。乃洪大誥辭者是也。偽孔傳曰。以賦功屬役書。命使就功。非矣。自甲寅位成之後。萬衆趨功。已十日。洛城將畢。役人將歸。而周公方命使就功。何遲也。殷庶字疑誤倒。据上下經文。此亦當為庶殷。王當讀為不古字同。作當讀為誼。詩蕩傳曰。作祝誼也。詩疏曰。作即古誼字。庭桷作非古誼字。乃古字聲同假借也。庶殷王作言衆。殷人聞命。恐懼不敢祝誼也。釋詁曰。錫賜也。揚雄傳應劭注曰。錫與也。於是作洛事竣。周公將先歸。復命於成王。故召公率諸侯用幣以錫之。因周公以達於王。欲王與周公以德厚懷庶殷。而不以威厲也。此篇首一百六十九字。皆史臣記錄。為召誥洛誥二篇之本序。欲知作書大指。觀此足矣。

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下經偽孔傳曰。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說文手部曰。搥手至地也。今本誤作首至地。拜。揚雄說。拜從兩手下。首部曰。晉古文頁也。諧下。晉也。頁部曰。頁。頭也。古文諧。首字。射義再拜稽首。徐本作詣首。是詣者。本字。稽者。假借字也。搥說文。下手為拜。下首為稽。拜手稽首者。跪而兩手據地。又下其首而俯。非首至地也。亦非首至手也。荀子大畧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大夫之臣拜不稽顙。楊注曰。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搥荀子所說。平衡者。首不下。但以手據地。則首平衡也。下衡者。下其首而不至地。惟下於平衡者也。拜手非首至手也。稽首非首至地也。偽孔誤矣。已見臯陶謨。此經曰。拜手稽首者。召公贊庶邦冢君之禮辭也。已見立政。旅當讀為臚。士冠禮注曰。古文旅作臚。周禮司儀注曰。旅讀為鴻臚之臚。晉語注曰。臚傳也。張丞相傳集解引晉灼曰。若預及之辭。庭按旅王若公言。欲傳言告王。亦告周公也。越。



曰古字通曰辭也。召公以多士之誥辭旨嚴厲少柔和而梓材之誥又以臣屬殺人為不可意未嘗不在庶殷也。故曰誥告庶殷之言不能無失辭曰自乃治事臣屬為之也。殆非王與公之意耶。太保召公贊曰拜手稽首致敬盡禮欲有臚言告王亦以告於公也。今茲公誥告庶殷殆非出自王與公之意耶。曰自乃治事臣屬之為之耶。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

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釋詁曰元首也。鄭注曰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子之子天子為之首耳。廣雅曰疆窮也。釋詁曰休美也。恤憂也。詩四月箋曰曷之言何也。微子鄭注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姐。庭按曷其當讀為一句為美休乎為恤憂乎未知竟何如其敬當讀為苟音亟。說文曰自急救也。已見康誥奈何弗苟言天命未知何如所當亟自勉也奈何恃

天○而○不○亟○也○ 嗚呼○皇天上帝之元子○寔惟此大國殷○而今改革其命矣○今惟我  
王受命為天元子○論其美休○則無疆惟美休矣○論其恤憂○亦無疆恤憂矣○嗚呼○美休  
恤○憂○未○知○竟○何○如○其○所○當○亟○自○勅○也○奈何恃天而不亟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

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

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

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釋詁曰○遐遠也○廣雅曰○終極也○庭按○遐終○謂遐遠其期○終極其命○欲長保於殷○不欲



汲○於○改○之○也○偽孔傳曰天已遠終殷命疏曰遠終殷命言去而不復反也○皆非矣○  
釋詁曰茲此也○庭桉在天○謂陟降於天○在帝左右也○甫刑鄭注曰越於也○揚雄傳注  
曰茲益也○文選注曰服與伏同○古字通○庭桉檀弓引詩曰扶服救之○昭十三年左傳  
以蒲伏焉○昭二十一年左傳扶伏而擊之○扶服扶伏○蒲伏皆匍匐之假音○可證服伏  
音同通用也○中庸則拳之服膺○亦當讀曰伏膺○荀子性惡曰伏術為學○注曰伏術謂  
伏膺於術是也○西京賦薛注曰伏猶憑也○此經茲服厥命○言益依憑其天命也○蓋天  
命益久長則較之崛起在此位者益若可依憑矣○偽孔傳曰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  
庭桉智亦哲也○智藏謂哲王已往而退藏也○鄭注曰瘝病也○說文曰在存也○庭桉瘝  
在○謂病民之君當時在位也○偽孔傳曰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無良臣非矣○說文  
曰夫丈夫也○庭桉夫知猶言夫壻也○益胥者有才智之稱○故夫謂之壻○又謂之知其  
取義同也○保當讀為褓○後漢書桓郁傳越在褓保○注曰保小兒被也○保當在褓○古字  
通也○庭桉抱○說文作哀○曰哀○哀也○徐鉉曰哀今俗作抱○非是○然則此經保抱○依字即

祿哀也。說文曰：攜提也。顙呼也。讀與爲同。庭按：顙字以頁爲形，爲聲。印首呼鳴，餘音似爲。此造字之形聲也。今讀若喻失古音矣。當從說文讀，爲得之。徂當讀爲祖。古字通。風俗通：祀典曰：祖者徂也。然則轉而訓之，即徂者祖也。此經以哀顙天祖爲一句，言哀呼天與祖宗也。厥當讀爲席。字形相似而誤也。席昌石切。即今斥字。詩：不坼不副。說文：土部作不坼不副。曰坼，裂也。一切經音義十五引字林曰：坼，裂也。亦分也。廣雅曰：坼，分也。又曰：坼，開也。小爾雅曰：斥，開也。天文志：蘇林注曰：斥，遠也。據此，則斥與坼同，亦猶席與埽同也。說文曰：席，卸屋也。卸，爲今本誤字。頗不可曉。一切經音義引說文曰：席，卸屋也。此據古本。未誤。說文：席，即今人語云：坼屋之坼也。坼，屋之坼。亦即人相分離。坼散之坼。聲義俱同。據上經曰：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顙天祖。故知此經厥字無義，當爲席也。止當讀爲乚。亦字形相似而誤。說文曰：乚，匿也。象迟曲隱蔽形。讀若隱。今據下經曰：出執，知此經止字無義，當爲乚也。席隱出執，言人困於虐政，不得安其生，則祿抱子身攜持婦子，哀悲訣別而行，坼離而遠去，隱匿。



於○退○曲○之○中○夜○出○求○食○而○避○者○從○而○搏○執○之○甚○可○哀○憐○也○說○文○曰○眷○顧○也○廣○雅○曰○眷○  
嚮○也○說○文○曰○懋○勉○也○庭○按○眷○命○用○懋○謂○所○眷○顧○而○命○之○者○惟○用○其○能○勉○也○周○語○注○曰○  
疾○速○也○襄○十○一○年○左○傳○注○曰○疾○急○也○敬○當○讀○為○苟○古○字○假○借○苟○自○急○救○也○與○亟○同○已○  
見○康○誥○德○謂○惠○也○恩○也○與○梓○材○肆○王○惟○德○之○德○同○疾○敬○德○謂○速○自○急○勅○為○德○惠○也○  
昔○天○降○命○大○邦○殷○既○欲○遐○遠○終○極○其○期○而○不○汲○於○改○革○矣○此○殷○家○歷○年○既○久○多○先○  
哲○王○之○神○靈○皆○陟○降○在○天○於○是○其○後○之○王○後○之○民○茲○益○憑○恃○其○天○命○若○不○可○復○改○也○  
已○至○其○終○末○明○智○之○君○既○升○魂○而○藏○魄○昏○愚○之○嗣○方○在○位○而○病○民○使○天○下○人○不○得○  
安○其○生○家○天○胥○臨○行○祿○抱○子○身○攜○持○婦○手○相○與○訣○別○不○忍○離○而○哀○號○籲○呼○天○與○祖○  
塋○敢○而○遠○逃○隱○匿○於○退○曲○間○出○求○食○而○避○者○得○而○執○拘○之○嗚○呼○殷○民○阨○困○於○四○方○天○  
亦○見○民○之○窮○而○哀○之○矣○其○眷○顧○而○命○之○代○殷○者○惟○當○用○其○能○勉○乎○正其當速自急勅

相○古○先○民○有○夏○天○通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

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王○來○

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王來以下十字舊錯在用顧畏  
于民若下今据文義當在此

我○不○可○不○監○

于○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十六字舊錯在不可不敬  
德下今据文義當在此

釋詁曰相視也庭按迪當為通形之誤通古字乃見多方下同天通從子為一句夏為天子當從天而天乃下從於子此言夏都安邑而天從之是天之眷夏之厚也保讀為祿已見上經注面讀為面古字假借夏侯嬰傳面雍樹蘇林注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師古曰面借也雍抱特之言取小兒令面背已而雍樹之庭按蘇說雍樹近之而謂大人面首向臨之非也顏注以面為借甚得之而云令面背已亦非也離騷注曰面背也項羽傳焉



童面之。張晏注曰：以故人難視所之，故背之。是古字面與面通也。僖七年左傳：面縛。街壁襄十八年左傳：皆衿甲面縛。面亦俱讀為面。面縛即背縛矣。杜注云：但見其面，非也。微子世家曰：肉袒面縛。劉伯莊注曰：面即背也。是矣。面雍樹者，負之於背而雍樹之。小兒抱大人頸，大人持小兒兩脰，而小兒面向大人背也。保面者，衣以文襍而面雍樹之，即極負也。莊子逍遙遊：大浸稽天，司馬注曰：稽至也。莊四年左傳注曰：若如也。賈誼傳注曰：若猶然也。庭桮保面稽天，若為一句。言為天所持，養有如極襍，背負高至於天上，然也。釋詁曰：格至也。釋言曰：格來也。庭桮天乃格，為一句。言天自安邑夏都來，至於亳殷湯都也。此亦天從子也。湯為天子，當格天，而天乃來格於子。是天之眷殷之厚也。然於夏不曰格，而於殷獨曰格者，據在洛邑言之也。洛邑在殷畿，而不在夏畿，故至殷可以言來，至夏不可言來也。釋詁曰：紹繼也。周書謚法曰：疏遠繼位曰紹。庭桮服當讀與伏同。伏猶憑也。已見上經注。土中謂洛邑是土地之中。央也。周禮大司徒：土圭之法，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

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此經言王自西土來都於洛。紹繼上帝。是謂  
子○從○天○而○未○可○謂○天○從○子○也○自○憑○依○於○土○中○以○來○格○天○而○未○可○謂○天○來○格○也○釋○詁○曰○  
監○視○也○庭○桼○監○于○有○夏○監○于○有○殷○監○其○所○以○墜○命○也○視○古○先○民○有○夏○之○君○起○為○天  
子○天○乃○從○子○於○夏○之○都○眷○夏○天○子○有○如○襁○褓○而○背○負○之○高○至○於○天○上○者○然○而○今○時  
則○既○墜○失○厥○命○矣○今○視○有○殷○之○君○起○為○天○子○天○乃○來○格○於○殷○之○都○眷○顧○殷○天○子○有○如  
襁○褓○而○背○負○之○高○至○於○天○上○者○然○而○今○時○則○既○墜○失○厥○命○矣○夏○殷○之○命○既○墜○我○王  
為○天○子○將○自○西○土○從○來○以○疏○遠○紹○繼○於○上○帝○定○居○土○地○之○中○以○憑○依○於○天○命○是○為○子  
從○天○未○可○謂○天○從○子○也○是○王○來○格○天○未○可○謂○天○格○也○夏○得○天○從○而○命○猶○墜○泥○我○乎○其  
不○可○不○監○於○夏○有○也○殷○得○天○格○而○命○猶○墜○泥○我○乎○其○不○可○不○監○於○有○殷○也○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  
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



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我不敢知者言未必當然我不敢以為然也已見君奭篇偽孔傳曰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非矣服讀伏同伏猶憑也見上經注此經言天從子於夏故有夏得憑依天命矣天來格於殷故有殷亦承受天命矣惟有歷年言天之所命惟有此歷年之數而已也不其延言不其當更延長也庭樞敬當讀為苟反力說文苟自急救也又曰敬从攴苟考苟之聲義與亟同形亦相似疑此二字本同而古書多用亟罕用苟惟尚書有之又假借作敬字以敬之偏旁即苟也舊以敬讀如字非也已見康誥秦策注曰早速也我不敢知曰有夏之憑依天命惟有此歷年四百而已也或其數未止於此乎亦不敢知也我不敢知曰四百年之外不其當更延長也或當更延長乎亦不敢知也乃惟夏後王不亟於用德故止於四百年而早墜失其命此其可知者也我不敢知曰有殷之承受天命惟有此歷年六百而已也或其數未止於此乎亦

不敢知也。我不敢知曰：六百年之外，不其當更延長也？或當更延長乎？亦不敢知也。乃惟殷後王不亟勉於德，惠故止於六百年而早墜失其命，此其可知者也。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

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自上經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以下一百五十字舊錯在不可不敬德下今据文義當在此

釋詁曰：嗣，繼也。庭，校也。我亦惟茲二國命，嗣為一句。言茲二國不盡其命，我所受者亦惟二國所未盡之數，我得而繼之也。若二國之命復少延，則我無所繼也。詩七月傳



曰○功○事○也○釋○詁○曰○初○始○也○釋○詁○又○曰○服○事○也○離○騷○注○曰○服○事○也○庭○按○若○功○句○王○乃○  
初○服○句○言○王○者○受○命○如○人○受○功○有○其○程○期○而○王○嗣○受○二○國○命○乃○始○初○服○事○猶○未○知○能○  
中○程○不○也○釋○言○曰○貽○遺○也○楚○辭○湘○君○注○曰○遺○與○也○廣○雅○曰○命○名○也○庭○按○今○天○其○命○句○  
哲○命○句○吉○凶○命○句○歷○年○知○句○言○王○以○初○服○之○功○當○自○貽○哲○命○之○時○今○天○其○當○貽○命○矣○  
或○聰○哲○之○命○乎○或○吉○祥○或○凶○害○之○命○乎○皆○歷○年○之○後○乃○可○知○今○未○知○也○釋○言○曰○宅○居○  
也○庭○按○肆○讀○若○第○古○音○如○此○見○梓○材○敬○讀○為○句○反己力古○字○假○借○苟○自○急○救○也○詩○賓○筵○  
傳○曰○祈○求○也○釋○詁○曰○永○長○也○今○者○我○王○繼○夏○殷○之○後○受○其○天○命○矣○亦○惟○此○二○國○之○  
命○有○所○不○盡○其○期○乃○使○我○得○繼○之○使○其○少○延○則○我○尚○無○所○繼○也○王○者○受○命○若○人○受○功○  
皆○有○其○程○期○而○王○乃○初○始○服○事○猶○不○自○知○能○中○程○不○也○嗚○呼○天○命○王○者○若○人○生○子○必○  
在○其○初○始○生○辰○與○以○聰○哲○之○嘉○名○人○無○有○不○然○者○今○王○初○服○天○其○當○錫○名○之○時○矣○為○  
聰○哲○為○吉○祥○為○凶○害○命○名○固○無○定○要○須○歷○年○而○後○知○今○尚○未○可○知○也○今○為○我○初○服○之○  
日○徙○居○新○邑○之○始○第○惟○王○其○當○速○自○急○救○勉○為○恩○於○天○下○也○於王其當用德恩以祈福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災○祀○于○上○下○其○自○時○中○

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三十一字舊錯在自服于土中下今据文義當在此

今○冲○子○則○嗣○

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二十六字舊錯在既陸厥

用○顧○畏○于○民○

六字舊錯在王不敢後

欲○王○以○

命下今据文義當在此

小○民○受○天○永○命○

九字舊錯在式勿替有殷歷年下今据文義當在此

今○休○王○不○敢○後○

六字舊錯在其王能

誠于小民下今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王○若○有○夏○歷○年○式○

据文義當在此



勿替有殷歷年

二十三字舊錯在越王

顯下今据文義當在此

惟日其邁王敬作所

不可不敬德

十三字舊錯在節性

下今据文義當在此

王肅注曰旦周公名也中庸鄭注曰自從也釋詁曰時是也詩皇矣傳曰配嬖匹也  
東京賦薛注曰配對也庭桼忠當讀為祕古字通詩忠彼泉水韓詩作祕彼泉水可  
證說文曰祕神也疏曰上下即天地也釋詁曰入治也庭桼中人言將徙都於洛居  
天地之中而治四方之民也厥讀為文王蹶厥生之蹶古字通曲禮鄭注曰蹶行遠  
貌又桼厥成命者成名也王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是謂初基立號早有成名  
也周頌曰昊天有成命謂天與周家此成名也周語叔向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  
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叔向自釋詩成命而書成命亦同義可相證也釋詁  
曰休息也詩瞻卬傳曰休息也民勞箋曰休止息也庭桼今休者周公自謂年老矣

成王已長天下事已大定即欲從今告老而退休矣以上皆述周公在洛之言也後漢書沖帝紀注曰幼少在位曰沖釋詁曰嗣繼也庭桉今沖子嗣言周公今休則成王繼之治民也然以君繼臣辭理未順疑嗣當讀為治也詩曰子寧不嗣音韓詩作不詒音而毛詩傳訓嗣為習則是讀為治也春秋莊八年左氏經甲午治兵公羊經作祠兵是司旁字古文或讀從台旁而台旁字今文亦讀從司旁古今文不能無相溷也今沖子治言周公今日退休而沖子今日臨治也列子說符注曰遺棄也說文曰壽人也考老人面凍黎若垢庭桉此經言周公明於治王勿以其久老而遺之也勸成王不聽其休也周禮小司徒注曰稽猶考也庭桉古人謂文王武王也詩終風箋曰有又也長發箋曰有之言又也說文曰𡵓𡵓𡵓也讀與巖同庭桉𡵓𡵓者即巖也司馬相如傳正義引顏注曰巖巖尖銳貌庭桉民𡵓謂民情險而可畏如山石巖巖者也周公常顧畏於此而欲王和民情以受天福以永長國命是尤不可以遺也不敢後猶曰不敢遺也旦以年老故今欲休王以其不可遺故不敢後之而留之



也○疏曰○上下謂君臣○周禮訓方氏注曰○上下君臣也○釋詁曰○勤勞也○恤憂也○庭按其  
讀為期○古字通○易繫辭傳曰○死其將至○釋文本作死期○春秋邾庶其○地理志作庶期○  
武帝紀李奇注曰○期要也○庭按王讀為不古字同○管子小問注曰○若似也○釋言曰○式  
用也○詩賓筵箋曰○式讀曰慝○釋訓曰○式微式微○乎微者也○庭按釋訓讀式若特今  
人語○猶云特衰微○釋言讀式若得今人語○亦謂須用曰○須得此皆式之古聲與慝音  
最近也○說文曰○替廢也○一曰偏下也○今本脫誤為廢一偏下也又曰○替或从𠂔从𠂔○今本誤為替或从𠂔从𠂔  
故徐鉉曰○今俗作替非是○庭按偏下謂一邊高而一邊下也○竝从二立○𠂔从二夫○有  
偏下者○相形而易見○此二文會意同替○非今俗字也○其曰我受天命○王若有夏歷年  
式勿替有殷歷年○言周公願王永命而期之曰○欲不似有夏歷年四百而須得勿下  
於有殷歷年六百則永而益求其永也○釋言曰○邁行也○庭按敬讀苟○反力古字假借  
苟與亟字聲義同○釋言曰○作為也○無逸鄭注曰○所猶處也○庭按惟日其邁○王敬作所  
言叔旦老矣○惟日月其逾邁○恐所期不及早見之為恨也○王若欲亟圖永命以慰旦

而○作○之○所○不○可○不○亟○勉○於○恩○德○也○若○不○亟○勉○於○恩○德○則○歷○年○不○可○期○不○可○以○慰○旦○而○  
為○之○作○所○矣○為○孔○傳○曰○王○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以○經○文○九○字○作○一○句○讀○甚○不○成○文○  
旦○之○言○曰○其○作○此○新○大○邑○其○自○是○配○對○於○皇○天○修○神○祀○於○上○天○下○地○其○自○是○徙○都○  
於○洛○邑○居○天○地○之○中○而○治○四○方○王○既○少○成○二○聖○之○功○初○基○而○有○此○成○名○及○今○稍○長○立○  
能○宅○中○而○治○民○旦○自○今○欲○請○老○退○休○矣○旦○之○言○如○是○然○今○沖○子○臨○治○則○無○以○旦○耄○老○  
而○遺○之○也○曰○其○多○識○前○言○往○行○以○考○知○我○古○人○之○德○矧○曰○其○又○知○天○時○人○事○而○能○考○  
謀○自○天○又○用○民○情○險○巖○而○長○顧○之○深○畏○之○欲○王○以○保○和○小○民○受○天○之○福○永○長○國○命○此○  
所○以○不○可○遺○之○也○今○欲○告○老○退○休○而○王○不○敢○遺○後○之○而○留○之○於○是○乎○君○臣○上○下○勞○勤○  
憂○恤○同○心○期○願○曰○我○受○天○命○庶○幾○不○似○有○夏○之○歷○年○四○百○而○須○得○不○下○於○有○殷○之○歷○  
年○六○百○乎○則○可○謂○永○命○者○乎○雖○然○旦○老○矣○惟○日○月○其○逾○邁○王○若○欲○亟○圖○永○命○以○慰○老○  
人○之○思○而○為○之○所○乎○不○可○不○亟○之○自○勉○於○恩○德○○當○讀○釋○詁○曰○初○哉○首○基○始○也○之○基○  
古○字○聲○同○皆○相○假○借○不○必○要○為○蹶○也○下○經○曰○王○末○有○成○命○此○二○經○相○對○為○文○末○為○終○



則厥為始。故厥為基之假音。足以不疑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

九字舊錯在稽謀自天。下今据文義當在此。

王先服殷御事。

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

十六字舊錯在治民。今休下今据文義當在此。

其丕能誠。

于小民。

七字舊錯在元子哉。下今据文義當在此。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

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

天下越王顯。

四十字舊錯在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下今据文義當在此。

元子者。天之首子。謂天子也。已見上經注。服與伏同。伏猶憑也。亦見上經注。比當為。

俾聲之誤也。詩克順克。此樂記引作克順克。俾此二字聲相混。古書中有其驗也。釋詁曰。俾使也。莊十八年穀梁傳釋文曰。介近也。襄九年左傳注曰。介猶間也。呂氏春秋重己曰。節乎性也。注曰。節猶和也。說文曰。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庭按。玉讀為不。古字同。宋本說文言部引周書曰。不能誠于小民。今本改作不能。不知玉還是。不字也。說文曰。誠和也。廣雅曰。誠調也。庭按。此經言若用公老後王。雖年小而居在天子之位。有成和萬民之權。惟殷御事以勝國舊人。或失執而踈忌周臣。周御事以翼贊新朝。或恃功而加陵殷士。此則所以不和也。王先推心置腹。憑恃殷御事。俾親近於我周御事。而節和其善性。則新舊無間。衆官相讓於朝。萬姓懽欣於下。具有不能誠和於小民者乎。必無有不誠和也。淮南原道注曰。淫過也。釋詁曰。爽常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曰。敢必行也。釋詁曰。殄盡也。月令注曰。戮猶殺也。庭按。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十八字為一大句。為孔不於用乂斷句。原不誤。而於非彝斷句。原不是也。此經言小民雖有過用非常者。而王勿以小民有是亦敢用殄盡。



殺戮以懲治民也。若有功，若猶言何若也。殄戮用乂，民與誠于小民者，何若而有功也。釋詁曰：元首也。易文言傳曰：元者善之長也。庭桼德元，謂天子為德義之長也。詩清廟箋曰：越於也。釋詁曰：顯光也。庭桼，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言王位在德義之長，而其下民不德，惟以供天下刑戮刀鋸之用，此亦德元之羞也。於王豈光榮乎？嗚呼！若旦老後，天下有王，雖曰年小固儼然天之元子之位哉！王處其位，欲和其民，惟先服用殷御事，俾親近於周御事，而節和其善性，如是則新舊無嫌，敵讎自釋，其有不能誠和於小民乎？必無不誠和也。其惟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常，亦悍然敢用殄戮以治民也。殄戮治民，與誠和於民何若而有功也。其惟王位在德義之元，小民皆王之一體，而以不德蒙辜，惟供天下刑戮，召鋸之所用，其於王豈可謂光榮乎？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

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  
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王肅注曰我小臣召公自謂鄭注曰予小臣以下召公拜訖而復言也士虞禮注曰敢昧冒之辭燕禮注曰敢者怖懼用勢決之辭楚辭惜誦注曰交怨曰讎庭按讎民謂殷遺民與周有怨者也為孔傳曰王之匹民百君子鄭注曰匹民百君子王之諸侯與羣吏鄭孔俱解讎民為讎匹之義故為孔曰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是亦謂讎民百君子是諸侯羣吏也此皆非矣百君子謂王之羣臣也民則有新故之異讎友不可以同情臣則無故無新同為一體不可以讎友分名惟曰百君子而已也越讀為若聲近字通若猶及也洪範為孔傳曰友順也廣雅曰友親也庭桱友民謂周民親順於王者也周禮大司徒注曰保猶任也方言注曰保言可保信



也。庭桀襄八。年左傳曰。請從楚。駢也。受其咎。昭三十一年左傳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受皆謂以身任受之也。保受者。保其必成之功。而受其不然之咎也。威命。謂威武之號名也。明德。謂彰明之恩德也。此經言。王亟圖恩德。以殷遺民。與周羣臣及周民無數生命。足可祈天永命。不失威武之號名。又有明彰之德。惠我小臣。敢保其必然之功。而受其不然之咎也。周書皇門注曰。未終也。中庸注曰。未猶老也。庭桀成命者。成名也。成王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此大名也。是以周公美其始曰。王厥有成命。謂其初基而有成名也。及成王老。太平治定。沒而因謚曰成。又大名也。是以召公期其終曰。王末有成命。謂其終竟有成名也。此為成王始終之美談。周召二公。動色歡呼。其義炳如丹青。光如日月。而傳注家。夢不曉。惜哉惜哉。王亦顯言。民不被戮。王亦光榮也。勤當讀為覲。立政曰。以勤文王之耿光。尚書大傳作以勤文王之鮮光。蓋古文覲字。今文或誤讀為勤。此其證也。己見康誥。此經我非敢覲。召公自言。我中朝臣。非敢自比於庶邦。用覲禮也。周禮大司徒注曰。奉猶進也。廣雅曰。奉獻也。庭桀惟恭。

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我惟恭謹奉幣以進。璽言所以供待王之能祈天永命也。非以幣覲也。爲孔傳曰。將以慶王多福。全非文意。太保又拜手稽首。致敬盡禮。禮成而又言曰。殷遺民爲王之讎仇。民殷周士大夫皆爲王國百君子。而我周民爲王之友親。民王不可異視。此多人我小臣敢以多人生命保我王不失威武之號。名又有彰明之恩德。王至終末之年。保有成名之美。而王亦光榮矣。何取刑戮小民而爲威名哉。我中朝之臣。非敢自比庶邦。以覲禮布幣者也。惟恭敬獻幣用藉手。臚言供待王能祈天永命也。

## 洛誥

周公作洛復命歸周年七十矣。禮合告休。成王持之。周公涕之王不能留。而康事之。拒邕寧予公自來。承誕保受命不復歸耕。君臣相悅。美談萬年。史逸錄次而名之曰洛誥之篇。問者曰。何以知史逸錄次也。曰。逸祝逸誥自著其名。與有榮也。假令他人



作書則讀冊之人無為著其名也。問者曰：逸祝逸誥有二冊焉，何為不錄二冊文而更作各誥篇也？曰：備物典冊，官司所職，不失體裁而已矣。不若文學之臣，私有記述，是能標舉賢聖之深情，煥炳文章之鉅觀，所以尚書所錄在此，不在彼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予乃膺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

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

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倕來以圖，及獻卜。

隱三年公羊傳注：昭六年左傳注：聘禮注：皆曰：復報也。周禮大司寇注：曰：復猶報也。

宰夫注曰復之言報也。曲禮注曰復白也。孟子有復於王者。注曰復白也。周禮太僕注曰復謂奏事也。秦策高注曰子愛也。中庸注曰子猶愛也。呂氏春秋知接注曰子所愛也。周語注曰明顯也。釋詁曰辟君也。王君止內則盧注曰王天子也。庭按朕復子明辟王為一句。周公相宅歸報命故曰我復於子明辟王親愛之故曰子賢之則曰明尊之則曰辟王也。舊讀辟句絕王屬下句誤矣。為孔傳曰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尤誤也。漢時今文三家說皆誤以復子明辟為周公反政於成王。故律歷志曰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此劉歆班固用今文之謬說也。非獨失實而本文又甚不通也。君異於器不可以言假不可以言還而況曰明君乎。借子明君還子明君兒戲尚不作此語也。且召誥曰旅王若公王即成王也。公即周公也。爾時未復子明辟而上下之分已秩然不紊如此則是周公之於明辟原未嘗一豪假借成王之明辟亦未嘗一日假人而何復還之云乎。西漢之末以今文愚誣之學釀成新莽之禍此所謂邪說誣民率獸而食人者也可不大懼乎。如當讀為而古字通詩常武曰如震如



怒釋文本作而震而怒。昭六年左傳。火如象之。五行志作火而象之。哀十六年左傳。如望歲焉。風俗通作而望歲。孝經。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漢修堯廟碑。作高如不危。滿如不溢。鄒陽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隱七年左傳。欽如志。服注曰。如而也。莊七年經。星隕如雨。杜預注。皆曰。如而也。皆可證也。釋詁曰。及與也。庭按。天當為夫。字形之譌也。論語。天何言哉。鄭注曰。魯讀天為夫。今從古。然則。今古文。天夫異讀。此其驗也。基當讀為期。古字通。士喪禮。兆基注曰。古文基作期。詩。昊天有成命。曰。夙夜基命。宥密。孔子問居。作其命。宥密。其亦通期。春秋邾庶其。地理志。作庶期。可證也。廣雅曰。命名也。荀子正論曰。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為師。注曰。期。物之所會也。命名。名物也。荀子正名曰。實不喻。然後命。不喻。然後期。又曰。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注曰。命。謂以名命之也。期。會也。言物之稍難名。命之不喻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使人易曉也。又注曰。期。謂委曲為名。以會物也。庭按。荀子書多言期。命。即本此經。期者。期會之意也。期。命。謂擬議審度。期為之名也。定者。決定之辭也。定。命。謂

斷沃稱號○定有其名也○此時洛邑新作○周公方欲請王為擇命名○未及請而先復命○則猶無以稱之○如下經曰東土者○對西土言之也○曰洛師者○言衆大之邑○在洛水之上也○曰澗水東○瀍水西者○邑在澗瀍二水之中間也○曰瀍水東者○瀍水在二邑之中間也○此皆無於名者之名也○故先言之曰○我相宅歸來○報命於王○而其地尚未有名○予不敢及夫期名定名也○故未知所以稱之也○廣雅曰乃往也○說文曰適往也○衆經音義引倉頡篇曰○適往也○適適乃○古字同○趙策曰秦乃者○過往山○曹參傳曰乃者○我使諫君也○注曰乃者○猶言曩者○釋詁曰肩繼也○君奭釋文曰保太保也○庭樞其讀為期○古字通○見呂誥釋詁曰基始也○此經曰其基作民辟者○言予大相東土之意○蓋期王宅中以治為民明君○自是始基之也○予猶言朕也○我○滿也○自言己身曰予○言我等○多人曰我○滿○莊子山木曰吾無糧○我無食○言己身自無資糧而從己者○多人又無所食○此可證我之與予意不同也○觀周公自謂曰朕曰予○前後皆同○獨於此三言卜宅不曰予而曰我○者我滿也○謂召公卜之○非謂周公卜之也○召誥曰戊申太保朝



至于洛卜宅。即此經曰：我卜河朔黎水。是也。召誥曰：厥既得卜，即此經曰：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邑。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邑。是也。乙卯，周公至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未嘗更卜，以周召同功一體，故獻戊申，召公之卜曰：我懣卜者，宜也。若曰：予卜則不可，曰：朕卜則不可，此我與予朕之別也。偽孔傳曰：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澗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澗水東，今洛陽也。疏曰：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庭按：洛食之食，當為邑，即古鄉字也。據說文，鄉从邑，邑聲。邑讀若香，然則古作鄉字，固當有从省作邑者。後儒不知，乃讀為食，偽孔傳曰：卜必先墨畫，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此就誤字為說，殊不了然。如其說，正可云：惟墨食爾，而經曰：洛食何哉？張衡東京賦曰：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衡亦讀之為食，與直為韵，是漢時尚書之學，皆作此讀。蓋不知誤自何時，而薛綜東京賦注曰：食謂吉兆。綜時未有偽孔傳，此必用三家舊義，與偽孔微不同，而亦不了然也。卜澗澗而洛兆吉，是何說哉？鄭語曰：前辛後河，右洛左濟，主芟騶而食，溱洧。

亦當本是皂。秦洧尚書家既誤讀皂為食。故國語亦從而誤。勢自然也。而韋注曰食。謂居其上。食其水也。此以意為解說。不用三家舊義。而亦不可通。若以洛誥而論。則卜宅者非當卜所食之水也。以鄭語而論。立國邑者。城中自有井。非當食城外之川也。地理志曰。右雒左洧。食秦洧焉。土陋而險。山居谷汲。此亦當為皂。秦洧焉。鄭語已誤。讀皂為食。故地理志曰。亦從而誤。勢自然也。既曰食秦洧焉。又曰谷汲。豈謂鄭國無井水乎。白虎通曰。鄭國土地人民。山居谷汲。男女錯雜。据此知地理志谷汲字誤。爾鄭固不汲於谷也。不汲於谷。尤不汲於秦洧也。鄭人不汲於秦洧。而謂周人當汲於洛乎。凡讀皂為食。則必鮮通矣。皂鄉也。謂在洛水之北。涯南鄉洛也。澗瀝記其西。東洛記其南北也。黎水之卜。不言西東。又不言鄉者。卜而不吉。故畧之。澗瀝卜吉。故詳之也。僭偽孔傳釋之。為使劉向引書曰。僭來以圖。孟康注曰。僭使也。偽孔與孟康意同。似皆本三家今文注也。今據經文。乃周公自歸復命。而云遣使。豈非誤乎。僭之訓。使爾雅無文。釋詁惟曰。僭使也。釋詁釋文曰。僭字又作僭。此殆以尚書家通僭為



𢇛因爾雅本亦寫𢇛為𢇛矣。若實論書意，𢇛與𢇛必不通用矣。玉篇曰：𢇛使人也。又急也。訓使人者是沿用今文之誤義。又訓急者似當古文訓詁僅存於是者。說文曰：𢇛亟也。辭也。廣雅曰：𢇛急也。玉篇曰：𢇛心急也。玉篇又曰：𢇛急也。𢇛𢇛𢇛聲義皆同字。又假借作朋。故下經孺子其朋，亦讀與𢇛同。𢇛來言急來也。其朋言當急往也。易復卦朋來无咎，蹇卦大蹇朋來，皆當讀而為𢇛來。故復卦釋文引京房本作萌來。五行志引京房易傳作萌來，可知易經朋來非是朋黨之義。萌崩異文，惟取假借之聲也。此經一篇之中凡六𢇛二朋，聲義俱同。經文自相證明，俱為急速之意。𢇛來者周公自言急速而來也。𢇛來二字句絕。周公之言終矣。言終而圖開，瀍水西東，洛之北，瀍二邑在人目前。於是史官記之曰：以圖也。圖開而書亦開，瀍西之吉，卜維何，瀍東之吉，卜維何。辭兆休祥，獻於王所。於是史官又記之曰：及獻卜也。為孔傳以𢇛來以圖及獻卜作一句讀，俱周公之言也。誤矣。非獨為孔之誤，亦漢時三家舊讀皆然。故劉向上奏曰：書曰：𢇛來臣圖，天文難臣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

願賜清燕之間。指陳圖狀。向亦習用三家舊讀。以伋來以圖。連而為句。竟不知以圖已下。非復周公言也。向雖引書。而適與書意相反。亦由句讀不明之故也。據書意。則圖上不須口說。而可知矣。故周公之言。至伋來而終也。周公自洛歸。報成王致敬。盡禮拜手稽首而言曰。予復命於子明君王。而予不敢及夫擬度。而期命斷決而定。命是以新邑。未有名。今尚無以稱之也。予乃者繼太保之後。大相宅於東土。為期望我王宅中。以治作民明君。將以是始基之也。予惟乙卯日之朝。至於東土。洛師觀於所營。蓋我懋始。卜大河之北。黎水之間。既而我懋更卜於澗水之東。澗水之西。惟洛水在於南鄉焉。我懋又卜於澗水之東。亦惟洛水在於南鄉焉。相宅已定。大功未竣。予不敢遲。復命乃伋速歸來。於是周公辭已畢。而圖開矣。澗澗東西指。而可識者。以圖也。圖開而書又進矣。籀辭休祥。隨圖俱進者。及獻卜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



休○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  
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敬當讀為苟。已力反。苟與亟聲義同。說文曰：苟，自急救也。又曰：亟，敏疾也。見康誥。又見召誥。此經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言周公亟、遘天之休，命公當萬億年常教誨之也。敬字本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言予欲亟、遘天之休，命公當萬億年常教誨之也。敬字本从苟旁。故古字假借讀為苟。而後儒不知，乃讀從肅敬之字，失其義也。其讀為期，古字通。見上經注。其作周匹休，言治洛邑，以為周之東都，期與西周相匹對，作休美也。偽孔傳曰：作周以配天之美，非矣。俾來者，急速而來，非謂使人也。謂周公急速自洛來也。已見上經注。來視予卜休恒吉，又重言來者，謂來至周也。鄭注曰：俾來者，使二人也。非矣。疏曰：來，重文者。上來言使來，下來為視我卜也。亦非矣。詩鹿鳴箋曰：

視古示字。曲禮注曰：視今之示字也。士昏禮注曰：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庭  
按視予卜。休謂以圖也。圖寫所卜得美木之處。澗澗東西是也。視予恒吉者。謂獻卜  
也。宣三年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于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此即周公所獻澗  
澗之卜。兆成王所謂恒吉者是也。說文曰：貞卜問也。周禮天府司農注：大卜司農注  
皆曰：貞問也。天府注曰：問事之正曰貞。大卜注曰：貞之為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  
從問焉。庭按：緇衣引易曰：恒其德貞。今易作德貞。是古字貞貞通用也。緇衣注曰：貞  
問也。廣雅亦曰：貞問也。曹憲音曰：貞勅驚。是則貞問之貞本有勑驚一音而作貞者  
乃其別體也。所以說文有貞而無貞。貞之訓曰卜問。即已有貞伺之義也。吳語曰：請  
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請貞對文。陽卜亦對文也。有謁於征伐會盟者。謂之請。是  
乃人事也。故曰：請於陽。有問於鬼神象數者。謂之貞。是乃陰道也。則曰：貞於卜。故貞  
有貞伺之義焉。非明之問也。哀十七年左傳：衛侯貞卜。其繇曰：云。據此傳貞卜  
謂舊有卜繇。今覆審之。欲得其詳實。則謂之貞。非粹然之問也。此經周公獻吉卜。成



王受之。而曰徐當與公共貞之。貞謂既卜而問正之也。義與說文符合。證以吳語左傳亦符合矣。馬融注曰貞當也。偽孔傳曰我與公共正其美皆非矣。僖二十六年左傳曰能左右之曰以。偽孔傳曰十千為萬。十萬為億。言久遠。庭按萬億年言不可數也。成王以為三十世七百年。雖曰恒吉而限於成數。猶非恒吉也。不如公誨我以言。能左右予於萬億無數之年。常亟迓天休命。無或有少怠之時。則此乃恒吉也。敬當讀為苟。反力。苟與亟同。見上經注。偽孔傳曰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疏曰拜手稽首誨言。此一段史官所錄。非王言也。王求教誨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略取其意。故直云誨言。為求誨言而拜。故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也。庭按如傳疏意拜手稽首之下直云誨言。竝無求字。是史文不明也。疏不知王之求誨言已在前面也。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此即王之求誨言之辭也。其辭已畢。則拜手稽首盡禮致敬以俟誨言。不須復曰求之矣。此古者乞言之禮節也。成王受圖及卜。答公之禮。拜手稽首而言曰公不敢不亟迓天之休命。來至河洛澗瀝相

視新宅。期為我西周作匹對之美。公既定新邑之宅。乃倅速自洛歸來。於周視予以  
卜休之地圖。與恒吉之占兆。惟是地利天時微妙深遠。我二人徐共審觀。偵問其詳。  
焉可也。予思天命難徒恃。人事宜亟圖。公其當誨予以言。使予萬億斯年。無時怠忽。  
常亟之於天之休命。乃可以保恒吉之吉信。卜休之休。此成王求誨言之辭也。其辭  
既畢。則又盡禮致敬。拜手稽首。以俟周公之誨言。此成王求誨言之禮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  
倅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日記功。宗以功  
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



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  
灼叙弗其絕厥若葵及撫事如子惟以在周工往新  
邑倅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釋詁曰肇始也。庭按肇與兆通用字。孟子為之兆也。趙注曰兆始也。哀元年左傳而兆其謀杜注曰兆始也。堯典肇十有二州書大傳作兆詩生民后稷肇祀表記作兆。烈祖肇域彼四海箋曰肇當作兆。此讀從韓詩作兆也。然則肇與兆古今文之異字也。素問注曰兆先也。檀弓注曰稱舉也。易象傳殷為薦之上帝鄭注曰殷盛也。文二年公羊傳五年而再殷祭何注曰殷盛也。襄二十二年左傳殷以少牢杜注曰殷盛也。喪莫之禮鄭注曰殷猶大也。庭按此經言肇稱殷禮祀于新邑誨王宅新邑之初

當先舉盛禮。大祀羣神也。偽孔傳曰：言王始舉殷家祭祀，以為禮典，非也。疏曰：此殷禮，即周公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故稱殷禮。又非也。鄭注曰：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白虎通曰：王者始起，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白虎通益用今文三家說，而鄭孔義與之同。是鄭孔皆用今文說也。廣雅曰：秩序也。晉語注曰：文字也。中庸注曰：文書名也。荀子正名曰：文名從禮。庭桮文名，謂物有其文，以為名號。無文者，謂凡無名號者也。新邑既作，周公不敢為立名，是以請王於凡無名者，或秩序而名之，所以昭其文也。其後來瀍水西者曰王城，瀍水東者名成周。王城之東門曰鼎門，其北門曰乾祭。皆周公請王名之者也。偽孔傳曰：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非也。廣雅曰：齊整也。詩臣工傳曰：工官也。庭桮，急速之意。已見上經注。桮從王，為一句。言予即整齊周百官，俾速如新邑從王也。召誥馬融注曰：周鎬京也。庭桮，于周予惟曰：句。庶有事。句。言予整齊之於鎬京，惟勉之曰：從王新邑，庶有所事而已。予不悉教之，以待王之命之。



也。釋文曰：音越。庭桮宗者，謂宗祀也。宗祀者，尊祀也。論語孔注曰：作起也。今王即命曰：句。記功。句。宗以功作。句。言今百官至新邑，王即命之曰：載記功勞，以待宗祀。禮成，將計百官之功，以作起其位秩矣。宗祀即元祀也。元祀者，大祀也。已見酒誥。大祀即上經云：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是也。釋詁曰：篤，厚也。韋賢傳師古注曰：弼，戾也。庭桮弼與拂，古聲同義通。故弼有拂戾之義。王讀為不，古字同。晉語注曰：載記也。僖二十六年左傳注曰：載，書也。庭桮元祀，惟命曰：句。汝受命篤弼，不。句。視功載。句。言至大祀之後，王惟命之曰：自汝受記功之命，篤信而行之乎？不也。拂戾而違命乎？不也。閱視記功之載，記知其有功與無功，乃汝成王，其悉蓋自教此百官，不復用予之教言也。鄭注曰：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庭桮朋讀為伴，古音同。假借字已見上經注。此經言：孺子其當伴速乎？孺子其當伴速乎？勸王急如新邑也。偽孔傳曰：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非也。後漢書爰延傳曰：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此用三家今文義，而與偽孔同。知偽孔亦用今文義也。火謂鐙火也。說文曰：燄，火行微。

燄也。庭按燄字古義為火行之微。今人誤以為火炎之盛。非說文意也。又非此經意也。漢書梅福傳曰：書曰：毋若火始庸，孰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此引今文尚書，故以燄為庸。古聲近假借字也。師古注曰：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此今文三家舊義也。故偽孔傳亦曰：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偽孔亦依微。今文舊義也。今文知燄為火微小，說字義是也。而曰燄尚微，則其於文義非也。此經之意，乃謂鐙火無膏，始而燄微，明久則愈昏而欲滅矣。曰燄者，恨其微也。非幸其尚微也。今文家不知為鐙火之火，而誤以為燎原之火，欲早撲滅之，故大謬耳。淮南記論注曰：灼燃也。釋詁曰：叙緒也。庭按叙緒音同義通。字莊子司馬注曰：緒餘也。管子弟子職：捧椀以為緒。戶注曰：緒，然燭燼也。廣雅曰：絕滅也。庭按厥當讀為闕。古字通。論語闕黨童子，古今人表作厥黨，可證。又康王之誥：用奉恤厥若，亦當讀為闕若，可與此經互證也。闕若猶曰闕如也。昭二十一年左傳：主曰闕空。



也。魯語注曰：闕缺也。釋詁曰：棄常也。後漢宋宏傳注曰：及猶繼也。廣雅曰：及連也。曲禮注曰：撫猶據也。士喪禮注曰：撫手案之。庭按方言曰：摸撫也。然則轉而訓之。撫亦摸也。撫事謂火滅不見所事以手撫摸而為之也。予當讀為幻。說文曰：幻相詐惑也。从反予。此則字形反倒而誤也。又涉下經罔不若予而以為同意。遂讀幻為予。不知其非矣。此經其往句無若火句始燄句厥攸灼叙弗其絕句闕若棄及句撫事如幻句言自今以往其當勵精為治無若彼火燭無膏始而燄微明如豆則其所燃至於緒末不其絕滅矣乎一絕而微明闕如未滅而剔撥常及撫摸為事恍惚難明如夢幻矣。倅急速也。見上經注。嚮當讀為響。古字通。易繫辭傳其受命也。如嚮釋文本作如響。荀子勸學君子如嚮矣。注曰：嚮與響同。素問注曰：響應聲也。釋詁孫注郭注皆曰：即猶今也。庭按有當讀為友。古字通用。論語有朋自遠方來。釋文本作友朋。春秋傳季友。鹽鐵論作季有。庭按同官為僚。同僚相友。新邑百工皆周百工之友。僚也。明作謂作事不昏。如火照之明也。裕當為俗。字形相似。又涉下經彼裕我民而

誤讀也。荀子正名曰：諸夏之成俗，曲期成俗，字出此經。說文曰：俗，習也。庭按此經，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句。倅嚮。句。即友僚明作有功。句。倅大成俗。句。言惟以在周百官被教之衆，往於新邑，倅速如響應聲。即今新邑百官，凡為友僚者，有所觀化，作事不悖而明如燭照，事無虛作，必有功績，明作則倅厚，有功則光大。新邑風俗之美，於是乎成矣。偽孔傳曰：永有辭，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疏曰：臣下既賢，君必明聖，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矣。今周頌所歌，即歎譽成王之辭也。周公受誨言之命，遂告王曰：王治新邑，當先舉殷祭之盛禮，告祀於新邑，以懷百神，然後於新邑草創之初，凡百無文，或皆期命定，命秩序而為之名，以昭人文。予乃整齊周之百官，倅速從王如新邑。於周將行，予惟齊之曰：從至新邑，庶當有事也。予不悉教，以待王自教也。今至新邑，王即命曰：載記功勞，待宗祀禮成，百官論功，以起高位也。至於大祀之後，惟又命之曰：汝受命記功以來，果能篤行而勉之乎？不也？或有弼戾而違之乎？不也？於是視記功之載，知其用命不用命，乃汝其悉盡自教。此百官不用予也。雖然，孺子其當



倅速乎孺子其當倅速乎倅速則勵精而益明不倅速者志怠而愈昏其如新邑以  
往無若大燭無膏始而燄微明如豆其所灼燒至於緒末不其絕滅矣乎一滅而  
微明闕如未滅而別撥常及撫摸而為事恍惚而難明如夢幻也故孺子無若是也  
惟以在周百官被教之衆往如新邑倅速響疾即今新邑百官為其友僚者有所觀  
化作事不惛明如火照事無虛作必有功績明作則醇厚有功則光大新邑風俗之  
美於是乎成而汝亦以此長有歎譽之辭矣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  
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  
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頌朕

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夢○乃○時○惟○不○  
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  
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已當為配字省配歎辭也。見大誥周語注曰終畢也。又曰終成也。庭桮敬當讀為苟  
已力與亟同。見上經注。說文曰識一曰知也。詩瞻印箋曰識知也。偽孔傳曰奉上謂  
之享。說文曰高獻也。享篆文高。釋詁曰享獻也。說文曰多重也。庭桮多是重複之意  
亦為貴重之言。享多儀者奉上之道。貴其有儀也。詩相鼠箋曰儀威儀也。庭桮物謂  
物貢也。周禮太宰九曰物貢。司農注曰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為熟。肅慎氏貢楛矢  
之屬是也。庭桮惟曰不享。惟衍字。孟子曰書曰享多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



于享。此用古周時本。無惟字。谷永傳引經曰。享多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此用今文。  
三家本。則有惟字。明涉下經。凡民句。誤衍也。今當据孟子所見本。刪正。役志。猶用心。  
也。孟子說此經曰。為其不成享也。成誠古字通。詩成不以富。論語作誠不以富。可證。  
也不誠享。謂不用心於享也。事當為是聲之誤也。廣雅曰。是此也。廣雅又曰。爽傷也。  
說文曰。侮傷也。庭桉。凡民惟曰不享。惟是其爽侮。言凡民不役志於享。則惟曰不享。  
而已。不享亦無害也。惟是百辟享而不享。其於王事實有所傷。故不可不亟知之也。  
多方亦有此文。意畧同。可以相證。馬融注曰。頌猶分也。祭義注曰。頌之言分也。說  
文支部曰。攷分也。周書曰。乃惟孺子攷。亦讀與彬同。庭桉。頌攷聲同。假借字。訓為分  
者。分別之義也。音與辨最近。即是古之辨字也。說文讀乃惟孺子頌為句。頌聲若辨。  
謂享與不享之事。乃惟孺子識辨之。而予老將休不遑暇矣。此必真孔古文讀也。偽  
孔讀頌朕不暇為句。頌聲若分。謂汝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鄭氏亦為此讀。疏引  
鄭注云。已所不暇行者。欲令成王分行之。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

之言也。鄭注與偽孔傳解讀皆同。必皆用今文三家讀也。頌字俱訓為分。而今文失其句讀。文義全非矣。今當從許氏所見真古文為正。燕刺王傳師古注曰。裴古匪字。匪非也。釋詁曰。夔常也。庭桉凡民惟曰不享者。民之常也。惟是其爽侮。則關天下之盛衰。非凡民之常也。故百辟之享與不享。是為非常之大事。周公教成王至要之言也。偽孔傳曰。聽朕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非矣。偽孔傳釋不覆曰。不勉為政。釋文引馬融注曰。覆勉也。疏曰。覆之為勉。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為勉。庭桉說文無覆字。惟此經一見。他書無考。似當是古文奇字。既云相傳為訓。未必非今文之舊。鮮而馬鄭王俱無異訓。似皆不識此字。聊從舊人說也。今以經意求之。覆字必不當訓勉。以聲通之。疑當讀與吉。方言曰。使之而不肯答曰吉。則吉者不肯之聲。辭也。覆之為字。从首。从侵。首者目不正。侵者人相犯。反目相犯。不相肯可之貌也。此會意之字也。故百辟有不享。而汝不肯。乃是覆也。百辟有不享。而汝肯。則汝乃是不覆也。汝不覆。則下堂而見諸侯。是惟不久長矣。釋詁曰。篤厚也。臯陶謨鄭注曰。叙次序也。庭桉叙緒古



字通緒者謂繼緒也。乃正父者。周公自謂也。周公身為王叔父。而位在正公。故自謂曰。乃正父。言汝之公臣叔父也。穆天子傳。乃命正公郊父。郭注曰。正公謂三上公。天子所取正者。荀子堯問曰。周公曰。我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則此經言正者。所以存君臣之體。又曰。父者。所以著家人之親。故與康叔言。則曰。乃寡兄。與成王言。則曰。乃正父。是皆親厚之意也。此經言。予是乃正公叔父。汝能篤厚繼序於予事。無有不相若者。則天下百辟不敢廢棄汝命也。疏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令其法武王之政也。非矣。敬當讀為苟。反力與亟同。古字假借。見前注。廣雅曰。茲今也。庭按。明農。謂年老欲休政。當修明農事。而偽孔傳曰。明教農人以義。非也。方言曰。裕。道也。東齊曰。裕。庭按。裕。訓道。說之道。即人相告語曰。道。亦曰。裕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曰。戾。乖戾也。庭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謂王至彼新邑。當告語我民曰。予其明農矣。雖相離遠。無以有乖戾也。周公又曰。配汝年幼稚。惟是童子。惟童子終成天下之事故。百辟諸侯之享於天子。汝其當亟識知之。

其有不享於天子。汝亦當識知之。凡享者多。其有威儀若威儀少。不及物貢多。則曰不享者也。惟其不用志於誠享。是以曰不享也。然彼凡民不誠享。則惟曰不享而已。不享亦何傷乎。惟是百辟不誠享。其將不利於王家。而有所爽敗而侮傷。則此非凡民之恒常也。乃惟孺子亟當分辨於此。予老將休不遑暇也。聽朕教汝於茲事之重大。非凡民之恒常。要當嚴肅朝儀。有所震然不肯則可矣。若汝乃於是不震。則汝下堂而見諸侯。是惟陵替。不可以久長哉。以予為汝之正公叔父。事有成法。汝篤厚繼序而行之。無與予變更。不相若。則天下用汝之命。不敢廢弛矣。汝往新邑。亟自勅哉。今予其當退老於田。明農事哉。王至彼新邑。告語我民云。予已明農不復來也。雖相望遠無必有非度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



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  
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安祀。

明保謂明訓之保傳之也。賈誼傳曰。昔者成王幼在緼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之其身體。傅之德意。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賈誼之說。雖如是。然而明堂四墉有周公抱成王之圖焉。則是保其身體者。亦周公也。公又抗世子之法於伯禽。則是道之教訓者。又周公也。蓋三公分職。而周公實無所不兼。故成王數公之美。首稱明訓保抱之功。言非獨傳之德意者也。檀弓注曰。稱舉也。釋言曰。稱舉也。稱與傳通用。逸周書祭公曰。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勲。孔注曰。稱謂舉行也。庭桉王讀為不古。字同。中庸注曰。不顯言顯也。齊策高注曰。揚發揚。典引。揚洪輝。奮景炎。蔡注曰。揚奮皆振布之意也。釋詁曰。烈光也。說文曰。奉承也。郊

特牲曰答對也。王莽傳晉灼注曰：和合也。易象傳曰：恒久也。庭桮和恒，謂相與保合而久安也。居師，謂居於洛師也。惇，讀為敦。臯陶謨：惇序九族。夏本紀作敦序。禹貢終南，惇物。夏本紀作敦物。一切經音義引蒼頡解詁曰：惇，古文敦同。釋詁曰：敦，勉也。詩雲：漢傳曰：宗尊也。孟子趙注曰：將者行也。庭桮，惇宗將禮，謂敦勉於尊寵而奉行於盛禮。即上經曰：宗以功作。又曰：肇稱殷禮，是也。稱秩元祀，謂舉行次序大祀之事。即上經曰：祀于新邑，是也。成秩，無文，謂新邑草創無文者，成次序而為之名也。已見上經注。班彪傳注曰：上下，謂天地也。論語包注曰：施行也。庭桮，旁當讀為方。古字方旁通用。堯典：方鳩僉功。五帝紀作旁聚布功。說文作旁逌。屏功。臯陶謨：方施象刑。新序節士作旁施象刑。甫刑：方告無辜于上。論衡變動作旁告無辜於天帝，皆可證。即方字也。詩正曰：箋曰：方且也。釋言曰：作為也。釋詁曰：穆，美也。庭桮曲禮曰：天子穆諸侯皇。詩亦曰：天子穆。然則穆者，是天子之容也。周公既得稱王，行天子之禮，故有穆之容矣。迂衡，猶阿衡也。伊尹處阿保之重，以權衡天下之事，是以號曰



阿衡亦曰保衡而周公功與之侔○亦有迂衡之號○則是蓋古宰相○輔少主○有大功者○之美稱也○此經曰方作穆○迂衡言周公方以穆○天子之容儀作我阿衡之重任也○釋言曰迷惑也○離騷注曰迷誤也○庭桉不迷文武為一句○文謂享也○武謂慶也○文經武畧天下之大事○周公皆處置精明而不有惑誤○是雖老而不昏也○勤教予冲子夙夜庶祀為一句○言大政既由公而立○猶勤○督教我童子○夙興夜寐○庶慎紀事○而不敢荒寧○是雖老而不倦也○成王若曰公為予傳而事兼師保○嘗明訓予童子○保抱予童子○公又稱前人不顯之德○而以予小子發揚文祖武考之光烈○承奉對答天之命○和合恒久於四方之而○定居於洛師○於是乎敦勉尊官○奉將盛禮○舉行秩序○以成大祀○新邑之草創○無文者○皆秩然而名之○此數大事○公皆以予小子為之○惟公之德○昭明顯光於上○天下地○勞動敷施於四方○萬國○今方以王者之禮樂作穆○之迂衡○文經武畧○玉帛干戈事○之精明○不有迷誤也○可以見公之老而不昏也○大政既由公而立○又勞動督教予小子○夙興夜寐○庶慎祭祀○無或荒寧○可以見公之老而不倦也○

王曰公功躬渠適篤罔不若時

功當讀為躬聲之誤也。釋詁曰：躬身也。易渙卦渙其躬，荀注曰：體中曰躬。庭桉渠古匪字，匪非也。已見前注。適當為直字形之誤。直與適同。古乃字見召詁。庭桉渠乃篤猶云不乃篤也。史記佞幸傳曰：周仁寵取過庸，不乃甚篤。不乃是古之質語。亦猶今人語云不那也。漢書作取過庸，不篤。蓋不知此古語之意，而憑臆刪改焉。則形貌是而神韻非矣。司馬子長之質語，不可輕改。輕改之，則為笑於後世。而況周成王之質語，其又可改乎？讀者誤躬為功，訓渠為輔，讀適為迪，謬誤不可讀。豈當漢書之改史記者乎？楚辭大招注曰：篤病也。庭桉公躬匪直篤，言公之身幸猶康強，不那甚篤老也。偽孔傳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非也。釋言曰：罔無也。釋詁曰：時是也。庭桉罔不若時，願公恒若是，無或不若是者也。偽孔傳曰：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非也。成土又言曰：公之躬身幸猶康強，不乃甚篤老也。願公常若是，無欲不若是，言明農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由始未定于  
宗禮亦未克救公躬直功由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  
受民亂始為四輔

晉語注曰退卻也說文曰退却也退與退却與卻皆同桓元年公羊傳注曰即者就  
也釋詁曰辟君也庭按退即辟于周謂當半却半就以為君於周不往新邑也周謂  
鎬京也疏曰周洛邑言我退坐之後便就君位於周許從公言適洛邑而行新政非  
矣說文曰後遲也庭按命公後者命周公使居後治新邑也言已將退即于周一却  
一就行去恩而周公遲留不去以終其事故曰後也偽孔傳曰命立公後疏曰周  
公將欲退老故命立公後使公子伯禽為國君皆非矣迪當為適字形之誤適古乃

字○見前注○亂當讀為始○盤庚序○將治亳殷○束皙引孔子壁中尚書○作將始宅殷○盤庚  
疏曰○亳字摩滅○容或為宅○壁內之書○始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疏駁  
束皙說○未得其理○蓋古字治亂不分○而孔壁古文○始皆作亂○當是皆作治形也○治形  
則一○而讀者或以為治○或以為始○又或以為亂○此其所以多誤也○臯陶謨曰○七始詠  
偽孔古文○讀為在治○忽亦其證也○呂氏春秋仲冬注曰○定猶成也○釋言曰○救撫也○庭  
按四方通始○句○未定于宗禮○句○亦未克救○句○言方始作洛邑○我於是乃為始有四方  
也○始有四方宜救撫之○而宗祀大禮猶未成○故亦未克撫四方○是周公之事未畢也  
偽孔傳以亦未克救公功為句○曰○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非矣○說文亦引  
周書曰○亦未克救公功○偽孔用今文○而許氏用真古文○皆無異讀○是漢經師亦未有  
知此句讀者也○功當為躬○聲之誤○見前注○迪當為廸○形之誤○亦見前注○詩四牡傳曰  
將養也○庭按公躬迪將為一句○言周公衰年之躬身○乃須優閒將養○不宜疲勞也○其  
後為一句○後即命公後之後○言公其留後於新邑也○說文曰○監臨下也○詩棫樸箋曰



士卿士也。釋詁曰：師衆也。詩：臣工。傳曰：工官也。庭桀監我士師。工言新邑有卿士與衆官各治其職事而得周公之重以監臨其上也。說文曰：誕詞誕也。庭桀誕即古之但字。誕是語詞。故曰詞誕。今字變易。詞誕之誕皆作但。而虛但之但則作誕。此假借而忘其本者也。然獨後世字書迷誤耳。書詩古經中用誕字甚多。尚猶古義。可覆按也。注家不識。不能解讀。謬以聲轉而訓為大。遂乃造生解詁。欺惑古今。此之謂鬼說矣。作者不祥。學者有殃矣。已見盤庚大誥多方。君奭無逸多士篇。此經言新邑之民皆文王所受殷民也。我但得公之重保而安之。不以細務勞煩公也。亂讀為始。古字通借。見前注。周語注曰：輔助也。庭桀亂為四輔。為一句。四輔謂輔助成治化者。凡四所益新邑居其二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本依倣周時四輔以為名。然則四輔者鎬也。豐也。瀍水西。又瀍水東也。偽孔讀誕保文武受民亂七字句。為四輔三字句。曰：大保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非也。成王又言曰：公乎。予小子其將退如不退。即如不即。以為辟君於周京而命公留後於洛邑也。洛邑始作。

四方○迺始為我有始○有四方○宜救撫之○而宗祀大禮未克告成○故亦未克撫四方○是公之事○猶未畢也○而公高年衰病之身○迺宜將養○而不宜疲勞○故公其當留後於洛邑○洛邑有卿士眾官○各治其職○而公為我監護之○有文王武王所受之殷民○公但保安之職○雖重而不勞人○遂為四輔治化之始○其可也○

# 王曰公定予往

詩六月箋曰○定安也○庭按定者○謂安坐也○往者○往新邑也○周公本欲王往新邑○而自欲退休○明農○乃成王則願退○即辟于周○而命公留後於新邑○公所請者○一不得誠○不勝其懇○於是避席○稱疾○篤○伏地不起○而成王扶掖之○曰公起○定坐○予聽公言○往新邑也○公伏地○史不書○王扶掖公○亦不書○非不書也○俱以王之言見之也○蓋周公間命而稱疾○篤○避席○伏地不起○於是王扶掖而言曰○公起○定坐○予用公言○往新邑也○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



# 刑四方其世享

已當讀為配。歎辭也。見大誥。功當為躬。聲之誤。已再見上經注。素問五常政大論注曰。肅清也。靜也。詩四牡傳曰。將養也。我行其野。傳曰。祇適也。說文曰。歡喜樂也。廣雅曰。困悴也。庭按此亦成王言。不又云王曰者。因上經王曰。中間未有言也。於是周公承王命起坐。周公泣。王亦泣。而王歎且言曰。配公以哀病之躬。身宜清靜。以將養之。祇宜歡樂。爾公無自困。以惟悴哉。偽孔傳曰。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此用今文三家之誤說。非經意也。漢書元后傳曰。書不云乎。公無困我。杜欽傳亦曰。書稱公無困我。此皆引今文經。以哉為我。字形之誤。爾馬鄭本似。據庸生古文作困。哉偽孔亦從之。賴是可正。今文之譌。甚足寶也。而猶沿今文謬意。強於哉上復添我字。豈不惜哉。逸周書祭公曰。王曰。公無困我哉。彼我字亦讀若。据今文尚書妄增之。彼是祭公疾病。穆王問之。勸令好自愛惜。無自困悴。尤不當曰。無困我也。此經王與周公對相泣。

而史不書○非不書也○皆以王之言見之也○王曰公躬肅將祇歡○則是王睹公之涕容也○知周公泣也○王又曰公無困哉○其聲酸楚○知王亦泣也○詩葛覃傳曰○數厭也○祭統康周公注曰○康猶褒大也○詩楚茨傳曰○替廢也○庭按刑讀為形○古字通用○形身形也○詳下經注○我惟無斁○句其康事○句公勿替刑○句四方其世享○句言公雖以老退休○我惟無有厭斁○時其當康事於公也○惟公身形康強○長久無衰廢○足以繫天下之心○即四方百辟其當世來享也○此成王為公不願留後而遂許之養疾於周也○然而非心許也○蓋成王知所以致周公之道矣○以為公不可以強起而可以禮致留之○而不得將不留而自來○故歡然許公養疾於周○而王自往新邑○若無復望於周公矣○已而桓鬯一享○使周公自來承命○速於簡書○此留公之一奇也○然王往新邑○史不書○歸使享公以桓鬯○亦不書○周公往新邑○從王亦不書○皆非不書也○皆以王之言與公之言見之也○上經王曰予往○下經周公曰孺子來相宅○其又曰俘來必殷○見王往新邑矣○上經王曰其康事○下經周公曰乃命寧予以桓鬯二卣○曰明禋休享○見王使以桓鬯



享○周○公○矣○下○經○周○公○曰○王○命○予○來○承○見○周○公○身○至○新○邑○從○王○來○矣○蓋○周○公○用○王○言○起○坐○而○周○公○泣○王○亦○泣○王○歎○而○言○曰○配○公○以○衰○年○之○躬○願○清○靜○以○自○養○祇○宜○歡○喜○公○無○傷○悲○以○自○困○悴○哉○今○公○雖○願○休○我○惟○無○有○厭○數○時○也○其○當○褒○大○以○康○事○公○也○公○宜○導○養○身○形○勿○困○悴○以○至○衰○替○也○則○四○方○百○辟○其○當○世○來○享○也○於○是○王○遂○往○新○邑○周○公○遂○不○行○而○王○使○歸○問○周○公○安○明○裡○休○享○以○康○事○之○周○公○不○敢○康○而○後○從○王○往○新○邑○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越○乃○光○烈○考○武○王○弘○命○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

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  
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乎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  
祖○德○

詩鹿鳴箋曰承猶奉也○易歸妹虞注曰自下受上稱承庭按此經王命○句予來承○句  
言○日○前○有○王○命○予○今○日○來○承○之○也○為孔傳以王命予來四字為一句○非也○保乃文祖  
受命民○命字誤多○据上經曰誕保文武受民○無命字也○命字當在武王弘下○据下經  
曰誕保文武受命○蓋文王始受殷民○武王終受殷命○合而言之○可曰文武受民○亦可  
曰文武受命○分言之○則文王當曰受民○武王當曰受命○而皆不當曰受命民○為其不  
辭也○此經保乃文祖受民○句○越乃光烈考武王弘命○句○言王命予保安太王所受民



及若武王所受大命也。晉語注曰：烈顯也。庭桉光烈考，猶曰顯考也。恭讀為供，古字通。朕恭為一句，言此二事我無不恭承也。其語助也。音姬姓之姬。孺子來相宅，其六字為一句。言孺子之來新邑為相宅，來其不久居此也。惇當讀為屯。一切經音義引蒼頡解詁曰：惇，古文敦同。文選甘泉賦：敦萬騎於中營。兮注曰：敦與屯同。詩常武曰：鋪敦淮濱。鄭箋曰：敦當作屯。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此鄭據魯齊詩有作屯者，故讀從之。而韓毛字皆作敦。知古字敦惇與屯通，可與甘泉賦為證也。大惇二字，句言天子行在大屯軍陳，有威嚴也。廣雅曰：典，主也。說文曰：敷，主也。庭桉典讀為敷，典字同。古通用。獻讀為櫛，亦古字通。櫛與由藥之藥同字，亦作析。伐木之餘也。酒誥：殷獻臣，即殷櫛臣。周書作雒，殷獻民，即殷櫛民也。殷之餘臣，餘民故皆謂之櫛也。為孔傳曰：殷賢人，非也。典，殷獻民為一句。言王自為相宅而來，兼以大屯軍陳，示殷餘民而興主之也。亂讀為始。見上經注。亂為四方新辟，言始朝諸侯為四方新天子也。作周恭先，言一為新天子而退，即於周不久居土中，為周家恭讓之王所推先也。曰

其自時中又言王雖復都豐鎬已可謂曰其自是宅中以治矣周語注曰休喜也釋  
詁曰績功也疏曰旦是周公名故自稱予旦也廣雅曰子君也庭按多子謂諸侯也  
偽孔傳曰衆卿大夫非矣御事者治事之官謂卿大夫也釋詁曰篤厚也烈業也晉  
語注曰烈功也郊特牲注曰答對也釋詁曰師衆也易序卦曰師者衆也桓九年公  
羊傳曰師者何衆也庭按師即上經朝至于洛師之師本以大邑人衆而謂之洛師  
因謂洛邑之人曰其師也篤前人成烈答其師言王退即于周予與諸侯卿大夫留  
後居洛此前人文武受民受命已成之功烈予當篤厚而守之也孺子不及遠撫之  
師衆予當答對而安之也孚當讀為保說文介部曰孚卵孚也采古文孚从采古  
文孟今本語云采古文保据子部人部曰保養也从人从采省采古文孚今本誤云  
据介部孚字重文人部又曰保古文保不省今本誤於保下係上增入篆文一字注  
知當云采古文孚人部又曰保古文保不省今本誤於保下係上增入篆文一字注  
之誤文据之而妄增者非說文所原有也据保字注曰从采省而說文以孚保古音  
係字注曰不省此二文緊相連更無他文間雜其中甚易見也  
同故相為諧聲春秋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公羊穀梁經皆作衛寶左氏傳亦云衛



寶○古○人○讀○孚○休○同○聲○此○其○明○驗○也○作○周○休○先○休○與○上○經○曰○誕○休○文○武○受○民○又○上○經○曰○  
保○乃○文○祖○受○民○又○下○經○曰○誕○休○文○武○受○命○皆○同○字○也○此○自○承○以○誕○休○受○民○為○周○家○休○  
任○之○臣○所○推○先○也○說○文○曰○考○老○也○楚○辭○離○世○注○曰○考○猶○終○也○庭○按○朕○昭○子○者○周○公○自○  
謂○也○昭○為○對○穆○之○稱○子○則○對○考○而○言○公○以○文○王○為○穆○考○故○自○稱○曰○朕○昭○子○也○刑○當○讀○  
為○形○古○字○通○易○鼎○卦○其○刑○渥○李○鼎○祚○集○解○曰○今○本○刑○作○形○孝○經○形○于○四○海○釋○文○曰○形○  
字○又○作○刑○昭○十○二○年○左○傳○形○民○之○力○家○語○作○刑○民○荀○子○強○國○注○曰○刑○與○形○同○孫○叔○敖○  
碑○曰○因○埋○掩○其○刑○即○形○也○又○曰○辟○患○害○於○無○刑○即○無○形○也○樂○記○注○曰○形○體○貌○也○素○問○  
血○氣○形○志○曰○形○樂○志○苦○注○形○謂○身○形○也○詩○天○保○箋○曰○單○盡○也○庭○按○考○朕○昭○子○形○乃○單○  
文○祖○德○言○必○終○老○我○昭○子○之○身○形○乃○可○以○單○盡○汝○文○祖○之○世○德○矣○我○終○不○違○明○農○矣○  
蓋○周○公○從○王○於○新○邑○拜○手○稽○首○致○敬○盡○禮○而○言○曰○日○前○王○有○命○予○今○日○來○承○矣○王○  
命○予○保○安○乃○文○祖○所○受○民○及○乃○顯○考○武○王○受○天○之○大○命○此○二○事○予○皆○恭○承○之○矣○孺○子○  
此○來○為○相○視○新○宅○而○來○其○無○庸○久○居○於○此○也○惟○大○陳○屯○軍○宣○揚○威○武○以○興○主○殷○之○餘○

民○始○朝○會○四○方○諸○侯○以○為○新○天○子○然○後○退○即○于○周○不○居○土○中○為○周○家○恭○讓○之○王○所○推○  
先○已○可○謂○曰○其○自○是○宅○中○以○為○治○也○萬○國○皆○喜○惟○王○有○成○功○也○而○予○旦○以○諸○侯○多○君○  
子○及○若○卿○大○夫○治○事○者○留○後○處○治○謹○守○前○人○文○武○受○民○受○命○已○成○之○功○烈○而○篤○厚○之○  
亦○惟○王○所○不○及○遠○撫○之○師○衆○而○答○對○之○以○為○周○家○保○任○之○臣○之○所○推○先○然○則○終○老○予○  
文○王○之○子○之○貌○形○乃○單○盡○汝○文○祖○之○德○而○無○遺○憾○矣○予○終○不○遑○明○農○矣○

俘○來○宓○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

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叙○無○有○遘○自○疾○萬○年○

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俘○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俘○急○速○也○已○見○上○經○注○釋○詰○曰○宓○慎○也○庭○桮○殷○謂○殷○禮○也○殷○禮○者○大○祭○禮○也○已○見○上○



經注○伴來必殷言王伴速來新邑○本為安祀殷禮而來也○釋詁曰○寧安也○庭按寧○如  
歸寧父母之寧○古語問安謂之寧○乃命寧予言王至新邑○乃命使歸問周公安否也○  
釋文曰○柜鬯香酒也○自中尊也○周語注曰○明精白也○楚語注曰○裡潔也○釋詁曰○休美  
也○釋詁又曰○享獻也○庭按王命以柜鬯寧周公重之以大禮○其辭益曰以精白裡潔  
之酒達休美享獻之誠○此所謂康事者也○敬之至也○所以周公不敢自安而躬來承  
命且謝大禮○言及曰○明裡則拜手矣○又稽首矣○拜訖而起○其辭乃畢○曰休享也○曰明  
裡休享公之言○本自接連而史臣於其言間插叙拜手稽首四字○以見公且拜而且  
言也○此史筆之善也○白虎通姓名篇曰○人拜所以自名者何○所以立號自紀也○禮拜  
稽首不自名何○名者順其文質也○頭至地何以言○據前後文義移正如此○據白虎通  
說○古人拜手必自言其名○拜手者文也○名以立號自紀亦文也○故拜手則自名順其  
文也○禮拜稽首不自名○稽首者頭至地質也○故不自言名順其質也○白虎諸儒在漢  
中葉已不親見三代之威儀而傳其髣髴蘊藉可也○乃其曰稽首頭至地何以言者○

非也。觀此經拜手稽首，史不絕書曰：明禋休享，公亦無絕言。安見拜稽首則不可以言乎？顧命疏曰：宿即肅也。釋詁曰：肅，進也。士冠禮注曰：宿，進也。少牢饋食禮注曰：古文宿皆作羞。釋詁曰：羞，進也。庭桼予不敢宿言，予受明禋之享而不敢進爵自嘗也。偽孔傳曰：不經宿，非也。則禋于文王武王，言不敢自進其酒，又不可虛此明禋，則以祀於文王武王也。廣雅曰：惠，賜也。釋詁曰：篤，厚也。臯陶謨鄭注曰：叙，次序也。家語正論注曰：序，次序也。莊子山木釋文曰：緒，次緒也。釋詁曰：叙，緒也。詩閔予小子傳曰：序，緒也。郊特牲注曰：序，猶代也。庭桼叙序，緒三字聲同義通。惠篤叙謂既禋而得神惠，能篤厚繼序前人也。釋詁曰：遘，遇也。庭桼自當讀為百。說文自部曰：𠂔，古文自。白部曰：𠂔，古文百。从自然，則今文家不識古文百而誤讀之曰自也。無有遘百疾，言百疾無有遇於身，此最吉語也。而讀之曰無有遘，自疾復是何等語乎？馬融注曰：厭飲也。晉語注曰：厭，飽也。庭桼萬年厭于乃德，萬年盈數也。猶曰百年千年也。盈滿我年，以飽飲汝德，此亦最吉語也。庭桼殷乃引考，殷當為禋聲之誤。此經承上經禋于文王。



武王言之也。故字當為禋。言予以明禋一祀。乃有引長壽考之福也。下經王俘殷自承。上經俘來。忠殷言之。故字當為殷。此二經讀聲相混。而其意自不同也。詩權輿傳曰。承繼也。臯陶謨鄭注曰。叙次序也。見前注。漢書叙傳應劭注曰。觀見也。庭按。朕子稱成王也。公與成王言。自謂乃正父。故謂成王曰。朕子與康叔言。自謂乃寡兄。則謂康叔曰。朕其弟。皆不廢家人之禮。所以見親厚之思也。釋詁曰。懷思也。楚辭悲回風注曰。懷念也。說文曰。懷念思也。庭按。自古守業之君。賢聖莫過於成王。佐命之臣。德莫盛於周公。而成王之所以賢聖者。無他。惟曰懷德而已矣。當武王既喪。管叔流言。人情洶懼。天下危疑。周公倉皇東出。二公無敢為一言。而成王穆容鎮定。恩義不失。未敢誚公難矣哉。若非懷德。而何以未敢誚公也。雷風動。威金縢書。啟周公之德。已彰國家之禮。亦宜。若非懷德。則公勤勞王家。而沖人不及知也。何其執書以泣也。成王作大誥。命周公東征。其書曰。惟予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傳陸傳。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比于前人。言予所恃以濟淵登陸者。惟周公。予所以往。遜。

求○請○以○來○也○公○為○前○人○之○佐○命○功○臣○而○茲○予○往○來○于○幽○者○曰○予○不○忘○大○功○而○不○敢○自○  
比○於○前○人○而○臣○周○公○也○痛○心○哉○此○言○也○雖○諱○言○不○利○孺○子○之○譽○亦○自○明○未○敢○謂○公○之○  
心○也○懷○德○之○至○意○也○周○公○滅○殷○歸○未○至○而○錫○天○子○之○禮○至○于○宗○周○作○多○方○則○周○公○稱○  
王○矣○自○是○入○則○稱○公○出○朝○諸○侯○發○大○命○則○稱○王○雖○出○而○對○僚○友○亦○稱○公○稱○公○者○公○之○  
謙○抑○也○稱○王○者○成○王○之○命○賜○也○故○君○薨○無○逸○立○政○召○誥○洛○誥○皆○稱○公○而○多○士○康○誥○酒○  
誥○梓○材○皆○稱○王○此○誠○古○今○人○臣○未○有○之○尊○崇○而○成○王○之○懷○德○乃○獨○若○此○其○無○已○也○惟○  
其○懷○德○之○至○有○以○感○周○公○之○心○是○以○作○洛○之○歲○當○周○公○七○十○之○年○已○應○懸○車○之○典○今○  
休○之○願○既○喻○志○於○同○僚○明○農○之○思○亦○陳○情○於○明○主○矣○而○肅○將○祇○歡○之○溫○旨○寔○惻○然○有○  
動○於○仁○恩○明○禋○休○享○之○丹○誠○更○怵○乎○不○安○於○盛○禮○故○使○周○公○已○休○而○不○休○曰○不○暇○而○  
又○暇○從○此○又○三○十○年○誕○保○受○命○終○老○於○洛○不○復○辭○歸○者○徒○為○成○王○之○懷○德○之○誠○有○以○  
感○人○之○深○也○王○佅○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言○予○以○一○禋○而○萬○年○飽○德○矣○王○  
若○佅○速○舉○殷○祭○乃○更○當○繼○序○其○日○盈○滿○萬○年○而○予○其○將○以○萬○年○觀○萬○年○長○見○予○孺○子○



之懷德也。成王之懷德。周公之所願觀見也。又曰王之伋速來新邑。本為忠慎殷祀而來。乃命使西歸。問予安寧。以秬鬯二尊。辭曰。明清禋潔之酒。休美享獻之誠言。及秬鬯則拜手矣。又稽首矣。且拜且言。拜訖而言。甫終矣。又曰。予為人臣。謬當寵禮。不敢進爵。自嘗則禋祀於文王武王。以得神之惠。賜後有篤厚。繼序之人。而身無有遇於百疾。盈予萬年。以飽於乃王之厚德。有是哉。秬鬯之一禮。乃可以引長壽考也。故願王伋速殷祭。乃當繼序無疆。盈王之萬年。而予其以萬年觀。萬年長見我孺子。王之懷德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

# 受命惟七年

偽孔傳曰自戊辰己下。史所終述。䟽曰此歲三月丙午。拙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也。庭桮成王六年十二月戊辰晦。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於月為冬。烝於日又為祭歲。成王到新邑已多時矣。為待周公未來。故大祀未舉。周公來成王喜。於是祭告文武。命周公後戊辰祭之日也。即命周公後之日也。偽孔傳曰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非也。王在新邑。句。烝祭歲。句。釋文引孔馬讀同。釋文又引鄭讀王在新邑烝。句。䟽引鄭讀王在新邑烝。祭。句。歲。文。王。辭。牛。一。句。云。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也。据䟽與釋文互異。固當有一誤者。然而王在新邑烝。王在新邑烝。祭。讀雖不同。尚皆可通。歲。文。王。



駢牛一○祭歲文王駢牛一○讀雖不同○而皆不可通○不見上經曰戊辰○下經曰在十有二月乎○何得於中間○雜言明年正月朔旦事乎○以此論之○鄭讀非也○郊特牲曰○牲用駢尚赤也○庭桮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言文武不合祭○各用駢牛一○此所謂殷禮也大祀也○若上經云○則禋于文王武王○乃是文武合祭○非大祀也○說文曰○冊符命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廣雅曰○冊書也○庭桮王命作冊○律歷志作命作策○金縢曰○納冊于金縢之匱中○魯世家作藏其策○金縢匱中○一切經音義曰○策古文為冊○形中庸注曰○策簡也○周禮內史司農注曰○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光武紀注曰○簡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疏曰○讀冊告神○謂之祝○逸祝冊者○使史逸讀此冊也○後漢書桓郁傳注○史佚成王時史官賢者也○庭桮逸佚字通○惟告周公其後言冊書○惟告文武曰○周公其當留後於洛矣○此大事成王喜慶○知文王武王皆喜慶○故祝冊以告慶也○偽孔傳曰○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周公拜前○魯公拜後○此用今文誤說○非經意也○王賓○謂諸侯助祭者○皆王之賓客也○康王之誥偽孔傳曰○賓諸侯也○

是矣。此傳乃云王賓異周公。䟽引王肅注亦曰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為賓。故封其子。皆非也。考工記冶注曰殺矢用諸田獵之天也。庭桼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如王制之文則殺者謂田獵獲禽也。楚語注曰裡潔也。釋詁曰格至也。釋言曰格來也。王賓殺裡或格為一句言諸侯助祭者獵殺於田潔裡於廟或來陪祀亦言祭禮之殷盛也。偽孔傳曰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非也。偽孔傳曰太室清廟䟽引王肅注曰太室清廟中央之室也。釋文引馬融注曰太室廟中之夾室庭桼王入太室裸者烝祭禮畢王乃退入太室中行裸享之禮為將發大命。周公後故先裸享以自香潔裸享者謂裸鬯享醴也。非祭時行事也。偽孔傳曰裸鬯告神䟽曰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飲謂之裸皆非也。裸享之禮一見於此經其文雖不詳而裸於大祭之後發大命之先則是王享而周公酢可知也。注家不知而以為告神矣。又以為獻尸矣。一見於康王之誥亦在始即位之後大



朝諸侯之先。經雖無裸享之明文。而儀節具詳。王享而召公酢。其為裸鬯享醴可知也。注家又不知。而以為祭柩拜柩矣。一見於大雅文王之詩曰。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傳曰。裸灌鬯也。將行也。傳惟云灌鬯。不言助祭。似知裸享之意。而言之亦不詳。拈詩意。乃謂周王裸鬯享醴於上。殷士奉璋送酒於其下。是為裸禮。將事之人也。周禮小宗伯以時將瓚裸。注曰。將送也。猶奉也。小宗伯之言將瓚裸。即大雅所謂作裸將也。而鄭箋不知。則以裸將為助祭矣。一見於僖公二十五年左傳曰。晉侯朝王。饗醴命之。宥一見於僖公二十八年左傳曰。王享醴。命晉侯侑饗。字同。宥侑字同。侑猶酢也。此皆以晉侯有大功。王將錫命之故。裸鬯享醴。命晉侯酢。侑酢。侑者與王同享也。注家不知。而曰既行饗禮。設醴酒。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此杜氏不聞有裸享之禮也。襄公九年左傳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此謂君始冠。必裸鬯享醴。以大禮行之。非謂祭神也。士冠禮行事於廟。而不為祭祀。以士禮推之。國君之冠。亦無祭事可知也。而注家不知。乃曰裸謂灌鬯酒也。享謂祭先君。

也。信乎杜氏不聞有裸享之禮也。非惟杜氏不聞也。晉語晉文公定襄王於郊。王饗醴。命公胙侑。此與僖二十五年傳晉侯朝王同說一時之事。而晉語多胙字耳。胙當讀秉璋以酢之酢。假借字耳。酢侑之言猶侑也。侑之言猶酢也。康王之誥之言酢左傳之言侑。晉語之言酢侑。皆同。實皆為裸享之禮。而注家不知。乃曰饗設饗禮也。醴飲醴酒也。命加命服也。胙賜祭肉也。侑幣謂既食以束帛。侑公此注既不知灌鬯享醴之芬香。又不知命公酢侑之寵光是。韋氏亦不聞有裸享之禮也。然而周語虢文公曰。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韋注曰。淳沃也。濯洗也。饗飲也。謂王沐浴飲醴酒。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酒也。周禮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共王之齊鬯。犧人司尊也。掌共酒醴者。裸灌也。灌鬯飲醴。皆所以自香潔。虢文公之說。裸鬯饗醴。典核可據。足以證明書詩。而韋注饗醴亦與晉語注饗醴殊科。其注裸鬯。惟云以自香潔。不雜助祭之說。是謂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實乎非諸家所可及也。然則韋氏非不知裸享之禮者也。但蔽於左。



傳舊注雖知藉田有裸享而不意錫命諸侯皆裸享也。王命周公後謂王既裸享遂發命。周公留後於洛也。上已云作冊是告神之冊。此又云作冊是告周公之冊。讀冊告神謂之祝。讀冊告人謂之誥。此二冊皆史逸讀之也。偽孔傳曰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非也。在十有二月謂戊辰日命周公後是日在成王六年十二月邊也。惟七年謂明日己巳正月朔旦周公奉命居洛邑誕保文武受命自是始是惟成王之七年也。偽孔傳曰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釋文引馬融注同偽孔是為偽孔同馬融也。釋文又引鄭注曰文王武王受命及周公居攝皆七年。疏曰又總述之在十有二月惟周公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於此時惟攝政七年矣。皆鉅謬也。周公既承誕保之命王朝咸喜天下懽聲於是吉日戊辰王在新邑舉殷祭時惟冬烝而日值祭歲文王武王騂牛各一益倣依配天之禮重於太牢之祀。王命作告神之冊文。史臣逸祝冊以告文王武王。惟告曰周公其當留後於洛也。是神人所同慶也。諸侯助祭為王賓客獵殺於田潔禋於廟咸

來在位。與觀盛典。祭禮既終。而王退入太室。裸鬯饗醴。乃發大命。周公後作為命公之冊。文史臣逸讀冊。以誥天下。而諸侯皆歡心也。是日發命作冊。在成王之六年。十有二月。其明日為正月朔旦己未。周公抵新任。誕保文武受命。於是始是惟成王之七年也。史臣因洛告成。謹記成王周公君臣相悅之盛。而終述其事。詳識其年月。如此。於是洛誥之篇終矣。洛誥之後。不復有周公之書矣。自此後二十九年。當成王三十五年。周公薨於洛邑。壽九十九歲。周公薨四年。而成王崩。成王五十一歲。年寔讀洛誥。考周公之年。為表以觀焉。



# 周公年表

應劭說周公之壽九十九歲。金樓子之說亦然。今不知所據何書。要知此兩家非妄言者。其時古籍猶多。當有考據。不欺我也。雖然九十九歲。大聖人光照人間。若目若月而生。卒無其年。壯老無其徵。茫乎昧乎。不可得而譜也。斯豈非論古者之惜與。余以為欲考周公之年。先當論武王之年。五經異義引大戴禮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今大戴無此文。而漢書律歷志淮南汜論皆曰。文王十五而生武王。皆不言其所出。禮記文王世子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此皆秦漢間好事者之說。而劉歆班固與大小戴皆無識。妄有取焉。考之書詩。無一合也。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謂文王五十歲。嗣立為西伯。踰年即位。稱元年。及百歲而崩。是為五十年。韓詩外傳曰。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地動之後四十二年。凡汜國五十一年而終。此通遭喪嗣位之年。為五

十一年與無逸符合。洪範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此謂武王嗣位十三年克商而得箕子也。若文王十五生武王，則文王百歲而崩，武王年已八十六，又踰年至十三年而克商，是武王百歲克商也。豈可信乎？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又曰：王翼日乃瘳。又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此言武王喪年，雖無明文，而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五祀者，何謂也？周之設監於殷，必自克商之年。殷之臣於周，即在流言之後，而流言起於武王崩年，是為武王克商五年而崩也。多士曰：天惟五年，湏臾之，亦言武王克商五年崩天，以是湏臾殷人也。武王未崩，殷不即喪也。逸周書明堂曰：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多方多士除克紂之年，為五年，明堂併數克紂年，則為六年，其言適相符也。漢書律歷志言：武王克殷後七歲而崩，則不符矣。逸周書度邑曰：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周本紀亦載此文，是克商之年，武王年六十歲。古有明文矣。又五年而崩，則是六十五歲也。凡周公之書稱述文王，必及武王，惟無逸稱太王、王季、文王，上及殷三宗，享國久長，獨無一言及於武



王者以為武王之年六十五歲未可謂壽考也故知文王世子稱武王九十三者誣也夫文王崩後又十八年而武王纔六十五歲故知大戴文王世子稱文王十五生武王者妄也或曰即如是則文王五十四歲生武王乎安有文王太姒之子若是其遲者乎曰然太姒固繼室也非元妃也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嗣者繼也文王之元妃曰周姜周姜無子太姒繼之乃多男也毛傳曰周姜太姜乃以為太王妃謬誤之甚者也若一門之內而婦任稱太姑姜稱周名豈正乎且太任一人之身而先為人母後為人婦言豈順乎詩曰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又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据此詩文王娶太姒非在為世子時也文王五十歲遭喪嗣立五十一歲踰年即位稱元年五十二歲是文王之二年而周姜亦已前卒是三歲三年之喪除嘉好之禮始通乃定祥親迎始娶太姒為繼室而文王則已踰中身矣詩曰長子維行篤生武王是為文王三年年五十三歲太姒生長子伯邑考文王四年年五十四歲排行第二生武王發時當殷王帝乙十一年也從



此○下○盡○王○紂○三○十○三○年○正○六○十○年○故○武○王○伐○商○時○六○十○歲○也○既○知○武○王○之○年○又○當○論○  
十○子○兄○弟○之○長○次○史○記○管○蔡○世○家○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  
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  
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此○說○謂○管○叔○第○三○周○公○第○四○而○  
又○有○孟○荀○列○子○韓○詩○外○傳○諸○書○皆○足○以○証○之○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荀○子○儒○效○  
曰○周○公○以○弟○誅○兄○列○子○楊○朱○曰○周○公○誅○兄○放○弟○韓○詩○外○傳○曰○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  
誅○皆○可○以○證○明○周○公○第○四○之○事○此○一○說○也○皇○甫○謚○曰○文○王○娶○太○姒○生○伯○邑○考○武○王○發○  
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邾○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季○  
載○此○謂○管○叔○第○三○蔡○叔○第○四○周○公○第○七○又○一○說○也○而○亦○有○左○傳○注○疏○之○文○足○以○証○之○  
定○四○年○左○傳○注○曰○蔡○叔○周○公○兄○疏○曰○如○史○記○管○蔡○世○家○文○則○蔡○叔○是○周○公○弟○今○以○為○  
周○公○兄○者○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為○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  
兄○故○杜○從○之○馬○遷○之○言○多○僻○謬○故○不○用○史○記○為○說○據○此○則○皇○甫○之○說○亦○本○自○賈○逵○杜○



預○可○以○為○周○公○第○七○之○證○此○二○說○既○不○同○矣○而○趙○岐○孟○子○注○曰○周○公○惟○管○叔○弟○也○故○  
受○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恩○此○趙○岐○自○據○所○聞○管○叔○不○得○為○兄○周○公○不○  
得○為○弟○直○以○孟○子○為○誤○而○不○憚○強○屈○其○文○以○通○其○說○是○亦○有○不○得○已○焉○然○此○亦○非○趙○  
氏○之○臆○決○也○白○虎○通○姓○名○篇○引○詩○傳○曰○文○王○十○子○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  
叔○度○曹○叔○振○鐸○成○叔○武○霍○叔○處○康○叔○封○南○季○載○南○與○冉○與○聃○古○聲○同○通○用○字○也○此○所○  
引○詩○傳○應○是○魯○韓○詩○漢○之○博○士○所○共○講○習○也○即○趙○岐○所○據○以○為○孟○子○注○者○也○此○說○獨○  
調○周○公○第○三○管○叔○第○四○與○史○記○孟○荀○列○子○韓○詩○外○傳○及○賈○逵○杜○預○皇○甫○謚○等○說○又○皆○  
不○合○諸○說○紛○然○亦○各○記○其○舊○聞○而○今○欲○懸○斷○是○非○誠○亦○難○也○然○嘗○試○以○金○縢○證○之○曰○  
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以○管○叔○為○羣○弟○之○首○則○周○公○固○其○兄○也○若○實○管○叔○為○兄○  
而○周○公○亦○將○在○羣○弟○之○列○史○文○當○不○如○是○乎○故○余○觀○金○縢○之○書○法○獨○覺○詩○傳○之○可○信○  
於○是○周○公○之○長○次○余○能○言○之○矣○太○姒○之○子○武○王○發○第○二○周○公○旦○第○三○也○然○則○周○公○之○  
生○年○余○乃○知○之○矣○文○王○四○年○武○王○發○生○其○五○年○而○周○公○旦○生○也○時○殷○王○帝○乙○十○二○年○

文王五十五歲。武王二歲。周公一歲。

後四十五年。為殷王紂之二十年。周公四十六歲。文王崩。文王之壽百歲。

後十三年。為殷王紂之三十三歲。周公五十九歲。武王伐紂。惟時武王六十歲。

後二年。為武王之十五年。周公六十一歲。武王有疾。公乃冊祝。告三王。請以身代。翼日瘳。

後三年。為武王十八年。周公六十四歲。武王崩。成王立。於時成王十三歲。是年流言。

起。周公避居於幽。幽。在鎬京之東。故書曰周公居東。幽地多山。故詩曰。我徂

東山。史記周公世家曰。人或譖周公奔楚。蒙恬傳曰。周公旦走而奔於楚。論衡感類

引尚書古文說曰。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此為真。孔安國古文說。司馬遷年

十歲之所誦也。周初無楚國。蓋幽字亦作邠。而邠之古文。當為楚形。隸古誤定。以為

楚耳。史記周本紀曰。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逸周書度邑曰。升汾之

阜。以望商邑。此汾與幽。皆楚之誤。所謂楚之阜者。即衛風之楚丘。故可登之而望商

邑。此古文幽。楚二字相溷之證也。公之奔幽。蓋以周九月。當夏時七月。故幽風之首

邑。此古文幽。楚二字相溷之證也。公之奔幽。蓋以周九月。當夏時七月。故幽風之首



曰○七○月○流○火○記○其○始○來○之○候○也○左○傳○吳○公○子○札○請○觀○於○周○樂○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豳○詩○之○為○周○公○之○東○季○札○知○之○矣○左○邱○明○亦○知○之○矣○

成○王○元○年○周○公○六○十○五○歲○仍○居○豳○是○年○作○七○月○之○詩○

成○王○二○年○周○公○六○十○六○歲○居○豳○作○鵲○鵲○之○詩○以○貽○王○秋○大○雷○風○王○親○行○風○中○迎○周○公○

公○自○雨○中○行○歸○作○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蒙○時○則○居○豳○正○二○年○而○首○尾○已○三○年○矣○是○

年○公○夫○人○任○氏○卒○於○周○京○公○歸○而○不○及○見○矣○故○東○山○之○詩○周○公○悼○亡○也○一○章○言○悲○也○

二○章○言○歸○士○有○鰥○居○者○獨○出○獨○入○室○空○無○人○此○人○似○宜○知○我○悲○而○猶○不○能○知○也○三○章○

言○士○有○室○家○者○歸○來○相○見○而○計○離○聚○之○年○此○人○固○不○知○我○悲○也○四○章○言○士○未○娶○者○歸○

及○親○迎○而○比○量○新○舊○之○喜○此○人○亦○更○不○知○我○悲○也○故○一○章○曰○昔○我○出○居○往○東○山○悠○々○

之○道○不○時○還○今○我○方○歸○來○自○東○零○雨○時○節○我○冒○蒙○我○來○自○東○徒○曰○歸○我○心○西○向○不○勝○

悲○々○莫○悲○兮○死○別○而○生○離○生○年○送○彼○東○山○人○手○掣○彼○人○裳○與○衣○露○身○士○子○行○列○中○蒼○

黃○勿○復○自○藏○放○如○此○離○情○悲○不○悲○離○人○有○時○更○復○聚○悲○彼○蠅○蟲○蝟○々○而○局○數○塵○在○桑○



野○無○人○處○。比○人○屈○體○臥○病○。獨○抑○鬱○久○在○殯○宮○。難○再○覩○悲○哉○。此○別○不○知○何○處○去○。惟○有○柩○  
車○在○西○序○。又○有○團○身○獨○宿○。彼○禽○父○亦○在○柩○車○下○。邊○枕○草○土○。二○章○曰○。昔○我○從○行○往○東○山○。  
悠○悠○之○道○不○時○還○。今○我○方○歸○來○自○東○。零○雨○時○節○。我○冒○蒙○雨○中○。庭○院○更○荒○蕪○。枯○樓○垂○實○。  
施○屋○宇○在○室○之○壁○。有○委○委○長○跼○作○網○在○當○戶○。町○疇○無○人○迹○。發○土○惟○鹿○場○。熠○燿○見○燐○火○。  
宵○來○牆○下○行○。不○曰○空○室○無○人○。吁○可○畏○。但○云○入○室○可○長○懷○。雖○則○不○畏○而○長○懷○。豈○知○我○悲○  
來○填○膺○哉○。三○章○曰○。昔○我○從○行○往○東○山○。悠○悠○之○道○不○時○還○。今○我○方○歸○來○自○東○。零○雨○時○節○。  
我○冒○蒙○行○人○冒○雨○催○歸○。日○居○人○掩○閨○正○愁○悵○。翟○鴒○夜○鳴○上○高○堙○。思○婦○長○歎○局○深○室○。忽○  
而○洒○埽○開○穹○室○。喜○我○征○人○聿○至○矣○。至○門○公○瓠○有○團○。公○瓠○之○架○栗○薪○懸○憶○我○臨○行○。公○  
在○架○歸○來○公○架○亦○如○然○。自○是○吾○家○好○公○瓠○。塵○久○繫○在○栗○薪○間○。我○與○公○瓠○不○相○見○於○今○  
屈○指○已○三○年○。比○如○家○室○久○別○離○。團○樂○無○恙○足○歡○怡○。相○看○但○感○別○經○時○少○。別○三○年○猶○難○  
之○而○況○乎○終○古○不○見○長○悲○思○。四○章○曰○。昔○我○從○行○往○東○山○。悠○悠○之○道○不○時○還○。今○我○方○歸○  
來○自○東○。零○雨○時○節○。我○冒○蒙○行○來○苦○雨○歸○喜○晴○。良○時○佳○日○飛○倉○庚○。熠○燿○好○羽○照○眼○明○。比○



如嫁子盛飾六禮迎新。衰炫服爛盈庭。之子于歸入青廬。黃馬駸馬秣生芻。有綵繫者其禕襦。親手解帶劇摩挲。燭出成禮儀四多。為九為十莫知他。樂矣新相知良宵。事孔嘉不知舊伉儷。今夕皆如何。新人舊人一樣嘉。有人向隅獨悲歌。左傳宗人釁。夏曰昔者周公娶於薛。任姓知夫人任氏也。周公賦東山後。遂以成王命東征伯。在母喪未除服。亦掎角興師征淮夷徐戎。作費誓老聃所稱。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魯公伯禽有為之者也。賦東山三年之後。周公作康誥。猶自謂曰。乃寡兄。偏喪曰寡。其詞有哀焉。此其悼亡之意。氣曰久未能平也。然惜哉。太妣薨年。余不能考之也。已。

成王三年。周公六十七歲。在東土兵所。  
成王四年。周公六十八歲。在東土兵所。  
成王五年。周公六十九歲。既黜殷滅奄。周公受命稱王。五月歸至洛邑。作多方至錫。京作君奭。無逸立政。

成王六年。周公七十歲。三月至洛邑相宅。作多士。康誥。酒誥。梓材。歸而獻卜。遂欲告老乞休。召誥曰。今休。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又曰。今休。王不敢後。此召公先知。周公將告休。而勸王不聽其休也。洛誥。周公曰。茲予其明農哉。告休也。王曰。公躬棗。乃篤罔不若時。不聽其休。而留之也。公何為不先不後。正以是年而欲告休。余向者讀書至此。固竊疑焉。曰。其當告休之年乎。今實考之。果七十也。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事。曲禮所記。多是舊典禮經。周公之致事。必據禮而行。不可後。不可先。余考周公年。至於是歲。正七十。喜曰。告休之年也。考之不謬也。王既留公。不能得。乃姑聽公休。而柅鬯明禋。以康事之。周公感焉。復如成周。承命啟監。

成王七年。周公七十一歲。正月丁巳朔。周公監成周。誕保文武受命。自是年始。是後周公居成周。不言休矣。

後二十八年。而為成王三十五年。周公九十九歲。薨於成周。葬於畢。周公世家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



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尚○書○大○傳○有○此○事○文○略○同○其○下○文○曰○故○忠○孝○  
之○道○盛○在○成○王○周○公○之○間○以○為○周○公○不○敢○離○成○王○者○忠○也○成○王○不○敢○臣○周○公○者○孝○也○  
然○其○說○周○公○沒○於○豐○欲○葬○於○成○周○此○亦○大○有○謬○誤○非○其○實○也○自○洛○誥○以○來○周○公○承○命○  
監○我○成○周○曰○考○朕○昭○子○形○乃○單○文○祖○德○已○自○許○老○死○於○洛○邑○必○不○食○此○言○矣○何○時○去○  
洛○乃○病○沒○於○豐○乎○且○成○王○在○鎬○京○不○在○成○周○也○安○有○不○敢○離○成○王○而○曰○必○葬○成○周○者○  
乎○余○竊○推○求○其○故○知○是○世○家○据○大○傳○而○大○傳○所○据○之○舊○文○必○曰○周○公○在○成○周○病○將○沒○  
曰○必○葬○我○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也○周○鎬○京○也○召○誥○曰○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是○矣○  
成○周○者○洛○邑○也○周○公○世○家○曰○周○公○往○營○成○周○洛○邑○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是○矣○  
尚○書○今○文○家○雖○讀○洛○誥○不○知○周○公○監○成○周○又○不○知○成○王○都○鎬○不○在○成○周○故○讀○舊○文○曰○  
必○葬○我○周○明○吾○不○敢○離○成○王○而○惑○焉○以○為○必○成○周○之○誤○也○則○定○之○曰○必○葬○我○成○周○因○  
讀○舊○文○周○公○在○成○周○而○惑○焉○以○為○必○非○成○周○也○則○定○之○曰○周○公○在○豐○大○傳○已○誤○定○之○  
世○家○又○誤○從○之○好○學○者○未○必○深○思○也○心○知○其○意○可○易○言○哉○周○本○紀○太○史○公○曰○學○者○皆○



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太史公考論此事。信矣。然亦不知周公監洛邑。而但曰居九鼎焉。又据其言。知漢初學者尚書今文說。未有能綜其實者。故皆以為成王在成周也。史記集解徐廣曰。衛世家云。管叔作亂。欲攻成周。然則或說尚書者。不以成周為洛陽乎。諸侯年表序曰。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也。徐廣此意。乃疑尚書家謂鎬京曰成周矣。然實無是說也。管叔欲攻成周。齊晉秦楚在成周微甚。此竝漢時人語。謂成王之朝曰成周。如後世之稱年號焉。非稱地名也。惟其習熟此言。故皆以為成王所居必在成周洛陽矣。然安有不以成周為洛陽者乎。今据洛誥言之。則周公病卒於成周。遺言欲葬於周。明白無疑也。成王讓葬周公於畢。蓋葬以天子之禮。故尚書今文說雷風彰德為周公卒後事者。由此而誤也。成王三十八年四月成王崩。成王五十一歲崩時。召公猶存。而周公薨已三年矣。惟周公生四十有六年。常左右輔事文王。躬。如畏文王。已崩十八年。輔事武王。伐商定天下。武王崩。相成王二年。避流言。三年東征。歸一年。



定殷頑民。又一年作洛邑。又二十九年監成周。誕保文武受命。壽九十九歲。薨於成周。凡事成王三十五年。此大概彰明。可衆信者。其他微細事。難可具詳。余不敢傳會言之也。史記曰。太公之卒。百有餘年。王充論衡言。召公一百八十歲。据此則二公福壽又皆度越周公。豈不偉與。然太公七二墮齒。九十封齊。始末如將可考。而首邱成禮。不知其在何年也。召公同召於王。凡之前咸進於應門之內。當時已踰百齡而至甘棠賦。詩不知其又幾時也。是皆不可得而譜矣。惜哉。余不能考之也。已。

## 顧命

說文曰。顧還視也。鄭注曰。回首曰顧。偽孔傳曰。臨終之命曰顧命。庭按史錄此篇記成王正終之禮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

凡○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  
百○尹○御○事○

偽孔傳曰成王崩年之四月。鄭注曰此成王三十八年。疏引鄭云三十八年二字誤當為三十八庭按鄭注蓋準三統歷而言。漢書律歷志亦用三統歷說曰周公攝政七年為復子明辟之歲。又一年為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後三十年四月十六日乙丑成王崩。此劉歆說成王在位三十一年與周公攝政七年是為三十八年。故鄭注準以為說。而劉歆所據蓋是歷譜謀之文。司馬遷之所不敢取也。且洛誥七年非周公攝政。復子明辟非還政。命公後非命伯禽俾侯于魯。經文具在。劉歆不能明。況成王在位年數經所不見。而劉歆言之。安知其必可據信乎。傳故曰成王崩年即鑒於鄭注之失據。而慎言之者也。意偽孔之識不及此。或當襲用王肅注也。然成王在位三十八年於古既著於



歷譜謀三統歷。今尚可考於律歷志。而諸書之證亦無以確知其不然。安得謂劉歆言之則必不可據信乎。逆詐億不信。不敢言三十八年。而改言成王崩年。深沒成王之年數。以自詡其有識。實為妄也。今當從鄭注為是。釋詁曰。哉。始也。庭桉夏侯湛昆弟詁曰。才生魄。以哉為才。古字聲同通用。即今字方纔之纔也。康詒馬融注曰。魄。肫也。謂月三日始生。兆肫名曰魄。說文曰。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引周書曰。哉生霸。庭桉霸本字。魄。假借字。說文與馬融義同。皆用古文說。生魄。即生明也。偽孔傳曰。始生魄。月十六日。律歷志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此皆用三家今文說。生魄與生明相反。非也。已詳康詒篇。釋詁曰。懌。樂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曰。懌。怡也。偽孔傳曰。王有疾。故不悅。懌。釋文引馬融本作不釋。蓋釋與懌古字通。故詩箋曰。說懌當作說釋。而馬融注曰。不釋。疾不解也。非矣。甲子。四月十五日也。律歷志曰。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此蓋三統歷。據洛詒戊辰以術推而知之。不誣也。既知甲子是十五日。則亦可知生魄是朔後。非望後矣。何也。初三日王有疾。十餘日。至于十五。

甲子而後疾大漸病日臻此固事理之常然也若如律歷志之說十五日甲子哉生霸則是今日有疾即以今日作顧命成王之病未必如此其急也設令如此其急經文當曰惟四月甲子哉生魄王不懌乃洮頽水云云不當曰惟四月十五日王不懌十五日王乃洮頽水云云也劉歆班固皆似不顧文理而以生霸為望謬誤顯然矣偽孔傳以甲子為十六日此則不知歷術徒据前人生霸望也之謬說而自以為月望多在十六少在十五遂改言月十六日以自見其有知此之淺妄更不足論也馬融注曰洮髮也虞翻別傳引鄭注洮頽作濯頽解云澣衣也成事洮字虛更作濯天子頽面謂之澣衣庭按洮濯古聲同假借字周禮守桃注曰故書桃作濯鄭司農云濯讀為桃可證也虞翻徒見今文作洮不見庸生古文作濯而以鄭為虛更非也廣雅曰濯洒也周語注曰濯洗也後漢陳元傳注曰洮汰猶洗濯也据此則洮濯聲義皆通疏曰洮為盥手是也而鄭注以濯為澣衣誠非矣馬融注以洮為洮髮亦非矣馬融曰頽面也說文曰沫洒面也頽古文沫从頁从升今本說文云頽古文沫



文又脫从升二字。今據釋文引說文曰沐古文作頰。文選庭桉洮頰水。謂洮手頰面。法引說文曰頰洗面也。皆唐時說文未誤本如此。皆濡水而止。不極洗也。論語鄭注曰相扶也。楚辭涉江注曰在背曰被。偽孔傳曰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鄭注曰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庭桉相謂扶之而起。不能自坐也。被冕服謂被之於身。不能衣帶也。偽孔傳與鄭注皆非矣。周語注曰憑依也。說文几部曰凭依几也。讀若憑。引周書曰凭玉几。然則是古文依字作凭。而今文假借作憑也。詩車攻傳曰同齊也。庭桉太保爽召公也。獨召公言名者。史臣之意欲見召公壽異常人也。方作君奭時。周公猶未自言老已。稱召公曰耆造。是其年長於周公也。又一年作召誥。周公七十歲。亦稱曰壽者矣。及周公告休不得。又留後於洛。九十九歲而薨。距是已三年矣。假使周公尚在。當百有二歲矣。然則召公之年百三四歲已上也。同時年少俱為古人。而召公巋然獨存。久居太保之官。若不著其名。為後世疑太保為別人矣。故特著之曰太保爽。以珍之也。論衡言召公一百八十歲。使其言信。則召公之壽當至昭王之末。穆王之初矣。王肅注曰形如姓之國。其餘五國

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康叔所封武王母弟偽孔傳曰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庭桀御事治事之官此言百尹繁多不可勝召其治事者則召之現無事者不徧召也惟四月三日以來王有疾不怡樂至十五日甲子王乃洮洗手類洗面濡水而止扶相起坐不能自興也背被冕服不衣帶也憑依玉几不能正坐也乃齊召羣臣太保召公名奭芮國之伯彤國之伯畢國之公衛國之侯毛國之公中大夫師氏虎臣及百尹之御事者入受顧命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拉言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易序卦傳曰漸者進也列子力命曰七日大漸注曰漸劇也釋詁曰幾危也論語包注曰疾甚曰病釋詁曰臻仍也庭桀惟幾病日臻為一句言惟是危病日仍無有減



退也。既當為即。字形誤也。下經既受命。漢石經作即受命。是今文以既為即也。括彼文既。即兩通。此文則既字不可通。而即字甚順。當作即明矣。釋詁孫炎注曰。即猶今也。漢書西南夷傳注曰。即猶若也。廣雅曰。彌久也。楚辭湘君注曰。留待也。大射儀注曰。誓猶告也。周禮典命注曰。誓猶命也。釋詁曰。嗣繼也。庭按。即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言。今若久待。不發命。恐遂死。不得誓言於繼嗣之人矣。偽孔傳曰。已久留言。無瘳。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皆非也。廣雅曰。茲今也。說文采部曰。宋悉也。悉詳盡也。審篆文。宋从番。淮南本經注曰。審明也。庭按。訓當讀為順。古字通。法言問神曰。事得其序之謂訓。注曰。訓順也。洪範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宋世家皆作順。詩烈文。四方其訓之。哀二十六年左傳。作順之。釋詁曰。順叙也。茲予審訓命汝。言今者。予將勉為明審。順序之言。以命於汝。蓋王病亟。言多冗畧。難明。故云爾也。偽孔傳曰。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非也。王見羣臣歎息而言曰。嗚呼。疾大進。漸劇矣。惟危病不退。而日臻。今若彌久留待。恐遂長逝。不獲誓言於繼嗣也。今茲予尚猶能言。當勉為明審之辭。順。

序之語以命於汝諸臣。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莫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

達殷集大命。

釋言曰宣徧也。詩無將大車箋曰重猶累也。詩敬之傳曰光廣也。水經注曰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堯典偽孔傳曰光充也。詩皇矣傳曰光大也。周禮職幣注曰莫定也。易象傳王弼注曰麗猶連也。小爾雅曰麗兩也。劉向傳應劭注曰陳施也。釋詁曰則法也。曲禮注曰肄習也。詩谷風傳曰肄勞也。庭按肄之者習貫勞動之意也。宣重光莫為一句言二聖相承宣徧重累廣被莫定也。麗陳教則為一句言相連麗而施教法也。肄不違為一句言習貫勞動不有違失也。馬融注曰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非也。馬不知宣重連文光莫



連文。而非重光連文也。偽孔傳曰布其重光累聖之德亦非也。衆經音義引蒼頡曰用以也。洪範馬融注曰克勝也。庭按達當為大聲之誤也。大殷謂大邦殷也。漢石經作通殷。蓋今文以口授之故。誤讀為達。因以通達之義。讀之為通。其失彌遠也。偽孔傳亦用今文說曰故能通殷為周。非也。詩黍苗箋曰集猶成也。漢石經作就大命就與集古字通。詩小旻是用不集。傳曰集就也。韓詩作是用不就。釋詁曰就成也。在昔先君文王武王。宣徧重累。廣被奠定。相連麗而施教法。肆之勞勤。不有違失。用此之故。克勝大邦。殷就有周之大命。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偽孔傳曰侗稚。成王自斥。論語孔注曰侗未成器之人也。偽孔真孔俱讀侗為童。假借字也。廣雅曰僮稚也。說文曰僮未冠也。說文以僮為童也。雜記注曰童未成人之稱也。此經成王自謂在文武之後。以童幼嗣位。故曰在後之侗。馬融本及說文俱作

詞益用庸生古文作詞亦假借字也。說文引在夏后之詞後通馬融注曰詞共也說文曰詞共也。一曰讞也。皆非此經意矣。迂當讀為御古字通。易文言荀注曰御行也。揚雄傳師古注曰御猶乘也。庭按敬近天威言乘天之威靈不敢不敬也。訓古順字見上經釋詁曰順敘也。嗣守文武大訓言繼守文武相傳之大叙也。晉語注曰昏闇亂也。說文曰逾迭進也。庭按無敢昏逾言敬御天之威命無敢昏也。嗣守文武之大叙無敢逾也。予在文武之後一幼稚之童敬乘上天之威命嗣守文武相傳大順之序無敢昏闇以忝天威逾越以亂大順。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  
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  
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哉。



檀弓曰夫子殆將病也。注曰殆幾也。文選注曰悟與晤同。古字通。庭桉殆弗興弗悟為一句。言殆將不復興起。不復與人晤接也。偽孔傳曰今天降疾我身甚危殆。讀殆字連上句非矣。時當讀為志。古聲同。假借字。呂氏春秋慎大覽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注。詩志也。此古讀詩為志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曰詩大澤之博。詩亦當讀為志。可證時字之古聲也。成十四年左傳注曰志記也。爾尚明朕言之。爾庶幾分明識記予之言。無忽志也。衆經音義蒼頡曰用以也。周語注曰保持也。士冠禮注曰元子世子也。偽孔傳曰釗康王名。釋詁曰弘大也。釋言曰濟渡也。易泰卦虞注曰艱險也。晉語注曰難為也。庭桉柔擾古字通用。音若擾。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腦。子犯曰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柔之云者借腦之同聲取擾服之意也。故讀左傳而識柔之古音也。鄭注曰能恣也。詩民勞箋曰能猶如也。順如其近者庭桉能即古耐字。如亦同也。順如即順耐矣。柔遠能邇。言遠者當擾服之。使畏威也。近者當順耐之。使懷德也。詳堯典安勸小大為一句。言小邦當安撫之。大邦當勸勉。

之也。夫與扶古字通。地理志。夫餘注曰。夫讀曰扶。曾子制言曰。苟若此。則夫杖可因  
爲焉。夫杖即扶杖也。庶邦思夫爲一句。言安勸小大。則衆邦懷思而扶助之也。釋詁  
曰。亂治也。說文乙部曰。亂治也。論語馬融注曰。亂理也。庭桉亂即古之治字。今讀郎  
段切。與敵字相溷。非也。冒貢。釋文引馬鄭王本作勛。贛庭桉勛與冒音同。据文義。當  
從偽孔作冒。是易繫辭傳虞注曰。冒觸也。周語注曰。冒抵觸也。釋文引馬融注曰。贛  
陷也。釋文又曰。贛勛用切。据其聲義。則贛當與贛同。衆經音義引韻集曰。贛丑巷切。  
說文曰。贛愚也。从心。贛省聲。今俗語猶謂愚而敢進陷而不知止曰。贛。即所謂沃黯  
之贛也。此古周時之遺言也。當從馬鄭王作贛。是淮南脩務注曰。非惡也。易繫辭傳  
虞注曰。幾初也。庭桉茲讀爲哉。古聲同通用。詩下武曰。昭哉嗣服。又曰。昭茲來許。昭  
茲即昭哉。此重句也。漢碑曰。昭哉來許。昭哉即昭茲。此用詩語也。爾無以釗冒贛于  
非幾茲爲一句。言爾勿使釗冒觸贛。至于非惡之幾微哉。舊讀茲字屬下經。非也。  
今天降疾於我身。殆將不復興起矣。不復興與人晤接矣。爾庶幾明記我言。以敬保



長子釗大濟渡於王業之艱難。達者當柔服之。近者當順耐之。小國當安撫之。大國當勸教之。則衆國懷思而來扶助矣。人當自治於威儀。則非僻無由而入之。爾勿以制喪失威儀。而冒觸釁陷於非僻之幾微哉。

## 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既漢石經殘字作即。釋言曰還返也。鄉飲酒禮注曰還猶退也。庭按還出為一句。太保以下皆退出也。舊讀出字連下句。非矣。綴衣官名。立政曰綴衣虎賁。又曰虎賁綴衣。是綴衣為親近之職。與虎賁同等也。康王之誥曰綴衣牖間。南向敷重蔑席云。是綴衣之職。掌敷席為位者也。故進而不與羣臣俱入。退而不與羣臣俱出。獨待命于庭者。將為大喪備也。此大漸之禮然也。偽孔傳曰綴衣幄帳。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王寢於北牖下。釋文本及疏本俱作北墻下。而釋文云墻本亦作牖也。反初生非矣。太保以下既受顧命。却還退出。惟綴衣之官不入不出。而待命於寢庭。

越翼日乙丑。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

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

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

須材。

越翼日於甲子二日也。翼與二聲近假借字。金縢偽孔傳訓翼為明非也。成王崩。偽孔本無成字。蓋不知成王生號為成。故疑始崩未葬。不得稱謚。而妄去成字。釋文引馬融本作成王崩。今據之增正。偽孔傳曰桓毛二臣名。釋詁曰俾從也。爰于也。庭按俾爰齊侯呂伋。謂從于齊侯呂伋也。傳䟽訓俾為使。云使此二人於齊侯呂伋之所。



非文義也。釋文曰：伋齊侯名太公子。庭按：呂伋即丁公。蓋朝周而遭喪。偽孔傳曰：伋為天子虎賁氏。非也。二千戈虎賁者，虎賁之士。左執干，右執戈。所執各二也。此則桓毛以之。非呂伋以之也。何乃云伋為虎賁氏哉？南門路寢之正門也。釋言曰：逆迎也。方言曰：逆迎也。自關而東曰逆。白虎通引云：迎子釗，蓋三家今文作迎。古文作逆。同耳。呂氏春秋重言注曰：延引也。曲禮注曰：延道也。庭按：翼室，貳室也。翼，貳聲近假借字。故貳室曰翼室，亦猶二日曰翼日也。貳室者，即諒陰也。偽孔傳曰：明室路寢，非矣。釋詁曰：恤憂也。釋言曰：宅居也。書大傳注曰：宗適子也。庭按：丁卯是乙丑之第三日，而不言越三日者，自甲子受顧命已四日矣，不可曰越三日。間有乙丑，又不可曰越四日。故直言丁卯而已。康王諒陰不言百官聽於冢宰，故上經曰：太保命。下經曰：伯相命。此經不言誰所命者，承顧命而作冊，猶若成王命之者然。非人臣所敢有命也。不言命誰作之者，當為太保與同受顧命之人共同制作，非可一人獨自作也。命作冊三字句，度一字句，謂作冊書以傳成王之言，量度比擬，欲勿失真也。偽孔傳曰：

命史為冊書法度非矣。釋文曰：度，舊音待洛切。恐誤。注云：作冊書法度，音宜如字。此釋文信偽。孔子過也。舊音不誤也。王肅曰：召公為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庭桉：召公為太保，成王之太保也。癸酉既大斂之後，而太保已無事矣。故召公改稱伯相矣。至明年，康王將即位，先立保傅之官，而召公復為太保。康王之太保也。故康王之誥：伯相又改稱太保矣。士當為史聲之誤。周禮天官注曰：史掌書者，士喪禮注曰：須待也。庭桉：材與裁通。魯語：夫苦匏不材於人。注曰：材，讀若裁。晉語：官師之所材也。注曰：材，古裁字。喪大記注曰：裁，猶制也。字或為材。淮南主術注曰：裁，度也。庭桉：丁卯至癸酉七日，作冊者幾經擬度，已無所失，可以御於新王矣。而未至踰年即位，不可以用嘉禮。若曰：宿留顧命，以待踰年，又不可也。故伯相託稱顧命之冊，裁度未就，而命史官藏冊曰：尚須裁度也。偽孔傳曰：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非矣。篇名顧命，非記喪儀，故喪紀所須略無記載。何獨重於致材木而記之為也？必不然矣。於甲子二日乙丑，成王崩。太保召公命親賢重臣仲桓、南宮毛二人從于齊侯呂伋，以二執干戈。



之虎賁。百人。迎子釗於正門之外。引入翼室。諒陰為憂居之宗主。至于丁卯之日。命作顧命之冊書。比擬量度。以勿失成王之意。於丁卯之七日癸酉。作冊擬度已畢。而伯相召公。命史官曰。未可以御於新王。且藏冊書。須待裁度。於是顧命之篇終。

## 康王之誥

釋文引馬融曰。康王之誥。與顧命異叙。歐陽大小夏侯同為顧命。疏曰。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為二。馬鄭王本。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諸侯告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庭按。周本紀曰。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又曰。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此即真孔古文序也。所云康誥。即康王之誥。省文爾。序既

以召畢率諸侯申告俱屬顧命則經文已無復有康王之誥而其所謂康誥者別為有序無書之篇如是則真孔古文亦但有顧命無康王之誥與伏生所傳三家今文無異也然康王即位諸侯來朝而概名為顧命之篇體裁殊為不合以篇名斷之知伏生真孔皆誤合也馬鄭王古文始分王若曰已下為康王之誥篇蓋知其不當合而不知所以當分乃取尾後百餘字強名為一篇更不可讀至偽孔古文始又分自王出已下為康王之誥篇自以為畧似勻停然經文次序銜接而欲橫斷為二終不可得且又有大可怪者三年之喪未踰十日而黼冕執玉布乘黃朱君臣雍容在殯不戚悖禮傷教何以至此夷厲以降猶不其然曾會謂成康之隆召公為相而有此乎此則伏生真孔歐陽大小夏侯馬鄭王偽孔同此鉅謬無可解免者也惟顧氏炎武說之曰命士須材以上屬顧命狀設黼底以下屬康王之誥中間有脫簡也以上記成王登遐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諸侯也記曰不沒喪不稱君而今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記曰周卒哭而祔而今曰諸侯出廟俟是已祔之後



也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而今曰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餘也。不然。王崩九日之間。諸侯何由而畢至乎。顧氏此說。盡祛古今諸儒之惑。謬復覩周家全盛之禮文。有功經學。大莫與京。然其言中有脫簡。猶非也。顧命篇末曰。須材言藏冊。以須裁度也。則顧命之篇終矣。康王之誥篇首曰。狄設黼辰。此為踰年即位有常時。故不記月日。而直叙其儀物。足知為正月上日之事也。前篇記曰。後篇不記曰。體例固自不同。此二篇中間不少一字。顧氏何以言中有脫簡乎。庭又按周本紀序康誥。原有康王即位之文。即位必在踰年。真孔固知之矣。但史記言之不詳。故待顧氏出而後經義明。

## 狄設黼辰

偽孔傳曰。狄下土。祭統曰。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注曰。狄人。樂吏之賤者也。偽孔傳曰。宸屏風。畫為斧文。其置竟戶牖間。今本偽孔傳無其字。竟字而明。

堂位注曰。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庭按斧與黼同。依與宸同。漢石經作黼衣。亦同。疏曰。經於四坐之上。言狄設黼宸。則牖間。西序東序。西夾四坐皆設之也。庭按。設黼宸者。為康王即位。在堂當背宸而坐。在朝當負宸而立也。即位者。即此位而坐。立也。傳疏皆云。象成王平生時所為。非也。康王元年正月上日。將受冊命。即位於豐宮。於是狄人之吏。當其位處。設張畫黼之宸。牖間西序東序。西夾應門之內。皆設焉。為王坐立之位。必負黼宸也。

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筵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綴衣官名。顧命曰：綴衣于庭。立政曰：綴衣虎賁。蓋此官掌正王之坐位。故敷席設几。皆綴衣之職也。偽孔傳以狄設黼宸綴衣作一句。讀云：復設幄帳。乃以綴衣為幄帳也。非矣。疏曰：牖謂窗也。間者窗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庭按牖間是堂之正中。最尊之位也。經不曰戶牖之間。曰牖間者。言自戶而西。竟於牖間也。非謂遠戶近牖。在西一偏也。禹貢鄭注曰：敷布也。庭按重謂一席之上再敷一席。是二席相重也。周禮司几筵。天子席三重。諸侯席再重。其言未必可據。此經但曰重。不曰三重也。偽孔傳曰：篋桃枝竹。司几筵鄭注曰：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偽孔不用鄭尚書注。而用其周禮次席注。非也。馬融注曰：篋。纖弱。王肅曰：篋。席纖弱草席。說文曰：篋。席纖弱席也。俱本庸生古文說。似亦非也。鄭注尚書曰：篋。竹之次青者。衆經音義引埤蒼曰：篋。析竹皮也。庭按說文曰：簾。簾。茶也。茶。析竹篋也。篋。竹膚也。庭按簾。簾。與篋。聲轉義同。今俗語謂析竹膚曰篋。古之遺言也。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釋器曰：緣謂之純。偽孔傳曰：白黑雜。繒緣之。司几筵鄭注曰：弁謂之黼。其繡白黑米也。以絳帛為質。偽孔傳曰：華。

采色。華玉以飾。憑几。鄭注曰。華玉。五色玉也。晉語注曰。仍重也。釋親孫炎注曰。仍亦重也。小爾雅曰。仍再也。庭桼仍几。謂左右有几。猶言重席也。覲禮曰。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注曰。左右有几。優至尊也。覲禮注所云。左右有几。即書所云。仍几也。偽孔傳曰。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非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其文亦未可据。偽作周禮者。沿書家之誤義。以此經為成王在殯之凶儀。不知為康王即位之吉禮。因生凶事。仍几之說。何可据也。偽孔傳曰。東西廂謂之序。說文曰。序。東西牆也。䟽曰。序者牆之別名。偽孔傳曰。底。蒻草。此用王肅箋席注。以為底席注。非也。王肅曰。底。蒻。青蒲席也。馬融注亦曰。底。青蒲也。鄭注曰。底。致也。箋。織致席也。庭桼底。讀為砥。古字同。詩大東曰。周道如砥。孟子作如砥。說文底。或作砥。底席者。砥。龍其竹以為席。使滑澤也。偽孔傳曰。綴。雜采。偽孔傳又曰。有文之貝飾几。偽孔傳又曰。豐莞。王肅注曰。豐。席莞也。庭桼莞蒲草。以為席豐厚。故名云。鄭注曰。豐。席。刮凍竹席。亦非也。偽孔傳曰。彩色為畫。鄭注曰。以雲氣畫之為緣。偽孔傳曰。雕。刻鏤。西夾。西廂夾室之前庭。



按西序之西為西夾室。在西房之前也。偽孔傳未明。疏曰：房與夾室實同而名異。尤非也。釋名曰：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偽孔傳曰：筍，蒻竹。馬融注曰：筍，箬也。庭，按箬。箬者，筍之所解。揮可以為席也。偽孔傳曰：玄紛，黑綬。鄭注曰：以玄組為之。緣，司几筵。鄭注曰：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疏曰：紛綬一物。小大異名。說文曰：棗木汁可以髹物。庭按：漆假借字。設四坐者，為王即位當坐於此也。舊以為成王之神坐，大非也。綴衣之官於所設黼黻之處。當窗牖間南嚮之位。布以二重篋竹之席。白黑繡黼為席。緣華玉為几飾。左右仍設有二几。堂西牆內東嚮之位。布以二重砥竹之席。綴集雜彩為席緣。文貝飾几。左右仍設有二几。堂東牆內西嚮之位。布以二重豐莞之席。雲氣畫文為席緣。雕玉飾几。左右仍設有二几。西夾室以前南嚮之位。布以二重筍箬之席。玄文之綬為席緣。朱漆飾門。左右仍設有二几。皆為王即位當坐於此也。其應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壁琬琰。在西序。大玉。

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脗之舞衣。大貝。鼓鼓。在

西房。兕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越讀為曰。古字通。揚雄傳注曰。越曰也。大誥偽孔傳曰。白語更端也。庭桮越玉五重。陳寶為更端。叙玉寶。故發辭稱越。偽孔傳曰。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此訓越為於。非文義也。馬融注曰。越玉。越地所獻玉也。亦非也。玉五重。謂大璧一也。琬二也。琰三也。大玉四也。夷玉五也。偽孔傳曰。大璧琬琰之珪。為二重。三玉為三重。此以琬琰為一玉。大玉。夷玉。天球。為三玉。非矣。平準書集解引韋昭曰。陳久也。庭桮陳寶者。世傳陳久之寶。古器可貴者也。亦乃。大訓天球。河圖。脗之舞衣。大貝。鼓鼓。兕之戈。和之弓。垂竹矢。此十者。皆陳寶也。偽孔傳曰。又陳先王所寶之器。以陳為陳列。非也。玉不言陳列。不應玉之下。寶之上。獨言陳列也。荀子榮辱注曰。刀布皆錢。食貨志如淳注曰。名錢。



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庭桮赤刀者古之錢刀。其色形亦制作精好。故歷代寶之。偽孔傳曰：寶刀亦刃。鄭注曰：曲刃也。武王誅紂時，刀亦為飾，似皆非也。王肅曰：大訓，虞書典謨，偽孔釋詁曰：弘大也。鄭注曰：大璧、大琬、大琰，皆度尺二寸。庭桮壁之大者，名曰弘壁。其琬琰各為主名，非名弘琬、弘琰。鄭注似誤也。考工記曰：琬圭琰圭皆九寸。說文曰：琬圭有琬者，琰壁工起美色也。庭桮在西序者，自南而北，赤刀大訓。陳寶二弘壁琬琰，玉三重。玉在內而陳寶在外也。鄭注曰：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鄭承用書家舊說，未知其可信否。說文曰：璽，無閭珣玕琪。周書所謂夷玉也。說文所據若非三家今文，即庸生古文說矣。馬王皆曰：夷玉，東夷之美玉。偽孔傳曰：夷，常也，似皆非也。馬王皆曰：天球，玉磬也。庭桮天疑當為大，字形之誤。猶鼓鼓大貝，皆以尺度之大名之也。大球，古器。陳寶之屬。鄭注曰：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偽孔傳曰：球，雍州所貢，皆非也。經言玉五重，不言六重。琬琰既為二重，則天球不在玉中也。偽孔傳曰：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

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王肅曰：河圖八卦也。五行志劉歆曰：伏羲氏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庭桮在東序者，自北而南，大玉夷玉，二重大球。河圖陳寶二，亦玉在內，而陳寶在外也。疏曰：西序東序已有王坐，此復云在西序在東序者，明於兩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偽孔傳曰：周國所為舞者之衣，皆中法。疏曰：夏有肩侯，舞衣至今猶存，明其所為中法，故常寶之。亦不知舞者之衣是何衣也。偽孔傳曰：大貝如車渠。疏曰：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考工記謂車因為渠，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釋文曰：車渠，車軻也。軻蓋軻字之誤。一本誤作車軻也。偽孔傳曰：鼗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鄭注曰：鼗鼓大鼓也。偽孔傳曰：西房西夾坐東，庭桮西房在室西之夾之北。偽孔傳非也。偽孔傳曰：克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為，皆中法，故亦傳寶之。疏曰：垂作竹矢，舜時之物，其克和之所作，則不知寶來幾何世也。故皆言傳寶之耳。偽孔傳曰：東房東廂夾室庭桮東房在室東之夾之北，房與夾室不同。偽孔傳非也。鄭注曰：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



國也。庭桼即位大事也。故陳宗器以為國華。偽孔傳曰：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非也。亦越宗器之屬。美玉五重，及陳久之寶，布列於堂，則有赤刀、大訓、陳寶二、弘璧、琬琰玉三重，同在西序，自南而北。大玉、夷玉二重，大球、河圖、陳寶二，同在東序，自北而南。盾之舞衣、大貝、鼓鼓，陳寶三，別在西房，自西而東。兕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陳寶三，別在東房，自東而西。皆所以重即位之禮，而為國華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

次輅在右塾之前。

偽孔傳曰：大輅玉綴輅金。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疏曰：周禮巾車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王之五輅也。此經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之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於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為金輅也。此經四輅兩

兩相配。上言大輅綴輅。下言先輅次輅。各自以前後為文。五輅金即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木輅也。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為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於五之內。必將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為次。馬王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鄭以為綴次是從後之名。二者皆為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五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革木輅者。主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誰得經旨。庭按周禮五輅亦未知可據否也。此經四輅名盡不同。而諸家附會為言。更難臆決其孰是。然鄭以大綴先次之字義為說。猶似近情耳。偽孔傳曰。面前也。皆南向。疏曰。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輅向南也。庭按面以階言。非以輅言也。其輅在階面前。不言輅何向也。傳疏皆非矣。偽孔傳曰。先輅次輅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注曰。夾門堂也。疏曰。左塾謂門內之西。右塾謂門內之東。以北面言之為左右。庭按疏說疑非也。先輅次輅皆在路寢門外。左右塾之前。左塾謂



門東○右塾謂門西○以南向言之為左右也○大輅綴輅先西而後東○先輅次輅則先東而後西也○疏曰○坐位器物皆以西為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非矣○先輅次輅○非以西為上也○且天子七月而葬○前年十有一月成王既葬矣○此為踰年正月康王即位之時○而言成王猶在殯○何其謬也○出輅者○亦為重即位之禮○盛其儀也○疏曰○大喪出輅為常禮○亦謬也○又有輅車陳於庭○其玉飾之車名曰大輅○在西階前面○玉輅之副曰綴輅○在東階前面○此二輅在路門內也○其金飾之車名曰先輅○在東塾之前○而金輅之副曰次輅○在西塾之前○此二輅在路門外也○皆所以重即位之禮○設庶多之儀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  
兩階○祀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

鉞。立于側階。

鄭注曰。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士冠禮注曰。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或謂之緹。其布三十升。又曰。雀弁者。制如冕。黑色。但無縹耳。疏曰。士入廟服雀弁。偽孔傳曰。雀章弁。非也。庭按。惠當讀為衛。古聲同。假借字也。匈奴傳。玉具劍。孟康注曰。標首鐔。衛盡用玉為之也。師古注曰。衛劍鼻。衛字本作璫。音同。王莽傳。服虔注曰。璫音衛。蘇林注曰。璫劍鼻也。師古曰。璫字本作璫。說文曰。璫劍鼻也。据此則璫璫字同。而漢書假借作衛。尚書假借作惠耳。二人雀弁。皆執劍也。偽孔傳曰。惠三隅子。鄭注曰。惠狀益斜。从宜。彡刈並非也。偽孔傳曰。路寢門一名畢門。疏曰。下經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即是路寢



門也。庭按畢門廟門也。畢門為廟之內門。在路寢門之東。出畢門而西。又南始至應門之內。此下經王出之路也。廟之外門曰廟門。在畢門之南。應門之東。出畢門而南。又出廟門而西。始至應門之外。此下經諸侯出廟門入應門之路也。路寢門。顧命謂之南門。非畢門也。偽孔傳與疏皆誤矣。鄭注曰。青黑曰基。玉藻鄭注曰。基文雜色也。馬本作騏。注曰。騏青黑色。詩鴈鳩曰。其弁伊騏。周禮弁師注作伊基。是據韓詩作基也。荀子性惡注曰。騏謂青驪。文如博基。偽孔傳曰。基文鹿子皮弁。疏曰。傳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為之。異於祭服也。然則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為冕。未知孔意如何。鄭注曰。戈即今之句子戟。說文曰。戈平頭戟也。庭按上及謂戈及在上也。戎事稱戈。橫而持之。則及在前。須擊刺也。此為禮事。則直操之。而及在上。以為儀衛也。廣雅曰。凡砌也。西京賦。金凡玉階。西都賦。元墀鈿砌。班固傳作鈿砌。砌切字通用也。外戚傳注曰。砌門限也。釋宮曰。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危。爾雅釋文曰。危或作凡。同音侯。庭按門切名曰凡。階下有石限。與門切相似。因名。

之曰階凡也。階兩邊各一人。故曰夾也。賓阼二階。故四人也。爲孔傳曰。堂廉曰凡士所立處。非矣。廣雅曰。劉刀也。庭按。劉留古字通。淮南原道注曰。劉讀留。連之。留匈奴傳曰。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注云。留犁飯匕。蓋非也。既曰以刀撓酒。未必兼用飯匕。金留犁者。寶刀名。宜佩以行狹道。故曰徑路刀。金留犁。據廣雅。知古字又作金劉犁也。公羊傳曰。孟勞者。魯之寶刀也。據廣雅。知古字亦作孟劉也。爲孔傳曰。劉鉞屬。鄭注曰。劉蓋今鐃斧。並非也。爲孔傳曰。冕皆大夫也。鄭注曰。鉞大斧。爲孔傳曰。立於東西序之前堂。鄭注曰。序內半以前曰堂。疏曰。序內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爲堂。此立於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庭按。阼階之上則東堂。賓階之上則西堂也。爲孔傳曰。殘瞿皆戟屬。鄭注曰。殘瞿蓋今三鋒矛。說文曰。殘兵也。周禮侍臣執殘。立于東垂。說文據漢古文。及今文三家之學。而不能言殘爲何兵。是則漢諸家亦未有識此兵形制者也。鄭與爲孔。各以意說。固未可信。且如鄭注。殘瞿同矣。何爲一名殘而一名瞿乎。莊子達生司馬注曰。瞿句也。庭



按瞿與曲古字通用。韓詩未茨傳曰：直曰車前，瞿曰茨，茨，梧也。瞿即曲也。韓詩外傳曰：直兵推之，曲兵鉤之。今以字義為據，則瞿者必鉤兵也。偽孔傳曰：立于東西下之階上。疏曰：釋詁云：疆界邊衛圍垂也。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是皆在堂上。弁皆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垂西垂，知在堂上之遠地。堂於序外，東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於東西下之階上。也。庭按東西下之階上，謂東序外有東下階，上是堂之東邊，西序外有西下階，上是堂之西邊。不可皆名為東堂西堂，故以兩邊言之。曰東垂西垂也。爰盎傳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司馬相如傳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索隱引樂彥曰：垂邊也。近堂邊恐其墮也。張揖曰：畏簷瓦墮中人，非也。爰盎司馬之垂堂，即此經之東堂西堂東垂西垂也。鄭注偽孔傳，銳皆作銳。皆曰：銳，矛屬也。說文曰：銳，侍臣所執兵也。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據說文，知古本作銳，不作銳。而庸生與三家竝不能言銳為何兵。鄭及偽孔皆意言之。又誤讀為銳，非也。鄭注曰：凡此七兵，或施於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

王肅注曰。皆兵器之名也。王肅亦無所考據。不敢妄言。蓋所以駁鄭也。疏曰。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餘皆無文。傳言惠三隅矛。銳亦矛也。戣瞿皆戟屬。不知何所據也。劉鉞屬者。以劉與鉞對。故言屬。以似之而別。又不知何以為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疏之此言。亦所以難偽孔也。偽孔傳曰。側階北下。立階上。鄭王注皆曰。側階東下階也。疏曰。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竝立。故傳以為北下階上。謂堂北階也。堂北惟一階而已。側猶特也。說文曰。側。旁也。雜記注曰。側階亦有階也。庭按。堂北階在東一旁。而西旁無階。故曰。側階也。立階上。亦謂人在堂邊近階而立也。凡此執兵者所立之處。由外而內。距門漸遠。侍衛者之次序然也。其先東而後西者。亦猶先堂下而後堂上。卑尊不踰也。疏曰。坐位器物。皆以西為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疏以康王即位之吉禮為成王在殯之凶儀。固已惑矣。就如疏言。王殯在西序。而宿衛東敬新王。是為背死。附生亦不可以為訓矣。且王



由賓階。齊賓階西階也。何乃言新王在東乎。凡弁冕執兵者為重。即位之禮嚴宿衛之備也。而偽孔傳云衛殯。疏亦不知其非。此所以惑矣。又有士大夫兵衛之盛。士二人。雀弁服執劍。瑑對立于畢門之內。門之西東各一人。四人綦弁服執戈戟直上。其及立阼階下。夾阼之東西者二人。立賓階下。夾階之東西者二人。則共四人也。大夫一人。冕服執劉刀。立于東堂上。當阼階。一人冕服執鉞斧。立于西堂上。當賓階。一人冕服執拒兵。曰戣。立于堂上之東垂。當東下之階。一人冕服執鉤兵。曰瞿。立于堂上之西垂。當西下之階。一人冕服執兵。曰鉞。立于北堂之東側。當側階。皆所以重即位之禮。嚴宿衛之備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齊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疏曰。禮績麻三十升。以為冕。故稱麻冕。蓋衮冕也。鄭注曰。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庭按。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未受冊命。王為賓。太保為主人。故王由西階而太保由

東階既受冊命。王則主人。太保則賓。故太保酢而王答拜。酢者賓飲主人。答者主人答賓也。偽孔傳曰。用西階升。不敢當主。非也。詩蝓螻箋曰。齊升也。說文曰。躋登也。躋通。疏曰。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下經卿士邦君即位既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即言升階。從省文。庭按疏說非也。王自應先入升堂。而卿士邦君乃入也。王之位在堂上。卿士邦君之位皆在堂下。使彼先入。則堂下人滿矣。王乃參錯其間。未必然也。觀下經王出。亦在諸侯出之後。可知諸侯之入。必不得在王入之先矣。疏謂賤者先置。則弁冕執兵者。不既先置矣乎。若謂君臣之序。當先言王服。則執兵宿衛之人。皆有弁冕。皆在王。麻冕黼裳之先。此又何也。偽孔傳曰。蟻裳名色。玄。鄭注曰。蟻謂色玄也。疏曰。禮無蟻裳。蟻者虬蟬蟲也。此蟲色黑。裳色如蟻。故名之。庭按。蟻色黑而大。蟻有翅者。其翅色皆白。此經言卿士邦君陪位在庭。而無事於堂上者。不宜純素。亦未可純采。故皆冕而素裳。望之若蟻翅然。故曰蟻裳。色黑如蟻之說。皆未得也。入即位。謂入畢門而左右。各就其位而立也。鄭注曰。卿西



面諸侯北面。庭按公亦北面。孤則東面。鄭注惟言卿與侯非也。然後新王戴麻冕。服繡黼之裳。入畢門而左。暫就賓位。由西階升堂。然後內而卿士。外而邦君。戴麻冕而服素絲如蟻之裳。同入畢門。公侯北面。孤東面。卿西面。各即其位而立。

##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太保召公奭也。太史之臣之長。蓋史逸也。太宗之人之長。即下經上宗是也。文二年左傳夏父弗忌為宗伯。魯語夏父弗忌為宗。曰我為宗伯。楚語注曰宗伯也。掌祭祀之禮。庭按古周宗伯之官。即祝史之流。曰太宗者。亦猶史有太史。祝有太祝。樂師之有太師也。亦曰上宗。皆言其為禮官之長耳。非周禮之春官宗伯也。偽孔傳云太宗上宗。即宗伯也。疏因云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非矣。偽孔傳曰執事各異裳。庭按偽孔蓋言太保太史太宗皆將升堂執事。故其裳色用彤。各異於蟻裳者也。偽孔傳曰彤纁也。疏曰纁是赤色之淺者。廣雅曰彤赤也。說文曰彤丹飾也。惟太保召公

與太史太宗皆將執事堂上不惟陪位於堂下而已故皆戴麻冕服形赤之裳與蟻裳特異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月由阼階降

晉語注曰承次也庭按昭十八年左傳子產爭承哀十八年左傳請承皆以在後相次謂之承偽孔傳與孔疏皆以承為奉非也偽孔傳曰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釋詁曰介大也庭按篆形大與介相似本是大圭誤讀為介圭因而訓介為大此蓋釋詁之沿誤介字非有大義也今當讀為大字太保承大圭上宗七字為一句蓋大圭是王之守圭太保不可以先之故上宗奉大圭在前太保奉月瑁而次其後則大圭最先次上宗次太保是太保承於大圭與上宗之後也舊讀太保承大圭句上宗奉月瑁句非也鄭注曰宗伯三人使其上二人一人奉同一人奉瑁亦非也若大圭為太保之所奉則下經未言王受大圭大圭猶在太保手何以能受月降盥又秉璋以酢



也。何以能受同祭。齊宅也。同之比於大圭為小。猶必授宗人而後拜。若大圭在手。又何以拜。以此思之。大圭非太保奉之也明矣。王方受同瑁以行禮。自無由兼受大圭。而上宗奉之以立於王側。已無異主之手受之矣。故三咤禮畢。太保受同。先自奉之。故仍受之。不令上宗受之也。為其奉大圭故也。大保再授宗人同。不授上宗也。為其奉大圭故也。太保禮畢。則降階。而王未降。太宗亦不降也。為其奉大圭故也。以此思之。大圭為上宗奉之也明矣。經不曰上宗奉大圭。而曰大圭。上宗者。大圭尊也。偽孔傳曰。同爵名。鄭注曰。同酒杯。吳志注引虞翻。奉鄭解尚書遺失事。因曰。顧命。康王執瑁。古同。似同。鄭注從誤作同。訓為酒杯。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誠可怪也。又馬融訓注。亦以為同者。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此引三家今文副璽不如鄭矣。雖皆不得。猶愈於鄭。庭按。虞翻所据古本。當作同瑁。者。玉器名也。可用以同。故謂之同瑁。白虎通瑞執曰。瑁之為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也。冒即同字。古但作同。後來假借用冒。故虞翻曰。古同似同也。今當從虞翻。讀同為同。偽孔傳曰。瑁

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說文曰。瑁似犂冠。庭按爾雅注有犂鍔。即犂冠也。犂冠者。耕犂有空坎。以冒耜如冠之冒首也。瑁者。似犂冠而方四寸。所以冒酒爵也。下經云。乃受同瑁。即云王三宿三祭三咤。又云太保以異同。即云秉璋以酢。又云太保受同。即云祭齊它。王既三咤。則太保受同矣。太保既酢。則授宗人同矣。既祭齊它。則授宗人同矣。是為執爵則用同。釋爵而不用也。故知同者。所以冒酒爵也。非冒諸侯之圭也。考工記玉人疏。引書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如大傳之言。則同瑁又可以冒圭。然冒圭者。冒其圭。即非冒其圭頭也。蓋同爵以灌鬯。手執其瑁。不執其爵。同圭以朝。君手執其瑁。不執其圭。皆謂不敢專達。而以同瑁藉手也。同爵如杯之有槃。同圭如碑之有趺耳。傳疏俱云。冒圭頭。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非矣。且偽孔與鄭皆以同瑁為二物。何為王受同瑁。用同而不用瑁也。瑁安往乎。虞翻幸識古字同。似知同瑁是一物。而不知為執以冒爵。乃云執瑁朝侯。則王何乃以朝諸侯之物。而三宿三祭三咤也。太保何乃以天子朝諸侯之物而酢也。何乃



以天子朝諸侯之物而祭饗它也。虞翻雖識字而說經未通。尚受人欺。其哉讀書非易事也。士冠禮注曰。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庭桷由阼階升者。主道也。王尚為賓。人臣莫敢當主。則大圭暫有主道也。於是大圭將上堂。而太保不敢先大圭。故使太宗之長曰上宗者。奉持大圭而前行。大圭最先。上宗次之。太保承於大圭。與上宗之後。而奉持同爵之瑁。相隨入畢門而右。由東階而升。

太史秉書。由賓階。齊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

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

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釋詁曰。秉執也。禮運注曰。秉猶持也。疏曰。即書即丁卯命作之冊書也。偽孔傳曰。太

史持冊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庭按冊書由賓階升者將命王為主則冊書為賓道也。偽孔傳非矣。若王升階已多時此時應在牖間黼扆之前矣。冊書不論來自何階皆可以進於王。奚必同階之為近而異階之獨遠也。若王方升階而太史步武相屬呼轉而進之。是王在前而冊書隨其後於禮殊未安也。故知偽孔傳非矣。御猶進也。鄭注曰御猶嚮也。亦非矣。御王冊為一句。命曰為一句。舊以冊命連讀為句。亦非矣。命曰者太史命王之言。偽孔傳曰冊命之辭非也。鄭注曰王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殯西南而讀冊書皆非也。此時階上無殯且冊書進之於王。蓋不讀也。離騷注曰皇考也。釋詁曰后君也。大學注曰道言也。廣雅曰道說也。明堂位注曰揚舉也。淮南說山注曰揚猶稱也。中庸注曰末猶老也。周書皇門注曰末終也。庭按訓當讀為順。古字通用。釋詁曰順叙也。此經言元子代父是繼嗣之叙也。哀七年穀梁傳注曰臨者撫有之也。宣十一年左傳注曰率遵也。文十一年左傳注曰循順也。庭按卞當讀為變。古字假借。堯典於變時雍。孔宙碑作於卞時雍。可證也。白虎通曰變者



非常也。此經言王崩少主立為大更變之時。故曰大下也。王肅為孔皆訓大下為大法。非也。疏曰。下之為法。無正訓也。疏意亦不深信其說也。釋詁曰。變和也。說文曰。變大熟也。變變字同。考工記注曰。和猶調也。祭義注曰。答對也。易大卦鄭注曰。揚越也。庭桉光讀為廣。古字通。廣猶大也。訓讀為順。古字通。見上經。亦見顧命。於是冊書將上堂。而太保亦不敢先冊書。而大主上宗。亦莫敢先冊書者。故獨使太史秉持冊書。入畢門而左。由西階而升。以冊書進御於王。則是冊書亦賓道也。太史命王曰。此皇考后王。憑依於玉几之上。道稱終末之教命。汝以元子代父。繼嗣順叙。臨居周國。遵循易代之大變。和調天下之人情。以對揚於文王武王之廣訓。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忘天威。

王再拜受冊受命也。釋言曰。興起也。答。白虎通引作對。蓋今文答皆作對。上經之答。揚亦對揚也。後漢書明帝紀注曰。眇。猶微也。幽通賦。曹大家注曰。眇微也。方言曰。

眇小也。方言又曰：眇小也。庭按：眇，眇音同義通也。桓十五年公羊傳注曰：末者淺也。詩都人士箋曰：而亦如也。呂氏春秋去私曰：其誰可而為之？注曰：而能也。禮運曰：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注曰：耐，古能字。庭按：能而即能耐。古字以而為耐也。今俗語猶曰能耐。古周之遺言也。說文乙部曰：亂治也。庭按：亂即古之治字。今人以煩敵之敵混而同之，誤也。敬當讀為苟。己力反。說文曰：苟，自急救也。庭按：苟與亟聲義同。古字假借作敬。敏疾之意也。忌語助辭。讀如叔善射忌之忌。俱已見康誥。舊讀肅敬之敬，畏忌之忌，亦非也。王既受冊書及命辭，再拜而興，乃答言曰：眇，微哉。予淺末之小子，其有能耐，治理四方，以亟勉於天之威嚴乎？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鄉食

同當從虞翻作同。見上注。已下同字皆作同。瑁所以裸鬯也。王既受命，將朝諸侯，當裸鬯鄉食，醴以自香潔。故太保奉同瑁以進，而王受之以行事也。僖二十五年左傳



曰晉侯朝王。饗醴。命之賓。僖二十八年左傳曰。王饗醴。命晉侯侑。晉語曰。王饗醴。命公酢。韋杜注皆無能言饗醴命侑之禮者。而周語統文公曰。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韋注淳沃也。濯洗也。饗飲也。謂王沐浴飲醴酒。又曰裸灌也。灌鬯飲醴。皆所以自香潔。据此正文與注。知古者將有大事。則先饗醴。饗醴必有侑者。侑者與王同饗。即此經太保之為也。所謂酢也。左傳賓與侑通。周語酢與酢通。据周語與左傳。知此經所記。即饗醴之禮也。王將裸鬯。故受鬯。瑁也。偽孔傳曰。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非也。疏曰。宿即肅也。特牲饋食禮注曰。宿記作肅。又曰。宿讀為肅。祭統注曰。宿讀為肅。成十六年左傳注曰。肅手至地。若今擡。周禮太祝鄭司農注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少儀注曰。肅拜。低頭也。庭按宿肅字通。三宿三肅拜也。爵實酒。瑁冒爵。兩手執瑁而肅拜。以為恭也。偽孔傳曰。王三進爵。鄭注曰。徐行前曰肅。疏曰。三宿為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皆非矣。曲禮注曰。祭。先也。周禮膳夫注曰。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庭按既肅而祭。為未敢先嘗。先

以少許灌於地。以祭先代。始為酒醴之人。此即所謂灌鬯也。所謂裸也。疏曰。三酹酒於神坐也。非矣。鄭注曰。却行曰咤。王肅注曰。咤莫爵。為孔傳亦同。釋文曰。咤陟稼反。字亦作宅。又音姑。徐音託。又豬夜反。說文作託。丁故反。莫爵也。馬融本作訛。與說文音義同。疏曰。經典無此咤字。咤為莫爵。傳記無文。正以既祭必當莫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為三莫爵也。庭按說文叙言。偁書孔氏古文也。許所偁孔氏書。實即庸生之學。馬融亦據庸生古文。故與說文畧同。惟訛與託筆畫微異耳。鄭不用馬融說。而定其字為咤。訓為却行。此蓋讀咤如羣。說文曰。却車抵堂為羣。咤與羣聲近義通。鄭必用三家今文之字也。王肅亦用今文作咤字。而兼取古文。訓為莫爵。聲義尤為不合。疏言咤為莫爵。傳記無文。明知其臆說矣。而又為之解曰。既祭必當莫酒。故知咤為莫爵。豈知經言三祭。本作酹酒於神坐。則三咤豈必為莫酒也。疏言經典無此咤字。此亦誤說。曲禮曰。毋咤食。非經典乎。典禮鄭注曰。嫌薄之。曲禮釋文曰。咤陟稼切。叱咤也。曲禮疏曰。咤謂以舌口中作聲也。似若嫌主人之食也。釋文叱似誤字。當為吒。說



文曰嘖咤也。咤嘖也。釋文言咤猶嘖咤之。咤嘖咤即口中作聲也。今人嘗酒嘗食而口中作聲謂之嘖咤。音白西。此蓋古之遺言也。曲禮注言嫌薄之者。味薄則嘖咤之不薄者亦有嘖咤作聲。而人疑其薄之矣。故不宜嘖咤也。禮曰毋咤食。而此經三咤者。裸鬯饗醴馨香美貴。無或嫌於薄之。而康王諒陰未終。飲饗食非心之所安。故惟三咤作聲。示其酒已入脣而實不下咽。僅以成禮而已。洛誥王入太室裸。為將發大命。周公監洛邑。故成王裸鬯饗醴。周公酢成王。蓋三宿三祭三飲。而不咤。禮之常也。故第曰裸而已可知矣。今此則裸禮之變。故具詳之。以存踰年即位之禮云。王執月瑁酌者。以一爵酒實於同。王一肅擡一祭。酌一咤。嘗酌者更以一爵酒實於同。王一肅擡一祭。酌一咤。嘗是為三宿三祭三咤。而上宗立侍王側。於王每咤之後。必贊之曰饗。於是聞之者。皆知王之未忍饗也。王已受冊受命。禮宜裸鬯饗醴。乃受太保所奉之月瑁。王執月瑁酌者。以一爵酒實於同。王一肅拜一祭。灌一咤。嘗酌者更以一爵酒實於同。王一肅拜一祭。裸一咤。嘗酌者更以一爵酒實於同。王一肅拜一

祭裸。一啗嘗。如是者三。惟時上宗奉大圭立王側。每於王啗。必贊曰。饗食為王之啗。而未饗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王既饗醴則瑁不用。先時太保奉之。故仍受之。以授宗人。太保遂降階盥手。為將酢王也。以異同者。不敢用王所執同也。偽孔傳曰。半圭曰璋。臣所奉。詩千傳。棫樸傳。皆曰。半圭曰璋。定八年公羊傳注曰。半圭為璋。說文曰。剡上為圭。半圭為璋。釋詁曰。酢。報也。廣韻引蒼頡曰。客報主人曰酢。魏都賦。劉注曰。客酌主人酒。名曰酢。者報也。周禮大行人。王禮再裸而酢。鄭司農注曰。而酢。報飲王也。庭桼酢。猶侑也。王之饗醴。必命貴臣勸侑。以酬酢成禮。與王共饗焉。此經太保之酢。與左傳命晉侯侑。國語命公酢。皆同實也。偽孔傳曰。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非矣。未聞祭神而可謂之酢也。宗人。太宗之屬官也。太保已酢王。將拜以成禮。而璋與同俱在手。不可以拜。故



以同授宗人而秉璋以拜致敬於王也。王答拜者禮太保也。傳疏皆謂太保拜白王。柩謂已傳顧命訖。王答拜。柩尊所受命。甚非矣。未聞拜柩而可謂之答拜也。王已環塗。太保還受月瑁以付宗人。於是太保當酢侑。乃降階盥手。更以異月。一爵酒。秉璋以酢於王。已酢則以月授宗人。而秉璋以拜。王此酢侑之禮然也。王乃答拜。成禮。無不答也。

太保受<sup>月</sup>同祭<sup>吃</sup>齊<sup>宅</sup>授宗人同拜<sup>月</sup>王答拜。

太保受月者已拜訖。仍於宗人處受月。酒當自飲也。祭者將自飲。先以少許灌祭地上。示有所先也。已見上經注。傳疏皆謂既拜而祭柩。非矣。若祭柩何以又齊至齒也。偽孔傳曰齊至齒。說文曰齊嘗也。士冠禮注曰齊嘗之。雜記主人之酢也。齊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注曰齊啐皆嘗也。齊至齒啐入口。庭按宅亦當作吃。誤脫。有口上經三吃。釋文云吃字亦作宅。可證也。祭齊吃三字為一句。一字一讀。謂祭酹於地。乃

齍於齒乃啗於舌。疏云：示飲而實不飲是也。亦為喪服未終之故也。左傳國語晉侯之侑饗醴也。蓋祭而飲不以齍啗。彼為酢侑之常。第言侑而已。可知。今此亦酢侑之變禮。故具詳之也。為孔傳蓋用三家今文讀。它授宗人同為一句。曰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說文引周書曰：太保受同祭。齍此據庸生古文讀。亦以它屬下句皆非也。太保已飲醴將拜以謝王。故仍以同授宗人而秉璋以拜。致敬於王。答拜以禮。太保而饗醴之禮終矣。傳疏皆謂太保更拜。白柩以事畢。王又答拜。柩敬所白皆甚非也。太保既酢而拜。當自飲醴。仍從宗人受同。冒一爵酒。先祭灌地。乃齍於齒。乃啗於舌。乃授同於宗人。而秉璋拜王。則酢侑之禮終也。王又答太保之拜。禮無不答也。

##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

晉語注曰：降下堂也。吳語注曰：收還也。庭按：太保降絕句。收連下文為句。言饗醴已終。太保乃下堂。收還陪位之諸侯。共出廟門。而侯朝王也。舊讀太保降收為一句。非。



矣。偽孔傳曰：太保下堂，則王亦可知。尤謬說也。諸侯未出，而王下堂，立何處乎？若王與太保皆下堂，經乃輕王而畧之，重太保而獨詳之，可乎？偽孔傳曰：有司於此盡收徹意，將謂黼、黻、席、几、玉及陳寶，大綴先次之輅，與弁冕執兵之人，皆宜收徹矣。然王與諸侯猶未出，有司何遽收徹乎？廟門者，廟之外門也。在畢門之正南。太保與諸侯出畢門而南，又出廟門而西，乃至應門之外，俟朝王也。曰：出廟門，明乎王之即位。受冊裸鬯饗醴，乃在廟堂，非路寢也。傳疏皆云：廟門路寢門，殯之所處，故曰廟，非矣。昭四年左傳：椒舉曰：康有鄴宮之朝，即此經所謂也。鄴，豐字同。宮，即廟也。文王廟在豐，謂之豐宮。據椒舉之言，則康王之誥作於豐矣。汲冢古文曰：康王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召康公、總百官諸侯朝於豐宮。亦此經也。漢晉人莫知此經為元年正月事，而汲冢古文能言之。知非後人附會之書，可以證尚書古義可寶貴者也。於是饗醴已終，太保已酢成禮，則降階下堂，收還陪位之諸侯，共出畢門而南，又出廟門而西，至於應門之外，而俟朝王。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  
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主  
兼幣。曰。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  
德答拜。

應門者豐之朝門也。詩繇曰。迺立臯門。臯門有閤。迺立應門。應門將。詩蓋言文王  
作豐也。此經為康王朝諸侯於豐宮。則應門之內。即所謂應門將。者是也。而詩傳  
曰。王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謂  
魯之庫門雉門。當天子之臯門應門也。詩傳與明堂位皆誤說也。文王時為諸侯安



得遽立天子之門。且經傳中皆無天子臯應之文。得非誤讀書詩為生此說乎。明堂位鄭注曰。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詩鄭箋曰。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鄭皆以意說之。非有明文可據也。戴氏震曰。天子之宮。有臯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此猶用傳疏誤說。畢門乃廟之正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非路寢門也。畢門之外則廟門。不聞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名異。其數同。庭按。天子諸侯皆路門。不聞諸侯臯門應門也。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名異。其數同。庭按。天子諸侯皆三門。此說是也。而謂臯應與庫雉名異者。猶非也。天子諸侯皆三朝。無異名。何獨門名而當異之乎。檀弓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家語衛莊公變宗廟。易朝市。高子臯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在廟門之西。今衛君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失之矣。郊特牲有此文。而無孔論魯失禮。今據家語知為論衛事也。郊特牲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或為庫。是天子諸侯皆有庫門。則亦皆有雉門。可知也。應門之名。惟見此經。及縣詩。臯門之名。惟見縣詩。是蓋文

王作豐自名其庫門曰臯門。雉門曰應門。此獨豐宮之門。特有是名。非天子諸侯之門之通名也。詩疏引襄十七年左傳。宋人稱臯門之哲。以證諸侯有臯門。而今本左傳乃作澤門之哲。杜注曰。澤門宋東城南門也。釋文曰。澤門本或作臯門。誤也。庭按澤門即澤埵之門。而古書澤與臯混。故或誤為臯門。陸德明所云臯分澤片。亦可證也。唐孔氏博極羣書。而得誤本左傳。欲以為據。可見諸書更無說諸侯有臯門者也。偽孔傳曰。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庭。按偽孔傳非也。廟之內門曰畢門。在路門外之東。出畢門而西。至路門之外而南。乃至應門之內。若出畢門而南。至廟門出廟門而西。乃至應門之外。此王與諸侯自廟造朝之二路也。安有出畢門即至應門內之中庭者乎。偽孔傳曰。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為位。皆北面。鄭語注曰。布陳也。孟子趙注曰。乘四也。聘禮注曰。物四曰乘。庭按矢四為乘。矢皮四為乘。皮又少儀壺四為乘。壺是凡物四皆謂之乘。非獨四馬曰乘也。布乘黃朱。謂幣之采色。或黃或朱。諸侯皆以幣。四束陳於庭也。偽孔傳曰。皆陳四黃馬朱鬃。非矣。下經曰。



奉圭兼幣不曰兼馬故知黃朱非馬也幣也偽孔傳曰賓諸侯也射義注曰稱猶言也庭按賓稱二字為一句蓋王不先舉而賓稱言朝儀固如是也偽孔傳以賓稱奉圭兼幣為一句曰舉奉圭幣之辭此語不可解也說文引云稱奉介圭是庸生古文亦誤不可解而又多介字則似說文寫本之誤也奉圭兼幣亦史官記事之文非賓稱之辭也言諸侯皆手奉其圭而幣陳於庭不以手奉故曰兼也此亦言朝儀如是也曰乃賓稱之辭鄭注曰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稽首而已偽孔傳曰言一二見非一也為蕃衛故曰臣衛士虞禮記注曰敢昧冒之辭燕禮注曰敢者怖懼用執力決之辭偽孔傳曰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王藻注曰奠猶獻也庭按義當讀為儀嗣當讀為辭皆古字通此言王以儀文辭讓謙云德薄而已不固辭也偽孔傳曰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非其文意也諸侯既出而侯王乃下堂出畢門而西至路門之外而南至於應門之內黼辰之前此朝諸侯之位也西伯太保乃率西方諸侯入應門而左立於門內之西相北面東伯畢公亦率東方諸侯入應門而

右立於門內之東。廂北面。皆布陳四東黃朱之幣於庭。諸侯為賓。王為主人。王不先舉賓。則稱言禮也。於是諸侯奉持圭玉。兼薦陳幣。而稱言曰。一二蕃衛之臣。敢執土壤所出。以為莫獻。稱言既畢。皆再拜稽首。致敬盡禮。王以儀文辭讓。自謙不德而已。不固辭也。遂受幣而答拜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姜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於此不曰太保暨畢公者蓋為二伯以率諸侯則太保與畢公之職而長百僚以輔天子則太保與芮伯尤尊顧命曰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可證也咸皆也二人皆進以陳戒是諸侯所共欲言者而不可竝進而競言故推二人言之也偽孔傳曰皆共群臣諸侯竝進陳戒非也鄉飲酒禮注曰推手曰揖楚辭大招注曰上手為揖淮南道應注曰揖舉手也疏曰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庭按太保揖芮伯芮伯揖太保也偽孔傳曰太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庭按誕讀曰但古字如此說文曰誕詞誕也玉篇曰但語辭也蓋玉篇始變用但字說文原非誕也馬融王肅注皆曰羨道也說文亼部曰羨相誅呼也或作誘古文作羨羊部曰羨進善也淮南汎論注曰羨古牖字詩板傳曰牖道也詩牖民孔易樂記韓詩外傳皆作誘民易納約自牖陸績本作自誘詩野有死麕傳曰誘道也釋詁曰誘進也庭按羨牖誘古字皆通其訓為道者猶言導也引也言天誘進文武以王業引導之也易豐卦王弼注曰若辭也誕受羨若克恤西土言文王武王但受皇天之羨進以能憂恤西土之人耳未

能代殷有天下也。偽孔傳曰：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非文意也。夏小正傳曰：陟升也。說文曰：陟登也。庭按：新陟王者，新升遐之王，謂成王也。偽孔傳曰：惟周家新升王位，亦非也。廣雅曰：畢竟也。禮運注曰：協合也。庭按：畢協賞罰，言成王終竟文武之功，協合於文武之賞罰也。偽孔傳曰：當盡和天下賞罰，乃解為勸勉康王之言，非也。釋詁曰：戡克也。釋言曰：厥其也。庭按：克定其功，言成王能定文武之功而有天下也。說文曰：敷，故也。讀與施同。楚辭湘君注曰：遺與也。釋詁曰：休美也。用敷遺後人休，謂成王以此休美之業施及於其後人也。偽孔傳言康王當施及子孫無窮，皆非也。今王乃謂康王也。張皇即章皇也。羽獵賦：章皇周流。注曰：章皇猶彷徨也。師古曰：章皇周流言，匝徧也。庭按：張皇六師，言天子有六軍之制。張皇匝徧於四海，非猶文武一旅之衆而已也。文武無六師而受天命，今王慎無以六師之威而反敗壞之也。偽孔傳曰：言當張大六師之衆，非也。釋詁曰：壞毀也。說文曰：壞敗也。釋親郭注曰：高者，言最在上。疏曰：高祖謂文王也。說文曰：寡少也。庭按：



上經言文武誕受姜若是文王之受天命本無多故曰寡少之命也。偽孔傳曰寡有之教命非也。太保與芮伯為朝臣之長皆出班前進相顧而揖皆至王前再拜稽首致敬盡禮而言曰敢敬以言上告天子。皇天改革大國殷商之命惟我周文王武王但受皇天之誘進能自憂恤我西土非能代殷有天下也。乃惟新升遐者成王終畢文武之事而協合其所為懋賞明罰戡滅殷亂定其大功以此休美之業施遺於後人。今王蒙業其敬之哉。張皇周流六軍彷徨威武已多於前人無或不敬以敗我高祖文王寡少之命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不便富不務冒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

訓<sup>順</sup>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

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

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sup>闕</sup>厥若。無遺鞠子羞。

廣雅曰報復也。穆天子傳曰報猶反也。釋詁曰詒告也。庭按王當讀為不。古字同。王  
子之責。鄭氏本作不子。是其明驗。故不顯即不顯也。襄十年左傳。秦不顯。家語弟子  
解作秦不慈。亦一證也。平讀為便。亦古通用字。堯典。平章百姓。五帝紀作便章。平秩  
東作。五帝紀作便程。東作。詩。采芣平。左右。韓詩作便。襄十一年左傳作便蕃。便  
蕃即頻煩也。證知便讀便。言之便。而平讀王道平。之平。皆與頻字古聲同耳。表  
記注曰便謂便習也。廣雅曰便安也。大招注曰便猶安也。論語孔注曰富盛也。郊特



牲曰富也者福也。廣雅曰福盈也。庭按務當讀為冒。古字音同假借。荀子哀公篇有務而拘領者矣。楊倞注曰務讀為冒。引尚書大傳作冒而句領。北堂書鈔引書大傳曰冒皮而句領。淮南汜論曰古者有簪而綰領。注曰簪頭著兜簪帽。言未知制冠也。据此知務簪冒古皆同聲。易繫辭傳虞注曰冒觸也。周語注曰冒抵觸也。文選吳都賦注曰冒犯也。說文曰冒冢而前也。不便富不冒答言不便安於富盛不觸冒於咎災也。偽孔傳曰政化平美不務咎惡非矣。王肅注曰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皆非矣。釋言曰底致也。孟子趙注曰至極也。庭按齊讀為齊。古字通。詩思齊傳曰齊莊也。采蘋傳曰齊敬也。說文曰信誠也。然則底至齊信謂致極敬誠也。馬融讀底至齊為一句非矣。昭讀為照。古字同。劉熊碑曰誕生照明。徐叔敖碑曰處幽暗而照明皆昭明也。知照昭字不異也。偽孔傳曰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家語禮運注曰端始也。庭按端命謂始初有命也。偽孔傳曰受端直之命非也。訓讀為順。古字通用。見上經王制注曰建立也。成二年左傳注曰樹立也。說文曰屏蔽也。庭按

諸侯謂之屏言所以藩屏天子也。說文曰：在存也。偽孔傳曰：後之人謂子孫。庭按：經言先王之建立諸侯，以樹立藩屏也。意在藩屏我後之人也。偽孔傳曰：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庭按：此蓋據覲禮之文也。然庶邦侯甸男衛，必有異姓在其中，而亦不曰伯舅，亦有同姓而小國者，而亦不曰叔父，則覲禮亦未必是也。据此經通稱伯父，疑為天子年少稱諸侯曰伯父，天子年長稱諸侯曰叔父，不分同姓異姓皆然也。惟諸侯與王為姻親，則稱以伯舅叔舅耳。檀弓注曰：尚庶幾也。釋詁曰：胥相也。楚辭悲回風：暨與也。多方：鄭注：顧由視念也。釋詁曰：綏定也。庭按：顧綏謂目視而心安之，以為不可不爾也。厥讀為闕，古字通。見洛誥：易豐卦有孚發若。王弼注曰：若辭也。莊四年公羊傳注曰：若如也。庭按：厥若即闕如也。謂王事下修有所闕如，諸侯當憂恤之也。釋言曰：幼鞠稚也。郭氏音義曰：鞠一作毓。廣雅曰：毓稚也。易蠱卦：振民育德。王肅本作毓德。注曰：毓古育字。說文引古文堯典曰：教育子。五帝紀作教穉子。是古文訓育為穉也。文選洞簫賦注曰：穉當育也。古字同。詩：鴉鵒傳曰：穉稚也。是鞠育毓穉皆



通也。偽孔傳曰：稚子康王自謂也。王已受羣臣之教戒，乃如此言之曰：衆國侯甸男衛之君來，惟予一人釗有言報誥，呼之使皆進也。於是諸侯皆進矣。王則言曰：昔先君文王武王，不便安於富盛，不觸冒於咎非，致極敬誠，以照明於天下，則亦有如熊如羆之猛士，不二心之忠臣，保乂治於王家，是以始命於上帝，興於西土，一隅而皇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遂有天下，乃命封建諸侯，以樹立藩屏也。意在輔助於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知爾先公之臣，服於先王，庶幾相與顧視其事，綏安其義，雖爾身守藩在外，而乃心無或不在於王室，王室之事有所闕如，則爾用奉憂之若闕如而不治，雖我稚子之羞，亦一二伯父之遺之也。其無然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藏曰：反喪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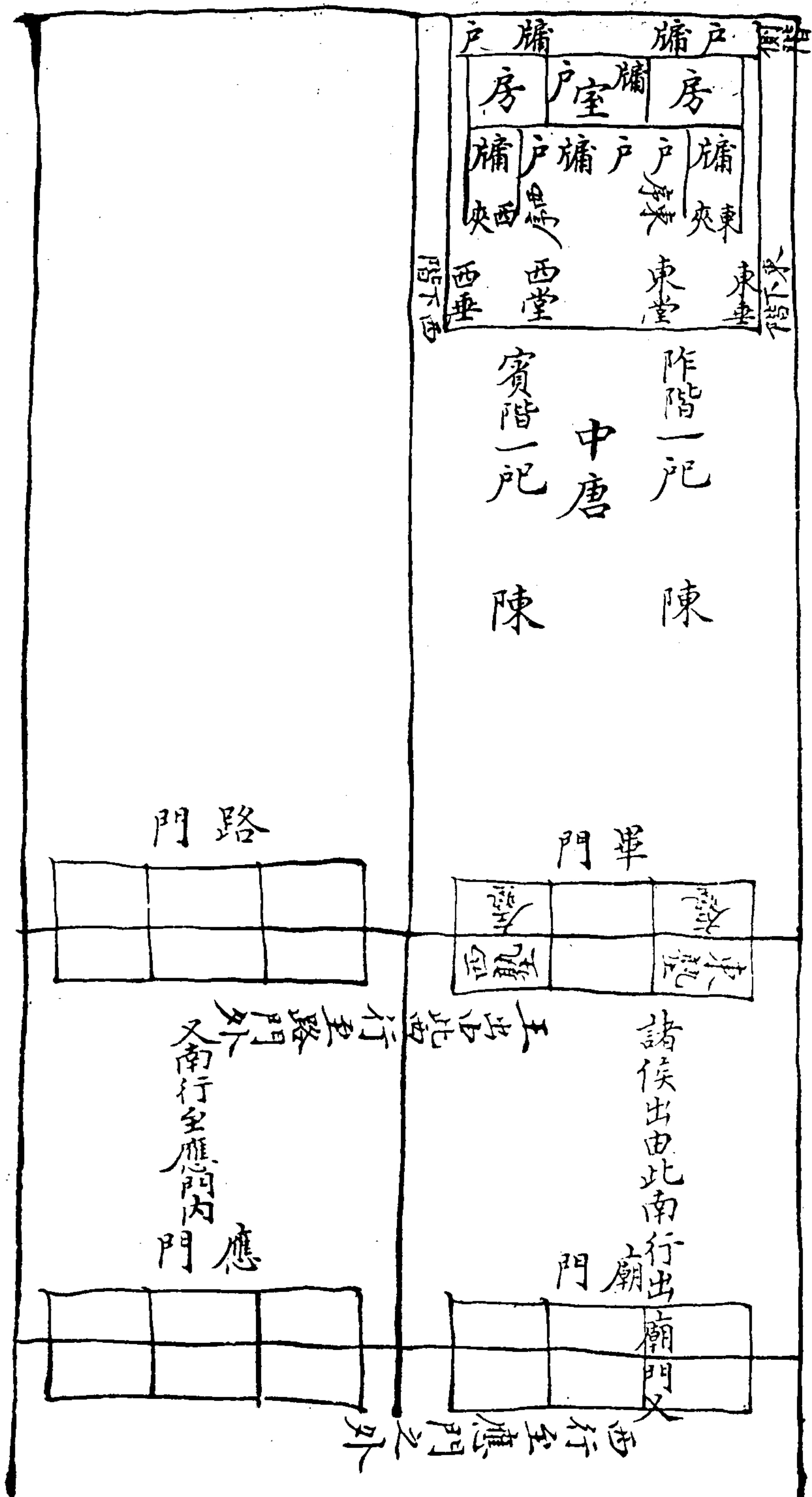
鄭注曰：羣公，主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偽孔傳曰：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禮器注曰：釋猶去也。庭桼爲孔本無藏曰二字，据白虎通爵篇引。

尚書曰王釋冕藏銅反喪服此引三家今文經也。虞翻言馬鄭以月為同。今經益金。就作銅字。所謂今經。即今文經也。白虎通又引尚書曰。乃受銅瑁。知今文讀月為銅。甚明矣。其作銅字則誤。而經文原有二字。偽古文何得妄更之。今謹依今文補正。仍用虞翻說。改正作月。藏月言收藏玉月。諒陰中不執之也。反喪服。脫去黼裳。還服喪服。終三年也。羣公既皆聽受王命。乃相向而揖。趨出應門。朝禮於是畢也。王乃解釋麻冕。收藏玉月。脫換黼裳。仍服喪服。蓋在諒陰三年之中。未終制故也。嗚呼。經注怪謬。至顧命康王之誥已極矣。以為王崩九日。柩在西階。而臣子冕服執玉。登降於堂。可怪一也。以為康王祭柩。而三宿三祭三咤立而不拜也。上宗又贊之。使饗福酒。可怪二也。太保祭柩。謂之秉璋以酢。可怪三也。康王拜柩。謂之答拜。可怪四也。太保受同祭。齊亦對殯。而飲福。可怪五也。以堂為路寢之堂。而曰諸侯出廟門。可怪六也。謂柩在堂。而王出在應門內。背殯受朝。可怪七也。諸侯布乘黃朱。胡不哭臨。大行而亟。執奠於新王。蔑死附生。可怪八也。天有所不得於注。不可不反求於經。今以黼



豐宮圖

費折言





魯世家作盼誓。集解徐廣曰：盼一作鮮，一作獮。裴駰引尚書作柴誓。說文引作柴誓。柴惡米也。兵媚切。周禮雍氏注引作柴誓。禮記曾子問注引作費誓。馬鄭王古文作費誓。偽孔從之。費與柴皆音祕，字異而聲同也。然據說文惡米之訓，疑當柴訛為費。柴即𥽿也。𥽿不成粟，是為米之惡者。此文紛然淆亂，各家不同。揆厥所由，當是古文作𥽿，从米比聲。今文作柴，从米此聲。一字之形訛耳。而柴又訛為柴，音近假借為費。為邶而柴又音近假借為鮮，為獮為盼，展轉而益遠矣。今仍從馬鄭古文作費。禮記曾子問釋文原本注亦引作柴誓。今本經注已改作費誓。然費柴假借字也。方言郭注曰：𥽿，今淮楚間呼聲如非也。費非音近，當讀如字。古讀費音祕，或為失之。而竹書紀年曰：奄人帥徐及淮夷入於邶，以叛。是邶亦柴費同聲也。蓋古本當為邶乎？曾子問篇子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之也。鄭注曰：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釋文：費，柴誓。疏曰：時周公猶在，則伯禽卒哭為母喪也。庭按：周公娶

於薛見哀二十四年左傳成王三年周公在豳夫人薛氏薨是年公歸而東征伯禽以其時卒哭作誓是成王三四年間事遠在顧命之前而編書於此者蓋以伯禽嘗事康王君臣有禮應在康王之誥後而以時代古今故序甫刑之前偽孔本移之文侯之命後非古序也今依賈鄭本及尚書大傳移正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竝興善穀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費者魯之附庸之國也隱元年左傳費伯隱二年左傳費季父亦猶邾儀父也魯公帥師征徐戎道出於費因以費師從征而誓命之偽孔傳云費魯郊之地名非也師



將出境矣。而杜敘境內之獲。弔胡為哉。偽孔傳又云。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亦非也。七百里諸侯。皆容兵。費非其鄉也。惡有所謂乃獲。乃弔者哉。小爾雅曰。嗟發聲也。說文曰。譁。謹也。偽孔傳曰。歎而勅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並命釋詁曰。徂。往也。方言曰。徂。往也。齊語也。廣雅曰。茲。今也。庭按。徂。茲。謂自往者。以至今。茲。無歲不為難也。偽孔傳曰。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竝起為寇。非也。大戴記。千乘曰。東辟之民曰夷。王制曰。東方曰夷。晉語注曰。戎。兵也。說文作或。同。曰。或。兵也。从戈。从甲。白虎通曰。戎。強惡也。庭按。淮夷。徐戎。謂淮上夷人。與徐方之寇。非謂徐是戎狄之國也。偽孔傳云。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叙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非也。王肅曰。皆紂時錯居中國。亦非。廣雅曰。竝。俱也。釋言曰。興。起也。說文曰。敕。擇也。魯世家載此經曰。陳爾甲冑。蓋用真孔古文。敕。訓為陳也。而偽孔傳云。善簡汝甲。鎧冑。亮。整。似用今文。訓。敕。為簡。疏引鄭注曰。敕。謂穿徹之。謂甲冑有斷絕。當使敕。理穿治之。庭按。諸家解詁。皆未了然。說文曰。料。量也。讀若遼。周語曰。乃料民於太原。注曰。料。

數也。今語以數量簡擇，皆料理之意。則敔與料古字似同耳。曲禮注曰：甲鎧也。冑，亮也。說文亦曰：冑，亮也。鄭注曰：敔猶繫也。王肅注曰：敔，楯當有紛繫持之。偽孔傳曰：施汝楯紛，䟽曰：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是皆相傳為此說也。說文曰：敔，繫連也。周書曰：敔乃干，讀若矯。庭按：敔字在支部，支小擊也。則其義不當為繫，且楯宜把鼻而執之，未必當紛繫而持之也。今以聲形求之，敔與敲字似同。敲，擊手聲也。廣韻引蒼頡篇曰：敲，擊也。則敔與敲亦聲義同。敔乃干者，擊手楯而聽其聲，知其功堅否也。漢時書注：蓋以擊手誤為繫，因而讀敔為糾，故其音若矯。說文亦沿書家之誤義而不察耳。論語孔注曰：干，楯也。鄭注曰：弔，至也。至猶善也。傳䟽曰：無敢不令至極，攻堅使可用也。庭按：弔，淑古字。蓋通詩關雎傳曰：淑，善也。然則不弔者，猶云不善其事也。特牲饋食禮注曰：備具也。偽孔傳曰：備汝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戈矛，磨礪鋒刃，皆使無敢不功善。說文曰：弓以近窮遠，古者揮作弓，方言曰：箭自關而東謂之矢。說文曰：古者夷年初作矢。說文曰：鍛，小冶也。廣雅曰：鍛，椎也。論語孔注曰：戈，戟也。詩無衣傳曰：戈



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廣雅曰：礪磨也。釋名曰：刀其末曰鋒。言若透刺之毒利也。說文曰：鋒，兵端。鋒，鋒字同。考工記：桃氏為刃。注曰：刃，大刀。刀，劍之屬。論語：皇侃疏曰：善者，理事不惡之名。庭按：自古軍制，皆官作甲兵，武庫藏之。兵興則出之，以授士卒。故春秋傳曰：授兵於大宮。又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是甲兵皆非士卒所自備也。而經曰：乃甲冑，乃干，乃弓矢，乃戈矛，乃鋒。又者，此誓費國之士卒，使受費庫之甲兵。非魯授之故，曰乃也。小爾雅曰：乃，汝也。魯公將伐徐，道出附庸費國，發其士衆以從。征而誓之曰：嗟，咨從軍之人，無或喧譁，靜以聽命。自往歲至於今，茲淮浦夷人徐方戎寇俱起為難，已多時矣。善料理汝之甲冑，視其完密否。敲擊汝之干櫓，試其攻堅否。無敢函莽不弔至也。備具汝之弓矢，欲其足用。鍛治汝之戈矛，欲其新利。磨礪汝之鋒刃，欲其銛快。無敢草率不精善也。此為簡練軍器治兵之始事也。

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鉞乃穿，無敢傷牯牯之。

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祇○  
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  
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淫古音若恁乃林切今俗語爾許曰恁即古語淫字之聲也周頌曰既有淫威謂容  
車左右垂綬有恁綬者也疏曰淫訓大也非矣舍之言甚也甚猶言何等也論語  
曰君子疾夫舍言君子所疾惡者甚麼人也孟子曰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言甚  
麼用器皆自取於宮中也詩羔裘曰舍命不渝言人乘富貴之勢而天命不足以限  
之有甚天命不為之渝變也舍為古言經書多見注家皆失其傳矣今齊魯俗語猶  
謂何曰舍神駕切即書論孟之遺言也今惟淫舍句牯牛馬句先指問之曰今惟恁



者是。是麼。乃自答之曰。此乃牯牛馬也。蓋魯公軍次費土。大兵所屯。牛馬被野。牯牢在望。故指而誓之也。偽孔傳曰。今軍人惟大放舍牯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非文意矣。鄭注以牯為桎。桎之桎。曰施桎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尤非也。下經曰。馬牛其風。如皆施桎。即不得走。何以風乎。說文曰。牯牛馬牢也。牢養牛馬圈也。偽孔傳曰。獲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王肅曰。杜閉也。釋文曰。杜本又作廋。說文曰。廋閉也。讀若杜。是廋杜。古假借字也。鄭注曰。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穿。或設獲其中。以遮獸獲作剽也。周禮秋官注曰。獲柞鄂也。周語穿鄂注曰。鄂柞格。所以誤獸也。偽孔傳曰。穿穿地陷獸。當以上空斂之。王肅注曰。斂塞也。說文曰。斂塞也。庭桮斂音當如唵。唵之唵。即古填字也。舊讀乃協切。似誤也。魯語注曰。穿陷也。廣雅曰。穿坑也。疏曰。既言牛馬在牯。遂以牯為牛馬之名。傷牯謂傷牛馬。牯之傷。謂牛馬傷也。庭桮常刑。謂軍中恒用之刑。若鞭若貫耳。皆是也。鄭注曰。風走逸。僖四年左傳。賈注曰。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鄭注曰。臣妾廝役之屬也。偽孔傳曰。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說文曰。通

亡也。逃亡也。易象傳荀注曰：逋，逃也。孟子趙注曰：逃者去也。王制注曰：越猶躡也。桓十六年公羊傳注曰：越猶走也。襄十四年左傳注曰：越遠也。說文曰：逐，追也。偽孔傳曰：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庭按：祗當讀為振。古字通用。臯陶謨：祗敬六德。夏本紀作振敬。無逸：治民祗懼。魯世家作震懼。內則：祗見孺子。注曰：祗或為振。盤庚：震動萬民以遷。漢石經作祗動。蓋今文祗古文皆為振也。中庸注曰：振猶收也。然則振復之言，收留而還反之也。魯世家作敬復之。此用真孔古文，讀為祗敬之祗，非也。小爾雅曰：復還也。曲禮注曰：商猶量也。廣雅曰：商度也。律歷志曰：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偽孔傳曰：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釋文曰：商徐邈音章。匡謬正俗曰：商有章音。今市井人謂算料量度為章估，即商估也。謂度其貴賤，當其大小所堪爾。釋詁曰：賚，賜也。偽孔傳曰：越逐為失伍，不還為攘盜。鄭注曰：寇劫取也。因其失亡曰攘。詩傳曰：踰越也。素問注曰：踰垣，謂牆也。微子馬注曰：往盜曰竊。說文曰：姜，相誅呼也。或作誘。庭按：此為師次於費，平牧地，謹失亡嚴部伍禁偷盜，皆軍律也。時非臨敵急變。



故有罪者惟服常刑。今惟僇者何也。是牯牢之牛馬也。殷閉汝之機獲。填塞汝之坑窞。無敢誤傷牯牛馬。牯牛馬之傷。汝則有恒常應坐之刑矣。馬牛其有風逸者。臣妾其有逋逃者。我軍人無敢越走追之。汝收得之。即復還之。我則商度而賞賚。汝乃若失者。越逐得者不還。汝則有恒常應坐之刑矣。汝無敢劫取為寇。因其失亡而為攘踰。越壘辟之垣牆。偷盜牯牢之馬牛。誘呼從軍之臣妾。汝則有恒常應坐之刑矣。此為申明約束持軍之律然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  
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蕘。無敢

# 不多汝則有大刑。

釋詁曰峙具也。舍人本作峙具也。詩臣工。庠乃錢鎛。傳曰。庠具也。考工記注作峙乃錢鎛。峙峙庠字皆同也。周禮籩人鄭司農注曰。糗熬大豆與米也。內則注曰。糗擣熬穀也。說文曰。糗熬米麥也。周禮廩人注曰。行道曰糧。謂糒也。說文食部引周書曰。峙乃餼糒。說文曰。米部無糒字。或糧亦作糧。形誤而為糒。論語在陳絕糧。鄭本作絕糒。亦其證也。釋言曰。逮及也。庭桮不逮。謂不能及期而具也。馬融注曰。大刑死刑。庭桮魯人者。以別於費人也。遂隧同。魯世家作隧。襄八。年左傳注曰。五縣為隧。周語注曰。隧六隧也。周禮。天子遠郊之內有六鄉。則六軍之事也。外有六隧。掌供王之貢賦。惟天子有隧。諸侯則無。庭桮諸侯無隧。而魯有之。見此經。又宋亦有隧。正見襄九。年左傳。宋魯俱有王禮故也。然天子六遂。而魯三遂。不敢同於天子也。三郊三遂。魯人全國之兵。具在是矣。蓋魯初兵制如是也。王肅曰。邑外曰郊。外曰遂。不言四者。東郊留



守故言三也。非矣。偽孔傳曰：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時也。亦非矣。偽孔傳曰：題曰楨，旁曰榦，疏曰：題曰楨，謂當牆兩端者；旁曰榦，謂在牆兩邊者。馬融注曰：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傍。偽孔傳曰：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釋詁曰：供具也。庭按：無餘刑，非殺言，除却斬殺，更無餘刑也。惟有斬殺而已也。此即大刑也。而變文言之，語意尤悚然矣。鄭注曰：無餘刑，非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於罪隸，春槁不殺之。王肅曰：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無遺免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於罪隸，亦不殺之。偽孔傳曰：汝則有無餘之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皆非也。說文曰：芻，刈草也。芟，乾芻也。庭按：時乃糗糧，言官與米麥使軍人自具為食，非令人自謀兵餉也。獨告費人而不令魯人，時者魯人之糗糧，當發魯時已具矣。時乃楨榦，時乃芻芟者，屯軍無事，樵採山林足以具之，非令歸取於魯也。獨告魯人而不令費人，時者費人方整頓軍器，儲治糗糧，無暇樵採也。曰有大刑，曰有無餘刑，非殺。又曰有大刑，皆於常刑有加者。臨敵危急，軍令不可不嚴也。非不愛人也。誓後甲戌之日。

我惟是縱兵以征徐寇。具汝之糗糧餼糧。使足食。無敢臨期而不及。不及者。汝則有至大之死刑矣。魯人三郊三遂之衆。以此屯軍之暇。入山伐木。具汝之楨榦。使足供用。甲戌之日。我惟至徐築壘堙。用楨榦。無敢短少不供。不供者。汝魯人則有非殺無餘之刑矣。至徐則戰。不遑芻牧。今魯人三郊三遂之衆。入山樵採。具汝芻茭。使牛馬有食。無敢不多。不多者。汝魯人則有至大之死刑矣。此為嚴明期會。故兵行則神速矣。既作此誓。不戰而徐戎服焉。淮夷亦來獻其琛。泮水之頌。所以作也。

## 甫刑之命

偽孔本作呂刑。周本紀用真孔古文。尚書大傳。是伏生今文。皆作甫刑。表記緇衣。亦皆引為甫刑。据當作甫。偽孔以甫是呂氏。而改字以示異。非有所据也。又為傳曰。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轉以甫為改字。呂為本文。作偽之狡獪也。周語太子晉曰。賜姓曰姜氏。曰有呂。然則姜呂是姓氏。非國名。苟以其氏而曰呂刑。則又可以其姓而曰



姜刑乎。篇首曰惟甫命。言王以作刑命甫侯也。豈得曰命呂氏乎。据篇首。此篇亦命體也。今當為甫刑之命。

# 惟甫命王享國百年老荒度作刑以誥四方

甫偽孔作呂當作甫。鄭注曰甫侯受王命入為三公。引書說曰周穆王以甫侯為相。疏曰書說謂書緯刑將得放之篇。有此言也。庭按此史官本序言甫刑之命。乃穆王百年之所作也。命謂命之作刑。非命之為相也。詩抑傳曰耄耄也。王享國百年五字為一句。耄一字為一句。言穆王嗣位於是百年其生年已踰百歲而老耄矣。穆王之即位幾歲經所不言。今不得而知也。周本紀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穆王立五十五年崩。此用古文說以經文享國百年為從生年而數。而穆王之壽止於百有五歲。此書之作在其四十九年也。若從生年而數。何當云享國百年哉。無逸言中宗五十有五年。祖乙三十有三年。高宗百年。文王五十年。皆言在位之年數。謂之饗國。未

有通計生年而謂之饗國者也。本紀自共和以前年數不明，故宣王之上不紀年，而於穆王言生年崩年者，正據尚書古文。誤說此經，非有謀記明文可據者也。偽孔傳曰：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此因承舊文，又核減之，皆非矣。荒字當連下讀。荒度作刑，與臯陶謨荒度土功同意。荒猶茫也。茫遽也。來日無多，故荒度也。釋詁曰：度，謀也。庭按：作刑謂作刑書，猶言作律也。偽孔傳以羣荒二字為一句，曰羣亂荒忽，非也。如果羣亂荒忽之作，其書可燒矣。尚書大傳引書曰：鮮度作刑，以荒為鮮。雖今文家記此異文，而不足以據也。馬融注曰：度，法度也，亦非也。詰舊作詰，尚書大傳引書曰：以詰四方，可證古文作詰之誤。惟時甫侯有命，在穆王享國之百年，壽踰百歲有餘，羣老羣矣，勤恤民隱，如恐不及。於是荒茫謀度作為刑書，以詰四方。諸侯與典獄之官。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



寇賊○鳩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  
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剕桷黥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罰○民興胥漸泯泯焚焚罔  
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  
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  
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

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



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彞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  
富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  
享在下。

鄭注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也。學蚩尤為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疏引五  
帝本紀曰。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為暴桀。莫能伐之。黃帝乃徵師諸侯。與  
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如本紀之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名也。九黎學  
蚩尤。則九黎非蚩尤也。楚語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韋注曰。九黎氏九人。蚩尤之  
徒也。大戴記用兵篇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也。臣瓚引孔子三朝記如此。則古者以馬  
小辨用兵。少昊氏之末。九黎君名。應劭曰。蚩尤古文天子。偽孔傳曰。九黎之君。號曰蚩  
融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應劭曰。蚩尤古文天子。偽孔傳曰。九黎之君。號曰蚩

尤庭桉蚩尤好兵。經謂之作亂。若天子作兵。不可謂亂也。則蚩尤非天子矣。經言蚩尤作亂。延及平民。若其人亦是平民。不可謂延及也。則蚩尤非庶人矣。經言蚩尤始作亂。學蚩尤者。不可謂始作亂也。則蚩尤復非九黎矣。鄭韋孔疏是大戴馬融應劭偽。孔皆非矣。平民猶曰齊人也。即庶民也。偽孔傳曰。延及於平善之民。非也。馬融注曰。鵠輕也。庭桉謂鵠張也。義當讀為俄。古聲同假借字。廣雅曰。俄衰也。廣雅曰。俄通為義。呂刑。鵠義姦宄。義是傾衰之意也。偽孔傳曰。為鵠梟之義。以相奪攘。非也。然賴此傳。知古本無姦宄二字。唐時衍文也。今當據之刪正。又鄭注。盜賊狀如鵠梟。抄掠良善。劫奪人物。此亦可證經文無姦宄字也。奪尚書大傳作賊。說文曰。賊強取也。引周書曰。啟攘矯虔。成五年穀梁傳注曰。攘盜也。方言曰。矯謾也。虔殺也。秦晉之北鄙。燕之北郊。翟縣之郊。謂賊為虔。鄭注本作矯虔。曰。矯虔謂撓擾也。非矣。偽孔傳曰。矯稱上命。若固有之。訓虔為固也。尤非矣。苗民當為苗氏。字形之譌。苗氏猶曰苗家也。三苗古之諸侯。不可謂之民也。鄭注曰。苗民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為



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偽孔傳曰。三苗之主。頑凶若民。皆非也。此經言苗氏為國君。應治平民之亂。乃不制刑於有罪。而惟虐殺於無辜。故得天罰而絕其世。可為典獄者之戒。此文與上經蚩尤不相蒙。蚩尤為寇賊之始。苗氏為虐刑之始。豈可同日而論者乎。偽孔傳曰。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非矣。三苗之惡。與蚩尤不同矣。靈當讀為令。古字通。緇衣引甫刑曰。苗氏匪用命。制以刑。民亦氏誤。匪弗同意。命當為令。古字通。墨子引書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民亦氏誤。否弗同意。練亦令聲之誤。折制古音同通用。則字寫本之誤也。賈子等齊曰。天子之言曰。令。甲令乙是也。曲禮注曰。制謂君教令所使為之。庭按苗氏弗用命。制以刑八字為一句。言平民有罪。此令制之所不宥。而苗氏不用令。制以刑之。是縱有罪也。偽孔傳曰。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非也。楚辭沈江注曰。賊善曰虐。庭按五刑不以懲罪惡。而以害無辜。謂

之五虐之刑也。曰當讀為日。左不開口。即日字也。魯語注曰。法刑也。庭按。日法殺戮無辜。六字為一句。謂日之用法。以殺戮無罪之人也。偽孔傳以曰法為一句。曰惟作五虐之刑。自謂得法。非也。周語注曰。淫濫也。鄭注曰。刵斷耳。刵截鼻。桷謂桷破陰。黥謂黥人面。偽孔傳曰。截人耳鼻。桷陰黥面。疏曰。四種之刑。刵截人耳。刵截人鼻。刵桷人陰。黥人面。鄭注與二孔皆則在刵上。而經文刵在刵上。與注不同。又以下經校之。黥即墨。桷即宮。刵仍是刵。而刵與刵不同。說文支部引周書曰。刵刵。斂黥。釋言曰。刵刵也。周禮司刑注曰。刵斷足也。說文引周書作刵刵。必据真孔古文也。鄭本及偽孔本作刵刵者。盖据庸生及劉歆賈逵馬融等古文。刵誤為刵也。今經作刵刵。又唐後寫本之倒誤也。說文曰。刵斷耳也。刵刵鼻也。或作刵。斂去陰之刑也。黥墨刑在面也。跽跽也。跽斷足也。說文於真古文四刑之外。特增刵字。必亦据之誤本古文而增之也。截耳之刑。書所罕見。康誥刵人。亦當是刵。刵人之誥也。今從說文讀為刵刵。桷。尚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刑臍。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



觸易居命。草與服制度。奸宄盜攘人者。其刑剕。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畧版攘。矯虔者。其刑死。虞書疏引夏侯等書。以剕則剕。剕為臍宮。剕剕頭。庶剕。想見今文之學。亦有剕無則也。臍即剕也。鄭注曰。越於也。王制注曰。麗附也。素問注曰。麗著也。衛策高注曰。并兼也。王制凡制五刑。注曰。制斷也。論語折獄。鄭注曰。魯讀折為制。庭按。折謂斷刑也。越。茲麗刑句。并制。罔差句。言於此。著於刑罪之人。皆兼五刑而斷決之。無有重輕之差。如漢法之具五刑矣。辭。偽孔傳以罔差有辭為句。曰。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非也。辭當讀為嗣。古字通。見上經注。民當為苗。聲近而誤也。有嗣。苗興為一句。言苗氏子孫復有繼嗣興起而為惡者矣。偽孔傳曰。以民興胥漸為一句。曰。三苗之興。瀆于亂政。起相漸化。非也。列子天瑞釋文曰。胥少也。謂少時也。易序卦傳曰。漸者進也。逸周書祭公曰。汝無泯之。芬。孔晁注。泯。芬亂也。隱四年左傳釋文曰。焚亂也。庭按。焚。芬字同。泯。焚疊韻字。不宜重文。孔晁注可證也。偽孔傳曰。泯。為亂。焚。同惡。欲詳釋泯。焚之意耳。後人因誤。据傳。

文而重之。并逸周書亦誤據此經而重之矣。今當讀曰胥漸泯焚。言苗氏後人胥時而浸益泯焚然。泯焚大亂之貌。無惡意也。中當與衷同。古字通。昭二十六年左傳注曰衷當也。周語注曰信審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注曰信猶明也。釋詁曰覆審也。注曰覆校所為審諦也。說文曰詛訓也。周禮詛祝注曰盟詛主于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庭按周中于信。以覆詛盟。言文致人罪。無有當於信。譌惟以覆校詛盟。與巫祝之獄株連無辜。此為最甚也。偽孔傳曰皆無中於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非也。方讀為方。古字通用。論衡變動篇引作方。告無辜於天帝。堯典方鳩僝功。說文作方。逮屢功。五帝紀作方。聚布功。皋陶謨方施象刑。新序作方。施士喪禮。牢中方。寸注曰古文方為方。淮南本經注曰方竝也。此經言虐威所加衆戮之人。竝以無辜。仰告於上天也。偽孔傳曰方。各告無罪於天。非也。監民當為監氏。謂苗氏也。用有馨香德為一句。刑發聞惟腥為一句。言上天監視苗氏。無有馨香之德。而刑所發聞惟有腥臭也。偽孔傳以德字讀連下句。非也。皇帝猶上帝也。古謂天曰上帝。亦曰皇帝。亦曰皇天。



孟子趙注引下經曰皇帝清問下民而曰天不能問於民可證漢時書古義皇帝謂天也。偽孔傳曰皇帝居帝堯也。此以皇釋為君甚非矣。釋文因欲讀經文曰居帝尤為誤也。苗民亦當為苗氏之誤。此言天帝見衆被戮者之不幸而哀矜之乃報為虐者以威怒而遏絕苗氏使無繼世居官位者在於下土也。乃命言天乃命也。重黎者顓頊之二臣顓頊命之亦為天所命也。釋言曰降下也。釋詁曰格陞也。庭桉天尊而地卑惟地天之氣交雜而相通則有高明之胄降在皂隸庶賤家人升在社稷者矣。絕其地天之通則貴有常尊賤有常卑上無替降下無幸升此天官之所司也。故使重黎掌此事欲苗氏之不復興也。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民神不雜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云。此說亦皮傳未得經意蓋此經之難明久矣。觀射父猶不能明況漢晉之經生乎。今日創通大義千古事也。羣后謂衆國君也在下謂卿大夫之位在天子諸侯之下者也。釋訓舍人注曰明之言其明甚庭桉明之言世顯明也。衆讀

為匪古字通用。燕刺王傳注曰：「裴古匪字。」庭按：裴常言其顯明之甚，匪猶常人之明也。說文曰：「蓋，苦也。」釋器曰：「蓋謂之苦。」郭注曰：「白茅苦。」今江東呼為蓋。庭按：此經言「君與在下諸臣皆處明顯之位，匪猶常人也不或下降也。」鰥寡窮民無茅屋以為居，不或上升也。偽孔傳曰：「庠后之逮在下國，皆以明之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非矣。」馬融注曰：「清問清評也。」易象傳虞翻注曰：「清猶明也。」庭按：清問猶清察也。辭讀為嗣，見上經注。畏亦當作威，表記引曰：「德威惟威，可證也。」此經言上帝清察下民而問無蓋者誰也，則皆曰：「是鰥寡也。」繼嗣于苗氏者，惟有是矣。凡秉德威虐者，報以威。秉德惟明允者，其報惟明。鰥寡之嗣，惟威之報也。此之謂清察也。偽孔傳曰：「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非也。」三后者皆舜臣，舜命之亦是天所命也。恤當為率聲之誤。釋詁曰：「率，循也。」庭按：率功言循序立功也。偽孔傳曰：「憂功于民，非也。」釋詁孫炎注曰：「典禮之常也。」尚書大傳引書曰：「伯夷降典禮。」此今文家採獲異聞，有多。



一字者。然典即禮也。無庸添字。刑法志引書曰伯夷降典。無禮字。是三家今文。亦不多一字也。折民當愆民。釋文引馬鄭王本皆作愆。馬注曰愆智也。刑法志引亦作愆。是古今文皆作愆。偽孔誤作折也。五行志應劭注曰愆明也。惟刑當作惟行。易鼎卦集解本曰其刑渥。今本作其形渥。列子湯問曰太形王屋。即太行也。是刑形行字皆通矣。愆民惟行言降下典禮以明民之不明者。使皆由禮而行也。偽孔傳曰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非也。王猶以為東蒙主之主。言召山名川足以紀綱天下者。皆為立神使主守之。偽孔傳曰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非也。播當為百聲之誤也。韓詩傳曰穀類非一種。故言百也。洪範鄭注曰農讀為醲。廣雅曰醲厚也。文選閒居賦注引蒼頡曰殖種也。此經言后稷降百種。擇百穀之嘉而厚殖之。偽孔傳曰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非也。殷讀為隱。古字通。詩柏舟如有隱憂。韓詩作殷憂。晉語注曰隱憂也。此經言三后成功。惟皆以憂民也。偽孔傳曰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非也。士今文作爰。梁統傳引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此引

三家今文以士為爰蓋今文之誤遂沒皋陶之功故後漢楊賜傳曰賜出為廷尉自  
呂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焉蓋吝之也遂固辭此楊賜不見  
古文經故謂皋陶不與三后之列而偽孔本用馬鄭古文以爰為士即皋陶之官  
也稱其官職不言其人姓名同叙三后恤功於其先而特書皋陶教德於其後此其  
貴重皋陶有過三后者多矣而何為其吝之也乎且安有作甫刑之書而不以皋陶  
為首稱者乎惜乎楊伯獻之學徒受今文家一字之欺不能明也廣雅曰制誓也釋  
名曰誓制也說文曰誓約束也爾雅郭注曰誓所以約勅謹戒衆詩天保傳曰百姓  
百官族姓也中當作衷下同昭十六年左傳注曰衷當也梁統曰衷之為言不輕不  
重之謂也庭按此經言三后之成功惟殷憂於民事耳惟皋陶作士不專民事而并  
及於百官族姓之人皆制令約束之於刑之至當也刑不上大夫而云爾者何也舜  
時四罪皆百官族姓之人則皋陶之刑未嘗不上大夫也祇當讀為振古字通皋陶  
謨曰嚴祗敬六德夏本紀作振德孟子曰又從而振德之即祇德也以教振德言教



人振動有為而有得於已也。天子穆之而在上，百官明之而在下，明照四方而勤於脩德，是以明於刑之至當，而可以憂恤民安人民矣。灼讀為焯，古字同。立政曰：灼見三有俊心。說文引作焯，見曰焯，明也。率當為恤聲之誤。臯陶謨鄭注曰：入養也。恤入于民為一句。偽孔本誤以恤為率。又連下裴樊為句，非也。裴讀為匪，古字通。樊讀曰夷，亦古字通。易序卦傳曰：夷者傷也。匪夷典獄為一句。言人情皆以主獄之官為害傷之事，而不知匪有害傷者，主獄之官也。訖當皆讀為沆，字形之譌也。釋詁孫注曰：沆近也。郭注曰：沆謂相摩近。庭按：富當讀為福。詩召旻箋：瞻卬箋皆曰：富福也。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京房作而富謙，此富福通用之證也。此經言刑獄之事，似近於威虐，似不近於福祥，而能以刑之至當，恤入於民，則其為事非近於威虐，而惟近於福祥。故曰：匪有害傷者，是主獄之官也。偽孔傳曰：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怒非絕于威，惟絕于富。世治貨賂不行，皆非也。昭元年左傳注曰：忌畏也。庭按：忌助語之辭。表記引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忌下多而字。知忌者辭助，非忌畏之忌也。身亦當

為躬俱從古本呂氏春秋簡選注曰擇別也庭桉擇言謂事有不善者可別擇而為言也魏策曰魯君與避席擇言蓋欲別擇而言其不善故避席示惶恐也尊有儀狄之酒味有易牙之調左右有南威之美前後有強臺之樂皆可擇而言之者此之謂擇言矣天德謂好生惡殺者天之德也人而好生惡殺則是能天德矣釋詁曰元始也庭桉自作元命謂臯陶既能天德遂能自造命逢吉受福非由天祐乃自我作之始也鄭注曰元大也大命謂延期長久也非也非也東京賦薛注曰配對也廣雅曰配當也庭桉在下謂諸侯卿大夫位在天子之下作之配對享其生祿也偽孔傳曰配享天意在于天下非也王命諸侯曰若自前古有訓典之書言古者蚩尤好兵惟是造始作亂之人其暴行所延漸於無位之平民無不寇盜猾賊鳩張俄衰劫奪而攘竊矯謾而虐殺此則刑之所以用也而苗氏為諸侯縱容有罪不用天子之令制以刑亂人乃惟自作五虐之刑日之用法殺戮無辜於是始濫為刑刑斷足劓刑截鼻椓刑破陰黥刑墨面於茲附麗刑章者則并合五刑而斷制之無有重輕之差



其後苗氏子孫復有繼嗣興起而為虐者。胥時漸久。刑亦泯。焚益亂。無有當於信讞。而文致株連以覆。察詛盟之人興起。巫蠱之訟。虐威所加。庶戮之衆。竝以無辜。告訴於上帝。上帝監視苗氏。無有馨香明德。而刑所發聞。惟是腥臭。上帝以其殺戮者衆。而不以其辜。乃報殘虐之行。以疾威之怒。遏絕苗氏之族。使無世官之位。以在王侯之下。猶恐其復興也。乃命重黎為天官。絕地天之通。定卑尊之位。使高明之家。無有替降。庶賤之子。無有上升。自諸侯羣君。以逮百官有位。在王侯之下者。恒處明之。顯職保祿位之。非常不下降也。而鰥寡之窮民。永無苦蓋。以為底不上升也。天帝清察下民。而問無苦蓋者誰也。則對曰。鰥寡也。繼嗣於苗氏者。獨有此矣。既察其鰥寡。亦察其明。秉德威虐者。惟報以威。秉德明允者。惟報以明。此之謂清問也。天乃命明德三后。率其次序。立功於民。伯夷降下典禮。惟使明哲之民。由禮而行。禹平治水土。為天下名山。川立其人。以主守之。稷降下百種。擇其嘉穀。而厚種植之。三后各成其功。惟皆殷憂於民事也。而士師臯陶。則制命約誓於百官族姓。而振德以教之者。

也○天子穆之而在上○百官明之在其下○照見於四方○莫不勤之而修德○故乃能明於刑之至當○而相率以乂安萬民○此非故常主獄之人也○其所為非近於威虐○更近於福祥○其心惟敬慎其而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躬身惟是好生惡殺○能為上天之大德○故能自造元命○逢吉受福○非賴天祐而自我作始○王后在上○百官在下○為之配對○享有祿位○

主○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

時○伯○夷○播○刑○之○不○由○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

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

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



氏無辭於罰乃絕厥世。

王誥諸侯之刑官曰作諸侯而為天牧民者非爾也。今爾宜何所監視。爾所宜監視者乃非是伯夷三后之事也。播刑之事不由之其故非爾所宜監視矣。今爾宜何所懲創。爾所宜懲創者乃惟是苗氏。彼苗氏察於獄之所著無能選擇吉人觀於五刑之至當而惟眾庶乘威奪取貨賂斷制五刑以擾亂無罪之民。故上天不蠲其行而降下罪咎於苗氏。使苗氏鰥寡繼世種類不生更無繼嗣以受餘罰。乃遂滅絕其世矣。是爾所宜懲創也。故爾所監與諸侯不同而爾所懲與諸侯不異也。切當呂氏春秋知化注曰嗟歎辭也。王制注曰政謂刑禁庭按四方司政典獄謂諸侯國中守刑禁主訟獄之官也。偽孔傳曰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矣。廣雅曰牧養也。庭按天牧謂為天牧民者即諸侯也。爾為司政典獄之官非是諸侯不用監諸侯之所監而亦當懲諸侯之所懲也。偽孔傳曰非汝惟為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非矣。緇衣注曰播

猶施也。庭桉不由二字。舊作迪。尚書由字多作迪。而緇衣作播刑之不由。緇衣注云。不字衍。今據書義當有不字。非衍也。乃偽孔誤讀。由為迪。而刪不字去之。賴緇衣猶存古正。甚可寶也。微子鄭注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庭桉播刑之不由。其六字為一句。言爾今宜何所監視乎。爾所宜監視者。非是伯夷三后之事也。此為播施刑法之所不由。其故非爾所宜監視也。偽孔傳曰。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非矣。又以其字屬下句讀。亦非矣。苗民當為苗氏。見上注。匪讀為彼。古字通。廣雅曰。匪彼也。襄八年左傳引詩小旻曰。如匪行邁。杜注曰。匪彼也。詩雨無正曰。如彼行邁。杜讀小旻與雨無正同辭矣。桑扈彼交匪敖。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作匪交匪敖。五行志引作匪傲匪傲。詩采芣彼交匪結。荀子勸學引作匪交匪結。此古書匪彼字同之證也。素問注曰。麗著也。中當為衷。當也。彼苗氏察。於刑獄之所著。無有選擇。吉人觀於五刑之至當也。詩天保傳曰。蠲潔也。鄭注曰。天以苗氏所行腥臊不潔。故下禍誅之。庭桉苗氏當為苗氏。辭當讀為嗣。俱見上注。無嗣于罰。謂無繼嗣以受其餘。



罰也多士曰罔非有嗣于罰謂有子孫嗣受其罰也苗氏咎大并此而無之乃絕世矣偽孔傳曰言罪重無以辭于天罰故堯絕其世非矣注當在前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  
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  
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崇惟崇在人爾尚敬  
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  
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方言曰念常思也。偽孔傳曰伯仲叔季順少長也。白虎通曰伯者長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釋言曰幼穉也。雜記注曰童未成人之稱也。庭桮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謂司政典獄之人也。其人年輩不齊故徧號之為伯仲叔季幼童。而咸親之曰父兄弟子孫。非又別告同姓人也。偽孔傳曰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非也。格當讀為嘏。士冠禮注曰今文格為嘏。少牢饋食禮注曰古文嘏為格。家語問禮注曰嘏傳先祖語於孝子。然則人神相告語曰嘏。古文假借字作格也。見堯典湯誓。高宗彤日多方多士庶有格命言庶幾得天眷顧有傳嘏之命也。若有罪為天所不蠲則何嘏命之有矣。偽孔傳曰聽從我言庶幾有至命。非矣。鄭注曰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亦非也。由慰曰勤。曰字舊誤為日。釋文曰人實反。非也。今據偽孔傳曰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之。又據孔疏曰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曰我當勤之哉。此雖說義皆差。然晉唐人俱讀為日。無異音也。陸德明獨何憑據而改音以為日乎。今據文義當從舊讀作曰。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言爾所由自



慰者無不曰勤而已矣。爾無或以一時不勤而自戒之也。若爾所戒者多，則可慰者少矣。偽孔傳曰：汝無有徒念而不勤。疏曰：汝已許自勤，即當必勤。汝無有徒念我戒，許欲自勤而身竟不勤，皆非也。食貨志如淳注曰：齊等也。楚辭雲：中君注曰：齊同也。庭按：俾當讀卑。古字通。無逸曰：文王卑服。馬融本作俾服。詩：俾民不迷。荀子：宵坐作卑民。注曰：卑讀為俾。詩：苑柳。俾予靖之。釋文作卑予。大學：俾不通。釋文作卑不通。說文曰：俾，一曰俾門侍人，是侍字自有卑義。故卑俾古通用也。詩：日月曰俾，也可忘。言婦人卑賤，舊恨可以相忘也。詩人以俾為卑，與說文侍人之訓相合矣。天齊于民，俾為一句。偽孔傳以俾連下文為句，非也。後漢書楊賜傳引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曰此三家今文。不明俾字之義，因而失其句讀。又誤以俾為假也。我天自我也。日當為曰。古書曰：日字多相混。變隸之譌也。終讀為崇。古聲近假借字也。詩：蝮螭傳。河廣箋：皆曰崇終也。是聲通也。君奭曰：其終出于不祥。馬融本作其崇。是終崇通用之明驗也。我一為一句。曰：非崇為一句。惟崇在人為一句。謂天之高而常自等齊於民之俾。

也。天以為我一而已。曰非崇高也。惟所以崇高者在衆人之戴之故也。天所以自齊於民卑也。此正天之所以高也。偽孔傳句讀皆誤。文義皆不明矣。疏曰逆迎也。言與天意相迎。庭桉天不自謂高人不自謂勤。則是與天意相迎也。以奉我一人言衆臣奉我一人以成其勤。猶衆人戴天以成其高矣。偽孔傳曰以奉我一人之戒。非也。畏當皆作慰。即上經由慰曰勤之慰。而聲誤為畏也。莊子盜跖曰貪財而取慰。釋文本作取畏。此二字相溷之證也。雖慰勿慰。言雖有勤勞可自慰安。猶勿自慰安也。偽孔傳曰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非也。釋詁曰休息也。庭桉雖休勿休。言休沐之日猶勿自休息也。是則所謂勤也。偽孔傳曰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非也。敬當為矜聲之誤。下經哀敬折獄。尚書大傳作哀矜折獄。可為明證矣。詩鴻雁傳曰矜憐也。釋文於俾我字下有細書馬本作矜。哀也。七字益釋文寫本脫大書惟敬二字。馬融本必以敬為矜。必非以俾為矜也。三德言君德也。臣德也。民德也。偽孔傳曰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非也。此言人臣能勤則君臣民之德皆成。我一人有榮慶於上而萬億



之民○皆賴生全於下矣○是在爾諸臣也○偽孔傳曰○天子有善○兆民賴之○非也○晉語注  
曰○寧息也○釋詁曰○永○長也○詩曰○駒箋曰○永久也○庭按○其寧○惟永○言不勤而為戒者○一  
時○暫寧而永不寧也○勤而得慰者○一時似不寧而永寧也○如此者○其為安寧○可以至  
於久長○此謂慰之至者也○王歎而言曰○嗚呼○思念之哉○司政典獄之人○有伯長諸  
父○伯長諸兄○仲叔季者○弟也○幼者○子也○童者○孫也○皆宜聽我此言○庶幾有天之嘏命  
乎○今爾所由自安慰者○其道無不曰勤也○爾無或以一時之不勤○而留為終身之戒  
也○爾所戒者多○則可慰者少也○天之至高而自齊於民之卑○不自以為高也○天以為  
我一而已○曰○非崇高也○惟所以崇高者在眾人戴之故也○此則天齊於民卑之說也○  
我為王○爾為獄吏○猶之天與民矣○我為王而無由徧德於民○欲徧德於民○端在獄吏  
之勤○一王不如眾獄吏○亦猶天齊于民卑也○爾尚其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可自  
慰○猶勿自慰○雖得休暇○猶勿休暇○惟矜五刑之所施○以成君臣民之三德○使一人有  
榮慶於上○而兆民賴生全於下○皆爾之勤也○是三德也○此其寧息○非惟一日之寧息  
而惟永久慰安故曰由慰曰勤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詳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  
擇非人。何矜敬非刑。何度非又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  
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  
其罪惟均。其審核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  
赦。其審核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疑。



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銖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六倍。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釐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罰。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其刑其罰○其審克之○核之上刑○適

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適

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非佞折獄○惟良○哲折罔非在

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哀

矜哲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獄成而孚○服輸而

服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其審克之○傷悲猶病良



偽孔傳曰吁歎也。馬融本作于。庭按于吁古字通。馬融注曰于於也。非矣。文選注引韓詩章句曰吁嗟歎辭也。庭按詩于嗟麟兮。即吁嗟也。然則于來即吁來也。馬融注云于於也。非矣。偽孔傳曰有國土諸侯。庭按曰懲曰勤。皆責之司政典獄。而刑書條例獨以付有土邦君。而獄吏不得與焉。刑書之重如此也。祥讀曰詳。易大壯曰不詳也。王肅本作不祥也。履曰視履考祥。釋文本亦作考詳。詩牆有茨傳曰詳審也。周禮注引上經曰度作詳刑。蓋當時今文也。後漢劉凱傳引此經曰告爾詳刑。注引鄭注曰詳審之也。可證漢時今文古文同讀為詳字矣。甫侯作刑。詳審有加於其舊。故謂之詳刑也。偽孔傳曰告汝以善用刑之道。非矣。在今爾安百姓。言爾諸侯惟作天牧。則安養百姓。真爾事也。偽孔傳曰百姓兆民。庭按上經百姓。謂百官。蓋述古訓。學古人語。此經百姓。謂庶民。蓋告今人作今時語也。古之受氏姓者。皆有祿之家。故謂之百姓。尊榮之稱也。其後代遠人繁。子孫降在畎畝。猶本其先世嘗有得姓之寵。而謂之百姓。始猶以為褒稱。而久之則人莫不有姓。而百姓遂為愚賤之大號。猶之曰衆。

民也。此古今之異語也。偽孔傳曰：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王肅曰：何所選擇乎？非當選擇賢人乎？周本紀用真孔古文訓曰：何擇非其人？亦與王肅偽孔同。非書意也。書意言爾當何所擇乎？如曰擇人而已，即非也。擇人猶未必無過聽，故曰非也。詳下經注。偽孔傳曰：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周本紀用真孔古文訓曰：何敬非其刑？皆非書意也。書意敬當為矜聲之誤。見上經注。此經言何所矜乎？如曰矜刑而已，即非也。矜刑而不矜，罰亦極於病人矣。故曰非也。詳下經注。釋詁曰：度，謀也。馬融注曰：度，造謀也。偽孔傳曰：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王肅注曰：當與主獄者謀慮刑事度也。世輕重所宜，周本紀用真孔古文訓曰：何居非其宜？與皆非書意。且及字何以訓為宜？竊意真古文必作何度，非人，即義之假音。故訓為宜。王肅注亦為人字作解，都無及字之意。可知兩漢古文俱作非人不作非及也。又據尚書大傳甫刑篇曰：寬之術歸于察，之術歸于義。可知今文讀此經必云何義，與入古字通用。今俗書作義字，或為人形，猶古人假借之遺意也。偽孔據古文麻沙本，誤人為及，因而強生世



及之說○猶兼襲用舊注○而云輕重所宜○乃不知為義字之訓○蓋其人闇劣如是也○今  
据真孔古文改正作入書意言何所度乎○如曰度其宜而已○即非也○自度其宜而不  
據於法○則意為輕重故曰非也○亦詳下經注○周本紀集解徐廣曰造一作遭○庭按造  
遭古字通○見大誥文侯之命○華嚴經音義引韓詩傳曰遭遇也○呂氏春秋長攻注曰  
遇猶遭也○齊第高注曰遇敵也○然則兩遭謂獄之兩敵也○偽孔傳曰兩謂囚證造至  
也○非矣○廣雅曰師官也○偽孔傳曰簡核王制注曰簡誠也○易繫辭傳虞注曰簡閱也  
周禮小宰鄭司農注曰簡猶閱也○釋詁曰孚信也○周本紀作辭簡信○下經曰簡孚有  
衆○周本紀作簡信有衆○此真孔古文亦訓孚為信也○周禮大司馬注曰正之者執  
而治其罪○偽孔傳曰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  
五罰出金贖罪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庭按五過之疵謂其罪當五刑五  
罰而誤入於五過以免之其疵病有為迎合當官者有為反報舊恩者有欲納交者  
有受貨賂者有徇請求者此惟五疵獄吏當坐其罪與犯法者之罪同也○內讀為納

古字通來當作求。讀為昧。釋文引馬本來作求。云有求請昧也是矣。周本紀曰五過之疵。官獄內獄而無惟反惟貨惟求。此則史記本有脫亂。非真孔古文有異文也。其罪惟均其審克之八字。周本紀作閱實其罪。惟均其過。亦史記之脫誤。非具有異文也。鄭注曰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衆者。不赦過。疏曰如鄭此言。五罰不服。正于五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者反使服刑。是刑疑而輸贖。罰疑而受刑。不疑而更輕。可疑而益重。事之顛倒一至此乎。謂之祥刑。豈當若是。庭按鄭注孔疏俱不明五過之義。而繁為辭說。均無當於經文。所謂辯生於末學也。荀子非相注曰審謂詳觀其道也。說文曰案悉也。知審諦也。案文案作審。庭按克當讀為核。成帝紀河平元年詔曰其審核之。刑法志元帝詔曰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漢詔即用此經成文。據知今文三家作核。而古文假借作克也。文選長笛賦序精核數術。注曰核與覈古字通。東京賦研覈是非。薛注曰覈實也。說文曰覈實也。考事西筭邀遮其辭得實。曰覈。據說文則核克皆覈之假音也。此經言



典獄之師○未必無過○聽失出之疵○諸侯人君○其當詳審而考核之○不可曰師皆既擇  
之人○任從聽之○而不復審核也○此申明上經何擇非人也○偽孔傳曰○其當清察○能使  
之不行○非也○五罰下誤衍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八字○周本紀亦有之○是伏生真孔時  
已皆作此讀矣○今据經義當刪正○五刑之疑句○有赦五罰句○言五刑疑者○有赦而輸  
贖○是為五罰○即上經五刑不服○正于五過而覆言之也○偽孔傳曰○刑疑赦從罰○疑  
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非矣○惟貌○周本紀作惟訊○說文糸部引作緇○曰緇○旋絲  
也○庭按此字○古文作緇○偽孔本用今文○假借作貌○惟貌亦當讀為惟緇也○周本紀用  
古文訓字○代經文○作訊者○因之假音也○而因者○緇字之省○緇者○細之古體也○是則  
真古文○必訓緇為細也○偽孔不知貌為假音○而曰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非矣○平準書  
索隱引韋昭曰○稽者○停留也○庭按簡字有衆○惟貌有稽○言簡核而可信者○雖多有之  
而惟緇絲之間○尚有疑似之意○則稽留而不敢斷也○言人于五刑○莫不疑難如是也  
不聽○周本紀用真孔古文○作不疑○庭按作不疑是也○偽孔用王肅本○益涉王制之文

曰有旨無簡不聽。家語刑政亦云。有指無簡則不聽也。故定作聽字。非也。詩節傳曰。具俱也。周本紀作共。蓋用真孔古文。訓曰具共也。離騷注曰。嚴畏也。庭按無簡不疑。是嚴天威。謂無簡閱之辭。而敢斷不疑。是輕於刑人也。天必威怒矣。人皆畏懼天威。不敢不疑。故正于刑者少。而正于罰者多也。偽孔傳曰。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畏天威。無輕用刑。非也。墨周本紀作黥。是用真孔古文。訓墨為黥也。偽孔傳曰。刻其額而涅之曰墨。周禮司刑注曰。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偽孔傳曰。截鼻曰劓。刑足曰剕。庭按剕周本紀作臠。是用真孔古文。訓剕為臠也。荀子正論注曰。臠脚謂剕其膝骨也。偽孔傳曰。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白虎通曰。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列女傳曰。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偽孔傳曰。大辟死刑也。釋詁曰。辟臠也。又曰。辟法也。偽孔傳曰。六兩曰錢。黃鐵也。庭按經文。錢皆當作銖。傳文當作六兩曰銖。黃鐵也。考工記鄭司農注曰。銖量名也。讀為刷。馬融亦曰。銖量名。當與呂刑錢同。俗儒云。銖六兩為一。小不知所出耳。馬



融又曰賈逵說俗儒以銚重六兩周官釧重九銚俗儒近是釋文曰說文曰銚六銚也銚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此引誤本說文銚銖互易其數也考工記鄭注曰說文曰銚銖也今代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銚十銚為銖重六兩大半兩銖銚似同矣則三銚為一斤四兩此鄭所據說文銖銚尚未誤而亦有脫字故云銖銚似同也今以其數考之知古本未誤說文當曰銖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爰聲銚六銖也周書曰罰百銚周禮曰重三銚北方以二十兩為三銚从金銚聲如此則說文正而經字明矣銖銚豈可同哉說文既誤偽孔亦誤銚為銖今當改正作銚周本紀作率是真孔古文假借作率矣集解徐廣曰率音刷是率與銚同音也尚書大傳作鏹曰一鏹六兩是今文用鏹字乃銚之別體也蕭望之傳曰甫刑有金選之品應劭注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然則選亦讀如銚今文三家又有作選者也百銚四十一斤四兩黃鐵也倍之得八十二斤八兩是二百銚也倍差為加二倍得一百二十三斤十二兩則三百銚也文二年左傳釋文曰差二也偽孔傳曰倍差謂倍

之又半為五百銖○非矣○馬融注曰○倍二百為四百○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銖三分銖之一也○亦非矣○諸家不知為百銖之倍差○而誤算二百銖之倍差○故不合也○惟倍周本紀作倍灑○集解徐廣曰○灑一作徒○庭按河渠書灑為二渠○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灑分也○墨子經上曰○倍為二也○据此則灑與差聲義相近○疑倍灑是倍差之異文○而史記誤以代上經也○灑字亦作灑○又作廝○又作徒○皆同音○孟子曰○或相倍蓰○言倍而又蓰之為二倍也○趙注曰○徒五倍○非矣○丁公著孟子音義○知倍蓰即史記之倍灑○而不知其即甫刑之倍差也○且曰○徒為半倍而益之○亦非也○六百周本紀作五百○誤○六百銖是二百六斤四兩○千銖則四百一十二斤八兩○閱讀為脫○見多方○脫實其罪○言雖免脫於刑○已實受其應得之罪○不虛入獄也○偽孔傳曰○使與罰各相當○非矣○偽孔傳曰○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疏曰○歷言十○五百三百二百者○各是刑之條也○每於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庭按五刑之屬○刑當為罰字之誤○上經歷言罰屬○此句合而數之○不得有異文也○偽



孔傳曰。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非矣。此經專言罰。不言刑。為申明上經何矜非刑之意。而偽孔不知。是以誤也。今謹據經義。改正作罰。王制注曰。比例也。鬼谷子反應注曰。比。謂比例。少儀注曰。比。猶比方。廣雅曰。僭。擬也。隱五年公羊傳注曰。僭。齊也。下倣上之辭。僖九年左傳注曰。僭。過差也。庭按。無僭亂辭。謂非其上下之比。而遠引條例。是僭差於紊亂之辭。無得然也。勿用不行。謂三千之外。有前世文法。今之所不行者。無得用之以斷人罪也。偽孔傳曰。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非矣。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八字舊錯在下。經有倫有要。下非佞折獄上。今據經意。疑當在此。經言罰金示懲。非至於死。視五刑為輕也。而其人破家納贖。已極於病苦。不容易也。其當詳審考核之。即徒核其刑。而不核其罰也。此皆申明上經何矜非刑也。偽孔傳曰。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病苦。莫敢犯者。非矣。適輕適重。適字皆誤。下經世輕世重。世字亦皆誤。後漢書劉愷傳引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是用三家今文。適皆作挾也。荀子禮論方皇周挾。史記禮書

作周決。索隱曰：周決猶周幣也。周禮太宰曰：挾日而斂之。鄭司農注曰：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釋文引于本。挾日作幣。日淮南詮言高注曰：雜幣也。從子至亥為一幣。呂氏春秋論人曰：圓周復雜。注曰：雜猶匝。檀弓注曰：周幣也。釋文曰：幣本作迺。然則漢時字體挾決雜幣皆通用。而幣字或為匝迺二形。故今文尚書作挾輕挾重。古文必為匝輕匝重。皆讀為雜輕雜重。雜謂錯雜也。上刑而錯雜入於輕比則服下刑。下刑而錯雜入於重比則服上刑也。偽孔誤讀此經迺皆為適。又讀下經匝皆為世。此竝字形之誤也。傳曰：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非經意也。劉炫曰：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是也。下刑適重謂若二者俱是贓罪從重科輕贓亦備是為而輕并數也。孔疏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則應兩罪俱治。今惟斷獄以重條而輕者不更別數與重并數為一也。孔傳下經始云一人有二罪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也。劉君妄為其說今不從。庭按劉孔俱不顧經文而



自為偽孔作解。無有是處也。輕重諸罰有權。言諸輕重亦有權宜。上二句言刑。此一句言罰也。世當為兩。見上經注。刑罰兩輕兩重。此一句兼言刑罰也。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言刑書輕重。惟是齊一之法。而其中輕重相雜。紛然多端。甚非齊一之事。此所以皆云度其宜也。中庸注曰。倫猶比也。淮南原道注曰。要約也。故倫謂決事比。即今例也。要謂約束定法。即今律文也。雖曰非齊。而有倫比之條例。有約束之法律。故當奉條例法律之定制。不可藉口度宜。以人意為低昂者也。非佞哲獄。惟良哲獄。言非佞才者明於刑獄。而惟良善者明於刑獄也。哲舊作折。誤。下經哲人惟刑。馬融本作折。民惟刑。又下經哀矜折獄。書大傳作哀矜哲獄。于定國傳作哀鰥哲獄。可證折為哲之誤也。偽孔傳以折獄訓為斷獄。非矣。五刑志應劭注曰。哲明也。方言曰。哲知也。齊宋之間謂之哲。中當讀為衷。當也。罔非在中。言良善者之於刑獄。無非在於得其當也。察辭于差。非從惟從。言良善者察囚辭。必於差互之辭察之。則非從其偽辭。而惟從其本情矣。此所以哲獄也。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八字。舊錯在上。經勿用不行。

下。今據文義當在此。言非從惟從。明察可用。有倫有要。法律可師。乃可以哲獄也。其當詳審考核之也。故曰何度非人也。敬當作矜。聲之誤。見上經注。哀矜哲獄。言可哀矜者是哲獄之事也。偽孔本作哀敬折獄。誤矣。明啟刑書胥占。成庶中正。言良善者之哲獄也。明開刑書相與占之。皆庶幾得輕重之至當矣。獄成而服。輸而服。舊皆作而孚。蓋聲之誤。廣雅曰輸更也。公羊穀梁春秋鄭人來輸平。左氏作渝平。傳曰渝平更成也。杜注曰渝變也。二傳俱曰輸墮也。三傳字雖不同。皆以為鄭人來敗其成。變更前盟。不復和好。是輸渝義相通矣。此經亦以平反獄事。更定罪名。謂之輸。亦變更之義也。獄成而無失入。則服。變更其獄而無失出。則又服。此皆言惟良哲獄也。偽孔傳曰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非矣。其刑傷悲猶病良刑。偽孔本作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疑皆聲之誤。不可強解。此言惟良哲獄。無有不服矣。而其刑之所加。未免傷悲。雖受良吏之刑。猶病之也。是以可哀矜也。偽孔傳曰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非矣。其審克之四字。舊誤在五刑之



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下簡孚有衆上今據文義當在此言刑雖中正受刑者雖無不服而不能無傷悲受良刑而猶病之則是刑之可矜若此其當詳審而考核之也此又申明上經何擇非人何矜非刑何度非人也言擇人既得人矜刑既無濫刑度人既云得宜而安百姓之心猶未已也故曰非也王歎而呼諸侯曰吁來哉有

邦國者有土域者我將以詳明之刑書告汝在今汝作天牧有安養百姓之責當何擇乎汝必曰擇人而已我曰非也擇人而不省其事則百姓不安矣當何矜乎汝必曰矜刑而已我曰非也矜刑而不矜罰則百姓不安矣當何度乎汝必曰度其入而已我曰非也度其入而不守其法則百姓不安矣典獄者士師之事也兩遇之敵具備任官則有士師聽其五辭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而刑之矣若辭入五刑而不簡核則正之於五罰而罰之矣若辭入五罰而又不朋則是士師過聽失入人罪當正之於五過而士師受其咎矣或誤不及知而有過猶可說也而五過之所為疵病者惟是承望勢官惟是恩怨報反惟是瞻徇納交惟是受取貨賄惟是聽

人請求有此疵者其罪與所治人之罪惟相等均爾諸侯其當詳審考核之不可曰  
已擇人為士師無庸又審核也故曰何擇非人也五刑之罪不孚而疑則有赦贖入  
于五罰矣簡閱可信之辭既多有之而惟幾微緇細之間猶有可疑而稽留不敢斷  
決者以為事無簡核而敢斷不疑是為敢於刑人天必怒之人皆畏天之怒故刑人  
不敢不疑於是墨辟之疑赦而取贖其罰百鈞既脫其刑已實其罪矣剕辟之疑赦  
而取贖其罰惟二百鈞則百鈞之倍也雖脫其刑已實其罪矣剕辟之疑赦而取贖  
其罰則三百鈞為百鈞之倍差也雖脫其刑已實其罪矣宮辟之疑赦而取贖其罰  
則六百鈞為三百鈞之倍也雖脫其刑已實其罪矣大辟之疑赦而取贖其罰則惟  
千鈞是百鈞之十倍也雖脫其刑已實其罪矣黑罰之屬千條剕罰之屬千條剕罰  
之屬五百條宮罰之屬三百條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條五罰之屬有三千條罰屬若  
此多也矜罰者當上比下比平處其罪無引僭差不比之亂辭勿用三千條外今所  
不行之古律蓋罰金示懲非至於死而破家納贖已使其人極於病苦矣故不論其



為刑其為罰其皆當詳審考核之勿走矜刑而不矜罰也故曰何矜非刑也有本罪  
在上一等之刑而匝入輕比者應服下一等之刑有本罪在下一等之刑而匝入重  
比者應服上一等之刑此議刑之權宜也自刑而罰亦有上下輕重之權五刑五罰  
皆有匝輕匝重之說刑書著其輕重惟是齊一之法而其中紛然錯匝乃非齊一之  
事然有條例之倫比有法書之要束不可以己意低昂而藉口於有權宜也故非佞  
才者明於刑獄而惟良善者明於刑獄也良善者與佞才者無非在於能中人情察  
其辭於差互之中非從其偽辭而惟從其本情此所以能中人情也而良善者既惟  
明察可用又惟法律可遵其當詳審考核之勿徒言權宜也故曰何度非乂也可良  
矜者哲獄之事也明開刑書相與占視皆庶幾得其中正入獄成罪而皆允服出獄  
渝變而皆允服矣是良吏之斷刑也然而脫者喜悅刑者傷悲受良吏之刑而猶病  
王曰嗚呼矜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矜于刑

有德惟刑。敬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  
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  
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  
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正。在于天下。

敬當為矜聲之誤。釋詁曰伯長也。庭按族姓。謂有賜族賜姓者。皆貴家也。所謂百官  
族姓也。偽孔傳曰官長諸侯族同姓。異姓也。非矣。朕敬當為朕矜聲之誤。此經言  
我言之而多懼者。以我哀矜用刑之心然也。實則有德於人者。惟是用刑之事。刑不  
可不用也。偽孔傳曰我敬于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非矣。今天當為敬天聲之誤。上



經矜俱誤為敬。此經敬誤為今。据文義皆可辨也。馬融注曰：相助也。論語馬融注曰：相導也。釋詁曰：相道也。偽孔傳訓相為治，曰：今天治民，非矣。東京賦薛注曰：配對也。庭桉王后在上，庫官在下，君臣相對，是作配也。故上經曰：配享在下，與此經語意正同。偽孔傳曰：人君為配，天在下，非矣。閒傳注曰：單獨也。庭桉單辭，謂扈慝之民，獨自成辭，非有奸人教之者，其是非不難知，故公平之使聽之，可以如鑑之明，如水之清矣。偽孔傳曰：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疏曰：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皆非矣。後漢書明帝詔曰：詳刑慎罰，明察單辭。注曰：單辭猶偏辭也。朱浮傳曰：以單辭告浮事。注曰：單辭謂無証據。此皆沿三家今文舊說，與傳疏亦不異耳。亂古治字，說文曰：亂治也。从乙，乙治之也。與支部敵字訓為煩者不同。今本書多混用之。淮南原道注曰：中傷也。後漢書魏朗傳注曰：中猶中傷。庭桉兩辭謂訟者受他人之辭，以為己辭，是兩辭也。兩辭能敵是非，故民事治理者聽訟而得其兩辭，則莫不以法中之惡其敵獄也。治理之時，能為獄之兩辭者，無或有致富而成私家者，奸人莫得

其志也。○偽孔傳曰：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人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于獄之兩辭，非也。獄貨，謂為兩辭者所得貨也。○呂氏春秋離謂曰：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袴而學訟者，不可勝計。鄧析之衣襦袴，即獄貨矣。○周禮春官序曰：府物所藏，釋詁曰：辜，辜也。宣六年公羊傳注曰：辜，罪也。詩七月傳曰：功事也。獄貨，非寶，惟府辜功，謂為獄之兩辭者受人之貨，非家之寶，乃惟是府藏其罪辜事狀貨愈多罪愈重也。○釋詁曰：庶，衆也。論語皇侃疏曰：尤，責也。說文引作訖，曰：訖，罪也。通典引禮記盧植注曰：畏，兵刃所傷。又引禮記王肅注曰：犯法獄死，謂之畏。白虎通喪服曰：畏者，兵死也。○呂氏春秋勸學注曰：畏死也。庭按：報以庶尤，永畏，惟罰言為兩辭者，以獄貨府辜，當報之以多罪，使長畏死於獄，惟以罰之也。緇衣注曰：命，謂政令也。釋詁曰：極至也。庭按：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言為兩辭者罪當死，然不死於天罰，而必以獄法報之者，非天不中傷之也。○惟有人在司法之位，執其政令，而司其罪，故天罰不



至於庶民○謂在於天之下者○豈無有執禁令○明政刑之人乎○而何為待天罰乎○為孔  
傳○皆非也○王誥百官曰○嗚呼○矜恤之哉○爾身為官伯之貴家○承族姓之榮○不可不  
矜恤之也○我言之而多畏懼○我誠矜哀刑人矣○然有德於民者○實惟司刑之人○敬奉  
乎天威○以相道乎民行○作為配對之人○居在王后之下○聽愿民單獨之辭○如鑑之明  
如水之清○此固有德也○然易治者○良民之單辭○害治者○奸人之兩辭○故民事之治理  
者○聽得獄之兩辭○無不以法中傷之○能為獄之兩辭者○無或有能售其奸○以致富而  
成私家者○彼以兩辭受人獄貨○非家之寶○乃惟府藏其辜○狀長當畏死於獄○惟所以罰  
之也○此人府辜日久○乃不死於天報○而死於人罰○何也○非天之不能中傷之也○而有  
人在執法之官司○政令之柄○無庸待天罰也○天罰不至於庶民○在於天之下者○無有  
禁令刑政也乎○而何為待天罰哉○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

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於五極○咸中有慶○受王

嘉師○監于茲祥刑○

嗣孫謂繼世司政者○作刑欲為後法○既詰當時諸侯百官○又當留戒後人○非祇告一世而已也○偽孔傳曰○諸侯嗣世子孫○非也○中當為衷○古字通○廣雅曰○衷○善也○庭按此經言自今以往○當何所監視乎○如曰○施德於民之衷○善者○則非也○獨有德於善民○則德亦寡矣○故曰○非也○偽孔傳曰○非當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乎○非也○辭當為嗣○古字通○此經言明哲之人○惟以用刑有德○故能子孫千億○嗣續無疆○竟也○偽孔傳曰○哲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于後世○非也○屬親屬也○後漢書靈帝紀注曰○五屬五服○內親也○大學注曰○極猶盡也○庭按中當讀為衷○廣雅曰○衷○善也○庭按此經言親屬之繁○極盡於五服○咸為衷○善之人○有吉慶之福○此有德於刑之所致也○偽孔傳皆非矣○



釋詁曰嘉美也。又曰嘉善也。庭按祥當為詳。此經言後世為士師者受王朝之美官。當監視於此詳刑也。王又誥後世之百官曰。嗚呼。繼嗣我幼子童孫者皆孫也。自今以往當何所監視乎。如曰當施德於民之衷善者則非也。我告汝所當監視者。汝其明聽之哉。明哲之人惟用刑有德。故其子孫千億。嗣續無疆。親盡於五服之內。咸秉衷善之德。又有美慶之福。是所當監視也。他日嗣孫司政受王朝嘉美之官師。其監觀於此詳刑。

## 文侯之命

偽孔本序曰。平王錫晉文侯。桓公圭璫。作文侯之命。馬融本序曰。王賜晉文侯。無平字。是馬融古文。未嘗以此為平王書也。史記晉世家用真孔古文說。以此為襄王命。文侯重耳。而後儒未有據信之者。皆為偽孔臆增平字誤之也。今以左傳考之。襄八年。武子賦彤弓。范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先王。以為

子孫藏此言晉先君得賜彤弓者。惟文侯重耳受之於襄王也。若平王先有此賜。文侯仇先嘗受之。載在尚書。宣子為守官之嗣。安得不竝舉之。以為賓榮乎。昭十五年。景王告籍談曰。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鞞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鉞鉞。鉞也。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此言晉侯受彝器於王者。惟唐叔虞與文公重耳而已。若文侯仇亦受平王賜書有明文。而景王數典。何得獨忘之乎。以此思之。蓋文侯仇雖有大功。而平王未嘗有命賜也。則此為襄王命重耳之篇明矣。僖二十五年左傳曰。晉文公納襄王誅叔帶。朝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僖二十八年左傳曰。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王饗醴。命晉侯。脩王命。尹氏及王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鉞弓矢千。鉞也。二白。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入三覲。括



此則文公重耳嘗再受王命矣。范宣子所謂獻功於衡雍而受彤弓者。在僖二十八年。景王所謂受彤弓以有南陽之田者。在僖二十五年。左傳不載前命而後命具存。與此經文皆異。彼為獻楚俘。故曰以綏四國。此為納王。故曰扞我于艱。言固各有當也。然則此經是僖二十五年命辭。而晉世家曰作踐土。獻俘受賜。作晉文侯命。乃誤以為僖二十八年。是史記據真孔古文說。猶不能無少誤於此。而偽孔以為平王書。尤為差異。斷不可信。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王襄王也。襄王十七年，當魯僖公二十五年。晉文公納王，誅叔帶，襄王賜之珪鬯弓矢，作此書以命之。偽孔傳曰：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庭按：義和，蓋文公重耳之字也。定四年左傳引載書曰：晉重是耳。為辭助，猶之單名重也。古有重黎，即是義和。說文：義，从義聲，則義與義古音當同。義和之省為義和，古人名字相配，故名重者，字當為義和也。鄭注曰：義讀為儀，仇皆訓匹，故名仇字儀非矣。馬融注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亦非矣。王當讀為不，古字同。中庸注曰：不顯，言顯也。小爾雅曰：不顯，也。詳康誥篇釋言曰：克能也。廣雅曰：慎謹也。周語注曰：明顯也。偽孔傳曰：能詳慎顯用有德。馬融注曰：昭明也。易序卦傳曰：聚而上者謂之升，列子黃帝釋文曰：升登也。晉世家用真孔古文作昭登，蓋古文訓升為登也。呂氏春秋觀世注曰：上，位。詩小旻傳曰：敷布也。學記釋文曰：聞聲聞，微子馬融注曰：下，世。周語注曰：下後也。庭按：昭升于上，敷聞在下，謂所顯用有德之人者，皆昭明登進於上位，而布聲聞於後世也。馬融注曰：上謂天，下謂人。偽孔傳曰：言文王聖德明升於



天○而布聞在下民○皆非也○詩大明傳曰○集就也○鄭注曰○先正先臣也○詩長發傳曰○左  
右助也○釋詁曰○左右○勸也○說文曰○左手相左助也○右助也○庭按○昭當讀為釗○古字假  
借○偽武成曰○昭我周王○釋詁郭注引逸書曰○釗我周王○釋詁曰○釗○勉也○微子馬融注  
曰○越于也○呂刑鄭注曰○越於也○宣十二年左傳注曰○率遵也○說文曰○從○隨行也○庭按  
肆○古字作隸○以隸為聲○當讀若弟○之言猶但也○論語孔注曰○懷安也○肆○先祖懷在  
位○言若無先正之臣○小大之從○第○惟先祖文武能安於在位乎○未必然也○偽孔傳曰  
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疏曰○懷歸也○王位是其所有○若歸向家然○皆非矣○襄王  
若曰○叔父義和豈不顯光乎○文王武王能慎於顯用有德○使昭明升進於上位○而敷  
布聲聞於後世○惟是上帝有命○集於文王○亦惟先朝正人能左右輔助○勉事厥君○王  
於小大謀議○猷言無不遵率而隨從○故我先祖文武安於在位○若無先王第惟先祖而  
能安然在位乎未必然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次貝澤于下民○侵戎

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

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詩閔予小子傳曰。閔病也。庭按造讀為遭。王肅注。偽孔傳皆為遭遇之遭。大誥弗造。哲王莽傳作予未遭其明愆。大誥予造天役。王莽傳作予遭天役。是古字造遭通用。有明驗也。丕讀為不。古字同。論語孔注曰。愆過也。文選遊西池詩注曰。愆過期也。庭按丕愆言恰當我時。不過其期也。釋詁曰。殄絕也。少儀注曰。資猶用也。孟子趙注曰。澤者滋潤之澤。庭按嗣字當連上句讀。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十字為一句。自言嗣位之始。遭遇天禍。不過其期。殄絕資澤。枯槁下民也。王肅與偽孔皆以嗣造天丕愆為一句。非矣。侵戎猶侵寇也。侵戎我國家五字為句。言下民窮無資澤。起而為盜。以侵擾寇鈔我國家也。然狄人之難。乃由叔帶與隗氏而不可直云也。故諱之而託。



言下民耳。偽孔傳以侵戎我國家純六字為句。非矣。釋詁曰。純大也。士昏禮注曰。純全也。詩東門之墠傳曰。即就也。庭按純即我御事五字為句。言寇兵全即於我治事之臣也。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頹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是所謂大即於我御事矣。廣雅曰。耆老也。詩閟宮傳曰。壽考也。孟子趙注曰。俊美才出眾者也。釋詁曰。服事也。罔或者壽俊在厥服。言賢臣皆殞於寇兵。今無復耆壽之俊。本在於厥事者也。予則罔克。自言我無能為也。曰者。自言望助諸侯之意。如此云也。釋詁曰。伊侯也。呂氏春秋觀表曰。今侯深過而弗辭。注曰。侯何也。司馬相如傳曰。侯不邁哉。注曰。侯何也。庭按釋詁訓伊為侯。猶言何也。侯何聲轉字。伊何古音亦聲轉字也。詩蒹葭白駒皆曰。所謂伊人。皆言不知何人也。正月曰。伊誰云。憎言何誰也。猶之六月曰。侯誰在矣。亦言何誰也。詩爾雅注。俱失其傳。故使後儒莫聞伊之訓何者。今据伊合同音。而真孔古文訓如台曰。奈何。則伊之古訓為何與。侯同矣。其伊恤朕躬。言有恤念朕躬者。其何人何人乎。偽孔傳曰。其惟當憂念我身。

疏曰伊訓惟也此皆非矣釋詁曰績繼也晉世家作繼予一人永其在位此史記用真孔古文亦訓績為繼也庭桉有績予一人句永綏在位句言誰能恤我者則令周家不亡猶有人繼續我後長安在位無能恤我者則自我而亡後人無繼矣命辭至此意旨哀切言間悲歎聲動簡外矣偽孔傳讀有績句予一人永綏在位句非矣嗚呼可閔病乎予小子嗣在此位而遭遇天禍不過其期殄絕資澤枯槁下民起為盜賊以侵寇於我國家大即於我御事忠賢遇害無有耆壽俊傑之臣在其服事者矣予則孱弱無能為也惟恃我同姓諸侯之國曰惟我祖惟我父其何人憂恤我身乎嗚呼有恤我身者則王室猶不亡復有繼續予一人長安在此位者乎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

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昭當讀為紹與下經會紹之紹同孟子紹我周王趙注以為尚書逸篇之文而偽古文武成曰昭我周王是古書昭紹字相溷也釋詁曰紹繼也庭桉克紹乃顯祖言文侯新入立能繼汝顯祖唐叔撫有晉國也釋詁曰肇始也刑法也禮運注曰刑猶則也庭桉文武謂文侯仇武公稱晉之二先君也非謂文王武王也汝肇刑文武言汝始有晉國將法則文侯武公二先君之事也會者言際會也釋詁曰辟君也論語皇侃疏曰辟猶諸侯也庭桉用會紹乃辟言文侯仇武公稱始皆不立而終有晉國今義和在外十九年以際會入立紹繼乃辟公之位號事與二先君同是所云肇刑文武者也偽孔傳皆非也追孝于前文人言義和得國紹繼君位以追孝于唐叔以下前代文德之人此已上四句皆美文侯之得國未及其有功於王也偽孔傳曰繼汝君以善使追孝于前文德之人亦非矣汝使我能孝此甚不成文且襄王雖能孝而奚可自言其孝乎春秋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居于鄭左氏傳曰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傳意蓋謂天子不言出而有母弟之難則避之為賢於爭

是以春秋書曰天王出居于其辟也。以襄王為能孝也。公羊傳以為襄王不孝不能  
乎母。既失春秋之旨。而杜預又云。襄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自絕於周。亦  
為異說。大乖左氏之意。觀孔子錄書存此篇。而知春秋之意。果予襄王之能孝也。襄  
王惟能孝。是以樂道人之孝。而必不自言其孝也。況如平王之事父死國滅。而何忍  
自言追孝於前文人哉。偽孔傳可謂謬而又謬者矣。西京賦薛注曰。修為也。檀弓注  
曰。修猶治也。庭桼汝多修。謂汝新得國。未遑定息。多所修為也。桓十二。年左傳注曰。  
扞衛也。成十二年左傳注曰。扞蔽也。說文支部曰。戢止也。引周書曰。戢我于艱。說文  
手部曰。扞。枝也。庭桼扞。戢古字同。則枝當為止。蓋聲誤也。釋詁曰。嘉美也。王肅曰。如  
汝之功。我所嘉也。叔父義和。汝能紹繼乃顯祖唐叔。故汝始法則文侯武公用一  
朝際會。入紹乃辟公之位。追孝於前文人。汝入而定方多所修為。又兼扞衛我於艱  
難。如汝忠勤。是乃我之所嘉美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



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  
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  
顯德。

偽孔傳曰。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衆。安汝國內上下。庭桮文侯重耳。立一年而入定襄王。其時國中初服。故襄王策命之辭。深以其師衆猶未親。上下猶未寧。而恤之乎。念切如是也。乃其後勝楚於城濮。獻功於衡雍。則在得國四年之後。取威定霸。諸侯服從。立國深固。可無庸為此過慮矣。亦可證此篇為納王而作。非為獻功而作也。明矣。釋詁曰。賚。賜也。左傳賈注曰。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卣器名。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偽孔傳曰。黑黍曰秬。釀以鬯。草卣中罇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彤亦也。

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乘。論語鄭注曰。往猶去也。庭桮柔當讀曰擾。能當讀曰耐。皆古音也。擾服遠人。所以取威也。順耐近者。所以弭變也。已見堯典。顧命。偽孔傳曰。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能柔近。非矣。論語苞注曰。惠恩惠也。釋詁曰。康安也。釋詁又曰。康樂也。周書諡法曰。安樂撫民曰康。獨斷曰。安樂治民曰康。詩蟋蟀箋曰。荒廢亂也。無逸馬融注曰。寧安也。周禮小宰鄭司農注曰。簡猶閑也。周禮大司徒注曰。恤謂災危相憂。鄭注曰。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庭桮爾都。謂爾之國都。即邊邑亦在其中矣。鄭注非也。此言文侯有勤王之功。光顯矣。亦又願汝善治爾國。終為賢君。以成就爾勤王之顯德也。王曰。叔父義和。其當歸晉。視爾師衆安爾國也。我用賚爾秬鬯之酒。一卣。罍形赤之弓。一彤赤之弓。十盧黑之弓。一盧黑之矢。百天殿之馬。四匹。叔父往哉。擾服遠人。使之畏威。順耐近者。使之懷德。施汝恩惠。康樂小民。無荒廢民事。而自安也。爾既有勤王之大德。以顯於天下矣。更當簡閑憂恤爾國都。有國中之命令。則以成



就爾之顯德

# 秦誓

偽古文序曰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秦本紀用真孔古文說曰穆公伐晉渡河焚舟取王官及郤以報穀之役自茅津渡河封穀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庭以左氏傳考之僖三十三年晉敗秦師于崤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日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不言作秦誓也而偽古文以為敗於穀而作者誣矣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郤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亦不言作秦誓也而真古文以為封穀尸而作者亦誣矣今讀誓文實無兵敗悔過之意而所謂番番良

士休之有容者。孟明誠未足以當之。蹇叔亦殊不似之。蹇叔雖明於料兵。可謂有枝  
彥聖而未見其寔能容之也。然則秦誓所言。非蹇叔與孟明也。而偽孔傳云。貪鄭取  
敗悔而作誓。豈非夢言不慧耶。今據大學引秦誓之文。知是穆公用人之書也。穆公  
始得百里奚。欲用以相秦。而國人譁言不服。故作此誓。與衆共之。黃髮謂百里奚也。  
孟子曰。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是百里奚已老。乃入  
秦。故曰旅力既愆也。史記載百里奚薦蹇叔事。真可謂若己有之。其心好之。不啻若  
自其口出者也。誓作於僖二年。亦穆公之二年。時秦事未見於傳。故傳無作秦誓之  
文。蓋自僖二年百里始用秦。用秦十三年。八十三卒於僖十五年。是年十一月戰  
于韓。獲晉侯。傳無百里之言。是其已卒之驗也。奚卒後二十餘年。秦尚多才。以霸西  
戎。奚之餘烈也。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信哉。史記言敗於殽時。奚尚在。史記誤。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公秦穆公也。小爾雅曰：嗟發聲也。偽孔傳曰：拉言其羣臣通稱士也。鄭注曰：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庭按：士猶言衆也。偽孔是矣。說文曰：譁，謹也。祭法注曰：羣衆也。法言注曰：羣非一也。庭按：秦穆公得百里奚，舉以為相，而國人未服。譁言者，非一必有其倡首之人。穆公誓之，而恐人衆不能徧聞也，故告其為羣言之倡首者，服則羣言者皆退矣。偽孔傳曰：衆言之本要。疏曰：告汝以言中之最要者，皆非矣。秦伯曰：嗟哉！凡我衆士，聽而無譁，我有誓辭，告汝羣言倡首之人。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

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民猶言人也。釋詁曰：訖，止也。王莽傳注曰：訖，竟也。考工記梓人注曰：若如也。廣雅曰：是此也。庭按：若是即如此也。周髀經注曰：盤，讀如盤桓之盤。易象傳荀注曰：盤桓者，

動而退也。幽通賦曹注曰：盤桓不進也。庭按此引古人歎世之言，謂世人不能進業，究竟自如此。多日盤桓也。偽孔傳曰：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疏曰：訖盡也。自用也。若順也。盡用順道則有福，有福則身樂，故云是多樂也。皆非矣。說文曰：責求也。釋詁曰：俾從也。庭按此經言若是多盤，人之同患。若舉此言以非責人，則謂人不若是，斯亦無難。惟受人非責而從之如流水，憤發有為，不復多盤，是惟人所難哉。疏訓俾為使，曰使如水之流下，非也。我心之憂，自言嗣位以來，若是多盤，未能興國，是我憂也。呂氏春秋務大注曰：逾益也。釋言曰：邁行也。說文曰：邁，遠行也。廣雅曰：邁，往也。疏曰：員即云也。言日月益為疾行，如似不復云來，畏其去而不復來，夜而不復明。庭按今經本皆為云來。據疏文知唐時經本作員來。員云古字通。詩聊樂我員。釋文一作我云。昏姻孔云：釋文又作孔員。景員維河。箋言古文作景云。詩正月傳曰：云旋也。蓋員有圓轉之義，故訓為旋。而云因之。此經言嗣位之後，日月益往，若弗旋來，是我訖若是多盤，故自念之以為心憂。王肅曰：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



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益自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非也。我聞古之人有歎世之言曰。人生亦有何事。多日盤桓而已。待我終竟。有為終竟還自若是。此古人之言。為不能進業者歎也。今若以此意責人。則謂欲不若是。亦無難也。惟受責而從之。如水之流。遂能憤發。有為不復多盤。則是惟良難哉。我心為此。長有無窮之憂。自嗣位來。日月倏忽。益運而往。若將不復旋來。訖自若是。能無憂乎。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鄉射禮注曰。未猶不也。廣雅曰。就歸也。詩大叔于田。傳曰。忌辭也。箋曰。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忌。庭桼箋引彼己之子。是韓詩也。毛詩作彼其之子。聲同耳。微子鄭注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檀弓注曰。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間。助語也。郊特牲注。

曰居讀為姬語之助也。成二年左傳注曰：居辭也。然則忌已其居讀皆同聲皆假借音近字也。又詩崧高傳曰：迓已也。崧高箋曰：迓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是迓亦假借字矣。今詩本皆誤為往近王舅。由後人不識迓字，誤讀為近，故傳箋皆誤為近也。此後來傳寫之誤，非傳箋之誤讀也。說文丌部曰：迓，古之適人，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从丌。亦聲。讀與記同。據說文，知崧高之詩，蓋曰往迓王舅，亦忌字之同聲也。未就予忌，言其不來歸集於予矣。康誥曰：惟文王之敬忌，敬讀與亟同。言惟亟於欲法文王也。忌字俱為辭助，有聲而無義，已見康誥，而偽孔傳曰：忠賢蹇叔等，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此以忌為猜忌之義，蓋沿今文三家解讀也。說文心部曰：基，毒也。周書曰：來就基。此寫本謬誤，當是讀若周書曰：未就予忌。說文亦沿今文讀為猜忌之義，是以與基字假借。說文言部曰：基，忌也。周書曰：上不基于凶德。此在盤庚曰：爾尚不忌于凶德。忌基皆同音假借，可相證明。然不忌于凶德，忌字取義，可得假借基。基未就予忌，字但取聲，正可假借已其居迓耳。古今文皆誤讀此字，今以文義正。



之○此言我思有為○當用謀人○然古之謀人已往矣○不能歸就我於今時○是不可得而用也○詩卷耳傳曰○姑且也○簡兮傳曰○將且也○廣雅曰○親近也○庭桮此經言古之謀人○不可得矣○今之謀人○與我並時○則姑且以為親近而用之○居今之世○不得不用今之人也○偽孔傳曰○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敗○非也○詩何人斯傳曰○云言也○孟子趙注曰○然如是也○詩芣苢傳曰○尚猶也○文選女史箴注曰○猷與猶古字通○檀弓注曰○猶尚也○庭桮僖四年左傳曰○十年尚猶有臭○尚猶連用○與此經同○君奭曰○尚迪有祿○迪讀為由○與猶通○亦是尚猶連用也○釋詁曰○詢謀也○黃髮壽也○論語孔注曰○愆過也○庭桮此經言雖用今之人○尚猶擇其黃髮老人○而詢謀焉○則其去古人未遠○是可以謀而無過也○我欲有為○是以歎想謀人○惟是古之謀人可慕也○則曰其人往矣○未能留待今日○歸就予具○惟是今之謀人○雖不古若○而與我並也○姑且可與計事○而以為親近○此固時代限人○所不得不云然也○雖則云然○尚猶擇於茲今人中○得其黃髮之老而詢謀焉○則可以事無過舉也○名為今之謀人○實亦猶古之謀人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

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諛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釋文曰。番音波。秦本紀載此書曰。古之人謀黃髮番。正義曰。番音婆。字當作幡。幡白頭貌。後漢書樊準傳曰。故朝多幡之良。華首之老曰幡。白首貌也。班固辟雍詩曰。幡々國老。章懷注引說文曰。幡々老人貌也。李善注引說文曰。幡々老人貌。今本說文曰。幡々老人白也。白為兒之誤。兒即貌字也。番幡假借字。詩崧高曰。申伯番々。亦當讀為幡々。皆言老人白首貌也。詩傳曰。番々勇武貌。釋訓曰。番々勇也。偽孔傳曰。勇武番々之良士。皆非也。詩蟋蟀箋曰。良善也。庭按。旅讀為膂。古字通。說文曰。呂脊骨也。篆文作膂。考工記。函人鄭司農注曰。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是要膂字。古亦通作旅也。故北山詩曰。旅力方剛。言要膂之力方強也。此經曰。旅力既愆。言



老人要膂之力既過時而衰矣詩傳曰旅衆也。偽孔傳曰衆力已過皆非矣。愆讀曰騫。古字通。文選劉琨扶風歌注曰騫與愆通。詩假樂不愆不忘。春秋繁露郊語作不騫不忘。詩天保傳曰騫虧也。晁錯傳注曰騫損也。東京賦薛注曰愆短也。詩瓠葉傳曰尚猶也。葛藟箋曰有識有也。哀公問注曰有猶保也。庭桉此經言皤皤白頭之良士。膂力雖已虧損。我猶欲保有之。貴其老謀也。非為其壯力也。說文曰仡仡勇壯也。廣雅曰仡仡武也。偽孔傳曰仡仡壯勇之夫。徐邈曰仡仡強壯。司馬相如傳張揖注曰仡仡舉頭也。馬融本作訖仡。無所省錄之貌。則非也。此經言仡仡強武之勇夫。雖能射御。不有遺失。而我猶不欲有之。賤其無謀也。不貴其有勇也。馬融注曰截。辭語截削省要也。偽孔傳曰惟察便巧。疏曰截。猶察。明辨便巧之善。庭桉說文言部引周書截。善諱言。戈部引周書曰戔。巧言。楚辭九歎注引尚書曰諛。靖言。蓋古文作截。今文作諛。亦作戔。聲近而義通也。說文曰諛善言也。廣雅曰諛諛善也。公羊傳注曰諛。淺薄之貌。九歎注曰諛。讒言貌也。越語注曰諛。巧辨。

之言也。皆取今文尚書注義也。馬融不知其聲，第從截之字生義。二孔不知其義，而轉從察之聲，皆失之矣。釋文曰：諛音辯。疏曰：諛猶辯也。說文曰：諛，便巧言也。庭樞古文益以諛訓爭辯之辯，故今文作諱，即爭也。或作靖者，諍之同音假借字也。古文又以諛訓巧便，故今文又作巧言，皆字異而義同也。偽孔傳曰：察，便巧善為辯。佞之言，是諛字舊有便辯二義，故偽兼而用之耳。馬融本作偏言，注曰：偏，少也。辭約指明大辨，佞之人也。此以偏為改字而生其說，非也。釋詁曰：佞，使也。晉語注曰：易變也。偽孔傳曰：使君子迴心易辭。庭樞易辭謂變易其辭說也。君子曰：我尚有之，而諛言者短之，則曰我不欲矣。君子曰：我尚不欲，而諛言者稱之，則曰我欲有之。此之謂佞。君子易辭也。皇讀為況，古字通。書大傳鄭注曰：皇猶況也。無逸王肅注曰：況，滋也。庭樞我況多有之言，諛言者雖能使人易辭，而我所欲有者，滋益多有之，不易其辭也。偽孔傳曰：我前多有之。偽孔讀皇為往，訓往為前言。我前日多有此諛言之人，非矣。疏曰：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皆非矣。文十二年公羊傳曰：何賢乎繆公，以為能



不變也。其為能不變奈何。惟諉之善諱言。俾君子易辭而我乎。況多有之。惟一介斷  
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之。能有容。是難也。能不變。舊皆誤為能變。脫不字。蓋由書義既  
晦。讀傳者亦習聞悔過之說。意謂繆公以能變為悔過。豈當以不變為賢。故遂刪不  
字去之矣。讀書人妄下雌黃。雖在昔人亦時有此也。我乎。況舊誤作況乎。我亦讀者  
以意改亂。今據書文。知其妄顛倒也。諉之與截。聲近而通。諱與諱義同。怠讀為辭。  
古字通。況皇古字通。介即个字。能讀為如。亦古字通。此皆今文古文用字之不同也。  
傳引書言繆公能用人。不為人言而變易。是為難也。是繆公所以賢也。公羊深明秦  
誓之旨。非古今諸儒之所能窺。下逮顏嚴何休之學。即皆不知而強說矣。漢書李尋  
傳曰。昔秦穆公說諉之之言。任仇之之勇。此括今文三家說。蓋自漢人說秦誓。皆如  
是矣。穆公冤哉。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曰。俾君子怠。漢書武五子傳亦同。是漢詔策  
用今文經。俾君子易怠。而易字可省。則知今文之學。蓋讀怠為懈怠之怠。而不知當  
讀為辭也。斯甚誤矣。 幡之白頭之良士。要膺節力。已虧損我。尚貴其老謀。而保有

之。仇。強武之勇夫。射御奇材。不有違。我尚薄其無謀而不欲之。惟是截之多言善。  
為巧辯。顛倒賢否。使有位君子變易其言辭。向曰我尚有之者。變而不欲。向曰不欲。變而有之也。我則不聽入之言。而向云尚有之者。滋益多有之。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  
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  
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  
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俾不通。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如有大學作若有考工記梓人注曰若如也。廣雅曰如若也。一介釋文又作一个大。學作一个大。學釋文一作一介。公羊傳作一介。庭按介个同一字。筆畫小省。非異字也。吳語曰一介嫡女。一介嫡男。介是介之變形。又變則為个字。左傳儀禮諸古書皆有个字。惟說文偶無之。徐鼎臣遂以為俗書譌謬。無以下筆。此拘墟之說也。今讀者皆以介音界。个音箇。強為分別。猶鼎臣之讀也。而今俗人言一个。姑射聲如沂州人言哥。姑遮此蓋个之古音也。與介聲最近。吳語韋注曰一介一人。韋意讀一介為一个。深得之矣。文十二年公羊傳曰惟一介。斷。馬無他技。何注曰一介猶一槩。馬融注曰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此俱用意以介字為別於个字。非也。一介臣總冒下文二色而言。若有一个大臣能容則有利。不能容則殆也。說文斤部曰韶。古文斷。周書曰韶。倚無他技。大學作斷。兮。與倚同。詩伐檀曰河水清且漣。倚。漢石經作漣。兮。廣雅曰兮辭也。莊子大宗師崔注曰倚辭也。公羊傳引書作斷。馬。顏氏家訓音辭引葛洪字苑曰馬助辭。音矣。愆。反。然則倚兮馬意皆同也。儒行釋文曰斷絕也。

陸賈傳注曰它猶餘也。庭桉斷之。猗無他技。言一技之外。絕無餘技也。一技者何。曰能有容也。偽孔傳曰斷之。猗然專一之臣。大學注曰斷之。誠一之貌也。公羊注曰斷斷猶專一也。皆非也。釋文曰他本亦作它。大學注曰他技異端之技也。公羊傳注曰他技奇巧異端也。鄭注曰休之寬容貌。公羊傳何注曰休之。美大貌。詩蟋蟀傳曰休休樂道之心。偽孔傳曰休之樂善。庭桉休疑當讀為休。故有寬容美大之義。詩傳及偽孔傳皆非也。如讀為能。古字通。公羊傳亦引作能字。荀子解蔽注曰容受也。此經曰其能有容。言其人能容受羣才也。偽孔傳曰其如是則有所容。非矣。公羊傳何注曰能含容賢者逆耳之言。亦非矣。大學有容下復有焉字。蓋因上文誤衍。坊記注曰技猶藝也。說文曰技巧也。大學注曰有技才藝之士也。偽孔傳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樂善之至也。庭桉人有技而若已有之。則無他技者。未嘗無技也。大學注曰美士曰彥。或作盤。庭桉盤字無義可求。當是彥。或作般。斑古字通。見文選西京賦注。斑與辯同。見廣韻。蒼頡曰辯文貌也。雜色為辯。見一切經音義。說文曰辯駁文也。从



文粹聲王制注曰雜色曰斑。司馬相如傳般之獸。師古注曰般字與斑同。從丹青之丹。索隱曰般文彩之貌也。說文曰彥美士有文人所言也。从彡聲。又曰彡也。彡有文章也。是則彥般之義同。而彥以彡為形。而彡般聲。又相近。故大學所據古本書彥或作般。小戴以漢尚書校作彥。猶存般字。記其異文。而傳寫者乃誤而為盤也。然則彥聖謂有文而通明者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曰不啻多也。多士爾不啻不有爾土。徐邈本作不翅。文選王粲公譙詩注曰不翅猶過多也。偽孔傳曰不啻如自其口出。心好之至也。大學疏曰心受彥聖多於口說也。如大學作若同。是大學作寔。下經同。惠民九經古義曰古寔字皆作是。秦惠王詛楚文曰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兩邦若壹。王之望讀是為寔。戰國策蘇厲曰白起是攻用兵。高誘曰是實也。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穀梁傳曰寔來者是來也。詩小星傳曰寔是也。庭桉以能保。偽孔本作以保。誤脫能字。當依大學增正。尚亦偽孔本作亦職。當依大學改正。詩山樞傳曰保安也。以能保我子孫。句黎民尚亦有利哉。句大學注

曰黎衆也。尚庶幾也。大學疏曰：好賢如此，是能有所包容，則我國家得安，保我後世子孫，非直子孫安，其下衆人皆庶幾亦有益哉。據經文亦字。大學疏讀是也。偽孔傳以子孫黎民連讀為句，而書疏亦從之，非矣。冒讀為媚，假借字。大學作媚，注曰：媚，妒也。偽孔傳云：蔽冒。疏云：蔽障掩蓋之也。非矣。荀子性惡注曰：疾與嫉同。離騷注曰：害賢為嫉。大學注曰：違猶戾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為，使功不通於君也。通，偽孔本作達。通達義同。今依大學作通，以不能保我子孫句。黎民亦曰殆哉句。大學注曰：殆，危也。大學疏曰：若此蔽賢之人，是不能容納。家國將亡，不能保我子孫，非惟如此。衆人亦曰危殆哉。大學疏讀是也。偽孔以子孫黎民連讀為句，書疏從之，非矣。今雖未有其人，而我於昧昧之中，暗思之曰：若有一个當國之臣，斷乎絕無他技，而其心寬大休焉。其所能者，惟是有所容受。於武人之有技藝，似已身所自有之，揚訓也。於文人之有文彩通明者，其心之愛好之，自其口出，而不啻如其言也。好賢如此，是能得人而容之，使羣才並進，以能保安我子孫，非獨我子孫獲安也。凡此黎民庶



邦之杞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同文尚書 周書・秦誓

呂氏春秋務大注曰榮顯也。論語孔注曰懷安也。周語注曰慶福也。此經言國危不  
安。曰由一个臣不能容之故也。國之榮顯而懷安亦庶幾是一个臣能容之福也。此  
誓為用百里奚而作故歸重於一人也。既作此誓遂舉奚相秦而穆公顯於天下。  
子孫不保黎民危殆邦之杌隍而不安。曰由一个臣不能容人之殃也。然則子孫保  
之黎民有利邦之榮顯而懷安亦庶幾是一个臣能有容之福也。我所思者如是安  
能為汝易辭哉。